

李南央 · 编注

父母昨日书

(1938—1949)

——李锐、范元甄通信集



【二】

中是所进的已读新字经我来了封信。范元甄一朋友带到。这
 个主你时竟却读多成贵地味。范元甄成时。九上
 中中时读时。而范元甄。的时友。范元甄的时友。范元甄
 最好的。范元甄的时友。范元甄的时友。范元甄的时友。
 范元甄的时友。范元甄的时友。范元甄的时友。范元甄的时友。
 范元甄的时友。范元甄的时友。范元甄的时友。范元甄的时友。

范元甄的时友。范元甄的时友。范元甄的时友。范元甄的时友。
 范元甄的时友。范元甄的时友。范元甄的时友。范元甄的时友。

范元甄的时友。范元甄的时友。范元甄的时友。范元甄的时友。

这封信完全证明了范元甄的时友和预见是正确的。
 下次的信更要甜蜜中看罢。范元甄收阅(李锐)

新史學

叢書

父母昨日書

(1938—1949)

——李銳、范元甄通信集【二】

李南央·編注

廣東省出版集團
廣東人民出版社
·廣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父母昨日书：李锐、范元甄通信集：1938~1949/李南央编注.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8. 12

(新史学丛书系列)

ISBN 978-7-218-06073-6

I. 父… II. 李… III. ①日记—作品集—中国—现代 ②书信集—中国—现代
IV. I26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6789 号

选题策划	余小华 肖风华
责任编辑	肖风华
封面设计	方 雷
责任技编	周 杰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61.25
插 页	4
字 数	1000 千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8-06073-6
定 价	98.00 元 (全二册)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 (020-83795749) 联系调换。

【出版社网址：<http://www.gdpph.com> 电子邮箱：sales@gdpph.com

图书营销中心：020-37579604 37579695】

因书中所选某些图片联系不上作者，请作者与出版社联系。

谨以此书尽我对父母的孝道。

感谢他们用自己辛勤的笔，

记录下了他们那一代人生活的足迹，

我得以站在他们的肩膀上向更高处攀登！

——李南央



第四部 1946年2月至5月北平—承德信

1946年2月5日，两封

明：

安抵，仅少头昏。一到全是熟人，大家很亲切，也方便。等换便衣后，才便于出门，进行计划如另函。

身体还好，惟腰酸。这里生活条件吃得好，可洗澡，想来是北平上等生活。极想看看北平的人民。昨晚因兴奋与盘算工作进行，彻夜失眠。

准备工作完成后趁便机回汉一行，把妹妹^①弄到张家口上联大去。等工作完了向参座一提，大概有希望。你觉得如何？往返不过三几天，顺带接洽一下孩子的事。昨天一到，就收到老赖处吉弟^②的信，小哥一月六日寄周公馆的。可是是弟弟前年九月和去年五月从汉口写的信。我觉得他油腔滑调，印象不大佳。他那套什么清高理论也莫名其妙。仔细想想，我这家庭实在没有什么味道。

刚才领了八千元鞋袜费。一双皮鞋七千，三块香皂一千。还得给你们买牙膏，东西真贵。白苹果九百一斤，看情形吧，给你带一斤。没有好糖，但贵，干脆买白

① 妹妹：这里和后面的四妹同指范元甄的大妹范元坤。

② 吉弟：范元甄大弟范元吉。

糖给你。饭吃得还讲究，打算不吃零食，把发的零用钱买些东西。没有人管束，就实行“自治”吧。

东安市场有一本好英文字典，要八千五百元，两本差的要五千多。你问老杨，如要买时带钱来。英文书报也有，但要带钱来。

已见李参谋长^①，他慷慨允诺，金子还在他口袋里等着涨价。

党要发钱作衣服，短时期在此花这笔钱真可惜，但不然又不便活动。我准备找关系深入了解北平各阶层生活。人是有些变了，对于城市的繁华倒没什么动心之处，只是想知道：人民都在想些什么，他们生活得怎样呢？

飞机是每周两次，但没我们的人时则不能带信。

再谈吧。

新

二、五、(1946)

李锐、林采^②诸同志：

昨日机行五十分钟安抵北平，现住东华门附近南河沿励志社内^③。这是对八路军人员的招待所。从参座，克农^④同志起，徐冰，黄华^⑤，老柯^⑥，作总务工作的老赖^⑦，孙及民^⑧，张行言^⑨及许多认得而不知名的熟人。所以一点不感生疏，很方便。一到，即将钱托人换去了。要买的东西亦已抄单托人，当努力不虚此行。小于（光远）^⑩在新华社搞采买，我已托他搞纱罩及真空管。惟因年节关系，可能稍迟一点。家中待用之急，我当深知，决不致延误也。

① 李参谋长：冀热辽军区参谋长李聚奎。

② 林采：当时的《冀热辽日报》副社长。

③ 励志社：即现在的翠明庄。

④ 克农：李克农，当时在北平做情报工作。

⑤ 黄华：时为军调部中共代表团成员，解放后曾任驻法国大使和外交部长。

⑥ 老柯：柯伯年。延安马列学院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1953年成立中国政治法律学会时，柯是副会长之一。

⑦ 老赖：赖际发，解放后曾任建材部部长。

⑧ 孙及民：曾在晋察冀边区银行总行工作，后参与了中国人民银行的筹建工作。“文革”后曾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

⑨ 张行言：不知此人是否是后来做了安徽大学党组书记的那个张行言。

⑩ 于光远：经济学家。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生。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兼任延安中山图书馆主任。解放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等职。

此间看报很方便，平津、上海《大公报》，《新华日报》、《华中报》，复刊的《世界知识》、北平版的《民主周刊》，上海郑振铎办的刊物等……颇为热闹。北平有十来种报（《世界日报》、《华北日报》——等于《中央日报》。《益世报》、《建国日报》、《民强报》——带地方性较好。）几乎全是国民党的，没有进步报刊。《大公报》在平有一办事处，徐盈^⑨负责，派赴东北记者亦由他管。子冈今天飞张家口，她还是不错，写的通讯在《大公报》登不出来。昨晚电话相晤，六年不见的故人，总算有些不同。赵超构^⑩，张恨水^⑪要来北平办《新民报》，这是好的。如能碰到，也是熟人了。夏衍^⑫，宝权^⑬，长江^⑭等回上海了。

此地算是成立了新华分社，徐冰总管，沙可夫^⑮实际负责。没有电台，仅出油印消息送各报社及有关方面。带回一份你们看。在筹备办报，但进行恐甚慢，经费是惟一难题，须七千万起家。人倒差不多，钱俊瑞，恽逸群^⑯，这是名角。《新华日

⑨ 徐盈：《大公报》著名女记者彭子冈的丈夫。1957年与彭子冈一同被打成右派。

⑩ 赵超构：老报人。30年代进入报界，先后在南京《朝报》和重庆《新民报》工作。1944年访问延安，写出长篇通讯《延安一月》。1946年以副总主笔的名义兼任刚创刊的《上海新民晚报》的总编辑。同年7月正式改名为《新民晚报》至1967年停刊，再至1982年复刊，赵一直任社长。

⑪ 张恨水：作家。原名张心远，笔名愁花恨水生、恨水。1919年发表第一篇小说《南国相思谱》。抗日战争爆发后到重庆，任《新民报》主笔，并主编副刊。1946年任北平《新民报》总经理，编辑副刊《北海》。解放后任文化部顾问、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⑫ 夏衍：剧作家，电影工作者。抗战时曾做过《新华日报》代总编辑。解放后曾担任过文化部副部长，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等职。

⑬ 宝权：即戈宝权。

⑭ 长江：即范长江。

⑮ 沙可夫：原名陈维敏，剧作家。1926年春赴法国学习音乐，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离巴黎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使用俄文名字：亚历山大·阿列克赛沙可夫，后使用此译音为中文名字。1937年抗战爆发，奉命于10月到延安，任新华通讯社主任。后致力于戏剧活动，连续创作出《广州暴动》、《血祭上海》、《团圆》等大型话剧，在延安演出。1938年筹建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副院长兼党组书记。解放后曾任中央戏剧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1961年病逝。

⑯ 恽逸群：曾任《立报》主笔、香港国新社负责人，《新华日报》（华中版）社长兼总编辑、《解放日报》社社长等职。1955年因“潘杨”事件被逮捕，1984年平反。

报》来四人——刘白羽^④，鲁民^⑤，李风展^⑥，杨庚^⑦（他们都认得我，也认得李锐）。《晋察冀日报》来了三人——肖英^⑧，仓夷^⑨，刘健民^⑩。丁九^⑪在此。告诉李锐，田工^⑫也在这分社了，帮搞些杂务，西装革履颇为可笑。

我的工作今天与沙可夫谈了谈，主要依我自己计划行事。目前一礼拜，至十天，我准备集中精力写（拟以《热河今昔》为总题）系统的连载通讯给总社或重庆。这样热河可以系统地给一个概念了。同时积极搞器材。这两件事完了，就在北平跑跑，准备写些东西回来或同时给重庆。然后如无事，就回来。进行起来如何，当随时修正。你们意见如何？请示之。

周扬^⑬刚从此地飞张家口，回去分配他那批干部。我迟来一步，你们可经分局去电要分几个给我们。同时写信来，由北平转张向中央局（邓拓^⑭）极力要。这机会再失，恐更难找人也。我已给邓拓一信，设法带去。但我不是负责人，你们快写信吧。另外，纸版、纸、铜模是否也写信由此转张去要，一方面买，一方面要岂不

④ 刘白羽：作家。历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党支部书记、重庆《新华日报》副刊部主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记者、新华社总社军事特派记者。解放后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人民文学》主编等职。

⑤ 鲁民：？

⑥ 李风展：李普，湖南湘乡人。1938年在长沙与李锐相识。抗战时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后于1946年3月任《新华日报》特派员，在北平采访和谈，住翠明庄，因而和范元甄也相识了。解放后一直从事新闻工作，一度担任北京大学教授。离休前任新华社副社长。晚年和李锐成为近邻，密友。李普80寿李锐赠诗：相交六十年，几度史无前，德赛先生事，岂能飘渺间。

⑦ 杨庚：抗战初期与李锐、黎澍一起在湖南办过《观察日报》。解放战争时在新华社工作。解放后曾任《新观察》主编。1957年被打成右派愤而自杀。

⑧ 肖英：？

⑨ 仓夷：当时《晋察冀日报》记者。

⑩ 刘健民：？

⑪ 丁九：当年《大众日报》记者。

⑫ 田工：曾任《解放日报》编辑。

⑬ 周扬：抗战前中共领导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负责人。1937年到延安，先后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鲁迅艺术学院院长。解放战争中，先后任晋察冀中央局、华北局宣传部长。解放后，历任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社科院副院长，中国文联主席等职。

⑭ 邓拓：1938年起历任《晋察冀日报》社长，晋察冀新华总分社社长等。解放后先后任《人民日报》社长、总编辑和北京市委文教书记等职。“文革”初期被打成“三家村反党集团”成员，含冤自尽。

更好。李锐还可给总社博^①余^②克寒^③等写长信，由飞机带去，向他们要报务的人吧。我已给盖隆^④要材料，叫英喆给带十月以来的《解放日报》。其他报纸刊物我今天下午去订，即使我回来后，亦托可靠的人经常转我们。先要了些旧的，你们大家看吧。对我们也还是新的，是吗？

据刘白羽谈，关于随执行组的记者，限制很严，想来华山^⑤秋浦^⑥皆无法随他们行动，最多只能从我方代表得到消息。他们不发电报当是此故。

饶漱石^⑦不在此地，陆瑾骨结核，仍可能来。龚澎^⑧来了又飞沪。克坚^⑨已到重庆，在代表团内工作。

与老柯谈了，他答应把我们报上的东西翻译一些，可进行国际宣传。承德各机关有新材料盼源源寄来。

关于北平还无甚可告。因服装不便，不能出门。生活是两极，人民不如张家口喜形于色，据说连棒子面亦吃不上。物价金融紊乱，详情以后谈吧。

敬礼！

快把组织信带来，虽无不便，但不释于怀也。

元甄

五日早（1946.2.）

临行匆匆，请林采同志与高、扬开个会吧。关于通讯工作。

① 博：即博古。

② 余：余光生。

③ 克寒：陈克寒。

④ 盖隆：即廖盖隆。1939年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1940年初在马列学院中国问题研究室工作，研究并讲授中国现代革命史。后调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解放日报》社，新华社工作。“文革”后担任过中共党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并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

⑤ 华山：曾在延安鲁艺学习，后到《冀察热辽日报》、《东北日报》做记者。流传很广的少儿读物《鸡毛信》就是他写的。“文革”后（1976年底左右）到文化部工作，1980年调《人民日报》工作。

⑥ 秋浦：江苏人，在晋察冀受过伤，腿留有残疾。曾任内蒙日报社社长，60年代初调北京任社科院民族所所长，2005年去世。

⑦ 饶漱石：华东红军负责人，时任北平《解放日报》筹办总负责人。解放初期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54年被打成“高饶反党联盟”成员，开除党籍。1975年因病去世。其妻陆瑾在他出事后与作家朱子奇结婚。

⑧ 龚澎：时任北平军调部中共翻译。解放后任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的原夫人。“文革”前病逝。

⑨ 克坚：吴克坚。

桌上放的“给高文晋^①”的东西李锐给了没有？念念！

1946年2月6日

明：

因为过年，初六后买东西才方便。

今天动手写《热河今昔》之一，题为《亡国生活十三年》（想用《乌云蔽天十三年》又觉不好）。动起手来就感到材料不够与不好。以后一定也会。

今晚知道光未然在此，与杨庚，刘白羽等去见了。还可能见到映珽，她也会来此。听说王春江^②在此，但是四一年以后回家来的。

工作，他们可能想留我在此，我不大愿意。如不回承德，我还愿回《解放日报》或者《新华日报》总馆。你看如何？分局手续呢？他们说了些什么？甚不放心，快详细告我。

清五份全份报带来吧，我想给总社、张家口，及克农同志他们各一份。还准备为家中订些报纸杂志。

那一万元如不用还是带来，换成法币带回去上算。家中如有暂时不用的钱可拿来换成法币拿回去，此地换一比一。四（法），张家口可能一。二或二元，情况不明。礼拜五有飞机至张家口，我想托一个人去一趟，换钱与向邓拓要铜模，纸版。

买东西已略有门路，但据说气灯纱罩仍分号码，不知家中汽灯是几号。可能的话，我也买新灯回来。据说买铜模也不简单，请克真^③他们来封详信给我说明一下。真空管事已托电务科的人。我因无便衣不能出门，此地恐我不留下工作，不愿出钱给我作衣。请你与石夫^④商量，我是否可用带来的钱作身衣服，这样我就可以直接出去钻了。速告我。

睡眠大大减少了，头昏。伙食很好，不必记挂我。想我吗？

-
- ① 高文晋：时任《冀热辽日报》采通科科长。
 - ② 王春江：？
 - ③ 克真：即吴克真，冀热辽日报社工厂厂长。
 - ④ 石夫：冀热辽日报社经理。

今天从李聚奎拿到五两多金子，约值五十多万。而且交涉好，东西如买得差不多，他替我派人送回。明天起商人开张，我一定抓紧进行。

你及家中如何？廖等如有信去延安可带来我转。想我没有？睡得一定很好吧？十一点过了，明天又得早起，再谈吧。

相片洗好带来。

尚无时间去叶家^①。

新

六日晚（1946.2.）

带回肥皂两块，牙膏稍后。

1946年2月6日

第一号

新 D:

飞行时没有什么异样吗？下机后，有没有头昏或呕吐？

工作会很紧张，盼注意饮食和睡眠。对于不快之事设法排遣，不要老闷在心中。

昨晨去见赵^②，他们整天忙着开会，没谈几句。他说你走时本想找你谈谈的，他的意见是嘱你慎言，不要发表意见。热河情形目前仍复杂（赤峰曾出岔子）。报道这边依据报纸材料，先和参座等商量，多多报道北平与外界情形回来。盼你接受我的教训。赵可能给你一信，你的介绍信他们仍会忘写的。

以后这边报纸拟按日寄平，如何寄法，来信提及。以下事照办：

1. 北平报纸与我们各地来平报纸，按日清一份随机转我，捆得紧一点，最好封好，免得交际处中途拆走。
2. 本报按日向延安报社寄一份或两份（改版后）。
3. 向博古写一信，报告这边简单情形，请他们提意见。个人工作地区你自己斟

① 叶家：叶筱松，李锐父亲的朋友，曾在民国政府交通部做官。后闲居北平做寓公。

② 赵：即赵毅敏，后边信中又称赵大爷。时任中共冀热辽中央分局宣传部部长，解放后曾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长。

酌提或不提。你欲回南，不如写信与副主席^①。

北平新华社情形如何？是否办报？以后你留平倒很好。北平仍为中国文化城，北方中心，靠近我区。武汉孤悬国后。

钱的问题如何？购物方便否？

明

二、六（1946）

恐你暂无钱用，随信附二万法币与你。

孙中山、蒋介石、杜鲁门、罗斯福等挂像各买几份回来。

1946年2月9日

第二号

新：

前信并关金^②一千元可能与此信同时收到。

北平于前日来两记者，一名王焕仁（中央分社），一名张福东（《华光日报》）。王表现露骨进步，云抗战初到过延安，此次是途经山西、冀中徒步到平，过去是西安《国风日报》的。说认识杨庚。张则一听语气即是在北平敌人环境下生活的，无大破绽。他们表示回平后愿据实报道这边情形，特别愿向救济总署呼吁，救济这边老百姓（他们要下乡看看）。我们可抓住其诺言，能做点好事也好。请注意其情形，详为打听告我，作以后参考。此后有记者来，盼先打听通知。

听说北平可买到新五号铜模，约四十万元法币一付。与石夫讨论，如买来，可分三次用小皮箱装，飞机便人带来，是可以的。我们这里设法筹款，请你与李参谋长具体商量。

北平报纸因我们的还没出版，听说不方便带（有自己人可带）。以后每种订两份。本报一定设法从延安转去捎一份（几天捎一扎）。以后我们逐月寄50份与北平，

① 副主席：即周恩来。

② 关金：当时中央银行发行的一种纸币，与法币同时流通。币值为法币的二十倍。关金一千元即法币二万元。

分一份与你。

家中工作情形稍有改善。延安有人到平，一定详细探听对目前形势有何报告，写信告我。现在仍是自己摸索，甚苦。

钢笔是否已带去？家中没有。

买到钢笔，记得买墨水。决不可带什么吃的回来。

盼多给我信。很挂念你，特别是早晚。

明二、九（1946）

██████████
1946年2月12日

钱如数收到。

明：

接到你两封信，很高兴。我的信也是写好了没有人带。

昨天程政委^⑥来，很好。我将一周情形与他谈了，并让他正式将我介绍给克农同志，确定我今后的工作关系。这样就方便，而且有了“法律”手续。

根据来此情况，可确定以后的任务如下：（一）宣传热河——经常整理我们报纸的材料，以及担任北平一切关于热河的采访。所有这些东西都可以供给北平，重庆，延安三地。（二）报道北平，这工作直接与北平分社的采访工作联系起来，写的东西可以供给上述三地和我们自己。（三）沟通书报材料。（四）情报——将外面形势情况，斗争问题，时局焦点等等打听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致太闭塞。特别是有关热河，宣传应如何着重，随时告诉你们，或使之见于我们的报纸，或搜集材料供给此地或总社。你意如何？

这一周主要可说是买东西——器材和自己的换装（很费时间），购买的情况，分别有信给石夫（琅斋），咱俩不谈了。谈谈时局吧。

政协会后，国民党发生分化，邵力子、孙科、于右任、王世杰、张群（政学

^⑥ 程政委：即程子华。1926年入党，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干部。1945年任冀热辽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解放后曾任山西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山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等职。

系)，张治中等人拥护政协决定，另外 C. C. 与复兴军人则极力想把局势搞烂。昨天报载在重庆打人了（看《新华日报》即可知在政协过程中他们捣乱得很厉害）。又听说何应钦，陈诚等准备在上海发动一个“二二六”政变。蒋介石对此分化很苦恼，曾经痛哭流涕。但他目前主要倾向前一派人。所以，目前我们是“争取蒋介石”，把蒋与“反动派”分开。这一点是新情况，你们在宣传上要注意。

出来后还有一个感想，多年只呆在自己的地区，“立场”的把握上是有些进步，但是太简单化了。在根据地，因为一切只有我们自己这一方面，不太知道其他各方面对我们反应，所以很简单一个观念：我们的值得骄傲，一切皆好，别人皆不足挂齿。从本质上说我们与国民党是天地不能相较。然而，如何宣传我们的“天”，并使这宣传为各阶层接受，则绝非简单的孤傲自大，咄咄逼人所能奏效的。记得来平前看到总社有一指示，提到宣传要“公正、和平”。当时我们似未予很大重视。其实这一指示包括不少道理，许多地区（我想连我们的新解放区在内）长期在别人影响下，人们对我们还无感性认识，我们如果单纯只说自己好，对国民党尖刻挖苦，往往会失去同情。所以，在方式上温和地说事实是最有力量的。

我觉得我们脑子太简单了。比如政协开了，“以后还要不断斗争才能实现”。但是“斗争”如何进行呢？如何抓住对方的微小进步，适当照顾，使之继续前进呢？这是很细致的工作，绝非简单的“阶级立场”就能解决问题的。毛主席于政协会后身体不好，疲乏异常，听说恩来同志也瘦得多了。——他们处理政治问题是多么慎重仔细啊，我们应该锻炼自己政治上老练。这里，想到你在那宴会上的发言，也是幼稚之一哩——一笑。不会难过吧？

此间分社情形前信已提到，还很乱。报纸在筹备中。祝志澄^⑩昨由延飞来，在此工作。

关于热河，听说国民党还想搞林南。另外执行部有一个关于剿匪的决定。提到不管国共双方，凡是危害人民的武装，皆不得以任何藉口说是自己部队而袒护。这对热河也特别有意义。这决定还未公布，但北平报纸上开始攻击“土八路”，看来是他们配合这一决定的宣传。我们关于热河土匪情况似应好好宣传一下，这问题你与赵大爷谈谈，设法搞些材料给我。（土匪如何扰民，土匪武装情况——不一定正面说

^⑩ 祝志澄：延安《解放日报》总务负责人。

是国的政治土匪，但可侧面看出的材料)。关于国民党所占诸县，据说“中央将会有全盘解决”。说这话的人不肯具体谈，似有什么“锦囊妙计”。总之，热河必须完整属我，这方针是坚决的。

《热河今昔》，已写了第一篇《吸血抽髓十三年》。感到材料不能运用自如。关于敌人统治期间人民所受损害，你替我到吕振羽^①他们处问问，看有成文与数字材料否，这样也可与“要求救济”配合一下。还有些材料请设法搞来：①八路军解放热河奋斗故事，政治部鲁蛮^②处有，答应给我，你可去要。这个总题目需要不断与充实的宣传。②和平建设材料（如目前商业状况，学校恢复情况等等，要具体数目字）。今天我开始想到，《热河今昔》还要写下去。但先写些消息恐很必要，这方式还是快速些。

关于去承的记者，两个都不怎么好。杨庚未给你介绍，我们未托他带信都是怕他去向你撞骗。你可牢记一点：好的人来我们会替他写介绍信给你。明，接触外界的人要世故些与小心些，不要轻信人。对同志的那套是不行的。注意。

谈谈我的生活吧。

这几天有些想你，想到你的工作精神，这些好处。好好干吧，明。放心，新是你的！我这次来此，有一点也学了你的精神——为报馆抓人抓东西。这一点，昨天与丁九谈起，他说到他不如我，他几乎忘了要专为山东搞什么（当然，他们想法不同）。的确，在我思想上“为热河”这一点是强烈的。

关于工作，我这样考虑：留平好处——政治斗争尖锐，使脑子开朗，经常想问题。不似在承德，可以吊儿郎当，也不似老在解放区搞得太单纯。但，必须还与解放区密切联系，这样就会避免长期呆在大后方所易产生的毛病。我们两人应经常互相报道。我帮助你思路开阔，知道外界，你帮我自己的事，如何？这样搞他几个月，设法回家去生孩子，然后再将工作确定。你看好吗？这样较实际。几个月，也可以看出自己到底能作多少事。

因为室内有暖气，我穿得太厚，来此后即感冒重咳嗽。头四天失眠，身体不大好。这两天睡眠开始正常起来，心情还不错，在承德的情绪已因环境变化而完全澈清。当然，慢慢再从思想上解决，但有时环境对人会有关系。

① 吕振羽：时在救济总署热河分署负责。

② 鲁蛮：在冀热辽报社工作。承德撤退后任热东分社负责人。

现在这里吃的是租借法案，每顿鸡鸭鱼肉，也有些青菜。吃饭很正常，不必记挂。儿子还不见跳动。跑多了路，有些脚肿。我感到自己不会分配时间，能做的事不够多，这点要克服。

叶信已寄出了，尚无回音。给家中去了信，想等找到好的通讯处后再给湘中写信。

我到此后一点也不好吃，你叫别带吃的，但已买了一点，以后不买就是了。托人到张家口买便宜糖了，这以后可带给你吧。给你买了两件衬衣，一双袜子。毛线买了，请照你的毛衣寄个纸样子来，以便给你织背心。昨天起我已穿便衣——夹袍、毛衣、毛裤、大衣，这边发给我六万元衣服费。

广柑一只，是重庆带来，此间发给我的，我带给你吃吧。烟也是发的，你给鲁森^①他们。钢笔已买好，但为这事考虑很久。原来与你买一支林采那样的，后又想到你的话“给我买支好笔”，但又怕这样不好，结果还是给你买了支派克，三万七千五百元合成边币只两万多。只是与别人差别太大了，林采的一万多。你看如太显眼，暂时别用吧。另卡特墨水一瓶，交苑子纪^②另交。

你的情况如何？把被子拿到洗衣店洗洗，用那条蓝灰布缝个被头。把糖葫芦给陈奎相^③几个。炒面买了油吗？过些时吃鸡蛋吧！家中可能寄钱来，当能使你吃鸡蛋。伙食怎样？

以后寄来的报纸封好，写明“北平分社何路同志收”。我的也写好名字，昨天的报就抓乱了。

十号飞机回延，已给博古等一封信。大夏^④十二日结婚了。

与参座详谈了一次，已引起他们注意。请转告竞如，她的事也谈了，参座决定打电报要他们回张家口，搞个俄文班。

香皂你自己留用，牙膏给杨作材一瓶，他要的。

钢笔在衬衣盒子里。

报纸等另捆。

① 鲁森：《冀热辽日报》总编辑。

② 苑子纪：时在分局宣传部工作。

③ 陈奎相：？

④ 大夏：即夏英喆，当时与高扬文结婚。

下次再写。

亲你！

你的新

二、十二、（1946）

名胜都还没有时间逛。

赵大爷不另。

石夫、李锐：

买回脚踏车一辆（法币八万二千元，还要买不？约边币六万多，贵不贵？），汽灯一个（200支光），纱罩两打（十打是否太多？）及其他零件俱全。家中那盏汽灯是多少支光的，请告知，以便买纱罩。否则买回仍不能用。

祝志澄昨天飞平，我们铸字的东西完全可托他，不久当买回。此间物价飞涨，白报纸（质很差）每令九万多法币，薄型纸十多万尚不易找。我把带来的款子带到张家口去了，想买成金子来换，这样可多搞几个钱，多买点东西回来。此间因熟人多，先借垫一些用了。又从李聚奎处要了五两多金子，现在想等价再高些卖（因买货已借钱付了款）。知道家中穷况，总是设法多搞点回来。你们如有暂时不用的钱可带来，换成法币或买东西，（钢笔销路如何？）回来卖是否都可赚钱？

钢笔拾枝，除留用外，可以卖掉。价钱我批在盒子盖上。

家中情况如何？甚念。

锉买的对不对？

还要什么请来信。

敬礼！

克真，金刚^①不另。

元甄

二、十二、（1946）

购物发票等买完后一起交账。

带些麻布大信封给我。

——又及。

① 金刚：延安出来干部，时在热河报社做总务工作。解放后在冶金部做行政工作。

1946年2月13日

济南小组来人，谈起杨纯，说她已变成另一极端——带孩子的贤妻良母。高倡“丈夫——不能离开一丈者也”。工作已失从前气概，干部中对她的怨言也就多起来。说她从前家长作风等等，舆论甚不好。

秋浦由赤峰飞平，日内即返张家口。你们知道不？我告以有电叫他暂留，他大概不愿留热。据他说华山一到赤峰即与一个区域的司令员下乡，至十一日始返赤，你们知他消息否？

报纸清好的，开时注意勿扯乱了。

甄

十三日（1946.2.）

你的钢笔如不好用，可带来换。

大钢笔我带来了，修理很难。

替你找到一本《鲁迅书简集》，你一定很高兴。

十三晚打包以前

明：

刚才与克农同志谈了几点，觉得还须写给你：

（一）目前时局动向——胡宗南、汤恩伯这批军人与搞特务的党棍极力想拉蒋后退。南京军事会议禁止记者旁听——这说明蒋决心要民主，我们争取蒋很重要。少刺激他一些他就可能多进一两步，多刺激他，他就可能少进一两步。——以上都是克农同志的原话。

（二）热河还可能打。现在汤恩伯的新六军、五十二军，石觉的（番号忘了）都在忙于调动。国还要搞热河。

（三）北平现在有十家报纸在筹备出版。

（四）我的工作将长期留下，目前克农同志直接管我。今天他说：“就在外面工作，过一时候把李锐搞出来。”又提到将来国大，地方会议，还要准备大批干部。北平报纸将由钱俊瑞任总编辑。

克农同志在工作态度作风上特别叮嘱我，他大概还不大知道我经过整风后的改变，熟悉我的缺点，这倒是对我很好的。

累，咳嗽太凶，嗓子破了，疼。再谈！紧紧地抱你。

明天要针对承德回来记者写的东西写几个消息。

新

十三、夜十一时（1946.2.）

告诉黄钢，这边照相机很多，他们可派人来买。

1946年2月11日

第三号

新：

今天程政委要来平，大概三封信你一齐收到。

买到新五号铜模，同时必须买字盒子（前单上已开）。

关于款项及你去平事我已有信与程政委，你可找他一次。送平报纸减少份数到25份，因不便带。

北平情形及你听到各地情形盼常写信和消息来（可短一些）。北平报纸如无便人带，你可摘要剪下，用大信封封上，交美人^①带亦可。北平报纸上有许多东西可转用。

延安报记得寄一份，可与他们通信。

记者团、电台已回来，宫内^②另拨一电台，与延通报已解决。

想你定忙，记得定期去检查身体，注意饮食。

我一切都好。

明

二、十一（1946）

① 美人：指参加军调处执行部工作的美国人。

② 宫内：当时冀热辽分局驻在承德离宫内。

1946年2月13日

第四号

新：

前三号信和钱都收到了吗？钱是与你零用的。

十一日又来了一个记者，名片上印着《天津国民日报》，又添写上一行大地周刊社副社长，叫杨博野。京油子，会吹、拍、骗，小文化流氓之流。与我们扯上一点瓜葛（抗战初在渤海区），摆起一副中立的反战面孔，许多小事上反对国民党。这个周刊还不算坏，但他也许无多深关系（他自称许多文章都是他写的）。从这三个来人中，很想研究一下，希望你多多反映材料，特别是他们回去后的表现。

很希望你有信或东西来，一直没等到。这趟飞机该有了吧。

看了一些北平报纸，中央社记者写东北恶意而贫乏。我们去延安一电，提议选拔一些作家当记者，到处跑。我也很想出来跑，想跑东北一次，这只是想而已。想写东西，无材料，社论亦如此。每天埋头改编人家东西，搞些小玩意。十三日报起你可注意。很希望你能写几篇好东西回来，但这又会更痒我。

事务仍多，莫奈何，有些排也排不开。安了一个磁式电话，今天一位仁兄连打两次电话来要报纸，真把我气坏。

今晨去洗了个澡，连搓背400元，空前爽快。回来照照镜子，似乎年轻了许多（你走后，我就只用这400元）。

读萧乾的《南德暮春》，一手好文章。这些技巧是该学的，不管怎样，它总惹人看。而我们记者写清算、减租，几乎一套公式，枯燥得可以。我们必须用大力来改革，这个调调我们自己都不愿读，人家当然更不愿读。北平记者说：“读了你们的消息搞不清楚。参加了群众会，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热河（特别是东线）战事未停，国民党企图在由点到面，“蚕食政策”也。执行

小组已去东线，老廖^①拟赶去（美国人不带）。华山尚无稿来，秋浦来稿，不算好，从长文中摘出消息来用。

你在平接触各地情形较多，写的范围不要限于北平，只要有材料，确实，各地都可写——新闻、通讯、短篇、杂感、访问，以内容来决定形式。

有延安的消息吗？极盼。

以后报总寄你，每日30份。

叶家的见过吗？买东西便利吗？铜模（及盒子）能办到吗？

分局领导略有改善，争取之功也。

庚兄不另，盼他与我来信。

最后总要问你身体，很想念你。

明

二、十三夜（1946）

寄上旧画报一份，书一本。

1946年2月17日

明：

第四号信及一、二号，钱都收到。第三号信是否托程政委带的？他说遗忘在承德了。星期四刘白羽总带给你满意的“消息”了吧。这次带回这几天的报，山东《大众日报》一个月，新华社电稿，脚踏车、卡特墨水，“爱窝窝”五盒（生吃可也，从厂甸买的，一千元五盒，你们大家吃吧。我自己简直没吃零食）。另外麻色毛线一斤（十六两），蓝毛线约十两，你叫程奎相送到陈光宇^②处，请她代卖。原是想买来给你织背心的，现在看来没有功夫，同时买一件并不太贵，样子又好些。我想毛线在承德还是容易脱售的。卖掉后带边币来，在此地换法币上算。另外，照片两张，

① 老廖：廖经天，时任冀热辽日报副总编辑。广东人，南洋华侨。在延安时担任过日共领导人冈野进的秘书。1949年与李锐一同南下任《新湖南报》编委。后来担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中苏友协副总干事，总干事是钱俊瑞。1957年被打成右派，1979年获改正，程子华安排他在民政部工作。

② 陈光宇：延安出来的女同志，原中央组织部邓洁的夫人。

总算是不小的礼物吧。我们的合照呢？速寄我。

他们已决定留我在此跑外勤，苑子纪带来这边给分局的信。这样也好。这边在积极筹备出报，中央指示不必叫《解放》或《新华》，另立名目（可能叫《人民日报》）。在日报筹备时，出《新华快报》（原油印稿扩大铅印），及一种周刊。钱俊瑞总编辑，下分通讯部（采通与电台），杨赓副部长。编辑部姜君辰^⑥副总编辑，田工、肖英、张维冷^⑦（重庆的）是编辑。我与丁九跑本市外勤，仓夷专跑执行部消息。对报纸的政治领导由饶漱石负责，想来会是很强的。另外周扬在此搞文化小组（管文化界的活动）。

昨天钱俊瑞传达中央关于这张报纸的指示，可告你作参考。系统记不清了，要点如下：

（一）要系统地，有计划地利用各种形式，在各种场合宣传我党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这一任务的提出是根据下述情况：长期在敌人及国影响下，人民对我党方针认识很差，共产党要战还是要和？人民不信任，尤其国攻击我们多是从具体事件而发。所以需要使人民了解我基本方针。我们在此有利条件是人民一般对我们无恶感，但也必要冷静肯定两点：①目前北平物价飞涨，人民感受最切。国宣传是我们乡村包围城市（这点是成功的）之过，人民中是有对我们这点不高兴的。②一部分与周围农村上层分子有联系或自己就是根据地地主阶层的人们，对我某些地区对他们过左的政策或实施是有不满的。

关于这一点，据我自己初步调查也是这样，人民对“中央”的失望是肯定的，但还未将希望寄托于我们。确切地说，只是这种心情——“中央是看到了，如此！现在让我们看看共产党如何也好。”我们在解放区往往以为不满国民党就等于满意我们，这是太简单化了。人们既已认清了国，则我们更需谨慎小心，让人民真正认识与信赖我们，给他们以希望。

（二）目前国内形势是这样，政协会后，国民党内反动派（事实上蒋自己也是反动的，不过我们今天要把他从那批人中分化出来，争取他）想采取两种办法，一者

⑥ 姜君辰：经济学家。1943年在延安时曾任延安大学财经系副主任。东北和全国解放后，历任东北供应合作总社副主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1957年起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副秘书长、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副主任等职。

⑦ 张维冷：后到热河冀热辽报与李锐同事。没有到过延安，去过印度，英文很好。解放后在中联部工作。

是拖，把政协会的决议无限期地延挨下去，永不实施；一种是干脆全部推翻。国的二中全会就可能这样出现：造成仿佛国全党都反对政协会的情势，然后蒋好表示：“全党都反对，我个人没办法。连我也被反对了。我完全控制不了啦。”这样来达到拖延政协决议。所以我们在宣传上要很仔细，绝勿刺戟蒋介石，把蒋与反动派分开，表示拥护他。

（三）对于苏联，国现在是不正式说话，而是用报纸（你看报即了然）来搞苏联。尽量唤起人民对过去华北、冀东自治的印象以影射“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关于这一点，我们不便为苏辩护，等一个时期看看下一步形势如何发展（好在中苏条约是国自己去订的，我想）。我们在宣传上对于美国也还是抓住他的好的表示，言论，表示赞成你，你好哇。

（四）报纸一出场，就要以严肃、冷静、负责的面貌出现。打比说，是“须生”的身份，既不是小丑，也不是武生（打手，全武行的），冷静说理。我们不再是以在野党的攻击的姿态，而是作为一个部分在朝的党，负责任有办法的姿态。北平处在解放区包围下，这地方本来已该是我们的。现在我们大方——好，大家来管，我们在这儿就是以部分主人的面貌出现。不要尖酸刻薄，显得小气，而是显得宽大有气派。对于国发动报纸搞我们，攻击谩骂，挑拨刺戟的行为，决不为之激动，决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须指出他们这种态度无益于民族国家，无益于和平团结，表示我们决不理你。对于事实的辩正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针对着其提出的问题作我们的正面报道，一种是主动地、范围更广地作我们自己的宣传，不去与他纠缠一点，这样回旋余地更大。

这种不为感情刺戟挑动的坚定的团结和平的方针，与冷静严肃的态度会有下述好处：让国骂我们，如果我们牙眼以对，大吵大骂，则会造成一个混乱局面，使人民惶惑无主，不知国家将何往。反之，国泼妇骂街，我们冷静说理，人民一看，谁像个负责人？我们坚定稳重地指着一个方向，让人民跟随我们走去，这是一方面。另外，我们这种态度出场，也适应合法斗争。国如要找岔，亦无辫子可抓也。明，我认为这是党在政治上的成熟方针，——坚信自己的主张与方向，对人民负责与成熟的策略。在这里不禁又想到王明的少年气盛，个人突出脱离群众的斗争方式。也就是想到自己这次“从头做起”，在作风上也应面貌一新。昨天听到一位熟人说：“小范现在没有从前胆大了。”这话我很乐意听。我愿不再给人以所谓活泼、少壮的

印象，而以一个成人出现。你说是吗？

不久，钱还会传达中央最近关于形势的指示，下函当告你。

关于我的工作，本市外勤是我与丁九。本来我提出跑下层，让他跑上层，后来钱等意见叫调换一下。因为丁九在根据地习惯于下层，这样我也无意见。好在现在所谓跑上层也绝非过去那样浮面、应酬似的，而是仔细的调查研究阶层动向工作。我又多少有点有利条件（过去多少熟悉一些人）。现定的范围是：①国民党的党政军机关即国如何统治北平。②本地士绅势力。③小党派与文化界。了解所有这些人的动态及政治态度，其力量关系与矛盾。这也是很实际与直接有助于党决定方针的工作，我准备小心地作去。

关于去承的那几个人，现在还提不出很多材料。他们写的东西，你可细看，还不能算太坏。只是标题很恶毒，故意含混其词，把敌人的账混在我们身上。《民国日报》那人不知道。如何对待他们，我想各信所谈宣传方针等可供参考。另外，正面的宣传热河实况政策是必要的（不管他是好是坏）。

平泉事^①到底如何？报载肖克^②到平泉，小组十一日又去。请催白羽多作报道，我今后恐难专为承德写东西了。接我们的报，在外面报纸看多了，一比，我们的分量是太少了。特别是当我想从上面找热河材料写消息时，感到东西很少。慢慢来吧，比之过去当然是强了。出来一看，更感到我们自己的报纸死板，我们在业务——新闻技术上办法太少。这恐怕基于政治上头脑太简单，僵得很。

哦，关于上述“办报指示”还有一点，是关于“快与谨慎”，二者都要讲求。但二者相较，宁失之慢而不可失之欠考虑与轻率，这点你也应注意注意。

与子冈夫妇接触，即感我们自己在新闻性（时间与钻劲）上很差，久习于“只我一家”的办报，一时会掌握不了城市采访的。真正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来说，北平这种环境是比安定的解放区更适合于锻炼人的。这里想到你的工作，我还是想你出来。我想你这几个月安心地把报社工作搞起一套规模，并注意使林采在掌握方针等方面更多注意，以便你可离开。到夏季我向这边提一下，这里也需要强的编辑。去

① 平泉事：当时国民党违反停战协定占领平泉，离承德只80里。

② 肖克：当时任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湖南省嘉禾县人，1926年参加国民革命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和长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军政大学校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掉行政工作，对于你也许可作更多事，因为你非行政领导之才也。但盼你目前勿受影响。

我深感工作效率差，时间抓不紧，精力不够，生活不规律。决心要锻炼，英文仍想搞起来（需要更切了）。现与李风展的老婆同住一床，她是中大英文系的。现仍住翠明庄（执行部招待所），不久将迁出。那时也许更会想你（现在人多又与她同住）。最近觉得肚子大了很多，身体还好。那天送白羽回来在汽车上吐了，是睡眠不足的缘故。

叶信已寄，但无回信。准备亲去访问。

小哥已来信告我家中地址。

字盒子事托祝志澄办中，据他说钢模不一定好，家中是否有铜模？如无钢模，铜模要不要？

上次带的东西合用否？甚念。你笔如何？

把你那一万元边币带来（你稍留一点），到张家口买布去。

有时间时，可能在旧书摊上找到好书。家中书注意，勿叫人拿丢了。把我的背心、短袖衬衫、那个大厚本子（在书柜里）带来。

再谈！把我的信保存着。

新

二、十七、晚十时（1946）

1946年2月15日—17日

第五号

好新：

昨天大家真快活，东西来时，人们都在。我的房间一直热闹了三四个钟头。

昨夜赶写一篇社论，耽误了写信。脑热心动，半夜失眠。

钢笔甚好，就在使着，仅出水似饱满。穷日子过惯，衬衣不知何时穿，香皂不知何时用（林抢去一块，扑克也抢走了），皮带牙膏则已用上。蜜饯分而吃光，桔柑尚放在抽斗，不知何时吃也。

你想得真周到，除器材外，真没想到你会买这许多东西来。报纸书真是丰富，《鲁迅书简》想了多年，天外飞来，你知道我的高兴吗？当然爱其字，但更爱其工作之认真严谨精神。时常捧读，不无鼓舞。

今天就看报纸，晚召集一会，组织大家利用这些报纸，结果你当陆续从报上见到。下周起，拟星期日出一大张（还不易办到，印刷问题），四版是副刊，第一期拟自己动手编。在这里一切均需做出榜样。最近自己工作可告者：

1. 每日改大样标题，及对编排内容等意见均写出悬挂，如在《解放日报》一样。他们曾做几次，中辍。我坚持下去，再让大家自动来。

2. 多写稿与动员别人写。高写了小言论，鲁写了一短评，认真改，予以鼓励。林未动手。以后慢慢动员大家写社论。

3. 写小东西，如《东西南北》，对《世界日报》杂感。还继续写，用多种多样形式。

4. 加强联系。由于争取，分局已有改进。

5. 座谈时局，慎重准备发言。拟召大家作次报告（党尚无传达）。编辑工作有改进，鲁已开始想问题，大家标题有进步，一切仍需慢慢来也。我已渐了解急躁之无用，误事。

昨夜使我脑热心动者，并非那些寄来物事，而是你的信那样多。你的精神、你的自我批评、你的感情，你的想我……躺在被窝里曾轻轻叫唤你，你知道吗，乖家伙！

今晚就此带住。

二、十五夜（1946）

昨天是元宵，晚上听说极热闹，我没出去。我现在整日伏案，食欲不振。今天照镜子，眼凹下，是不是太累了？没想到休息，也无法休息。但感觉头胀痛时也到院内散两下步。睡眠还好。

隔壁房间弄成一材料室，这得谢谢你。现整日客满（不准携出室外）。鲁工作态度有进步，恐受我之勤恳有感。

今天写《关于张家口两篇通讯》（子冈的与《建国日报》上月廿二日）的短文。子冈文好，但可惜写老百姓少，清算斗争人民翻身几未提及。你应多多与她接近，从一些根本观念影响她。她写文影响不知比我们大多少倍也。你也可设法向《大公》

投稿，政治气味不要露出纸面（写人民清算斗争吧），这就看你的本事。范元甄不行就孙元范吧，你的笔名还是统一用原名吧。我现在觉得过去那样乱用笔名并无必要。

刘白羽来已谈两次，自己人写出去尽管写得深，但不及人家浅的。你征求子冈，她是否愿来承，我们欢迎她来，三四天总可写出篇把东西。

我们的报你广泛征求些意见，连你自己的，经常告我，如何。

你给我的信，那封长的已给林等看了。因钢笔当场拆开，还不如看你原信好。我注意了，都还没什么异样表示。

你的工作及许多想法我都同意，最后短条使我波动甚久。出来，就政治开朗及个人某些进步来说当然好，从一些生活喜好更愿出来；但又想到这边，创业维艰，“硬要把这张报办得像样”，有此雄心，极矛盾。两人长期离开亦非我所愿，想念总是难为之事。工作、感情都需要我的新……也许这还是小资级的残性，许多事情为何不能一样与人家商量呢？至少有几个月的分隔，也许在这期间会慢慢习惯与人更多商量事情。总之，关于今后留此不留此，很矛盾。领导弱，共事人弱，这些都是促我想离的重因。你的意见呢？我知道你不想回来，那我还是出来，但是哪一地点，北或南？恐怕还得延安同意。你是否会从克农同志处知道些梗概？

很想和你长谈谈你的毛病，现在时间不够，没系统想好，好在你自觉甚多。最重要的还是虚心，待人谦逊，能容能忍，常为他人设身处地着想。近两月你之对鲁、对方、对我，慢慢想想，再想想过去对其他人，再深刻想想很易给一般人骄傲之感。坚定一个信心——一切为了把工作做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新，果是不是有些说重了。你是很能为党做些事的人，我们来个比赛。我的工作大体你会从报上见到，哪些是我的脑汁，你会想到。

因为忙、事繁，我现在脾气很有些不好，特别是对勤杂务同志（如今天省委一通信员冲进来要报纸，我对之非常不客气）。现在向你说出，即要改也。

很担心陷于事务，拟总结下工作。但共事者水准有关，尚无此自觉，亦不宜过强，反无好结果。人家对看戏、打扑克、串门，仍那么多兴趣，对工作无甚进步，都不着急。心里实过意不去，是否还是我太性急？

生活上的事你所嘱的一件未做，也不知何时会做。腌的东西前天才拿出晒，你不提起真忘了。勤务员已换了个老实而能自动做事的，洗衣叠被等都很好。饭菜无改进，现每顿有烧的干辣子，无此已不能吃饭。中午也并不觉饿。

表已让他们买去了。我的一万元已付来（此次共十三万元），我还有许多稿费与夜餐均未领。我所要买各物，开一价钱与我，不够者我另寄钱来。这次最好能买一中等半新旅行皮箱（东安市场、西单商场都很多）来，将购物全装来（报纸亦在内）。我屋无锁，有一皮箱装物要好得多。以后如离开也可盛书籍之类。不知为何，我颇想到吃点补血补脑之类药品，鱼肝油丸有效否？请你代我考虑，是否买些与我。现精神有些不济。我看见林采老吃药，也颇感触。营养不如延安也。鸡子112元一个，吃不起，不如买点东西。

石夫已谈，你的应酬费与一般零用钱及必要购置等（如钢笔），你自己斟酌用钱，将来报一总账。

这次送来救济会全份材料（你写文时参用这些材料，这种文章倒可学爱伦堡笔调）及解放热河小故事，其他要的容后续寄。对我，记得多写信和新闻，利用各种关系投于各报。你要练习多种多样形式写稿。

每天还是要抽时间读些书（我也一定要如此），你那里当不缺基本书，好散文、短篇、通讯多读。好新，加油提高写作，成为一个出色的记者。我则朝政论发展。

回家接妹事，多考虑，对工作没多大妨碍，家中地址探确，组织同意，速去速回（三四天），是可以的。在目前大家都紧张，此风不好涨，或者弄点公事附带倒也好。

湘中信盼能写。叶家有下落吗？

现在是极忙时想你，闲下来（睡不着，早晨醒来）也想你，如何是好！我要重重地咬你的嘴唇。

给延安信来不及寄了，合订本寄去。

明哥

二、十七夜（1946）

目前现款极缺，俟过一短时再寄钱来。这次共十三万。

最重要的一点忘写，关于形势杂报对工作帮助甚多，以后更多继续。《拔除乌云》即据此新情况而写，对蒋的新闻编法，鲁看信后也有转变。

另两张小单子。

██████████
1946年2月20日

凌冬表退回，修表起码三千。以后这种差事勿揽，实不胜伺候也。

明：

匆匆准备，无暇多写，下次再谈。第五号信及十三万元皆收到。此次带物如下：
皮箱一支内装：美新闻处所赠各书，两天报纸及《世界知识》、《群众》、《新闻评论》。

钢笔三打，另鲁森一支。钢笔已涨价，计合边币每支本钱四千三百四十三元五角（按每元边币值一，四六元法币折算），鲁森那支一万三千多元。

表一支，法币五万七千元。这是CYMA厂出品，最便宜的了。你们按一：一，四六折边币算好了。

皮鞋，如穿不得快来换，用原盒子，决不可超过十天。线袜一双，剃刀一把，刀片二。哈利巴两瓶，鱼肝油粒一瓶（我意你还是吃鸡蛋好，麦精鱼肝油一万元一瓶，买不起也）。

其他各物我不同意买。北平物价飞涨中，钢模每个字250元（共七千字），盒子每个二万五千元，全部须一二百万，如何？你们商量吧！

今天叶家梅姐亲来找我！并约后天去吃晚饭。详情再告。附皮箱钥匙。

新

二、廿、晚 (1946)

██████████
1946年2月18日—20日

第六号

新，D：

为免挤在短时谈许多，似写日记，每天这样写一点。

下午接到你所寄各件。你精力似比我集中，一口气很有条理写如此长信，我昨

夜的信极断续。你想我出来，我也想出来，但这边是否同意，颇是一问题。如前途定会出来，我倒希望能快出来。报纸初创，颇愿从头即参加也。你意甚对，我非一行政人才，近来已极厌倦，极愿埋头业务，真写好一两篇文章，专心于业务钻研。现在白天几不能做事，全靠夜深人静，长此下去并非善道。想有计划读些书，更难实现。你信加重我之不安。但请放心，因不能眼看着老样下去，在位一日，当奋力一日。犹忆离开延安时，最后一天我尚料理工作也。

最苦者无谈心之人，是自己之高慢焉？譬如我很喜欢周建南^①来，我们还很能谈，尽管今日两人所事毫无关联。此种心情，工农出身同志谅不致有。不能溶化在大众之中，一切事看不顺眼，此病太深，亦非短时能改。但非改不行，愿以此共勉。

关于你的工作，当记者你应留在大城市，党今日需此种人才，你甚适合。但对你之跑上层，颇有担心。抗战初期及在重庆因是浮在上层，及至延安。虽经整风，也曾下乡，但你之许多基本缺点还是由于接触基本群众的实际太少所致。即从党内来说，与中央领导同志、强的上级同级接触多，而与一般干部共事少。当然说你眼睛向上而不能向下，这不妥当，但不少事和不少人都非你所看得起。而这些事，这些人又都是现实，又非与这些人合作，事业便不能前进一步。在政治上作为一个成人是极不容易的。我们还年轻，未经过大流血斗争，几年来又关在山沟里。而中国旧社会之上层极复杂，许多人也极老练，极狡猾，希望你一步一步朝成人走去。不要靠小聪明，而真正依靠阶级的立场和判断。因此有机会，还应去接触接触城市的下层。北平的下层也是极复杂的，无上海的产业工人，也无汉口的码头夫，甚至人力车夫也比沪汉不同。北平有其独特的封建传统，了解此种残余的封建特性是很重要的。譬如北平的寓公很多，特别是抗战期中，华北各城乡许多地主都跑往北平。他们的动向与争取（分化）是一个很大的工作，而政权又不在我们手中。如可能，在上层也应逐步作些典型调查（他们的财产、子女、抗战八年变化、政治态度、兴趣、生活……）这工作要长期积累，要有集邮者的精神，发生嗜好。要报道日常的现象是容易的，但要报道这些现象的根源却非易事。我今天特去看二区斗争兴泰隆配给店。掌柜的请群众原谅，群众开始时就真想原谅他（这会开得还不好）。北平这个地方，文化运动、学生运动有传统，市民却只有顺服的传统。那几个公园，那些

^① 周建南：时任承德发电厂厂长。李锐在延安保安处结识的好友。解放后曾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小摊铺，那个天桥和市场，极可爱，但又极伤人志气。北平人的哲学很是“知足常乐”的，不信你与洋车夫拉拉话，和伙计们聊聊天，便会知道。这八年也许有些变更，过去我所知也极少，所谈也许很皮毛。希望你真能步步踏实，去掉一切“情绪影响”，埋头干下去。这种上层工作也是一个埋头工作。我说得很乱，也许词不达意，不当处包涵一些。

国民党在北平影响远不如江浙湖广。与北平关系深者是西山会议派、张继一派。这些，许多历史书你必须好好读，北平的变动史，也是中国的近代史。我觉得你没有好的读书习惯，似乎还不爱读史地书，今后必须好好读历史书，这比英文要紧。特别要熟习许多人物，许多历史派系，这与工作关系甚大。《近卅年政治史》即寄你，注意搜寻这类书看（当然这些书要批判眼光）。

对于处理北平这些汉奸，尚不见中央言论。这些人都是中国近四十年的宝贝、祸种。搞北平的上层，特别是地方势力，不熟悉这些人的家谱年谱是不行的。而对于封建的这一面，你过去是知识、感性很少的，盼多下工夫。看看报社班子，名角虽多，但都是熟悉上海的、江南华中的，还不见熟悉北平的。陈伯达、范文澜、杨秀林^①倒是此中人物。

话说回来，很想很快出来。到北平，别的事不能做，文章可多写两篇也。杂感也可练习多写。这里连个改文章的人都没有，如何进步？长此下去，故步自封，危险之至。要出来是快好抑慢好，你多考虑。北平情形我不知也。

二、十八夜（1946）

昨天极乏，睡得特早。现在盖两床被，半夜曾热醒。今天要勤务将被拆洗了，预备以后盖你那床，我的留着做褥子。

突然接到胡政委^②电话，他昨天自赤峰回，和他们一起谈了许久。目前干部思想是一大问题，东面的不坚持工作，跑回。一般坐待和平，仍是搞东西，普遍思家。知识分子想去大城市，局面开展了，不愿意在热河，苦，没劲。发动群众工作还只是动手做，许多思想问题未解决。正在演《李自成》，可能有一大思想反省运动。热河的根未扎下来，而干部都思迁，此问题确甚严重。

因而又想到自己，检查一下自己：为什么也是急着想出来？

① 杨秀林：即杨秀峰。“文革”前曾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

② 胡政委：胡锡奎。当时的冀热辽特委书记。解放后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1. 觉此地领导弱，周围人事无强者不如意，进步会慢。天地太小，故步自封的危险。

2. 不愿和你分开，感情的生活的与工作的（尽管这期间我们很别扭，你曾使得我精神上很苦，但我信任自己之转换这一形势）。

3. 喜欢北平，喜欢大城市，斗争复杂，自己也适合，有兴趣。

这些对不对呢？基本上由个人出发。当然党可以考虑调动，但北平党能否这样做呢？这边是否同意呢？我个人态度如何呢？这是一矛盾，这矛盾前信已谈及。就个人愿出来；就这边工作，应很好坚持下去，做出成绩。

关于工作地区本可以就干部条件选择的，但现有一根本区别，即解放区与国区，两个区工作是两种性质。前者是建设新国家政权、社会一套；后者是在人家政权下作反对的斗争。当然北平比京沪还不同些。想我们这样一些人应在外面还是应在里面，确需很好考虑。

所以我自己对于出来不出来这个问题，依我现在情况，不能也不便表示意见，听候党的调动。当然你可以活动，我现在需要很好安心工作，而且要安心长期工作，否则对这里工作会有影响，不小的影响。这种情形，我这种矛盾复杂心理，你当能体谅。

关于你之留平，及我自己情况，明天拟去找赵大爷一谈。应和他一谈，不然光这样和你写信，这是不好的。

平泉形势仍紧张，国民党甚无理，要我退60里。小组与萧（刘白羽同行）今天已回，没解决任何问题。他们明天大概飞平。热河犬牙交错形势会相当长期，武装斗争一时也停止不了，这是无可奈何之事。挨打现象总该脱出了。

今天开编委会，以后每星期三例会。最近好久没开会，会还是必须开，不开不好解决问题。

我写的那《遮眼法》，外面有人（不是负责人）提意见不满意，说是替中央社宣传，不应承认他写的事实。我再三读过，觉得尾巴太短，道理没说透，谓其内容全事实也是不妥的。这说明我思想之不周密不全面，易偏也。另写一《张家口两篇通讯比较》，林鲁觉着篇幅小不登，我也同意。现寄来以你的名义寄延或张家口发表如何。首尾稍改一下，以你名义好处在你在北平。

关于北平情形，为此间写特约通讯或新闻稿吧。

照片听说已洗就，今天去取黄不在家，明晨不知是否来不来得及。

林采要你买一烟斗（大的）与他，买二个吧。

上信我要各物，又再去想一下，颇不定，皮鞋耐穿确又需鞋，但这样是否会影
响不好呢？如买来过一长时天暖再穿。

所买各物囑开发票回来，好过账。你自己可以用几万块钱，过去记者出去，都
发五万出勤费。你斟酌用好了，超出此数也不要太多。我以后要买物当寄钱来，这
里似还可卖些东西。但我一时不出来，或竟至长期不能出来，你就不回了呢？我很
想来看你，但怎能因私事而动身呢？你会了解我的处境吗？新？

回汉之意谅已作罢。四妹^⑨是否可托别人接出来？

你所要各物全数寄上，并有《毛主席近影》一本。

每工作至深夜，辄挂念不已。儿子动起来了没有？胃口如何？睡眠如何？头昏？
工作不宜过度疲劳。不要为小事而计较伤神。

报纸是否以后可每种寄二份（几个主要报）？你应特别留一笔钱为我购书报，我
已告石夫。

这次买的自行车，据行家说不好，都是配件。买车如方便带，请再买一辆。你
是否准备另买表？如已另买，你那只就给我。

湘中信盼有暇时一写，寄我大姐，可详告我们情况。

今晨躺在床上，曾想到以一个十三年居承德之正义人口气，向《大公报》投一
稿，说明今天热河情势。因时间与可能，“石沉大海”而作罢。但这种方式是可以采
取的。我们在北平工作同志应打进所有报纸，以各种各样形式替各报撰稿，扩大地
盘。想到这些，又想出来也：国统区城市宣传工作过去有失败经验，今天想法很多，
我们决不应只抓着几个左翼刊物。张恨水的成功处值得我们学习，我觉得你应多样
性些（当然首先搞好自己业务）。

好妹，多读书，多想问题，多想少说——互诫。

夜很深了，还有华山的信要写。他未回一稿一信，拟叫他回承一转。

延安信又没写成，很想与乔木一信。

你的好明

^⑨ 四妹：范元甄的大妹，范元坤。后因和谈破裂，范元甄回到热河，她没有能够出来。武
汉解放时由范元甄介绍参加工作，离休前是商业部干部。与信中提到的叶家元坤是两个人。

二、廿午夜（1946）

今晨又想起将来南方局面定开展，我们是应回南方的。那么现在能出来，对将来工作倒是有好处的。这是否又太遥远一些？

胶卷及黄钢信，一万元附上。你洗洗看，是否还可以？

你的东西（那些买来零花布等）是否托白羽返平时都带你，还有梳子，免得再买花钱。还要别的什么吗？

1946年2月24日，两封

刚才我去看苏权^①，摔了一大跤。幸好肚子未着地，亦无大摔伤。

午饭后

明：

第六号信与转延安报纸皆收到。本准备星期四程政委带一点东西回，但他不肯带。一并托老杨与荆杰^②带来。除上次所开者外，另有：无线电器材一匣、报一捆、炼乳一听、咖哩粉一瓶（才50元），另账单发票有信给石夫交代。

前天已见到叶氏一家，原来他们已不住成方街，信经过无数辗转终幸到达。信到第二天，梅小姐即来看我，头发已白，老太太矣。前晚我去他家（丰盛胡同西口北沟沿甲卅四号），老人异常欢喜，第一句话即说：“时代潮流非顺应不可。”关于时局谈了许多，上层分子对国民党失望，亦很普遍。他家现在平者只有老夫妇，梅小姐母女（十四岁的小女连珠很可爱，她对我很感兴趣）四口，三姨太母子们另居。彬彬在徐州，已婚多年，并有一子。元坤在南京财政部做事多年了，丈夫在美国留学。弟弟（忘了问名字，廿三岁）现在西南联大，大概是“左”倾青年无疑。老人说：“接他最近来信，知道他思想变了。我知潮流所趋，亦不反对了。”那弟弟的信向他宣传昆明惨案与政协会，语气极好。吃了晚饭，谈了很多，老头很客气，要我上座。临走时，亲送出门。我想，一来是世交，一来也是咱们现在有“实力”也。革命发展真是可兴奋的事。他们对于北平上层，关系大概不少，打算作为上层工作

① 苏权：段苏权，时任热河省军区司令员。

② 荆杰：当时在热河分局或军区工作的老干部。

的一部分去接近他们。老头很愿读我们的东西，问到“平均地权”（关心土地问题也）。我准备把毛主席的著作给他读一些。

还从他那里得到一件好东西，送给你。我对它们也很感兴趣，特别是那张长袍大褂的小鬼，很漂亮也很神气。可惜现在的这位仁兄不但不漂亮，而且也不精神了——一笑！这张相我只寄你看看，有妥人时再带给我，我很喜欢他，很愿意咱们的男孩子是那个样儿。叶老伯要给你写信，你应再给他一封信才对。我去时买了七个大苹果，这在今日的北平已是不轻的礼物了。在他们那里吃了一顿很舒服的便饭（排骨汤、炸鱼、炒牛肉、黑白菜、油炸豆腐），是久未尝到的家乡味。但这种饭在今日的北平恐已远非“便饭”了。叶老身体很健，每顿两碗半饭，能到天安门走来回（他说“洋车太贵”），现在在一个什么善堂搞事。

筹备武汉办事处的同志已飞汉，我已托他带信并面晤我爸爸。我很希望他能对于办事处的筹备有所尽力处。经过八年考验，我相信人们对共产党的态度都会大有改变，更何况自己的子女关系。回家事很早即在“工作未作，个人要求一大堆”的想法之下打消了。接妹妹留待下学期再说吧，将来就会是很易举的事了。

这封信，是先谈私事了（我的出勤费是五万元，已够付各种支出，连你的用项在内，钱你留着吃鸡蛋吧。我看家中情形如好，可能供给我零用，你多吃鸡蛋与猪牛油吧）。装东西皮箱未开公账，你自己留用。烟斗尚未买好，这次有藤包，下次再装东西带回。

这礼拜，这边都忙于报纸筹备的事务工作，还无甚可告。最近反动派反苏反共很起劲，你们从报上可以看到，不复述了。恩来可能近日飞平。

我跑了三天外勤，即感身体支不下。城市外勤，大非根据地作法，精神与体力均紧张。我对自己身体已无那股冲劲，很怕会流产。已向钱俊瑞提出。现调我搞资料，又将回到解放报的老工作。倒也好，写文章与读书的机会更多一些。这几天感到下部坠得厉害，不知是否子宫颈炎症的缘故。等房子搬定了（几天内即搬出执行部，昨天杨庚等已先搬走），想去看看医生。

关于《遮眼法》，确是一重大失着，全文几乎只照转了人家的东西，没有批驳，不管怎样，是不必要这样全文引证的。我觉得即对作者本身也应指出：“只说敌人留下的创痕，这仅是事实的一面，没有报道热河省府已作的努力与已有的改进，这就是‘不合事实’——不全面与没有当前事实的主要一面。”至于编辑则更是故意含混

其词，把日本鬼子的账写在热河当局身上，是一种很狠毒卑鄙的手法。《遮眼法》之题，也不够确切。总之，这件事确暴露你的不周密与不深刻，这篇文章，仅出自灵机一动，乏深思熟虑，思前想后也。我的上封信还希望你能细读一次，因所谈：“办报方针”皆可参考。寄来的稿，恐无法用。我认为这些东西不必去理它，这样反使自己宣传上陷于被动。我们主动宣传自己的好了，不要他说一点我说一点。而况，又会抬高对方的身价（那些记者其实不值甚么，不能与子冈比也），对他义务宣传。这一点，上封信也说到，似未予你特别影响。何故？

关于你的工作，确是个人与党的问题。我认为你应决心一直做下去，直到党调你再说。因此，我也不打算提什么。从私来讲，当然有想念（昨天想你，感到一点寂寞），但这总是私。而且你所提到过的一点：两人分开可以使各人锻炼与大家结合。的确，两人在一起容易形成一个小天地，别人似不大好介入，尤其我俩有共同毛病。等我快生产时，你请一次假来住些时，也设法看看母亲。这些事都是等到时候说吧。总之，在最近四个月内，你不必想什么了，作得到吗？我们共同勉励以党的利益来战胜私念好吗？

对你的工作，我想提一根本意见，请你多想一下。我觉得你目前想把报办好的心是对的，但在你的路径与方法上值得严重注意一点：地方报的最根本还在与地方工作结合。最近一时期你所想者几全不在这方面。我知道，这是由于我带回许多外面“大势”的影响。但“大势”必须知道是为了在“小势”中不致迷失方向，自己的具体工作还是为了“小势”。而且，照你最近所想的许多，如欲在报上表现出来，将会主要靠你自己写。但要成为一个好的地方报，却必须依靠群众力量（各级党的工作与通讯工作）。而今天对你的工作来讲，应该多注意后者。还应深知自己对后一种作法是无经验与能力不足的，应很虚心学习，不断钻研。我们是由上层活动起家，始终未扎根在下层工作，现在形势在某方面又似抗战初期，是很容易冲动起来的。这时，就需要多想着、记着整风以来所得到的东西，还是屁股坐稳根据地。你来信谈到担心我的“上层”，但我这次进城后，自觉思想还稳。你在承德似反冲动得厉害，以为然否？

我很希望你常告诉我一些热河工作情况，如胡政委^⑥所谈者。有些地方工作的

⑥ 胡政委：指胡锡奎。

总结报告是否能给我看？〔必须经过党的手续（赵大爷），勿私授受！〕

有一件事你与程政委一谈。我曾特地去救济分署一谈，看来可能为热河多争取一些东西。我希望承德分会能与我有所联系，供给我材料，我愿花时间争取些东西回来。报上的材料，分署人说嫌太一般，不具体。现将他们所需材料项目附上，分会如能给童冠贤（分署署长）写一恳切的信，附上具体要求（如布，医药，甚至可要求帮助办大学），我亲去见童谈谈。有很大可能争取到一些东西。最近可能争取到一些布。

这里又谈到我的工作，就个人打算“成名”等讲当然多写文章好，但像上述这类真正有益热河人民的事，我仍愿尽此力。因此，这边已去电要我留此工作，我希望那边能提出必须能我以必要的时间为热河作一定工作。否则他们不给我时间，我就不行了。

写信太费时间，还说得不清楚。一个上午了，再谈。

鞋如不合宜，快托人带来好换（把条件写清楚）。

我未买表。

新

廿四日午（1946.2.）

明：

新华社的人都搬走了，我因房子还不够，须过几天再搬。这里的人各人所事不同，这两天晚饭后就感到一些寂寞，想你。但我想等搬定了住处后，埋头于工作，养成读书习惯就好了。

刚才与荆杰出去，给你买了四个大苹果，一包荸荠，两个烟斗也买了（交荆杰）。我希望苹果你自己吃掉。

再谈吧。

棉衣一套捎回。

新

二、廿四、晚十时（1946）

1946年2月22日—24日

第七号

D、新：

今天到宫里取到一些报纸（没有二十日的）和几本关于美国的书（大概是（渝）版）和美新闻处一些大张新闻画片。没有你的信。是不是怕程带不到？昨天盼着，今天竟又失望！

很意识到自己脾气越来越急躁，许多事看不顺眼。譬如记者们写的消息，八股、又长，不知说过了多少次，自己碰着即动手改，改后与他们看。但经过林手照样不动，编辑部照样不动，看大样时干瞪眼。华山去了这样久未回只字，已去信叫他回来再说。社论仍是无人写，这两天我也动不起笔来。今天与赵谈，他说那就少写些吧。因形势之特殊，前线紧张，要求为报纸开一次会也做不到……有什么办法呢？

我知道毛病在自己，急有什么用呢？鞭子只能往自己身上抽，客观就是如此。只能有这样地步，要求高做不到，徒惹人厌，自寻烦恼，显得自己之骄傲。所以我必须下最大决心：慢慢来，什么都是一步一步改进，一蹴而就是不会有的。《战地行》作者说，苏联效率大，但也还不能讲时间。

这两天做事不多，看报看书较多——就多读些书吧，也这样想，反正大家都不急。

看见人家写的东西不满意，于是自然想起“当记者顶好”，看得广，没法看得深，能写新闻，能写通讯，也能写评论。这样坐在家里，真不是办法。要知道点形势之类东西，也必须如记者样，亲自跑出去。今天一跑又几乎一天，问题也没解决。新，我现在烦躁得很。

刚才刘白羽来坐了许久，他说很爱承德，好材料很多，可写一本书。也许我们呆得太疲，尽看缺点，失掉新鲜感觉，大概还是他对的。我们怎样从发动群众上来建设一个城市，这是伟大的主题。你的热河报导中辍了？能写还是写吧。这两天早醒睡在床上，就想如何以中间人士身份来写热河，投在《大公报》等刊物上。尽管只能想想，但这样的工作总是应该作的。党的宣传人才实在太少，大家都还不够重

视这工作。

我在想编一本办报的书出来，与记者、编辑。主要根据《解放日报》材料，外面这类书或材料盼注意找，并尽快。趁此机会自己也学习一下。

不想写了。

廿二日夜（1946.2.）

《文萃》刊没寄来，能否再补到？（上有大公电中共及新华驳文）

今天上午参加采通科开会。工作有成绩，但严重缺点不少，我发表了意见，照顾到好与坏的两面。本市通讯员现已有二百人，真能起作用，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现有不少人（女的多）想来报社工作，黄钢^①可能来。记者的稿件是无综合，写现象，长而累赘，时间性极差。我提出主要三点意见：1. 要有全局的眼光，加强与市委、省委、省府、市府的联系，了解全盘工作及定时概括总结。现在新闻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2. 日常的与定期的，典型的与综合的，零碎的与概括的很好配合。3. 计划性，以后定期写采访中心，定期开会。

昨天那样的烦躁心理今天很少了。

马上要开小组会。今晚还想写《李自成的教训》的社论，写此文很觉吃力，无把握。

廿三夜（1946.2.）

文章一直到现在没动手写。白天杂事，晚上有客来，这样如何是好。

事情做得少也许与心绪不安有关。出来不出来？这两天脑中老萦绕这问题。今天云天^②，詹武^③来，他们全调回张家口。干部当有一大调整也，需地方化也。还是请你各方多考虑，有便与你那边上级谈谈，提个意见与我。你看我是不是有些不定？

这两天颇有些想法：当记者，到处跑跑，多长些见识，写些好东西，真能做党的耳目。晚上和刘白羽谈，应向外面各种报纸学习，特别如张恨水、萨空了。从新闻经历来说，我们实在可怜。听说乔木在《新华日报》有一报告，曾印出来了，请写信往重庆要一份来。关于办报各种经验材料盼为我收集一些，很想研究一下。这

① 黄钢：1938年进入延安鲁艺。1942年调到延安《解放日报》当记者。后即调《冀热辽日报》任副总编辑与李锐同事。解放后从事电影创作与评论。

② 云天：张云天。原在延安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1949年南下福建时死于车祸。留有两个女儿。其妻后与周太和结婚。

③ 詹武：原延安中央政治研究室商业小组长。上海解放时任接管中国银行总行军代表。

一碗饭要好好吃下去！

明天听说又有两个记者来，又要耗费一些时间。

表与那块黑布已交老陈，此间物价大跌中，面400一斤，炒栗子不到300，张家口已运来些物资，还要大跌。报上见北平物价又大涨，有些东西如太贵，可否暂停买。你考虑好了。钢模一定要买。石夫准备日内去张家口搞材料。

你走了快一月？三星期吧。觉得很长，不敢说“寂寞”二字，有时想得颇有三九年那次回湖南的味道。相片放在抽屉内，找不到玻璃，不然可压在桌上。

明天该收到你的信吧，《卅年政治史》^①要不要读？

以后寄东西再不要和分局的混在一起，包扎好写上我的名字，交际处转，切记。

这次从宫内拿到美新闻处的《新闻资料》，74、75两期，每期有十多份，是否你带来的？

十七日后的《益世报》，大概是六号字，印得那样清楚，羡慕得很。六号或七五钢模好买不？很想买这样一付，又怕印不好（《光华日报》即印得不成样子），请老祝出主意。

东线前天又打得很厉害，现在东线紧张形势还是一切工作的中心问题。

接到延安电，说你们已出三日刊，名《解放报》，以后日刊是否还改名？什么时候可出日刊？你的工作进行顺利否？有些什么困难？有些什么问题？你们恐怕也得准备特务捣乱，这是一定会有的，重庆的那套捣乱经验还不搬到北平来！想到那种紧张倒又想来尝尝，在家里真呆老了，整整六年！

北平的电车熟习了吗？每天在外跑，回来又写，累的情形怎样？我在时还可帮你些忙，在工作上我觉得我们是很能合作的，你想不想这一点？

你的明

二、廿四夜（1946.2.）

钢笔上水不多，也许我不会上（刚才试验，会上了）。

我买了副好围棋子，但无人下，有时客人来了能下。

现在晚饭后常逛逛街，今天去看了广播台，不知何日能恢复。

关于报纸又想了些改进办法，下次再谈。

① 李剑农著《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

1946年2月25日—27日

D. 新：

今天飞机来得较晚，如今这响声变成最可爱的了。

又是那样丰富，然而找来找去，只是那廿四夜寥寥数行的短信，你为什么给我买苹果，却又不给我多谈几句呢？我又不是小孩子。

本来预备睡了（躺着读《袁世凯》），心里实在是不满足，非写下这几行让你看看不成！

廿五夜（1946.2.）

冤枉你了。昨晨老廖才从交际处取回你给我的那一包信物。

你所提的意见我很接受，因为几天来自己已发觉到了，主要是从时间上来检讨的——花在外报与局势上的时间多。地方化问题是一整个问题（党的工作，全党办报），但报社内部必须贯穿这一思想。以后关于外报顶多只花1/4—1/3时间（现已出铅印参考消息）。

主要是加强采通，再派人到分区去，组织外县通讯员，准备最近召开一次本市通讯员会议；其次是副刊地方化，等黄钢来后主持；编辑部则须规定一定篇幅登地方稿。最近因东北反苏高潮之事，一版几全是这些稿。

《遮眼法》一文你提得很对，此事又难过好久。——多接受一次教训更提高警惕，这也有好处。此又一次暴露我之不周密，易偏。

救济事当即原信抄与赵，现将他的回信附上。他们是很慎重的（有些我觉得有些保守，也不见得），我看这些事你就不管好了。（有便也可问克农同志等，是否根本就不需作活动了，光等延安？）有时间为热河写点通讯，不然就干脆只作采买好了，安心于你的工作。

另向延安写了信，你看后封好发出。

叶家事很使我兴奋，这老头一家是很念故情的，当然也由于我们有实力。他们在北平有些上层关系，梅姐过去是老教体育的，你可多影响他们（这里的报也可择几张与他看看，有我的社论者告他），保持一定联系，对党来说，是好社会关系。他

的大儿子未见提及，过去是一小少爷，学拉胡琴。你如常在平，交通通了，我母亲等还可来平住他家玩一时。相片我也记不得了，真是好东西。你喜欢男孩儿？说不定是女的，如何是好。你的“一笑”竟写得像“一哭”，好不恼人。刘回平时，当让他捎回。那张长袍大褂我家中都没有（三个月的有，乃国会解散回汉口所照），实一至宝，好好保存。与叶信另写就。

周来不定情绪，你的信为之大扫。抑制私（抛开是不可能也，你能让我不想吗），安心埋头工作，就这样办。但想念之情，也会跟着你的肚子一样，这是无可奈何之事。（在赤峰之张，她丈夫为一负责同志，急得说党无人性，哭脸。我却望尘莫及！）想就想吧，好在每日忙乱，闲时不多。但有时太忙，出了乱子，也更想你。按人情讲，怀孕时我应该在你旁边。你的父亲尚写信“国事为重”，我们难道还能“私事为重”？岂不羞煞人也。

你的弟弟文字虽顺，但无淳朴之气，不及四、五、六弟妹，改革起来颇非易事。因他年轻就在金融圈内混，这是社会问题，不要责他。你之不乐人，太易露于言表，你看向大夏写信也提及“颇为可笑”。日常接触，好好注意。我们真正要从思想上解决傲慢问题，我这几回钉子碰得很痛。记得钉子，碰起来实在难受！

你有空时，能否为琬姐写一短信（长沙邮局交妙高峰中学由方校长克刚转），告我们近况，并告以见叶家事，通信地址可由叶转。如无此兴致，就算了。

你的工作还是由身体为转移，切不可过劳，小鬼发生问题，那真不得了。逛市场时买些画报、小孩画片看，有空看看好的娱乐片子，多开心——小鬼出生自然大半像我，小半像你。

买物事只希望几条手帕（现在白的变成黑的了），余均可不买。鱼肝油丸已开始吃，日本现意见不知有什么效用否。还是买鸡蛋吃，物价已大跌，鸡蛋大概50即可买一个了。我们还有些稿费可拿。辣椒以后当少吃，辣酱尚不及家乡的。甚念着为何不买[姜]，谁知你已问过。苹果实珍品，不瞒你，我平生尚未吃过这种好苹果。你自己是否也买些吃？不要无人“管制”反走极端了。我赞成你吃些零食，特别是水果（我们的小鬼也可藉此多得些滋料），只要不妨碍到正常消化。

我现在已搬入里屋做事，外面纯作客房。桌子对窗，用原桌子再加了一节，铺上块很漂亮的漆布（仓库有），弄到块破大玻璃，相片、小猪…工作得甚舒服也。



带物均收到（收发科）。凌克（收发科）表是他自写自送，以后当注意。

廿七晨 (1946. 2.)

晚开编委会，甚晚。一口气写好与叶、陈、伯父母信，现深夜矣。

你大概已睡，果的想念却难耐。写完这些信，说不出什么道理，想念得厉害。你睡得甜吗？小鬼没有跳动吗？子宫还坠不？怎么会跌跤的？走路小心一些，睡得早一些，不要太累，不要增加我的挂念。三九年分别时的想念得可怕，似不及现在，年纪也许轻一些，且又短期即见。如今却至少得四个月，而这四个月你又是不平常的四个月，需要果的温存。

廿七夜 (1946. 2.)

1. 周建南想托你买些英文书 (不论什么人著，厚一些)，你是否可托小于，钱他付。
 2. 买二部辞源 (丙种)，公私各一部。
 3. 买一订书机 ，及一两盒钉针 .
 4. 上次收二万法币仍开在账单上，用了报总账。
 5. 有一支钢笔 (十支次寄的) 笔头坏了，一下找不到，找到时，寄你一换。皮鞋单袜可穿，不换了。钢笔似又粗了，你看。
- 有法币快捎回，此间挂牌边二法一。

1946年2月27日

明：

星期一的飞机带来报纸收到。为什么没有信？同天飞机带去的東西是否如数收到？吃的东西你吃到了吗？

明天我就搬到新华社新址 (我们一千七百万买的房子)，在宣武门外方壶斋，生活当能正常起来。我搞资料，姜君辰负责。初接触两天，似还无大头绪，这种工作主要要靠自己。

来平三周了，除买东西外，成绩太少，——几乎是没有。买东西的事拖着，心总不安宁。加之不会支配时间，精力不够。其实我什么玩的地方也没去过，只到昨天晚上，感到一点寂寞不安，才与一个小女孩 (罗炳辉女儿) 去看了一次电影。

昨天去看牙，洗刷一次很舒服。医生说牙龈之坏，营养与不洁两个原因。他叫我前三牙拔去，我对于假牙总不大有兴趣，似觉不及自己的虽翘然而真的骨头也。你觉如何？即拔，也只愿拔去已活动的两个，还得留一个也。你意如何？趁现在手头有金，镶牙倒是一个机会。

这几天很想你，我忽然发觉从离延前不久直至我离开承德，我似乎变成一个没有感情的人，现在仿佛隐约感到也有点感情的需要。不晓得两人到了一起是否又会吵架？我现在也想不起我为什么要那样和你吵架，以及对于你对我的“好”毫无所感应？昨晚看电影，有一个镜头是主角抱着一支小牛犊，这种小生命使我脑子里一闪：为什么我打算把孩子生下来就送走呢？人不是也需要一点温情吗。这念头的一闪是否也算“资产阶级的影响”？确实，这些年的生活使我们的脑子确乎单纯了，除了工作（当然工作中偶也参有些个人打算）几乎没有别的要求。保持这种单纯是必需的，因为这对于我们，终是经过不少斗争、波折，才获得的一个收获（不知为什么写到这里我哭起来了）。

前晚，钱俊瑞拟电上张家口要干部，我曾非正式地提了一下调你。当晚回来，极想与他正式一谈。第二天早起，又是理智占了上风。我想，如果张家口派不来人，再请他们考虑你的事。这样并非完全为私，这边也确乎需要人。

但盼你勿想这些事。

我自己买了一口皮箱（真皮的），等下次有人时将给你买的那航空箱（轻的）带你。我还想给你买件皮夹克（才一万多元），五万边币折成法币，现在还有余钱也。

金价剧变，且无交易，情况你们从报上可见。公款金子暂时放着，物价也须观观风色，请告石夫。

照片洗好了，轮廓尚可见，寄你二张。准备送叶家一张。

你的身体起居如何？要学会“会”工作，不要死拼。天气是否暖和些了？多喝开水，吃鸡蛋没有？炒面还未放油？

你买的那条旧毛裤有机会卖掉它，可从此地买条好的，添不了多少钱。苑子纪带回的毛线如卖不掉，就请人给你织毛裤，卖掉就把钱带来。昨天托人从张家口买回蓝布，但颜色我不喜欢，等有便人带回来卖掉我自己另买。每尺只边币三百元，大概比承德便宜。

白羽回时，可将镜子、大白缸（漱口喝水的）、花布、纱布带我。

找琬姐的信已发出五封，寄到汉口叫弟弟寄湘。当会有消息也。

前天“××将军”派人来要我去跳舞（在他住所，并不是很多人的），我坚未去。今天他又半开玩笑地叫我去他公馆玩，我婉谢了。我已懂得应如何慎重处理这些事。刚来时，克农同志曾提到：“生活要严肃，已不是小孩子了。”此话虽无所指，但我仍感谢这提醒。女孩子处半封建社会完全不用心思是不行的。

这次信全没谈正经事，你来信吧！吻你。

《大公报》廿五日社论值得注意，时局可能澄清一些了。恩来同志日内来平，见到他将是一高兴事。

寄你的小猪应好好保存，我很喜欢它。“小儿子”的照片有妥人时仍带给我，哈哈！肚子里仍无动静，真怪事！

新

二月廿七日下午（1946）

1946年3月3日

附相片一张。脾气躁是件很不好的事，你为什么对我不发脾气呢？希望你对别人千万不可发脾气。

明哥：

已经搬到新华社自己买的房子三天了。我对这环境很满意。出宣武门不远，方壶斋九号。两层的洋房，前面有一不小的院子，有柏树、桃树，和两个大树，后面也有一个院子，有很高的葡萄架，松树。据左近的小孩说，还有沙果树，夏天他们常来吃沙果。我暂时一人住，今天就有一位女职员搬来。到这新房子以后，不免常常想起你：“假如你来了的话……”。我住楼上，对着楼梯口，两旁有走廊。只可惜太阳晒不到房里。还有抽水马桶与洗澡间，目前暂时没修好，尚不能用。在翠明庄天天吃鱼肉，白米白面，但觉没有味道，这几天自己厨子作的饭好吃得很。昨午我吃了四个馒头，晚上又吃了两碗饭。现在是每天——小米粥——面——大米饭，一星期一次窝窝头，两菜一汤，每桌（六人）每天半斤肉。我觉得我们吃得太好，这在今天的北平是上等伙食哩。

钱俊瑞的老婆从山东来了，同在资料室工作。我在重庆曾认得她，还处得来。这几天我们两个有“伴儿”，倒不寂寞。此外资料室还有两个女职员，一个将搬来同我住。等安定些，我也许与大魏（钱的老婆）伙喂一群鸡，一来吃蛋，一来准备秋天。最近五师有人从汉口来，汉口轰炸破坏很大，这次弟弟来信也可看到一些。加之生孩子正是汉口热的时候，因此，我现在倒想：如果到时妈妈与琬姐（想让她上张家口，甚至你自己）能到北平，则在此生最好，否则我自己上张家口去住医院。最好还是前一途，我想至少届时你可以来。决心不去汉口了，只把四妹先接出来。

已经开始了资料室的工作，分给我的是研究国民党区资料，又回解放社本行了。我倒愿意这工作，对于将来要跑外勤也有帮助。告诉你吧，这儿已去电张家口要你，大概承德不会放的。总之，自己还是照上信所谈，勿为此动。承德的事我想干脆卸光算了，想多做些事，固是好心，一方面要考虑自己能力、精力所及，另一方面，也不一定凡想到的事就能如斯作去。我想等这批铅盒子等完后，就基本上全部移交。除了工作以外，自己已读书。打算以后每周给你一封信，由星期一的飞机带（星期六与日可以写信与准备东西）。你的来信则大致是礼拜四为好。这样不致两信错过，各谈各的，也有规律省时间些。你看如何？我想把生活规律起来，来此后已能作到早睡。经你提醒，也准备常吃些水果与鸡蛋（青菜平常够了）。昨天买了两斤梨，大家吃光了。告诉你吧，给你买苹果那天，我很口渴，但终于只吃了一个萝卜而不愿吃苹果。似乎不大好吃了。

昨晚上西单买了《辞源》、《辞海》各一部，是一位同事（他是中国大学的老北平）带我到一家熟书店买的。两部共二万八千元，便宜得多。给你买了两条手绢。李风展给的贡枣你我各半吧，一并装箱内带来（这箱子给公家，以后再给你买）。

蓝布这次带回，不必去卖，麻烦得很，我看交给金钢，叫公家留用吧。被子这边发了，我只需买一毯子一卧单。把那件和服带来我作被面。毛线卖掉未？把钱拿来。带回法币四万三千元，是我的私款，你自己换成边币带来吧，我准备拿到张家口去入股。

余宗彦昨天到此，他大概始终未好起来。昨天田工说，他来此之前，已停工作一个多月了。田工工作倒很积极。

现在资料室人最多，看来对此工作有足够认识。昨看到全部《新青年》（五四时的），买不买？《黄远生遗著》与周托买书尚在寻找中。黄钢余款是否仍买胶卷？

盼告。

照一张好的半身像给我，一定！

以后寄报来时，按如下办：（一）封面写“翠明庄秘书处江辰同志收”廿份。（二）封面写“江辰转新华分社资料室舒同志收”廿份。（三）封面写“江辰转延安新华社陈克寒收”十份。可省我手续也。因现住宣武门外，执行部在东城王府井附近，来回太费事。

给你们寄报事，以后也打算交给执行部秘书处。这次订的报因各方面不就绪，乱，实际没收全。每次走飞机头一天，我仍得到处搜罗，颇费劲。

最近报馆人仍在忙筹备，关于形势没什么可告。前天恩来同志给执行部讲话，我们没听到。

前晚上叶家去了一次，叶老正与朋友在商量做生意事。老太太说：“人们都不愿做事，只有做买卖。”看到彬彬的丈夫，一个商人子，毫无头脑，似还不及叶老有思想也。二姐是一个世俗的人，她使我想起久已忘记了的一些人们，比如她说“元坤托朋友汇了几十万元回来”，“厨子去年和父亲闹别扭走了，现在有事才叫他回来帮帮忙。”岂不明明是用不起厨子了？我们的生活真是解放了。完全还了“人”的真相，不必在掩饰，虚伪上消耗精力。与外界一比，才显得出党是多么可爱的队伍。这几天搬到这边，就像一个家庭。我正读着茅盾的《腐蚀》，而那里面青年的生活则是地狱。

同志关系还好，深处则当自己更注意。这些人倒还爽朗，我就怕阴深的人。

二姐叫你打听一下承德高等法院程厚慈（据说是院长）是否已另有家室。因他来信叫他太太（二姐的朋友）去，她想打听一下，如已另婚则不去了。请负责办此事，速复。另打听首第模（又名麟生、刘梦香，女），她在延安五六年，卅来岁。父亲在平，是东北接收大员之一。

再见了。亲一亲吧！

新

三、三、（1946）

1946年3月1日—3日

第九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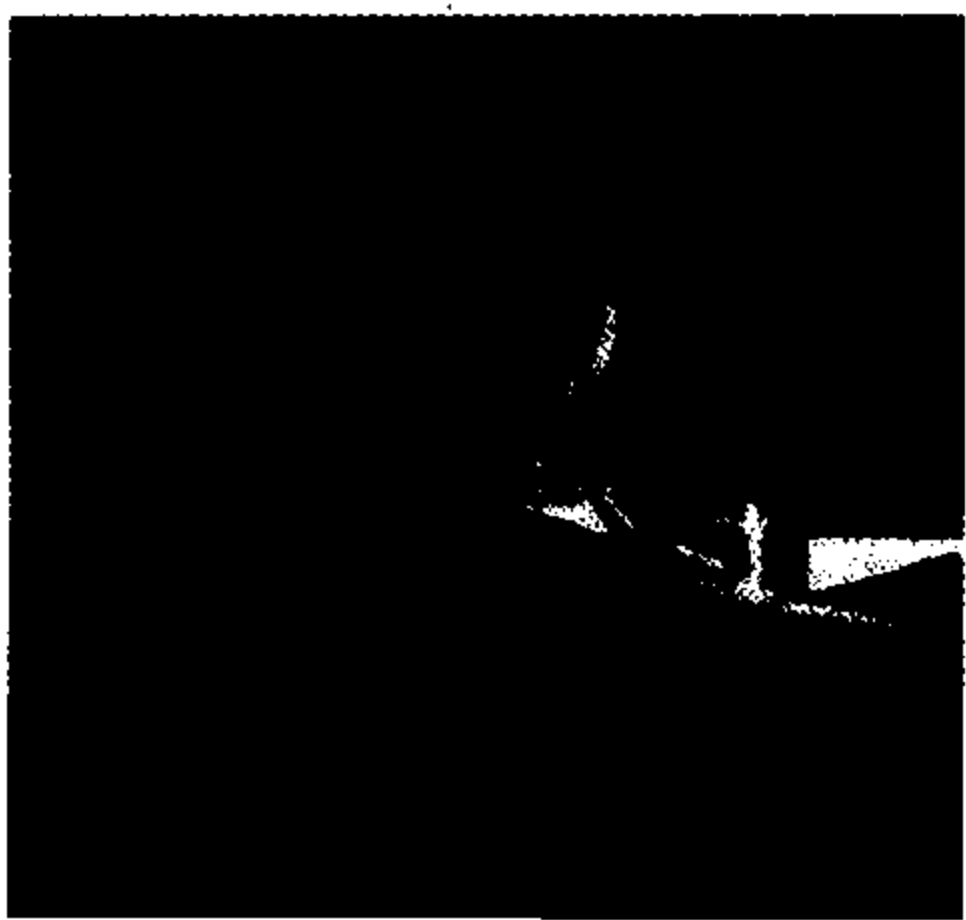
新.D:

这次该是第九号信了，上两次都忘了编号。

昨天和今天头很昏，做事不多。曾 out^⑤ 一次，现在好些了，明天可能就会好起来。

从交际处借来小组人带来的廿三日报，上有《整军案》及蒋在渝之东北谈话。我们今天才刊出，比人家慢两天。签字仪式登首条，而原文登后，我是极不同意的。但鲁坚持如此，我亦只好迁就，声明：“这不是原则问题”，且说人家报（即张家口、延安）一定方案原文放首位。今天从《华北日报》得到证实了，也许要等《晋察冀日报》来他们才会服气。这虽是小事，但也可看出他们对一个问题的根本看法（本末倒置）。当时理由是“不好标题”。不是原则问题，我现在学会一定的妥协，这是完全必要的。如集体办报（采通内勤）现大家自动提出，已实行起来。

蒋的谈话明天拟转用。总社来电要我们准备自抄中央社，以适应今天形势。



1946年3月李锐在承德冀热辽日报社办公室内

晚周建南来，谈及毛主席学习，说毛曾自习解析几何与微积分，找徐老谈。这种精神真也令人惊异的。想起我们现在如此年青，所担负的工作并不繁重，实在太惭愧了。最近每天看些书，但很乱，很无计划，也看得很潦草。必须定出计划来。我现在机会还不能算坏，各部门工作都已上轨，自己可以腾出一些时间来读书，提高了自己也就是提高了工作。初步想了一下，计划如此：一、关于时事，读日本投降以来《解放日报》文章与

⑤ Out: 夫妻间的隐语，指梦遗。

文件，特别着重政协决议。二、毛基本著作，《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政策部分，双十二事变后文章。三、《列宁主义问题》^①与《联共党史》选读，主要是建设部分。四、集中一个时候读完《思想方法论》^②。五、其他杂书。读书时间是上午。晚上不写文章则读杂书，晚饭后不散步也读杂书。今天粗翻了一下马歇尔^③的《二年报告书》，这个人有极高度的美国头脑（科学精神），可说博而广（原信为博而见——编者注）。政治上有远见——关于和平问题，原子弹问题。这本书你也应一读。那些战役经过可马虎过去（但如攻欧战之组织工作、战略布置等在外）。读这些书是开阔我们的眼界，知道我们党的事业离全国不远，但离世界水准则太远也。和周谈起，目前在科学上我们还拿不出很多人才，还无可使人心服之处。办报又何尝不如此呢？承德的报纸技术水准只够得上美国的1870年代。

好 mei，我们都切切实实工作，虚心学习，多读书。（延安五年读书太少！）几个月以后见面，两人都有一个新的面目。你还需读点科学书。——但小鬼直往大长，影响你的精神，又几乎忘了。所以我因比你进步得多些才行，希望以后很少或没有什么错事值得特别告你。

不要骂我昨夜为何 out，想入非非也。

鸡蛋只50了，准备以后每天一枚。有位仁兄注意了炼乳，但总不能列入“腐化”吧。昨天拿了2200元津贴，只此也够吃鸡蛋了。但想起前方士兵生活，还是很不安的。苹果当自吃一半。

你近日饭食如何，搬家后饮食怎样？关于生活起居，盼每信详报。写信与读信真变成生活的唯一享受（比你骂我……吵架好多了——笑）。

三月一日夜（1946）

这两天头仍昏，昨夜大雪，今晨未止。看是否与气候有关。

黄钢来又变卦，高文晋有肺病，鲁森身体也不好。因此今晨醒来，很想你能回来，但也只能是想想而已。

① 《列宁主义问题》：斯大林的论文和演讲选集。

② 《思想方法论》：全名《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延安解放社编辑的马恩列斯的有关语录。

③ 马歇尔：美国民主党人。1945年12月被美国总统杜鲁门派任为驻华特使，调处国共两党关系。1946年8月宣布调处失败。返国后任国务卿。

周张马^①飞张垣^②等地，有记者随行，谅你不在内，你会吃不消。见到周没有？今晨代替鲁编报（他去看病），以后每周应代他一两次。

竞如几次来信问药多少钱，我已告她是送她的。

月中将参加一次会，当可告你一些情形。此间大机构将有变动，说不定报名终将改成《热河日报》。这样倒好。此是后事，勿为人言。

三月三日午（1946）

一口气将与乔木及余（沫）两信写完，里面许多是感想，一时兴至，便写下去了。希望你看一遍，加以校正。

小徐^③来两信，你给她去信还快些。我待打听安林消息，再与她信。“想家”，这恐怕是通病，非独知识分子也。检查自己倒还好，你可去信婉转劝她，她与安林回南方其实不合适。

照镜子后，才发觉左眼竟陷下去一条槽，头昏与眼也大有关系。刚才饿了，煮了两个鸡蛋吃了。屋子静极，只有水沸声。今天很冷，风大。这样呆在这小屋内，“叫我如何不想她”！现在的消遣只剩下读读书了。想起北平，是很恋恋的。需要休息时，一同逛逛市场，多么想和你在南池子那样的街上走走（啊，现在树还没有发芽），到图书馆坐坐。

刘白羽明天走。相片附来，好好保存，这是绝品（二张切寄回，那张三个月的，家中还有）。《人民代表会刊》20本，分与各方。

北平小报还是寄一种来。《文萃》买到没有？附上姚一信。

为石夫买一枝鲁森那样的钢笔（《辞源》不易找，买一部好了）。其他书籍刊物经常寄都要封好。北平物价如何，涨到什么程度？你还需要这边的什么吗？

有好的工具书、地图，望买回。留一笔款定期购书报。

常识性的科学书你要买些读，也给我寄一点。

苹果还有半个，真是好物。你使得我好吃零嘴了。辣椒已吃完。

钢笔一支，笔头坏，附上一换，换不成就算了。墨水有便还买一瓶（记公账），公家用，又倒了一些。

① 周张马：即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当时军调处的三人小组。

② 张垣：即张家口。

③ 小徐：即徐瑞璋。

湘中信拟下次再写，你和婉姐写信未？

明

三月三日夜（1946）

1946年3月5日—6日，底稿

第十号

D. 新：

现在情绪很不平静，因为刚读完卡达耶夫的《妻》。

这个中篇太吸引人了，苏联的这一代儿女是这样伟大、这样可爱的呀！我之所以被吸引，是由于书中人物（彼特罗夫娜）的生活、思想与感情，对我非常亲切，能完全感受。“安德烈的死就是死，我的生活就是生活。有时候我觉得这个凄然可怕，但是我时常不想这个，我尽忙着工厂里迫切的工作。”“世界上没有在生命的面前不萎缩的悲哀。”只有坚强的布尔什维克才能这样做。

我知道你没有读过这本书，写这些你会莫名其妙，然而我禁不住要写下来。

不管具体情形如何不同，然而我是经历过巨大的悲哀的，这本书唤起了我的回忆：一九四三年四月到一九四五年六月，人生难得经历的两种大悲哀。我觉得这个凄然可怕，但是我坚信悲哀会成过去，我的生活就是生活（那个黯淡的岁月中我每天早起照样打八段锦）；我时常不想这个，我尽忙着迫切的工作，将我自己弄得很紧张（病发了写水利社论）——我在这样的情形中生活了两年多。当然彼特罗夫娜比我健全得多，我不能和她相比，但是我懂得她那种生活。

从第五六页到六九页之间，我几次噙不住泪水，现在心里还很难受。

卡达耶夫为什么要写这样一个动人的故事？他为何能懂得这样一种心理？

好新，亲爱的，不要以为我的回忆中有着对你的怨恨。我只是想起那时的生活禁不住难受，而这是《妻》引起我的。

悲哀是由于自己的忠诚受到滔天冤屈，悲哀是由于幸福的意外幻灭（我清晰记得联合国大会那天我偷着看你——你那天特别美，而感到的陶醉）。

好了，不谈这些了。我们现在不是这样美好、幸福、健康，愉快而热爱着吗！

只是有时想念得厉害，不能自己。——这样说是不过分的，我自己是这样感觉的。

单纯不等于去掉一切温情，爱恋的需要，我们又不是禁脔主义者。资产阶级才不懂得温情，那种温情是油腻的（想不出别的形容词来）。能爱才能恨，能生活才能前进。最伟大的人是最有人性的人，因此你应该承认你那些时候的变态（详细的分析，让我们见面，休息时你依着我的粗胳膊内慢慢和你谈吧）。维维，你说我现在还想说什么呢？温情两个字我曾连提都不敢提，你会想像到我写到这里心里多么难过吗？

三月五日深夜（1946）

昨夜的情绪随睡梦消逝了。为忠于生活，前两页仍寄于你，这种情绪我相信以后不会再发生。

照相事很早就打算了，摄者来过我又不在家。现在你该满意了，比你的丰富吧。这是四号一天拍的，原未打算拍这样多，因欲快洗出，就请拍了一卷（你买一卷十二张的胶卷，寄来还他们）。神情都还不坏吧，就大门口那张差。除在家拍的外，其余均在拐大弯去四区的那个桥及周围拍的。我自己按所喜欢的，标了号码次序，但不一定英雄所见略同。这里洗得不好，你都重洗一下，挑出一些送叶家和汉、湘。寄湘中的要挑那显得不太瘦的，后面写明日期和地点。如高兴寄我一两张也可。

想念、寂寞，这些都是共同心理，有这样一段经历对今后的共同生活是有好处的，会觉得能在一起的可贵。你和我吵得厉害的时候，忍不住想：让我一个人生活吧。现在一个人生活了，却是想念与寂寞的时常来袭。生活就是自我的不断斗争，在革命队伍中我们有了近十年的经历，时间不能谓短，我们已经得了许多可贵的东西，然而并不都自觉。我们两人之终能合作也是这种可贵之一。我希望我们都能为党珍惜这一份合作（多少可尊敬的同志为我们的事花过精神！），珍惜我们青春时期的幻想与恋爱，痛惜那三次为我们糟蹋了的小生命！我们为什么革命呢？为人民生活得好，为我们的后代更美。多看看那些小牛犊的影片，那只有好处，母爱能坚强革命的信念。该记得《虹》中的母亲和孩子吧。这是不会有冲突的，发生矛盾是社会经济水准的限制，以后经济条件改善，我相信我们会处理好我们的孩子和工作。你不爱听“MAMA”的声音吗？我在等着“PAPA”。

牙齿如拔掉比不拔掉好，那就拔掉。但镶时千万注意不要有金露在外面，那难看得很，我不要看。你不是天天对着镜子生活，我却会天天对着你生活，总以镶得

有八成像真牙才好，千万千万。

对跳舞那样应付是对的，这还不比在延安，克农同志话需时常记住。你有时兴致来了便易随性，无含蓄与自制。但如系一般场合，也不应与人难堪，你也是常能使人难堪的。多多发现和看重人家的长处，便自易和人处得来（我现在和鲁、林都很处得来）。这话说来易，做起来不易。你对那些较沉默，用心事多一些的人就常安上“阴深”。阴者有防人之心，心怀不测之谓。在今天的同志关系中，此种人是极少数，这与那种过度谨慎、狭窄等要区别开来。像鲁那样的人是不不少的，你就处不来，这中间你是有成见的。希望你多练习着看人家的长处，这样关系易处好，自己也容易进步。我们身上的优越感还是很重的，对同志不能有优越感，对旧社会则应有优越感。

读来信未提到我寄叶老等信，此次信物（大概是上星四，二、廿八）收到未？

箱子就留下这口算了，不必再买（将来出来再说），即开公账。金刚外出，布等已交光宇。因物价大跌，各货疲滞，东西均未卖出。银行即开，法币兑换率未定，二比一决不行了。听说竟一比一，但总比北平要好。现未换好，星期一再寄。卧单为我买一床。以后为我买物暂不寄来。我当然还是想出来，此间能否应允是一问号，也许根本不告我此事。当然我离此对这里是一损失，但依现在情形看，林、鲁有进步，可应付得过来。

我留下《辞海》，这是部好东西。毛裤就留下好了，再织很麻烦，恐不易卖出。穿在里面的东西，差一点何妨。你那些长裤，都拟留下，冬天作里裤，慢慢穿也。延安几年，对用物要求不高，有了节省的习惯。皮夹克买，不反对，但注意要大，样式要好一些。如物价仍涨可买，否则如真能来平，自己买岂不好。小猪无恙，只是桌子太乱，常找不见它。

我现在食欲中平，已改三顿。中午水汤稀饭，伙食原样，比起别的机关中灶，当然很差，但也就满足，不想这些。鸡蛋当续吃。但因早起迟，找不到一个适当时间吃。炼乳尚只吃1/4，哈利已每天吃（林倒去一瓶之半），这种东西想无甚作用。剃刀则还未用过。每晚睡得也不算太迟。水果你要多吃，对牙，对小儿子都有好处。

关于买物事，以后一概谢绝。公物也差不多了（就是字盒与几个真空管，只买那三个好了），你不必再分心。报纸刊物即托人寄。当然我要的东西除外，这是特权。

宗彦来一信，也提到想我去，真是冤家又要聚头？我来平事，如张家口电无效，可通过延安。此间机构有更动，抽出并非太难。两方都需要，则公私可兼顾也，一笑。真的，为什么我们要分开呢？一定非如此不行吗？

前夜周建南来谈到深夜，谈到我的结论，那八个字应提出意见，前四字是不能成立的，后四个字应加“客观上”。他写人家结论极多，甚有道理。那时匆忙，对这一段自己内疚很深，故大略过去。将来有机会应设法更改，这也是种实事求是。我们又谈到中国国情之复杂，在法庭与监狱到底应如何应付敌人，是一大问题，很值得研究。

晨醒，最易想你，每天如此。见了面要把你吻死，你准备着。

你的明

三、六下午（1946）

寄来的十三本《参考资料》，很可从里面得些东西，特别是他们研究材料的朴实态度。缺点一般都是啰嗦冗长。我觉得你还是应搞项专门问题（经济好，工业或农村经济），真下点功夫。我也想如此。如出来，就想搞工业，因自己多少知道一点。余宗彦过去常说“不要像吴敏一样”，其实吴还有外国文，我真是害怕这种半瓶醋的状况。

这次信写得太长，花时间较多，也许因昨夜一时感触而起。

下午派人将寄卖物取回，毛线难卖了，就留着吧。布大概便宜还可卖出。表亦取回，奇怪又坏了。现寄来，索性好好修好，要能走24小时。另配一带子（钢种）捎回与我。挂表夏季不方便，此手表亦是患难之交。修理费可开公账，这边再要他们扣我夜餐。

张垣入股很好，留秋季用。将来母亲出来也会要用些钱。现寄来，放在大白缸内。

又及 三、六夜

1946年3月5日—6日

第十号

新·D.M.:

现在情绪很不平静，因为刚读完卡达耶夫的《妻》。

这个中篇太吸引人了，苏联的这一代儿女是这样伟大这样可爱的呀！我之所以被吸引是由于书中人物——妻，彼特罗夫娜的生活、思想与感情，她的一举一动，对之非常亲切，能完全感受。她新婚后不久的丈夫在空战中牺牲了，她说：“安德烈的死就是死，我的生活就是生活。有时候我觉得这个凄然可怕，但是我时常不想这个，我尽忙着工厂里迫切的工作。”这是一首沉醉在自己伟大的事业中来与可怕的个人悲哀作顽强斗争的动人诗篇。“世界上没有在生命的面前不萎缩的悲哀。”这就是《妻》的主题，只有坚强的布尔什维克才能这样做。

我知道你没有读过这本书，写这些你会莫名其妙，然而我禁不住要写下来。

不管具体情形如何不同，然而我是经历过巨大的悲哀的。《妻》唤起了我的回忆：一九四三年四月到一九四五年六月，人生难得经历的两种大悲哀的生活。我觉得这个凄然可怕，但我的生活就是生活——那个黯淡的岁月中我每天早起在方尺之内打八段锦。我时常不想这个，我尽忙着迫切的工作——写《百炼成钢的晋察冀》，《新山东的成长》，后来病发写水利社论。——我这样的生活了两年多。当然彼特罗夫娜比我健全，我不敢和她相比，但是我完全懂得她那种生活。

从 P56 页到 P69 之间，我几次噙不住泪。现在心里还很难受。卡达耶夫为什么要写这样一个动人的故事呢？他如何能懂得这样一种心理呢？

好新新，亲爱的，不要以为我的回忆中有着对你的怨恨。只是因为这首动人的诗篇使我想起了那两年多的生活……。悲哀是由于自己的忠诚受到滔天冤屈；悲哀是由于幸福的意外幻灭（我清晰记得联合国大会，在台前我偷着看你，你那天特别美，而感到的陶醉）。

好了，不谈这些了。噩梦如薄云被阵风吹散了，现在是暖阳蓝天，万里无云。我们今天不是这样健康、愉快、幸福而热爱着吗！只是有时想念得厉害，不能自己而已。。

我们现在比过去真是单纯得多，但单纯不等于去掉一切属于个人的温情与爱恋的需要，我们又不是禁脔主义者。资级才不懂得温情（他们的温情是油腻而作呕的）。能爱才能恨，能生活才能前进，最伟大的人是最有人性的人。因此你应该承认你去平前这一个时候的某些变态——我总想着有一天，你依在我的胳臂内听我慢慢地分析，而你又开溜。

新新，你说我现在还想说些什么呢？温情两字我曾提都不敢提，而现在我虽有余

痛，愉快却已压倒了它。

三月五日夜（1946）

昨夜的余痛随睡梦消逝了。为忠于生活，这两页仍寄与你。这种情绪我相信以后不会再发生。下面谈些琐事吧：

照相很早就打算了，只是难凑机会。有次摄者特来找我又不在家。现在你该满意了，比你的丰富得多吧。这是四月雪后那一天拍的。原未打算拍这样多，因想快洗出，就拍了一卷（你买一卷十二张来还人家）。除在家拍的外，其余均在去四区的桥头一带。神情一般还好，我按自己喜欢的标了次序，但不一定英雄所见略同。这里洗得不好，你都重洗一下，挑出一些送叶家，汉、湘。寄湘的要挑那未露颊骨的（那张房间内的正面像好），后面写明日月和地点。也寄我数张。

想念、寂寞，这些都是共同心理。有这样一段经历对今后是很有好处的，会觉得能在一起的可贵。你和我吵得厉害的时候，我忍不住想：让我一个人生活吧。现在一个人生活了，却是想念与寂寞的时常来袭。生活就是自我的不断斗争，在革命队伍中我们有了这十年的经历，时间不能谓短，我们其实已获得了许多可贵的东西，只是并不都自觉。我们之终能合作也是这种可贵之一。我希望我们都能为党珍贵这一份合作（多少可尊敬的同志为我们的事情花过精神！），珍惜我们青春时期的幻想与恋爱，痛惜那三次为我们糟蹋了的小生命！我们为什么革命呢？为人民生活得好，也为我们的后代更美。多看看那些小牛犊的影片，那只有好处。母爱能坚强革命的信念。该记得《虹》中的母亲和孩子吧，这是不会有冲突的。发生矛盾是社会经济条件所至，以后经济生活改善，我相信我们会处理好我们的孩子和工作。你不爱听“Ma, Ma, Ma”的声音吗？我在等着“Pa, Pa, Pa”。

牙齿如拔掉比不拔掉好，那就拔掉。但镶时千万注意不要有金露在外面，那难看得很，我不要看。你不是天天对着镜子生活，我却天天对着你生活，总以镶得八成似真才好，千万。

对××那样应付是对的，这还不比在延安。克农同志话需时常记住，你有时兴致来了便易随性，无涵养与自制。但如像一般场合，又不宜与人难堪，你是善于使人难堪的。多多发现和看重人家的长处，便自易和人处得来（我现在和鲁、林都很处得来）。这话说来易，做起来却不易。你对那些较深沉，用心事多一些的人，喜称之为“阴深”。阴者心怀不侧之谓，在今天的同志关系中，此种人是极极少数。这与那种

过度谨慎、狭窄等要区别开来。像鲁那样的人是不不少的，你便处不来，似抱成见了。看人要从历史上来看，练习着重视人家长处，这样便易与人处好，自己也容易进步。我们身上的优越感还是很重的，对自己决不能有优越感，对旧社会则应有优越感。

读来信未提到我寄叶老等信，还有石夫与你信。此次信物（大概二、廿八寄）收到未？

箱子就留下这口好了，不必再买，即开公账。金刚外出，布等已交光字，近来物价大跌，各货疲滞，东西均未卖出。银行法币兑换率未定，听说已一比一。我留下《辞海》，这是部好东西。毛裤就留下，不易卖出，再织麻烦，穿在里面东西差一点何妨。你那些长裤都拟留下，冬天作衬裤，慢慢穿。延安几年，养成节省习惯，舍不得用好物。皮夹克如买注意要大，样式好一些。物价仍涨则买，你瞧着办吧。如真能来平，自己买也好。小猪无恙，只是桌子太乱，常看不见它。

我现在食欲中平，已改三顿，中午水汤稀饭，伙食无改进，与别的机关中灶比，当然差，但也就满足。鸡蛋日贱，在吃，但因迟起，找不到一个适当时间吃。炼乳已吃一半，哈利巴每天吃，这种东西恐无甚意思。剃刀则还未用过。每晚睡得也不算太迟。水果你要多吃，对牙，对小儿子都有好处。关于别人托买物及公物事，一概谢绝和基本停止（真空管只买那三个好了），你不必再分心。报刊即托人寄。当然哥哥要的除外，这是特权。

宗彦来信，也提到想我去，真是冤家又要聚头？我来平事，如张家口电无效，可通过延安。此间机构会有更动，抽出并非太难。林、鲁有进步，可应付得来。此间当然不会放，两方都需要，公私可兼顾也。真的，我们一定非分开不行吗？

前夜周建南来谈到深夜，扯到我的结论，那八个字不妥当。前四字不能成立，后四字前面应加“客观上”。周写人家结论甚多，谈来有理。当时看时，因久存内仄，大略过去，将来有机会应设法更改。我们又谈到中国国情复杂，在法庭与监狱究应如何应敌，实一大问题，很值得研究。

晨醒，最易想你，每天如此，十分难耐。见了面真不知会如何把你吻死，你准备着。

你的明

三、六下午（1946）

下午派人将寄卖物全取回，毛线难卖了，就留着吧（是否还寄你？）。布大概便

宜还可卖出。表亦取回，奇怪竟又坏了。现寄来，索性好好修理一下，要能走24时。另配一钢种带捎回与我，此表亦患难之交。修理费暂开公账，这边可扣我夜餐。

张垣入股很好，留秋季用。说不定将来母亲出来也会要用些钱。

寄来十三本《参资》及《上海产业与职工》，给你参看，学习如何搞材料。我觉得你还是应搞项专门问题（经济好、工业或农村经济），真下点功夫。我也想如此。余宗彦过去常说“不要像吴敏一样”，其实吴还有外文，我们真是半瓶醋。

法币以一比一从家中兑了三万元（此值决不会再高了），连我的稿费等七千元全寄你，余续寄。

三、六夜（1946）

我在核对打印好的信时，发现帮助我输入那一本信件的奚青先生漏过了上边的两份底稿。他也许以为都是一样的，没有必要重复输入。我把两封似乎一样的信逐字逐句地对照了一遍，发现它们其实不尽相同，并肯定地作出了我的判断——哪封是底稿，哪封是真正发出的信。我觉得很有必要把父亲的底稿也编进来。——编者注

1946年3月10日

华山曾寄来一信与一稿于我，据他说稿已同时发电承德。这边我交新华社用了。另外他来信的意思似想与我直接联系（原信丢了），我觉无此必要。他应与你们联系，经北平转的信也不必经我（我已属平社工作），经由执行部转反快。我觉得他似有出外闹独立性的“倾向”。你们不是要他回去一次的么？

——又及

明：

飞机改成每周一班，你大概知道吧。仿佛隔了很久没见你来信似的，你一定也有同感。

一周以来都是突击剪贴报纸，资料的研究工作还未着手。前几天为了赶写一篇三八的文章，深深感到脑空笔涩苦得很。读书，一直没搞起来，不知怎的，晚饭后

一晃就要睡觉了。白天则全在办公室无时间读书也。而且觉得整风以来把看书的习惯（从前至少还看小说吧）全整掉了，待慢慢重建吧。

关于形势无甚传达。国二中全会闹得很凶，你从报上可以看见。在二中全会未完以前，我们是沉默等待，避避这反动的浪头。这边日报尚不出，即因此故。

宗彦已来此，他有一信给你，见到否？他极盼你来。我和他都向钱俊瑞提到。后天姜君辰去张家口，还再提到调你。决定当然在于分局，我想。其实如改成热河的报，何尝不可以抽出你来？但仍盼你安心等候决定，勿多想也。

接到爸爸的信，有些感动。这两天想抽空返汉一行的念头又炽，已向领导提出，如不获允，则最后断我念头也好。如蒙允，大约下周四可去，一周后有飞机返平。届时如已探得琬姐确址，也许往湘一行。但党如不允，我即会永不再想了。如我走得成，你也不必告人，怕影响一些人想家的情绪也。

昨与梅姐去检查了，是华北有名的妇科医生。她说发炎不要紧，只是心脏不大好。开了两味药叫常吃，也不知是否治心脏的。孩子还未见动，真怪，快四个月了。

连下了两场雪，今天又阴天，很冷。

这次的报不全。你不知道，我订的报因为多次搬家，经常只能收到《华北》、《世界》与一份晚报（近日收到《大公》）。又不如在翠明庄，可搞到全的。就这样，等下月，一齐交翠明庄办了。弄到一份民盟机关报《民主报》，可常寄你。

上次姚冷斋^①的信颇使我不快，英文书根本买不着，有的东西他自己不写清楚，如三月的电流表，是交流电还是直流？而且我已开始工作，只礼拜天才有空，路又远。现在已无钱了，结存的款子将全用在铅字盒子上（已订好，约三周后起货）。等这批东西好了，我想将账总结一下，交清完事。从此与承德无关大吉。烟斗等物恕不伺候了。我给你买小东西，那是因为你是我的丈夫——私事也。别人我实不堪其烦。

上次带回法币四万多换边币带我（囑交际处千万勿丢了）。这次再寄二万三千元，仍为私款。你自己去换了寄我，免得别人又多生想头。我想等换成法币后再寄你换一次，然后以边币到张家口去入合作社，以备生孩子后用。

我很好，就是生活不够规律，晚上如想事则失眠。第二天又起不来。

昨买了一床双铺俄国毯，是石夫等允我报公账的。毯子很大，只等你来呢，哈哈。

① 姚冷斋：范元甄2月12日的信提到一人名：琅斋，不知与此处的姚冷斋是否为一。

怎样，生活得？还烦吗？头昏不？你能来就好了。鸡蛋在吃吗？望勿中断。前托张家口买糖的人，据说已回平，但不来找我了。也许是存心“混账”，奈何不了她！

前所提《新青年》买不买，盼告。

附叶信及家信。梅姐送我一件蓝布大褂料，我准备买双鞋给她女儿。

新

三、十、下午（1946）

照张好的半身相给我，底片寄来我好放大。把和服和那块红缎子（窄面的）寄我。有便人把大白缸，镜子带来。

1946年3月9日—10日

新妹，亲爱的：

以后每星期一一次飞机，我们只能各谈各的了。其实只隔一周，我们要求太奢也。

这几天很冷，昨天又下了雪，终日不能断火。刚才去新华楼跳了阵舞回来，女的少，音乐也差，运动运动而已。

昨天进宫^①，和赵谈很久。张家口电未接到（另有北平要记者的电），他说，也许张家口不同意，就不打来了。看样子，尽管会有变动，目前是不会放的。我提到延安，他说中央要调只得服从。对于二中全会后，干部将有大调动调整，看法一致。北平是否向延安去电呢？原印票子机器进张家口，那个印刷局合并报社，据说赤峰有从辽西撤回全部器材、干部，亦拟全运回，扩大这边。印务改为企业化，商营。这里事业大有发展，这是一个独立的局面，自己的，也是一种锻炼——真的建国事业。想起这些，似有些留恋，但想起另一面，又还是早出来为好。因工作日渐加多，目前还能安得下心来。昨夜赶写了篇社论（第二次写，东线停战问题）。近日要准备总结些工作和意见，分局、省委都要开会。

二月廿日新华有王学会一专论《由解放区土地改革来看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

① 进宫：指去驻在离宫内的冀热辽分局。

的前途》，文中开始即引用了我那篇《农民在解放中》（《群众》十卷十九期转载了，弄一本与我）的材料。因此引起我在延时未完成的写解放区八年农村经济变化的计划来，现在手头无材料（我已做了许多卡片，都留下了），不可能续写。但比较八年中三个中国的情形，那文还是可写的。写此文动机很久，曾有好几夜未睡好（还在大病之前）。现在决心抽时间写出，寄延、渝发表。《参资》十三本就不能全寄你了。写作的欲望是非常重要的，不知你有此经验否，日夜想它。

你到北平写过东西没有？看了周而复^⑤的《北平见闻》，不及子冈。刘^⑥的《赤峰五日》，亦平平。也许是自己眼高手低，如有时间探访，写一篇好的承德通讯是有把握的。妹，多写文，能否寄一篇你的北平观感回来？

共用四万法币换了四万边币（今天又听说竟为法二边一的比值了，张家口法三边一，连家中原有法币已全交贸易局换去了）。黑布六尺，蓝布丈八，每尺410元，共卖了9600元，连同稿费，这次共寄你边币五万六千，凑一个大些的整数存到张家口最好的合作社去吧。

买的订书机及丸药物清单记得付回（药林拿去一些，一并上公账好了，已告金刚，还有烟斗）。为石夫买的钢笔买好未？托刘带回换的一支带错了，那支是好的，坏的这次寄来。

三、九夜（1946）

天气仍极冷，又似要下雪。整日呆在家中，头闷也有原因。今天为你弄好腊物，尝了点剩余，味道真好。还留有一半，过一个时日再装这么一筒来（筒有便捎回）。

今天已看了些材料，明天起，着手动笔。但省委会一开，恐又得拖下去。外面的社论多读，对自己写文有好处。最近写东西觉较顺畅，《党坝协定》这篇就花时间很短。平时多用心，有好处。将来出来后半夜赶文，可能应付得来。



1946年3月李锐在承德冀热辽日报社办公室内

⑤ 周而复：作家，著有《白求恩大夫》，《上海的早晨》等。解放后曾任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对外友协负责人等职。

⑥ 指刘白羽。

这次寄物清单，七日晨写的信已详（在交际处）。稍有变动：钱改为 56000，《参资》十本，增腊味及周建南的信，另附法币一万元，是丁文发慰劳燕大款（见十日报），将报并款一并转渝好了。

你们在平有星日吗？我现感觉有周末的必要，太无休息是不好的。我现在真是过得糊里糊涂，不给你写信，又不知道今天是星日。

物价还在跌，伪币都不敢要了。市面冷清，都不愿买物。我买了三斤梨，150一斤，鸡蛋百元三个都可买到，以后鸡蛋当不会间断。消化很好，肠病大致已好，也许伤寒起了副作用。现在决心不想着短期内能出来，否则真是不安得很，难耐得很。年纪大了，反而如此缠绵，这次也许与小儿子有关。去医院检查没有？北平有专门妇科医院，不是自己医院，是不是很不惯？我真不应该不在你的身边，现在想着宁肯受你发脾气，还是不远离的好。

家里有信吗？四、五还是都出来的好。飞机能不能带？也许因距离近了，对汉湘都关切起来。

最近读什么书？仍在读《思想方法论》，读得很少。斯诺《苏联游记》快读完，想读《美国史》，我们应该更多知道美国，将来会与我们有直接关系。要和你装箱了，不再写了。紧紧拥抱你。

你的明哥

三、十夜（1946）

要不要这样的纸？

██████████

1946年3月16日

明：

因为这次飞机隔得太久，星期二我亲自上翠明庄去接东西。果然不出意料，这次空前的丰富。也有出乎意料的，是你竟把那些腊物带来。吃是好吃，只是不该带来，因为我在此地如果想吃，是很方便的。应该留着你自己吃，下次不必再带了，否则我会退还给你的。知道了吗？

最近有两次传达，可以告你。一个已经隔了几天，系统现在已记不大清楚，且

就所能记忆的写你吧。

一个是关于东北问题：东北问题的本质是美苏关系问题，而其中心又是经济问题，而不是军事政治等其他。尚在雅尔塔协定之前，美国正处在对日作战的失利时期（硫磺岛之役），这时急于要苏联参战对日，在美苏间遂有默契：美承认苏在欧洲的领导权，苏承认美国在远东的优势。但必须保障苏联在远东的边境安全——东北。美国对这一点是同意的（我想是表现于长春路、旅顺、大连等中苏条约内容上吧）。这种同意不是由于它对苏的友好，而是由于它对其资本力量的自信。它相信可以在经济上控制东北，这样，要用以反苏时仍是方便的。

所以，今天苏联不在于驻兵东北，有了长春铁路（此路已改宽轨，可与苏维埃远东的铁道直连），随时可以要来就来。重要的是如何抵制美国的经济力量进入东北。所以苏联将东北一切重大工业的设备全行搬走或拆毁（这一点我们过去是未认识到的，仅只从不给国民党或者“苏对占领区政策”，“苏国内需要”等等看），这样就保证了东北不致在短时期内，让美国的资本利用日本的工业基础将东北建设成反苏的根据地（东北原有军火生产力是可怕的）。所以在最近的局势中可以看出，美国对于东北撤军问题并不说什么，可是对于东北工业的问题，国务卿贝耐斯就哇啦了好几次。

因此，我们对东北的政策重心亦将不置于军事或政治，而是怎样能使东北在苏联的经济力量合作下建设起来。所以，在整军方案中，可以看到我们的让步比全国其他地区更大——比率还不到五分之一。在接收问题上，有好多地方苏联曾经交给国民党的接收人员，但是他们接收以后用保安队乱搞一气，苏质问，他们又不敢承认。好，不承认是国民党，苏联就杀其坏头，红军又开进去。有的地方甚至如此反复至再至三。

在宣传上，以后我们要提出强调中苏合作建设东北。但在技巧上应讲究，应有步骤。开始可一般宣传欢迎外资的问题（这里还提到须要好好研究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实业计划”等，细心发现他的可用于今日的部分）^⑨，逐渐领导至在东北特别需要与苏合作。如果东北成为苏联经济力量支持的，这就是决定的因素。等到美国国内发生经济恐慌，无暇他顾时，东北的问题就好办了。

^⑨ 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即《建国方略》中之《物质建设》部分）的“篇首”，为《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书》。

说到国共合作的问题。这次马歇尔赴延时，毛主席曾经喊过“国共合作万岁”的口号，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真可能合作到万岁？这里就应该对于目前的政策作本质的认识。所谓国共合作，主要是与蒋合作，这并不是蒋本人是民主分子，只是因为今天条件下有民主化的可能，其本质是不变的反民主的（今天民主化一点，他可以作“统帅”，否则于他更不利）。如进一步认识，与蒋合作实是为了等待与争取那些对蒋还有幻想，还未最后撇弃蒋的人民。“国共合作万岁”是表示我们有合作诚意与决心，只要你进步，民主些。此即所谓洗脸政策，洗给老百姓看，在洗脸时指给人民看他脸上的污秽，而决不可反替他涂脂抹粉，决勿重复抗战初期的错误。这一点我觉得在宣传上应特别慎重。争取蒋，但决不能在人民中增加一分一毫对蒋的幻想与错误认识，你应特别注意。

今天捧捧马歇尔，一方面因为他今天极要装着公正的面孔出现，就争取他真正“公正”。同时，他的出面实际还代表着苏联的意志。他如果过分于蒋，则苏联即会出来说话。苏联今天对中国的事不发言，让马出面，实际这比发言更有力量。马对蒋是有力量的，他今天兜里装着十五万万美金，蒋介石照他办，这钱就可以拿到手，否则就不行。

反苏反共，美国难道真反对吗？不的。但有一定限度，蒋亦如此。各地游行叫口号，骂苏骂共，蒋与美国也爱听。但超过一定限度，打《新华日报》，闯入执行部，弄得可能引起共产党翻脸，这就不行了。据说执行部事件后，马曾亲到蒋处大发脾气，宣称：“这样闹法，我明天就回美国。但我明白告诉你，我回去之后，美国没有再合适的人足以代替我的职务。”蒋只好唯唯。但俟马走后，觉得太受挟制，立时拍桌大发脾气：“这像什么样子？”但又奈何？人家口袋里有十五万万美元！

这次传达还说了些别的，我现在想不起了。昨天传达了一下总的形势：二中全会上，反对政协决议的 C. C. 与黄埔大肆活动。C. C. 集中于反对宪草修改原则，黄埔集中于反对军事决议案。还有一说，陈诚等军人曾发组签名运动，反对整军方案。这两派又集合起来共同反对国大代表补选的办法，他们要增加代表名额和把握补选的代表。这样，使我与民盟的四分之一人数的否决权枉于乌有，又集中打击政学系与邵力子等民主些的分子。会议开始时反苏空气是很浓的。但最近美国有一个代表团到了重庆，公开表示：“如欲美苏在东北打起来，是幻想。美国今天的注意力不在东北而在伊朗。”这使得二中全会的空气为之一变。

总的形势所趋还是我党所坚持的方向，但短时期内时局还会是一个拖的局面。不久以后大局总会开朗，但在这之前甚至还可能有个别不利于我们的波折。如二中全会个别坏决议（这是我想的）。

另外谈到执行部最近一时期的工作——关于恢复交通问题。直到近三天以前，几乎这项工作没有进展。国提出恢复交通，我提出不但如此，且应是开放交通——拆除一切封锁碉堡。就这样相持不下，你不拆，我不修。最近中央来示指出，我们对于和平团结必须采取积极态度，如此针锋相对，相持不下，怎能表现出我们的积极呢？所以最近有些改变，用先修一段（平绥路）来争取他拆毁封锁，这样表示诚意。在国不肯拆毁封锁时，我们也不再紧关大门，而是开半扇门。但也不可全开，因为这样作是为了推动他作他该做的事。他如作了，我们则再多作一些。据这次恩来巡视各地，检查执行部成立至今，各地各级干部在此次合作谈判中，右倾的危险几乎没有，在某些问题上多少还有些左的倾向。我想，这是三年来阶级教育的成绩，全党对于中国大地主资产阶级是有明确的认识了。

不久前饶漱石回延，毛主席曾向他谈到：中国革命已经历了北伐、苏维埃、抗战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中，革命是以武装斗争为主，并且历史证明我党已能胜利地掌握这一武器。但今后进入第四时期，和平建设时期，这将不同于前地要以和平斗争为主要武器。我们如不善掌握这种斗争，则我们纵有以前胜利，仍将难免失败。只有再学会这种斗争，加上我们已有的经验，中国革命才将是无敌的。明，这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应该谨慎小心地学习掌握这新武器（武装斗争就我们自己来说是不会的）。我仍想起鲁森在停战会前后的情况而有感：对新事物的敏锐感觉力是很重要的。

饶政委又特别提到，在新形势下的工作方式与作风问题。他说，若干年来我们在根据地锻炼成一种很好的作风：切实埋头苦干，不务虚名，不出风头。但在新的环境，却又有了新的要求。需要大刀阔斧，需要为党出风头，出名。因此提到多写文章，多活动。他说，在根据地那样作，是合乎马列主义的，在新环境另作一种作法又是合于马列主义的。在这里，将要求高度原则性与灵活性，立场与斗争形式的巧妙结合。

饶对于白区工作是很有经验的，且很细致，领导是强的。关于我们目前的工作，他所给的方针是：稳步前进，将三日刊出到形势开朗时，日报就出来。这期间全力

进行准备工作，使我们在各方面不受到损害，这就是大胜利。如果现在贸然出日报与反动气势硬碰，弄得封闭掉则不是成功。据说这次党章上特别写到“要善于绕过暗礁”。明确的方针，熟谙的策略，不失去立场，但不吃眼前亏。我们这几年“立场”是多少知道一点了，但政治上之幼稚则可以。光有好心，“立场坚定”，是不能完成任务的。抗战八年，武装斗争没学会，今后得好好学会和平斗争了。

我每次花很多时间给你写下这些，希望你不止一遍地读它们，并在解决具体问题时常想这些。这样锻炼在处理问题时有原则头脑，把日常工作提高到原则高度。所有的传达都不是笔记的，我写出的因而多是我所领会特深的东西。

又谈到你的工作。出来，是能发挥力量的，而且你之终将出来是确定的。我现在倒不急于你出来的时期，因为出来以后再想现在这种锻炼机会就难了。根据地，这终是屁股所坐，根本也。多在根据地呆呆，体验一下每件事是经过如何艰难，人民血汗，对于立场的锻炼，基本观点都是有好处的。而况，最主要的是决定于党的需要。你给宗彦的信说懂得了“困难”二字，我看真懂得恐还远，碰到了触到了这两字倒是真的。三四个月为时还太短，经历一年半载自己碰钉子倒也好。就从两人来说，想念固然是，但如两人变化不大，碰到一块，不免又吵。等到变化再多点见面不是更好吗。说起来想念毕竟比吵架有味，是吗？哈哈。真的，姜君辰去张家口调你去了，也许不行。有机会我再提，但基于上述认识，我不催。你大致同意吧。

最近受了秘书长^①几次夸奖，他已看到我整风后的改变。这夸奖不致使我忘形，你可相信，它将是在我懈怠时的鞭子。这些时晚上上床往往不能马上入眠，想到承德一段，为什么那样放任？实在有很严重的个人主义，觉得无人识我，这潜意识与其他因素混在一起。你要分析我，我决不开溜。但希望你能有些新的与更深刻的意见。

秘书长大概想培养我干他那一行，他叫我把孩子生了还是跑外勤。我倒愿意，反正只要党需要，我不管搞哪行。但必须要认定一行搞下去了，已不能再朝三暮四了。

秘书长慨然允诺接元坤出来。只要她机遇好，飞机有便，很快就可来了。他的允诺之慨也使我很不安，我感到这是一个很大的个人要求，虽然与党的利益不冲突，

^① 秘书长：指李克农。

但总不习惯于向党提这些。我想这种对于个人私事的胆怯是应保存下去的。个人要求，是很易潜滋暗长，趁机即出的东西。报馆要实行薪金制（这事在承德勿谈，环境不同，恐影响一些人），我已打算好，元坤来作一点技术工作，同时补习英文或一专门技能，这样半工半读供她自己。我自己再节省些，辅助五妹在汉的学费，等交通恢复时，元坤也惯了，把她两个送到张家口去。秋后很希望你母亲出来，我们两人的收入总可养活一个母亲。琬姐，实应解放了。既不增加党的负担，是可以这样做的，我想我可以作一个使老人满意的媳妇的。杨赓说母亲曾与灼夫妇在桂林同住一时，不欢而散，对小白甚不满。四妹的信寄你一看，她们这几年生活的改变，使我重新生长一种新的感情，我相信她们小姐气已不重了。“除了吃饭，是不花一分钱的。”这是你过过的日子么？担水、纳底，难怪她可以写出：“我们都不能生产”的句子。附黄乃信，他要的东西当照买。

你的照片分别赠叶老及汉口各三张，明天再去印，并挑了我所喜欢的去放大。宗彦对你似有很重感情，极想你来。我说：“来了到一块好吵架是吗？”他说：“出来了就不会了。”这人很有趣。

找到了《远生遗著》^④，该是份不小的礼物吧。我已托书贩继续找清末民初各种史料书，你不是有过这方面兴趣吗？这部书才一千二百元法币，实不贵也。北平到底还是一个文化城。

一罐奶酪，你自己吃，不必给人。今天发给我一件衬衣，给你穿吧。毛线等四妹来了再拿来，让她给你织。

昨晚大雪迄今，院中雪厚积尺。如果你在，我会要你陪我上中南海玩去。到现在我哪儿也未玩过。明天照相，再寄你。

白羽带来那支笔恰巧不能灌水，也换了一支。头前那支是你们摔坏的，我买时每枝都检查过。明天去换换看，说不出口也。烟斗与石夫笔带来。关于垃圾那篇小东西很好，应多如此利用外报。《解放日报》与《新华》当再交涉，延安言而无信，奈何。

儿子已不时撞冲。是岁数大了吗，这次对于他已有完全不同的想法，因而对身体也不敢大意。

^④ 《远生遗著》：著名报人黄远庸的通讯报道集。商务印书馆出版。

读《妻》所感，是很自然的，我也曾想起那段不愉快的事流泪过。将近一年，我们对于那一段清算得不够，这也是格格不入的原因之一。关于这，写来太长，下次谈吧。最近，想起狮子沟那天的情形以及报社几晚，我就像看见你瞪着莫奈何的大眼睛望着我，心情很难过。躲开它，明，还是不写吧，等躺在你怀里时谈吧，也许一夜也谈不完。总之，你对于我的感情是经过考验的，我今后当懂得尊重它。而你对于两人生活也有很重要的新的了解，领悟与要求：“生活，感情，工作都需要你。”而不再是“管各人生活”。当然，绝不是说没有这，人都不能生活和工作。而是，既在一起，就应对生活与工作是有意义的。

这信昨晚写到今晚，边写边吃腊物，吃得太多了。

在读《出卖上海滩》，读完寄你，是一本好书，上海职工当读。关于你的读书也有意见，以后谈吧，写得累了。

昨天传达后，写文念头很高，等写好后再告你。

再谈。

你的新

三、十六、夜（1946）

1946年3月17日

明：

昨晚写信至十一时多，熄灯后不能入眠，几乎半夜没睡。想你，也想着妹妹的事情。近一个多星期都是这样，仅仅每晚程度不同而已。

今早，雪仍未住，我踏着雪从宣武门外走到东长安街南河沿送寄你的东西，又续绕到西四牌楼给你买奶油。原欲带奶酪，但不好带。知道你爱吃苹果，但嫌太贵，暂未买。以后想常给你吃奶油，你就着炒面吃吧。如果边币一直高于法币则将钱换成法币带来，在此地买吃的寄你。

石夫钢笔与姚烟斗皆买了。告诉你，我已获回汉一行的机会，专机，两天往返，可带元坤来。大约总是两三天后动身。

上次寄回法币贰万多（大信封）收到否？如换边币不便就算了。

余再谈。

新

三、十七、补（1946）

1946年3月12日，信底稿

第十一号

新宝宝：

昨天上午下雪，飞机没来，真没料到今天竟又如此大雪，几乎一尺！明天该是好天气了。

你知道我今天完成了一件多么伟大的工作？除必要事务外，一分钟也没休息，终于在掌灯时完成了：将你在延的信和所有日记整理装订了。信按整风前后，贴成两本（油光纸，精致得很）；日记则按时间和原式样分别订成大小数本，封面都极别致。最难整理的是信，有些弄不清日月（年好分别），必须从内容来判断、猜测。天镇前之落水，有些被浸坏了。

在整理的时候，虽未沉醉在回忆中，但心情是沉重而激动的：在延安的几年，哥哥辜负了 Mei 的期望呵！特别在整风后，“你不知我曾伤心到什么程度。”过去我不老实承认这个问题，今天却有最痛最深的体会。新新，你是否已完全原了我？

单就两人生活来说，你确比我认真负责得多，这只要将信一比较就知道。你的生活、思想和感情活跃在纸上，而我的大多是一些潦草的便条。所以我也无兴致去整理它。你的信和日记里面有许多极可宝贵的对己、对事、对我、对俩人生活的记录（我的也有一些）。特别是对我的，对我们今后是很有意义的。我将当作读书一样来读它们。今天走马看花翻的时候，有些使我读了脸红，有些使我难受，有些使我发松，有些使我甜蜜……关于共同生活的处理，你有许多好意见，譬如一九四二年四月廿二夜你写的信重有这一段：

“夫妇间一定时期（应加上：一定修养）应有一个人走在前面，有更多东西，能给另一个以追上去的刺激，能给另一个一些帮助，这样才是具体的进步，这样相互间才永远是满足、幸福，觉得生活是充实有生气的。”

你看，你说得多对。新，我们以后一定这样做。以后，特别你谈到的我的缺点，我今天还依然如故的，当抄上给你看。我们的信和日记都是我们的生活的忠实记录，惩前与能毖后。

非常奇怪，今天我好似在一种狂热的初恋状态中，好似活泼与年轻了，这是什么原因？过去我从来没这样意识过：你曾是那样热爱我的，那些字句今天还（原信此处空一字——编者）人，像捏着一团火一样。我感觉得幸福。我为我今天懂得应如何爱你，如何决心赔偿你过去的“伤心”而自安慰起来，而真正愉快。这在我是一种空前的觉悟。我过去糟蹋了你的爱情。新新，你懂得我现在的内疚和快乐吗？我很不会表达，我就无法表达我现在的心情。你过去写过我“笨”、“傻”，我今天还是“笨”，还是“傻”，怎么办？读这些信，我真痴得像贾宝玉了。我整天对着你照片发痴——那是“千秋”照的维维，压在台玻璃下面：她似笑非笑，故意惹人。还有那张穿着新大衣的，神气十足地望着我笑：哼，看你还想不想一个人生活！你这鬼家伙！

你不要骂我光想老婆，没出息，今天没做正经事，这样你就冤枉了人。想你是想你，做事是做事，在这一点上还够资格。情书明天再继续写，想睡了，到床上慢慢想想你。

三月十二日夜（1946）

1946年3月12日—17日

第十一号

三月十二日夜（1946）

新宝宝：

昨天上午下雪，飞机没来；真没料到今天竟又如此大雪，几达一尺！明天该是好天气了。

你知道我今天完成了一件多么伟大的工作？除必要事务外，一分钟也没停歇，终于在掌灯时将你在延安的信和所有日记整理装订了。信按整风前后，贴成两本（油光纸装）；日记则按时间和原式样分别订成大小数本，都精致得很。最难整理的

是信，有些弄不清日月（年还好分），必须从内容来猜测。有些被那次落水浸坏了。

整理时虽未沉醉于回忆中，但心情是沉重而激动的。翻的时候，有些使我脸红，有些使我难受，有些使我松快，有些使我甜蜜…。总之，在延安的几年，哥哥辜负了 Mei 的期望。特别在整风后，“你不知我曾伤心到什么程度。”过去我躲避这个问题，今天这一把火捏在手上，却有最痛最深的体会。新新，你是否已完全原宥了我？

单就两人生活来说，你确比我认真负责得多，这只要将信一比较就知道。你的生活、思想和感情活跃在纸上，而我的大都是一些潦草的便条。所以我也无兴趣去整理它。你的信和日记里面有许多极为宝贵的对己、对我、对事、对俩人生活的记录。这对我和我们今后是很有意义的。譬如一九四二年四月廿二夜你曾这样写道：

“夫妇间一定时期应有一个人走在前面，有更多东西，能给另一个以追上去的刺激，能给另一个一些帮助，这样才是具体的进步。这样相互间才永远是满足、幸福，觉得生活是充实有生气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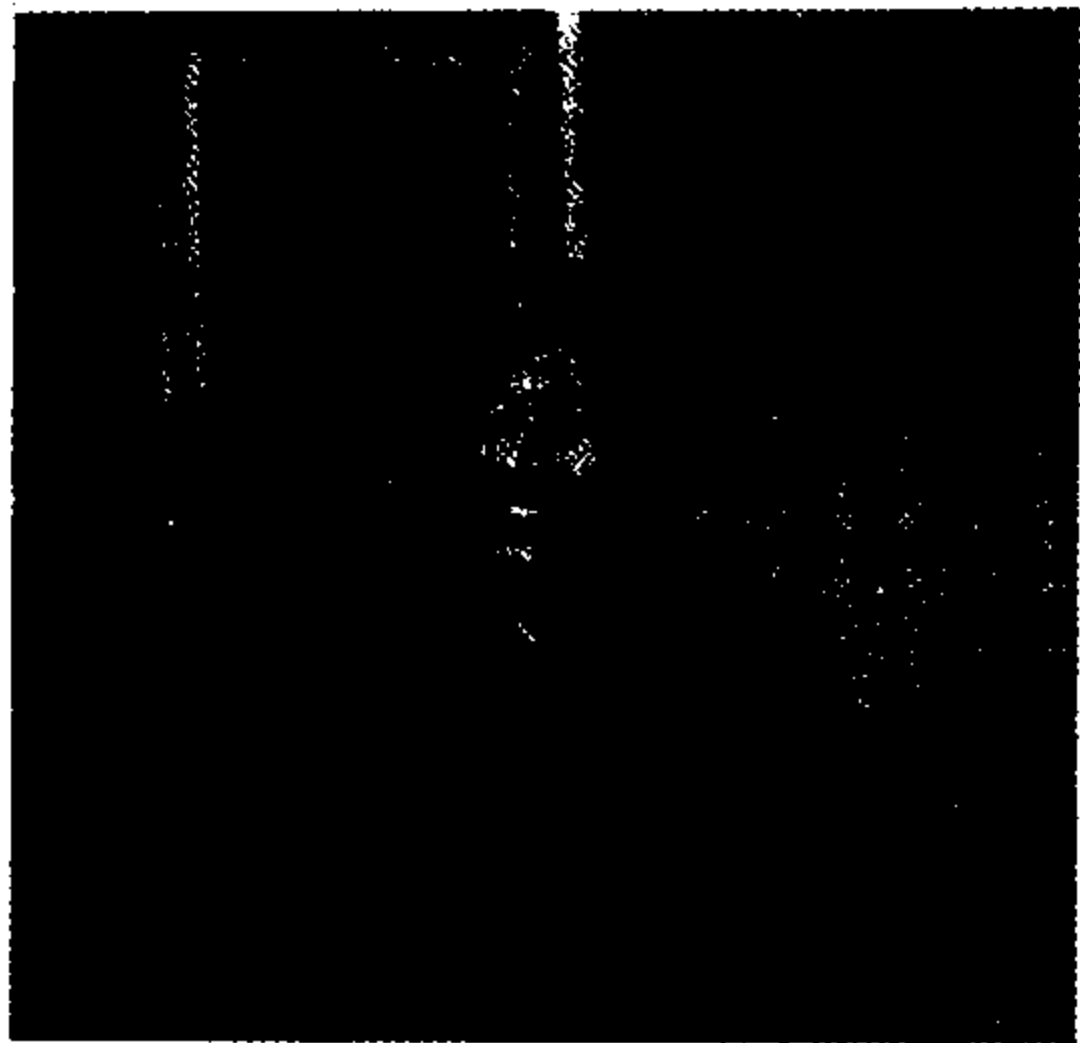
你看，你说得多对。新，我们以后一定这样做。到不一定是该谁走在前面，而是能够互相“截短补长”，互相刺激。我将当作读书一样来读它们，特别对我今天还依然如故的许多缺点，抄上与你看，让我羞赧自己！

非常奇怪，今天我好似在一种狂热的初恋状态中，好似活泼些与年轻些了。过去我从未这样深刻地意识过：你曾是那样热爱和期望我的，那些字句今天还炙人。我感觉到我是多么幸福，我有这样一个好半！我为我今天懂得应如何爱你，如何决心赔偿你过去的“伤心”而自快慰起来，这在我是一种空前的自觉。果过去糟蹋了你的爱情。新新，你懂得你的明现在的内仄和愉快么？我很不会表达，我就无法表达我现在的心情。你过去写我“笨”，“傻”，我今天还是“笨”，“傻”，怎么办？读这些信，我真痴得可以，我整天对着你的照片发痴（压在玻板下）——那是千秋照的维维，她似笑非笑，故意惹人；还有那张穿着新大衣的，神气十足地望着我笑：哼，看你还想不想一个人生活！你这鬼家伙！

你可不要骂我光想老婆，没出息，这样你就冤枉了人。想你是想你，做事是做事，这点很够资格。

情书明天再继续写。现在想睡了，到床上慢慢地甜甜地想去…。

三月十三日夜



1946年3月李锐在承德冀热辽日报社

新新，最亲爱的：

今天中午去参加了一下公审朱占林、小仓的大会，比哪次大会到的人都多。老百姓那样兴奋，朱逆曾杀死六十一人（实际恐不止此数）。没有了丈夫的妻子，没有了儿子的母亲，没有了哥哥的兄弟，都在台上指着控告，他们的声音带着血泪和怒火。台下的群众响应着：“剥他的皮！”女人们愤怒而战栗地诉说，引起许多女同志流泪。我的眼睛也湿润了。听那些话，和让她们说那些话，是太残忍了的。然而

敌人就在前面，就在咫尺之外，马上就会枪毙，这又多么痛快。这是一课伟大的教育，伟大的民族教育，阶级教育和民主教育，真是只有我们的地区才能看到这样伟大的场面。那个日本人脸色苍白，只发抖；而那个杀死六十一人的汉奸刽子手却泰然自若，很镇静。我真想跑上前揍他狗×的一顿。我们的战士们，干部们今天为了和平、团结，让那些汉奸伪军舒舒服服做官，仍旧作威作福，这口气真是太难咽下去了，太令人悲愤无已了。这些正义的悲愤应该好好写出来。

现在正事做完了，这点时间是属于你的。你知道我今天多么不满足，一个多月了，就这么薄薄的两张！当然不能说是“便条”，但太少总是事实。我现在胃口越来越大，越饥越渴，这点道理都不懂得。不过想起你精神不如我，白天无空，我也不应作过分要求。

怎么还是想着要回家？这封信是不是要等你回平才能看到？对你一定要求回汉一次我是不十分同意的。知道消息，能通信，能寄照片这就很应满足了，省亲对我们总是下一步的事情。我们的干部籍执行部的飞机省亲，这在客观影响也不好。我觉得你考虑太少，我总觉得你这种对家的感情之易炽烈起来，还未见之于工作。——我这话是否有些过重？这样说你，不难过吧。新，我叨叨说这些，是从全局来看，我们总不应做这种特殊的例子。尽管的确方便，比将来坐火车花时间少，但有多少人连家都没有了呵！“夏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这是国文上用以教育儿童的，我们队伍内这几乎平凡不足道了。当然话也得说回来，这不是一个什么原

则问题，我的意见只是应顾虑多些，不去比去的好。你如硬是想去，情太切，工作无大妨碍，回去个把星期，当然亦无不可。总之，不要太勉强党。

黄牛托延安来的人带来一信，你给他写信没有？寄点什么给他吧，怪寂寞的，我们的好牛。给老汤也附一短信吧。还有李毅也写上几句，这些都是关心我们的好同志、好朋友。

叶老的信写得很好，老人还很新，这是不容易的。这样的信对我们自己的事业也是一种鼓励。但他对抗战八年的中国知道太少了。我现在非常功利，如果老人能有些上层作用，应找些书与他看。梅姐之世俗我过去根本无什印象，这是理所当然，那样的社会、那样的家庭，这点把世俗算得什么。

不敢再多写了，鲁森身体不好，从明天起要代他几天，并且还要参加会（不每天去，大会已开始了）。

三月十四日夜

今天在办公室坐了半天，自觉效率相当高，甚满意自己之精力甚旺。心灵手敏、迅速而正确、稳重又活泼、知识兴趣广博——这是一个好编辑的条件。以此格评，你说我能打几十分？你一定要骂我自满情绪又来了。“猢猻称霸王”，这样下去，我如何进步？周建南晚上又来座谈甚久，他是来发牢骚的，不满意那些不懂技术的老干部作政治领导。略劝了他下。从谈话中又想起应不应离开承德问题，还是那个老念头：硬要办好一张报！这一次如果真出来了，可说70%是为了你的缘故。听着，我这绝不是包含什么埋怨，或将来有什么不如意了先按下藉口。我这是说事实，这事实当然是我心愿的。我现在总是想着这边是一个独立的事业，很好试验自己能力，以后难有如此机会。所以此念一炽，也想着新还是回来吧，难道你在这里就不适于发挥吗？真正将通讯工作搞好，或将来办好一出色副刊，或做好副总编，都是极有价值的。谈到这里，认为你在思想上“不愿吃丈夫饭”，还是大值得检讨的。事情已属过去，你决不会回，我却可能出来，多谈无甚现实意义，但见了面却要和你谈清楚。我出来则并不讳言多是因你之故，这本无所谓，既然是夫妇，总在一定时候，一定场合，有谁要将就谁一些之事发生，除非我们下决心在纸上接吻一辈子。这个问题就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夫妇也许还是会有吵架的。相距几百几千里地，有了一架私人飞机，或者能过礼拜六，但是久之还是会感慨：“还是在一起好！”丈夫是妻子的上级，或者妻子是丈夫的上级，恐怕最易闹独立性，所以还是避免的好。你

也许说我发牢骚了，或者有一些。我有许多地方爱你，爱得很，就是不爱你有时硬不讲理，自己钻牛角尖。你知道你吵起来时我好苦，这些我并不是因看了黄牛信后引起。向明我不了解，对黄牛却极同情^⑨。男人一般是现实一些，女人总浪漫一些，我们俩人揉合一下岂不好！

你去北平一个多月了吧，除买物外，做了多少事情？怎不见写一文？多年以来，即养成此习惯，这一天事做少了，心里总是很不安的，好像做了对不起人的事一样。这也许与经济地位有关。女人对时间总不如男人宝贵，或多或少，自觉或不自觉，总是有些依赖。当然，依赖是互相都有的，现在不能要求男女一样。我并不是说你有了什么依赖（相反的你最恨依赖），而是觉得你比我易懒散。笔一滑，就写到依赖上来了。这些问题扯得太远了。

怎么小儿子还不见动？我很怕小鬼生出来长得不称意（张家口那时你正是满肚怨气），这个责任我真怕负。不过，你现在好像已完全转过来了，你爱起小宝贝来了。这还来得及补救：多看看娱快电影，看些发松画报，不要怄气，学会愉快生活。你看，哥哥每天这样抽时间和你写信，这样担心着你，想你想得没有办法，你还不该多愉快些，让我们的小宝贝长得比那个带皮帽的小儿子好得多。你是不是准备最初一两个月自己喂奶？奶头要不要常擦一擦（偏偏我不在）？你到底如何计划？在北平雇人奶，送回汉？回湘？我想着如真接母亲出来，不是件简单事。在北平还得租房、雇人、置家具，哪来这么多时间，哪来这么多钱。因此又使我想，不如在承德，这里一切还是方便的，自己当家总好办一些，只要不超过标准。哎呀，真是想得太远了些，但八月转眼就来，似又不远。真是要成家立业了，该有个盘算，不要临时抱佛脚。大概最妥之策还是在平带几个月，抽一时间送回南方（或湘或汉）。接母亲来平，决定于政治与经济，事非小可。又联想起钱来，这边法币已无人要，银行出入均边0.45法1，比张家口还低一点。几天功夫变化如此大，实是大喜。二万三千元已交公，你在那边依据原比值变成边币好了。这次投机赶晚了（钢笔也卖不出）。如无存款，以后再寄点钱来作经常购书报之用。所寄一切书报，均开公账，这是可以报销的，以后专有书报费。

晚了，明天再写吧，这样和你写信就是我每天个人的享受。真奇怪，怎么这样

^⑨ 因第三者，向明与黄乃离婚。

想念你。

三月十五日夜

已经很疲倦，还是简单写一点。鲁森检查后说有肺病，明天再详检。来承德后的几个月他很辛苦，这与工作很有关系，恐得长期休息。有什么办法子呢，只有自己来顶，自己把笼头拉得紧一些。不能多读书了，什么写文的计划都得放弃了。也好，更紧张一些，只是怕自己脾气变得更躁（最近稍好一些）。

今天去开了会，很精彩，都大胆讲话。我是一个组的副组长，突然被点名发言（今天根本没打算去），真是急得可以。这远不比群众场合，讲了十分钟，马虎得很，浅薄得很（今天讨论形势），只谈了一下停战前后对发表战报的意见，予分局省委的批评。这样的会实在太好，拟编完报纸再去（迟到）听一阵，晚上回来做别的事，大样送到会场去看。大会得开个把月。刚才粗读了少奇同志一九四二年底在晋西北关于群运的报告，太好了。他说农民做起统一战线来比知识分子更高明，更有办法。农民与地主斗法（麻痹地主）时，讲话非常策略，非常有分寸。我们这一辈子恐怕难有机会去做群众工作了。但中国的作家不知何年月才能如肖霍洛夫之才气写出一部减租长篇，让我们从文字上来感性一下。报纸上宣传减租等斗争，我还是抓得紧的。今后要更多注意。记得王孝慈^⑨同志吗（他的爱人被人叫“小朋友”）？他这次在平泉一个区因说不服地方干部发动群众，便自己当农会主任，这次在会上最先受到奖励。真正埋头为农民做“微小”的工作，实在不是件易事。你看我们颇有些觉得在承德办报“不够胃口”，要到外面来，在主观上有某种逃避在内。这个矛盾不过是与党今天的迫切需要而统一了就是。以整风精神来检讨，你我身上尚极缺乏埋头苦干之精神也。

三月十六日晚饭后

今天又下雪了，春意已深，边下边化，院中就不好行走。鲁森已确定有肺病，需专门休养，或去张垣暂未定。在生活各方面，已囑专为照料。你处公款可暂挪用一点为之买些鱼肝油之类回来（近日家中无款，容后续寄）。他之病与工作有关，思之心极不安。鲁系农家，从小与长他六七岁之麻妇结婚（他家贫，女家富），在鲁西之黄河边长大，深知农民疾苦之农家子弟也。

^⑨ 王孝慈：时任热中地委书记。解放后曾任甘肃省副省长。

无人接替之前，即代其工作，也可藉此将编辑部好好整顿一番，主要是提高工作效率。沈已有甚多进步。今日未去开会，明日进宫讨论报纸工作，成立党报委会（指定我与鲁参加），今夜需好好作些准备。

金刚已回，上次换你三万边币，他说就此换了，余下二万六千法币不再寄回与你，你再拨一笔账，在你所拿公款中扣下。

三月十七日夜

上午曾飘雪，下午停了，明天谅不至再下了。你是不是已经回汉？这封信也许你回来才能看到。

今天召开了一次编辑部的会，从技术到编辑方针，最近形势，谈了一个多钟头，大家情绪很好。又再一次和吴克真谈抽条事（铅字每行之间不夹条），他答应下来。这样二版可增约五千字，与新五号数差不远了。标题已让他们大加紧缩，36号24号都可用，也抽条。过去每版标题约占1500字，节省1/3，字数又增加七八百。这样，每天可容纳17000—18000字矣。《解放日报》一、二版亦不过如是。你说我想的办法好不好？

这个时期以全力整顿编辑部，提高编辑标题、选稿、改稿、判断能力（鲁过去太弱），并可同时了解采通科毛病。校对的检查报纸制度也让他们建立起来，每天到底错多少字，作出统计。编辑部会每周开一次，校对亦如此，与采通、电务互派人出席。这样搞一个月，就会大见功效。有一个较强的总编来，我是可以离开的。华山要他回来，他在家坐镇还是很好的。

订报事，交际处直接订的，很全，而且飞机动身前一天的都有（甚至当天）。我看你还是干脆都交翠明庄执行部办好了。这次他们只寄《晋察冀日报》，《解放》我们还只看到第四期，你怎么连自己出的也不寄呢？还有油印稿（北平分社），交翠明庄即开始，不必等下一个月。千万拜托他们逐日封好成包（《新华日报》无论如何要），平津或各主要报纸加上小报（《新民》、《民强》）。

毯子开帐时即以铺盖名义好了。《新青年》不太贵即买好，暂存你处。照片要寄吗？无妥人暂勿寄吧。我想弄一本贴照簿，贴起来，你贴不好。今晚来不及和黄牛写信了，你先写一封吧。

你现在睡得晚吗？没有工作还是早点睡，我是没办法，责任在身。这几天不头昏了。你猜我为什么头昏？我成天在这小屋子内生炭火，从未开过窗。那天老廖来，

发现了这原因，改正后，头就不昏了。现在也很注意喝水，消化始终好，食量还好，炼乳已吃完，鸡蛋续吃。我现在要慢慢学会如何提高效率，开会拿出表来，要解决问题。“写文限时交卷”，办公室更非快不行…当然在快之中更要细心，快而周密。这样工作几年，到卅五岁后或能成年了。看郭沫若的《我怎样写青铜时代……》一文，甚佩服此公之精力旺盛与做事效率。他每天必写日记，以后我每天也像你写日记，报告工作起居。但住在一起又不成了。到时俩人都写如何？我们能不能成为工作上最好的朋友？我们的读书兴趣还大不一致。你在工作中专心是不够的，你对许多事情不易发生兴趣。我现在就想将整个新闻工作的各部门都积累些知识，连印刷在内。一架大石印机已运来了。最近对他们改造字架，如何提高排字工人效率很发生兴趣。

关于农村经济决心搞下去，延安已搞的许多材料都没带出（他们不见得用它），很可惜。你有熟的关系，请向张垣、太行、山东、华中搞这类党内调查材料与我（铅印的与油印的），也可用北平报社名义要。譬如将中国的封建剥削形式写成大文，即是大工程，大工作。我要下决心从文字材料上来做些有益于中国农民的工作，有益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工作。希望你常鼓励我。我看你就搞国民党区，我还是解放区，咱们夫唱妇随，妇唱夫随。有关农村经济的好书搜集一些。

向延安搞斯大林、列宁选集吧。这些书外面一时恐还弄不到，也不易一下翻印。我出来事是不是经过延安更有力些？现在这样工作下去，我真是无时间读书写文了，人也许会变得更烦躁。这次想不出有什么东西可寄你，就只这封信，但你该满足了。今天很倦，不再写了。用什么话 sha（煞——编者注）尾呢？吻你，亲你，拥抱你……？

延安中宣部来电，说有人反映承德报纸登失败消息太多，建设消息太少。此根本不合事实。那份全报你寄延没有？（这次寄你两个好本子）。

你的明明

1946年3月24日

明：

算你厉害，给人家写了三四年“便条”就不容许别人写一封短的信吗！今天又

不会长了，声明在先。我这会儿正累得很。

时局无甚可告，正是照着党所估计的在发展，你从报上想也看得出来。

昨天叶老伯特地约我去谈话，前后谈了五个钟头光景。他把他自己从清末至今的历史与我讲了。我则从北伐，十年内战，抗战中的两条路线全部和他谈了。老头子很满意，几乎是全部都能接受，并要求看一些书。他只提到一点：“凡事不能硬搬外国，要适合国情。”这大概还是一种旧的看法。我针对此与他专谈毛主席的方法与作风，他时常发出极真的笑。毛主席的思想与路线是能说服人的。我想，如果我以王明从前那套，一定只能给老头以浮夸嚣张的印象。而现在所博得的评语已见于上次老头给你的信中。我想那是真话，不是客套。我每次去，他老总要亲自送到大门口，吃饭时坐他旁边，还亲自给我夹菜。他对我印象是很好的。你有空还可给他写写信，特别谈谈热河实情，让他确知国民党报纸之造谣。梅姐陪我上医院看病事，你也应特别致谢一下。

爸爸与妹妹的信给你一读，情形就不再写了。王旅长说老头很好，对他们很客气。我没有回去，你说的道理是对的。我在这过程中也不是非去不可，更未曾勉强党。只是逢有机会时，念头又浮起，现在总算最后打消了。元坤来平大抵可实现。

谭壮从临汾回来了，你的相他拿了两张，下次再补一张放大的给你。照的技术很高。钱俊瑞去延，可能搞一份《解放日报》（全的）给你们。因姜君辰已从张家口给平社弄了一份。另外托黄牛上报社去清你的卡片，有希望寄给你（并向陈克寒催要总编辑，已将鲁森病事告他）。又买了些旧书，都是民初的野史性东西，有一部《欧洲内幕》，要不要寄来，还是暂存我处？工作盼你安心在承吧。从私说，你想留占70%，从公则更是100%。我决定，党不调你，决不要求。咱们努力工作，做一对漂亮的榜样。而且，你不来，我们的小鬼也“安全”些，你对他总是“威胁”，是吗？这次你如再有损于他可不比上次，轻易饶你。

研究工作已开始，我每天写读报日记。现在整理二中全会材料，唯只有北平报纸，只有中央社讯。另外想多写文至各杂志，但精力总很不够。光未然搞了一个出版社，关于根据地介绍的通俗小册子可写，每本四五万字，你愿搞吗？我想搞点，也可拿点稿费。

大夏转来老汤一信，太过时了。

为了买照相簿，刚才去逛东单（你去过吗？像承德小市场），买了一本旧的寄

你。贴贴吧。在底片中有一张小的是我那张俯首写字（在重庆，你很喜欢，现贴在字典上的那张）的底片，如找出寄我，我想放大一张。你有空把照片贴起也好。我前晚把你的信订成了一本，以后每十封一订，封面贴一张你的小照。

我的感情状况不似你那样燃烧，也许因为我从来都是看得很清楚。而你则刚“醒来”的原故。我有很多话要和你谈，现在已是谈的时候——你有了新的认识，而我也有了确实“向好搞”的决心。但纸上谈不清。

这几天晚上想你，因为奶头总是下陷，应该很好地把它拉起来，不然将来一吃就破。但是你又不在于。我决定自己喂他三四个月，很希望你妈妈能出来，接着喂他牛奶，我不愿意把他送走。这是确定了的。刚才看到一个很好的厚搪瓷盆，又大又新，给小孩洗澡可好。但是他要二万元法币，买不成。

那支旧笔配到了一支派克杆，将来与你换着用。鲁森补药无甚可买，阿利巴之类无意思。买了一斤饼干，一听炼乳给他。你还要炼乳不，我意你吃酥油好。

宣纸等仍未买，不知怎的，对这件事不起劲。我知道你盼得紧，哈哈，偏要拂逆，否则太听话了。想吃什么告我。李普，白羽他们都笑我是“好干部”，每星期为你忙。

不想写了，腰酸。今后该我写便条了，哈哈。

胶卷一盒，烟斗一个（上次忘了），钢笔一枝（换的）。

新

三月廿四下午（1946）

自己思想上“骄傲”很厉害，极力控制未流露，但自知思想上很严重。下次详谈吧。你信中前说法币二万三千后说二万七千，是两笔还是一笔。我到底该拨多少？共五万吗？盼详告。

共捎报两捆（一捆由资料室寄的）。东西一包，表已搞好，无妥人不放心。

1946年3月20日—24日

第十二号

三月廿日下午（1946）

新新，亲爱的：

昨天实在太倦了，晚上又接连来人，虽然读完信后满足而激动，仍无法作书。

你是否这两天真的返汉一行了？很怕你身体吃不消。现在回平了没有？四妹来了未？家中人都好？哭了没有？你一定会接连几夜失眠的，本来是该兴奋之事。四妹即如你办法很好，不要忙着去张家口，但还是学一门技术，学医如何？恐底子不行，但比起延安医大学生也不见得差。还是学技术好，不要再像我们这样，我们这样的人是时代使然，决不能再多增加。第四个时期是建设时期。四妹的前一段家庭生活经历比你过得好。很想看看她，有你高没有？以最好的方法帮助她快进步，让她自己了解，不要灌。

今天上午发稿十点半即完，总计约两个钟头也，这种速率已可与延安相比。今天抽条后可多放五千字，必须时去工厂照顾，拼版比平时慢多了。各种制度建立起来，工作是易于进步的。昨夜几个县委负责人来座谈，下面对报纸重视得很。丰宁看到承德市以配给斗争果实开合作社，马上仿效。报纸武器只有解放区才能充分发挥。丰宁发动群众最好（见报），过去一直无报导，这次县长郭小川^⑨（三部的，写诗），自己写了，连来谈数次，这都与人不少鼓励。

我现在生活大体会是这样情况：上午办公室回来即头涨，需休息片刻。下午除看大样外，拟看些书。晚上写文，想些问题，看杂书，和你写信，一般不过十二点睡觉。其他行政事务随来随办。因开会，客人比过去少，电话也少了。下午能否读些书还得看情形。伙食最近极坏，原因是管理员贪污，已初步坦白。整顿后，或会好些。病人均已加关照，各送些钱。现在一千元即可买白果卅枚。想起《解放日报》来，是那些首长不负责不关心也。为病人用些钱，一个机关自身是能解决的。我自己也关照得不错，你放心。奶油闻起来一股气味，吃着还好。此物应如何吃法，我是土包子。

关于如何多了解外界情形，只能利用记者们。这其实是一个好办法。华山回来后，拟要他暂代鲁森，我陷进去了，还是不妥的。林是有进步的，廖亦如此。最近我下了个命令：万分重要稿可超过千字，重要稿可超过五百，一般稿都不准过五百，情形改善多了。有些事情是需要呆板而干脆的。电务科从昨天起已不在原电上写译文了。过去硬是说不能改，改了两天岂不很好！抽条事亦如此，过去吴克真硬说不行，现在也

^⑨ 郭小川：诗人，李锐离开热河后，即调入群众日报社任副总编辑。解放后担任过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

有了信心。主持报纸的人确需各部门工作都懂得，才能提改进办法，才能谈上步调一致。

华中《新华》似半杂志性质，可能稿缺，技术观点来看实不敢恭维。那个副刊的发刊词，强调文艺性，实旧作风。范长江是否还在？也许他一直只发稿，少编过报也。听说克坚已去上海，不知确否。将来北平几年，再去上海几年，倒是很好的。两个都市，两种类型，我总觉得在上海应办一很好的工人小报，又便宜又通俗。我们不行，《边区群众报》的胡小丁^⑩倒是此种人才。胡是准备接办《解放日报》的。《解放》三日刊说不出具体意见，总觉得不够味，且无北平特点，无北平多少事，尽是全国大事。无北平社会特殊事，这样读者圈还是很小的，如此真会到处是《解放》或《新华》的再版了。也许目前过渡时期，篇幅所限，只能如此。我总怀念《生活》、《立报》等，将来大报也应学些他们的作风。你能为我找到些旧《生活》周刊，《立报》吗？在北平恐不易找。《远生遗著》确是重礼，此人之新闻精神是很值得学习的。我颇泛起一点想写“新闻日记”的念头，待有把握后再详告你，或以成品相见。谢老之《一日书》许多不正确观点，但那种形式是好的，我们应在报上有好的茶余酒后的东西。切切实实生活十年，到了四十岁，如有闲时，我想我们也许能写几篇小说什么的。对于《妻》那样的东西，实在钦佩之至，小聪明写什么也写不深刻的，必须真有生活体念，活的战斗。我的读书自知杂乱无章，希望你快提意见。过去那段不快生活，在信上不要再谈了吧，徒增波动，还是见面后随意谈来为好。写信也要有节制，“信口开河”总不好。晚饭前需改好两篇东西——最近中心是搞减租。

三月廿一日下午

昨天抽条后的第一次报印出，很兴奋。前夜睡得太迟，昨天便较早睡。几天来，报形式与内容虽确有改进，然人亦乏极矣。昨天一客来说我脸色很不好。现在照照镜子，似少血色，当注意休息。脑子想事太多，欲作之事太多，还未挑好一程序。然应付每天出报，就够疲倦的了。金刚回来后，伙食已有改进。成立伙委会，开出

^⑩ 胡小丁：即胡绩伟。1946年后任延安《解放日报》（延安）采访通讯部主任，《群众日报》总编辑。解放后调《人民日报》社，历任副总编辑、总编辑、社长。1990年3月15日被免去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职务。

菜谱，延安干部确有强处。昨日程作报告，未能去听，已听转述，不便多写。对目前形势看法，干部中偏差甚多。东北形势你只述及根本趋势，目前形势则甚紧也。东北未解决，热河亦难解决。会上有人对报社工厂妄加批评，甚为冒火。前夜与某上级^①作一牢骚之书，今日得本人回信，那股神气，仍似当年寄书鲁迅。我是为吴、金抱不平，决不浪费纸笔去理会。将来真改成商办，最为理想。工厂对许多部门伺候不周，便心怀愤愤。对这种只知张嘴乱评之人，颇觉可怜。当然对我自己到应更提起警惕，更加兢兢业业才是。分局曾拟讨论报纸，现又拖延。

三月廿二日夜

今天办公室回来感觉异常疲乏，看看报都支持不下来，开会时连说话都不想多说。晚饭后出去散了阵步（已很久没散步了），现在似好些。有什么办法呢？现在一刻也不敢放松，时局很紧，杂事又多。意识到自己脾气又燥起来了，生活上真是一点可调剂的都没有，唯一的就到院中走几个来回。刚才赵大爷来电话，需发动一宣传攻势，脑子更无法停矣！今天突然想起和鲁一起吃饭很久，不会受什么传染才好。大概是不会有。现在我的吃饭时间已变，早晨起来冲一杯鸡蛋，十一点吃第一餐饭，晚餐和大家一起。今天又疲乏并不是睡眠不足，硬是脑子原故。自从上任以来，从未休息过一天，我感觉需要休息一两天。但向谁去要求呢？很奇怪，今天又有了病的预感，神经过敏吧。现在真病不起。精神不济，不写了。

三月廿三日夜

昨夜睡得很早，睡得也很好，然今日之感疲乏更甚昨日，心理作用很重。吃过午饭去医院检查身体，医生马虎一听，要我另择期去详检一次。出来碰见徐医生，约好星一下午去。现在奇怪的就是如何这样疲劳，今天简直说多了话都不行，易出汗。这两天菜较好，吃得还不能算少。自己也说不出道理，是否几个月来的过度神经疲劳了？——又不懂医学。过去在延安只是头昏厉害（周期性），有一两天不能做事，但还不像这两天一样。工作放不下，奈何奈何！明天开党报会，还必须工作完了才能去。现在重要稿，他们编完后非看不可，大小毛病都有，我还不习惯“将就”。今天高士瑾^②从冀东来（他可能调北平），谈了一个多钟头冀东糟糕的事情。干部太差也。他说过去“斗争残酷”是事实，但怎样遭致的呢？还得自己负责。他

① 某上级：可能指赵毅敏。

② 高士瑾：？

们几个人（老周在内）组成一财经考察团，许多事真看不惯，说了令人不信。要掌握一个天下真不是易事，我们需要好好努力，多学习些本领。老周有一信，寄与你一看，拟日内写一信与他。鲁森明天走，托他带一信与麦风。我的情形也许明天会好起来，你不要担心。

当然躺在椅上休息时，会想起有你在旁边，我不会如此闷了。精神作用甚大。现在烧了些水，热擦一个澡，也许有些帮助。可以自慰的就是报纸有显著改进了。

三月廿四日下午

昨夜怪我自己，不能入睡，便看《腐蚀》^⑨，几乎看完了才熄灯。这本书有无限的政治意义，但艺术上总觉不够。主人公的心理描写还是不深刻的。十多年前读过茅盾的三部曲，隐约觉得惠明身上还有点陈舜瑶的气味。这本书相信可以唤回多少明、N似的人物回到人的生活。作者太着笔于主人公的那套手段本领的描写，对她心理变幻，其沉痛悲苦处，着力不够。今天精神不好，当然事出有因。党报会又移晚上开，不知能否开成。

真是春意甚浓了，太阳厉害，晒得出汗。棉衣毛衣不能重穿了，鞋子也要换。听说单衣在做。

时局又到了一个新的高潮。这样倒也好，让大家多看看原形，多受次教训，幻想就少一分。现在脉搏灵多了，形势发展无突然之感。只是这次姓蒋的硬支持反动派，颇未全料到。“曲折”竟是如此曲折，骨头太贱，非挨敲不可。这里一切都显得迟钝，前夜电话，“建联”先发一通电，至今未来，只好耐着性子。自己以后想多搞点小言论，《新闻日记》暂搁下。明天定去检查，以释于怀。

张家口似一直无电，他们根本未提过此事，只好不去想它。现在真也工作得吃勿消，几无兴致娱乐什么，但愿脑子能让我读书。但这几天连书也不能多看了。现在硬撑着写这信，也写不出什么内容来。你和四妹都回平了吗？这是我最惦念之事。想着你是平安的，新新，我需要些生活的安慰。一个星期读一次信，都觉得太长了。如何是好？这两三天不愿多（讲话），话说多了头就胀痛。

三月廿四日夜

晚饭后去开党报会，大头都到了。原则上解决了些问题，赤峰原来辽西报的全

^⑨ 《腐蚀》：茅盾著长篇小说。假托为一个国民党女特务的日记。

部班子都调来搞小蒸汽机，准备扩大版，设法印书。…总社要我们自抄中央社报。报务员不易找，程说可到北平出钱去招。你托人问问看，有此类报务员没有？此地旧人会日文一套，现训练不容易。此事甚不易办到。以后每半月开会一次，谈方针和社论。准备扩大，就盼你多寄材料了。开完会去看《不要忘记》三幕话剧彩排，如《同志走错路》一类主题。写此次东线不要群众的教训。还好，给干部看是好的。因时间匆促，不免粗糙，但现在极需这种剧也。现在夜已深，但精神竟好，也许与看剧后不易平静有关。

明天有不有你的信呢？你是否已回平？见报知张家口办医大，四妹还是过一时去进医大为好。我们以后供给她零花钱，我还可节省些出来（每月约一千边币）。我们应该让她比我们在延安时生活得宽裕一些。五、六以后再设法，好在家中还能负担。吉弟婚事如何？暂不结婚好，人好就不要退。湘中是否仍无信？由汉口你家转信如何？你拟接母亲出来我同意，琬姐真应解放。但就怕我来不了北平，看样子这里不肯轻易放。

报纸是否改由翠明庄寄（问交际处是如何订的）？其他刊物书籍还得要你亲办。报需以下几种：《大公》、《益世（军）》、《建》、《民国》、《华北》、《世界》、《新民》、《民强》刊物都要。《北方文化》到未？

相片是否定要寄？有几张底片可重洗，那张最惹人的（贴我小字典后的）可放大。

已订豆浆，每月才300。奶油无吃的机会，不要再买。下次信如会结束，即找些问题心得告你，这次非常空洞。要求你按时去医院检查，切不可大意。你现在大概睡得甚甜。

你的明

不再和四妹写了，要她和我写信。买些好小说与她读。

1946年3月25日—31日

明，好孩子：

刚才从外面回来，坐在车上想到今天是二月廿二日（原信如此——编者注），正

是你的生日，后悔昨天的信太简单。可是昨天偏偏那么累。回来看到你的信，更后悔了。你接到我的信是否不高兴，失望？这两天怎样？检查了没有？很记挂你。记得有一封信中曾向你提出“会工作”而不是拼。你在工作中的责任心和想好的心，还是有多少青年气，想到一点，就马上作，结果想作的很多，紧张得很。

我甚至想，万一你病得躺下了，我得来看你……。

明天写吧，十二点已过，我支持不住了。怎么办？亲一亲你，该没有病倒吧？为什么要叫人担心你。记得，要学会“善于”工作。

三、廿五、午夜以后

明：

前晚失眠至三时，鸡叫头遍以后才睡。小儿子前晚发了脾气似的，在肚子里暴跳，我用手摸着他，他直撞我的手。我独个躺着真有点怕起来，因而很想你躺在我的旁边。又曾想到临生的时候是不是还该独个儿呢？元坤那时总会在我身边吧。我现在对于他的出世已经怀着期待的心情了。

今天罗瑞卿参谋长请客，在叶公馆，是一座汉奸产业，很堂皇。我坐在沙发上不禁有些莫明的感想。是的，我们的首长和干部不会因此“腐化”，这已经用不着四二年那样的杞忧。但是，人们是否对这种生活比延安或其他山沟更有兴趣呢？但是，从房子到仆役都是国的。我有一种“抵抗”的情绪，坐在那里并不感到适意与快乐。

执行部的女职员们（当然，她们是进步青年）在闹酒，我却“敬陪末座”保持着沉默，并且以一滴不沾来回答人们的劝酒，我自觉有矜持的情绪。是的，我对这种闹法没有共鸣，我舒服于沉默。而且我脑子里模糊地提出问题：我们的干部是不是对这类女人很感兴趣？

饭后跳舞。我只与黄华跳了一次就回来了。外面下雨，汽车送我和周扬回来的。不知是一种什么情绪，我想起了延安的农民与承德的都市平民。堂皇的客厅仿佛容易使人想起他们。如果党不调，你就一直做下去吧。不管多么不好的地方，总是我们自己的，这就比什么都强。

今天也许是阴雨的原故，身体很不舒服，想发脾气。想你…你该没有病倒吧。这星期应该给你带点苹果。上次给鲁森买的饼干与牛奶，他已去张垣，你是否留着吃？或是给别的病员了？这两种处理都好。给你买奶油时也想到，你们吃馒头的时候少，所以叫你冲炒面时放在里面吃，或者买点饼干涂着吃。这东西养分很好，你

如吃得惯，以后我还买给你，或同时带饼干给你。豆汁继续吃下去吧。托人张垣买的糖来后当寄你。

关于你的读书早就有意见，今天不写。这次信中一定谈到就是。

廿七、晚十时

明：不知道你这星期怎样？该没有躺倒吧？

今天星期日，天气大晴了。早晨我还工作了一阵，这是第一次星期日工作。平时我都是星期六晚上翠明庄，洗澡，住在那里，第二天给你买东西，安排寄走。

我的工作又变动了，变成承德时一样，管读者往来。我现在对这一工作是从思想上真正重视。当一开始有读者来信时，我就提到应有专人作，这次会议上已成熟到大家皆有此认识。于是决定调我专司此事，还会有一个张家口来的人参加这工作。也是鲁艺文学系的，叫王忠义，不知此人比高文晋如何。

如就自己打算，闲散、有伸缩性、读书……，当然是搞研究好。但我终觉应该来作这一工作，这样与群众联系——这工作恐怕是在当前环境中惟一直接联系群众的方式了，对于自己也是好的。昨天我回了近廿封信。一天收到廿多封信，多是文化程度不高的。我对每封信都怀着极珍贵的情绪，负责回复。人民是多么不容易地盼到一个可以发牢骚，诉苦，求助的力量啊。这个社会是没有人关心他们的！我准备从处理来信中找出一些一般的思想问题，也写些文章。这样，可以练习把自己懂得的道理说得使别人了解。你的意见怎样？

十三号《解放》上的短评：《清脆的耳光》是我写的，请批评吧。握起笔来就感到思想贫乏与笔涩。

这几天很想你，因为自觉到有好多思想问题想谈谈。近来，我强烈意识到我的骄傲的情绪又尖锐地出来了。这并不表现在满足于自己（对自己也很不满的，看《新华日报》的《北平去来》曾自责很久。那是陈舜瑶写的，我觉得文笔很好，而自己是远及不上的），主要是强烈地看不起别人，和对于别人毛病的苛刻、尖利，非善意的态度。这些东西，目前只是大力在控制自己，惟其是控制，仍不免于时有流露。关于我对每个人的情况这里不说了。甚至由于这种强力的自我控制，使得自己有时很闷，想发脾气。给别人谈吧，人家会莫名其妙的。支书是余修^⑨，我对他是没有

^⑨ 余修：延安时在马列学院，解放后曾任山东省副省长。

信赖的。

天气很好，上星期天起，北海开始划船了。看见湖面的船，就感到春光来临，但并没有强烈的游兴。直到现在，我哪儿也没去过。我想，这是“人大了”的证据，真是从心里不想玩了。也包含着丁玲写过的回到都市的那种心情，对于都市生活方式的东西确如陈旧的梦境，引不起什么大新鲜了。这谅是整风的结果，你不在也有关系。

克寒信附你。这边来了张家口十来个，延安张蓓、冯牧^⑨来。至于你，还是决定在那边做下去吧。按你目前情况如到这儿来，定会有许多不满的。在那边独当一面，一方面磨练你，某些地方对你的毛病也许冲突不尖锐——主要是能按你的意思行事。而且，这边不感到一定要你来，我也不愿自己多要求。

关于你的读书——实际是你的思想方法和你的一贯处事，我早就有意见。说起来也很简单，就是你一直是“自觉性”不够，常常出自自发，灵机一动，马上想到。因此读书乱，感触多，思想上深刻的收获少。常识还积累了一些，但根本方法的锻炼则差。因此不深、不稳、不全面、不老练。也就是说，政治上还是孩子，还不成熟啊，同志哥！你是肯用思想的，但还不够善于用思想。你常常很会发现问题，但非常不善于深入与全面地考虑。这一点应该认为是很大的弱点。尤其是作为一个领导岗位上来要求，以及作为一个成年的人来要求。我不想说得太多，很希望你慢慢告诉我，你在这方面是否逐渐有所领会了。

你上次说的懒散（依赖当然不对）是对的。当然从总的社会根源来说是那样，这也许是女人的大弱点。我自己也深感精力总不够集中，精力也总不够用。我现在更怕将来生了孩子在这方面会更差。母性是厉害的，但我总还自信我的事业心会压倒它。

照片四张，这是我们住的房子。院中海棠与丁香已抽芽，就要开了。男同志们都开玩笑说：“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浓妆上翠楼……”我买了一双尖口布鞋在家穿，大家说完全少奶奶化了。肚子已日渐暴露，小鬼跳得很凶了。这几天腰酸，前晚我试着挤了一下奶，已经有汁状东西，也许它会给自己准备足够得食料。湘中仍无消息。

^⑨ 冯牧：延安时在鲁艺。解放后一直在文艺界做领导工作。

我毕竟未返汉。四妹尚未来，乘机挺不易，得看机会。王师目前处境很苦，我也不好意思多催汉口办事处。克农同志已去过很恳切的信托他们设法接她来，谅只是时间问题。四妹最近如来，则与她往北海照相寄你。

附隆哥^①、乃、克寒诸信。《新华日报》五张是我向人抢来的，这报办得确不错。《解放》三日刊还差得很，我的意见也很多，但控制自己适当提。我怕我的骄傲也是从这里流露出来。

记得林采有许多纱布，他谅无用，你说我向他要，愿以东西给他换。这次你给他一双袜子也可，你看着办吧。告诉黄钢，多寄照片来。前{番}小仓照我已交《新星》发表。如有稿费，当买寄胶卷给他们。关于建设的东西可多照。见到赤峰的《民声报》未？居然是何伟^②在那里。知道吗？给他写信吧。他给北平来过信。

寄来线汗一件，袜子三双，糖一包。没买苹果。有一本好书《出卖上海滩》，要不要？下次寄你。天暖了，你还是洗冷水澡吧。鸡蛋豆汁勿中断。

抽条后的报纸确有进步，但印得太不好。是否仍可打纸版印？多登地方消息是头等重要的。现在对工作的指导作用似也不够，党委对报纸利用太差。关于李兆麟被杀^③，标题有《凶手是国民党省府》，我觉得很好，应该这样明确尖锐。抽条后，版面似觉得好看些。何伟他们的《民声报》是新五号，地方小报性更重，第三、四版全是群众运动消息。

总社不久前有一关于形势指示，你们收到否？很明确，指示反动派目前正欲以宪草为起点，推翻政协全部决议，及以东北为起点把内战扩大起来。在此地好处是全局清楚，但具体情况又差，东北与热河情况盼能具体告我。

隆哥信中所说几点分析看去似太概括而老生常谈，但深思则很重要。尤其是时局好转时，决不可忘掉本质。你上信说“没想到蒋会公开支持反动派”是值得想想的。在“好转”时，很容易对他估计过高。我想，完全可以肯定一点，蒋介石是推一下动半下的。试想在政协前夕他的讲演与二中全会表现是多么一致，而政协的闭幕词不也很清楚地说明他丝毫不好，只是出于不得已，不得不开政协么。这说明我

① 隆哥：杨隆豫，又名扬庚。

② 何伟：冀东干部，时任《民声报》社社长。

③ 1946年3月9日，李兆麟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李是东北抗联的创始人之一，著名抗日将领。

们对他的认识很容易摇摆——估计过高。我还觉得你思想中总隐约有一贯东西，易对国估计高。比如标题“蒋主席”等，你特别注意。这例子也许不能说服你，但盼你自己从思想上检查一下。

现把我读二中全会消息的笔记寄你，更可清楚看出蒋之指使反动派和支持他们。记得有一封信中曾谈到钱俊瑞的传达中称：“蒋可能在二中全会上造成全党反对政协的形势，以表示他也无法，不得不拖延政协决议之实现。”现在则是事实了。

克坚现在重庆，不搞报纸了，搞克农同志那行。他答应代你找乔木报告小册子。以后寄北平新华社的报可减为五份，我的二份即够。延安是否每期寄？他们似未收到。

北平报收到否？盼告。《新民报》快出了，已另订。

二姐给我炒了酸菜送来，彬彬与元坤日内返平。

再谈。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我买了两斤蘑菇，一斤送叶家，一斤寄汉口。

新

三、卅一、（1946）

1946年3月26日（及底稿）—31日

三月廿六夜（1946）（此件为底稿——编者注）

新妹：

现在很倦，只能写很少一点。刚才又调处了一件桃色案（半月前曾处理一件），已极累。

这次带物昨天全拿进宫去了，今天才全取回。你知道我多么焦急等了一天！你好像有些故意作弄我——当然你是因为累。但为什么不每天写一点呢？让我将你的生活知道得一清二楚。我这样要求当然是不实际的，你一定因为工作等原因（还有兴致习惯），无法像我一样，这样不厌其烦，有闻必录，你是重质不重量。我知道我太苛刻了，显然我今天还是不满足。不过你也不要太惯我了，这次欲望是一个无底洞，永远也无法填满。我现在是放任自己，让它燃烧，烧得无以安身，自发呓语，

难受死也。鬼家伙，知道吗？

还必须先告你身体情况。昨天又去检查，对那样医生毫无信心，不过他说我的肺、心都很好，这是对的，我也明知自己有心理作用。他说，体乏、头痛、睡眠不好是神经衰弱三大症候，因此说我神经衰弱，还贫血。结论是多休息、少劳碌，多吃些滋补。开了什么“补尔多寿”水药，也懒得去取。今天整日疲乏如故，看不下东西（因为书报来，仍看了一下午）。晚上吃饭极少。毛衣已脱，但下午仍感满身发烧。暂时情况如不改变，我只有少做事、少看书之一法了。这够多苦！希望这星期天最后你能读到我完全复原状了，这该多么好。你知道想做事而不能做，想读书而不能读这种味道吗？

“威胁”

第十三号

三月廿六夜（1946）

新妹：

现在很倦，刚才又调处了一件桃色案（半月前曾处理一件严重的），不能多写。

这次寄物昨天随车全进宫去了，今天才取回。你知道我多么焦急等了一天！你好像有些故意作弄我——当然知道你正累着。但为什么不每天写一点呢？让我将你的生活知道得一清二楚。我了解你忙着，你易累，不能要求你和我一样。你是重质不重量，我是有闻必录，对吗？我知道我太苛刻了，显然我今天还是不满足。但谁叫我这样想你呢！鬼知道！不过你也不能太惯我了，我的欲望无底，你填不满的。我现在是放任自己，让它燃烧，烧得无以自安，夜发呓语，难受死也。你这小鬼，还要“威胁”我，“拉起来”，该当何罪！

还必须先告你身体情况：昨天又去检查，那个医生一看就不令人尊敬，那样脏，没精打采，对他毫无信心。不过他说我的肺、心都很好，这是可信的，我也明知几天来，有心理作用。他说体乏、头昏、睡眠不好是神经衰弱三大症候。因此说我神经衰弱，还贫血。结论是多休息、少劳累，多吃滋补。开了什么“补尔多寿”水药，也懒得去取。今天整日疲乏如故，看不下书（但仍看了一下午）。晚上吃饭极少。毛衣已脱，但下午仍通身发烧。如情况仍无改进，我只有少做事少读书之一法了。这够多苦！希望这星期日你能读到我完全复原的报告，但愿如此。你懂得想做事而不能做，想读书而不能读这种味道吗？

三月廿七夜

晚上精神似好些。白天硬撑着写文，只看了一些材料便疲倦不堪。今晨醒来曾计划着写《解放区八年土地改革》小册子，为公为私都该写。公不说它，为私，很想为我的儿子准备一点钱。准备每天一千字，一个半月可完成。我必须追回我那旺盛的精力。饮食起居好好留意，我相信能支持得下来。这两天饭量也减了一些，但营养是增加了的。晚饭后，贴相片当作休息和娱乐，已贴了约1/3。今天为最后解决桃色案，又花去很多时间（你猜是谁——双木和托你带信与她姐姐的）。正事做不完，还要来这些歪事。鲁尚未动身，两物已交他。饼干尝了几片，甚好。你以后不必再为我买吃的，将钱留着孝敬儿子。我现在有豆浆、鸡蛋足矣。奶油也在吃。表不知怎样又坏了（发条仍断了），表带是死的，长了。算了，让它搁下，不再用它。我现在生活是规律的，但愿明天不再向你诉精神不济。何等焦急能正常起来。奇怪的是易出汗，现在只穿空心棉衣，仍是一动作就热。

今天下了牛毛雨。在南方桃花早开过了，这里树枝还不见发绿，塞外到底是塞外。北平春天的花，尤其中山公园的牡丹是有名的，我还未看过。你竟和我吹起市场来了，书摊我是最熟的，现在不知与九年前变化如何。据你说像小市场，那就不及过去了。

也许明天真会好起来。

三月廿九夜

亲爱的新新，今天我多么高兴，我复原了，几乎和往常一样。十一点从办公室回来，就看材料。下午写一篇社论，草稿已成。晚上和人谈了两个钟头话，现在精神还可以。昨天整日在外开会（参加发动群众结论的讨论，大会一直没参加，非常可惜），精神也支持过来。当然现在不敢多写，还是要早点睡，相信明天不会比今天坏。今天食量也好了些，这次大体经过约十天，原因是找不出来的。也许是一直过于疲劳之故，总不会因为想你想出病来。

写文计划得改变一下，先赶写几篇社论，和热河土地问题材料（预备寄《解放日报》），当然还是现实为主。你写了些什么？怎不告诉我。只要精神好了，一天我至少可工作十二小时。我是应该比你多做些事情的。我现在的营养并不坏，比延安

还是好些。而且又不闹肠病了，没有浪费，那就应多生产些东西。问题就是杂事多，还得照顾许多人。又来谈薪资问题了，真没办法。

读了山东印的二本通俗故事：《小二黑结婚》^①和《晴天》，都是好喜剧，人民翻身的故事。文字虽显粗糙些，但与那些学院老作家（如废名^②、落华生^③）小说一比，真是光芒万丈，前途无可限量。读这些作品后，对于真正新文艺的前途有了新的信心。这种“通俗故事”再一加工，是会使许多“作家”暗淡的。譬如那些延安的作家，他们哪里有这种生活。你应该找来读读，这对我们的阶级感情和立场都有好处。

三月卅夜

今天上午办公后，抄写好社论交出。将《晴天》决付印，这对热河减租运动是能起推动作用的。《小二黑结婚》也拟印出。听沈毓珂^④说，在冀鲁豫，这两本东西都编成了戏，民间流行极了。书中人物，老百姓熟极了。

下午动手写另一社论（同一个问题，准备发动群众问题连写四五篇）。晚饭后去剧场参加一晚会，看了第一幕快板剧（过去只有过单人快板），写承市小市民如何认识了八路军，轻松愉快。《粮食》延安看过，就回来了。现在社论已写好，今天下午还开了编辑部会。你看，精力还差不多吧。现在又收了几个本地女学生做抄写之类工作。过去对学生是有热情的，现在几乎一点都没有了，这是不对的。这次检讨也提到对知识分子工作做得不够。我的工作就是如何多印出些粮食。

《欧洲内幕》等暂勿寄来，别的新书刊源源寄。《李有才板话》（太行出，《小二黑结婚》一个作者）能找到吗？太行、山东不少好东西。《国民党六大记》华中也印出了。华中所出《生活》，总觉文化人习气重。山东精力甚旺，但质量较差，恐与领导干部有关。在那些小册子上写的序言，不甚高明。原计划每周出对开一张，印刷仍困难，现拟出单张增刊，文摘性质，还需再考虑一下。这里仍无人管出版事，我倒愿尽力之所及，老老实实做一点。想起鲁迅在迫害中，无本钱更无印所，仍挣扎校印书刊，那种对青年热情，对那种拼命精神，今天对自己实是一种鞭策。我们现

① 《小二黑结婚》：赵树理著中篇小说。后改成评剧和歌剧广为流传。

② 废名：作家冯文炳的笔名。

③ 落华生：许地山的笔名。

④ 沈毓珂：当时《冀热辽日报》编辑。解放后长期任朱德同志的秘书。去世前任湖北十堰市市委书记。

在有这样好的条件，然而还嫌电力不来，怎不应该多做些工作？电力也许一月内可能小规模解决，由老周主持。

三月卅一夜

今年又过去四分之一了，没有什么感慨，只觉工作压得太紧。晚饭后四人开了编会，自然形成对林之批评。过去虽非和平相处，但较客气。今天我尖锐得很，他最近工作太糟，且自愿当空头，生活某种堕落，不再尖锐便要不得也。对延发稿竟不知每天发了多少字，是否每天都发了。鲁对他责备亦极深。这种作风不能不令人想起延安干部，至少责任心强多了。每天可以荡来荡去，怎么对得起老百姓的小米！近日我虽如此倦，但精神上从未松懈过。我何尝又不想能真正休息一天，换一换气，然而我不放心，怕出差错，是以连散步都以贴相片代替。然而竟有人自己提出“我就最后管管”。年轻轻的人，如此轻浮，如何得了。我倒不是想逃避这个环境，实在的，每天尽忙于事务，钻进去拔不出来。我还是应该搞些研究性工作，写出几篇像样的东西来，扩大党的影响。我是不宜于这样工作下去的。这首先要忍耐力，看见落后心不烦，我真做不到，受不了这种折磨——我也只能这样向你发发牢骚。

向总社去了一电要人，不知有无结果。但愿延安来一强人，我好抽身。你说我想留是70%，估计差了一点，我想留是50%，而这50现在是往下坡路走，这还是自私。我想着我出来进步会快一些。这种环境呆下去，固然好处很多，但拖沓作风，故步自封，自易生长，一个人抵抗不了。

今天晚饭前和老周去逛了下市场。多少日子未来，想不到如此热闹，什么东西全搬出来了，是敌产大展览，比过去丰富不知多少倍。我好玩似地花600元买了一个小气枕，很精致。哪天想休息一阵了，再去逛一次，买些小玩儿。照相机一万五到二万可买，但这种东西玩不起。你每次寄书，有些剩余，什么人来都拿走几本。前天想起，登报卖了（一天即完），约得一万元。现寄你，你去入股，算我对小儿子的准备金。天气已热，脱掉棉的只剩衬衣，今天要勤务员将你那套灰军服拆洗了，明后天就准备换装。但棉帽实不能戴，希望你为我买顶鸭舌帽，灰色（或蓝灰），大小你找一个脑袋做模子。如麻烦，就算了，我并不很热心。写到这里，翻起你上周信来，就发现一句几次看漏：“想吃什么告我”。我实在还是不好吃，尤无一人吃东西习惯，买一些梨，总还是人家吃一半。什么也不要再买，你自己留着多吃一些，

不要光想我又没吃到。所买书暂不寄来，其他新书刊需源源寄。你必须保证我未出来一天，有一天丰富食粮，见面时当三躬致谢。美国画报有吗？画报还是要，好久没寄外版刊物了。你这次怎么弄到山东这许多小册子？交际处不肯捎我们寄延安报，请你问问翠明庄，我们寄平报纸是否都向各处分发。《解放》、《新华》总盼能有（二月廿七《解放》一定弄一张与我，上有《农业劳动率》文）。分局往往有。编辑部要中外地图（本子的）和电码书（小本子）。这次本拟寄一大笔钱你，为此间材料室购一批基本材料性和工具书（你可托别人代办），长远打算，即使我不在此，亦应建立家务。以后为我买的书即将书名告我，可暂缓寄，为报社买书即寄回。开发票，连以前的一起寄来。只要不是“珍本”，我可从公书中读到。买书之事，你可趁现在走动还方便，突击一两次，如何？一时寄不了也不要紧。那些小说，可重买一份（我想留一份也）。

四妹来了没有？甚念。

东北派小组，真想东北一行，我相信能写出些东西。这个好机会不知轮到谁。

关于“骄傲”问题我也是很严重，这是我们两人很不幸的地方，有一个此毛病很轻，就易于帮助对方了。我觉得我现在不好意思向你叨叨一套，这还不是教条主义。我已经跨入卅的大门了（不知是哪一天过的）！这点毛病自觉而不除去，是很可悲的。我的骄傲具体表现在：不尊重人家，过于自信，盛气凌人，不满情绪等。最好的钢碾薄了是软的，而我们却还是块生铁，就踌躇满志起来，当然一碰就碎。你比我似更经不起波折，也是外强中干之型。我们相互间需严加警惕。

金刚筹划改薪水制，这样我真会有些收入，可以养母养儿了。最近常想着你成为妈妈的神气。谭壮又来信，说你“胖了，身体在起着变化”，我什么时候能看见你呢？我没福分看你的变化了（这是一个做丈夫的应该知道的）。我看见你时，你会变过来了，这多么那个。

你知道我现在这个习惯吗？总想和你多写一点，不顾疲倦。这是一种虔诚，——你也许会看成这是一种赎罪，好进天国。

我还没有和母亲、琬姐写过一次信，今天又写不成了。夜已深，还要和谭壮写几句。

表仍寄来，此事太麻烦，真有些不好出口。

你的明哥

1946年4月1日

明：

今晚住翠明庄，又失眠了。现在已快两点，但我越睡越醒。起来小便了三四次，仍睡不着，脑子里想得多而且乱。

关于你的来呢，不来？几乎总在脑子里打转。虽然每次写信给你时意见总是肯定你留承，但平时在脑子里提起放下，左思右想的次数是无法计算的。这问题究竟也不知道该如何解决！现在，到生孩子、到生孩子以后、到将来……，到底怎么统一呢？

肖英（记得她吗？女的。别人都说她神经有毛病）来平了。今天偶尔问起她与柯伯年^①的事，她说基本矛盾是性生活的不协调，并具体谈到自己身体吃亏的情形。这竟使我想起四四年那不愉快的一段，我曾经过——我自己现在想来都奇怪的生活。而我的心脏从那时起显著地感到不好（当然是从抢救开始），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呢？这实在是许多历史条件与思想问题纠缠在一起的结果。这件事涉及到许多人，至少是五方面吧——四个个人和党。但党也好，另外三个人也好，都只接触一个方面或最多两个方面的问题（像你，是政治上与生活上的同时不幸），而在我身上，却同时涉及到许多方面。另外三个人身上的问题和党所受到的影响，在我一身上都有。而各人只顾他自己那部分，关乎我的复杂的内容，只有我自己慢慢回味，慢慢分析了。我现在对这件事已完全冷静，惟其如此，反而更痛苦，因为这冷静使我在任何一点上（都）没有麻木，——也就是自己把它分析得更彻底不留情，于是也就特别难过。我开始有这种难过，还是到北平来以后。好像以前我始终未达到完全客观，因而也未经历这种难过。

你之于我呢？现在，你当然是我的爱人。然而直到我来平以前，你在这件事上对于我是很“功利”，很“冷酷”的。你不了解我，同时，主要是你只计较你自己受

^① 柯伯年：延安马列学院时任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1953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制定前夕，在新法学和新政治学研究会筹备会的基础上，合并成立中国政治法律学会。董必武任会长，柯是副会长之一。

过的损失。仿佛，除了向你道歉、赔偿损失之外，你对于其他是不必管的，也不想到了要了解什么。明，我觉得并没有说得过分。尽管在“一般”的关系上，你是对我让步的，忍的，在具体事情上你其实对我是冷酷的。我不肯定你是故意出此，我相信你是完全没有想到我今天说的这些。——也就是你自己说的：“笨”、“傻”。为什么会想不到呢？能不能说是因为“自私”蒙蔽了你？

也许这些话会引起你的不快，或难过。但我有点不能自抑，不得不写给你。我现在哭了，你应该懂得，这是我下决心使我们之间好下去，才会这样给你写的。记得在承德时，尽管你叫我谈，我总鼓不起向你谈什么的热情。

关于我的思想上许多拐弯抹角处（不是指这件事），你也很难了解的。而整风以后，自己对这些东西又很不满，这方面的痛苦也是很大的。

除此之外，今晚又想四妹的事，不知她哪天能来。之所以想起，是因为白天接爸来信，刚才又碰到王旅长的原故。

还有上次换来的边币，已带到张家口换法币去了。原想寄给汉口，但爸不要。往张市人合作社无可靠人办也不行。是不是干脆买一支好表？钱放在手头会零碎花掉，难得有这笔整钱。生孩子时不会少钱花的。你意如何？写完了也许能入睡吧，当然是很想这会儿能躺在你怀里。什么时候见面，也许会大哭一场。我们的过去，即使谈起来有些痛苦，总需彻底一谈。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懂得我们之间的关系。所有以上写的，你全懂吗，傻明！

老周信是否寄丢了。给他去信吧。

新

四、一、晨二时多（1946）

1946年4月2日—8日

四月二日上午办公后（1946）

第十四号

新新、好乖：

昨天我是非常之满足的，你是如此悦人而晓事，只是我不该让你担心几天。

记得鲁迅书送瞿秋白的上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现在很有这种感觉。有一

个如此知我之人，我多么幸福。我也该知足，这种感觉与我们之必须生活于群众中，依靠集体，是并不矛盾的。当然我们所处环境比鲁迅幸福得多，他这种感慨或许多少还有点伤感，而我却只是充满了幸福与喜悦。好新，你永远做我思想的诤友。

四月三日下午

刚才接到你四、一、晨二时书，连读三遍。对于所写虽未能全懂，但你作书时之痛苦心情，〔理〕已感受。现在想到要和你写许多，但又不知从哪件谈起，我只暂写我自己这面。过去对你，在清理那些信件后，曾告你我的自责与今日觉悟，与你对我之思想、作风、工作、生活等关心相比，我对你实在差得太远了。我过去一般是在接你信时，和将到周末时，才多想起你。而特别是周末，属于男人的自私非常强烈，也就不顾你之心情，思想状况。我的心是好的，也单纯的，然而未免简单，可怜。我只是整日忙于工作，毫不自觉应如何方能提高自己，固执也有些偏狭。对于这样一个知己，这样一个好的爱人，对于她的援手、关怀和力量（应不计其方式），漠然淡然处之，以“自尊”抗之，重伤其心。以致在一个历史事件关头，终于离心！在自己的道路上、天地中，总觉得我是幸福的王子。第一次出现了四三事件，六、十出来后，我仍是王子（当然有了许多新的自觉）。然而从皇宫中猛然被抛到街头（你应该记得第一夜我那种完全失掉自持的震动）后，我便很有些变态和内心不能自持了，觉得“好人竟受如此遭遇”。加以残留的封建面子，爱你之心又始终未死（一年囹圄新的自觉），我更不能冷静于客观分析，自灰自责之萌芽有意识放下。这一段生活对我有一很坏影响：有意识自私，有意责罪你，增长了你所说的“功利”与“冷酷”，似乎很“看破了”似的。于是什延大女孩子之类事也曾一瞥过（当然马上又意识到这种妄举不能当真）。应该承认在我的心底里是埋藏着“总有一天”的，此可以几次欲剪成都照片未果为证。但最后此念终成事实，我几完全以理智处之——冷静的分析决定的。在我的思想上，我强调了我需要一个像你这样的人监督我（你不应该怀疑这点，过去吵架你这样怀疑最使我伤心，这样你就否定了我要上进），你是这样一个现实的理想（我还不致庸俗到只是要求解决两性关系）。对于将来，我也有信心，因此当时我丝毫不顾当时不了解你的刘祖春^⑨的“善意”劝告。

^⑨ 刘祖春：湖南凤凰人。解放后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三日夜（工作与客人来，只得中断）续写：

出之于理智，有此理想，这是对的。但在现实生活中，我的自傲固执以及那些坏影响的遗留，抗拒我的理想，产生我在实际行动中的“功利”与“冷酷”。你说得很对，我是一般的忍，具体（你所执着的）的“冷”。我对你是一般的关心，而没有细致的体贴。当然这点也应说明，有时我很避讳谈那一段，惟恐更引起你一些莫明伤感。关于此事我们从来没深谈过，我甚至微有些对你没有在我面前为此事表示过沉痛而不满。我也知道你心里是有许多话没谈出，但我并未采取积极办法使你能谈出，我瞪着大眼望着你时，也只是一般的难过，痛惜（为你为我），很复杂的混合。归根究底，是我不会爱你，爱你不够，我一忙于事务几乎可撇下一切，把事情又看得太简单。这即所谓“傻”与“笨”。好新，不要难过，我不是已曾说过，我“辜负了你”吗。对于这段事情我应分担一部分责任。我的思想肤浅其实也贯穿对你的关系上，希望你真原宥我。你看，自从爱你以后，我永远就是你的！我相信我的许多缺点会慢慢改过来。我意识到最近在虚心听取别人意见上似有了些进步，那种可厌的固执在动摇了。过去在你的面前特别不愿当面认输，现在我就老老实实让你剥皮，我也不敢嚷痛。我承认了解你很差，你的拐弯抹角，许多痛苦，很不深知。我愿意多想，多回想，但你也要和我谈，但不准再有这次半夜起来写信的情形。这样激动，太伤身体。

很久以来，我曾想到一点，但未和你谈。即夫妇之间应有经常的整风精神，互相完全坦白，不要有什么隐藏，特别是思想活动，哪怕是思想上犯了罪，也应适时坦白。这样才会更团结，爱得更好。黄牛一九四〇年三月五日写的这段话是历久垣新的：

最深刻的了解，最关心的慰问，最忠诚的信赖，最有益的帮助，这样便更接近，更亲密，更尊重更谅解，更单纯更安静。

总之感情更好更真切更坚实。

可惜我过去没有这样做，亡羊补牢未为晚也。我们还年轻，我们应同心同德创造我们从今以后的生活。从我们的第一个孩子起（老实说我希望我们有三四个孩子，有一个资产阶级心理学家说，一个和两个孩子他们不会有美好的童年生活），就让他们知道，他们的父母是这样完美的。

有什么办法呢，你现在不在我的身边，我不能将你拥抱在我的怀里，让我来抚摸你的伤痕。我又重读了一遍你的信，读到最后“也许会大哭一场”，我非常难过……

不谈这件事了吧。谈谈这两天生活可记下的。

昨夜为送鲁今晨走，我们四人谈了很久，鲁与我们之间互相批评。鲁对我的意见，好的是：高度的对工作热情，事业心与负责，有魄力与毅力。由于我，报纸有改进。谈缺点时，使我印象最强者：重视人家意见才能减少自己毛病，民主作风不够（这是中心意见）。事业要推动大家才能做好，方式应鼓励多于责备，建议多于批评，没有一个人是喜欢别人打击责备的。我曾批评鲁与林、方之无原则关系，他都接受。鲁并特别强调说和我现在关系很好，还说我直爽好处。他对林批评很重（未提到思想上来），林可能会有些改变。廖^⑤是一个好同志，鲁提不出意见。他说自己是“庸”。前夜他和我谈到很深夜，他特找我来谈，对他工作作法提意见。他以后搞广播和评论，研究问题，走我在《解放日报》的路。

昨夜本想和你写的，终于公战胜私，写了今天的头条新闻配合社论（你记得看四、四报）。今天下午接到乔木的信，非常高兴。他给了我鼓励和批评：“在这样的情况下（热河的困难），你的工作岗位和工作实在是非常重大，而你的努力、负责，求进步的特点是一定可以胜任的。不过我从与你过去的接触中，微微感觉你与上级同志往往不易处得融洽。在这一方面特别希望你能多注意一下，多抑制自己，多尊重领导，使工作条件与工作方针多有把握些。”

我拟再和他写信，告诉他一些情况，我觉得是有意义的。

今晚老杨来坐很久，也谈到我之去留问题。他之意见大体与我们所想相仿。这始终是一个问题，我们之必须在一起这是肯定的，不宜分得太久（还不同于{米朗}情形）。就我着想似留承强于去平，就你着想则留平强于来承，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目前倒也不急于要解决，但也不宜长拖，这样对你不好。你应有亲人，有我在旁边。即使我思想上打消留此（这是可办到的），但这边放不放确是一问题。张家口、延安大概也不会做我们的红娘。这是一个最实际的问题。因此我就自然想到：你还是回来，这有损于你的发展，但容许我这点自私的想法，因为这想法还不失其现实性，

⑤ 廖：廖经天。

因为这边还是能发挥你某些长处的。如回来，马上亦可，产后问题就较复杂。小孩丢在北平你舍不得，我也舍不得。飞机不好带吧？我提出了这样一个连我也意外的方案，我们都再想一想，你可求教于秘书长，将实情告他，我们都不愿分得太久。我们在新的 fall in love 中。

夜已深，但愿你今晚没有失眠。很想今夜梦见你。

四月四日下午

昨夜没梦见你，因太累，似乎就没有做梦。很久以来，我的睡眠是很好的。

又读了你的信，一阵阵难过，终于又想到你我统一问题。我们应从更根本着想：还是多在自己地区留一个时候好，还是早出来好（迟早是要出来的）。我想不出一个答案，似乎各有千秋。还是决定于党的需要。就我来说，两者皆可（如要开展湖南或武汉又当别论，但时机尚早）；就你说，当然在外作用更大，特别搞上层，你有许多有利条件。因此一种方案：我就你；另一种方案就是目前（也不会是很短的），你就我，还是回承，将来再一起出去。第三种方案就是维持原状，你生产时，或生产后，我争取来看你一次。那就只好是想念和写信，我当然也不愿过这种生活，但局面已造成。想来想去恐怕还是第三种方案最现实。而且也有副产物：解决四妹问题，解决我的家庭问题。将母亲弄到承德来是无必要的，弄到北平说得过去，也好办。我的新新，你说怎办？想你真想得忍受不了，窗外松树虽未抽芽，但春意极浓…。昨天看见有人折樱花插瓶。老实说，我还有男孩子的要求，你不要骂我。

今天无头条，又回来写了一条。有材料，写条新闻，现在真驾轻就熟，简直可限时交卷。今天仍有社论，今夜想续写第三篇。如赶得及，还想这次飞机将《热河土地问题》第一篇发延。我的精力还好。{假}有你在，我会做更多事。一个问题想得很得意时，我就会跑来亲你。我这时多么想拥抱你呵。你那么悠然地坐树影婆娑中看书，故意不理我；但你又让“风吹动头发”，闭起眼睛，向我伸出嘴唇……。乖，你胖了，简直很胖的样子，这也许就是变化。前天老廖告我，说我脸色好多了。前天理了发（因下午又头昏，索性理发去，当作休息），现在照镜子，容光焕发。你那套棉衣洗后，斑斓点点，很不雅观。总务科为我拿来一身毛呢料子，暗茶绿色（颜色很不喜），准备做套夹衣。料子较延安毛布要好些，但恐亦极不耐。料有多，做顶便帽。新衣穿上，也许更焕发了，可惜你看不见。听说张垣物价已比这里高了，

特别是所谓“洋闹”，照相机颇多，想买来两个，一交采通科，一留着学拍。这玩意懂得还是有好处。今天不再写了，明天见。

现在是黄昏，快掌灯了。散步回来，无法排遣相思病，取出你的书简二集（整风后）翻看了几篇，更增加想念。今夜还能不能写文呢？

四日夜

晚上廖、高^⑤来。高即去热西，和他谈了些工作。廖是来谈社论事。他们走后，继续写《开脑筋》社论，一气呵成，约一千六百字。现在时间并不很晚，外面在刮风，仍无睡意。这几天下午都不大能做事，就干脆躺坐在沙发上，闭上眼睛养神。这个办法你可学习。

你的《清脆的耳光》，应该说写得很好，打得很响，有力，文字亦无女人气（颇有定一同志文气）。原想转载，但怕平方看到“老婆的东西特别热中”，踌躇着。今晨接延安电，后一段删去，我就干脆全用上，只头尾稍变。

四月五日报你留起来，这是“夫妇版”，头条也是我写的。

五日夜

晚上招待各县负责同志座谈，到了近廿人，他们都作了自我批评。热东辽西中心问题是看不到报。老百姓都要求看报，人民对文化食粮多么饥渴！他们提出许多要求，主要是要报、要读物，对报纸本身提意见很少。会开了约三四个钟头，中心感觉是责任重大——全热河人民文化食粮，新闻知识，我强烈感到担子太重了。现在很疲倦。我最后说了些话，稍多说话，精神即不济。

六日夜

早上在办公室接到北平事件消息^⑥，稍有些震动，亦不觉太意外。国民党竟下流到如此地步。发完稿后，半个多钟头内，赶写短评《严重抗议》。下午又拟好声援电稿。电话告赵时，他问“小范在内不”，我答不知道。早上接此消息时，我没特别想到你，也一直没特别想到你，心情只是一般的愤慨。但与接李兆麟消息时不同，

⑤ 高：高文晋。

⑥ 国民党特务冲入《新华日报》所在地，砸抢了报社，并逮捕了一些报社的工作人员。

这与同业有关。我倒想到宗彦，他的脾气会忍受不了。当然还是想到怕你身体会受影响。晚上见到老廖，他告我电报有全部名单（交到编部我看明没有），里面没有你。但我想这样你也许会更紧张起来，更不安。捕去了那样多，留在外面的一个人要顶好几个用，报一定要坚持着出。我和廖说，有这一次事件只有好处，大家更警觉，不会有丝毫麻痹，战斗得更勇猛。这样的事对我们来说真也是家常便饭，吃亏的不是我们，而是反动者本身。一切《新华日报》的命运都要准备尝受。不安的是，我不能来分担你们一部分工作，至于悲愤则是同等的。

四月七日下午

昨夜未能写许多，因一事使我很不痛快。赵电话告我，以后报样子两头各送一份，原因是最近有人有意见，错字多，标题有掉字。再问也说不出什么。我直率回答不同意这样做。要么派一个人住在这里。他说我这是“抵抗”，谈了许久很不痛快。石夫刚回来，在座听到，他说“根本是工厂的问题，哪里也不可能这样做，你往我们推好了。”今早我去见胡，谈起此事，他说还是送好（因为送比不送好）。过去既可撤销，今日又重提，难道工作反而退步？问题（应属于政治的）很多？即算仍照办，我思想上无论如何不同意这种领导，这点在会议上我都要说清楚的。有毛病第二天就通知，工作难道不能改进？一个错字，印不清楚，谁来看大样也解决不了。根本不了解情况（不懂报纸过程，这里具体印刷等条件），出这样的难题（这个难题实际出给工厂），是只有影响干部情绪。改进工作不从积极着眼，消极防范，永远也不能有大进步。过去还不是送，还不是等不及就打版了。想起这些，一天累到晚，头昏眼花，常常耳朵所听到的就是“错字，标点不对，印不清”。现在天王老子来也解决不了，除非我们自己去当校对。但印不清，一下也还解决不了。印刷问题我不能再逼，否则吴克真真会对我发脾气。想起乔木信上所说，当然我应平心静气，“任劳任怨”，就是这么回事。今天很闷，什么也不想写，向你发发牢骚好了。也自然涌起离去之念，这种责任我担负不了，我自己有志于研究些专门问题，写几篇好文章。像现在这样一天昏头昏脑下去，自私一点，对自己长进不大。我希望有人从原则上，思想上来启导我，帮助我，不希望这种“错字太多”的领导。我现在这样写社论，无人切磋，送去也无甚修改，如何进步？成天锁在家里，动都动不得一下，想休息天吧，都成幻想。谁来管你？机器定时也得擦油，锅炉定时也得洗刷，我呢？

过去我们常警惕两个人的小天地不对，但正确的小天地只有好处——这个小天地属于大天地，但它非常丰富。好新，哥现在特别想你，你在起码可打消我现在之闷气。

你现在一定很紧张，工作极重。我来叨叨这些，很不合时宜，但又只有你来听我叨叨。

报是不是还能继续出？被捕的能马上放出来吗？北平文化界怎不见行动？执行部管不管得着？你们以后有些东西恐应另外放开，譬如我的信都不宜搜去。可往叶家寄存。这次事件直接目的是不是就在阻挠出版？打击别的进步报刊？抗议当然是抗议，但“二二二”连抗议了三次，厚着脸无赖，不理。我们得另想办法，来一个大攻势，把这批王八蛋老底子全挖出。印出许多《新官场现形记》，大量散发，总得有厉害的对策。

写延文章下周写了。这次寄了些报与材料给克寒、杨文。

有些琐事现在特写下：周太和信很简单，不寄你算了。准备和他写一信。苹果不准再寄了，否则我会生气，这样贵的东西。奶油现每早冲炒面吃，还好。糖是一大贡献，此地买千元一斤。青椒还在吃，现不如从前想吃了，不必再寄。线衫已穿上，很合适，颜色极喜欢。袜子尚未穿。纱布当办。那些底片已清出，这次不拟寄，想起你们很紧张会无闲情搞这些。钱如不能存合作社，你是否可换成戒指之类，表是不是北平挺贵？将来急需钱用，又不能变。或者寄回，由我在此入合社，由这边拨亦可。你作最后决定吧。但切记重庆经验，不要零花掉了，以后不要再买吃物与我。上次在市场偶见代乳粉，要不要买下？这边市场用物，要不要为你和小儿子准备一些（但我还想不起具体买什么）。

这几天很想你能回来一趟，这当然不可能（尤其现在）。但我仍想到，自读那封泣书后，对那王八蛋^⑤生长一种新的愤恨，这混蛋在思想上、在物质上都欺负了你，当然已受到党和群众的制裁。但在思想上此人真忏悔了吗？我估计没有忏悔，至少很不够。因此我现在不饶恕，生长了愤恨。本不想和你说这点，但还是忍不住告你。我甚至也想到能来平看你一次，想来想去也无法成行。我很害怕这样长久过这种想念的生活，因为这不是一般的儿女情长，这是一种“新生之机”的难耐。我最近脾气并未改什么，很闷也很躁，这是与此有关的。也许另外还有一种“父性”在生长，

⑤ 指邓力群。

我的儿子在跳动，在成育，而我不能来摸一摸他，听一听他。这时我对你还有丈夫的责任，我应该像一个最好的丈夫样来照拂你。这些无处可诉，工作后的疲劳也无法驱除。我的想念、我的难耐。我现在感觉想念剧烈时，头都有些昏，难道前些日子的头病无力也竟与此有关？

你可想到我现在提起笔来就不愿放下。这种心情，这股傻劲……

七日夜深

晚饭后魏伯^⑤来，一直扯到现在。他是张家口记者，过此去冀东。我们是同窑之友，谈得很多。我劝他安心做个好记者，不要怀着两心——一半好搜材料搞文艺。最后谈到夫妇之间，他也觉得我们应在一起，不宜久分。他的意见是你回承。现在局面，在北平一人带孩子是不可能的。我也觉得他言之有理，希望你多考虑和人商量。他说存合作社利很大，一般有50%。还是决心存吧，张家口不便，就在此存。你意如何？盼速复。

明天上午进宫开会，想系为昨晚之故。我的意见还是要谈的，当然要服从决定。

大概二三点了，必须去睡了。我和魏睡一床。

你的好明

你留不留平问题，我还是不提意见。

为你着想，你还是留平好。

八日晨

第十四号附页

新：

本想和杨庚、宗彦、满雨^⑥等写一信，表示慰问，但现在实无精力。好在我写了短评和电报，我的意思也表达了一些。你一定忙而紧张，我也不愿多说要你注意身体的话。在这样危难情形之下，相信你们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报不出来，消息总要发出去。

⑤ 魏伯：在延安时从事文艺工作。抢救运动时，同李锐一起关在保安处，同过窑洞。魏早已去世。

⑥ 满雨：？

不希望你多和我写信，留着精力做别的事，我祝福你的努力。

明

七日夜深

听广播的说人已放了。

1946年4月7日

明：

这星期当中所发生的事情，你大概已从总社广播中知道了，详情信里也无从写。本来我们准备出特刊的，写了许多特写，现在又决定不出了。以后再慢慢谈吧。得首先告诉你，我无恙。你一定在惦念着。我没有被抓去，是《光华》(?)日报所称“誓死不肯出户”中之一。也还没被打。我们的斗争是胜利的，我们曾经把特务撵得在街上跑，人民都看见。

这次事情算是过去了，但以后的花样一定会更多更巧。这样很好，提醒着我们大家，勿为北海、马连良……等等所迷糊。我又记起了少奇同志的话：“上海好，但不是我们的，因此不好。”的确，“我们的”，这就使一切都成为最美好的了。哪怕是红高粱，老五号……。你安心工作下去吧。

因为妨避随时不测，把《参考资料》十本及你的信都寄你。以后每次信看完都寄你。另外是新旧各书。往西单买旧书事，因最近忌讳独个出去，尤其是需要“逛”，就暂缓一下吧。

接到灼姐来信，多么高兴。我已给她、妈妈，写信，寄了你我六张相片。这又使我想“回湖南生孩子吧”，妈妈还准备盖房子哩。听说董老回湖北，当公开省委书记。徐老不来平了，很可能是回湖南。你如愿去湖南办报倒是很有可能在全国重新配备时被调去的。——这是闲话，希望不影响你。

钱俊瑞从延安回来，中央关于宣传策略有很多具体指示。但这几天一闹搞忘了，以后想起来慢慢写给你。总社将调一个田野往承德，但克寒叫人带了口信要我转你：田野意识不好，在延安不安心，不能作负责的工作，请你注意。下次飞机他可能来。

我们出事后，我曾去看叶老伯。他想嘱咐我：“当心”，但觉不知怎么说好。我

说：“吓不倒共产党的。”老头连称：“我知道，吓不倒，吓不倒。”有意思得很。

肚子已渐渐大起来，五个月了，还有四个月。今天汉口来飞机，元坤还未来。

我的表交荆杰带给你，我另买了一支五万七千元。再卖一件短大衣，还可有三万元边币往张家口入股，已带去了。将来我们用钱大致不会太难。湘中似乎过得还不错。我给妈妈去信，提到叫她勿催租谷，因湘中农民甚苦也。

这次你又是失望，但请原谅我，这礼拜太紧张，今天又是很累，而且不能太晚回去。下次再补你。

再见吧。气枕很好，午睡时用它。

今天听说李亦明带来你一信，至这会还未见到。

鸭舌帽尚未买到。

新

四、七、翠明庄

下午五时（1946）

注意读蒋介石在参政会的讲话吧，他已经公开出面推翻政协了，这确是对我们的好教育。非打得他不得不就范，他是还要玩花样的。东北大概非这不能解决问题。白羽、周而复、鲁明等记者随去东北根本不能活动，你说不知谁有“幸运”去东北，是把形势估计太简单了。

很希望你想想在延安讨论“联合政府”时的情形。多想想，从目前时局应得到很多教训——它将使我们在任何别的情况下勿昏头。你不是到承德后说过“我政治上常左右摇摆”，我希望你有具体认识。

70%，是你自己说的。你应该对根据地有更高热情，不要想到出来。明，我告诉你，当警察刺刀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忽然感到，哪怕平时我最不喜欢的同志，也是最可爱的人了。而且，立时想到：“每分钟应过得更宝贵。”我们的工作要与敌人的凶狠可恶程度抵得住才行。

换了单衣后，有机会照张相给我。不必一次照很多。

身体怎样？念念！上次苹果收到没有？

又及

1946年4月9日—14日

第十五号

四月九日夜（1946）

新妹：

知道你忙而累，就没准备读长信，因此我是满足的。在《大公报》上见到你在招待会上作了报告，你们这次是胜利的。你们当时情景，你如何对抗，似历历在目。北平是一个能迷人的地方，这次事件好处确多，警察局和刺刀，为我们上了最好的一次阶级教育课。

信物寄回甚好，我这里是保险箱。你还无白区工作习惯，虽是公开，但也要养成随时“意外”的习惯。你是不是还写日记？如写，也按时寄我好了。目前的局面还是紧，以后的北平更是不得安静。你出外确要小心，特别是晚上，流氓手段都要提防。

灼姐信很意外，特别是母亲、大姐情况。大姐为我牺牲了她的青春，这点最使我难安。母亲还是不出来为好，至少目前，这样局面更不宜出来。你回湘生产事也可作考虑，交通方便是可以的。只是生后，马上又出来，会有困难。首先你舍得小儿子吗？时间还有四个月，但只有两个月时间作考虑了。要南回也得在生前一月多才行；如此，我恐怕不可能去一趟。在北平还有可能。此事这几天我再通盘想一想，星期日再谈。

这两天因魏住此，生活有些被扰乱，晚上谈话很多。

昨天进宫开会，结果要两头送，我提出了我的意见。我相信过不了许久，会自动提出不看的。开会时以及现在我都很平心静气。他们责任感增强对报纸当然有好处，这只是一个方法问题，我也只能等待。其实看大样的人不懂许多技术问题是困难的。将来问题在工厂。

四月十一日夜

昨天玩逛了半天。和黄钢上午去买相机未成，后来加上魏、石夫、四个人去

“忠灵塔”拍照，照了一个胶卷。我们是带着胜利者的心情去逛这个法西斯纪念地的（该塔决定不毁是对的）。塔高40米，建筑得很好，旁有樱花林。你在时我们就没想到来游一下。从这山坡上看承德是很美也很现代的。摄影师是黄，他选择了几个镜头。昨天穿了新装，很合适，还有石夫带回的黄皮鞋，多少年没有这样阔气过了。

华山昨夜回来，今天上午开了个会，决定林去赤峰几月，建立那个战略地带的基础（热北、热中、辽西），及解决分销处等问题。决定全部集体办公，内勤与编部合作一起。整顿电务科，改薪水制。今天《大众园地》初出，内容虽平，但相信方向对的。刚才读了韬奋写的《生活奋斗史》很感动，这是近代中国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的为人民服务与事业的精神，值得我们好好学习。我想先学他的为读者服务这点。刚才和魏谈及我们的“报八股”（他对《晋察冀日报》有许多不满），他希望我能作些改进，使报真能和更广泛的群众接近（当然不是迎合小市民）。我预备最近集中精力多想一些问题、办法，多看些东西。自代鲁森以来，每天忙于事务，想问题很少。

今天晚饭后见到杨维哲^⑨，她快生了。说这边医院太糟，有人愿在家里生。你如在北平生，当会比这边条件好，但我不在。最近想得多的还是这个具体问题。在哪里生？生了后怎么办？我们怎么统一？家的问题想得很少，因那不现实。现不能回南方，也不能接出来，主要还是你和儿子的问题。尽管上信临发时写着你应留平，但想来想去，统一最好办法，还是你回来。我也不放心你一人去湘生产。不管怎样，我应在你旁边，招拂你。你和秘书长谈过没有？时间是过得很快的，四月又快一半了。医生说你临盆具体日子没有？你怎么能没一个亲人在旁呢？我希望听到你自己的主张，你的理想，和你现实的处理方法。

明天拟和灼姐等写好信。她和白云是不是掉了关系？白怎么一人去鄂北了？此事问秘书长也是毫无办法的，除非我将来回去。白如在外找到关系倒好，否则日子真是难过。

那些旧史书不必再买了，买有现实意义的。书、报都收到不误。药不买也好。猪肝是很难照顾的，我当然不愿提。最近伙食又坏，我决不愿为此事叨叨，人必须知足。

^⑨ 杨维哲：周建南的夫人，李锐武汉大学的先后同学。

四月十三日夜

今早魏伯坐大车走了，我的生活也可入正轨了。现在回想昨天可记的，就是整日心情之沉重。一下死了这么多，这么多党和人民的珍宝，这竟是现实的吗？^⑨造物为何这样不平，在如此紧急的时候，偏偏要死掉这样的人！昨夜开支部大会，会前我要大家站起，致哀三分钟。我讲话都有些含糊了。我特别记起最后去见博古，他叮嘱我“不要三心两意，见异思迁，坚持这行下去。”又说到我之缺点，“不得志之感”。这种悲恸是令全党承受不起的，你们在外面的心情也许更不同一些。

华山回来仍不愿代鲁职，也不便过于勉强，我只有这样干下去。晚饭后读列宁汽车夫的回忆录。列宁真会休息，这真是一个完人。不会休息，是作不好工作的，这点我也应学。晚写好与叶伯信，与灼姐信只好明天了。这星期没有写文，下周一定要写好自己所许的。

经过这次事件，你身体没有受什么影响吧。还是要定期到医院去检查。你那盲肠刀口不会有影响吧。心脏呢？现在奶头想办法摩擦没有？我能替你做些什么？我这个无用的丈夫和爸爸。

四月十四日夜

今天写了家信，和刘克写了信，他竟在赤峰。这是一个好同志、好朋友，我甚至想到应该替他找个好爱人。照片已洗好，只有四张要得。有三张都可放大。那张樱花林的，可单洗我。晚上将纱布取来。林要剃刀，如便宜就买把与他，否则买两双袜子算了（他日内即去赤峰，买来已走，暂不买亦可）。今天下午头又昏，索性擦澡、洗头、刮胡（第二次）。累了一阵，竟好些。几天中总是翻来覆去想我们的事，你还是留平吧，一时不能南返，就将母亲接来，我抽机会来陪你住一时。我还是很不愿要你将就我，宁肯想念得痛苦些。其实在我们队伍中此种事太平常了。

这星期做事不多，下周当多做一些。以后也拟星期日设法真正休息半天。

四妹来了没有？她来了我也放心一些，你生产时总有一个伴。你说不缺钱用，但我总想为你准备一些，这是一种责任感。你们这周很平静吧？外出还是小心为上。下午杨维哲夫妇来坐。五月一日可能有电。在修一万能铸字炉，印刷当可改善。干

^⑨ 此处指“四·八”惨案。1946年4月8日从重庆飞延安的飞机失事，飞机上乘客有刚刚从国民党监狱中释放的叶挺、王若飞、邓发、以及博古（即秦邦宪）等人。

部总不给，要大改进目前不可能。

关于形势看法，我实应好好反省，你的二全会笔记看后原想利用，现已过时。但此方法也予我启示。我虽无时间这样来读报，但多想想总可做到。“多想多听”，我必须如此努力。近来老廖常提意见，我都及时接受。他们反对集体办法，我便不再固执。华山今天写了篇社论。干部关系我在有意识注意，必须常能从人家处学到好东西，但也应使人从我身上得到点什么。

陈企霞来一恳切信，要我为《北方文化》写稿，以后当可一稿数投。

张如心^①文章仍是从抽象概念出发，此公风没整好。萧三《西线报告》不错，比过去写贺龙大大不同。

表走得很好，你买的好不好？这时还只十一点，眼有些模糊不清。并非疲倦，就此停笔。

大家都说报头难看，你去请叶伯为我们写一报头，字体大小仍旧（占四栏），用隶书、楷体均可，但笔画要粗（如大公），写小些，制成锌版成四栏亦好。另制四个小字放报上端（如《解放日报》），要四付，准备出四版。锌版事托祝志澄同志。

你去买一斤口蘑和一些干对虾与妈妈寄去，她老很喜欢此物。也买点小物件寄灼、瑰姐吧，我替你吹了一大顿。

你的明哥

买几个胶卷回来，我们已弄到相机。要一盒黄靴油。

共照片四张，底片七张。

你的底片三张寄来，“千秋”的和那伏案有小辫的必须立即放大与我寄来不误。我想用框子嵌在墙上。“千秋”的寄张与姆妈。

1946年4月12日

明：

这两天心情很烦躁，不想提笔写，倒是想和你谈。——怎么可能谈呢？如果不

^① 张如心：（1908—1976），广东兴宁人。曾任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国政治研究室主任。著有《毛泽东的人生观和作风》。解放后曾任东北师范大学校长。

写，你一定会很失望，至少会好几天不安，还是勉强着来写吧。也许能写多，也许又会写不出。

来此后，失眠几乎成了经常的事，稍一想什么，就睡不着。昨晚直到晨四时才入睡。同屋已增至五个人，还有一个洗衣的女工，堆得满屋是衣服，又在屋里烧炭熨斗。天气已经热了，更增人烦躁。那位女肖英也搬到我们屋里来了。一看那乱劲心里就发烦，刚才为了给你写信，就找不到一个可以静下来的地方。此间已增至一百多人，而只有十多间房间！

昨天接四妹来信，她之来平或可成为事实。我很不知道她现在所构想的生活是个什么样儿，特别给她一信，告诉她作吃苦的精神准备。母亲仍难免于世俗的影响，我有点为此不乐，但仍给寄去了四万元。老人的心理，其实她又寄钱给我。照目前这形势，如果四妹来了，还是快些把她送到张家口去好。一来怕发生意外，二来大城市对于她恐无好处，我是决不愿让她在执行部这类地方搞什么抄写之类事情的。让她去学医或者通校，或者到工厂去。聪明漂亮的女孩子如不走这条踏实的路是很危险的，尤其她又是全无政治觉悟。

因此也就联想到你所提出的问题：我们俩到底怎么办？这两天我的想法偏重这样。最好四妹与你母亲都能在近一二月内抵此，那么你请十来天假来平，然后一块由张家口回承德。一来把四妹送入学校，同时回承德生孩子去。我想，生孩子时仍应该你在旁边，否则在感情上忍受一种很不正常的状态，是不大必要的。孩子我决定喂她四个月到半年，然后交给母亲喂牛奶。这样前四个月到半年能否工作还是问题。如果不工作，光在北平带孩子则更苦闷。如果秘书长一定要我在外面搞工作，那么把孩子告一段落我还可以出来的。而且，从母亲来讲，千里迢迢仍看不到你恐怕也是不大好的。你看呢？至于你的工作，党如不调，是不应该勉强的。因为北平不如承德缺人，而我回承德还是可以好好搞通讯员的工作。今天我已给灼姐去信，叫她直接给我爸爸接洽，替母亲买船票到大沽来平。等他们回信后，确知母亲动身了，我再向秘书长提出商量。估计他是不想放我的，但生孩子事他也无可如何。

不可否认，好久以来这些私事很费了些脑筋，失眠也常是由于翻来覆去想不清。今天一整天，因昨天没睡好，同时脑子一直纠缠在上面这些事上摆不脱，以致成了什么也不想的状况——这是到北平以后的第一次。今天非常非常想你，烦极了。

这一周气候完全变过来了，院中海棠、丁香皆已发苞，邻居孩子们在我们大门

口打“榆钱”。后天我们俱乐部组织游颐和园。我当然很想你，而且肚子已经很突出，小鬼跳得厉害。这几天吃饭不那么香了，不大想吃。宗彦感冒病了。天气变换，你要当心身体。被子要洗晒，多开窗喝水，得便叫小鬼弄点花在屋里，这样可以调剂精神。告诉你，还是逛厂甸时与李普的“太太”买了四条金鱼，其中一条一直活到现在。李普太太去上海，我就把它接回来了。奇怪，我从前还不曾对金鱼发生过兴趣，而这次我发现别有风趣。每天给它换水，喂馍馍屑，看它吃、游，倒也成了一件生活上的调剂。有机会我和它一块照张相给你。

还有一件生活事告诉你，你可不要骂我，因为我已经后悔得很了。我花了七万元作了件短大衣，一般买现成的是五万元左右，但我的尺寸买不着，而我是找到了一家最好的铺子去做的。当时觉得五万——七万，似差不多，单独一想七万这数目，又后悔了。但又回头一想，总还是件正经事，尽管贵点，东西总是好的。有一点必须申明：这件事与西安买手套的心理是不同的。我觉得难得有整数的钱，那么就作一件正经事吧。如在城市，穿衣总还是要的。现在经济状况是：买了一支手表、一件大衣，寄汉口四万元，另存张垣边币三万一千元。目前负了五万元债（法币），但我每月可有三万五千以上的薪金，吃饭而外，有两个月也就能还了。总算作的是正经事，你不会骂我吧。干脆把所有琐事全写完吧：承德如有好看的花布或花绸（宽面子的）而价钱在每尺边币二百五十元以下的，你可以买，但必须真正好质料。这样我可以缝长衫，每件长衫须八尺料子。小鬼衣服大概两个母亲都会准备，自己暂不买吧。有好的浅蓝色或粉红嫩黄色布（或绸，但不是代用品）价如上述者亦可买，其他则不必多买。照相机我赞成，你学拍吧，将来咱们不是有小模特吗？我供给你胶卷。但买机子时约黄钢内行同去，宁可买好些的。

线衫很合适吗？你为什么不说“袖子特别合适”？哈哈，瞧那袖子多短！有可靠人时把毛线带来（两种都带来）以给你织背心。以后我如有今天这种闷的情况，做做这类事也好。表收到吗？走的无恙？

你们如改订薪水制，可叫石夫他们来信问老祝，参照这边的办法，这边是往延安讨论过的。上几次信曾告你以后报纸可少寄，你忘了告诉他们吗？

好了，谈点正经事吧：

关于那件不愉快的往事，这星期我完全忘了。不是读你的信我都忘了曾向你那样发泄过一次。明，为什么要去恨个人，这是不必要的。也不必用“欺负”这样的

字眼，倒不是新新阿Q、逞强，而是不应从这角度看问题。重要的是得出对我们自己有益的教训，是吗？“微有些为你未在我面前表示深痛而不满”，现在还如斯吗？是因为我“在你面前”表示了“痛”而满足吗？我想你现在也许已不这样想，但也怀疑是否有此成分？坦白地告诉我吧。如果有的话，则证明你还是一个很庸俗与自私的人！是不够我向你谈心的。

北平报社，早在反苏游行时，特务就曾准备捣乱发行处，但当时学生不肯去，遂作罢了。以后又有人提过要放火，但也因有人反对“还不是时候”而作罢。这次，当然是二中全会后的结果。但这次事情本身他们是失败了，我们的销数从一万五千已陡增至三万。游行放鞭“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地招摇过市，弄得全北平都知道这个报纸了。因此，以后必将有更毒手来的。《驳蒋介石》（这真正一颗原子弹！）登出后，又有人提到要捣毁。但李宗仁说，要看看重庆再说。我搞读者往来的所感，以后再谈吧。三日刊的质量与其任务，与人民的拥戴相较还是太差了。

《驳蒋介石》真痛快。中国人民已经强大与成熟到足以严密监视这王八蛋的程度了。中央社大叫诋毁国家元首。确实，少奇同志这次曾说过：“对国民党的反动要放手骂，叫人民看是可以这样骂的。”我们这次事件中本着这精神，“叫老百姓看，是可以这样反抗的。”我觉少奇同志这话深刻极了，这也就是全部合法斗争的目的。当然不是说合法斗争只有骂这一面，而是说，在合作中，顺利时决不给他涂脂抹粉增加一点颜色，而一到该揭露他的时候，就抓紧揭露给人民看。这样合作的过程也就是教育人民的过程，以达到最后一脚踢开他，那时人民也毫不犹豫地参加。

少奇同志还讲到一点：退却时（指宣传上）要善于组织马列主义理论的进攻。在退却时宣传理论问题，根本问题，看上去很和平，思想实质上仍是进攻。而这种理论宣传又给群众以思想基础，使他们在攻势来时，有足够接受的水平（这后一点是我听后的感想）。

少奇同志批评到《解放》三日刊（第二期吧），关于难民还乡问题的社论是犯了小错误的。那篇东西里面提到解放区执行政策有偏差，少奇同志说是不必要的。他说，“难民”问题，是地主阶级对我们的进攻。一切解放区政策偏差，他们夸大，用来进攻我们，这是“地主舆论”，我们不必要向它进行任何自我批评，而是进行尖锐的斗争——我们一点也不错，你们全错了。你应该回解放区去，没有第二句话可说。必须这样造成“农民舆论”与之对抗，压倒其气焰。明，这是多么明确的阶级立场，

非常值得三思。我们在思想上常是经不住人家进攻，而少奇同志把自己的缺点与对敌人的斗争完全区别开来。缺点是要改的，但不是为了使敌人满意，也就不必要向他低头。因为他并不是反对缺点而已，只是利用缺点来反对我们的“根本”。

弼时同志也提到一点。关于北平报纸的社会新闻，他说应表扬各种正气与正派人，哪怕这里整个社会是坏的，但人民中总有好人，我们可多登这类新闻。如哪家店买卖公道，那样打扫街道认真，哪个公务员廉洁。——在解放区是劳模运动，在国统区是表扬好人，使人觉得共产党真是是非分明。这点我也觉得很新奇，而且感到一种工作方法的启示。在各种环境中都有着“从群众中来。”——这一点你也许不懂我的意思，但不想多写了。

据说《驳蒋介石》发表后，蒋很苦闷，他说：数十年来从未似今日遭受重大压迫——共、美、国内反动派，焦灼得很，没有出路。大势不外是东北把他打痛了，然后再回头实行政协决议。

那天进宫开会情形怎样？我从你的牢骚感到一点：骄气太大，只能受捧不能受抑——还不是抑，仅仅是不合意而已。这一点我近来深感自己也有，但我与你还不尽同。你是对自己非常满意（包括自己作出的事），因为没想到尚有不足，很自然地就不能接受批评。其实也还是有些稚气，如果真是一个“大人”似的，为什么要想人家夸夸自己？老想党与上级看见自己的进步？如果是一心为人民负责就只会有不断的精益求精，你说是吗？还是太年轻了，总要人鼓励、夸奖，“哄”着才舒服。你说是吗？

话太多，而又必须一字一句地写，我的字因而越来越潦草。不想写了，再见。但愿今夜不失眠才好。亲一亲吧！想你哩。

博古他们的消息真是太不幸了。

记住，我上次的信曾给你出过题目，以后得慢慢交卷啊。空说“很满足”、“知己”是不算的。知道吗？

新

四、一二灯下（1946）

1946年4月14日

明：

昨天有消息，蒋已给李宗仁来电，叫对我们报社“禁止发行，依法处理”。这是意料中的。昨天市府给警察局的命令已经下了，检讨上次教训，叫他们“酌情办理”。所谓酌情，可能比上次更毒更凶，也可能表面和缓，拿着狗屁法律。反正事情总是在这几天中要来。昨晚我住在翠明庄，也可能在这里避几天。肚子里多件事，自己也有点顾虑了。我真希望他快点出世算了，省得我担一个担子。

有这样的消息：①国民党准备一俟东北战事明朗，就对我们下毒手。②马歇尔在返美前，曾与蒋介石有统一筹划（想来是故意避开，让蒋放手反一下）。③美国表示决不使国民党过不去，在紧要关头，必然帮助国民党。所以，马在政协前后唱的戏，应认识为主要是三国会议的结果，而美国的本心是向蒋的。明，中国、外国的统治阶级其立场是一致的，我们应如何特别锻炼自己的立场，特别是当他们采取“暂时保留，以待将来消灭之”的时候。

昨天碰到吴德，他简单地说：“你还是回去一趟吧，李锐很想念你。”明，你的状况是否很不好？每次的信上是否还保留着一些？当然，“难奈”，“想得没办法”，是包含了许多具体情况了。决定这样吧，到了七月我就回来，那么只有两个月了。你作些准备工作吧——窗外种点花，养几个小鸡，好吗？把这当作你的生活调剂，作作户外运动也好。如何？因为目前马上提出还不是时候，报馆正处在危难中，四妹与母亲也还没安排，我又没到不能工作的时候。好明，不要自己“折磨”自己，不要放任着自己想、想，一直想到头昏。尤其是那些胡思乱想，不害臊吗？

四妹给你写了信，有空给她写封信好了。存张垣边币三万一千还未带走，交你在承德存吧。回民合作社红利似很高？你看着办吧，总之要存起来。

有一封信，是一个读者投来的，现附来，你交给承德铁路工会吧。能有回音则更好。

《开脑筋》这篇社论不错。《热河土地问题》我不知道你材料充足否？没有粗制滥造的毛病吧。因我觉得你的时间条件似不可能作真正深刻的研究，等看看再说吧。

关于对工作的满意问题，我觉得应该注重群众的反应和对实际工作所起的作用，从这来测量是成功还是失败。你常常对于自己的“文章”得意高兴，这还是一种“文人气”，知识分子的自我欣赏。毛主席说事情要从效果看，我不是尽给你泼冷水，而是说应慢慢锻炼自己的修养。比如说对自己“进步”、“帮助”也是，我们总喜欢有一个那么样的人，他常常给我们些长篇大论的指导，这样才满足才舒服，但不大注意自己从群众中去得批评，得教训。所以就对上级要求得很多，容易不满。还有一点你应注意：你总觉得上级对“报纸”是外行。是的，但这是技术问题，对于实际运动你应该承认他们总比你在行，而报纸重要的是这。我很希望你能从毛主席的书中去寻求观点与方法，克服“自发性”，养成无产阶级的“自觉”。——我接触东西比你敏，但最大的悲哀是言行、知行不一。在不能行的时候，“知”往往更增加痛苦。你的痛苦比我少，原因之一是你“知”的也比我少，许多事情自己以为自己对，因此不为自己悲哀与苦恼而怪别人。

天气很好，实在应该逛逛公园，但怕叫人抓去。也许我直到离平前哪儿也去不了啦。

再谈吧。怎么样，大概仍不满足？

买物诸事，金钢信中谈。

你的新

四、十四、(1946)

1946年4月15日—21日

四月十五夜 (1946)

新新，亲爱的：

你今天的信好似一个“平衡器”，使我这支摇摆了很久的心之船不摇摆了，我开始怀着等待你回来的心情了。也许我会更忙碌起来（人家是不会知道的），我要忙着布置一个很兴旺的“家”。

关于我的骄气，你说得很中肯，我是应该害臊的——总是想到个人，个人的得失，根源就在这里。向群众学习，“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近日稍有点点体会，我应

很好扩大这些。每天想想，今天又从谁身上，哪件工作上，学到点什么。你这样对我提意见很好，但不知以后在一起你当面提，我是不是又会对抗，牛劲？你只要原则上不让步，方式上稍稍照顾下就行。你看，人还没回来，就须先讲价钱了。你不要羞我，人是个具体的东西，他就有这样多具体的毛病。对自己毛病痛，我确未达到，这也是浅之一种。我相信如果我自觉到痛，我改起来会快的。我做事还是认真的，我不习惯拖沓。

还是想谈你回来之事，这样决定是合理的。只要需要你出去，将来我决不会牵绊你。现在是四月半，下个月半回来好吗？为什么要等到七个月行动都不大方便（赤峰张早已回来）？母亲赶快写信去要她不要北来。现在不到时候，这样在此影响也不好。还有如下原因：1. 她会过不惯这里生活，老人对生活是固执的；2. 我们终将南下；3. 影响灼姐，她有三个孩子；4. 让她盖房子计划完成。最主要的时局还动荡。十年都过去了，不在乎这一两年。一年后交通真方便了，我们不能南下，也可请假将孩子送往家中。我准备周末特写一信。你要想想，把老人接到长城外的承德来，问题真不简单。

四妹的信都读了，这也不能怪她。她当然满脑袋的幻想，她哪里来的政治呢，只要淳朴就好办。我意是否将她一起带来承德，和我们住一些时，比较熟悉了这种生活再送往张家口。她如来平，住不了几天，一下一个人跑到张家口去，你能放心吗。那里无一可嘱托之人，她也会很不惯的。此事你再多考虑一下。和我们同住一个时候，三两月，我们总可抽出时间和她多谈，主要还是生活上的传染。你妈妈那种心理，也不能“世俗”视之，这是人之常情，你不懂得寄点钱回去，是你自己不周到。对一切事都用我们的标准来衡量，那会什么都看不惯。但这并不是随波逐流。

四月十七夜

昨天下雨，晚上看外报，一直看到眼抬不起来才去睡。看《新民报》后，觉“正统”于人之深，似乎我们理应无权接收。今早才看到恩来同志谈话，难怪中央社吵着说和“驳蒋”一样严重。东北再打一个胜仗，乌龟头大概要缩回去了。今天下午进宫开追悼会筹备会。吴德说你肚子大了，

“很朴素”，这话我是高兴的。显然他已看到有不朴素者。今天跑马非常顺利，快而不觉累，马好也有关。一过纪念碑，满眼翠绿。树，好像是一两天之内绿起来

似的。今天西北风，已加上毛衣（这几天都穿棉裤），但绿色坚持了春意。一路加鞭，远看庙景，便想起你快回来，我们好驱车作次春游。八大处是有北平气派的，到底是一家货色。北平精华还在北海，北海可作代表。我并不喜欢颐和园。当然幽静、曲折、真看天然风景（北海仍人工气重），还得推西山。故宫只是看古玩，体味一点皇帝的威风和枯燥无聊而已。中山公园稍有西洋风，太庙最为庄严幽静。你这次未能逛够，将来总有机会的。你如逛兴很浓，可邀梅姐陪你去。这星期文章又写不成了，琐事很多。好消息告诉你，黄钢已决定来了，已得介绍信，要他暂代鲁（他要当记者），我当可稍轻松一些。赵确知我整日被锁住也。

四月十八夜

今天有两个报告，听了晚上的一个，很精彩。传达毛主席对当前几个具体工作的作法。外交、土地，工业等。今后热河当会有大进步。平泉有一减租报告，原要林去的，几天来他一直未写出，而内容据说很好（马洪^④在那里，我不认识此人，听你说过）。这一时期对减租我一没抓紧，又松了。

四月十九夜

昨夜写了一点，即开工作检查会，约十二点才散。还要继续开几次，主要是批评领导。

现在快十二点了。我如二十岁以前办刊物那种热情，做完了几件很有意义的工作：画好了王、秦、叶、邓^⑤四人（工人刻）木刻像（报上用）。王的已刻出，有点像。博、叶都是机场上的群像中的笑脸，很不好画。博的画得有六分像，但刻出不知还留几分。邓的应最好画，但底片所限，连画三次都不像（其他都一次），只好聊备一格了。叶是《山东大众报》上印的，只有脸的轮廓，眼睛都不清楚，画的只能像个人头就是。总之，有胜于无，于心亦安。明天特刊文是差不多了。我写了一篇《博古二三事》，还不很勉强。仔细想，有很多值得写的。人家都用真名，我恐也非用真名不可。今天在一两分钟内想出两付对联：反动派阴谋推翻协议造此（飞来）

^④ 马洪：时任平泉县县长，中共中央冀察热辽分局秘书处处长。解放后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社科院副院长。

^⑤ 王，王若飞；秦，秦邦宪，即博古；叶，叶挺；邓，邓发，四位四月八日空难烈士。

横祸，同志们加强团结战斗以慰英灵；另幅挽博古：高举新华社大旗坚持真理为民喉舌，揭穿反动派阴谋指导现实（四字未想好）。

必须睡了，今天下午头即昏沉。

四月廿夜

今天我整日兴奋不知疲倦，这与编特刊有关。怕他们排不好版，自己在工厂站了一个钟头。我又是对此次特刊有些满意的，但心是沉重的，因那些文字，是那样情深，那样含泪！少奇同志的话要好好照着做，要更加重自己的责任，做更多的工作。今天特刊我一字一字校，觉得有一个错字似对不起死者，对不起若飞同志那种严肃认真的工作精神。明天的大会会很隆重，印了许多单张宣传品：口号、《解放日报》社论、略历、挽歌。明天报一早印出，准备会场散发一千份。

挽联昨夜上床后又想好了，今早醒来四个字又忘记。重新做过如下：高举新华社大旗集中经验指导现实作全党耳目，揭穿反动派阴谋发扬正气坚持真理为人民喉舌。前一付是我自己写的，一时写兴，又写了尺半见方的我们开的商店招牌字（我取名裕新商店）及其他“布匹杂货”等许多字。我居然能写招牌了（这在儿时认为是很伟大的）。

今天金刚他们很高兴，一笔买卖转手间赚了一百万。于是大家单衣解决了（这几天工资发不下，非常急人，记者还穿棉衣在街上跑），商店也可开张了。我们的小少爷出世时，当会有些家务了。

今天另一兴奋原由是长春收复，刚才赵来电话，南通也收复。广播说石家庄处破路，反动派的凶焰非如此不足以压下。热河形势自将慢慢好转也，这几个月时局发展对我确有很大教育。听说延安有不少人说武装斗争基本过去等问题，我也有过类此看法，这是对反动派认识不彻底，阶级立场不够稳之故。真是希望你快回来，好好帮助我。老实告诉你，这几个月的想念生活，我实有些经受不了，这几天我看你的照片的次数越来越频繁了。下个月半——五月十五左右你回来好吗？离现在不到一个月，但你在平的许多事总可交代过来了。四妹也该来了，妈妈决定不让她北来。真是希望你不要使我失望。

空地已种菜，不好去种花。将来买些盆花放在房中。鸡不便喂，顾虑很多，以后多花些钱吧。别的零物没空上市场，下周看能否抽空去。钱共存二万在光字合作

社，一万四（加我三千）在回合。

四月廿一夜

昨夜和四妹写了信，关于她是否和你来承问题，你作最后决定。如去张垣有可靠人可托，即去张也好，免得往返。到承德去张，就汽车也不易，要好几天，没妥人也不放心。苏镜在张搞教育，你可打听一下，当然还有小徐。

几天来工作很累，又有些烦了。记者——内勤——编辑——校对——工厂，哪一关都有漏洞，都是防不胜防，这样下去真要短命！今天来已发觉华山远不如文晋耐心有条理，此人只能管自己。这一环太弱了，一个人责任心差，是会什么都做不好的。

这几天东北来的好消息，又有点想向东北来，但一瞥就过去了。总觉得这样一个报也没办好，只是想别的顺利环境、好环境，就是一种逃避，浪漫而已。我曾催促几次要总务科弄树苗来种，关于建立材料室也是如此。必须有长期打算精神，这样工作才能做好。

你们情形如何，能坚持下去吗？

那一次开的有三个真空管必须买（其中一个即那高收音机——林的，现归我，尚只缺一个），那一个一定设法买回。五一即有电了，你回来过有电生活多好，人也会有生气些。

你现在要准备委托一个人代替你的办书报职务，能物色到吗？田、余…？

你批评我“庸俗自私”是过了的，我并没有那样想，我只是说过去的心情。这次读你信我只有难过之“痛”，而绝无“痛快”之“痛”。这是从何说起呢！你也是“不够了解我”。

纪念刊报特单寄一份。你处尚有款，即不寄。没有，来信告我再寄，专买书之用。特别买一些工具书回，可向内行人打听，各类辞典书（科学、人名、地理等），史地书，凡属一个资料室必备书都要，不要怕用钱。

似乎还应准备些生活上用物带回（都可先陆续寄些回），如儿子奶瓶（防万一无奶）、扑粉、香水（儿子用）、大洗澡毛巾、好的牙刷（此地固本牙膏约600，可参考）。你也应预备些吃物回，如口蘑之类。

你的明

转信的人也得托一个。你买些邮票回来，好贴好邮票，人家只要投邮即成。《整风文献》能找到吗？

你买物回来，钱不够可暂用些公款，这边再来扣。

1946年4月21日

明：

吃过午饭就出去买胶卷，一直到这会儿（四时）方回，当然是很累的。今天风又大，美国鬼子多。胶卷贵而不易买，先寄回三卷。不知你弄到的是什么匣子，一二〇片子合用否？

这星期，预防着的事并未来，主要原因是他们感到许多困难，其中最主要的是：我们异常坚决，滕参谋长^⑤说过，准办也要办，不准办也要办。万一封闭不了，如闹一次反而增加影响。如现在，我们已印到三万六千，报版则最少要四万五千份。另外，则是东北局势，打胜仗的不是他们而是我们。但这一切并不说明事情就此过去，而是“来日方长”也。前天，执行部国方参谋长蔡文治致我们一备忘录，内称：据报告，中共在平三百多人中（执行部，滕公馆与我们）有一百多人是武装的，因此，今后国民党对我们将不负保护责任，而由我们自己负责。——这就是一个恶毒的信号。当然，我们已予驳复，并告诉他任何事须由他负责。今后我们每人得交一张照片给他们，——所谓身份照，我们在此是亡国奴也。我说，我要照一张哭像给他，操他娘。

昨天有个关于时局的传达：目前时局的中心是严重的反苏逆流问题，也就是说，美国为首的世界资级在准备着组织他们的力量，在第三次大战中反对苏联。其具体表现是近东的伊朗问题和远东的东北问题。而苏联呢，是必须要取得边境安全的保证的。在远东，我们决不能让美国与国隔断我们与苏联现存的关系。现在的东北，后靠苏联，左是朝鲜北部，右是外蒙，下面是连接一气的解放区，这形势是太宝贵

^⑤ 滕参谋长：即滕代远，当时在北平参加军事调停处执行部工作。参与过彭德怀、黄公略等领导的平江起义和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战斗。抗战时任八路军总部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铁道部部长。

了。反动派则怕极了。目前他虽已吃亏，但不致马上回头，还会有几场恶战。陈诚不是透露了一点要讲和的意思么？但是马上跑到上海不回来，就是蒋还要再打一打的原故。因为东北问题是美苏的世界问题，所以美国也不会就此结束。形势还是万分紧急的。

前天此地开追悼会，参座说：中国革命从未有今日这样有利的时机，也从未如今日这般危急。这个追悼会悲壮极了。读奠文时，全场哭泣失声。参座以“革命要铁汉”开始讲话，但最后他也咽不成声。气魄真是吞山河。我不知道参加会的特务作何感想。他也许奇怪为什么共产党是这样团结的一个集团？他也许觉得这个会杀气腾腾？以致有一个王八蛋以教徒的面貌出来说话，叫我们“爱”，不要说恨，不要说报复，当然我们首先就恨他，就给他不客气的回击。阶级斗争是这样尖锐！以致在悼念死者的场合也不能停歇。

关于我们的事，这星期与钱提了一下，他倒简单，一口答应准备我一个月以后回承德。并说：“原则上是应该统一的。”这种慨然允诺倒刺激得我从反面想了很多。当晚很久不能入睡。钱是好心，但他不了解我，主要是照顾感情。第二天我与秘书长谈，我觉得很好。他严正地说：“这是关键，看你退下去，还是走过去。”我觉得这提法是不过分的。以他之了解与看重我、期望我，才会这样提出。他说，生了以后给你请个奶妈，生以前回承德去住半个月，看看李锐。党准备好好培养你，你自己要站定。我想，你也会同意的。是吗，明！我现在把秘书长说的和我自己考虑的理由（很多是一致的）写下吧：①从工作上讲，无疑我是适合于在北平。在北平，想念是为了工作，因此使感情变得更充实。同时是可以排解的。如果相反把工作迁就了生活，则苦恼是无法解脱的，而且会使得生活暗淡起来。②独个带孩子，不能发牢骚，有气不能在你面前发，这是“不好”的一面。但独个带孩子却可以保证不致陷入小家庭生活的氛围——这东西或者是事务使人烦恼，或者是温暖使人沉溺。对于一个女人来说，都是可怕的。回想我来平以前，竟会放任到什么事也不作。这虽不是依赖，但与两人在一起多少有关（当然根本是自己思想，对党没责任心，不做事也过得去）。在北平，我想即使有一二天情绪不好，过后还是会振作起来。③夫妇间的上下级关系，讨厌得很。尤其是承德的人们对我也不了解的。秘书长说：“做错事批评得恰当，人家说你袒护；作对了奖励，人家更说捧场。你看，曹轶欧和不和康生一起工作？”这是事实。④物质条件。在北平，如果党给我雇奶妈，那是因为我需要

工作。在承德恐怕还找不到奶妈。即使稍微照顾得好一点，那是因为你。而且弄不好，还会有许多诽议。在北平即使不用奶妈，自己带，雇一个人洗、照看，是方便得多，而且营养等等都好些。我每月薪金是三万八千，扣一万五饭费，有孩子也许可得到点津贴。

另外，秘书长说，分开一两年，还是要统一的。钱俊瑞说，将来派个人和你换。秘书长主张你应好好再锻炼一下再出来，他对你很不客气。我细想一下是对的。他仿佛对你的自负，“轻骑队”时期印象很深。当然他不了解你的全过程，但你对自己的毛病确实还须下些功夫。你说过去因感情刺戟有意自负，那么现在是好好反省的时候了。秘书长说：“让他在根据地吧威信建立了再出来。”这话你也许不高兴。确实，见面时，我们都有更显著的进步，不是更高兴么？明，你会不会为秘书长的话不高兴？这是好话。

上次信中提到的文人气，自我欣赏——一定程度的沾沾自喜，希望你多想想。明，锻炼主要是从政治上、大方向上，立场、观点、修养，“雕虫小技”是其次的。你过去很容易轻重倒置，这是资级教育的影响。

相片照办了。为什么一卷才这几张？我只觉得没有一张好。好好学拍吧。

你的信送给叶伯了。璩良要弃工转系，我答应了叫你写封信劝他。他知道你的思想吧？告诉他我们需要这种人才。学校里社会学也学不了什么。看来他是参加社会活动功课吃不消，但实在应劝他学下去。你好好写封信（注意勿太暴露，怕影响他），叶伯一定很高兴。报头这次找到人写了几个，你们挑选一个，再寄来制版（看见彬彬和他的孩子，孩子不错，彬彬给我印象没什么，似是无头脑的女人）。

这星期去检查了一次，没什么，血压有点高。这次是个男医生，对我们挺善意的，我想以后固定找他。他说孩子现在还小。我现在每早吃一百元猪肝菠菜汤，等张家口糖来则改吃冲鸡蛋——或加吃。因医生说怀孕期少吃盐类。另外吃着一点钙质的药，为了帮助他长骨头。这样，我的牙不致受影响。牙还未换，因不严重，以后再说吧。我真想他快出世，带着他使我比较胆怯一些。很怕影响到他，有些顾虑。

四妹尚未来，我不好意思催党。昨天又到了一封信，还在梅姐处未取回。也许有湘中信，下次转你吧，反正不会有急事。蘑菇等物稍后。

我现在管读者往来。《解放》在北平群众中的影响真叫人兴奋，每天约收到卅多封信。我倒有志专作这事。对于外勤，特别是跑上层不大感兴趣。杨庚很肤浅，大

后方作风，缺乏毛主席思想——这是我对他的印象。刘白羽等人党气太少，有时写的东西像自由主义者。仓夷，丁九则又不大适合城市，但我还是较喜欢他们。我发挥强度时每小时处理十一封信。

明，这一时期我们两人都为私事想得太多了，从这封信起，不去专想了，好吗？要不要我生产前回来一次，我怕路途中及你皆会影响儿子安全。但生产后则不可能了。这件事你决定后告诉我吧？我照你的意思办。

带给你一斤饼干，合边币才七百元；勿骂我。今天倒看到极好宣纸笺，但四十张二千多元，犯不上，没买。七万元大衣事，整整难过好几天，尤其接到有的读者来信说，廿元一张《解放》都看不起时。但花了钱又花精神则更不上算。表很漂亮，走得也不错。

胶卷三卷，两卷柯达，一卷日本货。铅印用物两包。请告王羽^④，她的信在“四三”出事后烧了，非常对不起。但也是为了安全。我们现在更难随便出门了。

给你弄了几张东北的报，你看看。总社今后大概按期寄报给我了，这次每天两张。

下次谈吧，放大相亦附来。

新

四、廿一、(1946)

最近总社有一指示，其中谈到“某分社，自己的区域给人蚕食了一百多村，还没有报导”，不知是否指你们？你们收到那指示没有？

1946年4月23日

真是莫名其妙，我简直要发脾气了。寄给我一本诗集叫“办”，另外为什么没有信，报纸也是寄重份了。你怎么回事？信装掉了？路上丢了？以后再这样，我就根本不给你写信！

烦极了，烦极了！刚才肚子里跳跳跳，我真想使劲给他几拳！心里烦得要死，

^④ 王羽：当时在《冀热辽日报》工作的一位女同志，记者欧惠雄的妻子。

谁给我说话我就给他发脾气。

屋子里现在住五个人，一个小孩儿，又挤又乱，还时有小孩哭闹。烦得要死！

你为什么这样慌张？到底是你装掉了，还是寄掉了呀？讨厌、讨厌。

这几天满肚子不高兴。我需要发发脾气呀！

四、廿三晚（1946）

1946年4月28日

抽空给爸、妈、四妹，各写一信。

明：

上星期一居然没有你的信，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你忘记发了？那诗稿袋上批了“稿件”，那么信件一定是另装的了。快告诉我吧，如果你忘了寄，该怎么处罚，你自己说。告诉你，我本想这星期也不给你信，表示惩罚你。但又怕是寄丢了，错怪了你。明天总不至于又没有吧。

这星期没什么特别可告的，星期一、二都因为没有信，情绪受到影响。最近这三天因为屋子不静（已经住了五个大人，两个孩子，那孩子长的样我又不喜欢，他一闹我就烦得要死），睡不着觉。想你，肚子跳，心烦极了，几乎到了不愿控制的程度。对杨赓和别的人都发过脾气。自己知道在情绪上“姣”自己，觉得没有人特别来管我的生活，但是仍然转不过来。如果你在旁边，我一定要大大任性一下才痛快！生孩子时还是得你在旁边，我刚才禁不住给钱提了：既然我决定不走，就干脆调你来。在出日报时（约六月）就把你调来吧。钱答应设法用人去换你。这事必须从延安方面解决。老这样压制着，实在禁不住会影响情绪。你在好久以前已如此（暴躁等），我最近也这样了。

那张扶在栏杆上的照片我已放大了一张四寸的，放在床头墙上，我躺下时正看着他。但是我想这张相不“真实”，因为他实在比现在的你漂亮年青得多。哈哈。

告诉你，我们的报在北平是那样得到群众拥护，现在印到四万一千份。但如印刷可能，六万份已没问题，将来十万份是毫无问题。每天平均可收到读者来信卅封以上。原来是我一人管，现已将通讯员工作分开（两人），一人登记。不久我这项工

作扩大成编辑部的服务科——思想启蒙，甚至可作些组织工作。我倒很有志于这工作，想搞出一套来。群众与青年的热情与纯真有时真叫人感动。今天一个十六岁的孩子来谈了一个上午，他是那样天真，需要启蒙。

钱对这一工作与资料室工作都很重视，这是对的。

宗彦病了十多天，他来此后工作一直是积极的，有空给他写写信。

给你买了一丈多山东绸，你做你喜欢的短衬衫吧，剩下的留给我。承德布价如何？如在边币二三百元一尺的好浅蓝阴丹士林就给我买吧。

近况怎样？两周不知你的消息了。

吴自立^⑥他们在谈天。不写了。

上次寄的铅印用物收到否？甚念！

不写了，让你尝尝这味道。

附坤等信一束。母亲居然老到这样，不免使人有些难过。今年过年如能回去看一趟倒也好。（照片三张），五妹似不聪明，倒像我。

再谈吧。昨天发脾气躺在床上看你的照片，想到那天晚上发脾气说要吃烧鸡，骂你，你记得吗？怪好笑的。真想你来亲亲我，在你面前发发脾气。

我买了四只小鸡，四只小油鸡，八只普通鸡，好玩极了。昨晚小儿子跳得凶极了。你不在，我烦起来又想捶他了，但是举不起手来。

不写了，真不写了。

月霞^⑦的《悼博古》写得很好，她是一个有思想的女人。读了这篇文章想到应该好好检讨过去自己对博古的看法（实在也是看人的方法与角度）。

凌丁诗已交周扬，以后这类事直寄周扬。

你的妹

四、廿八（1946）

⑥ 吴自立：湖南平江人，老红军。解放后曾任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后因彭德怀的关系受到整肃。

⑦ 月霞：？

1946年4月22日，信底稿

第十七号

四月廿二夜（1946）

新：

现在我可以较平静来写些什么。刚读完信后，是颇有些气闷的。

我同意你这样决定，四点理由我也是同意的。对于你回承后一起的生活，我也许比你想得更多。夫妇之上下级我早就自觉过，这些必然会发生的不快、摩擦，还是不让它发生好。当然更主要的是在平目前党有需要，你个人条件也很适合。夫妇究竟是次要的，无“原则”可说，只有党的需要。一二年不关什么，再长还不是再加个一二年。工作繁忙，事业前进，属于个人的要求是会变得渺小的。我曾说过也许年纪增大反比年轻时儿女情长，这总与“希望”有关。一旦下定决心是个一二年，那就不会去任其自长了。可以压短，否则便是自己折磨，何苦来！大丈夫能伸能屈，应用到这件事何尝不如此。我完全附议你的提议！不去专想私事了，这是很伤脑筋的，无益之事就不要去做。写到这里略有不平者即为秘书长之言：一为“退下去，走过去”，留平就“走过去”了？回承就“退下去”了？如此推论：女人最好不生孩子，生了孩子最好不要和丈夫在一起，要在一起北平比承德好。尽管我现同意你在平（早就同意过），但却不同意这种说法。问题只是比较，且是对一方面的比较，决无退或进之可言。延安供给条件，对女同志限制颇多，经济条件改良，是可以仍用70%精力于工作的。家庭、小家庭是不可避免而于社会无妨碍的，苏联已有证明。倒是目前在北平成立小家庭诸多不便。罪过不在小家庭，而在处理不好。如果你仍是离承前状况，那永远也只有灰色。他只提出曹康，而未见提李蔡^⑨，这种说法我是不赞成的。只要大家都是尽力为党工作，用了最大努力，见了效果，旁人不正确计较尽可不必管他。当然自己无此把握时，当然又还是避免这种关系为好。二为对我之“不客气”，与将来“换”之问题。秘

^⑨ 李蔡：指的应是李富春和蔡畅夫妇。

书长没领导过我，顶多从旁人听过三言两语，即对我加番评论，尽管详细内容不知，总觉得欠当。我诚然自负毛病现在仍深，但说“好好锻炼一下再出来”，不敢接受。要锻炼哪里都一样，只怕自己不肯锻炼。白区我也工作过相当时间，虽说肤浅，但敌友还是分明的。我现在也没有“威信”，也没想过“威信”，也不知道要有“威信”才能出来工作。我日常所想到的只是如何把工作做得更好——当然这里边就包括许多自己缺点。我也不能接受什么“换”，我所接受的只是哪一件工作党需要我比现在工作更迫切，而我自己也能胜任，能发挥自己长处。你为你自己，党为你自己考虑很周到，我也应为我考虑周到一些。单纯为解决“统一”而出来，不独我不高兴，你也不会高兴。如果现实（不是命运）决定了我们不能公私统一，或至少一二年不能统一，那就不要去勉强它，否则徒增永远的烦恼。人要感情的，也要两性生活的，也要小家庭的，但也不是没有就不能过日子。当知道要不到手时，他就不会去想了。关于你产前回来问题，如果你只是为我而恩赐，如秘书长所说“去看看李锐”吧，我绝不要你照我的意思办。这决不是负气，你这样一种回来会闹得不欢的。我宁愿有时想念想念，还有味一些。我不愿受感情恩赐，非要照顾不可。卅而立了，每天累得头昏眼花，精神与感情上也不愿再背此负担。总之，我们维持现状：想念、写信（不要专报告私事），将来的事情将来再说。小儿子出世后，我一定抽空来平住一短时，因为不这样做，我自己会日夜不安。这首先是我的需要，当然同时是你和我们的儿子的需要。

老实说，你离承前那一段生活，我是非常痛苦的。这你也知道，不愿再多说它。那种生活决不能再重现，那很危险。就这样分开一个长时间，再见面或长在一起，总有把握处得好了。我们的结合，经过严重的曲折，也经过严重的斗争，你有许多至今没说出的痛苦，我也有许多至今没说出的痛苦，当然不必再去计较谁多谁少的问题，但要珍惜这种结合倒是重要的，谁都不许再损伤她一点。都要保持客观，都不要只想到自己一面，要两方面同时想一想。因此看到这里，你也许会悟到我对你这次信是有些微不满的，现在又有些不平静了。明天再写吧。

对于秘书长还要写两句：请你告诉他，我曾经过那样一年的锻炼，虽未能光荣孤立到底，但自问是及格的。这种锻炼，我敢说这样一句话：非身历其境者，不知其味，谁也不能去想像，谁也不可能写出来。

1946年4月22日—28日

第十七号

四月廿二夜（1946）

新：

现在我可以较平静来写些什么。刚读完信后，是很有些气闷的。

我同意你这样决定，四点理由也是同意的。对于回承后一起的生活，我也许比你想得更多。夫妇上下级早就自觉过，这些极可能再发生的不快、摩擦，能避免倒好。当然更主要的是你留平那方现有需要，个人条件也很适合。夫妇究竟是次要的，无“原则”可说。一二年其实也不算什么，我们经过多少个一二年，再长还不是再加个一二年。工作繁忙，事业前进，属于个人的要求是会变得渺小的。我曾说过现在年纪增大反比年轻时儿女情长，这总与“希望”有关。一旦下定决心是个一二年，那就不会去任其自“长”了。可以压短，否则便是自己折磨，何苦来！大丈夫能伸能屈，于此亦然。我完全附议你的提议：不去专想私事了。这是很伤脑筋的，可以使人头昏——无益之事就不要去做。写到这里略有不平者，即为秘书长之言。所谓“退下去，走过去”，尚不甚解。留平就“走过去”了？回承就“退下去”了？如此推论：像你这样的人最好永不生孩子，生了孩子最好不要和丈夫在一起，要在一起北平比承德好。尽管我一直同意你在平，但却甚不同意此种说法。问题只是比较，且只是就你一方面的比较，似无“退”或“进”之可言。延安供给制度，限制颇多，经济条件改善，至少仍可用70%精力于工作。小家庭是不可避免而于社会无妨碍的（苏联当然是最好证明），倒是目前在平成立诸多不便。罪过不在小家庭，而在处理不好。如果你仍是离承前状况，我也仍是那时状况，那永远也只有暗淡。秘书长只提出曹康，未见提李蔡，这种说法我亦不赞同。只要大家都是尽力为党工作，各有专责，用了最大努力，有成绩，旁人不正确计较尽可不放在心。如无此把握时，当然又仍以避免此种关系为好。所以我是现实主义者。因了解你，我始终摇摆，从不敢也不愿加重自己一面要求。其次即所谓“不客气”，秘书长没领导过我，顶多从旁人听过三言两语，即对我加番评论，尽管详细内容未言及，总觉欠当。我诚然自负

毛病仍深，但说“好好锻炼下再出来”，颇有异议。要锻炼哪里都一样，只怕自己不肯锻炼。过去在白区工作虽极肤浅，但敌友尚分明，意志甚坚。我现在也没有“威信”，也确没想过“威信”，也不知要有“威信”才能出来。我日常所想到的只是如何把工作做得更好——当然过程中包括自己许多缺点。我也不能接受什么“换”，我所接受的只是那一件工作党需要我比现在工作更迫切，而我自己也能胜任，能发挥自己力量。就是说我也应如你（以及北平党）考虑你自己一样来考虑我自己的工作等问题，单纯为解决“统一”而来平，不独我不高兴，你也不会高兴（而你回承情形是不同的，因你原在这边工作）。如果现实就是决定了我们不能公私一致，或至少一二年不能一致，那就不要去勉强它，否则徒增永远的烦恼。人要政治、思想，也要感情生活、性生活和小家庭（孩子）的，但也不是没有后者就不能过日子。当知道要不到手时，他就不会去想了。关于你产前回来问题，如果你只是“恩赐”，如秘书长所说“去看看李锐”吧，我绝不要你照我的意思办。这决不是负气，你这样一种回来会闹得不欢的。我宁愿有时想念想念，味道很浓，我不愿受恩赐。卅而立了，每天累得头昏眼花，精神与感情上也不愿再背此负担。总之，我们维持现状：想念、写信（不要专谈这件私事），将来的事将来再说。小儿出世后，我一定抽空来平住一短时，因为不这样做，我自己会日夜不安。当然你和儿子都需要我来看望。

老实说，你离承前那一段生活，我是非常痛苦的（当然你也非常痛苦），不愿再多谈它。那种生活决不能再重现，那很危险。尽管就情理说，我们不宜再长分开，但事实迫于长分开了，再见面，总有把握处得好了。我们的结合经过严重的曲折，也经过严重的斗争，你有许多至今没说出的痛苦，我也有许多至今没说出的痛苦（当然不必去计较谁多谁少问题）。但要珍惜这份结合却是绝对的，谁都不许再损伤它一点，都要保持客观，都不要只想到自己一面，要两方面同时想一想。看到这里，你也许会悟到我对你这次信是有些不满的。现在很有些不能平静了，明天再写谈。

廿五夜

昨天本拟将上面所写重写，因恐使你不快，但为忠实留下自己之波动，就不动它吧。现在关于此事还想谈的一点，就是你和孩子将来独个生活的问题。你一定会有许多今天想不到和说不出的不安，这种不安身受的是你，同时也是我——将来的事将来再说吧。

昨天上午电报没收好，极少，采通科一点点搞，报几乎出不来。自高文晋走后，内勤即乱，华山心情不定，我的脾气昨天登峰造极。四人一起开会，对华、林大大发作了一顿，当时极不欢。晚上我自动去找他们，批评了自己。华直到今天仍死模样，林根本没计较，使我至今很难过。明天他去赤峰，刚才还来过。我的根本原因是不重视人家困难，无视人家所作努力，总拿自己情形主观去比，觉人家不如自己费力——这样一种优越感。

黄钢今早搬来，即参加工作，他已定心。今天开了编部会，很好，他计划加强短评。我们有很好的分工。在情感上我亲近他，而不能亲近鲁，这是知识分子风趣。我有你所称不从根本立场出发之“爱才”思想。当然好在黄之优缺还比较了解，否则这种相处会很危险的——坠入知识分子狭窄天地之中。《解放》刊短评是好的，四版也好多，这鼓励我们以后多写短评。

我应该告诉你，自从前晚写信后，对你想念不如过去那样炽热了，似开始返回一种平静状态——事情已告解决，心也定下来了似的。应该说这倒是好现象，精力节省些。前些日子，很有些折磨自己，——从未有如此放任过自己。

廿八夜

这两天，特别是今天，颇有些懒散，什么事多不大想做。要改写的社论几次提笔不成，但又没很好休息，脑子也是乱想一阵。天气很暖和了，更增疲劳之感。两天中很来些客人，赵连来两次，为印刷事，也商定“七一”出四版。昨夜开编委会，商定薪水制度。土地文材料一直催，拿不到手，这周可动笔了。下午读思尼派尔的《勇士们》，抽读的，写步兵那章最好。今天又读了些整军的内部材料，对一些连级干部的想女人，想回家等材料，责备甚深，觉得很不当。抗战的干部和战士，他们经过如此残酷长期斗争，但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和平”后，怎么不能想想女人和家呢？如不想，那到不合人情了。如果因此发生严重问题，那又当别论。我们的普通战士，下层干部的平凡而伟大的生活至今还没有人去写。而美国这样的国家竟出了一个派尔，我们是惭愧的。

黄钢来很有些起色，业务上有人可常交谈了。最近要筹划出四版事，人是很不够的。延安人仍未见来，拟再去电一催。

边读《勇士们》边乱想一阵，想起日子之易过，有些很不易渡过的日子。如那

一年多，如去年三千里行军。当时每天都要想：这日子什么时候完。“出来后”，“到了目的地”，该多痛快。然而这些痛快早已又化为日常生活了。现在脑中又想着一件事：何时在一起，该多痛快。将来这“痛快”也就很容易化成日常生活的，珍贵原是相对的。伟大在平凡中，稀罕在普通中。人在福中不知福，生活就是这么回事。

这时窗外仍在刮风（最讨厌之这种刮风，凉北平更厉害）。老头子叫卖零吃声，拖音很长，莫可奈何之味，很不入耳。在这样的夜间，唯一的作伴就是读读闲书。这样写信当然也在内。不知你的心情如何，我们这种生活要锻炼得丝毫没有小资级意识——如莫明的寂寞感，恐是不可能的，这当然与环境有关。

1946年4月29日—5月6日

第十八号

四月廿九夜

新妹：

刚读完了《晋察冀日报》所有的悼文（许多没收到），很难过，心很沉重，流了些眼泪。自然特别想起博古来，也有你信上所说某种同感。我现在的意念很集中：终身从事新闻事业，像他那样紧张不知疲倦地工作。我一定要把这张报办好。

我们的收电太差，几乎有三分之一报没收到。姚已一月多未工作，现在还是要留他。

读了你的《抓特务》，气势与中心都很好，但觉不如《老来红》之紧凑。我要写文了，不能再拖。

你闷气了一个礼拜，今天接到我的信一定很不高兴，骂我吧。我太“功利”、太“自私”。但上周信可不能怪我，我已去问交际处，他们交陈伯钧同志带平。晚上我写一信与赵，要他往北平打一短电，要你去取。因为那信内还有一万元慰劳被捕人员的，还有石夫与老祝信（我的信的中心是要你五月半回来，不要等七月——回答你上周信）。你是否已收到了？托他们带信总是会耽误，不如一般同志。

最近打过几次排球，打后浑身酸痛，他们要组一队参加五四运动会，非我参加不行。就怕耽误时间太多。

你现在还烦吗？决不要向人发气，这么大的份，有气向我发，在纸上骂我，总凭你怎样骂我不回嘴。不要去想六月我能来平，这里不会放的。我自己也应多考虑，那里并非非我不行，而这边确实还需要我，我一走是有影响的。

现在又是一种什么事也不想做的心情，似乎连书也不想看了。还是写些琐事吧。

四妹来了没有。林格夫妇在张真是好消息。你和他们再写一信吧（和我的信一道走）。璋良思想进步吗？记得你说在西南联大进步的是元坤弟。这次来不及写信了。寄来饼干很好吃，我真不想吃零食，你以后什么也不要寄，为什么老不听话。胶卷不要买了，太贵，只有一卷是 Agfa，其他皆日货。相机已买来，似是用 120 卷，还没照过。大照片放在抽兜内，不易配到镜框，几乎也不想挂将起来。倒是上次寄来紫丁香压在那张坐读书相片旁边，留着点北平的春意。电码书盼记得买几本回。报头字寄来的不好，从《鲁迅书简》上挑出来了。大家还是想要毛主席写。你将此信寄延，乔木寄你后即制版。另外又横排好制四个小的横报头，如《解放日报》格式一样，字体也可如那一样小。五个字制版长短即照现在报头长短，连下面号码共占四栏。北平的大卧单贵不贵，我想买一床，钱我再寄你。太贵则不要买（如超出一万法币）。我的食欲最近不大好，你呢？买点水果吃，记得按时去检查，切不可大意。生的日子定了没有？我总担心儿子长得不好，因张家口我们是很别扭的，那晚也是很不应受孕而受了的。是不是这样即“先天不好”？

局势很不稳定，你需多谨慎些。我到现在还不甚知道要怎样个“培养你”，能不能来信告我一些。信笺当然不要买了，好毛笔倒是想要一支。大收音机上真空管 yu-57，或 uz-57 买一个。“五、一”有电了。

上次照的一卷只四张好的，以后到夏天穿单衣时再照一些与你。

买物事很难去办，一是无时间逛，二是不会买那些东西，作罢如何？想起了什么明早再写。现在还只十一点，有些想睡，似什么也不想做。

明

廿九晨

乔木在重庆的报告能否再另托一人弄（如默涵）？我现在时间比较自由多了，从早晨到下午两点，可以自己支配。读书、写文、想问题，三件事。你现在工作情形是怎样的，是不是弄得很累？每天坐的时间太久是不是不好？

这次寄来三万元作购书之用，新出的科学书籍要一些。刊物中未见《文汇》。

如有机会碰到好刻字店，为我刻一石质图章，“李锐”两字即行，此可用公账。

信纸背面，范元甄笔迹：

下星期一回承，一切面谈吧^①。今天逛了中山公园，又去颐和园，累得实在不成了。真空管已买就，因无妥人，等我带回吧。

全国规模的内战，可能又爆发起来。你们已看到吗？

新五、五晚

卅夜

明：

现在我坐在电灯下写字了，多舒服，多阔气！晚上曾去看电影，片子有毛病，人太多，就出来了。下午去找胡要了些材料。这三天内突击搞土地问题，先写一文，将不能多和你写了。等到周末一总补吧。

五月三日夜

这两天总觉得有件事情没做，这样来写写是已经成为习惯了。应该告诉你，土地问题文已开了头，材料也已收集好了，而且有些心得。明天或可能写好，只怕有什么临时事。

今天竟去参加了和银行比排球，我们是乌合之众，对方也弱，本可赢，终未赢，只打三盘。我简直支持不下来，很想躺在地下不打了。一路回来，想人抬着走。偏偏回来要一直招待客人——冀东报社负责人（他们从张家口开会回来，我们未得到通知）。但不管如何疲倦，却抽空子将肖红的《回忆鲁迅》读完了。很有些感想，以后再写。肖红这个女人是有才的，听说是男人糟踏她了。

很疲倦，虽然电灯如此好（颇有月亮如此好感触），要看书，也要躺着看了。再见。

五月五日夜十二点

① 范元甄在5月13日返回承德，准备生孩子。5月29日北平国民党当局封闭中共北平解放报、新华社北平分社及其他民主报刊七十七家。范元甄也就未再返平工作。

这回真得原谅我，完成了另一件大工程，便疏忽了这一件功课。

今天整整有十个钟头吧，将《热河土地问题》写完了（边写边由人抄）。最后改一遍（写四次），又花了两三点钟。现在脑子昏昏沉沉，再也不愿看了，就此寄出。一份寄延安，一份寄张家口，一份由你寄重庆《群众》^⑨，或外面哪种农村经济刊物均可（由钱俊瑞同志介绍亦可）。以后条件许可，还预备续写。这次决心真不易下，今天早晨几乎又动摇了，这也许与这两天菜好有关。

一些琐事先写下，免得忘了：《莎士比亚全集》预约两部。你们有没有做毛主席等锌版像？如做即做一份与我们。士林布这里四五百，布是由平津来的。你买布做衣，我给你钱。听人说哈利巴还不错，两瓶已吃完，多买几瓶与我（金刚上次曾允许的）。鸭舌帽不要了。山东绸留着与你，我不用。四月廿二信与一万元取到未？我经分局打电话北平给你向陈伯钧取。

四妹来了没有？是否即去张垣？五师甚危，也许飞机不易乘到了。听说平方稍加疏散，你是否在内？很有可能大坏，你是否想过暂回来的好？

上次脾气爆发引起与华山等等不和，现已恢复过来了。这周我过得很好。鲁森已回来，多一个人总好。最近可能多调几个人来，准备“七一”扩大四版。过去锦州的铜模弄来三付（老五、六号、十二号），但只能用于万能机，现毫无用处。便中你问祝，万能机能买到吗，多少钱。最近短评增多，颇有些生气的样子。

你这周还像上周样脾气大吗？那个年轻的人还在墙头吗？有兴致看他吗？

你的瞧不起人的习性仍是不改，“没有毛主席思想”，是不是你的标准太高。人家在后方奋斗那样多年，自有其长处，为什么总是只见人家短处，不看人家长处呢？这你就只有永远苦恼。当然你自己也不满，但因此形成苦恼那是很不合算的。你对人总有一个固定标准，不和这样标准甚至厌恶，这不是唯物论，不是老老实实。

接我上周信没有生气吗？这一个星期我都是担心的，恐怕你发狠不给我信，或者真是三言两语……

我们在计划办一个新闻讲习班，上夜课，编些讲义出来，不这样，干部问题不能解决，将来也无法生根。记得大楼旁那座红仓库吗？现在已改为漂亮的食堂、俱乐部、工人宿舍、库房等。真是漂亮，并不是“欠”^⑩你。

⑨ 《群众》：东北局党刊，载有林彪读书笔记。

⑩ 欠：湖南平江土话，“馋”的意思。

天气很热了，我这时穿着衬衣，满屋子小虫飞，讨厌得很。电灯这样亮，了无睡意，但必须停笔了。

明哥

现在天阴沉，飞机恐来不了了，但信又必须寄出。

弄到一本《模范字典》，你要不要？

小儿子的片布要不要我准备？旧被单软较好，是否要洗好寄来？跳动更厉害？植了没有？医院检查没有？还小？快六个月了，记起延安第一次六个月肚子很大了。你现在穿长袍是不是很显了？现在几点睡觉，早上几点醒，还失眠？住的地方将来能否解决？方壶斋周围能赁到民房不？北平雇奶妈是很方便的，挑一个好些的。是不是还是想我也来平？知道我的矛盾吗？算起来分开也不过三个月，这三个月之长颇有四三年时之感。放大相仍未找到镜框。五妹很像你，尤其嘴鼻，很老实样子。她十几了？妈确老了，我妈也许比这更老。

现在有看书的习惯了没有？房中糟杂，心烦就看书吧。鲁迅是将看书当休息的。告诉你没有，《清明前后》^①在一个下午读完，写得不好，那个黄小姐写得太不现实，茅盾很喜欢写这种女性，每个长篇中都有这种影子。

你恐怕不能再工作两个月了，准备怎样过产前的一个月呢？小儿子的用物北平当可都买到，不要自做。猪肝汤还每天吃（我仍喝豆浆）？水果呢，不要舍不得。记得不要搬重东西，闪了腰。你是不是希望临生时我在旁边？——恐怕不能恰恰赶到。现在不让人随便去平，将来情形也不知怎样，以后再谈吧。还有三四个月。九点了，信必须发出。

报都收到，（没有天津《益世》）。新华稿不要寄了。你有兴致和杨纯去封信吗？想托她打听文立征^②的下落。

六日晨（1946.5.）

① 《清明前后》：茅盾所写话剧剧本。开明书店出版。

② 文立征：李锐中学同学，最要好的朋友。1934年考入辅仁大学。为小说《铁道游击队》政委李正的原形。抗战后一直留在山东坚持游击战。后被叛徒出卖，1945年2月在鲁南牺牲。

第五部 1946年至1948年热河—东北信、日记

1946年8月

苗儿生活纪事

出生前情况

1945年10月底最后月经。1946年7月26日出生。医生规定预产期为八月四日。约早产十天光景。

怀孕反应期营养状况欠佳，因当时甫由延安行军至热河，而热河又刚经“8.15”由“满洲国”解放。此时食物仅为小米饭、酸菜、臭豆腐。大约是一个多月以后，曾有一星期光景，每天下午发冷，头痛，身软。后发烧出汗，至晚饭时分复好。情形颇似疟疾。经一周后不复发作。（按：母38年、39年、40年曾连发疟疾）。

怀孕三月后，至北平《解放报》，作一时期外勤。长跑路，觉下坠甚剧。后改作内勤工作，每日午后疲倦异常，四个多月后约有一月时间每夜失眠。六个月左右，至北平中央医院验血一次，结果健康，无疾病。医生曾用 vitamin B 及钙片令服。因无经验，稍服即未继续。检查谓子宫口微开，不好！

六个月后，乘机返承德。休息至生产。每日睡眠甚多，食量极好。此时其营养状况不算坏。

出生情况

七月，因蒋介石进攻承德，必须撤退。因惧早产，犹豫至廿六日，乃不得不动身。坐大卡车后面，颠簸拥挤不堪，车行七十里至隆化境，大庙村处阵痛开始。以毯抬下汽车，头已可见。抬至矿工韩发家（新由人圈解放），萃生于土炕上。坠地不会啼哭，仅以手抚头，眼稍开即合。由母撕裤衩得布条裹脐，并用普通大剪断脐。擦净包裹后抱至二里远之矿山休养。至夜仍不哭，以手托胸、拍背良久，曾呕出什物。当晚有日本助产妇赶至，重剪脐带并消毒包裹，洗澡，微有哭声。第二、三日开始吮奶。

出生第七日称体重为5斤6两（满洲称，十两一斤）。体长至三拃（以手量之）。黑瘦，头发额前约一寸长处似尚未长全。哭声一贯微弱（见照片1）。

满月前后至一百天，奶汁不够，时有时无。因无哺乳经验，有时吸食七十分钟尚继续，未发现系乳汁不足。有时喂过度呕吐甚凶。两个多月时曾添喂代乳粉，浓度无定量。有时因太浓食后痛哭不得安眠。七十天前后，曾腹泻一时期（见照片2）。

一百天至半岁，在齐齐哈尔，生活安定，奶汁充足，此时显著胖起来。五个半月开始出第一对门牙（见照片3、4）

六个月时，因感冒咳嗽而转肺炎，服用及注射Trianon，前后约经十天痊愈。七个月时又出红色疹子一次，一天即消。七个多月种痘，四颗全发，情形很好（见照5）

六个月开始会坐，会看有色图片。此时发现有软骨现象。大人抱着时，很少见其挺腰玩耍，常伏肩上。腿无力，至九个足月时，才能直立一小会儿。（大人以手支腋下）。见照片6。



1946年8月范元甄、李锐和出生十八天的长子范苗合影



照1. 出生第十八天
摄于承德报社
1946年8月范元甄、李锐和出生十八天的长子范苗合影

1946年11月17日—18日

明：

今天大概是到齐齐哈尔的第八天，才能安定下来给你写信。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有机会往回捎，更难想像什么时候到你手里。

在天山过来的罕庙（地图上有昆都，罕庙还过来，就是一个大喇嘛庙，没有居民的），曾托一个秦科长给你带封信，不知收到没有？接到那封信，也许倒使你一直耽心着。现在再把路上的情形给你说一遍吧：

汽车头天到林东，天已很黑了。这天情况最坏，下午十二点以后就没有奶，小苗衔着空奶头吃到一滴奶也没有的程度。好在他很乖，没有哭闹。

苗儿闹了，明天再写吧。

十一月十七日晚饭后（1946）

明天欧惠雄^①去哈尔滨，说可托军工部张真^②带信，我只得匆忙地写几句，以后再找机会带详信。苗儿闹后我一直不能提笔。

我今天搬到西满日报社了。工作尚未最后确定，大体是负责通讯科。他们还要给我采通副部长名义，准备坚辞。章炼烽^③是采通部长，王揖^④不久前由此溜往哈尔滨去了，在《东北日报》新闻部。杨庚^⑤是《东北日报》副社长。羊耳^⑥在白城子辽

① 欧惠雄：时《冀热辽日报》记者。

② 张真：？

③ 章炼烽：文革后曾担任过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

④ 王揖：原为延安《解放日报》国际版编辑。此时在《东北日报》任副主编，后任总编、副社长。解放后任《人民日报》副总编。

⑤ 杨庚：1946年在北平《解放日报》曾和范同事。当时《东北日报》采访部部长。解放曾任《新观察》主编。1957年被划成右派而含愤自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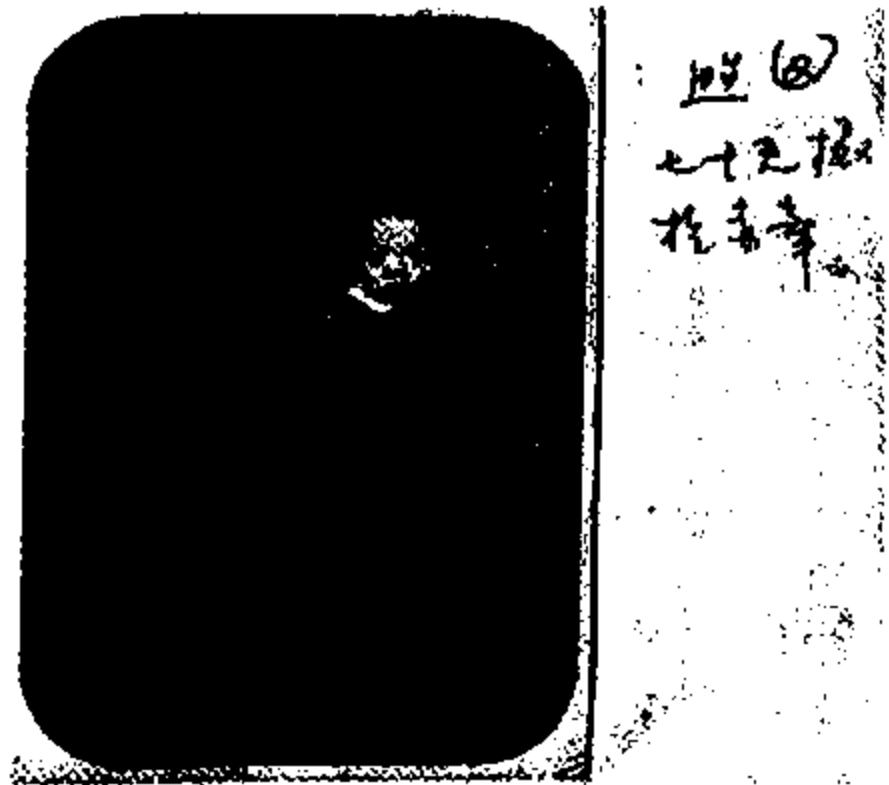
⑥ 羊耳：又被李锐、范元甄称为羊二，即许立群，延安时与范同在政策研究室工作。解放后曾任中央编译局局长，中宣部副部长、社会科学院顾问和哲学研究所名誉所长等职。

吉省委宣传部当秘书。老汤^⑤，李毅^⑥还未打听着。何伟^⑦一度任哈尔滨副市长书记，现去牡丹江了。郭述申^⑧是西满分局组织部长，许葆真^⑨又生了孩子。我到此先住在他们处，今天才搬。

给你找了东北各种报纸各一份，《东北日报》是中央局的，《西满日报》是分局的，其他是各省的。

东北干部奇缺，我们家属队能工作的（哪怕带着两个孩子，或大肚子）都被欢迎工作。齐齐哈尔廿万人口，原十一个区，因干部不够，改划成六个区，一共十多个干部。王盛荣^⑩市委书记，谢挺宇^⑪秘书。《黑龙江日报》只几个人。热河抓住干部不放，是很不对的，我很盼你来。

经谢挺宇帮助，已找到一个日本保姆，廿七岁，明天搬来。她身体不好，如无事故，想长期带着。苗长大了长胖了，有时很有趣。隔一日洗一澡。只是晚上也闹，我疲倦一直未恢复，有几次夜间喂奶后坐着就睡着了，一直到冻得臂膀发麻才醒。奶仍缺，准备经常多吃鲜牛奶，决心不叫苗吃牛奶了。



1946年10月范元甄和长子范苗合影

去冬此地0下37°，今年特暖，但已够冷。好在有暖气，室内尚不冷，冬衣大概也不缺。很记挂你，自己保重，我很想你，但很理智。关于我的心情及特别要对你

⑤ 老汤：即汤钦训。李锐在岳云中学与武汉大学的同学，也是一二·九后学校救亡运动的战友。抗战开始时即入党，1938年到延安后一直任农具工厂即兵工厂的厂长。解放后从事飞机制造工作，在哈尔滨一二〇厂任厂长，后在机械工业部，航空工业部负责技术工作，一直与范元甄同事。

⑥ 李毅：原名李均平，武大1936年土木系学生，党员。抗战时与李范同在延安，负责公路工程。解放后曾任哈尔滨铁路局总工程师。

⑦ 何伟：范元甄在武汉圣罗以中学上学时的国文教师，地下党员，引导范参加革命。解放后曾任驻越南大使，河南省委书记和教育部长等职。文革中病逝。

⑧ 郭述申：1927年党员。抗战初湖北省委书记，许葆真的丈夫。解放后曾任旅大市委第一书记。文革后任中顾委委员。

⑨ 许葆真：又名许云，汉口女中学生，一二·九秘密学联成员。前夫何功伟在结婚仅一年时即被国民党杀害。后在延安与郭述申结婚。

⑩ 王盛荣：延安时在中央组织部工作。莫斯科回来的干部。

⑪ 谢挺：曾留学日本。回国后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赴延安。解放后一直留在东北，在辽宁作协任专业作家。

说的话，今晚不及写了（苗在一旁哭吵，我也太乏了）。

沿路虽未带国文^①，也还好，只是累一些。凌莎^②的表现比我在孟奎还坏。一九二六年的党龄，真不像样，不愿具体写。以之警惕自己吧。

田绿萍^③等大部不能工作的已决定去克东县后方。张郝任^④补助了我们一点钱，不太困难勿念。我这次特别懂得节省了，再函详谈吧。

苗闹太凶，不能多写。记得珍重身体。

不尽不尽。

新

十一月十八夜（1946）

1946年11月19日

明：

好容易苗儿睡着了，再来给你写点吧。

我们的汽车出天山四十里即坏了，我们改乘辽吉军区接干部的数十辆大车（金钢，李一明^⑤他们都是），国文则丢在后面等汽车。我自己带着孩子和行李，又缺奶，当然是苦。好在与同车人的关系搞得还好，大家帮忙，总算到了地方。我到后第三天，国文他们也来了。

今天已正式决定在报社搞通联科。原来西满只有新华分社（王揖，章炼烽搞）和《新嫩江报》（省委的，吴宏毅^⑥，殷三^⑦搞），从十一月起才合并而成现在的《西满日报》。这里的电台及广播电台都比哈尔滨好，因此总社给这里的任务很重。过去每天与延安电台有七小时联络，最近延安因战争情况，才改短了。报社机构，

① 国文：勤务员。

② 凌莎：赵毅敏的夫人，早已去世。

③ 田绿萍：《冀热辽日报》资料室的工作人员。沈毓珂的夫人。

④ 张郝任：？

⑤ 李一明：？

⑥ 吴宏毅：“文革”初北大第一张大字报作者聂元梓的前夫。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聂元梓与其离婚。育有一女二子。

⑦ 殷三：？

正社长王闾西^⑤（留日学生，抗战初期在河南，来东北后曾作长春市委宣传。最近由哈尔滨中央局宣传部来此）。副社长于岩^⑥（华中的，他接手王揖搞分社），吴宏毅。编委会下有秘书处（相当规模，印厂、发行，行政与干部等均属此。周保昌^⑦在此。过去生活书店的干部，他认识我们）。编辑部——吴、殷，采通部（章炼烽负责）下设采访科，通联科，报导部，下管电台，广播电台及材料室（器材），及对延安、对支社及各地发稿。合并伊始，看来各种工作也刚刚或尚未上轨道。分局宣传部长陈沂^⑧（原名毅，抗战前在《上海光明》等上常写文），是山东的，也是老新闻人材。他的老婆马莹^⑨原是山东分社负责向延安广播稿的。金焰的妹妹在当校对科长，他们决定调她到通联科工作。印刷条件恐比热河好得多，人看起来也相当强。

西满现在辖四个省——黑龙江，嫩江，辽吉，兴安。分局是由沈阳而四平街而洮南，白城子，四月才到齐齐哈尔。关于东北斗争的方针也是经过一度混乱。去冬还是毛主席胜利后的“中小城市与乡村为主”方针，今年收复长春后中央有这说法：“进长春前，我们在东北是劣势，进长春后，转为优势”。这说法显然是以大城市为中心。本来干部并无长春久呆之想法，多向外搬东西。后彭真去了，说：“要把长春变成马德里，以长春为中心建立全国性的根据地。”这使我想起李立三在延安报告说：东北城乡关系不同，过去的农村包围城市在东北不行。——这都是一个系统的看法。现在，事实改变了这看法。前天《西满日报》一篇社论《自卫战中游击战争的作用》（分局讨论写的），我觉得很明确指出了今后的路，其中很多地方对热河也适用。由这篇文章，使我对冀热辽分局想到一些东西，也不愿在此多写。有些是我们过去感觉到并谈过的。

欧惠雄几乎把你们那里全部名单都写给西满报社了，说都可以调来（内有黄

⑤ 王闾西：解放后曾任湖南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文化部电影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

⑥ 于岩：？

⑦ 周保昌：出版发行家。从生活书店营业员做起，解放后曾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

⑧ 陈沂：解放后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首任部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57年时被划为右派份子。

⑨ 马莹：陈沂的夫人。

钢^⑤，朱九思^⑥，鲁森^⑦，沈毓珂^⑧...）。

与此有关，我是想你能出来的。按工作讲，实已不必要你在那里，我想给杨赓他们提提。还未提，你们怎样？还准备在林西出报吗？这样作是否合适？找机会来信吧，贸易机关常有人来往。

齐齐哈尔和张家口差不多大，但张市是新兴的，这是老城。买吃食的各种店与市场很讲究，但布匹等日用品奇缺，比林西还贵。你叫我带的长衬裤，毛巾布都对了。这使我对于你常说的不丢东西有一新觉悟，你是对的。我上了一次市场，其缺与贵，使我决心不买什么。我那洗脚毛巾，在承德时就想不要的，现在却还可用半年吧。在用钱这点上我也将转变。

从今年去北平以来的多次分别，总是抱着不满足，“没谈什么”，心中很郁郁。这次我是满足的。你所给的临别赠言，予我印象极深，你过去还是太不知道我所希求的东西了。这次“谈心”使我对你的想念带着新的性质。明，我是非常想念你的。但我更愿理智地生活下去，决不放任自己的感情。想念你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总想哭，但我马上看报或别的方法岔开它，我还没有哭过。在我们的关系中，我也是太单方面，只要求你，不要求自己，只要求照顾自己而不照顾你。如果说对不起，则是很对不起的。不过你也有错处，为什么八年来才有这次临别时这样的谈话？…我是很想你的。你呢？

苗儿病了好多天，仍是拉肚，现已好。路上他长胖了，在车上一直睡觉。我一次未发他的脾气，也再不会了。昨天说的日本保姆今天变卦了，反正总会找个保姆。对于我，苗儿是你的“感情代表”，我常常和他谈话——实际是我自语。

刚才听人说，羊耳在白城子《胜利报》任社长，是辽吉省委（陶铸^⑨）的报纸。

⑤ 黄钢：1938年进入延安鲁艺。1942年调到延安《解放日报》当记者。此时在热河李锐领导的报社工作。解放后从事电影创作与评论。

⑥ 朱九思：李锐武汉大学同学，原在赵尔陆纵队任民运部长。被李锐争取到冀热辽日报任副总编辑。南下湖南后任新湖南报社社长。后到武汉任华中工学院院长、党委书记。

⑦ 鲁森：？

⑧ 沈毓珂：1946年在李锐领导的《冀热辽日报》任编辑。解放后长期任朱德的秘书。去世前任湖北十堰市市委书记。

⑨ 陶铸：时任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南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宣传部部长。死于文化大革命。

竟如^①在哈市办俄文学校，孩子给人了。刘白羽^②去上海出了一本书又返哈尔滨了。

苗儿吵，抱着他不好多写。我带的代金^③还未动用。

这次干部队带大烟的人多极了，夏淑贤^④等都是廿、三十两。仅在白城子就没收了一千多两，未查出的还更多。

我们的信及日记竟都没带来，我手边连你的一个字也没有。很希望能接你一封信。何时得见？想到这次来了数百人，我也不难过了。但望再见时都有进步。还没来及给你照相寄来，苗儿快满四个月了。

来信多写些吧。你们将更苦，你将更瘦了吧？已设法给叶伯^⑤信，不知能否带到。

再附来一份全的《西满日报》（共十九天）给你。苗闹甚凶，不写了。盼来信。如有转移，设法告我，切切。

紧紧的握手！

新

十一月十九日烛下（1946）



范元甄和长子范苗合影
1946年11月

1946年11月范元甄和长子范苗合影

1946年10月30日

新，

一路好吗？是否非常冷。你的裤子恐需赶快增加，脚冻也需赶快预防。

“好利生”一□是专为你和小苗用的，所以二盒必须交你。青布也带上，因听说东北过去从张家口买布。

① 竟如：即卢竟如。吴克坚的夫人。曾任延安军事学院俄文科（前抗大三分校俄文大队）科主任。解放后曾任广播事业局局长。

② 刘白羽：作家。曾任重庆《新华日报》副刊部主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记者、新华社总社军事特派记者。解放后历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文化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人民文学》主编等职。

③ 代金：指鸦片。从延安出发时，干部带了一些鸦片以代现金之用。

④ 夏淑贤：？

⑤ 叶伯：叶瑞霖，号筱松，李锐父亲的朋友。民国初期曾在交通部做事，后在北京当寓公。

我的工作有些变动，专搞业务。这样倒好，我证明是不能作行政工作的。关于我自己工作情形我们没能很好一谈，我现在其实是能离开这里的，老朱^①很可代替。就是将来反攻，干部也是够的，新的也出来了。所以你还是可以认真进行。

也许可以抽出时间读些书，认真整顿一下自己。这次石全会给我很大教训，群众关系是第一位，不管你有天大本领，群众关系不好什么也做不成（除非是翻译之类）。这点我们两人需加紧努力，互勉共进。

现在也有些不好的反情绪（由石全会引起），觉得劳心劳碌一年，弄得如此不欢，下面偏向太大。——这种情绪相信不久就会平复，你不必挂念。

你处的将是一种新的特殊环境——你最不愿意过的生活，如果工作解决不了。希望你下决心（事实上也得下决心）适应这环境，在这样环境中来改造自己。你记得徐克立^②在女大托儿所工作不错吗？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我们受到党如此照顾，更应加紧改造自己。我这次决心是很大的。

表未卖，不够款公家可能代出。

我当注意身体，早晨冷水洗脸，少穿衣，棉裤已脱换毛裤。伙食决随大家一样吃。

“好力生”你一定要赶紧吃。

我的小苗想必定乖，你读完信代我狠狠亲他一下。

你的明

十月卅日（1946）

1946年11月5日

新

几天前曾托乐光^③同志妻带一信及青布与药（“好力生”）与你，也许同这一趟大车一起走（凌丁同志带一短筒当先到）。

① 老朱：朱九思。

② 徐克立：范元甄在重庆时结识的朋友。在延安女大工作过。陈家康的夫人。

③ 乐光：李乐光。当时冀热辽分局的秘书长？

写那封信时心情有些不大好，现在好了。这两天在读《日日夜夜》^⑨，深受沙布洛夫与安娘工作精神的感动。他们日日夜夜的意念就是如何正确完成党的任务，不管如何，我现在应该好好工作起来。

现在剩下的人很少了，派出两个支社，华山也来东北，我必须参与很大一部分经常工作（如看部分电稿）。准备以最主要时间帮助采通工作，在承德几乎是完全不闻不问的。

与许多人接触起来，总是对这个地区抱悲观，我要尽力排除这种影响，工作需要我认真积极起来。

前天与大前天晚上都梦见你，昨天还依稀记得梦境（本想写上日记的，也未写成），现在一点影子也没有了，但记得都是很亲热而甜的梦。很奇怪没梦见细苗。接到此信时我们分手也许快一月了，细苗一定有显著的长大，脸大了，更会笑了，眼睛也更有神，是不是？

你是否有可能工作？如争取不到，也不要勉强。我写不出什么话来宽慰你，一般的话你看起来也没有什么意思。总之，我们都要咬紧牙关再渡过一年，希望再见面时要和细苗一起，我们都有显著的进步才好。

你第一批走真是幸运，这批是大车，而且路上已是发生情况……

我现在和大家一起生活得很好。早晨冷水洗脸，起居有序。今天搬了家，和老朱住一房，可烧炕。我是很会照料自己的，你不要惦着，该惦着的是你和细苗。

有机会照相，我也有机会照。

除开工作外，我将拼命读书，整顿自己的思想和作风，这些都将写在日记上。

明天可开始铅印。

十一、五、灯下（1946）

明

1946年11月9日

好新，

⑨ 《日日夜夜》：苏联西蒙诺夫著，写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小说。

读完《考验》后，就来提笔写这封信。我们不是和杜斌科与宛柳的情形一样吗？“在一起时不觉得宝贵，分开后便愁闷起来”。我们的细苗比他们的卡略沙还小几十倍，更没有祖母在带养。俄罗斯人的感情是更白热的，我们决没有达到他们那样简直不能分离的情景，那样缠绵的情景。中国的革命比俄国更艰苦得多。这也反映到我们这一代青年的感情上来——过早地的有些衰暮和苍老了。但那天早晨你紧接着我哭泣的情形总是如在目前，现在过早睡醒时，便自然袭来。

听说你们在鲁北以南几十里搁浅了，昨天又听说你们已到了目的地。你沿途是怎样的情形呢？没有发生什么大困难吗？如奶水中断，细苗生病之类。你是否时常急躁？发过脾气，和大家的关系，和国文的关系都好吗？只穿一条棉裤是不是很冷？脚冻了没有？风镜买到了没有？…

接到这封信时不知你在何处，是否已安定下来。或者竟能如想像能找到保姆，解放或半解放了出来。西满已开始紧张，一切也当如我们已经过的一样：疏散，跑路和不安。所以对于你的情形我简直不敢往好处想，但总不致于和在孟奎一样吧。你是知道我对你的希望的，希望你非常健康起来，经受得住一切考验，特别是精神上的烦闷。

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已开始上轨道。如果能在这里过冬，我也是惬意的。能烧炕，有火炉，三顿饭，工作不会有承德样忙乱。自己开始和已意识到的毛病作斗争，和大家的关系走上融洽。和老朱住一屋也不感寂寞，有共同的过去生活，了解些彼此的心理，能谈得来。昨夜我们谈到我们这几个月的搬家也是很值得写的，其复杂艰苦决不亚于《考验》。还谈到那些可写的场面，中心人物应该是改造中的承德或赤峰的新人。伙食终于上面决定了我们有三个人吃好些，我也没再提相反意见，这主要是由于现在不管行政。这几天读小说太厉害——正式出报我就该专心致力业务。

昨天清理书和信物，将一些文件和我们的信件、你的日记全装在黑皮包内。我相信除非我提不动这个皮包了，它是决不怕丢的。我总觉得你的日记和信件是很宝贵的东西，这些将你这个人（是一个人才）八九年来的生活生动反映了出来。你很老实，写下了你的思想、生活和感情。你那张大照片也找出来了，我剪下一块胶明纸用回纹针夹起来，将赤峰照的那两张照片（原文此处空一字——编者注）在上下角，于是挂在我的墙上。顺便告诉你我的住房，算是堂皇的院落，一间西厢房，

高大、明净、裱糊白纸，一块玻璃窗。大炕在窗下，院中栽有小树，春天一定不错。

昨夜老杨来（他今天去热中），我们三人吃了一只烧鸡，半斤酒，由《论战局》一文而谈了许多热河形势问题。这篇文章给大家许多力量，许多悲观情绪被扫光了，至少我个人是觉得应好好干下去。前方战士用血肉来建设明天的生活，而我们这些跑到远后方来的人，老闹情绪问题，不羞死人吗？

除开工作外，将好好读些书。也读了你的信，特别是北平的几封信。一分开后，便什么都可贵了，什么都值得想念了，连你对我发脾气在内。人就是这样古怪的东西，没有你我当然没有了幸福，虽然现在并不特别感觉孤独，但生活的摆似乎总是不均匀。有些小事没有人可说，可商量，有些愉快也没有人可共享，有些烦恼也没有人同受。《日日夜夜》，《考验》两本书对我有很多教育意义，特别是后者，伟大的杜斌科身上的有些小毛病，在我都是极端严重的。我对下级的态度也象死的最早的刚愎的巴布琴科团长一样。老廖临别赠言（去热中了），说我作为个人是一个很好的工作人员，但作为一个领导工作的却不能关心体贴下面，非常不可亲近。

东北很冷吗？你现在是在黑龙江，这是一个多么辽远而寒冷的名字。但听说齐齐哈尔不是很冷。不过你们也不一定呆在齐市，一定还得走，再往北就很冷很冷啊，你那样细嫩的皮肤是经受不住的。我们的细苗总该冻不着吧。你感觉他在长大吗？更发会笑了？这点幸福是你独占的。很怕你还要走许多路，但总不会再象孟奎那样走冤枉路。

很奇怪，我现在倒并不想和平生活，倒很恋念前方的战斗生活。游击生活唯一的缺点恐怕就是不能带很多书读，截击敌人，得到战利品，那是多么愉快的事情。

我的过冬准备差不多了。大衣在做，还弄到几张毛皮。听从你的话，做一个皮背心。这在我真是空前的阔气，我一生还没穿过皮衣。你的大衣有机会快做吗？熟货^⑥脱出你还是再买件皮裤吧，做条呢裤穿。记得打毛线裤和护膝，你如生冻疮，我是不依的。

是不是有点想念我？不要想我们的别扭情形。

晚上老朱就睡在旁边，我几乎有时要习惯地去抱他。现在连独自讲讲甜蜜的话都不可能了，还很怕发些梦吃人家好笑。因为来人谈话，写得时断时续，现在已经

⑥ 熟货：当是范元甄 11 月 19 日信中所说的烟土。

黄昏了，看不见字了。你在做什么呢？细苗睡得乖吗，替我亲亲他。

吻你，拥抱你。

你的好明

十一、九（1946）

托华山带此信，写前信时他未走成。

1946年11月27日

国文去学无线电机务了。太流气，我不想常带他。

明佬：

华山，乐光家带的东西，一齐于昨日收到。看来你是没收到我在罕庙托一个秦科长捎你的信。

我的一切远比预料好。途中虽因汽车搁浅改乘金钢他们那批大车，没有能带国文，但沿途有好多战士帮忙，我也还对付过来了。细苗在车上吃睡，睡、吃很乖。我没有对他发过一次脾气，以后恐很难对他像林西那样，可放心。

一到齐齐哈尔，没问题的分配了工作。田绿萍等大队去克东后方了。因为这里缺人，不像冀热辽，干部多到可以把人闲养着的程度。我现在《西满日报》搞通联科，连我共四个人，通讯网也刚建立。我决心搞到细苗一岁多，我能当外勤的时候为止。真在这方面积累些经验，为报纸的通讯网打下个基础。现在就是忙和疲倦，还有就是不大会领导别人工作。我将慢慢学习，在与人关系上也特别在注意。我这科全是女同志。

谢挺宇在市委当秘书，王盛荣市委书记。由于谢的帮助，找到一个很好的日本保姆，卅一岁，她有过一个五岁的孩子，去年死了。勤恳，有卫生常识，爱小孩，还讲交情。如无意外，当可一直带下去。她少会中国话，但我们关系不坏。我除喂奶外，全部可交她。奶，在途中只有一天最坏，以后都还比林西好，林西是心情太坏了。现在每天吃一大缸牛奶，预备了些挂面，鸡蛋。奶很够吃了，可勿念。

到此后，感到自己脑子里又有了政治。听了一个报告（附给你），富春^①同志又专为报社讲了西满情况及一年工作，加上报纸的社论，这里的领导使人感到确是领导。回想冀热辽，几乎是谈不上领导，仅仅只是把中央的东西照念一遍。

这里对于干部思想抓得很紧，富春同志很强调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工作的估计也是很踏实的，不似赵等那样沾沾自喜。我在热河，慢慢堕落到什么也不想的地步，现在振作起来，我倒是有蛮多意见。

这里分局对报纸很重视，领导很强，宣传部长陈沂。分局讨论，宣传部长执笔写社论。对比之下，热河可谓官僚主义吧，也许是不懂得利用报纸武器。热河在宣传上这也“不登”那也“不登”，我看一来是怕批评缺点，二来是愚民政策。结果是捏着鼻子哄眼睛，失地千里，物资丧尽，还是只骂干部要去东北。热河领导不检讨，只有等着别的解放区将来反攻救驾。我不是偏激，在热河久居“芝兰之室”，有点麻木了。来此后，空气不同。一比较，就大有意见了。

东北也是很艰苦的。但领导上，领导教育大家战胜它。我自问还不是不用脑子的人，毛病是大的，但也是想好，而且可以理喻的。为什么我在热河变成那样，没有党的生活，没有党的教育也是大原因。那环境会使好人消极下去，有毛病的大大发展。领导上就是自满自足，事情坏了，批评下面一通。

回想热河这段生活，自己是很痛心的。你来信说“经得起一切考验”，我还不敢说。因为这次我又处了顺境（富春同志了解我，报社对我也不同热河）。但却能相信，有党的不断提醒，我并非自甘堕落的人。

几天前欧惠雄去哈尔滨，曾交他一信，由他托热河军工部张部长带你，谅能收到。那里说过的，就不重复了。我不想在信里多写东北情况，因为准备信会遗失。

齐齐哈尔冷得很，已下两场雪。去年0下37°。但有暖气，现在早晚烧，苗儿每天能洗澡。我住的房子向阳，大玻璃窗。我不愿花功夫向你介绍齐市和生活方面的事，我一天累得很。

苗长胖了，有时与人说话、笑，更撒娇了。困了不睡，发出一种娇声音，要贴着脸抱着才睡。睡不着人就哭，饿了哭起来更凶啦。今天去照了三张相，昨天满四个月。

① 富春：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西满分局书记。



范元甄
范苗
1946年11月

1946年11月范元甄和长子范苗合影

齐市执行小组撤走时带了一封家信寄叶伯，附了照片。昨天吴宏毅去哈尔滨，托他找商人再寄一信（加印了苗儿赤峰小照）。因他父亲是老哈尔滨，或者还能找到沈阳商人转信。你再来信写封给湖南的信，信须写得绝对保险，安慰一下母亲。

王揖给我信寄你一看。《东北日报》人多极了，社长是廖井丹^①，吴文焘^②只是总编辑了。

我编的通讯工作册子可在此印出，已由总社转一个电报给你。请设法捎来吧。

在路上和刚到齐市时，不敢想你，想起来就想哭！现在是没时间想起，想起来也不悲切了。生活已经有了重心，我又回到党员的生活了。热河时，实是一种政治上的堕落呀。你没有严肃对我斗争，也是不对的。

富春同志给我一件毛衣，拆织裤子。今天用你捎来青布、狐皮作了一件上衣，给你留了一半。因为那皮轻，毛小，穿在贴身好，作大衣不一定合适，考虑结果如此办。王盛荣他们还可给我找到皮货，再搞个大衣。今天他们给了我一床大毯子，可垫床。公家又补充了细苗布，只是棉花奇缺，发的烂旧棉花。以后能少捎点棉花来倒好。

我现在很忙，只是还不善于工作，效率低。如分开一年，像这样过，是有意义的，苗儿也可带大。

我对热河的“牢骚”当不会引起你情绪反应？你和老朱可好好谈谈，把意见整理一下，向分局提提如何？

凌莎这老党员在路上表现坏极了，比我在孟奎那次还不如。我不禁“原来如此”，而且有点旁及于她的关系方面。

江文^③在齐市的冀热辽办事处，周建南^④在哈尔滨。你以后找军工部开源公司等

① 廖井丹：后南下时任华中局长江日报社社长。后曾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② 吴文焘：？

③ 江文：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当时任冀热辽军区驻东北办事处处长兼政委。解放后任解放军总参谋部通信兵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④ 周建南：范元甄、李锐在延安的熟人。1937年到的延安，后派往重庆做地下统战工作。东北解放后担任过东北工业部电工局局长。去世前为机械工业部部长。

贸易关系带信吧。

好力生已吃，勿念。

一切都意外的好。

今天照的相以后寄你。

来信，写日记吧。我无精力写日记了。手摇马达不难买，你叫赵毅敏^①托江文好了。《西满日报》王社长（闾西）说愿与你们新闻台联系。你们问问（非正式）总社，是否能联？

头疼，身上骨头疼。恐是生苗儿时太不注意所致。困了，再谈。不说亲热的话。

新十一月廿七日（1946）

1946年11月30日

明：

上次原托张部长带的信，欧惠雄说已早托人带走，这次信才是托张部长的。

我忙累得很，不能多写，只想谈谈你的工作。如果客观考虑真是离得开，我认为你可以提出意见，否则他们当然不会提出叫你走。如到此地，仍可研究些问题，写写东西（这里的研究室是直接下乡去研究的），这才是你的所长。

从私来考虑，如果你在，明年开春后小苗一不吃奶，我就可当外勤到处跑了。保姆虽然不错，但完全丢下总不及你在旁边放心。

我给凯丰^②写一信，我自问考虑是很客观的，虽然并不讳言其中有私的部分。如果工作不必要，并非定要留在热河才算革命坚定，以为到东北就是享福，这是错误看法，并不是事实。东北远比热河需要干部，许多专署只有专员光杆一人。

凯丰领导《东北日报》，这里宣传部长陈沂，都是经常到报社参加会议，解决问题，报告形势，专门传达，亲自写文章的。赵毅敏的领导如不谓官僚主义，则是不懂得运用报纸武器。

① 赵毅敏：时任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宣传部长，解放初期任中南局宣传部长。晚年担任过中顾委委员，中纪委副书记等职。

② 凯丰：当时任东北局宣传部长。

这里东西可贵啦。一支很坏的狐狸得四五千，我想把我的戒指换成钱，如赶得及，托张部长带你，你买两支好狐狸托可靠的人捎来（仍找军工部关系）。棉花也奇缺，满街卖的旧棉花。

已由总社转一电报给你，是想要我编的通讯工作册子。如已失落，请将那些材料带给我。

照片三张，过些时再在家照。苗儿已会向人说嗯啊，一说说许久。见了人就盯着看，腿上也有节了。

我很好，勿念。你当心身体。疲倦了，而且还有事。

你的新

十一、卅、晚十时半（1946）

1946年11月17日

新，

明天恐怕是最后一批家属去东北了，抓着时间写封简单的信。这几天较忙。

报已出来了，大家都在林西这个地方，因此都还满意。我现在有时间专心业务，可以多写些东西（第一篇社论是我写的），多到外面联络，多想些问题了。

张家口蒙古报社工厂一负责同志应坚（原延安中央印刷厂的排版，石夫，王揖他们均知道，很强），我和他蘑菇了几天，终将他留下了。这就解决了这里工厂最困难的问题，使得整个报社工作不致因工厂落后而不能前进了。

这里颇都有安心在此过冬之势，当然有这种可能。但在我自己的思想上总还是准备着最坏一着。革命还没有胜利之前，以后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处理工作与生活一定要准备几种情况打算。德国没进攻苏联之前，苏联人民谁会想到要遭受那样大的苦难。去年今日我们的想法也是多么单纯。当然没有和平思想也不会有我们的细苗。听说富春同志去哈开会，你也许没见到。你的工作问题能否解决？东北是可以找到较好的根据地的，到那里去工作也好，不一定就搞新闻工作，做群众工作，多接触实际好。多了解群众的艰难困苦，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的牢骚与不满就会减少一些的。

今天晚上在街上散步看见蔡老^①，他问起你。蔡老在这里是模范工作者。这些老同志的品质和工作精神真好。他当“保管”，不讲要去东北，也无地位问题，工作非常好，1924年的党员。单是这1924年，恐怕许多人已经是千斤重担，十丈高的招牌了。张子良^②同志还是穿的延安棉衣，延安毡帽，还是吃大灶，也不要求去东北。想想他们，我们真是非常非常惭愧的。

你是不是想过我也来东北？想得厉不厉害？当然这里我并不是不能离开，但如今是在困难关头，凭这一点也不应提这要求，何况返回承德之日终是要到来的。当然我不喜欢承德，不过大家都不愿去又谁去！这两天读一本关于东北国防形势的书，更多了解东北之好，很想去看看。你就争取机会看看吧，将来好和我说说。

在承德这一期间你的毛病的确是很大的，不管客观原因如何，你还是应认真检讨一下。现在又换了一个环境，人事也全是新的，真希望你能接受过去经验教训，认真改正骄傲等缺点，切切实实做些工作。谈起这些事情来，似乎一下写不完，只写这一点点，你会知道我有多少话要说。

记得连这一封一共写了三封信（赵楠、华山各带一封），很想接到你的信。贸易公司和周建南处大概是常有人回来的，你可设法接上关系。决不要带吃用之物与我，有好书可带一些。

听说你们的大烟都没收了，很担心你没钱用。如需钱用可告我，我这里还是可想到办法的。

我生活得很好，也许冬天会胖起来。你身体如何？细苗想必很乖。

你的明

十一、十七（1946）

1946年12月5日

新，D：

这几天老等你的信。昨晚见到欧惠雄给华山的信，知道你留在齐市市委工作，

① 蔡老：？

② 张子良：？

原来以为你已到克东去了。

我一共带过三次信和一包东西（布和“好力生”）与你，先后托李乐光爱人（包裹交她）华山和文林^①。不知都收到没有。我的生活，思想情绪，那三次信中都有
一点。

这里已经相当冷了，老乡说还有五分。还没下过大雪，刮过大风，听说最厉害的是一种白毛风。我的过冬准备很充分，弄了条皮裤。我准备去林东一次，下面跑跑，了解蒙古问题。这里是古代金国，据说金兀术坟离林西不远。这两天在读宋史，想多知道一点历史知识。到林东计划呆一个月，离开家太久了还是不行。老何准备往南去，现在是发动最多的人下去作采访工作。真正办好一个地方报，报社本身必须有最多的人作采访工作，同时组织通讯员。在承德时大报作风，我的精力只在编辑部这是不对的（华山曾批评这点）。真正下去，与群众接近，见闻到许多新鲜事情，自己感觉到对发动群众应负一定责任，这时许多思想问题也就解决了。过去沈敏珂老吵着要去东北，现在在林西乡下跑了半个月，便发生了兴趣，兴致勃勃起来，再不提去东北之事了。

现在人少，大家生活在一起，工作还是有起色的。我的情绪除开想念你之外，已无何波动了。

很奇怪，一分开后，便想念得厉害，甚至觉得能受受你的脾气，回忆你的生气情况也是甜蜜的。细苗已经满了四个月了。是不是很会笑了？有没有受过凉？拉过绿屎没有？一天吃几次奶？一次吃多久？你打过他没有？

齐市冷的程度如何？你和细苗的过冬准备够不够？我这里还剩下一大块白羔子皮（一种男长袍的前身），可惜无法寄与你。生活比在承德是差还是好？能不能每天吃到肉？自己做菜吃吗？我们现在伙食又分开了，但与大家无多大差别。每天晚上房中来人多时，也常买点小米糖吃。老朱很喜吃这种糖，我也还喜欢，也许是只有这种糖吃。今天去理了发，回来照镜子，大概比你走时，脸色要好得多，也胖了一点。过冬天总是要好一些的。这两天又读了《在辽远的地方》和《俄罗斯水兵》。苏联人的生活情感真饱满健康，那样奋不顾身。我很想着有了机会，我们也可写点什么的，我们自己身上也有材料。这真是想得太远了，不过你不是曾有写东西的志愿

① 文林：？

吗？你如有一天动笔，我总可以帮助你。

见到和听到一些熟人的消息没有？齐市认识的人想必很多。对于城市我现在颇有这样一点感想——容易产生官僚主义，比较舒适的物质生活（如果整个社会生活水平提高了，又是另一回事）很容易产生官僚主义。我在承德时多么官僚主义，每天上办公室一转，看看大样，写篇把文章，了不起看点材料，如此而已。

这几天连着有报告，分局已下决心最后抽各机关2/3干部下乡。分局同志也有的下乡，赵大爷往南去。因为报纸要每天出，不然我也想索性出去，等到反攻。

东北当然还是很向往的，我只是从经济、地理如此想。最近读一本《东北国防形势论》，真是一个地大物博之区，可以单独成立一个国家。有机会能来观光倒不错。大概不会有这种机会的。

你现在是不是有较长的打算？怎么最后决定留市委工作。不到报社也好，还是接近群众实际的好，对于将来再搞报纸也有好处。我有时也还想一点将来的事——总不该太远吧。当然还是回到承德，我们真正办好一个真正的地方报纸，你还是当外勤。就安心在热河呆几年吧，你是不是不想回热河了？

看地图的说明，齐市风景不错，冬天想必可滑冰，夏天可划船。将来带点纪念物与我吧。离开林西时，一定为你弄件纪念物。

有机会照相不？很想看到你生活的愉快的照片。

也有些担心你又是对环境不满，又犯情绪不好等病。缺陷到处有的，问题在自己如何处理。好新，希望你生活工作均很好。对细苗没有尽到为父之责，我将来设法补偿。决不是说漂亮话，是由衷之言。

纸写完了，再写这么一张也是些乱七八糟的话。总之，我现在很想和你谈话的，但我还没有接到你一个字。你走了一个半月了吧？

你的明

十二、五、夜（1946）

1946年12月8日—10日

新，D：

昨天下午接到你的信。盼信盼了很久，真是不耐一个字一个字读下去了。前夜很焦急的心情和你写了一信。一路顺利，工作等都得到解决，原先没有这样料想，只是把你的情况想得很坏，所以更是高兴得厉害。留在报社工作是好的，跳来跳去，工作经验积累不上，是很可惜的。寄来各种报纸，粗粗翻了一下，对《合江日报》印象最好。地方化，群众化，编得也活泼，介乎“大报”与“小报”之间。报纸办得好否，特别是地方报纸，主要决定于采通工作。希望你创造些新的办法，深入地与广大群众接触，比在北平的条件不知好多少倍。在北平似乎能“兴奋”，更“起劲”，但在解放区应更“兴奋”更“起劲”。只要能切实埋头，学习韬奋^①的精神（“奈何”也有许多可学处）报纸是一定能办好的。找到保姆以后，常抽出功夫去与各种群众交谈，征求对报纸的意见。发动最大多数的人写稿，使得报纸与各阶层人结合起来。

十二月八日写（1946）

以上是前天写的，因听说去东北的人要等一个时候才走，就准备每天写一点。但刚才听说因辽吉前线紧张，他们明天即走，就只能匆匆写点了。

前天晚上曾去找赵，拐弯抹角谈到可否让我去东北。他当然没答应，这也是意料中事。未去前已和老朱谈到，干部谁都是想扣的，何况“准备南下反攻”，这点也不能怀疑。易秀湘^②同志去东北听说是富春同志电报要了两次，这边才放。我看你也不必作此活动了。尽管自己主观上并无想去东北过城市生活，但正在如此困难低潮时离开此地，影响总是不好的。我自己也颇觉得在一个地区时间呆得长，经过几个曲折阶段，经验也可多增加一些。本来下了决心这次要去林东或跟云泽^③主席去东蒙王爷庙跑一趟，但这一点现在也达不到了，赵不同意。因何伟^④同志执意要下乡（自己承认有个人打算），赵也同意了他，因此我就离不开了。何过于孤僻，我以

① 韬奋：邹韬奋。杰出的出版家和新闻记者。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与沈钧儒、李公朴等人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1936年11月与救国会其他六名领导成员被捕，是为“七君子”事件。在狱中八个月写成《经历》等四部著作。1944年7月24日因癌症在上海逝世。

② 易秀湘：老红军，长期负责经济。东北解放后曾任东北商业部副部长。

③ 云泽主席：乌兰夫，时任绥蒙政府主席。解放后任内蒙古自治区主席。文革后任国家副主席。

④ 何伟：原《赤峰民声报》社长。分局撤退到林西后，《冀热辽日报》与《民声报》合并。

最大耐心与之接近，但仍谈不进油盐。老朱等也和赵谈过几次，从上面来亦无办法。将来之解决，还是承德，赤峰都收回，各出各的。我现与一般干部关系比过去要好（《考验》中吴格莫留夫对杜宾科一段话对我很有用），老朱曾说我如去东北他在此即留不下。大家住在一个院子内，生活打成一片，也好得多。我自己不找事情做，一天可松闲过去，因无此习惯，零零碎碎写些东西，出些主意。而对外行政事务，许多仍是我做，出外会议也较多。客观上当然形成何的事较少（但经理部，工厂他并没下工夫管），关系之不能更好，大家都还觉得主要在老何一面。因此我记起立波^①和我之长谈，他恐怕是实在呆不下去了。与各种各样的人能接近，这种锻炼最宝贵，也最难。我总记得我与陈企霞^②的关系，“你不理我我理你，你看不起我我看得起你”，而我是成功了的。这点我应继续努力，你也应该更大努力。许多地方你也有何的弱点，如孤傲，不过表现形式不同。

人的物质欲望是无底的，作为社会的前进阶级这是对的，而对于个人就很不应该如此。年来因自己的工作位置，我觉得比在延安是大大发展了。如你给我买的狗皮帽，后来又换了顶狐皮，那套旧棉衣终于做了套皮的（当然与准备外出，旧棉衣不能顶风有关，又怕关节出毛病）。自己已有了警惕，常常控制，这点还是向你写出来，要当张子良是极不容易的。不能全学，学他能照顾大家一面，也是好的。我们两人都不能克己，那就应多先照顾照顾大家。俗语“知足长乐”还是有意义的，当然出之于统治阶级就不对了。

你是已有撤退经验了的。齐市也不是保险地，你应时刻记得那些奔波的日子，准备轻装，不要置买东西。你说对节省有了新的觉悟，这非常要紧。代金不需用就暂不用它，除非将来要离开东北再换。细苗的生活也不可太考究，不然他也会过不了苦日子。你真还是没有过过苦日子，我常常要对你说这句话，经过生活艰难的人，他在各方面都不同的。小姐气在你的思想和生活中遗留痕迹还是不小的，我们真是要脱胎换骨。东北的《群众》一、二两期我都看了。我们这些人在热河都有做客思想，总是想到“南方”，想到过去熟人或家，这都是不对的。到哪里就应将自己的工作在哪里生根，要对那里的人民负责。我们再不是新党员，忧国忧民、舍身为公的精神，应

① 立波：周立波。

② 陈企霞：延安时在《解放日报》副刊部任编辑，与李锐同事。解放后曾任《文艺报》主编。1955年被打成丁（玲）陈反党集团成员。

在我们身上日益生长才好。

这里已0下廿多度，出去小便一次，鼻子便感觉很冻。已穿上高腰毡鞋，皮裤已穿上，而我的两个膝老是凉的。左腿在伤寒后长期麻木过，因此我特加保护。再冷我就再加上毛裤，我还是很会照顾自己的。你是旧棉裤，还没有毛裤。你新添了衣服没有？做皮裤的皮子需厚羊皮（剪义皮），你是否有办法做到一条。你的关节不好，需加保护。我们的伙食不好，但总过得去，比大家的要好一点。我觉得现在比你走时要胖一点，消化睡眠均极好。只有时醒的较早便想你。你的大像片和苗儿的像都挂在我枕头上梢二尺处，这样增加对你和苗的想念，但有时也似能“望梅止渴”。昨天偶翻杜诗：“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我们真是彼此彼此。

冷，我真是怕冷，很影响工作效率。有时冷得什么也不愿想，也不想动笔，但总是理智来克服。我们用洋铁皮炉烧柴屹瘩，有时满屋子烟，很烦，现在也习惯了。晚上很少迟睡，早上生炉后才起床，这也就够老爷式的。约十天、一周擦一次澡，每晚睡前洗脸，刷牙，所以生活并不坏。无事不出门，有皮帽，皮大衣也冷不了。林西这一段将来是历史上很可纪念的一段（可惜我们不在一起，但在一起也不会这样想念得厉害）。分局几个负责同志即带几个工作团南下，热河还是有信心的，顶多半年我们总能回到四条胡（同）吧。今天听一赤峰来的老乡说，赤峰的老百姓多么盼八路军回去，都感觉中央军呆不长。那里边币比我们在时要吃香。

你上月廿七的电报昨天才收到。因我们和延安九天失掉联络，已和西满分局去电，拟和你处分社发生联络。工作上需要，东蒙与热辽工作都靠近。我想以后每周写一篇或两篇广播通讯给总社，每篇不超过一千二百字。我希望你也如此做，这算是我们为公为私的纪念。以后如有便人回来，带报纸和好小说与我。

昨天动手写《热河通讯》，可惜今天没写，不然可寄你们一份。

那一包材料寄来。

另外寄来一丈三尺灰士林布（发与我做衬衣的），一个前身的白羔皮（一件大褂，我做了上身剩下的）和一个羔皮背心。那个前身皮子很好，将来可和我的合在一起为你做皮袍。

哈利巴已吃完，那瓶要暂留着。

有天翻你过去的信，读到四二年下半年写的一封长信，有很多自我批评，及对我的各种要求。这封信对建立我们更完美的关系意义极大，可惜过去未能常拿出来看几

次，不然承德，赤峰之争吵也不会有了。有过这次分别以后，相信对将来在一起的生活更可贵。

很晚了，怕通讯员不好送信，不再往下写了。亲亲我的“感情代表”。

你的明

十二、十、夜（1946）

1946年12月24日—1947年1月4日

明：

文林她们受罪，走到昨天才到，路上还遇匪被洗劫了。苦死了两个小孩，我们的苗儿什么岔子没出，真是大幸运。

最近以来似乎很少想你，但昨天接读文林带的短信，稍有失望的感觉。这证明我还是想你的。所谓不想你恐怕一来是忙，二来是有苗儿在身边。工作之余看看、抱抱、亲亲他，并不感到寂寞（这点你就不同了，是吗？）。我现在变成一个完全没有幻想、胡思乱想，而生活得老老实实的人了。这应该说是一个大进步。与小苗苗恐也有关。

你的三封信都收到，我也曾给你两封信，一封是刚到报社时欧惠雄托人带你的（有报纸和小苗在赤峰拍的），第二封信是黎波涛^①（开源公司的）带的，内有苗儿四足月与我的合照，大概都会到你手。接到那两封信你的记挂当可释然，因为一切都很顺利。

苗儿很幸运，解放联盟替我找了一个很好的保姆，姓名是手冢辰江，卅一岁，念过十五年日本书，在医院当过四年事务员，婚后是家庭主妇。她自己有一个五岁的男孩去年“八·一五”^②后死了，丈夫不知去向，公婆回国了。她被留在白城子被服厂作工，来齐未赶上遣送回国。对八路军有些了解，能说日常生活中的中国话，有卫生习惯，有育儿常识，又很勤劳。她来后第三天我就能全部工作，一点也不费劲。现在对苗儿已很有感情，每天背在背上睡觉，给他缝这做那。

① 黎波涛：1949年上海解放后任上海铁路分局局长。

② 指光复东北。

报社现在住的是原日本高级军官招待所大楼，环境是日本神社的花园，旁有一座忠灵塔（现改为九·一八国耻纪念碑）。树很多，到春夏时当为好环境。我的住房面东，整天有太阳，有丈余见方的大玻窗，早晚暖气，苗儿每晚满盆热水洗澡。刚到齐时，苗儿闹了一次肚子和轻微咳嗽，不久前感冒了一次。近一周来一切都好，显著地胖起来了。四小时吃一次奶。白天手豕背着他睡，晚饭后醒来，洗过澡十时左右睡觉，夜间喂一次奶。早晨手豕把他抱走后，我还能睡一觉。

前天称了一下苗，重十三斤。记得承德廿一天称是六斤八两。这几个月来长得不算快，今后可能长得快些。近一周来智力有显著进步，已识逗，会看画，常常自己看着画片咿呀说起来。手豕给他挂起一张日本姑娘画的书签，他最喜欢，每天看着笑、说。另外给他买了个小蛋壳娃娃，可以摇响。肚子饿时懂得看着我叫，看见奶就紧张得不得了。也懂得吃饱了就住嘴。最近嘴巴常噗嗤唾沫，有经验的人说是快出牙的象征。如果早出牙，将证明他的身体不算太坏。他现在与我睡一床，他自己盖小被。醒来已懂得看我笑，很有意思。因为胖起来，鼻子塌了，嘴不显得那样大了，眼睛还是突出惹人注意。虽然不太大，但聚精会神时特别瞪得圆。后天满五个月，准备找位同志在家里照相给你。

写了苗苗这许多，你这次来信竟只提他一句，也使我有点失望。我困了，明天再续写正经事。你知道我相当忙。晚安，好明！

十二、廿四、灯下十时

明：

这封信一搁就是一星期多了。前两天羊耳来了封短信，我给他回信却写在他的反面，结果还得抄一遍给他。

前天周太和^①来了，真是意外的。他是从乐亭、烟台而大连、鲜北，哈尔滨来此。在图们（图们江上）遇见李毅，他在图们铁路管理局当工务科副科长兼职工会主任。老周说他的工作很好，工作精神好，道路也是对的。他们那里有一个争论，有人主张重用旧技术人员的道路（其中有明明知道的国特，如工务科长），而李毅是主张发动工人群众由他们管理铁路的。老周曾经提醒李毅，如果这个内部道路的斗

^① 周太和：延安中央政治研究室时范元甄的同事。抗战胜利后赴东北，任冀东行署财贸工作组成员、黑龙江省拜泉县委副书记兼县长、黑龙江省青岗县委书记等职。

争公开化的时候，叫他小心暗算——由此可以想像外部对敌的斗争何等尖锐。曾经因为特务炸桥翻过一列车，路局总支书还有几十个人牺牲了。陈云^①和肖劲光^②去南满时，特务用一列车撞他们的车，幸有一个好员工机智得免牺牲。统治城市是很不容易的。东满铁道上许多员工乃至战士都是韩国人，国特以“不参加中国内战”来挑拨他们。而因为东满不产粮，我们的工资不足维持工人家庭的温饱。老周对李毅的评语是淳厚，这是对的。他的作风是到员工群众中去，与别的“长”们大不同。

今日除夕江文（冀热辽办事处）请我们吃饭（每月他们津贴小孩一千元，又津贴了小孩斗蓬费。我尚不缺钱，勿念）。说李聚奎^③明天会到，希望有你的信。是否你已来了呢？——我稍这样想了想。黎波涛的信你收到了吧，凯丰说尽力调你。你所想的冀热辽困难关头不应离开是可以的，但我主要是从以下几点出发，希望你能来：①冀热辽人多，这边需人。②在冀热辽那种领导下（特别是赵宣传部长对报社的所谓领导）工作，是不能进步而且无意义的。只会自满自足，从不自我批评，从无政治上思想上的领导。我的想法是客观的，并不是从感情上希望两人在一块的角度出发。

你写的社论我看了，这心是好的，但生活的狭窄，接触范围的小也多少从社论中可以看出。你引用了国文的“穷山恶水出刁民”，更多的材料就不充足，这是因为什么？领导上不想到让报社工作的干部知道更多事呀，不想到要用报纸来指导干部思想呀。于是报社的人虽有好心，而办法不多，或收效也不大。回想一下你过去写的社论，有哪一篇事先是分局提供过材料，而事后又给予大修改的？或提出过系统的修改意见？这样写出的东西怎会起大的影响？写东西的人也徒有好心。这次我对你的社论能发出这感想，大概是因为我看见了西满对报纸的领导的原故。记得在承德时，我也只能和你一样仅仅满足于自己想使报纸起指导作用的好心而已。

发动群众，这也曾是热河很自豪的。不错，土地分了，但是恩赐的呢？是假分的呢？或者是地虽分了，群众并未真正起来呢？过去似不大听见进一步的发问，西满为了了解“夹生饭”问题（你看《东北日报》就可明白）分局五个部长下乡，郭

① 陈云：在东北时历任中共中央北满分局书记、南满分局书记兼辽东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东北财经委员会主任。

② 肖劲光：当时任南满军区司令员。解放后任海军司令员。1955年授大将军衔。

③ 李聚奎：抗战胜利后历任冀察热辽军区参谋长、西满军区参谋长等职。1947年秋起任东北民主联军后勤司令部参谋长、东北野战军后勤部副部长、第四野战军后勤部第二部长等职。

述申亲到一个区的农训班里去。这样的领导方法与热河是不大相同的。

谈谈我自己，实在是很痛心的。严格说来，整风后我是无甚进步的。邓力群^⑨那件事，现在想起来，还是引起深重的不愉快与自仄。热河的一年有时自己都无勇气去回想（今天富春同志除夕报告，号召新年中每人用两小时想想自己旧的如何丢掉，明年如何开始，我来给你写这些想是有意义的）。我对孟奎那件事的态度，是我惧怕正视自己错误的代表表现了。我常对你说：“我的苦恼多得很，我的思想问题你不了解。”实质是惧怕一件件事具体清算自己，更无决心在一件件具体事件上改正自己。因为思想问题不是什么玄妙不可知的东西，改造更是一件件做起的。热河一年，总的说来是在任何困难或不如意事的面前，无丝毫控制自己的能力，任性、任性再任性，事后又无勇气自我检讨。而这两种情况又都是以强烈的优越感（看不起别人）维护着的，最具体的表现见之于我两关系上。我到齐后听了一个报告说：“许多干部在整风后藉口思想解决问题发展自由主义，违反组织。”我才恍然于自己原也是藉口“思想解决不了问题”而取消实际的自我批评。写到这里，我同时也想到热河党对干部的思想教育太差了，为什么我在热河没听到这句中我要害的话？

十二、卅一、（1946）

明：

这封信写得真长，一搁又是一年了。元旦日收到李参谋长带来的信及东西，今天又收到你原想托章炼烽转我的信。本来想和你详细写一下这两月来思想的变化，但明天杨苏纵队有人回林西，要赶着把信送去。月底冀热辽办事处有人回，那时再详细写和寄照片来。

黎波涛带的信谅已收到。电台如通可简直来信告我。凯丰所说事不知有望否？

给你带来十二月份《西满日报》二份，《东北日报》一份，陈伯达《中国四大家族》一本，算作年礼吧。

不及多写，怅怅！

^⑨ 邓力群：范在北平时的信所提四四年痛心之事，即是指她和邓力群在李锐因抢救运动被关押在保安处时，邓以党的领导身份帮助范，结果两人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受到处分。邓力群解放后在新疆与王震一起实施过左政策，竟然逼迫“阿訇”吃猪肉，激起民变，令毛泽东大怒，受了处分。后任中宣部部长，一直坚持极左立场，人称“左王”。

一封信从开头到写完，苗儿又有很大变化，已会将手伏在大人肩上，叫他时已能有反应。肚子饿时会看着我叫，早晨醒来看着我叫。他乖极了，从前老哭是我不会带他的原故，我一次也没打过他。保姆对他亦好。一逗就笑，比从前胖多了。你照相给我吧。

老周给我边币。

不能多写了。

来往买东西的人常有，你要善于抓机会来信。这边家属队都盼看热河的报，你可给江文来电允许给他们若干份报，叫他以哈尔滨的书报为酬。同时每有人来也可以经过你处。

新

一、四、下午匆匆中（1947）

1946年12月29日，给羊耳

你处有便人往林西时不妨给李锐写写信，把你们的报纸寄他一份吧。现在都是同业了，哈哈。

羊耳：

昨接来信很高兴。我拖着孩子在这里通联科工作。事情作不好，却老是很不闲。我原是一个勤于写信的人，现在变得很难提笔了。

别后这一年，真是变化多。回想胜利前开时事讨论会常常争论不休的许多问题，这一年都解答了。总的来说，恐怕我们对于敌人的认识都上了一课。是吗？

我们有了一个男孩，名字叫苗儿，现在五个月了。李锐在热河林西，十一月起开始在那里出八开小报。这一年他也有些变化，最主要恐怕是稍稍体会了事情的艰难。从前我们这些人都敏于发觉“毛病”、“缺点”，因为年轻与阅历浅，就往往哇啦哇啦，仿佛一切事情都本是容易的。这一年许多事由自己办起来，就发觉许多曲折了。你有同感吗？

身体很差吗？报纸工作是更坏身体的，自己还应尽可能注意。据说冷水浴很好，你不妨试试。小彬有消息吗？你们是一时不容易碰头了。不知她身体怎样，是否还

在秘书处？

大远在此，情绪似不太好，我倒还关心他，只是也无从谈起。周太和也由冀东而大连、哈尔滨，昨天到此了。

有空来信吧。

元甄

12、29、(1946)

1947年1月1日

明佬：

昨日除夕，我与苗儿及保姆手冢一块过年。大家约我去市委跳舞，我没去。有些想念你。你们怎样过年呢？大家挤在你们住室玩吧？你还记得去年除夕之夜吗？没有电灯，你们玩牌，我洗衣服。是明天我上北平的吧？日子过得真快，苗儿差几天就半岁了。

自己过去的许多事一回忆起就清晰如昨，因此也很惭愧，尤其是想到因为自己任性所作过的许许多多错的不对的事，我是一个很不长进的人啊。

看到热河根据地已建初基的消息，想来是你写的。我看了几遍，我们报纸把后两句收掉了：“蒋介石教育了人民，人民教育了干部。”而只有“热河军民……”结尾。那两句话还不错，你还继续写吧。至少这里有上百的女同志很想知道热河的消息。我看出哪些是你写的当然更高兴。

从北平美军暴行^①以来，这里有过报告，使得对斗争的任务目标，敌我阵营认识更明确清楚。不知在热河也有这条件否？最近我们举行时事学习，这将使离延后一直拖下来的时局学习的松懈加以结束。又做了入东北后的思想鉴定（反省批评），政治思想上的混乱结束较早。现在将开始结束组织思想上的混乱，严密组织生活，整饬纪律，以便迎接新的高潮，争取胜利。干部思想发展的规律各地都差不多，领导不同则克服先后程度不一。热河近况如何，谈谈吧。

^① 指1946年12月发生在北平的，美军士兵强奸北京大学先修班女生沈崇一事。

昨晚读北平美军法庭审讯沈崇事件的中央社报导，那里哪还像有国之民，我心里很难过。今早翻报，见武汉学生也有了反美游行，且呼有“政府请你们来，人民请你们滚”的口号。武大已复校。武汉也有声音了，很高兴。不知我的弟弟妹妹也曾参加游行没有？爸爸对这些事大概会有较清楚的认识了。

我的工作效率很低，不会计划，不会领导，更重要的还是易为不满情绪分心。比如最近奶很缺，就想到报社毫不关心，自己生气得很。我不想当通联科长，提了好多次了，年后看是否能解决。关于自己的毛病也常想，写起来太多了，你不知道我现在懒得提笔了。

苗儿现在很胖了，每天吃两顿大米米汤冲奶粉。奶粉如此吃下去大约还可维持一二月，到时改贴牛奶也行了。此地鲜牛奶很方便也很好。他的智慧几乎日有进步，好玩极了，可惜你看不到他。早晨醒来，看着我的脸叫，睁开眼睛他就笑，闭上就不高兴。吃奶或奶粉时手都会捧着。已会听见叫唤声到处找人了。懂得看画，高兴时自己说话，最喜欢大人脸贴着他睡觉。还是每天洗澡，以前的头发全脱了，新头发已长起不少。半年以后你是否能来？你来了，保姆带着他，我就能到处跑了。

这里对于记者的要求是对实际工作起作用。华山写了些东西被责为克里空。大家对技巧不太重视，这对于你是很重要的。我很喜欢这里的分局领导，老实说我不喜欢冀热辽的领导。领导，在于在关键时期与事件上能指出一个方向或方针，使干部脑筋活动起来，成为自觉的愿进步的。而不是或者自流下去无人过问，或者到时候骂一顿完事。何伟在牡丹江作地委书记，他亲率一个工作团下乡，干得很不错。他来一信，寄你一看吧。我还也愿去他处。现在天太冷，这边又到底离你较近。我们还是应终究到一处才好。那么等冀热辽局势好转时你提出来来这边吧，我是不想转去的。

老汤来了一信，他竟未到工厂去，真怪。周太和到林泉县当县委书记了。

明：以上是前天——大年初一写的。因为苗儿叫唤，我和他玩去了。今天保姆放假，苗儿酣睡，我再来给你写。

（至此，苗又在啃味啃味，也许又写不成了）

明：刚才提起笔，苗儿就醒了，抱他陪他直到现在已六点一刻，大家都去看电影了。环境很静，室内暖气作响，苗在打鼾，对面房子女人丢下孩子看戏去了，孩子在喊叫。我今天很想去看电影（好的苏联片子），但保姆不回来没有办法。明，今

天是到报社以来最想你的一天，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到一起哩。这两天在读《考验》，战争开始时，苏联人也是那样不习惯，拉莫旦在儿子上前线后，也有“父亲的感情超过了共产党员的感情”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比他们更习惯于抑制感情，有时几乎习惯得像没有感情一样。这难道就是你所说得中国革命特别残酷所致吗？记得林西分手的天亮之前，你说我哭鼻子是脆弱，我们竟是这样来要求自己的！苏联人是勇敢无畏的，但他们想哭的时候是尽情哭的。我们则似乎不能。

我们比起所有的先辈来，当然幸运得不可以道理计。我们是看见前面的光明而斗争着，他们许多人则是只凭着自己的信念而受苦受难的。一百年了，想起这些，怎能不鼓起最后一把劲来，搞掉蒋介石哩。

你又说：“有这次离别对我们今后的生活是有意义的。”我想了想，这当然不是单纯重复去年平承之间说过的话。去年的离别，使你了解了我对你的期望，这次离别应该是使你懂得我希望你给予我的是什么。林西临别的赠言，我认为是我们共同生活以来的第一次。我所要求的是这些，而你过去简直不懂得。这次是否仍然没有十分懂得呢？

最近回想回想北平返承后的生活和共同生活，散步，洗澡，许多记忆很新鲜，但是有意义的事太少。明，我觉得我们的生活太贫乏，就这样搞报纸搞下去吗？我偶尔想到战争胜利后，把苗儿送给妈妈（苗应生活得好一点），我们两人一同去搞一个县的工作。我自己独个去，也许坚持不下来。我想我们一块去是可以的。我多少懂得一些东西，你有工作负责的精神，互相督促，再共同克服共有的毛病。你说这想法有点罗曼蒂克吗？前年到承德时，我想下去没得到你的支持，你并不太感到这样悬在上面的生活不好，或者是想到“现在又改行何必？”何伟来信提到想我到他那里，我真想你能来，咱们一块到牡丹江去。就在那里搞几年，搞到革命需要我们回南方的时候。

办报，有时自己钻到这行的小天地中也似有兴趣，但比起实际上是很乏味的。这当然扯得很远去了（苗又哭了）。

我现在左手抱着苗来继续写。明，你现在看见苗不知会怎样发狂地亲他哩。最近谁看见都说他胖了，已经成了四方脸。小圆眼睛，塌鼻子，脸颊和耳后的肉挤到耳朵前，成了一个小窝。懂得认人，懂得逗，有各种各样可爱的姿态。我与他合睡一张大床，床旁壁上悬了两张大年画，苗儿高兴时能够自己看着玩一阵。室中横拉

一根铁丝，电灯在上面可以挪动，也挂了苗儿的玩意——一张日本姑娘书签，一个电灯头和小铁钉作的铃，摇起来苗会高兴得两脚直蹬。还有一个高粱杆与红棉花做成的小鸡，用嘴一吹会团团转。苗儿就圆瞪两眼，还会看妈妈的嘴怎么吹它。另外，两个纸折的雁子用红线吊起来他已玩腻了。

明：

很不幸，在这封未完的信中间要插上这么一段：

今天是苗儿肺炎的第三天，你可以想到我是在一种什么情况中渡过这几天的。这里实在太冷了。过年以后，大约已近0下四十度，病的孩子极多。苗儿起于感冒，前天转肺炎，幸好发觉较早，顺利地找到了特效药。这里有一个专门小儿科医生，今天苗儿已脱离危险期，如无意外（主要是不着凉）四五天就可好了。

前晚我与保姆通宵看护。苗儿不吃奶，不睁眼，偶开眼亦不看人不看东西。气喘痰呼，我守着他，设想着可怕的境地。半夜派出几批人请医生，找药。注射第一针后，昨天有大转机，睁眼看人，能吃奶了。昨天注射第二针，今天已有精神看画，很想吃奶，并且自己咿咿啊啊起来。明，这次经历使我想到了我的母亲，她顺序死了七个孩子，这真是无法想像的事，那种刺激几乎是无法忍受的。难怪母亲会那样提起我就流泪。战争是多么残酷的事，这样大批大批地死人！

我在这里写信，苗儿在隔壁“啊呢，啊呢”像大人似的自己斜靠在大枕头上。现在还咳嗽，憋得脸通红。大夫说这是肺炎痊愈过程的必然现象。咳起来那样子真叫人心疼！他瘦了，刚刚长起来的肉很快被消耗了。当然，如果不是长了这点肉，也许会吃不住这场病。医生说，生一次肺炎后，抵抗力会弱，更易于得肺炎，这就增加许多麻烦。明，我多么想把他送给妈妈去。那样，他好，我们好，公家也好。

刚才为一件小事碰司务长的钉子，当时气急了，很想你。但回头一想，苗儿这次病，公家照顾，还是很周到的。社长王阑西同志很关心（有过孩子的人是能了解作为母亲的心情的）。为了保持一定温度，整烧了两通夜暖气，这里燃料也是很困难的。医药费大概也很贵，因为用的是稀有的药。回头看住在招待所的家属队已经死了四个孩子。苗儿前天那病况，如在家属队怕也完了，我还是从未受过委屈的缘故。

最近看了一本《集中营》^①，

（此信在此打住，没有写完——编者注）

1946年12月27日

新，D.

听说最近有人去东北，但上一次带信的人恐尚未离开林东。

天气相当冷了，我住的房子不生火就呆不住。前夜写文至一点（只这一次）。穿着皮裤两个大腿还麻（左腿一直是伤寒的影响）。你晚上起来喂奶是很苦的，现在还不知不觉地睡着吗？苗儿到什么时候才能不要晚上喂奶？快满五个月了（信到时已经早满了），“长得很胖，很大，很有趣。”然而我只能模糊地想像一番。上次来信未提到会笑，是不是还不太会笑。我真是糊里糊涂的。

前夜写文是写《元旦献辞》。分局开会讨论了一次，写后印几十份大家传看再提意见。讨论的方法非常好，集思广益。一个人写，思想的范围非常有限。赵已带工作团去热中，何也去乌丹了。我事情也并不是很忙，可以偷闲读书。最近和老朱一起读英文，很可能坚持下来。《开明第二英语读本》^②和《英文会话》，前本编得非常好，选的课文引人兴趣。在林西能做好这件事到是一大收获。将来对你也有好处，可以有本钱从旁督促和帮助了。读外国文一定要有好伴，只要坚持下来，年龄是次要问题。现在早起后作做室内体操，一天感觉太没有动的机会了。晚饭后有时会全副武装——皮帽、大衣、手套，出去散步。一刮风连散步也不行。有时也打打扑克，但亦无青委时之兴致了。生活真是寂寞得很，远不如延安可以煮枣子，可以跳舞，可以滑冰，这里就只能守着添牛粪，满屋子灰尘。好在我还有书，每天有照例工作，否则真是难过日子。

报名仍改用冀热辽了，这是分局同志提的。前次因照顾赤峰同志的意见，我没有坚持，虽明知不妥，这些地方我觉得比过去要好得多。与何的关系我虽主动不够，但至少没作过一次任性，这种关系是很不容易处的。这次他动身之前征求我对他的

^① 《集中营》：上饶集中营一些受难者写的回忆文集。

^② 《开明第二英语读本》：开明书店出版的初中二年级用的英文课本，林语堂编。

意见，我只轻微地提到一点现象，并没接触思想（即他之孤僻），他完全接受了。将来有机会慢慢再谈。一次痛快说完，引起反感更不好。

想必你的工作情形还好，有承德北平一段经验，相信你和大家关系一定处得很好。你如果将骄傲变成真正的内心谦虚，将任性变成遇事三思或至少一思，将凭敏感灵机变成反复（正与反，好与坏，行与不行，有利与困难）考虑，将工作中的冷热病全盘去掉，你是能做很多与很好的工作的。芙蓉桃桂艳丽一时，与松柏一比就渺小了。回想我在承德工作不谓不努力，做的事情不谓不多，然而干部群众关系一不好，那些都变成极次要的东西。这些道理在延安时不正面理会，记得你也类似谈过，然而不亲身经历，痕迹不会如此之深。

十二月廿七 中午（1946）

刚才听说去东北的人明天就走，还有些事情要做，不能写得很多了。每次都是不能从容写，以后或许按时写一些，免得临时赶，这样远，写得太少实在不合算。

上次的报纸记不得带到哪天，这次只带半个月的。寄来也只是让你看看这寒酸相，真不敢说里面有什么东西。那篇转载的内蒙工地材料内容有些问题，我们将来拟发表另一些材料。我写了一篇《热河近况》广播（用了自己的名字），因情况不好，一晚只播几百字，不知播完没有。现将原稿寄你，也许西满可用用，也可寄《东北日报》。《元旦社论》亦寄来你一看，藉此你们可知此间整个形势概况。黄钢已在热东办支社，可能发报。热中，热辽都已有了支社。这几个月把这几项工作搞好，就是大成绩，将来回城市局面就不同多了。分局几次打电报向江文要买手摇马达及其他电料，不知能买到否？我们现在的马达很坏，对延安都无保证。支社无马达也不能发报。不知齐市你处有不有（有交流电地方就不要用），我们和西满分社的程小琴^①没叫通，也许是我们电力太坏。上次张家口带回首长锌版像就是毛主席的丢了，你记得找你处同志帮忙做一个二寸（寸半）的毛主席像，有便人带来。

你和苗照了像没有？就到相馆照些给我吧，一定记得。

刘克^②现在乌丹分局当政治部主任，老杨去热中地委了。老汤、李毅、林格^③等

① 程小琴：文革后曾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咨询与决策》杂志社社长。

② 刘克：？

③ 林格：原名李震勋。李锐岳云中学同班同学，湘雅医学院毕业，延安卫生学校教师。解放后任大连医学院院长。“文革”中不幸去世。

都知道下落了吗？

有好小说记得捎些。代金听说热辽这边比东北价还高，如有移动，打听情况后再脱手。

现在这里干部一般都安心了。回想那些在林西硬是呆不下，不管理理由多少，总是不愿在这个环境，这个局面都是事实。自己常写文，而思想与写的完全矛盾那是非常不应该的。我自己现在基本上也已统一了，为人民服务是不应该挑地方的。

（牛粪烧得老冒烟，房子门一开就很冷）

《热河近况》的第一句话“已建立初步根据地”是因富春同志来电说，热河去东北的同志把热河说得一塌糊涂，已成“游击区”，故特强调提出，纠正这种看法。

对形势我的估计也不是很乐观的，特别是热河困难较多，但愿明年不在此过冬就是了。一切同时做坏的准备总是不吃亏的。譬如很想快点和你见面，但必需又准备得长一些。不过这一次“停战令”的突然变化是不会有有的了——这段教训的确太痛苦，没有停战令，热河局面决不会如此。

再谈点我的生活吧。非常非常刻板的，包括每天吃的菜在内，如果从豆腐变成白菜（有时有点肉）就又是大变化了。辣椒一碟不可少，已吃习惯了。以后早晨想弄豆浆喝，新鲜牛奶可买到，但怕影响不好。消化很正常，也许热炕很有好处，现在炕多么烧也不怕热了，似乎已不能离热炕了。每周或十天擦澡一次，此地连最脏的澡堂也没有了。晚上油灯极不方便，非万不得已不写东西。耳朵也没冻，一切保护得很好。也许是胖了一点，兴致来了也刮次把胡子。承德式的脾气一次没发过，很能自制——优点真是说得太多。

你读书的情形如何？你的读书习惯是非常不好的。有机会写文吗？

有机会能捎回家信回去，他们是很担心我们的。兵荒马乱，特别你正逢生褥。

现在奶够不够？伙食如何？需要自己弄些发奶的吃？苗儿在长，你的消耗就大，需加油就要加油，这也是实事求是，凡事不过分，有些什么闲话也只好听之。

写到这里为止。什么时候能读到你的信，这封信什么时候能到你手，都不知道。

这边贸易公司有办事处在齐市，以后可能有车常来往。

你的明

十一、廿七夜（1946）

1946年12月29日

新，

刚读完了雅可福烈夫（苏联航空工业副部长，得六次勋章）所写的《生平回忆》，想着再和你写几句话。（汽车不好，走的人明天才走）这是一本好书，希望你找来一读。我准备再读一遍，特别是最后所写斯大林的领导作风和生活。这本书最激动我的就是雅氏的不达理想不止的毅力和他的工作精神，特别是那种严守工作秩序的精神。我们在年青些时不都是有一个理想吗？不管那种理想之有虚幻性，但那总是鼓励青年的心向上的，前进的。而工作精神也是非常旺盛的。而现在似乎是一种“过日子”的味道。——并没有一个狂热地追求的理想，甚至连最近的类似目标性的东西都没有，工作精神可说是松弛。这个感觉颇有些突然，当然自惊不已！这本书真是鞭打了我一下，打得很重。这个原因不应交之目前在林西环境，而是自己上进心不够，为人民效劳之心不够。我有时庸俗到想着就少做点事吧，少劳动些，身体会养好些。——多么可怕的思想！

当然不见得明天我就会产生一个理想，就精力旺盛起来，这样向你写出至少说明有了自觉的开始。过两天就是一九四七了，整整三十岁了。应很好将自己整理一番，将这张八开小报纸办得一天天好，一天天有生气，使得整个报社一天天有生气，象一个家。这就是我最近的理想吧。我需要工作得有计划些，现在的情形完全是手工业式。

这次写社论所用的方法是空前的，我特把修改过后的样张又寄你一份（可能还不是最后复印稿）。这次使我学习了工作什么叫细致和谨慎。

我现在须有这样一种意念：当了一个共产党员以后，就决不能白活一天，活一天就应有一天的贡献和意义。

最近读了好多苏联小说，每个人物都有那样多好品性，都是社会主义的品性，我们真是应该多少学一点点才好。这种品性的、心灵的建设，当然要有一定社会经济条件和社会生活，但我们每一人都自觉为建立好品性而奋斗（少奇同志说的做一个好党员），我们就能加速这个社会整个进步了，包括经济建设在内。现在当然首先

要打好战，而报纸是有很多工作可做的。福氏说：不热爱他的工作的人是做不好工作的。我们现在对新闻工作似乎还缺少这样一种热爱。愿以此共勉。

毛主席的锌版像记得搞一个，（寄来明日报样，恩来同志太小，另外再做一个大的更好）可托云泽同志带回，或托更快的人带回。我曾争取跟云泽跑一趟，未能允许，不然我真可到齐齐哈尔一次了。

生活得快乐，工作得快乐，恢复一些青年朝气，这就算是我的新年祝词吧。祝我们的苗儿又胖又结实，将来成功为一个兴趣广泛的好工程师。工程师的梦让我的儿子去完成吧。如果再生一个儿子或女儿，就让他去做文学家。——这个梦我也做过的，你也做过。而我们就老老实实做做新闻家算了，“宣传”人家的成就吧。

现在让老朱代采通科（鲁获随云走），我兼编辑部，我们在一起生活工作都不错。老朱的忧愁就是没有一个爱人，你有办法吗？

每早醒来照例天未发亮，也就有许多遐想：还要挨过多少日子才能见面呢！我们的生活命运和战争命运这是相联得如此紧。多打了一个好仗，我们的好日子就近了一天。应该承认我们在一起的日子是过得并不好的，以后也许真会过好了。大概你最担心的就是“第二个”，那你就作些准备工作吧，否则我不负责。

我们这里勤务员又发现偷窃事件。你应记得过去我们之马虎，丢了钱还不知道。今早起开始喝豆浆了。为我买条围巾，将来带回也可。有好墨水粉弄一些。

你的明

廿九夜（1946.12.）

新闻工作材料及一丈三灰布，二块白羔皮（一张大褂前身，一背心）于月初托黄欧东^②主任带你，不知收到否。他们在林东耽误很久，现应到东北。

1947年1月2日

新，

② 黄欧东：冀热辽分局负责人之一。

带信的人还是没走成，这回另托史立德^①同志。

我们的新年过去了，总还算过得不坏。报社还出了秧歌队，还演《白毛女》，太冻，不想去看。卅一几乎病了，大概是晚上起来小便着了凉。昨又肚泻，睡了一夜热炕又好了。真是一九四七年来了，满卅岁，应该多少有个计划才好，没很好想，现在也无法写与你。昨天一天开会，今天请来几个客人拉提琴听，现在听说明天史走，赶着写这么几行，以后有机会再写。也许云^②主席走时还能托带信。

卅一下午曾靠在炕上，什么也懒得动，没吃饭。但终拿出你过去的日记、信来读，颇有点病人的心情——需要点什么感情的安慰，看看这些似乎也就满足了。你那时读《毁灭》读得很仔细，你是一个很能用思想的人，——你能集中精力，集中思想于工作是能作出成绩的。现在不知你这种习惯如何。

有机会来信，将你一天的生活记几天告我，很想知道你是如何安排生活的，一天思想起伏如何。想念我时就读书吧。

我最近的计划，在时事学习上想多了解些美国情形，还有些旧材料可翻。

《热河近况》你看后毁了算了，没多大意思。如果你处别的同志看了可用，就用，不要用我的名字。

恭贺新禧！

明

一九四七年一月二日夜

朱策^③同志随史立德来东北，他们大概都会回来的，可托他们带信。

时局似乎最近社论及朱文更慎重（在时间上说）一些，这样更可消除轻敌观念。关于热河形势最近又从全局想了一下，觉得很可能今年还在林西过冬，或者说不定开春后，会有对林西的战役攻势。什么事情将困难与不利准备得更充分些总不会吃亏。我现在真是有了这种经验，特别是这次大撤退。

因此也想到我们今年也不一定能见到。过新年就写这些，是不是不吉利呢，我觉得写出也好。

我手边有的是信与日记，而你却只有照片，好象分了工一样。读你过去的信和

① 史立德：在热河时，曾任承德市市长。

② 云主席：云泽，即乌兰夫。解放后曾任内蒙古自治区主席。

③ 朱策：？

日记对我是有益之事，就这样聊以解念。

明 又及

1947年1月14日

新新：

明天李季^①去东北买材料，临时决定的，时间很匆促，还是挤出时间来写一些，因心中有些牢骚想发。你来信所谈领导对报纸的利用——如何使用这个武器，此间的确是远远不够的，从来不主动，只是想多知道外面的消息而已，而不是全心全意如何使用这个报纸推动本地的各项工作。记者看出些问题，适当提出些意见或批评，总是不愿刊登。结果尽“天官赐福”，一切如意，万事大吉（报导光明、报导黑暗这个问题在整风时已解决，一年的工作中我是掌握得很紧的）。我的工作是很勤恳的，这点你知道，想问题，写东西已成了生活习惯。但目前这种情况继续下去，的确很苦恼。自己进步慢，而且易于固步自封。有时和老朱说说，他的感慨似比我更多。我有时过得真麻木，星期日从来没预感过。有些情形信上也不便多谈。现在三个支社都已通报，他们在前方的工作热情对我还是一个很大的鼓舞。这个事业有很大意义，但这种对领导不满足的苦恼似无法排遣。在延安也闹这个问题，那时是自己的思想有严重毛病，现在当然也还有毛病，但自信同过去不能相比了。特别你写信来的情形，使我想得更多。为了这点自私的目的，今天我甚至很浓厚地想到你的活动能成功，接连要求几次，并非没有可能。现在办三个报的班子都有了，这一年来干部的培养还是有成绩的。

因为生活过于单调，有时真是很想念你和苗苗。这几天食欲很不好，消化也不好，似突然意识到——太没有动的原故，几乎是一天到晚写写读读，手不离笔释卷。于是饭后到院中散方步十分钟，昨天一个人在屋子内跳了几分钟华尔兹。现在早起八段锦、半小时英文已坚持下来。有时也曾这样想：多读读英文吧，但工作的责任感马上又打消了这种想法。

^① 李季：当时冀热辽日报社经理，东北人。

刚才有听说车后天开，也许这信可写得长一些。

最近从汇报来的材料中，写了些新闻和通讯，社论还是我一个人写（蒙古问题写了两篇，等着东蒙一开会就用），老朱已开始写。在这样一个情况下，硬将这张八开纸每天出出来确不是件易事。然而这种情形谁都不管的，好象小孩只知张口要吃奶一样。这比喻也许过火。当然思想中并不是要来和人家计较“苦乐不均”，计较“功劳”，实在有些情形太令人过不去，居然有负责同志说得出：“本地消息我就不大看”。然而他要求扩版，好象报纸就是为这些人的新闻刺激而服务，地方消息如增多，国际新闻外来消息对不起我就还要压缩。不管如何牢骚，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已在作扩版的准备。时局在发展，工作还是应跟着发展。热河形势最近多和人交换了些意见，过去一些较悲观看法也打消了一些。自己深刻检讨一下，患得患失还是相当存在的，也许过一两天这些牢骚又会平复下去。

日记还是每天在记，对生活的规律和注意洗脸，也是一个督促。写日记好似使人不敢马虎生活一天。

为适应读者的要求，在着手弄一篇美国经济恐慌的材料。想接触深一些，就感自己的基础知识太差，手边连一本政治经济学也没有。今天突想起，如果把自己比作一架机器，也确需加一点油，一点点本钱，用来用去，搞不出什么大明堂。但又有什么办法呢？从群众中学，可以克服自己许多弱点，但业务和政治的进步还是较困难的。于是我读书、读文件、很仔细看《东北日报》和《西满日报》。最近也曾想到交几个老干部朋友，但对象不易找，有的思想毛病重，还不如我有自制力。现在和老朱一起生活处得还好，他有许多优点，团结干部比我好，比我有涵养，工作也非常勤恳。只是最近他又不读英文了。老婆没解决，也未将苦恼形之于外，你下次和他写封短信吧。

一、十一夜（1947）

李季决定明天走。两个印厂已合并，工人的教育等好进行多了。承德来的几个工人已较进步。昨夜我到运输队去开了会，因听到马夫老王反映，说我从未接近过他们。从此作为起点，以后应多眼向下（负了这个责任更需如此）。我们是地主家庭、城市出来的人，对劳动者没有过直接的感情，这一点多思想改造是很重要的。你还在乡下呆过几个月，比我要强些。

最近思考问题方面有一进步，便是能多反复想几遍，正反，好坏，有利不利，

多想一想，对处理事情好，自己也少思想苦恼。你过去常说我不用心或不会用心，现在这点是有进步了。譬如“二个月到四个月问题”，刚开始我是寄希望于速胜的，随即改正过来。

上次写信曾告你准备搞蒙古问题，写一系列东西，这一计划现已放弃。主要由于让人家（分局研究室）搞更好些，自己可抽精力应付当前问题。现在负这样一个责任，周围又没有多的较强干部（如《解放日报》评论部），许多问题都要亲自照顾到（并不是代替），有些地方就要如政府主席、党委书记、军队司令员一样来看问题，要照顾全局与局部，照顾各个方面各个部门，有些地方还要有意识走在前面或在后面来带头或推动。如戒烟，如生产，如干部作风等等。一个记者从外面回来，我必须找他详谈，并要他将见闻不能刊之于报纸者写给分局。在一个会议上我提出今日报纸要负起这个责任：发现缺点，警惕大家不要自满，不要以为太平无事，因之需有适当批评（记得富春同志为你们报告西满概况时谈到这个问题），而结果是牛头不对马嘴说一通“报导光明、报导黑暗”问题。我也不再多言，以后有机会转弯一谈，在工作中我坚持我的认识方针做去。这次有篇谈干部作风（《向北票干部学习》，后改短评，其中对少部分人原有批评）社论没用，我是不满的。一贯的还是怕多指疮疤——当然现在比过去有进步。最近几个月来参加许多汇报会，有机会看许多材料报告，对热河情况了解比在承德时期要好，所以现在思想偏差比过去要少。目前我有牢骚事实上决不是全在主观有问题。现在和老朱常聊各种问题，我们的生活是政治化的。每逢心里有问题就想到你不在，不然我们之间政治化的关系会向前发展的。有政治的生活，即使有生活小摩擦也是无甚关系的。过去我俩间政治与工作关系太不够，这两个人都有负责，也许我应负的多一些。

十四日下午

一口气写了七封信，现在再继续和你谈。王澜西同志的信由你转交，你可连信和李季同志见王一次。信你先看一下，是否太酸。

昨天无意中找到本《育婴指南》的广告书，翻了翻，恐还有点用，特寄你。书上说婴儿体重第四个月十三磅半，第五个月十五磅。你十二月廿三日称小苗十三斤（日秤），合成磅约十四磅半。所以苗儿还是较正常的“普通健全婴孩”。记得幼时曾见过婴儿像奶妈的事实，因小孩成天看着奶妈，久而久之脸部易相象，不知手冢相貌如何，也许担心太过。喂奶的母亲不宜过于劳碌，你现在这样一天忙，疲劳是不

好的，还是要注意休息得好，否则一病下来或奶不好影响更大。你现在一个人独立生活，无人在旁提醒，真是要更加注意。

李季来你尽可能给他帮助，买书事或直接经手。我的一份书可另外包扎打箱。马列主义和政治经济等基本书，不知东北有否。毛主席的《持久战》、《新阶段》、《农村调查》等我都没有。还有小说，愈多愈好。李到哈尔滨买书你可告他买哪些，我已给他一原则，新出的好书要他多买。

我自己需要些东西已交一单子与他，如齐市能买到你帮着买一下也好。

照的像始终没洗出，这次又不能带。

晚上饿了行，现在没时间再写下去了。

亲亲苗苗和你。

你的明

一、十四夜（1947）

老汤有消息吗？林格在何处？

以后《东北日报》、《西满日报》一定保证常寄。

1947年1月24日

新妹：

今天是阴历廿八，后天就是过年。报社只准备放一天假，当然实际等于不放。这两天很冷，坐在屋子内还冻脚，风就象刀刺一样。睡热炕，便结，每天出恭一次，简直像受刑。这样的天真是无法打仗，这个冬天是平安过去了。开春后，在我的思想中是有足够准备的，一切从最坏处着想。真有充分经验了，现在又有人要求扩版，可不能再英雄主义。

现在我每天起得很早（其实也六点半），室内运动八段锦之类，然后读英文约半小时，洗完脸即看电报。写文章多在白天，晚上多读杂书、小说等。因为生活过于单调，有时偶尔有几十秒钟那种很空漠之感（说不出其味道，好象感觉一切都无味）的来袭，这大概还是知识分子特有的一种清高孤独感。好在这根本无丝毫影响于生活工作。另外就是早晨醒来的遐想，现在已以早起来克服了。失眠之事极少。每天睡前或上午记十分钟日记，这是从五日开始的（新年之后）。下面摘抄一点给你看：

一月七日

吃早饭时接新的信和照片，害得我饭少吃了2/3，兴奋高兴就吃不下饭了。信也未及细读便去开大会（声援学生运动，我写了篇时评在七日发表）。会开得不错，程政委提出群众性争取国军工作的新问题。未参加游行，实在太冷，回来时鼻子发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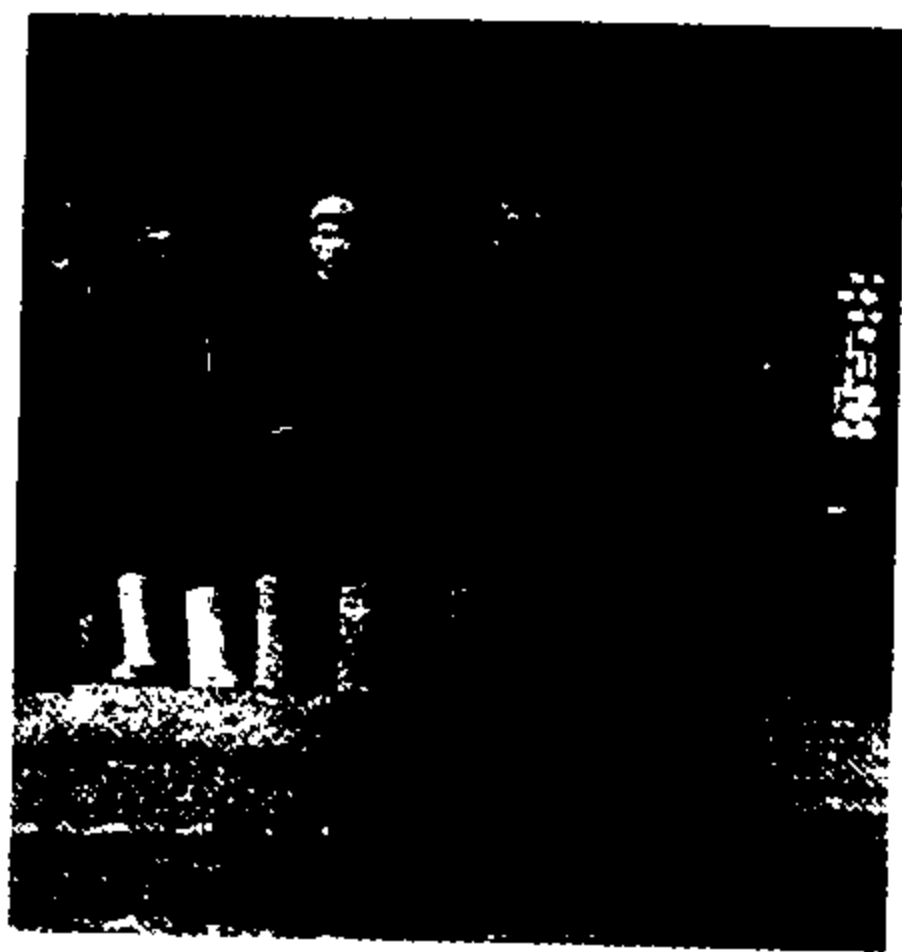
新还是想我去东北，这是意料中的，她只接到我第一次信。她对这里的牢骚有一部分道理。领导过去确有严重官僚主义，但热河有许多困难之处，新是不知道的。她在热河这一段生活还是应由自己负责，不能怪领导，也不能过多责我，那种情况下，我如何与她做严重斗争。

《东北日报》有进步，西满似比之要好。

我现在并不很想去东北，对这个报无论如何是发生了感情，我不愿在逆境中和它分手。感情和想念只有听之好了。新的信虽短，但其健康情绪与生活使我大大高兴。

昨天座谈会我被人称为“老青年”了！

昨夜去看《白毛女》，第一次看正式演出（在延看过第一次预演），演得还不错。没接触过农民生活和斗争，从这个戏中也可坚定革命意志。



1947年1月李锐（右二）与报社采通、编辑摄于冀热辽日报社正屋前

八日

秦来谈鲁北情况，只听了个尾巴，那里连油都吃不上，荞面就是细粮。与刘克电话打通（他现在乌丹当分区政治部主任），约好一两天联络一次。

九日

晚和记者开会谈如何写大会问题。今天是第一次抽条的报，特别喜欢抽条。晚对小谭看稿改错，批评过重，他睡在床上大发牢骚。我对同志们鼓励少批评多老毛病，仍是自大作怪。向延安提意见后，转播我们的稿增多了。

十日

找小谭谈了很久，对我之逼得紧与生活差而牢骚。他是特别需要温暖与关怀的人。晚开小组会要加强学习。

十一日

关于电科一个同志犯错误事，找五个人谈了话，此事需要慎重处理。到政治部弄回十几本东北来的书，内有《日日夜夜》。晚开社务会，自担学习领导总责。简记日记可能坚持下去，为了每晚看一次新和苗（照片夹在这本子内）也要写几句。

十二日

昨夜开始看斯坦倍克的《相持》，今夜读完。写美国农村劳资斗争，作者观点有严重问题，但所写事实大大为我们开了眼界。

十三日

今天脾气特躁，又对勤务员发了脾气。成天是琐事，文章动笔又只能搁下。非常烦躁。

十四日

上午去分局找蒙古材料，看到东北局《群众》六、七期。上有林彪读历史决议摘记，印象最深者是：在城市中建立民主政府条件未成熟前，中国革命仍是以农村为主。建立中心根据地切忌分散力量，否则无法打下坚实基础。必须很好照顾团结富农与中小地主，深刻承认敌强我弱基本形势。摘记非常非常简练。

晚上出去散步，见有蜂蜜，很想买些（和朱合买了一斤）。

谢自林东回，谈了一些那边地方工作缺点。

十五日

上午读学习文件，又想到林东、〈任棚〉地方工作缺点，联系到报纸应适当批评。又想到许多问题，觉得应写给分局。我每天应有相当时间来想问题，研究材料，决不能事务式过去。而生活往往易烦恼人，如火呀、吃饭呀，我还不能不为生活而烦恼。也许再过十年我能完全“单纯”吧。

晨醒仍是很想念新，这种日子也是不好过的。以后能不能决心早起，但屋子又太暗。吃晚饭时程政委来，关于想到的问题都扼要和他谈了。即土地改革未动，干部包办，不愿下乡，党的生活不严，好坏典型的掘发，剿匪问题，雷厉风行作风，以及报纸批评等。

十六日

昨夜小雪，今天起较早。戴上手套在院内读英文。

动手写蒙民土地改革社论（根据分局指示）。起了一个头，明天要写成。

白天太短，晚上又不想写东西。读完《生命》与《宁死不屈》，不喜欢后者那种议论叙述多而形象少的写法。《生命》故事极动人，革命者不应有绝望之感的。

十七日

仍早起，室内运动已成习惯。社论写就。从谢的《林东归来》意见中摘写《林东农村所见》，均送呈。

老廖从热中来信，寄来《热中报》，遂写一新闻。他们情绪很好。

拟明日分局宣传委员会开第一次会发言提纲。今天几乎没读什么书，在灯下工作甚久。

十八日

宣委会一般谈了，大家要求报上有政治常识，及每周时事总结之类。这是老问题，人力不及只好自己动手，或开一头。晚开讨论会甚冷清，大家对文件未细读，新干部政治水准低，看不出问题，因而想起延安讨论会拍桌子吵起来情景。

好了，今天日记还没写。最近生活各种都较规律和严肃化，读文件做笔记，有时候读书看报也做笔记。脑中想事很多，想做许多工作。譬如介绍热河蒙古问题材料，这是大工程，一定要在一周内完成。郭沫若的《屈原》是十天内完成的。

很奇怪，我们分开后你就健康起来，这恐怕我要负些责任了。你在我面前任性，而我就让你任性，不耐烦细致，拐弯抹角地来和你“斗争”，引你入正轨。在我的思想上还有大男人主义，对老婆可放纵些，而忘记了同志关系。另外我在你身上要求生活的温暖（已不是旧阶级的庸俗温暖），而你的脾气简直使我受不了，于是乎就麻木，各管各思想又起来。

我希望你每天记十分钟日记，主要是检讨自己。我是一定坚持下去，而且决不再教条主义，光说不做。今年是一九四七年，我整卅，你整廿六，苗儿已半岁，非每天进步不行。

十九日

这几天过年还玩得不错，吃得不错。廿九夜跳了一次舞，女的（建国学院学生）很够，因此我简直是空前跳得累出了一身大汗，回来擦了澡。除夕有娱乐会，几个人谈联语笑话又打牌。昨天有人请客，晚又打牌。今天欢迎西蒙代表，早晚都是请客，且开了个小会，见到许多蒙古人。

从明天起又得按部就班了，还要赶着写些东西。

你要的棉花和狐我都没办，因没有钱。狐也顶贵，将来有机会弄到个把再寄你，但亦不知是什么时候能办到。

这个月初托银行史立德同志带的信，他们去东北的人（可能是朱策带，史本人不去）还在林东，大概会这次一起走，也许两封信你一起收到。

有人提意见，苗儿的手指^①还是趁早弄掉，不然长大了，他会骂我们的。医院条件方便，你看是否去弄掉。

听说去东北家属写信回来都是牢骚很多，冷，烤炭火伤风，小孩生病。报社有暖气对小孩确是幸事。齐市比这里冷得多，对于冷我真是不喜欢。

《东北日报》和《西满日报》希望以后能带全份给我（过去的不能补就不补，但新的要每天有）。新的书刊亦盼能弄些。所花的钱，可由这边分局打电报给江文同志，请他付给。中央同志的锌版像能做一套小的更好。

冀热辽办事处由江文，黎波涛同志负责，你可隔一个时候问问，有车回即带东西回。

前些日子曾照了二张相，但未洗出，下次可能捎来。

最近对时局学习抓得较紧，想问题似不如过去那样片面。

热河的形势与东北的分不开，热河决不可能单独反攻，一定要有东西两方面的配合。精神上我是准备得较长的。

写到这里为止吧。你收到这信时，也许快立春了。

上个月曾托黄欧东同志带来信和一丈三尺布，一前身白羔皮，一羔皮背心，及你编的小册子，不知都收到没有。

希望你每天记十分钟日记

你的明

一、廿四、(1947)

1947年1月30日

新，D：

① 苗天生左右手和一只脚都六个指头。

汽车马上开林东，捎上短条。

报卷，书信都收到了，非常非常高兴，正赶看书。希望以后常寄书报来，需要钱买，可找江文，我们这边可电告他。

我生活很好，思念。

凯丰之言此间根本无动静，我想跑林东一趟都不让，似无甚希望，不去想吧。

吻苗儿，他已半岁了。

今年润二月，我整卅，知道吗？

你的信使我很高兴，希望我们都更快进步。

明

一、卅（1947）

1947年1月31日

新，D：

今早匆匆写了一短条，因走的人折回，现在可以从容多写一些。大概这封信与上两封会一同到你手。

你这次的信（昨天收到的）使我特别高兴。你认真反省了你这一年来的生活，而且没将责任推客观，相信你现在的工作和生活一定很好，情绪健康，有了虚心。这种情形在你北平来信中还是找不出的，那时充满了兴奋与优越，很令人担心。

这大概与苗儿有关，我听不少人谈过：孩子会使得女同志踏实起来。带孩子是一种有规律的劳动，同时生长母亲的感情——幻想、空想都与此毫无关联。当然东北的环境与你的自觉还是最主要的。领导强、空气好，促使你正视这一段过去。希望你永远发扬现在这种精神，真正扎下根来，遇到“逆境”时，再不受影响。过去在延安我曾说过你是暖房中的花，如今是经过不少风吹雨打了，阅历多得多了。你应该能自动吸收一切好的养料向上发育生长，不应该再是弱不经风东倒西歪的样子了。你最近两次信给予我的高兴与对我的鼓励，是我们结婚八年来从未有过的。你的健康直接影响我，推动我的进步，这样我们感情才会有新的生长。

关于你之执着我来东北，两点理由也大都同意。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事

实问题——这里放不放。因为我不愿像有些人一样赖着吵，这是不好的。当然这里并非非我不可，只是多少受点影响的问题。领导最近有显著改进，不能说在某种领导下就“不能进步，没意义”。领导好进步快，主要还在自己。今天分局同志去林东，我又要求跟去，又未获允许。这次因时间太匆促，我也没力争。由这点看来，恐不愿轻易让我离开。当然说出心里老实话，并非不想来，办报总还是想到大地方，条件好的地方。不过更多想一想，现实情况多想一想，这个念头不能很浓，否则自寻烦恼。你的话我不反对，完全操自由主义，也只能抱这个态度。上次信曾谈到对这报已有了点感情，不愿在逆境与之分手，也是实情。当然从私的方面说非常希望两人在一起，不仅只是生活感情，还有思想。

因为报篇幅小，有些写文计划终又打消。交通太不便，各地情况太少交流，各支社电台还不能发报，工作还没有很大的生气。这也与物质条件有关，屋子很乱，安心写文的环境也没有。工作不如在承德做得多，但和大家则比较接近。

《四大家族》一气读完，很想摘要发表一些。过年来生活扰乱了一点，英文停了几天，今早又开始。早起也恢复。不管怎样，再在一起时，我的英文一定要有点明堂，那时我来推动你。一门外国文无论如何要掌握，至少总要能看书。以后每次和你写信，就要检查这项，以资督促。早起的运动很有好处，很少out，似乎手臂也有从前壮了，胸脯似还在往高涨，你说奇怪不？

来信没有谈到你读书的情形，太忙，也还是要读书，不读书是不行的。你没有好读书的习惯。我现在平均每天至少读一个钟头以上的书，太少意思的杂书现在不大读了。

我们的苗儿真是幸运。那三张相都好像很凶，谁都不能惹他的样子，而我简直还没多大见过他的笑。你写的如此多，对我简直是一种示威，你独占了他的一切。手冢盼代为问候，很感谢她。你应多照顾其情绪，使其进步，将来回国能成为进步分子。日本女人是可怜的，受封建压迫重，不易觉悟。

石影^①从热辽回来，那边情形非常好，北票边沿区竟有地道（冀中干部搞的）。常听听前方情形非常必要，在后方与城市中易生官僚主义，易眼高手低，易发牢骚。

我还是希望有机会下去，哪怕极短期也好。我简直没接触过农民，这是很大的

① 石影：即石英。

缺陷。我们身上知识分子情调太重，患得患失太重。

苗儿如开始长牙是否应吃些什么？很希望有张他的笑像，我照的像还没洗出。

你的身体如何？不要过于疲劳，休息和娱乐是需要的。还上医院检查过吗？子宫发炎是否已好？齐市的冷抵不抵得住？每天多喝些开水。明天要开纪念政协大会，还有些事要做，不再写下去了。

你的明

一、卅一夜（1947）

书报一定常寄。买书需款可找江文，这边当通知他。

欧惠雄拿去的《冀热辽日报》全份要他无论如何还来，这边无存整报非常不便。

1947年2月或3月××日

田绿萍已生一男，很会照顾孩子，请告沈。

明：

刚才国文来说胡永安^①明天走，匆忙给你写点，等朱策走时再详谈。这次只带你报纸，另好牙刷（双钟牌）一把，食盐供你吃开水。你记得慕琳^②告你盐开水的好处吗？因此你应听她的话。哈哈哈哈哈！

盐送老朱一盒，问他好。

如果昨天给你写信也许又会使你白担一次心。苗儿肺炎好后，第一次洗澡着了凉，高烧两天，吃了退烧的特效药，结果出了一身红疹。昨天大夫说有天花可能，真吓坏我了。今天证明已是毫无危险性的一种“三日疹”，他已乖如正常。

明，苗这两次病给我精神负担太重了，这味儿你想像不到的。我曾稍稍想你来，但主要部分则是习惯了独个担这个担子似的。

为了苗生病，我曾有点不高兴的事，主要还是我从来惯于被特别照顾，一点委屈不能受，这些以后再详谈吧。

我是不想回热河的，这几天想去牡丹江的意念很浓，何伟在那边，同时北满气

① 胡永安：？

② 慕琳：曾在延安“女大”学习，《解放日报》记者杨永直的夫人。在中央妇委工作。

候对小孩太不好了，各种危险的传染病太多。另外，将来从东满往蒋区送也方便些。李毅在图们，何伟在也要好些，不好的是与你通讯不方便些。在你来此以前反正总是远隔着，你算算我们从恋爱到现在，分开的时候真不少，而且总是分开时候想，在一块搞不好。从重庆时就是如此，你想过吗？我想了想每次重到一块后究竟解决了什么问题，还存在什么问题。下次详写。你也想想吧。

所有来信 [] [] [] 很高兴，[] 皮图囊还要不？四千元东北钱 [] [] [] [] [] [] [] 带来一万二千元边币，周太和给我的，你吃牛奶吧。

最近奶的情况很坏，几乎主要是吃牛奶。我自己作饭吃，伙食并不算坏，但食欲极坏。每想起承德四五碗饭之大吃，不胜感羨。心情总郁郁，原因是摆不脱对一些琐事的不快，这是一种精神的不解放。

我得了一个极坏的病，头疼得厉害，要使劲槌。不知是产后所致抑是这边太冷，刚来时不小心冻的。这病真不好，疼起来后使劲槌。

手摇马达很不好找，这边建立支社也缺这玩儿。你还是经过组织托江文他们为好。黎波涛说你想我去哈一次，我不知你如何想的？这是不合适的非组织的想法，是吗？

比起你来，我的生活（吃等）太好了。盼你在不向公家多要求的前提下多注意自己，牛奶以吃为好，这东西营养很好。蜂糖也该吃，我想带点吃的给你，反复思考终作罢。你自己注意吧。

为苗看病把带来基金换了，下次带点钱给你。你用，再给买些兰（深）荫丹士林布带来。这边布贵（东北钱七千至九千一尺），我可用以换花布苗穿。我很乐于为苗花钱，天天盼他快能吃饭，我应该给他吃得最好。他的体质现在比强的孩子差得多。

来不及多写苗的情形，手冢曾一度波折，现大体无问题。你来信问到她，我给她看了，对她有鼓励作用。苗儿病她日夜守护，否则我的处境真难想像。

老汤信转你。

这边家属队物质待遇好，但那精神生活我可吃不消。胡锡奎妻^⑥用人特多，太太阶级事实存在。招待所大概不乏忿忿情绪，幸好我不在那儿。胡锡奎还批评我，

⑥ 胡锡奎：时任冀热辽特委书记，解放后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不想想别人在什么情况下带孩子！这又牢骚了。

共照片大小六张另老汤一张（在《日日夜夜》内夹着），已给汉、湘寄去苗大相。不写了，下次详谈。

你的新

（这封信没有日期，但是根据信中有关手摇马达和关于手冢“你来信问到她”的内容，此信应是在收到李锐1月31日信后所写。又根据李3月17日信说“你的来信竟没有写日子”，判断此信应在2月末或3月初——编者注）

1947年3月16日

好新，

听说明天就有人走，只能匆忙写一些，晚上又还要出去开会。本来想很仔细想想各种问题再和你长谈，现在又不行了。

这次接到你的信，几天来都很沉重——很担心：一者你的思想情绪波动，一者苗苗的病和你的头痛病。不知你接到此信时，你的情况是否比你这次写信时要好，苗儿也许完全复原了。

先谈我自己的情形。最近我比较有意识做了几件事情：多和老同志接近交谈，主动找领导同志谈问题，工作上有些方面用心更多一些（也翻整风文件）。都有些收获。交结的老同志中有两三个平江人，这也许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对于他们的过去，那些说不完的艰难困苦斗争，是知道得越多越好的。正如对于现在的新干部，我们抗战时期的一些情形多让他们知道，就是一种教育一样。他们生活方面的艰苦当然需要知道，主要还是曾受过的委曲，过去党在政策路线上的错误偏差所引起的损失。而更多了解这些，对于今天某些地区或部门党的领导固然缺点仍多，过多的烦恼就会觉得是不必的。一个党员是慢慢成熟的，要历史全面辩证地对待。对于一个地方党的领导也要抱这种态度，其成熟（对这个地区、这个工作）也是逐渐的。这里有好些很负责同志对领导不满，最近有一位和我详谈了他的“愤懑”（他是井岗

山时代的人)。经过多番考虑，第二天我找程^①，他和我谈了一天“兼听则明”，就使我较全面了。我也较直率提出了我对领导的意见，有些程当时就接受了。那天谈话我受到很大教育。可将我的日记摘要告你：

先谈形势等。此间方针还是先巩固根据地，目前不宜大动。全国形势也不能看作是十月革命前之七八月间，还是曲折复杂得很，还有国际因素，这些问题思想上较明确了。后与他谈x的问题，兼听则明，他是很虚心听的。对这一年来许多重大事件他都作了解说。国民党二中全会后，分局即没有了和平思想，如坚不复员。又谈承德撤退过程，军事失利（此段未作检讨），没料到张家口之失^②，热河军力当时太弱。x所提意见没采纳，即消极。他曾去解和一次，以为没事了，很慨叹，人事问题之难。又谈到他自己历史，来这个区域同志许多过去面都未见，太不熟悉。他亦承认不能再放许多老同志走。分局领导有缺点，说我提的分局同志没早下去是对的（我提贯彻群众路线不够，他不同意），也承认对报社利用不够，以后要加强。一个全面领导人必须思虑很深，度量要大，精通毛主席思想。

在工作中我有许多烦恼，对领导也有许多不满。但我听了许多人谈领导不满，没给我坏的影响，自己积极从思想认识去解决问题。这样对自己好，对领导也好。我准备找那个不满的前辈一谈，还没凑上机会。

我有时也有思想情绪的波动，因自己抑制主要是寻求解决之道，所以能很快克服下去。譬如来东北的问题，有时很波动，特别接你信后。但各方面一考虑，再从实际一想（不会放的，我又决不是那种吵翻的人，也不应如此），知道不可能，便又安心下来。这里的工作虽并非非我不行，但另外地方也并没有非我去不可的工作，那就还是不要老去想调动。今天我们的工作决定大体还是环境为主。我现在对自己工作的看法是（也许还是免不了常有波动）：目前不改行也不换地方。这不仅是客观需要，主观亦应如此。为积累经验，提高效率，两者都不应更动。在这里坚持下去到形势变动，至少我可得到如何在这样一个新解放区从和平——战争——和平复杂曲折过程中办报、办通讯社的一套经验。我如换一个地区，则前面一大截是人家做的，从熟悉情况起，得从新开头。

① 程：程子华，当时冀热辽分局书记。

② 国民党1946年11月11日进占张家口。

我们也常闲谈，这里应归东北局领导^⑥（地理、军事、经济等方面均如此）。如果有这一天，又有人整个考虑一下干部的平均配备，这里人真是多了，我当然有理由离开。但现在没理由，你所说的两点终不能成为理由，那是完全从个人出发的。这里又联系到我们俩人分开的问题，这次是整个形势所迫，形势没变，我们也无法在一起。且你又不愿回来，我看情形也去不了，这个情形更僵，所以必须求得解决（我们终必须在一起）。我提出意见也许你会很不快，很不高兴，那就是你精神上还要准备回来。我知道你很不想回来，但没法有折衷的办法，总不能长期维持原状。我去不能那你就回来，问题只能这样简单提出。新，你是不是很生气我这样说？至于到何伟处去（他的信你并没附来），我是不同意的。你这是对你波动情绪的一种迁就，一种“解脱”。你的幻想总是比较多的。当然做地方工作好，能有熟人在一起更好。但目前我们工作经验有限，主要是能搞报纸，客观需要我们搞报纸比搞地方工作迫切，那就还是做报纸工作。对实际运动来说，对掌握一个地方的全面工作来说，报纸工作天地是小些，总是“纸上谈兵”，但也有也必须有挽救之道。我们一定要扩大天地，扩大眼界，如有机会下去跑，多听汇报，多参加会，多找从实际工作中来的同志谈等。虽然间接，也还是很必要很有用的。最近经过座谈，写了篇剿匪社论，都说写得好，解决了问题。这就不一定我非亲自参加剿匪不成（当然能参加更好）。

我也常有各种不满情绪，也有时为琐事所烦，但我积极寻求解脱，而不是逃避或听之任之更或原谅。我很害怕想起你犯此病时的情形。如在行军时，在张家口时，在承德时；在赤峰时（都比在延安厉害！），我非常害怕想起这种情形。你自己也知道惯于受照顾，惯于特殊之不好，但总无法排遣似的。这毛病的根源究竟何在呢？从积极的来说，没有在具体工作中点滴贯穿热烈的为人民服务思想（所谓一心一意），消极地说，个人打算太多，（特别是把个人的进步，依靠环境）。个人打算一多，便计较多，心地便狭窄，便不能容受任何“委曲”（也许在客观上并不是委曲——如睡了热炕头，受了胡政委的批评——他老婆用人多是一回事，他批评你是一回事）。我常这样想：新太没有吃过苦了，太没有受过委曲了。生活上吃过大苦的人，各方面受过大委曲的人，他便能有高度的容忍自制力，便能胸怀开阔，长抱乐观，看问题也不会太主观。你的理智与感情常冲突，往往是感情战胜理智。你常批

^⑥ 冀热辽分局原归晋察冀中央局领导，大概在1947年4月以后划归东北局领导。

评我对小鬼态度不好，在这个问题上你认识是很完全的，但你就打过小鬼。不知你现在写日记不写（每天只需十分钟），写日记能帮助人理智，帮助人反省。

幻想并不是一件坏事情，革命的浪漫主义，鼓舞人的斗志。但不合乎实际，违背现实的幻想是坏事情。将来我们能在一起工作，一个地区的全面工作，这幻想不坏（如将这作为志愿，使我们现在更留神全面情况），但想马上就到一个地方上去，这就坏了。事实不可能，又妨碍今天所从事的工作。你还记得在青委时说我不愿去马列学院学习的吵架吗？我那时不满青委，但提学习不可能，那我就还是老老实实做我不满的工作（当然那时自己还提不出更多更好的积极建议，改进工作。今天在这一点上就比过去有进步了，不仅是光光不满完事）。

你说你是一个“不长进的人”，实际你是在长进的。你对你过去的错误都认识了，对今天的毛病也有自我斗争，只是有时还很易原谅自己或自觉或不自觉。你觉得不应特别要求人照顾，但别人照顾稍微不周，便很不满，很烦恼起来。你身上有浓厚的罗亭味（我没读过《罗亭》，只知这一主题）：言语的长子，行动的矮子；或者是觉悟得多，实践得少，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要思想行动一致或向着一致方向走的。写到这里我很难过，觉得自己长进很慢，过去对你帮助太少。你知道我多么爱你，爱你的许多长处（但我过去是非常姑息你的，放纵你的任性作为种自安）。我一万分爱你，你为什么不让我再增加一千分，二万分，再增加一万分呢？你不是在四〇年就说过“恋爱是要不断创造”的吗？

读《考验》时，我也是有许多感慨的。波格丹和宛柳的感情到底也还是苏联式的，中国的环境同苏联还不大相同。他们打游击战有飞机帮助，中国残酷得多，复杂、曲折得多，因之男女的感情也不同得多。宛柳原是一个很软弱的人，不能离开丈夫与家的人，但后来战争与生活教育了她，坚强健康起来了。那天早晨你的哭还是多少有前一时宛柳的气质的。你不是告诉过我吗？富春同志报告，女同志应离得开，放得下丈夫与孩子。过去在白区，多少党员母亲将孩子送给人，偷送给婴儿院！华北的农村多少孩子被日寇刺死在母亲手中！这些事情并非就成了历史陈迹。苗儿是我们第四个孩子，怎能收缩丝毫我们对他的爱？但从来信母爱的泛滥与时代的矛盾，我不能不写下这些。看到苗的照片我直吻，他笑得那样甜那样惹人，我也是恨不得飞来抱着他将他的颊肉亲得凹进去。你不要以为我心狠，不想他。我用胶片袋将你们两人照片都嵌在里面，放在我的案头，每天不知要看多少遍。我也像美国人一样，

来了客人就要自动把你们的照片给客人看。

苗儿完全复原了吗？恐怕还是要给他一些锻炼抵抗力的机会，要很小心来做。你的头疼恐怕原因复杂，产后没休息好许是主因。请医生看没有？主要还是多休息。工作决心放开一些，放松一些，我有时头一昏，就干脆不作事。你为什么又不干通联科了？工作计划性和领导别人，是必须学会的，你总不能永远独自一人工作。最近很想你回来哪怕想到回来后你会常发生不满，甚至又会吵，我也还是想着能在一起。难道苗儿就不需要爸爸的感情培养吗？

我的生活还是照常。英文常间断，最近早起较晚。吃牛奶是不可能之事。伙食中平，有跳舞机会不放过，跳一身大汗，回来擦澡睡得好。跳舞竟有进步，姿式挺正派。张维冷^⑤已来报社，现在三个人一起吃饭。我们还合得来。你如回来，工作很有，也能做合手。现在老朱管采访和广播，分局的领导改进得多。今夜讨论写生产社论，到许多人，过两天又讨论中央指示。

现在已十二点半，听说后天还有人走，就不急着明天发了。经理部送你和苗三丈多布，加上我买的，共约（蓝一丈，蓝三丈四，白一丈二）五丈六尺布与你。代金全换了是可惜的，约八两普通可换一匹布。不知你如何换的。希望你还是节省，“为苗舍得花钱”作风并不赞成，还是要适当，看是否必需，现在还是很困难的时候，这些地方你都是不大理智的。

你的明

三月十六深夜（1947）

此信及布托被服处郑处长带来。有些事情今天再写，明天还有人走。

十七晨

1947年3月17日

新新，

现在再来继续写。一包布（蓝五丈六，三块）及一信已托被服处郑处长带你。

^⑤ 张维冷：热河冀热辽报与李锐同事。没有到过延安，去过印度，英文很好。解放后在中联部工作。

大概与此信一齐收到。

今天到西门外黑水村参加对一刁顽地主的斗争会。群众觉悟很高，二百多人一直终场。有四十多妇女，将地主在地下拖打八次，最后一次全由妇女动手（因较{草}苛刻过妇女）。群众主持会场比我们在行得多，问答式非常会鼓动，这在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场面。来去不到十里路，回来即累得不行，还睡了一觉。

关于我们为什么合则闹别扭、分则想念不已，在前面信中似已谈到一些。现再加补充。主要原因似有三：（一）一起时生活内容未能以工作与政治为主，很少研究商讨工作或谈形势大局某些问题，结果生活琐事占去较多。（二）因之就助长了夫妇生活原有的自然形态的自流，夫妇在一起免不了有许多生活的琐事（有些是理应存在的），如不适当抑制就会影响政治生活。在我自己事实上有些情形：生活琐事的频繁后，对政治生活就提不起劲。“夫妇相敬如宾”的新解释应该是同志与工作关系指导与重于生活关系。（三）夫妇生活的自流失掉第二项所述政治重心，即易互不尊重，互相没有自我批评，即有批评也不易为对方接受。因为一切太密切，一切细小缺点也知道，不是麻木，便是易为任何缺点引起情绪波动，因为太熟悉，反而不易全面看问题，更不易冷静。有了损伤也坏不了事，无所顾忌，久而久之生活就象生了霉菌一样没有光彩了。

政治生活、同志关系、互相尊重、自我批评，以后再在一起时我们守住这几条，就是生活琐事也会增加光彩。分别以后，生活的繁琐引起许多自流都不存在了，感情要寄托，经过脑子冷静分析，许多事情就很清楚了。在一起时，也是“当局者迷”，分开后，也是一种“旁观者清”，将自己当作客僚了。

夫妇之间一定要有原则的斗争，非原则事一定要妥协。我过去是几乎一律妥协，我姑息自己也很姑息你。正人先正己，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以后再在一起当然我会有进步，但也不能保证就一帆风顺，波折还是会有的，但相信我们总能战胜。当然环境也很有关系。

我今年满三十（三十而立），你廿六，都不再是青年。青年的毛病应快除掉，总要成熟一些。

现在不大了解你的情形，但非常担心你的波动。处理任何事情要从实际出发，反复多想想。思前想后，多想想人家，多照顾全局。你这次去齐也和去平一样，那时还有一个我去平的考虑，现在这个考虑越来越不可能了。这里有些人已去东北，

在活动留下，组织非调回不可。所以我不如早死心，免得有烦恼。因之精神上你也还是应准备回来，不过在一天安心工作一天。积累的经验回来同样是适用的。你之对领导不满，自己也应有责任（不然就不成真为党员），所谓“同心同德”就白学了。东北领导诚然强，进步会快，但进步主要还是依靠自己，党的事业的发展哪能容许人挑选领导？大家都这样，那就真会一个一个山头了。这些问题我最近想得比较多，也常和老朱谈，我这样写一些，你不一定服气，但希望你也多想想。

这次来不及和湘、汉以及老汤等写信了，你解释吧。

苗的笑像不该带帽子，你说“挺不好看”。睡相我倒挺喜欢，憨态，傻瓜样子。小孩太灵巧了不好。苗的体质恐不见得差，七月出牙也是较早的。你不要过于娇他了。我已开始学拍照，这次只能寄这么一张几个人合照的与你，模模糊糊。

你一定要注意休息，妹妹^①正常否？子宫还发炎不？早晨最好做做柔软操。你知道生活的科学太少，不懂得运动和娱乐。你最近读书是否已增多？这是好现象。每天要读书，我是每天读书的。你花钱似乎又很放手了。我连洗澡理发钱，稿费都节省下来买了布与你，你决不要寄钱来，我不需钱花。但你一定要节省，对苗也不宜太多花，（替我亲亲苗，说爸爸不愿他从小就用惯了钱，要学爸爸，不学妈妈，你向他说一遍）。

东北的战局已起变化，这边也有了点变化。精神上我还准备在此过一个冬。斗争是长期的，蒋介石一两年恐垮不了。

东北所有出的书，囑李季都买回。《苏联内战史》、《毛泽东选集》（大连版），等一定为我搞回。皮夹克囑买特大号的。

你的来信竟没有写日子。前三次的已装钉起来。信纸为何那样潦草，装钉时还得另粘上一层边。

在《西满日报》我搜寻你写的东西。我写了不少消息，也有通讯，你也搜搜吧。最近还是准备写点材料文。

屋子很烟。不想写下去了。

你的明佬

三、十七夜（1947）

① 妹妹：夫妻间隐语，指月经。

关于做地方工作问题，我也并非全不同意你去。能到何伟处当然也是好的，但问题就在：一、是否根本改行？目前有无此必要，党是否允许。二、与我离得更远——地理上与职业上（我目前是不可能改行的），这两点都要考虑。希望你暂时安心工作下去，把一些问题想通。

我上次并未和黎说要你去哈一次，只是说你可从哈帮忙。

最后还是担心你接这两封信不高兴。

██████████
1947年3月17日

明，D.

明天国文走，又得匆匆忙忙写信。有很多话要和你谈，但是我变得很懒提笔。奇怪，这对我是一个大变化。想来与苗儿有关系。

苗儿已经七个半月还多了，病后没有胖。最近种了牛痘，四颗全发出来了。只是骨头有点软，不会站，坐也坐不稳，得垫着东西。大概是营养不良。最近已开始吃维他命B，还准备给他吃些钙片。怀着苗儿时太不注意，简直未为他吃一次东西，这是一个教训。我想起来很难过。我看上去似壮，其实长期营养不良，本身远不如四〇年，这点当时竟未想过。现在只盼着苗儿快快吃饭，给他吃好些，以偿此憾。

奶现在与没有一样了，主要吃牛奶。明天起准备加蛋黄，逐渐再加大米汤，等等。关于奶的事，一直未给你写过，其实四个月来深深苦恼着我。倒不是缺钱吃不了东西，主要是报馆不关心，使我情绪不佳，影响到奶很重。现在已无可挽救了。

这封信谈谈数月来思想的阴暗面吧，我还是第一次这样明显地发觉我有着强烈的关于待遇的计较，这主要是与人比。李林^①在此当编辑部副部长，所谓部长级，而我是科长级。我是科长，这并没有什么，但李林有什么值得器重的？说品质吗？说能力吗？他与这社长是日本同学，我相信不会有什么裙带关系，但我却仍感到似与这有关。另外，华中的干部提拔得很快，四〇年以后到新四军，甚至45年入党的，也是什么科长，这使我很不愉快。当然自己会想到，自己是否最善地完成了目

① 李林：？

前的任务？自己愿意更多负责吗？计较这些多无聊。但仍然是有一个不短的时期苦恼了。

以后就是为缺奶，为苗儿看病戚戚很久。这里搞秘书工作的是一个廿五岁的华中干部，作风嚣张浮夸，不知人生酸甜苦辣。社长老婆带孩子奶够吃，对别人照顾谈不上。我曾有好几次几乎夜不能眠，不满苦闷。自己明知精力浪费无聊，却不能自解。直到不久前决心要离开报社，到组织部发了牢骚才稍好。总之，我还是太要求重视与照顾，像克农同志那样对我才舒服，不能受委屈。

最近特别感到寂寞，像这些积在心里的不对与自己的矛盾，有人谈谈也许好些。过去也常这样（如在赤峰时），那时我们之间也没打通，我的复杂心情仅以发脾气一途流露，你对我则莫名其妙。

近一月来比较想你，昨天读《考验》，深深感到自己几乎变成一个没有感情的人。是压抑了感情，还是真正理智，还是一种不正常的状态？仿佛这三年来我实实在在身心方面都老了很多很多。明，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见面？我是不想回冀热辽的，我实在不满意那里的领导，在那种领导下工作，尤其是办报真无意思。如果是到下面接近群众，自己直接解决问题也好一点。那么我们统一到什么地方呢？

我由通联科调到报导科（对延发稿及支社）。通联工作差，报导就乏来源。我简直对工作毫无兴趣，编编写写，什么新事物也接触不到，我对这种生活真腻了。明，我真想我们能有机会一块搞一个县的工作。这可能吗？你有这想法没有？从你来看，你基本上也是不起劲的。实在，若干年来不接触新事物，实在会变成一个报纸匠了。

国文在等着。写得语无伦次（Gowen在此表现不好，所以令其返）。

今天这里出号外，德惠附近歼敌六千，俘团长三名，营长九名。这里我想谈谈你来信所说的“一切从最坏准备”这一说法。我认为这说法在今天又是落于现实之后了。今天形势下，主要的已不仅是这一点，单简单继续强调这一点就会变成无止境的失败主义了。今天是根据现有条件如何争取主动，争取创造有利形势到来的问题了。你如此想过吗？西满在一月以前也只有你所说的这一精神，一月份以后就提出了“准备最坏，力争好转”，“发挥主观能动性”。热河在应准备坏情况时不作此准备，在已应争取主动时又仍强调坏准备，岂不同样落在现实后面，对于斗争没有起积极作用吗？明，我说领导弱，咱们吃亏这就是一例。学不到东西也。还想谈一点，

就是看事情的分寸问题，这与政治上的成熟，作风的踏实都有关系。这边这一点是很好的。估计恰当，不夸大，实事求是。而热河在这方面很差的，由于领导高高在上，不深入，不切实，对事情的估计总是笼统，或者自满吹吹夸夸，而一经事实考验就摸不着头脑了。在这种领导之下办报，是很容易办成克里空，也很难真正起指导工作的作用的。不知热河在这方面是否有些改变。总之希望你自已特别注意这点。

最近时时想到你的缺乏理论修养这缺点。明，已经卅岁了，政治上还是很不成熟的。缺乏实际斗争经验，这是没办法的事。但现在的条件还可能加强理论修养，多读点基本理论的书。这方面我提过许多次，但你在这点上似还无很大觉悟，只是抽象地同意我的说法，并非从你自身亲切感到。希望你再想想。

还想说关于你的工作方法问题。你很缺计划性，因此工作上很少讲究步骤，总是想到什么做什么，也不研究采取什么办法与步骤达到想像的要求。事后也无检查检讨，因此谈不上积累经验。工作自觉性（不是指自动工作的积极性，而是指工作方法）很差。也就是说，还是小孩子做事，缺乏一个作领导工作的规模。时间太紧，不及具体多写，你自己多想想吧。懂我的意思吗？

以上好像教训你似的，实因国文等得我心慌，请谅。

我梦见你好几次，有几次是你调皮。有一次最有趣，觉得我们又到一块了，但为件什么事又大吵起来，我心里难过极了。想，怎么又是这样？见鬼！明，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我想，重庆吵架及以后，解决了我的想家问题。北平、承德使你了解了我对你的期望。这次应是你了解了我希望你如何对待我。不知将来再到一块又会发生什么问题。

苗儿已似大孩子，脾气坏得很。但也非常爱笑，除非饿了，胃不好，总是笑。有时要人抱会假笑，一抱就笑，哭起来凶得很。有时睡到我一个被子，好玩极了。明，什么时候你才能看到他？你还要“作坏的准备”…，你不想他吗？

这里一个同志给我的信给你看看，关于“热情”问题，我们也有过同感。我在待人接物上比从前老练些了，在尽力注意到关心别人，作到平易近人。也许稍有进步。到现在为止，说我骄傲的人还没有，也许是没有听到？

我发觉我真老得厉害。我瘦了，腿松了许多。你胖了吗？最近看过两次苏联电影，一次是小女孩，一次是小男孩，很可爱。我遐想着苗儿长大，其实也很快。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如在，已经八岁了，你看。

王盛荣（记得他吗？组织部的，湖北佬），因枪走火锯了一条腿。王大化^①汽车上掉下来，摔碎脑髓死了。这两件意外对我很刺激。我有时乱想，也许什么意外会使我们见不着了！我想嘱咐你生活上多小心，像带着刘相臣那样的勤务员就是很不放心的事。

武衡^②在当县长，王舜明^③亦是（马列学院打排球的）。北平大捕人，其中一个符定一^④是与叶伯过从甚密的湖南老头。叶伯自称：“他与我见地相同。”我很担心这老人。不久前我还寄了信及苗照托他转汉湘，该不会害了老人？汉口如捕人，我爸是准成问题的。蒋介石的恐怖比四·一二以后更甚。决心不再写家信了。为担心叶及爸，曾好几天心发沉。奈何？

两个电报皆收到。李季尚未来。他返热河时再带照片给你。还准备带钱给你，替我买布带来，此地贵一倍（东北钱七八百一尺士林布）。想给你买咸鱼和糖，你曾嘱咐一定不要。要否盼告。

江文说已买给分局几部马达与几箱电池，叫你找程政委分些用。

此地物价尽涨，鸡蛋卅元一个。

《东北日报》这次没有。

我们已四天未对总社发出东西了。延安一定很紧或已走。你处如何？不要经常用电台给我电报，怕影响不好。留有要紧事时通电报。

明，我的心怎么这样老？几乎没有波动。想你也是一种很隐隐，很理性似的。是理智还是什么？

告诉我你的情况。

《考验》，杜斌科与那个金发姑娘打游击，你看了吗^⑤？男子都是这样的吧？哈哈！说真话。

上次把老汤地址寄你了，我无法给他写信，来信告我吧。

① 王大化：文艺工作者，曾创作秧歌剧《兄妹开荒》。

② 武衡：李锐武汉大学同学，一二·九运动积极参加者，曾在延安自然科学学院工作。文革后曾任科委副主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

③ 王舜明：？

④ 符定一：湖南人，语文学家，著有《联绵字典》，曾任毛泽东的老师。解放后曾安排为中央文史研究馆第一任馆长。

⑤ 小说《考验》中的一个情节。“打游击”指婚外情。

明，想你！苗在旁边玩。近三天看见手冢就叫 BaBa。国文等着，无心写了。

春天已来，街上人活跃得多。林西的春天如何？你的照片呢？去年五月见面的，今年何时？

余光生^④到哈尔滨当铁路局什么东西，改行了。《西满日报》二月份二本，三月份不全，以后给合订本。

你的 Mei 17/3 (1947)

1947年3月23日

另《参考消息》、《西满》、《东北日报》各一卷。

春天来了，人都思动，刚才在户外跳绳，廿下即累不支。以后每天试试，当有益身体。你坚持运动之外，可作冷水浴。

明，

李季前天才到，他在林东呆了一个月，你大概不知道。今天他上哈尔滨去办东西了。等他回来，可照一批相片给你捎回。今天身体不大舒服，又逢一件小事不快（明，我很苦恼，我还是易为生活小事分心，往往工作上出了毛病还不及生活小事出了毛病这样不舒服。为什么这样没出息呢？这样大岁数了，又已是“老干部”，真气人！）

趁李赴哈之便，我又给凯丰同志写了封信，如果那边不同意。恐怕他们也不便深要，我想你自己还是可以提出要求。事实上数月来，先后调来这边的人已不少。你自己不提，即使这边有电报，那边也不会主动要你走。听李季说何伟快回来了，那你走是更方便了。过来吧，也不一定再当报匠了，我们一块下乡去。这种没有新鲜生活素的生活不应再继续了。你不必转弯抹角，正面提出一谈吧。

国文回去时匆忙给你一信。他刚走，就想到好多没写进去。首先是关于苗儿，还有四天就是八个月了。我给他做了一个吊床，可以摇。这一个月来他每天坐在里面玩，只有到晚上要人抱抱。最近几天来又不坐吊床了。手冢作活（日本人跪在床

^④ 余光生：《延安解放日报》副总编辑。解放后曾任铁道部副部长。

上作事，与老百姓坐炕一样），苗儿就与她并排坐着，像大人一样，时而去拉拉手豕的衣袖，嘴里说话似的。见了人就裂开新月似的大嘴笑。第一颗牙出了一半，第二颗又快冒头了。如果饿了，想抱，或者胃不舒服，哭起来也凶，两脚直蹬，脾气大得很。因为每天吃我奶次数极少，他已不大跟我。我抱着他还要往手豕身上扑。晚上有时大哭，手豕抱一会他就不闹睡着了。每天晚上躺在床上运动一阵，从昨天起，他自己高兴把腿举得与躯干垂直，起落反复可达好久，看来已恢复病后健康。最喜欢红色，外婆那件花斗篷百看不厌。墙上贴的年画，只看穿红衣的小姑娘。凡是喜欢的东西都抓住往嘴里送。喂他喝水时，自己会抓住杯子往嘴里拿。第二次长起的头发现已满头黑了。不大像你，额头仍高，头不似小时那样长了。一般评语说像我。再过一个月天暖无风了，准备每晨让他晒一小时太阳，晒得黑黑的。手豕很爱他。预计苗儿能吃饭后会更快胖起来。日本人给小孩作吃的在营养注意方面比中国老百姓好多了。如果你能来，到那时我就可以完全解放了。

我的奶现在只够白天一顿和晚上苗吃，质量很坏。苗吃我奶则吐清水。最近给他吃维他命B，已好多了。我自己也在注射。本来我都是自己作饭吃，每月自贴二三千元。但食欲极不振。最近号召生产节约，我自动取消作饭与大家一块吃。因感前方甚苦，我凭什么竟日白面大米？既生活于东北，连高粱米都不吃，也太不像话。同时也常想起你来信所说：“如果菜从白菜换成豆腐就是新鲜了。”很不安。不料吃粗粮后饭量反增了。现在每天自己贴点豆腐白菜汤，以补维他命之不足。反正苗儿已主要吃牛乳，再过二月他就逐渐能吃饭了。我们的伙食很坏，每天萝卜粉条，豆油，吃肉无保证。每天一顿高粱还无保证，已连吃几天窝窝头苞米饭了。我想吃小米极了。

带来的报已翻过一遍，有显著进步。地方报这个方向是对的。这证明你已在实际上纠正了承德时期大报偏向的错误。几乎全版都是本报讯，这是很好的。只是稿子的质量还差一些，不知这是否与各地工作本身的质量有关。没有自我批评的勇气确是个最讨厌的事。我对于冀热辽领导有不少意见，曾三次提笔想给富春写，皆因患得患失，“休管闲事”等小资级想法而作罢。你的信又引起我要写的决心。不管怎样，党员负责向党提意见总不是错事。

延安已撤，此事未引起任何波动，这说明大家对歼灭战方针已经一致了解。但我总觉得这种太平静缺乏应有的感情。想想延安是我们生活过，指导过全国的

地方，现在胡宗南之辈要住到杨家岭、王家坪，…怎么不应有些忿怒？像《考验》中所写的苏联人对于国土的那种挚情我们似都缺乏。我们的工作不够紧张恐怕与缺乏这种热情有关。我深感每个苏联人都把他的工作与“打走敌人”联系得那样紧密，而我自己却不大感到我的工作能起什么作用。近来我是非常想改行，甚至想到个工厂去当指导员也可以。

我看了你的购物单，麂皮夹克所给的印象是不好的。明，你这样喜欢这东西，等打垮蒋介石我送你一件好的吧。可是，这时候，你开这个单子则是很不好的。你曾想到过吗？李季还是个新同志，你不考虑他会作何感想吗？我已和他说了不必买这些东西，我想你也会同意的。他问我要什么，我仅托他替苗儿买点药。我决定要在本次改变李季的观感，赤峰时给他们留下的印象一定是不好的。明，我有些耽心你平时在这方面仍少注意。你在承德时许多小事上都流露了自己在负责位置上的生活要求特殊化思想，这是需要从思想上掌握自己的。我对你这毛病开始时还有警觉（记得你要方纪^④的书桌吗？），以后由于自己生活极不像话，对你也就不管了。我们热河这段生活的脱离群众是很严重，想起来应该红脸的。

这里报社有三个社长，我从他们身上发现待人接物的态度问题实是修养程度的一种表现。对于下级的谦和平易决不是一个“客气”的技术问题。吴宏毅在这方面很差，王闾西就不同了。想想你，在这方面就更不行了。你以为是吗？

由衷地关心群众是很必要的。我经过整风，下乡数月，以及杨家岭的工作人员与杂务人员结合运动后，有一个新的习惯，就是注意他们中间的事，还比较能接近他们。但由衷地关心他们则很不够。你确实比我还差。你常说我的小姐脾气仍重，这是对的，但却很少想到你自己。我这次忽然想到，你在很多方面还是一个大学生，仿佛没经过多大冶炼。比如说对群众的关系，你的工作方法，你在生活上的某些事情。并不是说十年来毫无进步，而是以你现在处的职务、历史为标准来衡量，则显得太不够成熟了。

你给王社长的信我没给他，的确太酸，这样信给一个不相识的人看是会留下不好印象的。在党内的同志来往，应该很朴素，老实，怎么能提到“难登大雅之堂”。其实你应该用我们之间写信一样的口气。我也未介绍李季见他，我觉不必太铺张，

④ 方纪：承德时，曾在报社工作过。

俟有具体事需帮助时再具体谈。你还是很喜铺张，我常忆起去年为欢迎执行小组及准备去赤去平等事的情况。当然这些事还不仅是作风问题，实是对这些事看得太重大，政治上幼稚。这是与我们的“上层活动”出身，没作过实实在在的群众工作有关的。严格说来是思想上右了。你比我更甚。记得政协会后你对于鲁森未用“蒋主席”标题那么认真，这事我在北平给你的信曾谈过一些，似乎并未引起你深刻的反省。我现在想起这些事来总有一种很深的羞愧之感，我相信这种感觉是表示我的认识进了一步。你的大报作风，就与你在政治上的这种偏向有很密切关系。

全是说你的坏话，会不高兴吗？

很意外地接到范政^⑤来信，我已托他打听方南君^⑥。很可能方也来东北了，俟有回音再告你。上次寄你看的覃珍^⑦同志信，我给她回了一封很长的信，批评她的缺点和说我自己的毛病，她来信说欢喜的落泪了。大概我们可能成为一个朋友。覃的工作精神异常好。我常想，我如像她那样工作一定会搞出点明堂。她说要用一个半天给我再写信，到时我再给你看吧。好久以来似乎没有碰到过这种热情了，我们的同志关系太不正常了。

余光生搞东北铁路总局的事，他说扬文^⑧吐血很厉害，大夏早陪他上后方了。大夏真倒霉，挑来选去如此结果！你说是不是他们结婚后性生活太过的原故？

中央社电讯说保育院随政治局迁往骆驼铺了。我似还记得这地方，是我们出来时经过的，属清涧，是吗？

这里生产节约，我还是报社生产委员。今年要种菜。你不妨与老朱合种一点菜？想带点吃的东西给你，又怕影响不好。李季回来时可能带一筒鸡蛋糕（我自己做的）给你。

我最近用钱又多了，东西贵，常常一下想买某件东西，一花二三千，事后又后悔。

明，你无法想象苗儿现在的可爱劲！

⑤ 范政：抗战初期新安旅行团队长。

⑥ 方南君：李锐的姑表弟，抗战时参加新安旅行团。解放后在对外文联工作。

⑦ 覃珍：范元甄的中学同学。

⑧ 扬文：高扬文。1944年调延安《解放日报》任评论组组长、评论部和国内部主编。解放后历任团中央候补书记、任重工业部部长助理、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国家经委副主任、任煤炭部部长、党组书记等职。在延安时与范元甄的朋友夏英喆结婚，解放后离婚。

严冬似已过去，你的生日已过，记得去年我还专给你写了信。明年又是什么样子呢？

再谈了。

你的新

三月廿三日（1947）

██████████
1947年4月11日

明，

接到你三月十六、七日来信后就打算给你写信，但一直拖着。这拖的期间心情是时有变化的。现在来写，也许记得完全，也许无法完全。

三月份的《冀热辽日报》有很大的进步，地方消息多，能够吸引人读下去。我读报在收到你的信之前，估计到剿匪社论是你写的，在文字上也较好。西满社论都是分局宣传部长写，但总是情况一、二、三，办法一二三等等。当然内容是真正指导实际工作，但也太不注意表达的形式了。这里关于群众运动的消息也是八股气太重，抽象枯燥，千篇一律。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感觉，也许今后能有点改变。从冀热辽报上可以看出你是真正接受了承德时期的教训，是有了真正的进步，这种进步大概是最可靠的。因为他经过自己作错了以后又改正的。而我却缺乏着这样真正的进步，永远是道理与行动的矛盾及苦恼。这一点是我这次读到你的信与报时最中心的感想。明，如果你更有意识地克服你的偏执，主观，多听到别人意见，你是可以很快进步的。对于我自己，不知为什么，我很悲观。

在接你信的前后我正在极度不安心中。你的信与见诸报纸的进步对我起了点刺激作用。我决心打算继续在这儿工作下去，打扫自己的萎靡情绪，与无原则苦恼，并且在一次小组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我不搞通联科是因为太疲倦，同时下面干部都太弱，吃力得很。严格讲起来，当然是一种逃避。从三月起调到报导科，共有三个人，工作范围是支社，对延广播，要闻简报（发给野战支社及地委）。我具体作对延广播，但也很无兴趣。主要来源是每天的报纸，抄抄改改，带着很大匠工性质。当然我自己可以更积极些，写些东西，但提不起劲，

有些想到的也不愿作起来。我竟变得这样不愿提笔，从写文章到写信写日记。比如说吧，两个月以前，我一气读了《集中营》，当时很感动，觉得应该写篇文章加以介绍。一直到今天，虽看到《东北日报》上的读此书文章很不顺眼，但也无决心把我想写的作起来。精神的萎靡实在可怕。

我的这种不振作的情况，实际是从四三年开始，至今未获真正解决。这对于我是一个很大的危机。根本问题还是没有真正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我自己也意识到，生活中没有一个足以推动自己的力量，似乎就能够磋砣日复一日，没有责任，没有歉仄。陈伯达老说：吃了老百姓的小米子，要对得起老百姓。我现在对这类话的感应犹如隔着玻璃窗听见的声音，很不响亮，很不清晰。1935年从何伟嘴里听到“哀莫大于心死”的话时异常激动，现在自己竟有点类此地步？偶读书，或听到什么，对于人民的困难与英勇事迹，敌人的残暴无耻等等也有点感情的反应，终不能成为持久的力量。因此我想，报馆这种环境——没有紧张斗争，不直接接触人民的疾苦，一般缺乏真正好的布尔什维克的典型，同志关系不像同志关系等等，对于我改造自己是无甚好作用的，所以我是很想走出这环境的。共产党员的修养不是和尚修道，单凭自己思想斗争，总要从客观实际中汲取力量或磨练。而现在这类环境只有自己整天在脑子里转、转、转，甚至连与谁谈谈都不可能。

读你的信后曾想给程政委写封信，把我原拟写给富春同志的内容写他，或至少写写我到此后看到对报纸的领导运用，向他作些积极建议。但终于又不想作了。上次你来信提到记者所见不发表材料写给分局，在这里其实是一个制度。记者出发三大任务：写稿，通讯员，供给分局情况，发现问题，甚至是很高级党委的领导方针，分局都很重视记者所了解的情况。每次出发回来，都得到宣传部长处汇报，然后还要给富春同志谈。分局是把记者当作自己耳目的，因此也大大增加了记者的责任感。回想承德的记者，别说对分局，回来后连稿都可写可不写，这主要不能怪大家，要怪不会组织运用记者。老实说，谁不愿意在这种情况下作记者，而愿在冀热辽当那聋子的耳朵？报纸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的工具之一，不领会这种方法，是无法正确对待报纸的。还有不断地发现缺点的精神，对成绩估计的慎重确当，都是西满领导的特点。什么光明与黑暗，就分不清对外宣传与改进工作是两回事。

我的头疼最近好些了，气候恐怕有关系。我的精神恐怕对身体有很大影响，奶就是明显的例子。刚到齐齐哈尔心里高兴些，奶全部够吃了。第一次难过以后，每

天贴一顿。经过苗儿生病及医药费问题，每天贴两顿，以后长期戚戚，弄得每天勉强吃一顿。对待苗儿，你说的道理是对的，但你没有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今年以来，肺炎，三日疹，牛痘，最近接你来信时又闹一次。有医生说是比上次更凶的肺炎，有医生说是重气管支炎，好是好了，现在仍咳嗽，痰裹住奶就大吐。八个半月了，两腿不会立，牙出了二个多月，至今还只两半截。看看脸似圆了，摸摸小腿与胳膊还不及人家三个月孩子。我想起这些心里的难过是无法形容的。我自己营养不良，连牙也长不住，苗儿当然无法从我得到应有的东西。人家说我身体好，我只有笑笑而已。

不想给你写这些，心里不高兴得很。对于你讲的道理我同意，但是想想你的情况与我的情况又生长出不满情绪。苗儿生病我得整夜不睡，你最多只看见一句话，当然可以大讲道理。不是还有人因为老婆生多了孩子落后了，而要搞年青姑娘么？你还是大大的上焉者哩。妇女解放还远得很！

我变得非常不用脑筋了。除了我的不满与苦恼外，什么也不愿想。就这样堕落下去吧。革命成功了，当老百姓我永远有许多看不惯的事，我也永远不能改造我自己。不要和我谈什么两人如何统一，你爱在哪在哪，一切悉听尊便。

明，你看到以上这些一定很诧异。刚才我又为一件小事与那位秘书主任别扭，心情很激动，把这些写给你，可供你了解我烦恼时的情况。

生活得真无谓，没有一件感觉兴趣的事。

准备给苗去看病，不想写了。越写越糟。

李季还在哈尔滨未回。寄来布收到。你的手表配了玻璃没有？如需配，将大小画来。

附《东北日报》、《西满日报》。

新 11/4 (1947.4.11.)

1947年4月12日—14日

江文已去哈尔滨，这边办事处还留有人，由魏彬^⑥（陈副司令妻）负责。

⑥ 魏彬：？

明佬，昨天给你写信时，因为一时不高兴（大概妹妹该来了，头晕，脾气坏得很）大发牢骚，你接到时一定莫名其妙，会想到我是不满意你上月的来信，其实并不是那样。我读你信时，没有丝毫不高兴情绪，只是对我自己的毛病感到很沉重。看到你在进步，而我自己却无法自拔。并且在那以后我还确实想振发起来。

昨晚读完陈白尘写的《结婚进行曲》，他是以闹剧形式写的。主题是抗战期中，蒋区青年男女被社会与生活戕害的悲剧。一对青年恋人从满腔热情与幻想变到灰溜溜，特别是女的，因为“结婚不用”，因为孩子拖累，简直直不起腰。读到后两幕的结尾处我都很感动，心里异常难过。因而也就想到自己是在福中不知福。特别是女主角追求独立的热情，对于一个独立职业的热爱，真使我惭愧。其实她所希冀的职业也不过是抄抄表格之类而已。但是作为达到自己经济独立的理想，即在三个孩子与家事拖累她重如千钧时，她还在挣扎。而她想找到一个奶妈以便自己能去当个小学教员时，得到的回答是：一年四季四套衣服，断奶双薪，孩子生日衣料一件，一月两次鸡汤，两次鱼汤…。就是说远远超过一个小学教员的收入，以致只有听任小学教员之梦幻灭。我自己比起她来又是何等幸福啊。

四、一二

明哥：昨日星期，天气很暖和，我脱了棉衣裤，穿起我的夹上衣（从这衣服我又想起你的什么东西都留起来的生活习惯。去年真没想到这些衣服旗袍又能穿，特别是我们那两条洗脚手巾，直到现在还没破，而我早就想丢了。这样的事情很多，比如苗儿用的奶嘴，先后我共买了七个，而直到现在还是用的第一个，那六个则不知去向了。买东西喜欢成批买，这是我母亲的习惯，钱一到手总是很快完了。其实我也没有大吃大喝，或者买奢侈品。）洗头、晒太阳，并用你寄来的蓝布缝了一条新裤子。天气开朗，心情似也一新。前几天那封信，你读了一定很不高兴。那只是情绪病，我还是尽量讲求解除之道的。比如我有意识地接近没有结婚的年青女孩子（住在我隔壁），与她们谈谈玩玩，感染些年轻气，也与她们谈谈思想问题，用我的经验多少帮助她们。也找年青的男同志一块玩玩。总之，努力打破自己生活的茧壳，有意识地把自己的兴趣广泛化一点。又如联中来请我去报告时事（以前我给学生们讲过通讯工作，据说很感兴趣，故又来找我），我经过犹豫也答应了。一来使自己把最近时局整理一下，二来这多少也是我的一点长处，就应该使用它。大约这周末去，

今天开始准备。我是一个既未努力克服缺点也不珍贵自己长处的人，真有点玩世不恭。

苗儿已经好了，近一周每天上午都抱他出去晒太阳。起初他见了天地怕得不敢说话，现在已经自如了。也让他练习着多见人，起初到了别人房间就吓得扁嘴，现在也见了人笑。我理想中的儿子倒也是壮实蛮劲的。当随苗儿健康状况逐渐提高他。现在他已很懂事，喜欢手冢，管她叫“阿达”，高兴起来连笑带叫“阿达阿达阿达”不止。我稍抱他多时，就要找手冢。除了肚饿外几乎不哭，一见就笑。吃奶时闭着眼紧张万分，如把奶头抽出就大闹起来。吃饱后满头出汗，紧闭嘴和眼睛，鼻子呼噜呼噜像个小猪，可爱极了。很多人都说他像我。他的眼睛不大，瞪起来圆，大概像我。不过眼角朝上，你的眉毛，我的下唇，但一笑时却又薄又大，真象一勾新月，好玩极了。脱了裤子时最高兴，喜欢双脚直蹬。现在生活已很规律。经常做饼干给他啃着玩。今天起手冢给他挤胡萝卜水吃。寄来两张照片，是章练峰^①照的，还有一卷正冲洗中。是用我的相机照的，不保险好不好。为了补救他骨软，买了钙片给他吃，每天还吃两次维他命B。只要不再生病，就能逐渐贴鱼汤等物。嫩江的鱼是很多的。

前些时我给手冢发过两次脾气，嫌她有优越气，其实也还是我对人太苛之病。一次是她要给苗苗吃药，我不让，她说了句什么日本话，我嫌她太自信。一次是这次苗苗生病，我感冒了，半夜苗儿哭，她抱过去大概着凉了。其实两次她都是好心，我因心烦就发了她脾气。其实她如走了，我几乎不可能再找到满意的人。她的好处甚多，勤俭，过日子计算（买一斤肉吃四五次），可靠（老百姓偷摸之风可怕，这是伪满十四年养成的特性），能自动做事，像对自己家一样。对苗有感情，好胜心强，有科学卫生知识，性情活泼开朗，这对苗是有好影响的。所以最近一想，还是尽一切可能巩固她直带到她回国时为止。决定送她一件新罩衣，不过三几千块钱，只要她工作起劲，苗儿无形中得的好处是无法计算的。前些日子我每晚教她中文，她教我日文，她很高兴。最近还想再恢复。以后不能再任性，弄得她不高兴，苗儿吃亏不说，在中国老百姓中实找不到这样好条件的。最近她肚子里生虫，找不到药，我出去替她跑一整天，她大概也感到我真关心她，近来特别高兴似的。苗儿头次肺炎

① 章练峰：应和第三页所提张炼峰为同一人。

后，她曾一度说有肺浸润（初期肺病），经多次检查，医生皆说好了，对小孩无影响。还有一次是她想领养一个九岁的日本孤女，后用行政力量制止她了。以前说的波折就是这两件事。

天气温暖是很想你的。比如我准备时事报告，你如帮我整理下各战场的材料，一定给我很大帮助。比如在打算振奋时能得到你的支持与具体帮助，比如一块散散步等等。我们住处环境很好，公园、花房、旧神社、忠灵塔林场都在附近。树多，对苗儿是很好的。只是什么水果也没有。

我有时又似从来都是独自生活似的。明，再到一块时一定要好好处理我们的生活。尤其苗儿大了，我们更应该生活得像样些。

来电关于每日与这边交换新闻事，此间热情不高。你是否可经分局，再给凯丰给东北（哈尔滨）总分社联系更好？他们还能从俄文报搞到国际国内消息。王爷庙^②正在开会，胡宏毅去了，还未写东西回来。将来他写的东西可以想法给你们。现在发表的东西没有。

东北战场今年活跃起来了，冀热辽之不积极全国第一，我总不信纯乎是客观原因。兼听则明，是否分局本身仍缺检讨精神，只是解释困难？

延安四一二社论讲到大革命后中国革命三个时期是土地改革、抗战、与为和平民主奋斗时期。看来去年的政协等等也只是为和平民主奋斗的一个方式（同时就存在战争），这样明确划分似是第一次提出，是吗？

关于你们的报还有一点上信忘了写，即第二版标题打破了八股，大有进步。如“自己防备自己吗？”等等，但“沈女士由父陪同……”无政治意义，似无谓小报。外长会议登头版头条是否你又有幻想了？应该说是不对的，我对这次外长会议开始估计就不高。

下午二时、

明，刚才写到那里去拾粪去了。我的生产小组一个是本地小鬼，一个是去年参加的新同志，所以我得起模范作用。我们上大街拾马粪，我用手捡，并且与他们一样自己提着满筐粪回来。有点累，但是很高兴。我愿意在今年的种菜生产中少说多

^② 王爷庙：地名。

作，并且切实仔细地作，以后再继续给你报导我的生产进程好吗？

王羽^①走后，一个与她一块工作的同志在小组会上反映说，王羽说我讲究享受，并说是根据在冀热辽所见及到这边领东西等等。这说法在我倒是较新鲜的，我从未觉得我是讲求享受的人。有三四天，这句话萦绕不逸。我仔细想想，这话听起来似刺耳，但我在冀热辽的生活实在是值得检讨的（关于你的特殊化思想，我们也都谈过了。你这次要皮夹克是使我很诧异的，不知你愿意多想想不？）竟日无精打彩，不愿接近人，不想作事，生活特殊（并非了不起享受，但比之周围的人是不相同的）。再一个因素就是我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前几天此地报上登了一个枪毙贪污犯的消息，说此人平日生活散漫，这句话很打动我，不管如何，散漫的生活习惯确是一种腐蚀的东西。你说我太不懂生活的科学与娱乐，其实我的生活习惯完全是从一个没落阶级的环境养成的。无规律、散漫、不踏实，等到家境变化，母亲都亲身操作时（我的母亲是个有毅力的人，但我学她的长处不多。她与父亲的毛病我却都继承了，母亲的坏意识，父亲的坏习惯）我仍然无改变。而弟妹们在这方面就比我好得多了。记得在政研室时，有一次老周说：“你这时期生活实际不如王里^②成全^③。”当时我很吃惊，王、成似是最落后的了，而实际上我确实缺乏他们（特别是王里）在觉悟后开始真正迈步的精神。这次王羽的话引起的刺激几乎与那次一样。说一件小事，我不会起早床就是一个极不好的习惯，从上学时起弟弟因不愿等我吵架，以后在任何集体生活中都未改过来。

到此地后，我这样强烈地意识到我身上活着戈尔洛夫^④。说起来可笑，我有戈尔洛夫的本钱吗？这里有很多比我们嫩的干部，我就常常发生一种阿Q的优越感，乃至不满意。其实我也同时想到应该问问自己起了老同志作用没有。两种意识的斗争，长期没有进步，不知耗费了我多少精力与时间。

还应特别告诉你一次，我接你两封信时确实没有不高兴。在那以后我曾想订个生活计划，包括决不为自己明知不该生气的事生气，特别是久久纠缠自己，自寻烦

① 王羽：？

② 王里：王汝琪。延安时夫妇俩同在中央政治研究室。抢救运动时被打成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成员。

③ 成全：陈传纲，王里的丈夫。

④ 戈尔洛夫：苏联作家考涅楚克剧本《前线》中的人物。一个保守落后的老将军。这个剧本曾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全文译载。

恼。这点大体作到的。当时实在约束不了，就事后决不为之郁郁。谈不上忧国忧民，也不该无聊到如此地步。

领导者不犯官僚主义，紧紧结合下层，至少是结合像科长这一级干部确是不易。这边王阑西在工作有步骤上说，看得出是个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但我深深感到高高在上的毛病仍有。一个领导者不能把整个机构都紧密联系是不算有办法的。最近我特别感到斯大林在领导与检查文中说的必须由下而上地检查领导。但是民主，广泛的民主总像还不是我们最经常习惯的集体生活。李林在此受器重是我很不以为然的事，他的为人我实在鄙视。他与王阑西是日本时同学。

我常给此地广播电台读点名著，如《李有才板话》、《王贵与李香香》，可惜你听不到。

李季去哈很久了，没有消息。此人大概没问题吧？据王揖来信说朱策到哈见过一次后再无踪影。这种人携带巨款到大城市对他自己是极危险的事，——严重的诱惑和考验。

偶想我给你写的信总是只谈自己脑子里的事，太没谈谈我所在的地方的情形了，是吗？以后慢慢作吧，这样也可转移转移自己的思路。

最近常想你，想躺在一起谈谈心。明，我们何时才得再见？

再写吧。来信除了谈思想以外也谈些具体情形吧，你的生活、工作，什么都行。林西的春天是什么样子？

你与老朱的合照竟像两个傻瓜，老朱那么胖。你在这张相片上忽然漂亮起来，眼眉似像十年前的样子了。又那样热心跳舞，大概会遇到什么绿眼姑娘，金发姑娘吧？可惜另一张却又很老，哈哈。苗儿看你照片时双手抓住往嘴里放，大概是与爸爸亲嘴的意思。凡是喜欢的东西他都往嘴里送。

不写了，真不写了。苗儿已睡，你叫我给他说的话，我没有说，以后我作得了。代金即使作价低我也不愿留它，免得精神上不痛快。在这点上倒没有两种意识的矛盾，想来你也会赞成的。

你在作什么呢？好明哥。

我想要一张你的漂亮的半身相，行吗？

新

四、十四（1947）

1947年4月12日

新新，D：

听说汽车到了林东，化冰过不来。明天有人坐火车走，又是赶着写一些。原想汽车来了，看到你的信再谈，现在又不可能了。

从四月二日起开会，要开一个多月，每天非常疲倦。今天是休息，我就真休息。刘克他们来了，出去照了几张片子（我已弄到一个机子），又来不及洗。开会期间能学习许多东西（去年四月承德的会没怎么参加），自己的一些意见看法可以全盘谈出，思想上的一些问题也可得到解决。总是怀着不满是很不好的，全党应求得思想的一致（对过去许多问题，对今后方针），我是抱积极态度的。同时虚心学习，自己有意见谈出，多思考，不对的接受纠正。过去那些波动现在渐渐平复了，延安的整风还是有收获的。记得过去在报社光是消极牢骚，许多非组织观念，现在就不致重犯了。

上次的信是三月十八日发出的，又快一月了。日子过得真快，刚才扯日历，发觉明天是我满卅岁（你有没有注意？）。再过三个月苗儿周岁了，一眨眼就会到的。近来当然仍是很想念你们，这是无法排遣的。弄到一个胶片夹，将你和苗的照片都嵌在里面，置诸案头。熟人来了，观赏一番，好像就是唯一的生活乐趣。生活真是过于简单：工作、想问题、开会、写文，晚上和老朱谈谈什么。最近很久没有看小说了。打了两次排球，浑身疼了几天。十多天来，肚子又坏，拉几次稀，今天似好些。很害怕老病复发。情绪中有沉闷之气，是由这里战局沉闷而起的。战局开朗后，人也许就畅快起来。外面催扩版声浪甚高，我不为所动。条件不具备再不敢重复承德“打肿脸充胖子”。但前途似非如此不可，因此也不得不稍作准备。目前我的思想是“分散经营”，加强支社，热东（黄钢），热中（老廖），热辽（鲁蛮）的油印报，每日新闻和增刊影响都很大（铅印报发不出去），有的印到一千份。对工作起作用，所以干部还想分散。黄钢一个人在热南扫荡中坚持工作，背了收报机行军，非常艰

苦，身体已弄坏（回来的人都夸奖他）。现已建立卅多人支社（林肖侠^⑨在那里作宣传部长）。

老廖他们都很苦，工作繁重，战争环境生活更谈不到。每接到他们的来信，就很自愧，觉得自己的波动很不应该。坚持这个岗位的思想也受了他们的好影响。上次信中记得有点没谈到，就是对自己工作的“神圣感”问题。没有这种“神圣感”的精神，工作的积极性、创造性都是不可能的。每一种工作客观上都只有其一定地位和作用，但在主观上就必须强调其“伟大”作用——“神圣感”。党现在是治理国家，但如税收、做鞋、开商店……这些事情分配我们去做，那是会很不愉快的。这些部门里也都有知识份子，当然都是伟大工作。各自的岗位上都应强调这种“神圣感”，同时客观应一视同仁地予以尊敬。每个人的工作当然与个人的条件有关，但基本决定的还是环境——客观需要，这一点思想上一定要弄通。同时各人的工作岗位以尽可能少调动为好，不然无法积累经验。这次反攻，从延安出来到热河，这对我们当然是一变（我从青委到《解放日报》也是一大变），将来当然还会有变，那也是环境大变时才能变。譬如回到南方，也许就不搞新闻工作（大行还是改不了的，我们的大行是在文化工作范围内）。当然我们也还可做别的工作，也不见得就做不好，但都决定于形势的需要。所以我们的学习应多方面一些，兴趣应广一些，做报纸工作接触范围广，这是一个便利条件。我现在就在许多方面都有意识学习，如军事、财经、发动群众等等，我都有兴趣。这当然仍与自己业务有关，非知道一些不行。想弄点专长的思想现并未完全打消，不过这已与过去在延安的想法大不相同。那时不健康，有地位观念，现在的想法是单纯对党做点贡献（例如在这里没人注意国际，就想多知道点国际知识，以供解疑，不过事实上没能这样做）。我还是想多读些近代史，最近常有许多心血来潮：如想写平江革命史实（将来有机会，这项工作我一定要做），想写《热河便览》（纵的横的，历史与现况）等等。这都是心事，已开始注意收集材料，当然不一定动得了笔。在热河工作了一年多，对这里的过去与现在一无所知，这就是毛主席所斥责的教条主义者的通病。对眼面前事务没有兴趣，当然现在这样的干部很少了。我写下这些倒不一定就是对你有多少意见，只是觉得这样写一些也许对你多少有点帮助，因为你思想上总还是存在一些问题。如想改行，易

^⑨ 林肖侠：抗战时在重庆任新华日报印刷厂厂长，张浩的儿子，曾任建设部长林汉雄的哥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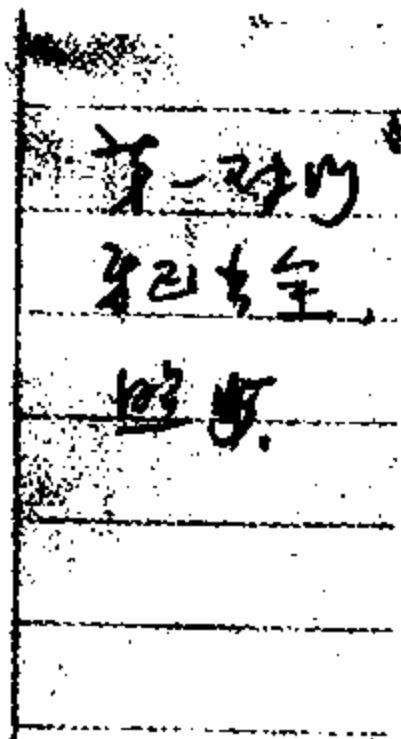
对领导不满，不易与大家（各种人）相处得好等。你待人处物之狭隘宗派还是相当重的。宗派字眼不一定确当，但我总觉得易与哪些人处得好，不易与哪些人处好，而后者并无严重原则缺点，这就是一种个人爱恶的宗派观点，我自己就是如此。譬如你过去之讨厌大夏，羊二，陈企霞……许许多多，就是此种狭隘性，心地窄，有自己的主观标准（许多是非原则的，甚至是非阶级的旧意识所支配），稍不如意就从思想和感情加以排斥。革命队伍内之妥协、容忍（革命胸怀宽似海），是非常重要的。我也是很差，不过总在有意识克服着。譬如这次何伟同志回来了，他又写了篇长东西（过去寄回来电稿，怕他误会从不改动），交我看，我改动了一些，再送给他，说“改得不一定妥当”。而他回一条：“能用即用，不用即还，不再乱改”，当时接了当然很冒火，向老朱发作了一顿。但再平心静气一想，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是他的“本分”，不虚伪总还好办。于是当面就不提了（以后有机会当然可以再谈），也平心静气了。这一点你非加好好有意识克服不可。一切工作的先决条件是干部团结，群众关系（理智上你是懂的，记得离延前一天，为杨文事你劝我吗？那时我好像故意淘气），有天大的本事，而没有这一条，也会一事无成，除非当一个翻译匠（但也免不了要请教疑难）。对于行政工作我现在也有了新的觉悟，这次刘克来，和他谈到这个问题，他说一个共产党员要想不做行政工作是不对的，行政工作就是组织大家工作，推动大家工作，党的事业发展，谁都可能也应该多担负工作责任，这就来了行政工作——组织工作。你之不想负责通联科详情我不知道，是不是怕麻烦呢？“管不好人家”呢？“耽误自己写作”呢？…。说得严格一点，不想多负责任，这是一种政治上的落后。刘克告诉我，他们那里有一个一九三四年的老战士，当一个班长都不愿意，这当然是太落后了。记得白求恩的《国际和平医院开幕词》吗？护士应该努力使自己当一个助理医生，助理医生应努力使自己当医生，医生努力使自己当主任医生，主任医生努力使自己当卫生部长。这不是地位观念，而是为人民做更多工作。我现在就在想，将来如能回南方，我应该不仅能领导好一个报社，而要做更多工作，因为那时党的事业更发展了。人的进步一般是不自觉的。你有时似有一种悲观情绪，整风后没有长进，其实这是不对的，应该对自己之长进有信心。你是聪明的人，但聪明人之吃亏就在放任自己的缺点，不能对自己严加约束。集体力量当然最好，健全的党的生活能帮助进步，但知心朋友，通心爱人更能体贴入微，经常具体帮助。话又说回来，一分开我们就想能在一起“该会生活得多么好”！我们

当然应该在一起，只要环境许可。现在这里局势已定，报纸扩版不能推却，干部奇缺，我既不能如你之愿去东北，那你就还是准备回来好，恐怕没有折衷办法。好新，想你想得很，“从秋望到冬，从冬望到春，爱人呀，你回不回来呀！”现在是“微风（黄风）吹动了我的头发”的时候，南雁也北归了，尽管一点绿意也没有，一点春光也没有，但变暖了的阳光还是很恼人的。去年在承德时的烦恼又重现，又还是那样一个老问题。不知你读到这里，想法如何，是不是很生气，或很气闷，或很烦…。这几天我想得很多，想到你回来后我们还会有大小别扭。不过承德、赤峰你那样的吵法，我那样的木头，也许不会再发生。别扭当然会有的，如工作不如意，对环境不满，苗儿又生了病，生活缺照顾，和某人处不好，散散步也刮风…总之，决不能幻想得再好，对“困难”要有精神准备。但“我们的困难是发展中的困难，胜利中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你说对不对？你对我应该比过去有信心，当然我对你信心也增强。

如果真是你同意回来，那么就要做些准备工作，主要是为苗，特别准备些婴儿特效药（麻疹之类），以及一些用物。特别要拜托一个人给报社寄书报（照价付款）。东北当然是好地方，领导也比这里强，但我们既然被分配到了这里，又做了一年多，不可能走，我们又必须公私统一，那就是只好委曲你一些好了，将来我一定设法偿还这委曲。如不去湖南，而留武汉。这也不是太遥远的事。



1947年4月，日本保姆手冢与范元甄长子范苗合影



保姆和国文（我们缺电务人员）最好一起来。天气再暖和一点就可以，夏天就太热了。赶得上同李季同回来更好，路上好照顾一些。不知你的全部想法如何，都告诉我吧。

上次信忘记告诉你，胡政委去延安，托他带了许多信去，给黄牛和大夏都写了信（没有和慕琳写信，哈哈）。和乔木写了一长信，对这里领导略提了点意见。另外将报社一年来工作概况作了个检讨，交中宣部，也给总社寄了一份。延安这次撤退^⑥谅必

^⑥ 1943年3月31日，胡宗南部二十三万人向延安进攻。十八日，中共中央机关撤出延安，开始转战陕北。

有损失，《解放日》报一定停一时。真没想到延安的人也要经过撤退。机关恐怕暂不能那样集中了。这里形势在渐变，当然不能如东北那样快和大，精神上早就还准备在这里再过一冬。机关生产已很热闹，报社人员现增加了一些，两个印厂已合并。后面有个大菜园，伙食还可以，几辆大车专做生意。你回来后，我的忙会好一些，我这个冬天长得还好，似胖了，八段锦之故，肌肉又结实了一些。食欲不算好，也不坏，盐开水每早喝，生活很规律。

客人们在打牌，简直写不下去了。他们在“工农”情调，我就在小资产阶级情调：情书又缠绵又长。

苗的身体完全复原了没有？又长了牙？现在每天吃几顿奶？你的奶什么原故又少起来了？过累？还是身体根本有什么毛病？按理是应该有奶的。你自己作饭不麻烦吗？手豕能否长期下去？苗儿能有个长期固定保姆是件非常幸福的事体。有时我会捧着他的像片看好一阵，或猛然叫他和他说话。

以上是晚饭前写的，现在再来写几句。根据目前军事经济各方面情形来看，这里还是归东北管好，这里差不多都有这种论调，但似乎无法如愿。具体情形当然不清楚，也许是与晋察冀的历史关系。

想起上次曾谈到要你安心工作，现在我又提出希望你能快回来。这次主要由于上面又再催扩版问题所引起，确实是没人。剩下一个黄华^①，他实在太累，会弄病的。沈毓珂在林东，张维冷不能太紧，我仍堆一身行政工作，对外关系，老朱还兼管广播。所以就自然想起你回来就可管一部分了。这样对你当然不一定好，但“统一”的老问题又摆在面前。当然也可等待大反攻之后，回到赤承等地再说。不过这边形势已定，我之不可能走前途已定，就自然想到你就干脆早回来算了。我之罗罗唆唆说这一大顿，还是怕引起你的不愉快，希望你能了解我这种心情。

我的钢笔真空管已坏，现在是取下来灌水，稍有点漏，还可凑合用。

关于买书，苏联小说，各种大后方书及杂志，你嘱李季多买一些，还要分些与支社。《西满日报》写了封公函，希望能给我们三四份，要给各支社一份。

这封信断断续续，写得很乱，似乎还有什么没谈到的。夜很深了，你现在大概

^① 黄华：原名陆孝华，江苏人，燕京大学毕业。当时在《冀察热辽》报社工作。一九四九年随报社一同南下。后曾在新华社湖南分社、湖南人民出版社担任领导工作。与467页所提后来成为外交部长的黄华不是一个人。

睡得正熟，苗也当然睡得更熟。你知道我这时多么来感情…，这是无法排遣的。

你的明

四、十二、卅岁前夜（1947）

上次托被服生产处一同志带来五丈几尺布（共三块），是否已收到？

1947年4月27日

明：

昨天收到四月十二日信，刚才又看到你的复电。我的信到时，你也许已在赤峰周围，或者会到北票、朝阳？祝你一路平安顺利。可惜这次不能寄给你我与苗的好照片。照的一卷全坏了，仅有苗与手豕的合影。



1947年4月李锐与《冀热辽日报》同事摄于林西，左起张维冷、谢文清、李锐、鲁蛮

我之不去大概确定了吧。现在来谈谈这次前后我的反应吧：郭述申同志亲自来通知我，说是那边调我。当时感到异常突然，我连连说：“我不去。”郭说：“为什么不去，还是去好。你爱人在那里，工作需要。”我一直说不去，他一直肯定要去。送他走后，我难过得几乎哭出来，马上给他写了封信，说明我不去的理由——我的想法。前天又与他面谈，他允许代转冀热辽分局，由那边决定。我去找郭之前，恰好碰到李聚魁（他在此亦参谋长），小小接谈，他的一些话更坚定我不去之念。我的理由如下：第一，我说冀热辽不缺干部，甚至连你都放出来。（你昨天信中说缺干部是缺中下，你仍可走开）。第二，如有提意见余地，我是不愿去冀热辽工作的，顺带谈了我在那边的感觉，我特别提到赵不称职。第三，苗从半岁至今未断病，现在咳嗽仍未全好，我对他实无以前把握，又无奶。如把他拖死在路上，我到了林西则决难工作。

在这里我还向你补充一些：苗在断奶前后应好好调养以打下基础准备过冬。否则冬天天寒，抵抗力再弱是添许多麻烦的。在此营养与医药条件皆好。手豕声言不愿同去，当然可用行政力量强制她去。如实在不去，到了林西无人带苗，我仍无法

工作。现在正在小心仔细保证苗不再病，以便夏天逐渐做到放手锻炼。路上一拖会怎样是很难说的，这是围绕着苗而来的许多考虑。再，我自己一想到那边的具体情况，就非常（比在北平更烈）不想去。前晚读林总在《群众》十二期上的文章，对于东北的政治生活更加留恋。尽管我仍然进步慢，但总算经常有些外力刺激我一下，起点督促作用，那边太缺这些东西。我这种蹩脚党员在那里会越来越坏，事实上过去也是弄得很不像样。正因为我进步甚微，所以就没有把握回到那边会生活与工作得好起来。因此，我如去林西，百分之二百都是为着：因为你在那里，再无任何理由。明，老实告诉你，这个原因甚至比在北平时吸引力还更小了。是因为有了苗的原故，还是我们在一起生活时过得太不好的原故？我在生活中强烈地想念你的时间是没有的（你会难过或觉得损伤自尊心吗？明，原谅我说实话）。你的春天的烦恼，在我是极极一霎那的事。我觉得你对我的想念是可以计算的东西——它只相当于一两星期。我这计算是根据我从北平回承德的生活看的。当然，应如你所说，对你对自己都应有信心，但这信心又乏足够的根据。你有进步，这是一个根据，但更重要的，我尚无进步。因此，如在相处中，又因我的故态未改再引起你“麻木”、“消极”，我亦无法相责。权衡得失（你也不会说我不应权衡），我是犯不上因为急求与你一块而抛开一切的。最附带的：也难绝对保证没有第二个孩子来拖住我。你不是开过玩笑说不负责任吗？记得在北平时，我告你克农同志鼓励我留平工作的话后你曾不高兴，反问：“难道非要与丈夫分开才能工作，才能进步吗？”现在你仍然可以生气，可以反问：“你独个儿仍是没有进步。”是的，归根结底是我自己进步太少，但不能否认你每回要我迁就你是有着强烈的自私的。这很难要求，在我们这一代还很难要求不自私，丈夫对老婆自私则简直还是“名正言顺”。不过，我应该也为自己多考虑考虑，应该不要太感情。不是前一封信你还给我写着：“女同志要放得下离得开丈夫和孩子。”我现在还放不下孩子，那么就照你的忠告做另一半吧。

我知道你爱我，但不知道较之爱你自己孰者更甚。那么请在读至此时测验一下答案究竟如何吧。

还谈谈林西离别的那一幕吧，你曾两次提到这件事。首先，我想告诉你，我对你的感情（几乎整风前后以来）是很理性的。像你那样常常带着些激动（或以激动的形式表现）是不大一样的。你曾明确意识到此吗？林西那宿你对我的告诫打动我很深，我几乎八、九年来第一次发觉你了解我与关心我，对于你的劝告我很感动，

因此发生一种依依之情。另外，是有些软弱的因素，有点：“独自带着孩子上那儿去怎么办呢？”实质上是一种离不开丈夫的情绪。不过这点还不是我这人的本色，我的脆弱还不在离不开丈夫，而在缺乏战斗的坚韧性。所以这段带着苗的生活，我竟像从来就没有你似的，孩子的担子似乎就是我自己的一样。这也许是一种不正常的感情状况，如果说因为我独自挑了担子辛苦了，因而就该进一步再迁就丈夫，岂不是更不公平？

你要我把全部想法都告诉你，我就写了这许多。你的四月十二日来信给我的感觉是：“因为我如何如何，你来吧。”我是很难过的，我感到孤寂，“通心爱人”也还是自己第一哩。

另外，我似乎没谈到党的工作，这是我觉得我与冀热辽的关系和你不同之故。在你身上能成立的理由，在我身上不一定成立。你是完全把我附属于你来考虑我与冀热辽的关系的。

我们当然终须统一，依我所想是你统一于我与苗，这次我一定要坚持。李参谋长说热河已决定由东北领导（事实发展一定会如此），我们相见也不会太远。如果你读了这封信，一气之下又有了什么慕琳之流，那也是很好的事，——我不是开玩笑。你当记得在热河你说过：“这样下去，会使我对你没有感情了。”（无聊得很！——这是李锐的笔体，加在此段的侧空白处，大概是李锐当年看信时所注。——编者注）（大意如此，请回忆此语）。当时我是很难过的，现在想起来仍很难过。你总该知道我所苦恼的是我自己思想不能改变，倒不一定在乎丈夫要不要。自己苦恼很多，夫妇生活总难好起来。为了怕丈夫变卦作一些“女人”的努力，在我是不屑为的。我总觉得我与你吵总只是吵你不了解我，我自己觉得并未伤害你的感情。（！——这是用与上边旁注同样墨水加在此句下边的，大概是李当年看信时所注。——编者注）而你说出这种话（因为你不似我吵吵，你都是深思熟虑才发的），是很伤害我的。也许我也是伤害了别人却不自觉？（对！——这是用与上边旁注同样墨水加在此句后边的，大概是李当年看信时所注。——编者注）

我以慕琳与你开玩笑，事实上也是认为你是一个很狠的家伙，你决心要瞒的事你是决不说出来的。如要我完全信赖你，则请全部坦白吧。

还有你总是说“长久分开不能保证”，哈哈，越想你的不可信任处越多了——一笑。

竟写了这么多无聊话。

我最近在读一本《不屈的人们》，想来即是《宁死不屈》，专以德国占领期中的苏联人为题。主人翁是一个老工匠达拉斯，其坚强意志感人极深。另外我买了《安徒生童话集》，有一首很美的童话我感到也是写意志力的，因为这是我最缺乏的东西。



1947年4月李锐摄于热河林西

四月十二日你才来信问：“为什么奶没有了？”亲爱的同志，如是者三月矣，我不愿具体写这些事。反正从苗（昨日足九月，今日始稍稍能立）的身体及哺乳状况证明我的身体实际很差，严重地缺乏维他命与碘钙等物，十年营养不良了。许保真身体的变化最好地说明了营养问题，她现在又红又壮，孩子如小牛。

我严重地消化不良，口苦臭不思食。近三四天每日下午发烧，拾粪以来胸口作痛至今。头晕，心闷。当然你如能来我也许得有些安慰，但不可能有什么办法。

我现在似也不一定要求什么安慰。算了，不谈这些吧。

李季仍在哈尔滨，明天可能返齐。买东西事大概不如想像顺利。

田绿萍布当转交，此事做得很好。

如确定不返林西，我想争取到三肇地委（请看哈尔滨附近肇州、肇源、肇东地区）去办报。那里工作较好，党委对报纸重视，极想办一地方小报，这样对我说来总算往实际挪了一步。真办个小报也考验考验自己能力如何。在这报社郁郁之情不能排遣。同时那里气候对苗也许还好点。

说来说去当然也想你。“往南一行”我们离得更远了。何时北返？一路应胆大心细，十年前的小资级莽撞是无用的。带谁去？（你从刘克处找个好通讯员吧。）

现在大家都看电影去了，我独自在大办公室写信。刚才手冢抱苗来了，有点寂寞之感，我们在一块时过的太不好了。

另报一卷。

握握手吧！

在南边也尽可能来信。真的没有了你，我也就不能平静自若了。再见。

苗儿十六斤，与一月前一样。脑子大不同了。每天吃蛋黄，今天给他碾了大米

粉，夏天牛奶渐不好了。

大会开完，心得来信谈谈。

给你一块巧克力，别人给我的。等你南行归来当带包巧克力慰问你。本想买点让你带老廖，黄钢以示慰问，但时间来不及了。

新

廿七日（1947.4.）

（这封信的下划加重线和加重圈号以及旁注都是用与信本身不同颜色钢笔写的。根据旁注“无聊得很”是李锐的笔迹和墨水颜色判断，这些注和加重线都是李锐当年阅读此信时加的。——编者注）

1947年4月30日

果：

好久没有这样叫你了。写完那封“没有强烈想念你的时候”的信以后，倒很想念起来了，也许是提起了的缘故。许久以来苗的病弱，以及各种“自制”的精神不快占去了我的全部脑子，连你的位子也被挤掉了。

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今天我照了X光，医生在照的过程就说我的肺很健康，仅仅大动脉管有点扩大。据说只要精神不受刺激——兴奋或生气，不饮酒就没有关系。后者做得到，前者则较难。

最近两天因为害怕万一肺有毛病，就让苗晚上与手冢一块睡，我就得到较足的睡眠，起得较早，饮食就稍好一点。

前天读你的信主要想到行止的问题，这两天才想起你的拉肚是应严肃注意的问题，否则到夏天一直拖下去会很吃亏的。因此我想到你南去的问题，如不俟肚子好后再出发可能拖坏了。南边吃的对于阿米巴是很不好的，如果垮在那里自己吃亏还不说，做不了什么事还增加别人麻烦，你要好好考虑一下。另外朱策说他带回了许多特效药，你找他或找史立德要些吃吃（服量要经过医生，不要乱吃）。临走时还应带上一些特效药，一定要听我的话，想拖坏身体是很容易的，想健康则困难。懂吗？这事使我对你很不放心。

家属队据说七月前全部回去，五月中旬走第一批。你看见人家老婆会更想我吗？好明果，你是了解我的想法的，我希望你能摆脱一些庸俗的影响。记得在北平时，你听说我决心不回后，写了封发脾气信，我难过得哭了一大场，觉得男人是很自私的。回承德后说起这事，你承认不对（记得吗？）我不知道是不是真承认不对，还是我已经回承德了，你就嘻嘻哈哈了。你还是那样自私吗？告诉我。

战局的变化是快，富春同志这次讲“二一”指示时已提到“可能拿到一两个大城市，全国的革命高潮就要到来了。”热河大概快划归东北了，你总会过来的。到一定时候你也提一提吧。

最近几天的报也寄你。

我要求去三肇办个地委的小报，还不知行不行。就在铁路线上，离哈很近，通讯仍无困难。

苗儿近来又懂事多了，会无意识地叫姆妈、爸爸。仍管手冢叫阿达。满九个月后就能直立一会了。整天笑，你什么时候才能看到他哩！

我们在一块就吵架，没有一点体贴，你还说什么体贴入微，有过吗？真说空话。你呀，到了一块就不大想念了，不想念也就不想体贴了。你仔细捉摸我的话有道理不？

这里家属队有不少太太，成百两的烟土，我觉得调查一下她们的经济来源倒可了解一批男干部的情况。真富的不像话。

没什么说的，一定把你的肚子弄好，这是我给你的任务。吕瑛^①（她是肺结核）说在林西看见你，“很年青”，真的吗？人家拖着孩子担心受累，你长胖了，年青了，还要再提出来：“迁就我吧。”好意思吗？你想到要我回去竟没有半句提到“我可以分担点苗儿的担子。”——当然你赤裸裸不说漂亮话还是好的，为什么你不朝这方面想想呢。

又骂你了，我真想狠狠地打你一顿，坏蛋！拧你的胖胳膊！

南去期间多长？想你，要相见是很容易的，明天与江文同走都行。但政治生活是更可宝贵的哟。好果，来吧，来吧，苗儿想你哩。

吻你！

① 吕瑛：延安的女干部，李锐在保安处时认识的。当时热河省副主席李子光的夫人。

你的 Mei

四月卅日（1947）

寄富春同志报告一份。

1947年4月28日

老汤地址：

哈市南岗大直街廿八号，托人捎则：总部后勤部转军工部办事处。

李季回来希望你查看一下，要所有能买到的书，特别外版及苏联小说《国内战争史》，科学书。

新D：昨天接到你四月十一日的信。今早即有人走，只得这样匆忙写两三句。你的信当然使我很不安，我只希望你向我发牢骚，你尽量向我发，不要有一点闷在肚子里。然而对别人则希望你尽量抑制，尽量闷在肚子里。需要讲出来的，就在小组会谈出。你不是交了好的女朋友，那就和她写出来。你不要使自己孤独，设法交些朋友，否则就养成读书习惯。整风以来，你是有很大进步的，过去什么事都只和我说，现在不是能在小组会上自我批评了吗？希望你继续这种精神，从大家吸取力量，这样就可以战胜小我。当然我这仍是空话，特别是对苗儿，我只晓得讲“道理”，没有很好体贴你的心境和劳碌，我知道你现在许多烦恼是从苗而来，而引起的。从这两次信中我才具体知道苗之弱，过去老以为长得不错，只从像片看。这种苦恼不安当然现在也侵袭我，但这不能与你比。我这是很空泛的，而你却是一分钟一秒钟的精神的袭击。新，你每次来信，都说一些，让我分担一些，这不是求其心安，而是我需要知道，这一点一滴，让我知道你的艰难，对我的生活也是种鞭策。

这一月就是昏昏沉沉在会议生活中过去了。这个会开得很大很长，但不一定很好解决了问题。现在是战局的变化解决了问题。昨天开了个干部战争动员大会，情绪意外之高，当场捐款几达二万万（林西有阔机关阔人）。许多女同志捐出奶费、生产费。伙马夫也捐，有的将手表取下，有的工人整月薪金拿出。可见大家只要打，一切其他可不计，这就是我们队伍之不可战胜。春天来得很晚，树刚有点点绿意，人们心里是已经解冻了。这个冬天在这里过得真是寒冷得很呵。我原计划到前线一

行，带一电台，但不获允（电台怕增加麻烦，当然是麻烦的）。催着扩版，踌躇了几周，终决心派一电台去，不愿也得派，改由老朱去，我在家背十字架——应付扩版好了。现在家里只张维冷一人，黄华仍不能独立工作。组织部的电报是我叫打的，也充分估计到你不愿回来。新，不要怨我拉你，我是从两种情况出发：一是这里需



1947年4月摄于林西，左起张维冷、朱九思、鲁彦、李锐

人，二是你在那边报社不融洽也许回来要好。两人的统一是长远之事，不在一年半。所以现在一切等待秋天形势有大发展了再谈吧。这边已划归东北局领导（曲折很多，中央最后批准），改为冀察热辽（北冀热察区党委划入）。我虽没到下面去，但对这地区已发生了点感情，这是好的。对领导我已很早改变了消极不满的态度，而是积极建议的，也有机会参加一些会议，可说出自己的意见。现在领导是在改善中，每个党员都是有责任的，我们在学党章报告。

我的进步我只意识到纠正了一些过去之偏，当然现在还有偏毛病，还是很多很多。看到你的鼓励我当时是脸红的。国文带回的及后几天一次信，对我起了很好作用。你的话都是对的（你的信差不多都与朱看，我们俩人过得很好），过一个时候就拿来读读。记日记未断，看看过去日记也是鞭策自己好办法。这一个月开会开得松懈了业务，今后要重振作起来。

忙是非常忙的，现在已养成不管如何乱杂环境可写文章。我们的房子是报社总部，来往客人极多。何伟已决定离开报社，说来话长，以后有机会再谈吧。我们已互相坦白说出各自对对方的意见，这样分开，心里倒不存什么。我现在是一报匠，我在努力使自己不成一简单的报匠，在寻求机会到下面村子里呆一个月也好。今年总要实现的。工作我是安心的。照片还有几张刘克拿走了，来不及洗，下次再寄。看照片我似乎瘦了？最近长期消化不好，伙食现在要压低些。但睡眠每天很足，这就比你好。想到你的具体生活，我是多么不安！新你是好孩子，好党员，你是有勇气向自己作斗争的。你应该看到自己进步的一面，决不能漆黑一团。这是你的偏，对人对己都不能偏。

南君消息和信使我兴奋无已，安慰无已。我也关心范政一对。那女孩子也许见

面能认识。徐志贯^①常来，昨夜他就知道这些消息了。最近看到胜利剧社及文工团（多赤中学生）演了几个自己创作的热河情况的戏，受了些感动。我自己计划做的事，做了以后再谈。给程可以写信，程还是很好的。我对他印象最好！这是一个经过并战胜无数艰难的人。

表面已配好。想设法寄些什么与你，也许可以向徐志贯要点，机关内当然不麻烦。稿费已劳军。

我讲了许多空话，什么时候有机会让你向我大发作，大发一顿脾气。在精神上我是永远准备你向我发脾气的（对付的方法当然会有改变），因为这样你就不会向别人发了。为我叫叫苗苗，亲亲他…。这时心里很难过，时间也不许写下去了。取信人在等着。

你的明

四、廿八晨（1947）

1947年5月6日

明果：

四月廿八日的信到得最快，前两天就看到了。

今晨我作一恶梦，梦见杨永直^②说出你与慕之秘密，我气极，然而你的态度很坏。最后我简直揍你，你的态度仍然是很坏，一直弄到我醒来头晕脑胀，你说这个梦奇怪么？

苗儿今天又咳嗽了，早晨自己踢开了被子着凉，带这样的孩子精神消耗不知多了若干倍。每时每刻都不能松弛神经。上月因为我感冒，晚间奶不够，他闹，手冢来抱走他，我想到：不能抱走，要感冒。但因疲劳得立即就睡着了，结果大病了一次。现在简直半点事也经不起。我的精神紧张，以及对每次稍一不慎之追悔莫及是任何人所不能体会于万一者：

近来他懂事是更多了，可以慢慢自己啃玩一块饼干，懂得看画（已经懂了两个

① 徐志贯：原新安旅行团负责人。此时也在林西工作。

② 杨永直：本名方玮德，安徽桐城人。文化大革命前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文革初期挨整，后期曾投靠四人帮。

多月，以前忘了告你)。门外有一张梁山好汉的年画，不管如何哭吵，一见此画就笑了。近来也懂得要到外面溜，不肯在家呆着。自己能坐着玩很久，最喜欢小蛋壳红娃娃，可以一口咬住他的脑袋。手也比前更会抓东西了，拿的东西掉了，自己可以找到抓回来。白天从不哭，一逗就笑。昨天自己坐在那儿倒了，一声不吭，挣扎想起来，弄得口水好长，满头大汗，尿也尿湿了，但是不哭不叫，倒像也有股闷劲。有两种情况，哭起来了就怎么也止不住啦：或者是饿了，或者是把他嘴里咬的大块饼干拿走了。有时困了也哭。要睡觉时就闭着眼张着嘴自己“啊啊，啊啊……”

这星期日我跑到嫩江沿上买了一筐鲜鱼回来。苗儿起初有点害怕，一会就高兴起来，自己伸手去捉，双手捉住活鱼往口里放，看着真叫人高兴。昨天开始给他吃鱼汤煮大米粉。本来他是不爱使匙子吃的，因为匙子没有奶嘴快，每次喂匙子都打架似的。昨天他自己发明一个办法：手拿饼干，两匙之间的空隙，他就自己把饼干塞到嘴里，惹得手冢连称：“滑稽死了。”现在自己会抓帽子了，帽子遮住眼睛是从来不哭的。如非身体软弱，苗儿定是个慧小子。现在头发已长好，长寸余，后脑勺上发特细，微曲，有趣得很。第六个手指长得很大了，我已决心不割它了。

有几封信没写苗儿的情况了，今天写了这些，常是平时看见想告诉你的事，到提笔就忘了。你没有分担应有的责任，也牺牲了应有的乐趣。所以也就不责备你了。

关于行止事，那就暂仍此旧吧。好明，你不是一个单纯的丈夫，你应该懂得我。近两日我想到你的忙，我如回来做一部分，商量些事对你当然是好的（这是设想我们不再如从前那样过法）。这样想时，我就发现苗儿变成我决定行止的一个很重要因素了。我想起没有医药条件的情况，苗儿生病，就无勇气回来。那是很可怕的事，你不亲眼见小孩病变幻之快是无法懂得母亲的担心的。这里有个小儿科大夫，我已确定方针：只要发现有病马上看，不计医药费。公家规定看病的医院看不了小孩病，药也不全，我以前为这事不快，现在也想开了，只要我还拿得出钱，就得看。

近一月来，郁郁之情大为好转，我自己决心不那样浪费精力了。不过工作情绪仍不高。向王社长提了想到三肇地委去，昨天他和我谈了谈，仍希望我不走。他说了我的长处：“接触新事物，能看出些问题。要求上进是很突出的，政治上开展。”对于我这个时期的不安心、不积极提得很客气，并主要是寻求解决办法的精神。我向他谈了我的思想状况，他是九一八一代的，还较能了解知识份子。结论是让我再考虑，最好不走，我大体还是留下。一来下面情况究竟如何，带苗是否不便等等。

再，我也实无真正应走的理由（除为接近下层外），报社还很缺人。

王的作风一般还是好的。那么，我仍在此搞几个月再谈吧。过一时我再向凯丰同志提提，如你实无来之希望，再说。好吗？

刘（青）敏^①等着，写不下去。刚才胡凌^②来玩。她现在市立医院当医务科长，全是旧医生，责任是重的。她的工作精神比我好，我们都不打算回去了。对于那些靠着丈夫过特殊生活，因而离不开丈夫的太太，我们是有优越感的。热河的“太太”太多了，是一种恶劣的风气。这次从家属队可以看出好多问题。由于家属队，在西满留下的冀热辽影响是不佳的。

我的菠菜已下种。你想，苗儿吃我种的菠菜时我会多么高兴！我能和男同志一起抬水。近一周因X光证实肺无病，我的身体似又好了，消化也好了。勿念。

你瘦得很，肚子记得去向朱策要点特效药吃，（他买了许多拜尔的特效药）。我不能照顾你吃东西，你自己小心。很想带点“银丝挂面”（你爱吃它竟像孩子似的）给你，终甚踌躇。等以后托别人带吧。



1947年4月李锐摄于热河林西

不要向徐志贯要东西吧，我不困难。钱托李参谋长交军区商店入股，他说替我特殊

交涉，每月分次红，就不缺钱用了。四月起，办事处每月还给十斤面，五斤肉钱。以前工作的女同志孩子大人皆苦，家属队反享福，这也是“太太”风气之一。

苏镜^③现在哈尔滨松江省委研究室工作。老汤在鸡西的工厂。

本想给你谈谈东北的耕作及小说《不屈的人们》，今天来不及了，下次谈吧。李季给苗买了一瓶鱼肝油，另一瓶丸子，很想带你。但是他是给苗买的，不好给你，我吃了吧。苗儿每天吃我一两次奶。

过几天照相给你寄来。还教给你一个摄影ABC，今天来不及写了。

不好意思让他久等，再谈。这次心情很好，无牢骚可发，特告。

① 刘青敏：？

② 胡凌：杨作材的夫人。

③ 苏镜：北师大学生，抗战初期任湘乡县委书记，1939年至1940年间，曾在南方局工作。后赴延安在马列学院学习，同郭光洲结婚。去世前任纺织工业部办公厅主任。

小心你的肚子，你已很瘦了，拖一夏是不好的。老朱走了，你会更寂寂。不要胡闹，听话。

苗在玩，高兴得很。附报及参考各两种。

为什么我做那样的梦？哈哈。

来信具体谈谈你如何执行我对你的意见了？每次信都谈这，否则尽在信上吹牛，对不对？

“嵌”字你写错四次。

新

五月六日匆匆中（1947）

1947年5月7日—17日

新，D.

昨天立夏，整日狂风。今晨醒来，粉雪满天！齐齐哈尔呢？据本地人说，此间夏天只一个月，用不着穿单衣。有些南边来的人不懂气候，弄得腰腿生病。你要多注意衣着，棉衣裤放在床头，尤其是苗儿。他虽生在热河，饱受风寒，但本质还是南方人。

上月廿八晨匆匆给你写了一信，谅已收到。听说汽车几天内会回，这次早点动手。一个多月来的开会生活，昏昏沉沉，日常工作只是简单应付，没系统想过一件事情，恐需到十号以后才能结束。这次会开得并不算好，但总算多知道许多情况（传达了毛主席七大（口头）报告与结论，惜不准笔记。大的问题在延时报社也传达过），多懂得一些问题。热河的仗已打起来了，人们的精力也自然集中，老朱已于二日带一电台去前方。现在家中就我与张、黄二主力（黄仍不能独立工作），行政事务仍多，这是无可奈何的。现在经理甚好，店员出身，做中央印厂工会主任多年。张之大知识分子习气自不易一下改去，但有工作规模，我和他很能相处（他过去是学历史的）。记得王淑芸吗^①？有个调皮孩子，已从热南回来，只是快要生产。她工作

① 王淑芸：延安鲁艺的学生。丈夫骆文。解放后长期在武汉负责文联工作。当时在冀热辽报社采通科工作。

很好，也能写东西。这次只派了苑金标^⑥去热东，老廖只叫苦。热北支社还无人。现张兼管广播，要联络七处。分局仍无具体领导，还没一个办党报的规模，此事只能慢慢来，现在总比过去有改进，主要还在自己争取。这点我现在想通了，不然牢骚无已，于事无补。地委、县委对支社一般都很看重，这次又建立了些联系。总的还是进步趋势，我并不悲观，事在人为，天下如意事是没有的（停战令下时谁会想到要全面内战？办报总没有这样曲折）。我有时虽不免仍有牢骚，对情绪影响已不大。老朱走后，顿觉空虚，有事无人商量（这大概是我与你生活中很大的差别之一）。我有时常想，为什么我与你一起生活时不能学和老朱在一起一样？这主要当然要由我



1947年4月李锐摄于热河林西

负责，我思想中对你还是不够尊重，没有建立健全的工作、同志与朋友的关系，不是遇事和你商量，虚心听取你的意见，尊重你的意见，有时生活关系淹没了工作关系。加之你一闹别扭，脾气一发，我就心里忍受不了，更不愿与你谈什么商量什么了。这样检讨起来很容易，但在一起时是否能完全改过来呢？现在的信心确比较高了。我也发觉在待人处事上比过去多

少有了点进步，这谅是主要的保证。别扭当然还是免不了的，但相信总会慢慢好起来。承德时之“浮躁劲”（你最讨厌的），现在确在减少。现在每逢自己做错了一件事时，就很想你能在身边，我会主动找你谈的。你恐怕很难想像得到，我是带着一种如何新的希冀想你能快回来（你知道我已无走的任何可能），也许我这只是从自我出发。女同志跟丈夫在一起，一般确是影响她个人发展的。这当然是整个社会问题，我们之间并非完全不能补救（总能补救一部分，其实在延安我们还是比较互相独立的）。你回来后，苗已周岁，你当可到下面跑（我也要到下面去，就在附近村子住着即行）。局面开展，交通方便后，这点更易办到。对苗儿的担当我也应分担一些。对苗你当然有具体的生活与母性的苦恼难过，但你也许不会想到我有“空虚”的无可排遣。你当然了解我对苗的爱。（记得那次在赤峰你打了他吗？）我每天只能拿着像片看看，只能想想，想想，一个人发呆。你有具体的感情代表，我呢？——在这一

⑥ 苑金标：《冀热辽日报》编辑。

点上你要容许我发一点牢骚。关于这个问题我还要罗唆一谈。分局催扩版甚急，我已拖了一个月，现在势不能再拖。六一要扩，人手如此奇缺，支社又要加强，派人来也只能来些新干部。上次组织部打电报时就是因工作需要（最近要决定接家属队回来），所以从这边的工作，再从我个人的要求，你还是要回来，否则怎么办呢？地区领导的挑选当然东北好，现在这边已几乎没人提去东北了。在这次会上领导已作了相当的自我批评（如和平幻想，作战指挥，领导方法等），总的是在改进中，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晋察冀一年来几个大问题都犯了严重错误）。现在已划归东北领导，以后谅必会日加改进。作为下级的责任还是应该积极建议态度，我已逐渐在这样做。

说得更具体一些，如果苗能远行，不致有问题，我盼你快回来，赶上与李季一道更好。

——五、七早写（1947）

今天十七，明天就有人走。这十天忙于向各支分社写信。大会已闭幕，前天起生活已纳常轨。大概是十五日，终发一电与你，盼你与李季同回。一想到六一扩版就焦急得很。也是形势逼然。在搞各部门的立功运动。工厂的人也没增加，工人生产效率已接近延安水平，电台译报已超过延安水平（一个钟头最高1800，延安1400）。编采做的事情恐比哪个解放区报纸不少。你在报导科下面还有二人，这里一直是兼职，现在只怕病人。昨天收复围场（绝对优势兵力击敌弱点），人心大振。以后局面当更会好转，赤峰敌人非常恐慌，蒋军在各城真如坐牢似的。今年有可能南下，当然一定要等到完全握稳住才能南去。这里冬早，过冬不易，我已嘱经理部现在开始围炭。我们的运销还不坏，赚了些钱，机关自给1/2以上。我自己的作风非常注意在改正。何伟同志已调热辽工作（为何走，你回来后再详谈）。我现搬到他的住处，较安静，比原来住处要多做些事情。今天上午就曾在—一个钟头内写就祝捷的社论。对工作对自己有很大决心、信心搞好。你三月廿三的信，说我现在修养离职务、历史距离甚远，确重刺了我一下。

对你之回来似成了一种渴望。这是战友、同事、当然更是双重亲人的混合感情与需求，你怪我自私也只得担承。我向组织部要人甚紧，组织部听说已复电还是要你回来，东北谅不会留。赵大爷也有决心改进领导，今天接到民政厅长亲自写来的一篇稿子。报纸扩版后，当会更多负责人写稿。各支社经这次会后，当会更受重视，

现已大有改善。与各支社能通报工作起来兴趣也高些，冀东与冀热察将来都要统一由这里发稿。工作一天天繁重，人手太不够，也太弱，你还是要勉为其难。

刚才知道已好些日子未与西满联络，又从组织部给你去一电和李季一起回来。

见到江文，知道西满作风之紧，这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这一路回来路上确困难，这次过罕庙陷车三天，弄不到吃的，用衣服去换。你回来时多准备些干粮。苗的身体现在是否完全复原？长途奔波有无把握？我是只想到这边的一面，你的具体困难想得较少，我只是记起苗那样小时也是到处赶跑。这次病后情形我就无法具体估计了。人总是替自己这一面想得多一些的。与张的关系远不如朱相比，还不能多催紧他做，他也就够忙。你也许难于相像老朱走后我之少了一只臂膀的感觉。有时感情之难耐，对你与苗的情形有各种悬想。过了卅的人，倒不如廿左右来的爽快利落。

这次大会还是开得算好，一些重大问题都解决了：作战、土地、财经、干部思想等解决不是一次会议的事情。我自己在会上当然学了许多东西，得了许多知识。领导一个地区，做好一件工作，团结各种干部，搞好各方关系，确不是一件易事。记得王孝慈^①吗？他任热中地书，朴素刻苦，但与主力关系没搞好，工作曾非常受影响。有能力些的人总易傲慢。

最近看到各解放区寄来的许多报纸（看到一月《解放日报》，你处能看到吗？），规模都不错，这也鞭策我们进步，非快进步不可，不然真是太落后了。我还想到要办一个好副刊，谁都爱看。有内容，又有趣，短小精悍，有地方特点，能帮助推进工作，合乎各种人口味，如四川泡菜

① 王孝慈：？



1947年李锐在林西拍摄的“五四”动员大会场景（见李锐1947年5月17日信）

一般。各支社可帮助，但你不回来我就无把握，老朱还不如你在这方面有办法。我当极力不使自己单纯成为一报匠，只要自己努力是可以避免与克服的。对文字工作我已有浓厚兴趣，主要还在写历史性东西，文艺不敢想，因无生活。很久以来就想写编热河解放来的变化，各方情况（附带写解放前情况），材料不少，张维冷比我决心更多。人手一空些，还是可逐渐着手的。我现在继续收集材料，欧惠雄带走那份全报他留下没有？

苑子纪可能五六天后再走（办材料），届时当再捎信。现在就写到这里为止，寄来照片共十张（另五张五四动员大会片，我第一次拍，成绩还不错），自动对光机已会照了，总的有了点门路。我留有三个胶卷（别人送的），只是等你和苗来享用。

林西有点春意了，树叶也都出来了。毛衣裤还不能脱。

你的明

五、十七、下午（1947）

附来三份东西给你一看。也可算作自己年来工作的部分总结。

1947年5月19日—20日

新·D.

你的信刚才接到，汽车在林东耽误甚久。托李慧带的信也许与此信同时达到。苑子纪明后天就走，算衔接上了。

你也许很难具体设想读你四、廿七信后我的具体心情。连读了两遍，静静地再为你想了一下，现在已平静，能够提笔写下去（昨天很忙，关于围场社论和记者评论今早已发排）。不过还是要先告诉你：无心情吃那块巧克力，也许很多天以后能吃下去。卅多的人了，感情还是很重的，除开两性的之外还加上父亲的，这负担就更重。很想你多寄苗的照片来，又想你一张也不寄。这封信也许会写得非常情重，就让它写下去吧。还是先谈谈我最近的生活为好。

会开完之后，我又聚精地回到了日常工作。看各方面都需要整顿，尤其扩版在即，不整顿不振作，后患无穷。首先恢复了每天的检查报纸，从内容到形式，标题到校对，将自己意见全部写上，大家传看（谁有意见也写上去），每天约花半个钟头

或多一点。这一制度在承德时坚持甚久，黄钢很重视（鲁森不重视）。我相信坚持下去（一定能坚持下去），对大家业务会有帮助。如王淑芸就很要求这件事，是她提醒我的。其次是写文，如围场社论，一个钟头赶好，本可与消息同时，但分局拖了（因无详细战果。不过后来改写两次，比急就章好。急就章好处是及时，城市需要如此，农村也不一定。）各部门的立功运动已动起来，决心好好做下去，这个运动做好能解决一切问题。会议制度已恢复，并健全，虽然人手少，还是应分别开些会的。

——十九日上午

我现在照顾的方面很多：工人情绪波动的，有的要找着谈谈话，大车队需要接近，准备谈时事，伙食生活当然更要经常关心，电台人事磨擦最多，都需要亲自动手。经费问题最近因赚了点钱才好一些。中心一环当然是抓主要负责干部，这些比过去好多了。承德时是很官僚主义的，现在当然还有，确实在改进中。因为分心行政，就不能专心业务。“短评”我一歇，就再提不起来，所以说来说去还是要说到“人手奇缺”上来。去年放走华、欧那是没办法的，但沈毓珂就没放走（沈在许多方面比华强，宁可取沈）。何伟这次走也是没办法之事（此人心地奇狭，谓我排挤他，两人当面坦白谈过，背后还要说。如说他一下乡，报名也从《民声》改《冀热辽》——这是分局决定的，真是天晓得）。现在留家中的人开出来与你一看：编辑部：黄华，刘彦^①（原拟去热东，因老婆生产），另一滇军俘虏连长，对八路军意见还很多；采通部：张维冷，王淑芸（马上生产），小郭^②（赤中学生）；另外四个蒙古青年是热北送来学习的，有的汉文太差，有的只能做些技术工作；本市外勤一个，锦州参加，过去替国民党当过特务，后自动坦白，现党籍未解决；此外就是我。这样一个班子，六一扩版，字数也许比西满还要多（标题小，条窄），因此请你原谅我这次又急打内外电报要你回来。你能够原谅吗？如果问题且简单归纳到谁服从谁，这当然我是“个人第一”，我可以将这引号“”去掉，坦白承认这一点。但如果也同时考虑到两人的感情要求，孩子问题，你去年走是暂时“避难”，这边现如此缺人，工作恢复，局面再开展，等等，“个人第一”就要加引号，不很妥当，——也许不能

① 刘彦：报社南下后，留在热河工作。

② 小郭：郭志恒，1949年与李锐一同南下，在新湖南报社工作。后来任黄克诚秘书，最后在广播电视部任负责工作。

使你心服，因为没有我在这里，就不会有这些麻烦，这当然也是事实。

我不能拿组织要求来压你（譬如对鲁荻可以如此，他打算不回来，这就非压不行）。关于我现在之无任何希望再提去东北，苑子纪可面谈，这边现在情形虽然心中想走的人不少，大会一开，就不能提了。何况局面在开展。

我们过去在一起是过得不好的，几次信都写过，这我要负主要责任。今后有不完全把握？也没有，但总不能因咽废食，就此不再在一起，这是笑话。但谈到过去，你是有些偏，有些不公平的，我并不要求你多想自己，只是也要仔细想想我当时的情况。譬如承赤都生活不好，那都是一种什么情况呢？首先我自己不健全，不是很用心来多了解你，没有“通心”，尽管许多“忍耐”、“忍受”在客观上一文不值，但主观上还是不易的。现在回忆，隐痛不已（这是自作，并不怨你，我自己负主要责任）。你说我“狠”，这就未免太狠了。在我俩的关系上，我对自己是很狠的，对你却只有过两次：一次是你“大会”完毕来看我，我较放肆发泄了一顿，乱七八糟说了一些；一次就是这次林西分开前，说过“这样下去，我对你会没有感情了。”前一次不谈它，后一次是我当时处境很艰难（这你似乎一点不知），很烦恼不宁，当时谁都可以不负责乱吵一顿，或消极不作事，而我得收拾那一摊子——这说来复杂得很，不说它。你当时却不照顾一下，客观上增加我的不宁。我真是公私交迫，每晚还是排开一切到那小屋内和你过一夜，还陪苏镜一起做东西吃。我那时是很替你着想的。你受了胡政委的批评大发脾气，我并不纵你，很委婉劝你，最后要分手才提了许多意见。这些意见并非过去没想过，只是没找到适当机会说，怕你不能接受（这就是不通心处）。我还有过什么狠呢？（那句话你真是不应再记挂在心，不然我要打你手心十下）——廿日晚补

人遭了冤枉心中是很难受的，这点经验你应该有。慕琳之事你常提起，这次并声明“不是开玩笑”，我就只得无聊地一说，就算是“全部坦白”吧。那是一九四四年六、七？月间，当时我确曾拿你与许多人比过（如{麦}风），很偏。慕琳与我有过同等待遇，心里相通，互有同情。一夜下雨，她和我长谈她的恋爱史（杨不在家），又说到与杨之终未离婚是因感觉杨很老实，对她很好，心中不忍（到热河后知道她曾与姚垠斋^⑦要好过一阵），这一点当时使我与你相比。那夜谈得很晚，冒雨回

⑦ 姚垠斋：？

房后曾写日记：我为什么就不能浪漫一下呢？当然这只是一霎那就此过去了。对慕琳这点好感是很深的，觉她较能理智。那时我每天写日记（后来没让你再看了），波动很大，但未绝望，有复杂的委曲、自卑、自轻、愤懑各种情绪——这些造成了肉体上的伤寒。这些日记终于在一天都烧了（好像是病后归来）；当作“为了忘却”，再不记这些。这就是全部经过与事实。记得也与你谈过，这难道就是狠吗？瞒了什么吗？现在又是什绿眼，金发，尽管是开玩笑，但说明你身上有“安娜卡列尼娜”的东西——明知没有要去遐想。至于说“永久分开不能保证”，这样的话不该说（也不该问），徒增无谓纠纷。不过就话论话倒没有毛病，我不但不愿永久也不愿过久和你分开，问题这样提就行了。我生平爱过两个人：国瑞和你，尽管国瑞是初恋，那是不能与你比拟的——懂得这意思吗？糊涂的孩子。你在许多方面都是“在福不知福”。年青时代开始的逐渐完整的（想不到别的恰当字眼）热爱，人生是只能有一次的。——至少在我敢说绝对如此，这不是保证不保证的问题，这是现实，永久的事实。读到这里你应该回忆一九四四年六月——四五年六月，这整整一年中，即使处于那种情况，我并没有变心。（作戏之举也应原谅），可说是经过了严重考验。两年中我经过三大考验——政治、爱情与身体，我都大大及了格，考了七八十分。还不“完全信赖”吗？害我说了这么多无聊话。（恋爱结婚已八年还要来谈这些真有些害臊）——廿日晚补

“强烈的想念是没有的”，初读这话，很震动，“自尊心”又来了吧。但随之也就冷静：这是事实。别人不强烈我并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还是强烈的。因为两人在一起好处很多，不仅是生活，主要还是工作，是很有意义的。我为何不强烈呢？我不要骗人。生活、感情、工作、监督（没有次序先后），学习……这些要求都分不开，都是互相关联的，有机的，也分不清孰轻孰重。工作时碰到问题，碰到阻碍，碰到新要求，总不免想到你——新是把好手。生活感触当然更频繁，我们不是生活在群众直接的风暴漩涡，有些个人的东西，就是小资级情调吧，也无妨大体，不能根除。谈谈心，谈谈牢骚，谈谈只能对爱人说的话，散散步（我们俩人共同的爱好不多，你不打球、下棋，对历史兴趣不高，不爱对对联，不大喜欢画、字…但音乐、跳舞、喝点酒、看戏、小说…还共同），整理衣物，怀怀旧，乃至现在可以照照相等，这都是多少每天会有点感触的。睡在床上，失眠或早醒又易有性的要求（我还是一个普通的男人），这与爱是分不开的，当然现在又增加了苗。苗儿的一切都是共

同的（然而你一个人担了，我一点都分不到，这是极不公平的，我也愿有守他一通夜的机会）。更重要的是现在自觉要求自己进步快一点，在一起你是能起作用的，在今天基础上这大概不是幻想。在自己的爱人面前，总是放肆一些，原始一些，顾虑少些。如双方都很用心，能掌握原则，则易监督而纠正。这种好处是比坏处要多的，可惜我们过去坏处比好处多。

统一于我，统一于你和苗，这说法都不好，不能简单以齐齐哈尔或林西为统一标志。还是统一于如何合理吧。我们无法来开场辩论会，也没裁判人，你如不厌其烦，我愿在许多方面再最后重复说一次，不过首先要承认需要统一的前提，否则白谈。

一、客观可能性：我离不了，你能离（希望你对这点不要又冒火，说我重要你不重要）。

二、对这个报纸有好处（你直接的一份工作，间接地帮助我进步也是好处）。

三、对我个人的要求就不说了，上面及以前都谈过。

四、这里还是要往南移，气候对苗好，北满怎么样也是冷，尽管物质条件好。

这是“统一于我”的可能，条件及好的情况，以下谈另一面：

一、东北领导强，地方好，局面开展，你愿呆下去，对你好。物质条件对苗好。

二、你不喜欢这边（但这边各方面都在变的）。

两相比较，很理智考虑，我觉得你来林西是合理的。但读你信后，想到你之情绪不易转，舍不得那边环境，那就只有维持现状。我牺牲个人要求，这边损失一得力干部，天下事要两全其美总是困难的。都在东北是两全其美，你回林西是一全其美（其实也不能这样看），维持现状就各全其不美吧。但你还是能全其些美，我却真是无美可全了。我倒也不懊恼，现实如此，有何办法！

我无法说服你，不管怎样谈客观，谈道理，归根结蒂是“个人第一”。不过我倒并不只是专为自己设想的。我对这里当然不满意，但一走了之也不妥当。我觉得自己有份责任，这想法我觉得是对的，至少在去年底我不是这样想的。那时只是被动觉得赵兼社长我就非走不行，很犯嫌疑。一件事情没做好，想坚持做好，有头有尾，我也觉得这想法是好的。所以我现在倒比从前安心多了。我过去大体也是这样，青委那样不满，我也还是尽力做下去（记得你劝我去马列学院吗？）。这倒不是惰性，而是现实性与责任感的问题。现在人力如此少得可怕，我也还是有信心，坚持下去，

总是有办法的。不坚持就没办法。黄钢一个人背了收音机反扫荡，这个精神是很值得发扬学习的。用积极的态度来不满现实这是对的，但用消极态度这就很不对了。这些好像是对你而发，其实是自己的经验，我很少做过半途而废的事。青委末期编《抗战中的中国青年》，明知白费力气，但卅万字还是编出来了，这对我以后做材料工作还是有益的。你也许又要说我“报匠”，我当然不愿“匠”下去，事实是可以不“匠”下去的。我是才疏志短，所以矛盾还是不大，我现在愿望单纯，就是尽力搞好这张报，多少对党的工作起点作用，同时藉此自己也多学点东西，将来不至一辈子当“报匠”，只能当“报匠”。一个人要有些“幻想”鞭策自己，但只是幻想来幻想去那就糟糕了！在《解放日报》我有许多不满（杨文事我至今不满），但工作我是能安心踏实做的。几年来几乎是自己摸索着干，自己一个一个问题写些东西，分配给我的工作无不努力很好完成。这也许就是我这人一点点优点吧。在你身上这个优点就不显著，希望你以后能够显著起来。回不回来，暂时统不统一还不是最基本问题，基本问题还是大家都要下决心进步，不然甚如你所说，在一起后又是吵个没完，又是一场空。严格地说，我们没有一个较长时间在一起工作生活过，延安只有最后的不到四个月，承德总共不到三个月（生孩子前后是特殊情况），在一起工作生活的经验还不算多。过去你曾强烈要求过应该在一起（整风前后？），现在似乎已无此要求。你没感到与我在一起工作生活有什么好处（我是很理智想过许多，事实也有），那也就不必勉强，否则带着“迁就”的情绪总搞不好。个人的一些要求是可以忍受的（我是善于忍受一切的），干部缺，要不到，就自己拼得了，质量差些就是。似乎我这有点赌气味道，不过事实如此，我不这样打算又怎办？对于“统一”真是悲观。

鲁蛮从热辽回来住了一个月又回去了，长谈过关于审干的情形，这些是有真共同心理的。他的委曲之感仍未根除，他们还经过“倒苦水”阶段，我却一点没倒过，都自己吞了。那一年多生活^⑩你是知道很少的，作为了解自己的亲人，你愿意的话，还是多知道一点好。这段生活对自己有各种磨练、各种损伤，有时触发，非常沉重，乃至噙泪。这些你也许很难设想，有不少人至今神经仍很迟钝，遇事保持缄默，性格大变。我总算还没有这些毛病，我的理智力还是比较强的。对你想念有时强烈但能控制，读你廿七日这样的信，我也终能压制激动。新，你是不会了解我为什么又

^⑩ 指延安抢救运动时，被关在保安处受刑讯逼供等。

要扯到审干的问题上来。坦白告诉你，一种委曲之感的涌发，所谓委曲就是不应该受而受了，现实不应如此对待而对待了，懂吗？我写不下去了，明天再写吧。

——十九日夜

今天到分局开会（关于大会报导和扩版），先见到彭真^①，这是到现在还兴奋的。改归东北领导后就和老朱谈过，东北局应马上派一大员来，现在果然来了。这好像下种后的春雨，普遍增加了收获信心。没有问题，今后的领导会有更多改进。政治生活会加强，决不能让东北单美。这里现在是东北的一部份呀！战局到了转折点，这里的领导也到了转折点，这是大喜事！我很兴奋。今天开会确定报名改为《新长城日报》（因加了察哈尔），我是不喜欢“新”字的，领导要加，有人赞成，这不是大问题。大家对如何利用报纸有了些改变，下午苑子纪来详谈材料购买，准备再办大批材料回来，将报纸印得美美的，搞各种钢模，还是要打纸型。昨夜不健康的情绪现在一扫而光了。刚才办事处长东同志来坐谈甚久，谈到那边家属队之阔气，我总觉得你的经济情况还可以，过得去，但是与那些太过的一比，我们是很本分的（办事处知道你的经济情况）。这点很要紧，我们一定要压制生活的欲望（你对苗也要压制一些，不要说我不疼他）。皮茄克之事，读信后即写了日记，其实当时我就后悔。你这件事做得极好，值得通令嘉奖（我一个人通令你）。这个问题也是要互相监督（我也有个不好的少爷习惯，很想要的东西一定要弄到手，三六年夏花5.5元买了条游泳裤，很为我要好朋友所反对）。你信上提到身体不好，营养差，苗病花钱多，几次想了向经理部借十万元换一万东北票带与你（沈曾为田借了卅万），昨夜睡后还想了许多，今天终决心不借。我想我这样做你是赞成的。尽管机关现在不穷，但我记住你说的“不要特殊”。这次刘占栓^②去辽西生产，我交他仅有的八千元（一月稿费）边币去买白糖，准备苗回来吃。前几天读了徐老^③七十寿刊（《解放日报》的），上写到徐老之朴素艰苦特点很感动我，与这老人一比，我们太渺小太差劲了。

① 彭真：彭真被撤销东北局书记职务，经热河回到中央。李锐当时并不知情。

② 刘占栓：当时报社的采买员。

③ 徐老：徐特立。1947年2月1日，胡宗南的部队即将进入延安。当时，敌人摸不清中共中央究竟还在不在陕北。为吸引敌人主力继续留在陕北，毛泽东想给徐老做寿，借此机会，给敌人吃个“定心丸”。那时徐老已到了绥德，绥德专区的同志筹备为徐老祝寿。就在这时，一骑快马来绥德，来人请徐老立即返回延安，中央要给他老人家做寿。徐老也意识到了其中的含义，说：“这是政治寿！”随后，他马上返回了延安。

我原来想总务科买块洗脸肥皂与我，就决心不要买了（你千万不要买给我）。这是小事，告诉你我现在是认真在搞自己。当然王羽说“享受”这是过份了的。不过在承德我们俩人都有些（不厉害）要求生活稍好些的思想。当然我们那时生活水准赶不上延安中灶，比下还是有余。下面同志（我现在的勤务员很好，冀中人）的意见是值得很好警惕的。何伟走后已取消细粮，现在只是菜比大家稍好一点。我早晨吃一个生鸡蛋（便宜），是厨房给的。我现在饭量很小了（我们早饭吃稀饭，我不喜欢吃高粱，但大家喜欢吃没办法。高粱比小米贵多），也许是太少劳动之故。延安头昏病偶发，但不厉害。现在睡眠抓得紧，极少十二点后睡。早晨起得也不迟。中午午睡一小时，早晨八段锦照常，冷水浴无勇气试（等你回来鼓励吧），生活我是比较有科学习惯的。林西的春天就是南方的严冬吧，现在算是见了绿叶（街上两排绿树还不错），杏花立夏才开。隔五六天刮次风沙，现在毛衣裤不能脱。晚饭后大体出去散散步，南街走到北街，跳舞已禁止，这就是每天唯一娱乐了。你说我怎么不想苗和你，怎能不强烈？你才是太“狠”哩。我搬到何过去的小屋，僻静，已听不到机器声音和工人乱唱乱吵，工作效率因之提高了一些。这是来林西后第一次一个人住，我的工作还是一个人住好，方便很多。你的大像挂在炕头，桌上铺了承德桌布和胶片（你的功劳），所有苗和你的像都压在右手边，每天不知道要接触多少遍。苗这次两张片子我最爱“好玩极了”，“可爱极了”。他妈的你一个人享受！我的小屋有个同等大小外间，南北都有门（从南边的进）。北边小门外是一个十多米长三米多宽一死院子，完全归我。现在空空如也，我设计你如回来，我在外面办公，你在里面。白天手冢和苗都可在靠窗的小炕上（可横睡四个大人），我每天为苗拍一两张，可拍一个月。将来还可继续找胶卷。苗大了将他的照片和你对他的一切记载贴在一个相簿上，让他感觉自己儿时的幸福。我还想提一下你之能花钱，你没有我监督是不行的，无计划无远思，总之是任性吧。我来林西后总共不过花一万元，都是冬天晚间肚饿买麻糖吃了。理发现改一个半月一次。最近很少看小说，老朱不在家就很少可能多看，他在家有些事可推给他一些。我的生活太枯燥，可写的很少。跳舞禁止后，有了金发绿眼也不行了。你回来后我和你在外间跳，我的狐步很熟练了，华兹不行。最近在零碎看《人体知识》和一本无线电的书，作为一个现代公民不懂无线电是不对的。还想动手看《贝多芬传》。前夜在床上读完《人鼠之间》，美国雇农也是很悲惨的，不过与中国就不能比了。你读书接受力比我强，领悟也比我多而快，这说明你比我

聪明，不过懂得多行动少。你还是有些教条主义，你常要我读理论书，一定要读，先读《共产党宣言》，还是多读《联共党史》。英文终放下了，但兴趣还是有。

你这孩子是不是有了肺病？怎么下午发烧？你替我到医生处好好检查，一定！这瓶全维他命还是捎给你，好新新，每天吃两颗，明哥要你吃的，不吃我就会很难过。我的底子比你好得多，你有苗的负担，伙食又不好，你一定要吃，不然我会大生气。

你想自己单独搞一小报这是对的，不过你回来后你还是可以独立搞一部门工作，一定可以发挥你的长处。承德时之人事纠纷大概也可免去（主要是自己进了步）。你看，我现在脑子非常固定：一定要你回来，这怎么办？有不有折衷的办法？那就是到秋天。不过这里冬天来得很早，我是从工作着想多，扩版你即参加工作好做下去些。当然你自己还有最后的保留权，我们之间不可能组织行事。

为什么我们不能在一起搞好一个共同的事业呢？这个事业是很有意义的。我们都有条件，我们是能合作的。我最后希望你撇开一切，站在一个老朋友立场参加这个共同事业。老朱同我能合作，你为何不能呢？你更应该来。在困难条件下（领导不满也是其中之一）奋斗，搞好一个事业，意义是更大的。我要求你“迁就”一次我，将来我不回湖南，留武汉以报答，好吗？

写来写去离不开这个问题，你已经很不耐烦甚至又冒火了，就不写了吧。

老朱电台在正打围场时马达坏了，气死人。后送一台马达去，现尚未通。许云我看也有点…，这张照片会给老朱无限感触吧。老朱理智力还是较强的，许云的信写得还简单，顶多也不过《茵梦湖？》^⑤似的什么吧，不会有问题的。

我现在倒很希望东北局开宣传报纸会议，如早秋开，你硬没回，我就把你拉回来。这想的太虚空了。

晚上还有事，真不写了。亲亲苗和他的妈。

你的明

五、廿晚（1947）

问候李{齐}风，不知有办法给小方去信不？将我们照片，苗的寄一张与他。李{慧}去大连也许可带。李{慧}信内带的照片该满意了吧，有很漂亮的呢！

⑤ 《茵梦湖》：德国施笃姆著，写爱情的小说。有郭沫若、巴金的中译本。

1947年5月24日

五月廿四晚

写了点日记，仍不能平静，想写几句才舒服似的。又读了一遍四、廿七的信。

昨天接到十九日的复电，两天来心情烦重，埋首工作亦不能排遣，似有一种“茫茫”的感觉，什么都懒得多想了。实质上你是不愿统一。

一个人的进步一定要有客观，要有外力刺激，帮助当然应有，但一强调，实质仍是一种依赖，无决心的表现。要锻炼、要进步，任何环境都能，越是逆境越有意义。领导强当然好，领导弱自己更多动脑子，多努力就是，这有什么可多计较的。选择环境，这是你的一贯特点。这倒并非一定要你“迁就”，就发这样一顿，事实是越想越不对头。按你现在这样一种情绪状况，回来的确也很糟糕，旧事又会重演。就这样下去吧，人总是有功利的，理智总能控制感情（但没有理智的感情或感情很理智），想念的报酬如是而已，那就暂时埋藏起来吧。不埋藏真也不行了，已经明确感到头昏沉等生理影响。

大家都功利，都是“个人第一”，这就不该有争论了吧。当然最大的拖累是孩子，也就此一个为止吧。我没有花一点劳动，将是永久的罪过，永远的责难，那就一直背进坟墓吧。廿七的信真不知为何这样使我不平静，具体的说，你对我过狠，我不能忍受，我也应该发发牢骚，人太老实了也是不好的。我们过去过得不好，可以全部再清算，各人都再好好想想自己！当然我仍先责备自己，我负主要之责。你自己也应多想想，这还是有好处的。对于我的感情，你不必怀疑，无任何怀疑根据。而我对你，说老实话，并无绝对自信，这有廿七的信为证（一直好似是一个人，整风以来就如此）。我的好同志，这使我作何了解？算了吧，各人自己好好努力，有机会再在一起，重新建立感情吧。感情是双方的，互感应的，似阴电子与阳电子，阴电子少所吸的阳电子自然也少，反之亦然。三九年以来，我从来是专心一致，这是我的好品质。你不起变化，我永远专心下去，哪怕有时硬有“麻木”之袭，“宁肯人负我，不肯我负人”，这大概就是我的恋爱哲学吧。这些话我不承认其无聊，有说的必要。你的心是非常狠的，非常自私的，我还很少见过。你曾说我是气量狭窄，个

人第一，自私自利爱己第一，都听请尊便，我不能眼看着这个报不能支持而跑几千里去找爱人，而你则是在挑选工作呢？个人第一总该与党有点关系，这真不是挖苦话。

(1947.5.24.)

(根据李锐 1947.5.29. 信内容，这封信并没有发出。——编者注)

1947年5月29日

明：

田绿萍及第一批家属后天走，当人家接到老婆与孩子时，你只能读到我的信。不知道你的感想如何。还是因为我不仅仅是老婆而快慰呢？抑是只有最普通的不高兴？

最近这次你由新华社及分局发我的电报都已收到，我的回电你当然也看到。还是谈谈我关于这件事前前后后的想法吧，以前信中谈过的，这次就不重复。

在这次收到你的电报以前，有一个多星期我偏重从两人关系，从感情方面来考虑问题，比如：你在工作中的忙，我在这里也是办报，为什么不能和你共同办那个报？两人在一起能谈谈，你闹肚子可以对你有些照顾。苗儿一天天大了，他也能对你的生活有些乐趣与调剂，另外他也应该有爸爸感情的陶冶。从这方面想时，就感到我自己之坚持不去，好像是故意给自己以感情折磨似的。但是，很快地就针对着上面各点想到相反的方面。

第一，最使我怯步的是冀热辽的领导与整个作风。只要到办事处去一下，接触接触那班太太夫人，就嗅到那种气味了，这真是冀热辽所特有的。我自己如果健全，也许能起些作用，积极照一个布尔什维克的责任心作去。但是我自己不行，我到那里只会苦恼、麻痹，使自己越来越坠下去，从发牢骚到不想不问政治。前者如去北平前一段，后者如生苗前后一段，这是非常可怕的。第二，那边报馆的工作情况与人事状况，问题是很多的，我的眼高手低毛病未改多少，能对改进工作起多大作用是问题。我们两人在这半年的离别中各自究竟有多少进步，似还不甚明显。这就难以保证我们再在一块就能对工作有多大好处，而不致是反而增加苦恼。在大家进步

都不大的情况下，更可能的倒是不但为自己的缺点苦恼，还要为对方的缺点苦恼，负担更重。具体说吧：记得我由北平返承，首先给我强烈印象的是你的恶劣作风：“下命令”，不能说服人时发脾气，不虚心考虑别人意见，要别人仅仅为你的脑子而工作，而不是使别人都运用起脑子来把工作做好…等等。这些东西在我心里冷水似的，使得通信时的热情都没有了。我提醒过你，但未能引起你的震动，甚至你还远不了解我对于这些恶劣作风的伤心程度。你也不懂这些东西如何使你不能完善地作一个负一定责任的干部。因为我看出了你这一点而你自己还未自觉到，那么每当这毛病表现出来时，它就狠狠地刺激着我，使我对你不高兴，使我不能快活起来，也就无从谈到感情上的乐趣。这是我对你的缺点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但是心急得很，甚至是一种厌恶的情绪，反复耐心说服你不够，只是从我的要求出发，由此而来的一切不满不快都不加考虑地任情发泄。你对我呢？只要到一起的时日一长，你就疲了。从来没有一次我的话引起过你的考虑——就是说引起你自己进一步想想，没有的。离延以后是有改进，这改进就是不再强调什么自尊心了。但是男人对于老婆特有的不严肃还是存在着，它使你对我的严肃的忠告或者“嗯啊”了事，或者耳边之风。这固然与你根本无考虑别人意见之习惯也有关。还有一点，你对我的缺点不是那样认真的，这点在这回通信中你谈到过，这种态度使我觉得你对我没有什么帮助。你只觉得你自己受不了我的任性与发脾气，觉得你的感情上吃不消，需要老婆温柔一点，却很少懂得我对自己的毛病的痛苦和我希望得到帮助。而且与我不同：我对你的毛病的认识直接会影响到对你的感情状况，而你呢？仿佛我的毛病是一回事，你的感情是一回事，有影响到你感情麻痹的时候，也只是因为我不给你感情，使你觉得“什么老婆，可怕呀。”却不是为我的缺点怎样。记得在延安初期我们曾感到很骄傲：我们不是庸俗的夫妻关系，我也觉得你是不同于一般丈夫的。现在深究一下，你在生活要求上是与那些“丈夫”们有大不同的（其实有时也有些不自觉的要求），但是在我们的精神生活上，却仍未摆脱旧的男女之间不平等状况的影响。最具体最尖锐就是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实践与对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态度上。平承以来，你已有很大改变，但我返承的一段生活证明还远非已有了正确的关系。

以上我只是分析这种情况，不知你同意否？我并不是说一切由你负责，反之，我认为最主要的是我自己不进步，不理性，唯其如此。我不愿在自己无改变之前又在一起，这样对你对我都会好些。如果久别有些想念，那么就让想念鞭策我们更快

进步吧。把这种分离当作我们不进步，在一块不好好生活的处罚。必须各人都有真正的进步，互相帮助才有可能，否则都会是空话。互相批评要能奏效也首须批评者自己真正在进步，否则会变成互以空话要求对方。你对我的话不够重视，主要是因为我只会说，自己没有做。过去，我们之中没有谁进步得快一些，使得对方感到需要急起直追，这是真的。照我的现状，我们生活的所谓政治化的最高限度也不过是多说些空话而已。

除了各自有缺点而外，在一块还有缺点相互影响，互相牵掣。在承德一段，我们生活得那样脱离群众，我现在想起来都很难为情。分开了，我们都会较接近群众些。关于苗儿，干脆就让我一个人来负担他吧，省得拖累两个人。没有妻儿之累，你可以生活得更自由些。

就我自己想，我是非常需要下一番真正决心的：我应该抓紧时机锻炼自己一下。否则，抗战时期过去了，争取和平民主的时期又过去了，真能那么厚颜地等着享胜利之福吗？得到郭述申同志很大帮助，使《西满日报》与宣传部皆允许我到县上去工作。苗儿快可断奶了，我用一切办法争取手豕同去，我是能到乡下工作去的。（我要求自己不在信的中间做任何感记，但是看到这里真是不能不说一句：带着保姆下乡，也真想得出。即便你愿接近群众，只怕贫苦农民不愿理会你呢！——编者注）。我的小资产阶级的苦闷应该有所结束才行，应该做一点真正的工作了。你应该很严肃地同志地帮助与鼓励我的决心。想想我们结婚以来，虽然未被孩子所累，但是我也怀孕三次，一次早产，两次打胎，对我的身体是有影响的。第四次——苗儿占去了我离延后的全部时间。明，你如果是一个真正的同志，是一个真正的爱人，你应该鼓励我支持我，不要拉后腿吧，不要要求我服从你的男子的苦恼吧。这一点如果做不到，你的爱情又有什么可留恋？老实说，这次你又来电，是出乎我意料的。因为这电报应该是在你读到我的信之后，在那信上我很诚挚地把我的想法告诉你了，为什么引不起你的考虑。但是我仍然原谅你——从工作，确实需要人来替你作想。但是还可以看看你的信，关于要我回去的理由，主要的是一种自私的想法。记得我在北平接到你最后一次信——因我坚不返承而生气——我很难过地哭了。我发觉我在那以前一段生活得太软性了：满怀对儿子，乳色的幻想，使得你能对我那样放任你的自私。这一次，我在感情上似乎更健全些了，与要求进步相较，你的感情的袭击我是经得住的，因为这感情中如果缺乏强烈的要求我进步的因素，它就是没有吸

引力的单纯男人的东西，这是很容易得到的。记得上次信中

明：以上是好几天以前写的，因田绿萍她们原说廿五号走，现改为卅号。以上只是写的一方面，尚非全信。为了存真仍寄给你。也许某些话又刺激了你，如“自私”之类，本来在后面我是还要写：知道你的考虑与“人员奇缺”分不开。

李慧^⑤带的信是几天以前到的。昨天苑子纪来了，所以两封信都读了。

昨天读完你的信发生一种什么情绪呢？脑子什么也不愿想，也不愿再写什么了。昨日苗感冒，一夜哭醒多次，我不能睡，心更烦躁，几乎想动手打他，这是来齐半年所没有过的。

还必须要谈，要写，我觉得问题是很尖锐也很清楚的。我们统一起来，我到林西，这在你完全是公私统一，一切统一，没有任何问题的上上策。但照我的情况，则显然有着很大的矛盾，那就是我的政治生活与私生活的矛盾。固然这个矛盾不是原则性的，因为都是在党内，也不违反党的什么，但对于我确是有利与不利的大差别的。你所说的过的一切关系，对冀热辽环境工作应采的态度以及你的对那地区已有感情，有责任感等等，都是好的，应该的，我并不反对，所以我也决不再要求组织上调你过来。但是对于我，那些东西不一定全适用。主要的因为我在冀热辽并未做什么工作，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即使报馆需人，也并不是一定需要范某某。之所以必须要把我和冀热辽联系起来者，仅仅只是你的原故，这不是很明显的么。在这边呢？这边政治生活强，领导强，作风严格，对于我这个有严重缺点的党员是比较适合的环境，而且更现实的是我已经身在这里。除了你在那边外，再无任何条件要求我离开这里。再缩小点来说，这里有许多了解我的同志，可以给我一定的帮助，如郭述申同志（至少他在考虑我的工作时，就会比那毫不认识我的人不一样。比如这次，他虽劝我回去，却能了解我之想进步，要求锻炼的心愿）。何伟（他可以更直率地告诉我我之需要严格的锻炼），周太和（他现在拜泉县乡下，偶来信谈及乡下情形对我是有帮助的。周太和与贺凌^⑥是爱人）乃至富春同志（虽因他忙，我不愿找他，但他之鼓励我好好工作是与毫不了解我的人，只知道我是某人老婆的人大不同的）。当然我决不把进步放在别人帮助上，但你当记得我在承德是孤寂得多么难过，

⑤ 李慧：？

⑥ 贺凌：原邓力群爱人，早已去世。

记得好几个深夜我难过得疯了——一样么？

目前更具体的是我想下乡。我也想过，到热河下乡去不也行么？但即使到那也不被留在报馆，以我带着孩子的情况，在那边乡下的条件是较这边困难，乃至不可能的。

以上是政治方面，再谈到生活需要。我的感情状况确与你不同，很可能这并不是正常应有的状况。我曾不止一次地告诉你：我有时感情的平静像老太太一样，我们可以共同来研究一下原因何在。现将我自己想到的原因写你：最大的原因恐怕是我们在一起过得不好，这是事实不是谁负责的问题。那样的生活怎么能使人分开后还想念呢？你说：“你不感觉与我在一起有什么好处……”，这不是感觉的问题，而是事实。你可以很客观地回忆一下，对我的缺点有过什么帮助？对我的工作？对于我想知道你的工作情况与某一个问题的情况，你是什么态度？（记得我生苗后有次什么报告，——在围场抑何地我忘了，请你给我传达一下，你是那样三言两语，并且还说出：“与你没多大关系”之类的话么？）你在分开时所想的，在一起时就都不存在了。与其很快地破灭，还不如留个美丽的幻想。我们在一起主要内容是我发脾气，你蹩气。前者无问题是我不对，而后者也并非我所希求者。记得赤峰那晚么？不在一块我既不会再发脾气，也省了你蹩气，忍受……。当然，你信中讲到“带着一种如何新的希冀渴望你回来。”我当然不会想：你说假话。事实却是一旦天天在一起了，没有渴望了，也往往没有什么希冀了。那时候你仍可以照常工作，我呢，是为了这些未兑现的东西才到那我所不愿的环境去的。我的情绪当然受影响，结果我又会变得痛苦，不正常。万一再在这样情况下搞出一个孩子，也还得由我生，我养。说不定你还会再说出：“请照顾我一下，我实在太忙，顾不上管你。”那时，一切写在信上的话是不能给我任何实际东西的。决不是我把你想得很坏，这是我们过去生活中已经发生的事。

这封信写得如此断断续续，以上是前晚写的。今天再来吧。

我的工作已交代了一星期多，现在静候着你的回电。没有工作，反而更累，苗儿近一周来坏极了，不知何故，每夜醒来三四次，又像在赤峰似的大哭不已，我之疲乏无处可诉。手冢要去住医院，昨天从法院弄来一个女犯暂替。这些事如何影响我心神不定，别人是无法知道的，也包括你在内。

接着谈前天未写完的问题吧：使得我与你感情状况不同的第二个原因是带孩子

的生活。苗在身旁不觉感情寂寞，这是一方面，更具体的还是磨得我一点闲情逸致也没有了。正因为他不与你在一起，你所想的只是“感情”美丽，慰安…，而我的实际的感受是焦虑与疲乏。“守他一夜的机会”，在几千里外写起来当然是很情重的，但真守起来，则是头昏骨痛，疲惫不堪，以及心惊胆战，而况在守这一夜之前与以后还有无数夜的睡眠不足与精神负担。当然也可以管这叫感情享受，可以为无此机会而发牢骚，但我却难有此兴致。我知道你爱苗，一次承德时我在你屋里睡着了，你哄他很久。以后在赤峰，这都表现了你真正爱他。我写以上这些只是要你知道背着实际担子的母亲的情况，与心情。这是无休止，不能摆脱的疲倦。是不是也该想到孩子应共同负担，因而更须在一起呢？我认为这只是说说，实际父亲是不可能分担母亲的担子的。而况你常常捉不定主意，还不如我独个干脆。

唉，再来写吧。刚才到分局去了，知道今天冀热辽组织部来了电报，我的反感达于极点，归途心想：才做了多大的负责工作呀，就要我如此服从他。如不自己努力独立工作，将永远成为附属品了。甚至想到：如遭最后的强制，我当发你一电：“你我之间尚如此行事，诚可启我深自警惕，如不计一切后果，则我当先将苗送人，后来林西处理我们关系。”

“因噎废食”等等，今天主要是两人关系与工作，政治生活环境发生矛盾。你要求我以前者服从于你，我则由于强烈的求进心不愿如此做。矛盾在此，即使损伤了你的感情亦无办法。因你要求损伤我的更重要的东西。

不可能使你了解离延以来苗所给予我的牵挂，亦不求你了解。感情等等，请找一好保姆来接苗至你处，我决不留恋。这次事情使我体验了你自己写给我的话：“要放得下孩子和丈夫。”目前你我之间距离（各方水平）还不太大，孩子也只一个，已然如此，能不警惕??

青年时代生长起来逐渐完整的感情故可贵，但我一生如仅有此物，我又成了个什么？你难过，我更难过。我难过于在自己要求上进的路上你并不是真正的知己。

你不去想苗儿已经如何剥夺了我的自由，还要再进一步套住我。我不是可以作一个好记者吗？如果没有苗。不愿提这些了，我的伤心是无人知道的！

又提起了过去的“不公平”等等。关于邓力群那件事，在此一谈吧。一、我们的关系发生变化是整风前整风中不了解的必然结果。二、我与邓发生那种事是违反党的政策的错误行为。在我自己，是整风后心情脆弱，找寻依赖的可怜行动。三、

这事的发展暴露了我的道德修养的低下（对你，对贺凌），所有这些是我至今想起痛苦仍新之处，也是终生不能忘却的痛苦教训。至于是否要向你说不对不起，我认为无此必要。问题还不在于这里。

现在下午七时，明晨田绿萍她们走，必须在一两小时内写完，过去想的许多也许都会漏掉。

你与老朱生活的好，与我不行，我愿意警戒自己，这是多年的老问题。记得整风前吧：“谈、谈。我和别人都能谈，就是不能跟你谈。”请具体计算一下，我那个时期不是把我的心得，听的报告，我的政治生活中强于你的东西都以最大的关心写给你，使你也能知道。关于这，请翻历来（直到北平）我写给你的信。你之想念我，觉得在一起有好处，是应该的。我之没有“强烈”也是自然的。这次前后我的主要考虑竟得不到你丝毫同情与支持，使我更难“强烈”起来。

我的信不能给你安慰与温暖，这是无法之事。我不能再像整风前那样一再以感情温暖模糊了我们之间的分歧。我如果能下乡当然会有许多困难，也就不希望从你得到支持。

你有许多好友，这是你的幸福。我的惟一朋友大夏，也曾因为你疏远了。祝你与老朱生活工作得好。

我非常难过，我没有爱人。（这是李锐读后划去的。见其1947年6月1日信——编者注）

随信寄来苗我照片十张。另祝捷照片四张。

（1947.5.29.）

（此信下加重线是用蓝色铅笔划的，猜测是李锐读信时所注。另原件未注明日期，但是有蓝色铅笔在信前、后分别注明29/5和五、廿九，为李锐笔迹。想他是根据田绿萍的行程确定的。——编者注）

1947年5月29日

新·D.

由苑子纪带来的信和药谅已收到。你定是仍旧生气，或者比前更甚。最近为此

事一直不安。你十九日电报是廿三日接到的（最后几个字译成：“希望曹久何能来”，是不是“希望不久你能来”之误？）。当天和第二天心中很闷闷，写些日记，聊作发泄，也就好了。现在不想抄给你看，因为自己再看一遍觉得是一种“自我发泄”，以求当时的平静而已（如有这样的句子“大家都功利，都是‘个人第一’这就不该有争论了吧。当然最大的拖累是孩子，也就此一个为止吧。我没有花一点劳动，将是永远的罪过，永久的责难，一直背进坟墓吧。廿七的信不知为何这样使我不平静，具体地说，你对我过‘狠’，我不能忍受，我也应该发发牢骚……”）。我没有再回电报，但组织部因我催人紧也可能再来电要你回来。

东北曾来电要黄钢去搞电影，我已向组织部谈留黄钢。黄一走热东支社就垮了，而且一个好的记者也没有了。黄本人脱离电影十年。赵在随口中露出过东北要过我，“他连我们的社长也要”。我之离此真是毫无可能的了。一个是无客观可能性，一个是我对此不成形的事业的留恋和责任心。最近我们的立功运动开展得不错，昨天开了一个全体大会，毫无布置，工人发言积极踊跃，许多落后份子做自我批评。现在七个捡字的要出四开（字数比《西满日报》多），水准和延安差不多。电务科译电的一个钟头一千八（延安一千四），群众的进步和热情当然使我也受感染。我也作了业务的立功计划七条：坚持每天检查报纸，看付印第一张大样（有时很晚），每周至少一社论，恢复短评（已做），每二周上一次业务课，每月向总社作一次综合广播，对支社提一次意见。登在墙报上以此督促自己。和大车队讲了时事，今天和工人及新同志上了“党课”，讲人的阶级性（自己语言贫乏，就自然想到你）。后天就扩版了，分局开了扩版会，大家对报纸重视不同，有人发言写了提纲。征求读者意见来信很多，有的很好。我现在直接编副刊，决心编一结合实际、提高思想、短小精悍、活泼有趣，通俗易懂的副刊。编出规模，别人也好接手。启示登出后，来稿甚多。报纸有读者拥护、关心，办起来易进步、有信心，情绪也会高。有了副刊，我就想初步写编（组织大家动手）我的小打算——“热河知识”：历史地理、阶级、蒙古、各种各样死的、活的、新的、旧的知识。如介绍热河的榜（青）户、经营地主，每一个县的概况，日寇统治热河的主要政策，无人区、典型地主农民，各种物产，解放热河的故事……。每篇不超过一千五百字。这些东西就是生长在热河的人，在热河工作的人也是应该知道的。读羊耳寄来的《胜利报》后，他的用通俗语言写浅明的东西对我有很大影响。在这一点上，我的群众观点是很不够的，只知写“大文章”，

“带理论的”，而不致力如何写较更多人普读的有意义的通俗的东西。以后也要慢慢改变，学着写一点。记得你写过剧本，你的民间用语比我丰富。想到这些当然能在一起多好（不要说我到处联系，工作中确不能不联想到这些）。

今天清抽屉，那个叫覃珍的女同志给你写的信又读了一遍，不知此人现在是否如她所下决心在进步？她对你提的意见还记得吗？关于你对苗儿有些生活的过娇，花时间太多。你有没有注意改变？她这大概是亲身体验的感触。关于苗儿的事，我是不能也无资格对你提意见的——什么事没做，光会说漂亮话。

最近将各解放区的报纸（有《晋绥》、《人民冀中》、《冀晋》、《渤海》、《解放》…）详细读了，有许多心得。《东北日报》的副刊实在办得不好（《冀中辽日报》和《晋绥日报》办得好）。《西满》还是应有副刊，一个报纸没有副刊犹如光有大炮步枪没刺刀手榴弹配合一样。

上次信说到彭真来此，他是过路的。

苗的两张照片每天不知要看多少次，这小家伙可爱极了，那股憨劲。听吕瑛说，她看见你“比以前白得多了，她很好”。

天气还是冷，没有春天，好像也不会有夏天。你要多注意穿衣服，不要着凉，得筋骨病。我把炕拆了，有臭虫，咬得我有一整晚未睡。现在桌靠窗子，明亮多了。可惜窗外是一土墙。我每天大部份时间就蹲在这斗室内。我准备过得更有计划些（接受你的批评），工作和学习都要如此，甚至英文也要读。这几天在随读《贝多芬传》，这是一个伟大的人物，抄一段他的情书给你读读吧：

“我的天使，我的一切，我的我…我心头装满了和你说不尽的话…啊！不论我在哪里，你总和我同在……我爱你，像你的爱我一样，但还要强得多…啊，天哪，——没有了你是怎样的生活呵！——咫尺天涯…我的不朽的爱人，我的思念，一齐奔向你。有时是快乐的，随后是悲哀的，（贝多芬和他爱人终因一些复杂原因未能结婚）！我只能同你在一起过活，否则我就活不了…永远无人再能占有我的心…永久是你的，永久是我的！永久是我们的。”

这本书是罗曼罗兰写的，写得非常好（材料搜集极多，写得极简练），还未读完。

当然抄这一段是因读时很受了感动的原故。我不说你也会明了的吧，我的好新，永远是我们的。

我大概也和你一样，这次很坚持自己的意见（我们的工作各方面是能统一的），我总觉得你应回来，我们为什么不能合作办好一个报纸呢？一定要各办个的呢？各办个下去（你如去三肇），那就是有待过长江才能见面了。一定非如此不可吗？现实应这样安排吗？这样就是“不自私”而合理吗？想来想去，觉得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和我在一起没有任何好处，不需要统一，感情要求也很有限。因此我的“闷”，你可相像到一个什么程度！我甚至这样想过，设想你的情况：长期分开，无好的回忆……再想下去当然可怕。这是“甚至”，然而也曾一闪过。

更重要的是各人的进步，各人的事业心，斤斤于两人怎样怎样，很无出息。这也许是我为你着想太少，不过你还是可以回想一下承德的情形，我尽最大努力照顾了你的长处和发展（如去北平），这些方面我没有任何自私，从“个人出发”。实在的情形，你搞新闻事业有条件有前途。为什么老是三心二意？切切实实下去当记者也是能接触实际的。人的改造主要还是靠自己，而环境到处都有条件，因为到处都有群众。

你大概已很讨厌我之喋喋不休了，我们这场官司是不是硬会永无终日……？

读了《群众》十二期，思想解放问题，一切都明确，毫无任何拖泥带水。林总彻底弄通了毛主席思想，特别是农民问题，农村与城市关系问题。关于三月之决心打，“冒险”也打，这是非常伟大的智慧。你读了《库图佐夫》小册子吗？林有库之将才。

希望你找《生平回忆》一读，你应培养自己的毅力，但反对你坚持不统一的毅力。

没有什么想念吗？我真是很悲哀的！悲哀自己不值得人想念——连亲人在内。我要很好进步，如你所指出的，应常常由衷地关心群众。个人是渺小的，只有群众才是伟大的。

然而我还是想念你和苗苗，而且很强烈，这怎么办？

巧克力还留着，一直到你回来，不回来就再寄还与你。

狠狠地亲苗和另外一半。

无时间再写了。带信的人明晨四点钟走。

永远是你的明

五、廿九夜（1947）

老朱带电台去前方，刚打围场时马达坏了，现在还没通报，真气死人（已送马达去了）。许云与他信已收到，请转告，他们之间大概没有什么明迹的东西，心里面的那就不能说了。朱是很理智的人。

再说一遍，希望你不要生我的气，但你的情绪实况又还是要真实告诉我。苗儿是否完全复原了？好好照相与我，我要看他的各种生活，这是一种强烈的欲望。你了解吗？

吴克真老婆生了一女孩。但不知道先擦奶（有人告诉不注意），结果奶破，交人奶了。杨淑华四天就下地，一直不再休息，我谈了几次也无效。

我们六一真扩版了，我会忙得很。食欲仍不好，一天脑子从无法休息，事情太多太多。

1947年6月4日

明：

我不敢想像你收到我五月下旬那封信的情形，你一定会很难过，也许会发生一些不正常的反应。这都是没有办法的事。

我已经决定往牡丹江去，何伟在那里。手冢愿同往那里（冀热辽她不去，没有她，我是很难工作的）。气候、物质条件对苗都好。我准备等苗周岁后把他与手冢安置在牡丹江市，自己到附近县区工作去。

不知道你是否能了解我这次决心的中心想法。我已不能再磋砣，不能再有孩子也是一个很要紧的，否则一切都谈不上。此外，以前在一起的生活，我自己太不像样了，对自己无大把握时我不愿就到一块。我写过“让想念鞭策我们更快进步吧。”东西相隔固远，我们都记日记吧，记下自己的真正收获，再见时互有真正可贵的见面礼才好。我当尽可能再往《东北日报》写稿，使你常看到我的消息，好吗？

昨天开鉴定会，我本来想把鉴定抄你一份，他们现在还未弄好。

六、三、招待所（1947）

明：昨天没写下去，下午搬到冀热辽办事处来了。明天与此间总务科长同车去哈尔滨，大约逗留一、二日，看看苏镜，王揖等人，也想向凯丰同志提提有可能机

会时照顾下我们的统一。哈尔滨到牡丹江也是十三小时火车。你的朋友几乎都在东满，现在又加上我和苗了。李毅在图们，老汤在鸡西，林格在龙井（大约属吉林吧），周建南在东安。安林在哈尔滨画报社工作，我当请他拍些好的照片寄给你。

昨天办事处政务科长找我谈，说不同意我去牡丹江，她说“没有影响吗？”我说：“什么影响？”她说：“对李锐同志。”我是很不愿听这种发问的。也许你倒赞成她的话，因为你会说：“我也是个普通的人呀。”我在床上想：“影响是会有有的，但李锐能想得通。”这是一种合理的答复。不过你是否想得通，尚不知，因你从我想的太太少了。

我的基本问题必须解决——坚定的为人民服务的心，一切工作中的坚持性、责任心、群众关系，知行一致都因这一根本而来。这问题不解决，你是亲眼看到那可怕情形的。并不是说与你在一起就不能，但两方各种条件相较，还是不与你在一起好。我已不愿重复多说此理了。

延安出来，你由碰钉子中已得到一些真的教训，也有真的进步，这使我体会了夫妇中必须有真的进步，才能推动另一方。因此决心利用这时间各自努力一番，忍受一点想念吧，我们再聚时会有意义得多。

整风以来，我的思想斗争的结果往往是自暴自弃，放任自己都是具体表现。最近我忽然想到需要抓紧起来，应该珍贵自己，珍贵自己的好条件，何必这样毁弃自己呢？迎接百年来的大胜利，需要真正行动起来。

我这次是处理得较“狠”，你当知道女同志在感情上须要“狠”一点，否则丈夫、孩子伊于胡底？这次如此狠，是在感情上绝对忠贞于你的基础上的，纯乎出于上进心，你如丝毫不能同情这种想法，那是愧称知己的。

我照过X光，肺很健壮，仅大动脉有点扩大，稍血压高，无碍。鱼肝油一瓶，维他命一瓶仍给你，我方便买。牡丹江条件也较好，青菜等等总比你处好，你吃吧。分别期中，一是进步，一是健康，这是我们的共同任务。我则还有带苗的任务。

你总喜欢说：忍受，用一种委委屈屈的心情，这是我所不喜欢的。你的性格中常常有不像你的地方，我不喜欢这些。我愿意你用积极精神对待这次分别。时间不会太长的，顶多一、二年吧。

报纸事我已托办事处秘书高志桀同志代转，他是很负责的。你可专写封信托他一下。以后给我的信写办事处转牡丹江军区司令部何伟转我。

扩版如何？忙不过来可将黄钢调回，是吗？

不写了，希望你多读理论书。林总最近特别叫读《两个策略》、《国家与革命》二书。

托家属第一批带你信、报，鸭舌帽一顶收到否？帽子托分局尚登友同志（男）带的。

李慧，苑子纪带信皆收到。

明，作一个好朋友好同志吧，不好只把自己看作一个丈夫。你难道不愿意经过这短短的分隔使我们以后的生活更充实吗？

苗在睡觉，他近来胖了。

还得准备行装，下次再写。

紧紧的握手！保重保重！

你的新

六、四、(1947)

1947年6月4日—6日

My Poor Half:

还是挤一个空子来写几句。从卅一号起进入比承德扩版时还忙碌的生活，连着两个通夜未睡，以后就是必过十二点。开始是变成睡不着，现在是困得不行。

我所想说的，这几天紧张的情形，你看看报算了吧。从稿件内容、标题，直到上机器后都要一步步照顾。并非代替，也没包办，但必须照顾，否则就会出错或弄得非常难看。就这样还错误百出，美观上远不如自己理想。副刊想马上过渡与张维冷，他专搞广播，较我好一点。昨夜编第三期副刊又是一点，今晨起来我还没起床。昨夜寄一稿与他，结果忘了装进信封。

四日午饭前

刚才才接到你4.30交江文带回的信，不知交给了哪位先生，但总算没有丢掉。

我真想痛痛快快地揍你一顿（我从来没揍过你一下是不是？），你呀，是个大坏蛋。我真当你就只有儿子了，不要老子了。我是一个非常“功利”的人，那块巧克力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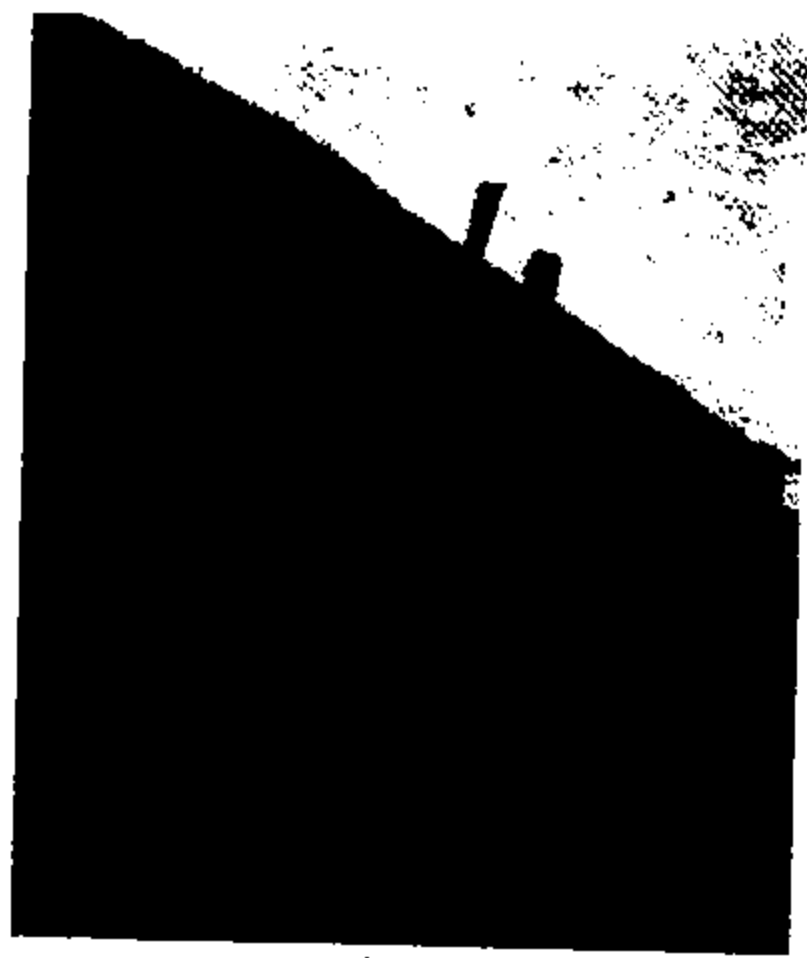
概我今夜会吃掉，不寄回与你了。你很忙的时候只写个三言两语，我现在困得很，也还是千言万语来写，你还有什么资格要打人。你呀，只记得那些吵架，你对什么事，什么人都只记得缺点，总是不称职。我做丈夫、爱人、朋友、同志、Gogo…无一称职，无一使你称心满意。我不是来吹牛、夸功，随便捡一事情来说吧，写信你就没有我尽责。不写这些了，显得真小气。好新，Gogo 这一生永不会和你计较，只怪我比你大四岁。我总记得为什要叫你 sinwha（新娃——编者注），这一点度量也没有。

也许你接到我上两次信后又要发作一顿，但不管怎样，总不会再像这一二十天这样难过了。你是不是会笑我和苗儿争…？

今天在张维冷同志处吃晚饭，喝了些酒，吃了苏酸鱼，现在还口渴。他大概八早动身去东北开会，这信也许托他带。关于领导作风问题和他谈了很久，这次彭作了个报告，对这边提了些很中肯意见，最后谈到干部团结，发挥每个人特长。张曾和彭谈了许多问题，我也曾想找彭谈一次，本质上也还是患得患失作怪，没去找。其实应该反映一些，至少关于报纸工作可以谈谈。你对赵之意见许多是对的，但态度不对。我现在是有意见就提，主动争取来加强领导，多出主意，一切尊重，不闹一丝一点独立

性（在承德只作到消极一面）。譬如我想在副刊登些犯过错误同志的个人反省报告，他们不同意，我就力争，并持人家报纸寄去给他们看。还不同意我还要再争，常出题目给各方写文章，这都会转变对报纸的关系的。黄钢在热东，地委记了一大功，这是好领导方式。

老朱电台可能最近又通。隆化打成胶着对峙，这里拳头太小，国民党在承德出一《长城日报》，老五号，恐怕是原班人马。黄允涛一定又大讲其话，大骂我们一通。撤退时剩了许多老五号没毁掉是不应该的。我现在很想承德，你呢？东北能人多，冀热辽一无好感，连那“胖胳膊”在内。我现在只有一个意念：办好这张报，我觉得我是对的。当然你也是对的，在好的政治环境中锻炼自己。麻烦就是这个“统一”，又是“同行”。听凭组织吧，东北局调我我就来。



1947年6月李锐摄于从林西到赤峰的行军路上

我没南下，也没拉肚子了，你真担心我？你是坏蛋，我现在余恼犹存。吕瑛大概看见谁都说“年青”，卅多岁了，年青不了了。你再来几次那样的信，就会老得更快了。

你为什么常要使自己有精神负担？明知故犯？是不是多由计较而来？希望你能够找个排遣的消极法子，——读书或娱乐，或者写点什么东西，搞个写作计划。提得起笔吗？报上简直找不到你的东西。要看大样了，明天再谈。

四日夜

昨天下午接到你六一电报，有错字，是不是这样的：“我已决定日内去牡丹江作群众工作，决当不负此段离别。手豕随行，苗可无虑，切盼你自保重。不尽。”你是坚持到底自在意中，我是白“坚持”了一番。我是不是有些怅怅呢？大概是很有些，你这次之决心当与你之决心改造自己分不开，这点是可敬的。我排除我这面要求，诚恳地为你祝福，但望我们都“不负此段离别”。

似乎文章做不下去了，我有什么再可“坚持”的呢？我打了一个“败仗”。当然不应这样来说，我们是还分不开的，你的胜利也会给我以深远影响的。你深入了实际，从群众中吸收了新鲜的养料，这对我也将起滋补作用，是不是？我好像有点阿Q，但事实上这样想当然是对的。我进步了会影响你，你进步了会影响我。虽然山河远阻，烽火连天，我们还是呼吸相通的——都在全力想工作，想多做点工作，快点让自己进步…。苗儿你每天奶他，不知看他多少次（当然没有想念），我也不知看他的照片多少次（想念当然无法弥补）。你有东西把我“挤掉了”，我却无东西把你挤掉，这不公平就让它永存吧。我也不求其公平，因为对苗没出劳动。这样写下去好像有点“凄然”的味道。离别自古“伤神”，何况不知何日相见，有点“凄然”就让它“凄然”吧。人到了卅反而不如年青时摔得开放得下，感情越来越重。这也许是人生经历一多，感触也就易多。刚出师的汽车夫是很勇敢的，开起快车来非常坦然，一开了十多年就越来越小心，胆子也就不如从前“大”了。四〇年我们如像今天这样分别，也许我没有现在这种感情。然而生活多了，波澜多了，阅历多了，似乎更放不下来，想念越来越沉重。这大概如汽车夫一样，经历危险太多，而我们是经历可资想念的太多了，心就沉重，乃至无法排遣。刚才写的“凄然”倒不是过去那种莫名的小资产阶级的“伤感”，“伤感”这种东西现在是基本摧毁了，改头换面了，但包括着积极内容的生活怀念却在与日俱增。人是两性的，现在又增加了苗儿的纽

带，于是乎也就有了这种“凄然”，——一种更深的怅怅吧。我还是说不完全，你有这种东西吗？也许不会有，因为你原先就无所求，苦恼单在对自己一面。大概我就还包括一种什么“悲哀”吧，真是复杂得很，人是很复杂的东西。

六日午饭前

徐志贯调到热中去工作，问他要了一两代金，想换点什么寄你。布太贵（一万三四一尺），换成钱，听说东北物价大涨，可能没多少，用处不大。暂放在这里交生产科入股，你缺什么写信告我，我总还可想点办法。你知道我现在非常难过吗？复杂心情未失！

——午饭前



1947年6月李锐摄于从林西到赤峰的行军路上

这两天睡眠较多，但疲劳似未完全恢复过来。最紧张的那两天，连着out两次。生活全部打烂，晨操停止。现在要慢慢纳入正轨，拉肚子已早停止。现在的毛病就是食量小，食欲差，这当然太少劳动之故。吃荞面馍只能吃一个，还非有辣椒刺激不行。早晨也不能早起了，这些都要改过来。冷水澡也许不可能做，

没人督促也。总之，我的生活你可以放心，调皮之处也要改。“切盼你自己保重”，我会记得的。

去牡丹江是否和何伟谈好了？下乡工作带着手冢方便吗？还是准备给苗断奶？似乎想嘱咐你许多事，但一说还是一般化，老一套。对换一个新环境总不要寄予许多幻想，否则又会失望。中心问题还在客观一些，遇事有忍耐一些。尊重对方，不管人家有多少缺点，一定要把干部关系搞好。听鲁荻回来说，吴宏毅说你很能起带头作用，能刻苦，大家印象很好，这大概是实情。你比热河是大概不同多了。你不是说过在一定时期中俩人总应有一人走在前面吗？不管在哪一件具体事情或具体修养上，这样要求是合理的。我希望你以后能在许多方面走在我前面。以后来信希望读到你的生活尽是健康的东西。所谓深入群众也就是要能在生活感情上能和群众打成一片。我们总是易被人看成有“特殊”性的（而是自己有特殊），这一点但望我们都能认真改过来。“三人行必有我师”，“谦受益，满招损”，“竹节虚心是我师”，还是古人的话说得对。这些话在我七八岁时，母亲即常常向我说，但不懂得，过了廿多年，现在算是懂得一点了。我们俩人的毛病许多是共同的，这也许是在一起易吵

架之一因，主要的毛病都改了，大概就会不吵了，会过得更好，是不是。因此，有一弊必有一利，如此长别，感情难耐，但将来再在一起受益无穷。但我们何时能在一起？似乎有点渺茫，两个前途：一是高潮来了，形势大转变要人过长江（或去大城市），一是你能争取我去东北。前者太空了，后者还不是没有可能。不知东北干部与热河比例如何，现在局面一开许更缺。我是无法提的，因为事实上人少，我每天吵着要人，但全盘一比，这里硬是多了，那你当然还有力可为。我也不打算这一点，只打算能通通信，看看你们的照片就是，要求不高，失望也就不大。你不会连信也懒得写吧，完全挤掉了吧。是否我应作如此准备？还是希望你说老实话。如果通信困难，那真是会懒得写信的。

李惠，苑子纪带的信、物，照片都收到没有？有不可能弄一两本学照相的书给我？我想学通这门东西。

你会不会一深入下面，就越来越瞧不起报匠了？有了机会我也是要下去呆一段时间的。但老朱不回来，似不可能，家里还没一人能放心。

有了生活，你还是应写些东西，有文艺创作欲没有？你是有条件的，总不要把老本都丢光了。我们还是从笔杆中来，到笔杆中去，这一生无枪杆之缘，还是笔杆吧。抗战八年中我们写东西太少，在延安时太不懂得利用重视那环境。X光照了后，你又不要一切放心大吉。你的老底子不好，各方面还是要多加小心，尤其吃东西不可任性。我的苗苗呢？胡林写信回来说很好。这小家伙从小思想中就没爸爸。

——午饭后

午觉刚醒，传来赤峰敌人撤走（我军还没进城），有点突然。敌人之应收缩兵力，我们常闲谈，不料如此快。不过也到时候了。老朱大概先进去了。你对赤峰有感情吗？大概只记得牛肉烧馒头，那回回馆子确不坏。苗苗是十月六日照的像，十月八日我们撤出，记得那天夜里的情形吗？苗没受冻，真是万幸。那夜你是不是有些耽心我？在最紧张的时候我是能沉住气的。经历过许多次了，算是有了些经验。那天离承德，我再回去的时候，已经很乱了。半夜在路上雨中露宿…如在眼前。如今不到一年，形势又扭转来了。“不在一城一地得失”，毛主席真伟大！热河敌人也真孬种，赤峰修了二百个地堡没用上。将来承德也可能如此的，那是条死路。对承德还是很有些怀念。我是喜欢有历史古迹地方的，给人一种事业雄心，一种气概与规模。商业都市最讨厌，你是一心在东北了。

我现在想有计划多了解下热河：活的和死的，也计划写点零零碎碎东西。你将来有机会见到，我一定要做。我现在很喜欢做点滴工作。

我们的立功运动开展得不坏，这从报纸你可看到。比过去《民声报》的人少一倍（现在增多了一些学徒），工作多做一倍多。今晚开了消灭错字的各部门联席会，工作在逐渐深入。找来一批蒙古同志培养，在热河要扎根，我们走后总能照旧办好下去。

你不要以为接到你电报后我情绪很受影响，一时感触总会有一些，对于你之决心坚持下去的方向，我是很高兴的。你是好 mei mei，“永远是我们的”。但这样想念怎么办？你要训练小苗苗认得爸爸，要他学叫。

副刊开始转张维冷主要负责了，我写点东西，最后看一遍。扩版后的报你提些意见，并告我那边大家反映。

今年大概不在此过冬了，林西的历史任务基本告完成。这地方是值得纪念的，去年冬天不易坚持下来。

接此信时你是不是已在牡丹江？记得和果果写信，不然我不会原谅你的。注意你的身体，不要自制苦恼。对苗不要过娇——这就是我交你的任务。

明天如走的人还不走，许多再写一些。要睡觉了。昨、前夜都梦见你，似没苗。我抓不住苗的具体形象，他离开我时连笑都不会。晚安。你大概已经睡了。

你的明果

六、六夜（1947）

1947年6月7日

到了哈市有空去看看李老^①，将苗儿照片送他一张。他是很喜欢小孩的。

画苗和你一起的像，几次没画好，画了这么张东西，还是寄与苗玩玩。

D. Mei.

赤峰收复了，派不出人去，老朱在前面，其他支社暂不能动。家中没办法抽，只

^① 李老：李六如，湖南平江人，李锐父亲的朋友。延安时任毛泽东秘书。解放后任最高检察院副院长，著有自传体小说《六十年的变迁》。

好抽出一个新调来学习的去组织稿件。现在要赶着写印宣传品。你是不是完全决心改行了？

今天赵告我凯夫子来过电报，干脆拒绝了（不知什么时候）。这次张令彬^①同志去东北；我曾随便谈及要他向那边一提（他认识郭述申），但这边不放是没办法的。我知道有许多人均如此。

晚上我去找了下张，和他谈了要他就便正式告那边，问题在这边不放。其实老朱已可代我，当然我也还有矛盾，这不成形的事业总算坚持了快二年，有了些感情。现在工作也渐入正轨，大家处得还不错。不过东北当然也还是想的。处在这种环境易固步自封，从上面学到的东西不多。

我倒很希望东北能开个什么宣传工作之类会议，新华社开开会也好，那就能有机会来。

最近一个星期生活打乱，书也没有读，这样下去真不得了。这两天时时想睡觉。一定要设法劳动一下，不然食欲无法振作。

时局变化出一般预料之外，东北今年很可能军回长沈，就会急转直下。蒋介石将来很有下野可能（这家伙曾下过两次，不过这次下了就无法卷土重来了）。中国的大资产阶级是很有政治经验的，美国更滑，他们决不会走希特勒的道路，也没有那个可能。现在真有点像十月革命前夜，许多中间人士对蒋是完全失望了。武大发生惨案，光荣传统未失去。长沙也过河游行，这都是空前的。真是很想回南方。

你走了，报纸是否有人寄？

苗快满周岁了，将来是否还有机会经过大庙一看？他的手指怎办？有没有打算为他割掉？大了再割就会像谭壮^②一样。做起事来没大妨碍（不做外科医生即行），但不大雅观。他越长似越不像我，只剩下点眉意，这点很使我失望。他不要越来越剩下我们的缺点，不过总不致是一个矮子。现在懂不懂自己要拉屎尿？能吃肉汤吗？那个肚脐是个什么样子了？好像喜欢歪嘴。…

真不写了，你写不写日记？我没间断一天，将来全部送给你。

① 张令彬：平江老红军。时任冀热辽军区后勤部长。

② 谭壮：李锐楚怡小学同班同学。1934年考入湖南湘雅医学院。抗日战争爆发后，离开学校投奔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并于1939年5月到达延安，曾任八路军军医院外科医生、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外科主任兼延安中国医科大学教员。解放后曾任北京协和医院院长，北京市卫生局局长等职。

替我亲亲苗儿。

果永远是你的 六、七夜（1947）

1947年6月9日

新 M，

昨天托张令彬同志带的信、报想已收到。马洪^①明天走，再写几句。

又接到江文一电：“范不肯回林西，意志甚坚，如何请复”。我给江写了一短信，说这是“没办法的事”。

你是否现在已到牡丹江了？东北形势大开展，谅必大批往前方，同这里一样。其实你有点固执，如果你已回来，这次至少你可先到赤峰工作，我可在家带苗，反正我到处总是当殿军。你怪我就没想到分担一点苗的工作，其实我想得许多，无法实现，这又有什么办法！我没有告诉你最近几天我脾气很不好，不过已压下去了，也没向谁大发作过。张维冷觉察我“气色不好，肝火上升”。十多天来大概我体重减了五磅不止。现在一天就是非常想睡，已逼得我用冷水浴治疗了。今天起得较早（晚上没法早睡），仍恢复八段锦，大概会又慢慢好起来。只是食欲无法好，高粱米比小米贵一倍，工人多都要吃高粱米，我硬不爱吃，也无办法。这里人心动荡，每天大批人走，可能很快往赤峰搬。我倒不想快搬，还是多稳一稳好，去年那个味道真是尝怕了。新，在我俩关系你责我实在太苛一些，这一年多来我的各种处境你不完全了解，但在各种情形中，你的地位在我心中总是很重的。而你有了苗，就完全“挤掉了”。写四、廿七那样的信来（我一辈子也记得这封信，除非你将来自己收回），这点我还是想计较，不计较是不对也不好的。感情上还是应力求平衡发展，你说是不是？这点我希望你很好想一想，下次信告我。我现在许多方面能排遣，不作茧自缚，而惟独在这方面无法办到，因之有时精神受些影响，这对身体也许都是不好的。

关于去东北问题我又认真想了一下，这边放的可能性很小，客观上我也无理要

^① 马洪：时任冀热辽分局秘书长。整肃高岗时，马洪被打成高岗集团成员。80年代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求走。其实共产党员何处不是工作，一定要挑地方总不好。如果我愿来，那当然80%是为了你，即使将来有可能来，我也不避讳这一点：“找老婆去”，这也没有什么不光彩。我之离开湖南还不是“迁就”你？而严格地说我并没有要你迁就过我一次（北平回来原是看看，后局势变化），你却反每次这样提。从我的思想上审查一番，我们俩人各方面都是平等的，我从来是尊重你一切的：从工作到生活。这点你可以过细想想。这次我之所以坚持，是扩版时势所迫，你走时也并非即调东北。从远处想不这样坚持两人也无法“统一”。现在虽然“统一”是遥遥无期了，我也还是诚恳祝福你的坚持，你的决心。我之这样喋喋不休者，就是“羊肉没吃倒惹一身骚”，你反加我“个人第一”，如何“自私”，心中颇不平，甚觉冤枉。你是常常冤枉我的，如慕琳之事，现在还认真提起。临别前我那一句话，当时虽那样说了，而你却引申到“狠”，

这都是太冤的。

九日（后知马明天不走，辄笔。）（1947.6.）

1947年6月10日

亲爱的新新，

恨不得这封信你能马上收到。今天接到你连日子都没有署的信（大概是廿九或卅吧），连读了两遍，就给你回了一个电报（原来不准备再为此事耗费电码）：“赞成你决心下去，盼多保重”。我现在的全部心意也可为这十一个字所概括。这次信使我了解更深一些的是你过去对我缺点之“伤心”，与你这次决心锻炼之成熟。我是一个事务地沉醉在自己工作中的人，不善于细致深刻地想问题。我们这次纠缠一月多的私人问题，也可看出我设身处地为你想得不够。“我不是可以当个好记者吗？如果没有苗。”这句话袭击我最深。你所写的全部我大都能接受，并不勉强，以至连感情问题在内。我对别人所有的缺点（主要是〔强〕己行事）当然对你同样存在，这些我在痛改中。你是最深刻了解我的缺点的人，非常细致，常有帮助，而我却接受太少，重视不够——这就是我现在最难过之处。我对你的感情之能经久经难而不渝，其所重视者亦在此——你之有思想，对我之严。但在实际生活中我却不能贯彻，这

也是一种言行不一，一种教条吧，这都要痛改。记得在延安时我给你谈过：你的意见当面不接受，背后常常三思的（即无聊的“自尊”）。这一年多来（二年来，前年六月起）我比较有了点改进，但还是非常不够。好新，果记得你的话。我从来不是孤立地为感情要求感情，不过追求这种生活的严肃，两人之间的政治生活，我远不如你。现在无法抑制想见你，拥抱你，倾心而谈的热情。在今年之内我总要力争机会来东北看你一次，就是专为看你我也愿向组织如此提出。你信本写的“我非常难过，我没有爱人”，我给你抹去了。果是你最亲爱的人，他了解你，同情赞成你的一切想法。让别离当作“处罚”吧，让想念增加力量吧，只要人民在党在，人民能胜利党能胜利，我们就永远在，胜利是我们的。我们的情话有些“苦涩”，我爱这“苦涩”，爱你对我的严厉，甚至你的苛责。

这次我主要从这边工作，这张报及我个人一些愿望出发，我坚持我这里的公私统一。我不想来检讨错与不错的问题，这是没有实际意义的。问题在你之利与不利，我正视不够，要说这是“自私”，当然也是“自私”，为什么不能拿一半或更多考虑为你设身处地一想？我为想坚持“胜利”，对你的打算之许多同情也搁下不说了，惟恐影响“坚持”，我还是很天真的。Mei，我愿压抑我的一切“公私”愿望，只要你获得美好，切实而不断进步，我爱这些。从私来说，这对我将有莫大好处，这也是要“眼光放远一点”，我是一个只贪图近利的人！

那快巧克力我现在吃下了，这是一块糖质很多的一种。六月二日是四月十四，扩版把你的生日挤掉了。我现在的意念，我现在的热情，就当作补礼吧。你愿意收下吗？果有此思你，你是我的“思友”。

六月十日上午（1947）

██████████
1947年6月11日底稿

新，

现在已经是夜一点，我今晚坚持要看付印第一张报。昨夜印的头条标题竟错了两处，难过了一天。

不管杂事如何多，许多东西等着要写，但有块骨头鲠在心中，不吐出来得不到

舒坦，做一切事放不下心来。昨天上午写那两页信时很冲动，非常非常自仄，觉得我为你想得太少。但到晚间我又不平静起来，觉得你对我有许多误解，甚至怀疑到你对我的根本感情问题。我并不向你隐瞒我心中有痛苦，这许还是小资产阶级的东西，都写出来也好。精神不快就马上影响到身体，今天整日不想吃什么。我宁愿今夜整夜不睡，要将这块骨头吐出来。

你这次没署日子的信，今晚是读第四遍了，读得很仔细，我严肃对待你所写的一切问题。就信论信，前半段你很理智，后半段（又接组织部电报后）就有些不大理智了，这些“如闻其声”。对于一些过分的辞句我从不计较（你用石头打得我出血我也没计较过）。

我自问我不是一个市侩，不是一个不求进步、不进步的人，也不是一个庸俗的丈夫。我掠想了一下我们恋爱和婚后的七年（除掉一年）生活，我辜负了你最基本的要求：帮助你进步。但平心静气一想，如今落得个只是“单纯的男人”，这一“袭击”怎能使我经受得住！当然到今天这样的情形，有其历史原因，不过我们俩人间对历史的检讨也没做过统一的结论。太过往的事有机会会有兴致可再谈，最近这二年的情形总还是新鲜的，我所想说的是对你的基本认识与态度及帮助的问题。你对我有着一定的鄙视与厌恶——或者由某一件具体小事而发，或者由根本认识而发，这也与你对别的一些同志一样。这我一直放在心中，只作为对自己的鞭策（当别的同志对我有这种态度时我有非常大的反感，而对你则不同，这也许就是因为有特殊的关系吧）。我首先想提及这一点（下面还要说到），只是说明这已不是一种同志的态度，不是一种爱人的态度。而我却不是这样的，这大概是我俩人关系上很大的一点不同。

我对你的基本认识（重复总结一下好）：受家庭成份不好方面（破落的买办）的影响的缺点：如任性、瞧不起人、孤高、极端自私、不照顾别人、在人之上、某种生活的考究、说多做少、无毅力、生活不能吃苦、依赖、软弱、缺坚忍心、幻想多、不踏实、不实事求是，不从实际出发。你的一般优点是能用思想，有聪明（接受力强），口才与写作能力，活动能力（接近人等）。整风后人生观（要替老百姓做事）肯定了，强烈的要求进步，生活作风与群众关系有改进，原则性组织观念加强，对敌人的阶级立场加强。

现在主要缺点：群众关系，急躁。

优点：一、严格关心政治。二、 我帮助多。

在我们关系上最主要问题：

一、对丈夫要求过（说的是过）高，包括其进步其对自己帮助。

二、将丈夫对自己帮助作用看得过（说的是过）重。

三、对丈夫有一个固定的自己一个时期最高标准（整风前有整风前的标准，整风后有整风后的标准，当然整风后的标准是正确的）。碰有与这个标准抵触时，便非常“痛苦”，“伤心”（由前二项而来）而不是从对方实际情形出发（不是迁就实际）。

四、在自己的许多缺点方面如任性，无坚忍等，对丈夫是毫无忌憚任性发泄，可以到有手枪在手在脾气发时可以一枪打死人的程度——实际就是一种懦弱，某种{依}{耐}。

五、态度，鄙视，过，不从实际出发而来，厌恶。

我呢？一般缺点：自高，不虚心听人意见，作风不民主，不善于仔细想问题，生活上的自私，家庭生活中带来的不健康，“自曲”，“自卑”……心理。

一、二、三，你是过，我是不及具体就是。“各人管个人生活”思想，这是不对的。夫妇之间的帮助应比一般同志、朋友更多、更亲切、更细致入微。

优点：一、比较平衡没有过于失望之感，冷静，看到优点，也看到缺点。知道这些缺点不是一天两天说几次就能改的。

二、对第四、五能忍耐——惊人的高度忍耐（甚至使对方对这种忍耐也产生反感）。

三、感情始终不动摇。

我们夫妇关系怎样 处理：

一、不要过，也不要不及， {于} {想} ，比同志朋友不同，更少一些。

二、爱了结婚了，相当基础，互相爱对方某些优点， 两人都强烈要求上进和进步，最坚固基础。应坚决合作下去，毫不动摇。也不应有丝毫消极，要为了工作，为了党的事业而爱。

检讨一下，你今天有很大消极，乃至我怀疑你有动摇。不管你怎样我是积极的。

对于你的缺点，我不是厌恶，而也是觉不能快改我们关系就好不了。方式是要 ，逐渐的，慢慢提高的。而你态度完全不同，有时拿自己一些进步来影响。（如客观加写信，与名记帮助你进步，总要这样对待我，非常伤心。缺点自己有

自尊心，怕损害你，如地位观念在承德时吵。你现在做官了，得意了，从没指穿 [] [] 不尖锐，这是不好的。新的斗争要尖锐，夫妇才更好——经验教训。

1947年6月11日

新，Mei：

现在夜一点，准备坚持看付印后第一张报。昨夜印的头条标题竟错了两处，难过了一天。已经全体总动员消灭错字，还是有大错。

不管杂事如何多，许多东西等着要写，但有块骨头鲠在胸中，不吐出来不舒坦，做事似也定不下心来。昨天上午写那两页信时热情横溢，非常非常自仄，觉得为你想得太少。但到晚间又不平静起来，觉得你对我误解太多，甚至怀疑你的根本感情问题。我不向你隐瞒我心中有痛苦，这许还是小资级的东西，但还是都写出来好。今天整日不想吃东西，我宁愿整夜不睡，要将这快骨头吐出来。

你这次没署日子的信，今晚读第四遍，读得很仔细。我严肃对待你所写的一切问题。就信论信，前半段你很理智，后半段（特别是接这边组部电报后），就很不理智了。对于一些过分的辞句（也许你已忘）我不计较（记得吗？你用石块打得我出血也没计较过。你可设想，如果我碰过你一下你会是什么情况？）

我自问我不是一个不求进步，不进步的人，也不是（带）庸俗的丈夫。我掠想了一下我们恋爱，婚后的七年（除掉一年）生活，我辜负了你的基本要求：大力帮助你进步，和认真接受你对我的帮助。但平心静气一想，口口声声被称为“单纯的男人”，这一“袭击”硬有点受不住。当然弄得你今天对我这样“伤心”，有其历史原因。不过对历史检讨俩人还没有统一的结论，往事将来有机会再谈，越写越乱。不过最近这两年总还是新鲜的。我现在想说的是对你的基本认识，所采态度与帮助的问题。

你对我有着一定的鄙视与所谓厌恶——或者由某一具体事件而发，或者由根本认识而发，这也与你对别的一些同志无二致。这些我很知道，只是闷在心中，当作对自己的鞭策（当别的同志对我有这种态度时，我有非常大的反感，而对你则不同，也许就是特殊关系吧。不过对陈企霞的经验我还是忍耐过来了，且关系终于弄好

了)。我首先想提及这一点（下面或再谈到），只是想说明这已不是一种同志的态度，当然也不是一种爱人的态度。而我却从来不是这样的，这大概是我俩关系上很大的一个不同。

先概括重复说点对你的基本认识：

你的缺点许多受家庭影响而来，如任性、自高、自私、不照顾人、在人之上、说多做少、幻想多、处事不从实际出发、特别是外强中干，软弱缺坚忍、急躁缺毅力、片面性，等。你的优点是接受能力强（聪明），能用思想，口才与写作能力（较突出），能接近人，活动能力，向上心切。整风后，你的人生观（要替老百姓切实做点事）明确了，强烈要求进步，对自己缺点所抱正确态度，生活作风与群众关系的改进，原则性和组织观念的加强。但过去的一些缺点，许多还残留甚重，如任性（也许特别表现对我）、自高、不从实际出发、急躁不坚韧等等。

在对我们关系上的主要问题：

一、对爱人进步要求过急（说的是过）。

二、对爱人的帮助作用看得过（说的是过）重。

三、对爱人有一个固定的自己一个时期的最高标准（整风前有整风前的，整风后有整风后的，当然整风后的标准是更正确的。不过正确是一回事，实际是一回事）。

总之，这三点都是没很好从对方实际情形出发（不是要你迁就这实际，而是毛主席所说的逐渐提高，按具体情况条件办事）。

四、自己的严重缺点如任性，缺坚忍等，对爱人更是毫无忌惮发泄，可以到有枪在手性子发作时能一枪打死人的程度。

五。前面已说过的，态度常犯鄙视与厌恶，这是由要求过急而来的，出发点是好的。

当然，在对两人关系上你有很大优点：

一、关心对方政治，特别是整风后，要求非常严格。

二、各方面的帮助多，有的很细致。

三、非常警惕堕入纯感情纯生活的生活（这点从来如此）。

应该说，尽管有前面五种缺点，你处理两人关系基本上这样是很好的，很不容易的，为一般女同志所不及。这是最可贵与最主要的东西，尽管我有痛苦，而终能

忍受者，原因亦在此。

我呢？一般缺点：自高、不虚心听人意见、作风不民主、急躁、不善细致想问题、生活上的一些自私、家庭生活中带来的不健康东西，“自曲”、“自卑”……心理。

在处理俩人关系上我的缺点：

一、在你之前一、二、三项中，你是过，我是有不及处。“各人管各人生活”思想是不对的。夫妇之间帮助应比一般同志朋友更多、更亲切、更细致入微。

二、没有努力建立健全的政治生活——批评与自我批评。遇到对方方式不好时，当时起反感或某种消极对抗（事后并不这样）。

三、由第一原因而来生活中的疲塌。对你的缺点未能始终坚持必要的斗争，姑息多，迁就多。

四、最基本的还是由自己一般缺点来的，对你的帮助作用重视不够。

我也还是有些优点：

一、比较平衡（从不对你失望），冷静，看缺点，更看优点，看主要的一面。深刻了解你的缺点不是一蹴而就，几天能改好。

二、对你之无忌惮能高度忍耐。不过这种忍耐价值不大，因有前面基本缺点，就完全是消极的东西，乃至往往使你更生反感。但归根结蒂这点消极的东西由深深爱你而来，不应抹杀。

三、感情始终不渝，不动摇，整个不抱悲观。

再罗嗦下去吧。今后应如何正确处理呢？

一、你要克服“过”，我要克服“不及”。特别是我重视你的“帮助”，这点非常重要，我这人的毛病是很深的。严肃的政治关心，因之而引起的深厚感情及生活照顾。

二、各人进步基本依靠自己，依靠群众的力量。故应特别互相监督不要脱离群众（我们在一起就易脱离群众的，这点要切戒）。

三、我们是有较好的基础的，两人相知较深，求进心都切（你比我更切），因之应坚决合作下去，毫不动摇。

四、我们俩工作、能力、业务有共同性，更应在事业上很好合作。

还说点我对你缺点的态度。我不是“厌恶”，也不是觉得不能快改我们关系就好

不了。我的积极斗争性不够，一般是委婉、逐渐、迂回、慢慢提高的（这与你不同），特别这二年做得较多些。如写信拿自己生活感触告你，如沿途对你与胡凌摩擦，鲁森关系，孟奎对沈及坐执行组汽车，对李治，胡政委批评，一直到临别赠言。我有这么一种心理：人家许多地方瞧不起自己，自己进步又小，常喋喋不休，常说不起作用，更惹人轻视，有时对你帮助积极性就差了。遇到你过分任性，我就非常难过。有时也有点以“自曲”，“自卑”形式表现的性子，更惹起你反感，我也更伤心，乃至偷着哭过。——这就是我们之不通心处，弄得隔膜越来越深。这决非我之心愿，当然也不是你的心愿。

我还有一种不正确顾虑作怪。因对你之有时带鄙视批评伤害我的“自尊”，对你有些意见也就不敢提，怕“伤害”你。如你的计较地位，我早有所感，如在承德你一发起脾气来就讽刺说：“现在做官了，得意了。”承德市委分配工作把你与夏等同样看待，你想做区长也不允（不是说你有做区长的地位观念），这在市委处理干部尤其林肖侠较知道你，这样是不妥当的（又如那个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我们第一次去谈）。但你实际上心里是计较的，尽管工作积极，当然有不快，我当时也怕指出。这次到西满后，当然你自己反省出来了，这是很好的。地位观念我当然也有，延安与杨文之争是部分表现。这里想附带谈一下地位观念。想依据自己能力，多负些责任，多为党做些工作，这是政治上的积极，对的，不叫地位观念。而地位观念是以地位为荣，喜欢空名架子，自己没被提拔看见人家被提拔（或不如我，或差不多）而生强烈不满。在我们恐怕是前者为主，想多做点事而不满，比的观念为次。组织对干部是应有计划提拔的（所以干部调来调去对组织对干部都不好），一定的工作地位对干部进步是有关系的，有时关系很大。这一年多来我自己就有这感觉，如多参加些会议，多看些文件（现在比承德时好多了），多接触各方面的人，工作责任加重（不清样了）等等。听说东北有所谓“机会干部”之说，许多人到冀东后很不满（如王林^⑨被派作一分区贸易经理）。地区开辟时有先到后到之别（“先到为君，后到为臣”），有熟悉不熟悉之别（我们第一次到省委谈话那就是完全凭那张登记表与一般原则分配），有缓急盈缺之别……这都是无法避免的，极难都如人意。对你在热河一段，只有我熟悉你，照顾你（在报馆分配工作又遭人误会，我当时倒不怕误会），后

^⑨ 王林：延安时在中央组织部负责内部交通工作。原在冀热辽，后派到冀东。解放后曾任电力部副部长。已去世。

来尽力设法让你能去北平也是这原因，知道你再呆下去很成问题（你的毛病不能一下克服，会越来越坏，我的处境更难。你好象简直不谅解我）。果然你到北平去情绪好多了（有人重视，能发挥能力），这些只怪我当时不及时和你谈，我闷在肚内，自己想法做了，而你还是很误解我，以为我只顾自己“得意”。

再谈到你之需要照顾，需要有人看重。自己有的能力，有组织上的人看重这是应该的，需要的。但是如果没人看重，没人了解怎么办呢？那就还是不要苦恼，还是埋头苦干，切实工作就是，我们不是为谁看重工作。这样说容易，做却很难，我自己也没做到。你之常生孤寂是自己能力不能全部发挥，同时代的人许多做了更多工作。又加上苗儿（及过去三次怀孕）之拖累，又加上我这个“草包”、“木头”、“自私的家伙”，又看到许多不顺眼的事，自己缺点又作祟，怎能有时不到“发疯”的程度！好新，果当然是同情你的，了解你的，是你最亲爱的人，你是不是还怀疑这点？

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不被人看重了解，随便摆在一个位置，而能全心全意尽力将工作做好，有发挥创造，这是最好的布尔塞维克。我们都做不到，但要朝这方向努力。而你现在还是朝简便方向走去，如去牡丹江。就你今天实际情况出发，我还是赞成。因为这无关原则，对你也有好处。记得高尔基的《论条件》说过：小资产阶级总是喜欢朝抵抗力最弱的地方走去（记不起原句）。我们自己也有常有此避难就易。你这次决心下去锻炼是非常好的，但另一面是否也有点朝抵抗力弱这方面走呢？因为你在《西满日报》有不如意，有“抵抗”。当然你今天决心下乡实际上还是朝抵抗力强走。

关于下乡我当然赞成，我自己也要力争下一个时候，主要是毛主席所说的感情的变化：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理性上我们是没有问题的，我们都长期保有自己的小小的感情世界，没有体验过广大群众斗争的喜怒哀乐。到现在为止，个人的感情还是一种太大的负担（这几天我沉重感觉这种负担）。减去个人的，担起群众的，这非有感性不可。当然下去还可学到许多工作的经验，感情的彻底变化也即意味着阶级立场之彻底变化。我长期间接吸收一些东西，这是非常不够的。我过去这方面决心不够，只是（近视）地使用自己有限的这点能力，不从自己根本锻炼出发（当然客观上我当时搞报纸还是有必要的，现在也还有必要）。现在我是在力求补救办法。不过这工作是如此事务，每天都抽不开，只有等老朱回来再说。不过你也有点

偏，好象群众工作才是“真正的工作”，别的都不是，这也不妥当。事实上也总有一部分人无机直接到乡下做群众工作，不过他们自己应努力间接吸收养料。

还想再说一说这次事件经过。

虽然我现在赞同你就留在东北，下去做实际工作，但我并不认为你回热河就是不合理，还是合理的：

一、从组织上说，你还是冀热辽的人（延安出来如此，北平回来如此）。去年是环境暂变，并非即调东北。这边组织部这样看法，决非你一个人，多得很。你如硬要说因为我才要你回来这是不对的，因为问题不是你一个人，是一批人，组织部非如此不可（有的来往八次电报之多，非回来不行），不然就影响几百个干部的调动。

二、你原是在报社工作过的，现在扩版如此缺人（你知道办一张四开报，要办好是多么不易之事，西满有多少人你知道，这里有几个人），你是一把能手。

三、夫妇应该尽可能在一起，特别有了孩子，这点党从来如此照顾。当然因为整个社会的原因或在事实或在形式，女的将就男的多一些，这是一个实际问题。当然也有男的迁就女的，总是极少数。

组织部打电报是由于第一、也有第三点，我则是第二点为主。

我想的是很多的，万一你回来还是搞不好（首先我是准备你编副刊或外出当记者），那就找一个适当的县你选择一项工作。苗断奶了，我完全决心陪保姆带苗，反正我在家离不开。这里省府有一秘书，从赤峰撤退后，他老婆在热中县里面工作，他自己带两个孩子（都是大的，三、五岁）到林西，现在还是他一个人带着。我是这样想，你担负了最艰苦的第一年，我来担负第二年，应该解放你了。现在这想法当然落了空。

赞成你就在东北下去了，也是从实际情形出发。你的情绪如此，决心如此，对来这边以及与我生活都无信心，我再坚持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又不是根本原则问题，那还是应照顾你的具体情形。我这里少掉一个得力同志，我自己工作。感情少掉你的帮助，当然是一大损失。你感觉回来你有很大损失（我还不完全与你同样看法），那就照你的意思做好，因为的确苗这一年多来给予你的损失确太大。

我这样说也许你还不同意。

这边组织部为许多人不愿回，分局讨论过此事。我知道是一个都要回来，这是党的态度，我不能反对。我的电报你当然可作为根据，造成了既成事实大概也可能

混过，这情形你还是知道的好，决不是“家属”问题也。

昨夜曾非常难过，乃至噙泪（这是很久没有过的事）。这里面还夹着对苗的感情，从像片上看苗个子小，很单薄。现在写到这里，许多要说的话大体说了（遗漏的还是不少），心也就平静下来。

明

六、十一夜（1947）

鸡叫三遍停笔。

1947年6月12日

新新，

听说明天有人走，还是冒险将此信托带去。恐怕你已走，又怕带信人不可靠，还是再写几句带走吧。

今早睡了一两个钟头，午睡了两个钟头，现在是夜十一点，精神还好。我已恢复冷水澡，已三天，可坚持下去。八段锦则要睡早，早起才行。在最累的那几天out非常厉害，现在渐好了。自己照镜子脸色不好，脸削了。这封信写完后，精神负担或能解除，再这样下去，简直不行。

报纸有了些好评。防〔〕是我们发现提出的，分局也写指示了。

围场、赤峰收复消息来后，我都赶写了社论，但都没什么大理由要迟一两天发，这次我非常不满，写信去抗议了一下，（赵现常有意来谈谈，这是好的），但随后我还是另写了《论热



1947年6月李锐从林西到赤峰的行军路上摄于乃林车站

河战局》的评论。这里的工作当然还是难做的，但总比过去改进多了，我与各方面关系也比过去建立好。为解决东北运纸，已答应专给我们两辆汽车，大抵以后每月可跑一次。另外我想努力将电台弄大、弄好。到赤峰后开一小规模新闻训练班（现在训练近十人），我计划主要的县都能帮他们一两个油印报干部。有无数的油印报，才会有好铅印报。现在又要计划搬家了，这当然与去年不大相同，但我总是讨厌搬

家的，多麻烦！

今天接到你寄回的帽子，很合适。我现在不爱这些东西了。田绿萍没有回，是不是下一次。文林来一信，{武迎山}一月前给我来一电报，同意与文林离婚，这电报我未转。文林来信要武表示最后态度。你知道一些文林的情形吗？盼来信提及。文生活困难，报社准备寄些钱与她。

你缺钱用，缺什么告我，我总可想点办法（现在有一两代金，徐志贯给的）。

我很喜欢好玩的孩子，王淑芸小孩很有味，嘴甜、大方、调皮，和我们亲过脸后就说“亲爱完毕”。问他有没有缺点：“年轻、幼稚、有时感情冲动。”当然母亲的生活的疲劳的胆战心惊，我知道太少。父亲的想念的味道你也是知道太少的。不过这两者当然不能比。

我现在没有别的要求，就是一定要常有长信（不管你怎样忙），和你与苗的照片（这可不可能？），不要根本把我“挤掉了”就行。

什么时候我们两人都相互没有了负担，完全解放？

特别叮嘱你要学习多忍耐，锻炼自己的毅力。这些方面，这一年多来略有点收获，下次信可详谈谈。读此信后心情详告我。“亲爱完毕”。

你最亲爱的人

六、十二夜（1947）

██████████
1947年6月14日

明：

第一批家属带你的信收到没有？

我已经到哈尔滨，现在松江省委研究室工作，与苏镜一起。省委还有李德仲^①、李华生^②、杜坤^③、立波夫妇，易吉光^④等认识的人。不去牡丹江了，这与你有很大

① 李德仲：在热河时曾任省委副书记。

② 李华生：原在冀热辽分局工作。

③ 杜坤：？

④ 易吉光：原在重庆工作。

关系。

我们的“统一”到底如何结论呢？我真不愿再说了，反正我是不愿来的。并不是为了不愿俩人在一起，而不回来，而是这边工作条件好而不得不暂时牺牲我们的感情生活。我简直不能想到你现在到底是什么心情。

东北局叫我给冀热辽分局写了封信陈述理由，我仅仅讲了从我自己考虑的部分。关于两边环境的比较没谈，我怕他们不高兴。

当然最好是一年以后你能过来，我总认为黄钢、老朱合作是能代替你的。我的理想是我们一起到县里搞一时期工作，这点也是很难与你统一的。你对于所谓“文字工作”的兴趣的反面就是对于实际的事务还没有强烈的向往。我并不是说要不安心目前工作，要遐想。你记得刚到承德时你考虑工作的想法吗？你的理想在共同搞一报纸，我则很不愿搞报纸了。我觉得空得难过。现在参加松江省的县书联席会，更感如是。可惜苗所累，我还不能长远在乡下。这一点分歧恐怕还会长期苦恼我们的。

我在齐齐哈尔看见改造后的俘虏，他们抵齐时和成立前方营时，前后两个月完全变了。这使我感想很深，多少剧烈的变化在进行着，但哪一件经过了我们的手呢？从而自己本身的变化也很小。

热河形式似也有变化，你们过些时也许会去赤峰吧？我希望等热河情势再好些，你过来。但为了尊重你对那个报纸的事业心，我并不强要你来。希望你也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不能说因为你的感情更炽烈些就必须我放弃一切服从你。

苗近两月来没有生病，懂事更多了。我决心抽更多时间工作。每天开会回去，他懂得要我抱了，高兴亲热，快活得不得了。告诉你这些当然更引你想念，还是该告诉你。安林上前方了。等找到人时，给你照相寄回。寄报事苑子纪说他们办，我可不管了。

你上次信中谈到你所设想的生活还是太软性一些的。对于你是“工作之余”，当然不可厚非，但把我放在什么位置上？苗儿出世前我们是共同做这种色调的想法的。半年生活的磨磨，我已发生变化，你也许难懂这话。

《西满日报》把我鉴定得很坏，王阑西在鉴定会上忿忿于我（因我对他发过脾气），又扯出欧惠雄他们把我说得一塌糊涂等等。我倒很平静，也不愿详谈这些。唯一的想法是想好好做一时期工作，看看，我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吧。因此也希望

不要给我许多困难。你上次说想我回去因我在《西满日报》处的不协调，我不愿向丈夫怀里退缩，得再往前走给人们看看。这有点负气，当然不是我考虑的主要方面。

手豕肚里长虫，大会完后得让她去看病（约需两星期）。我自己也该去妇科检查一下，生苗至今！打算问问医生，等秋天把苗的小手割去，你的意见怎样？

给你买了块洗脸皂，今天也许赶不上交他们带。我现在开会的地方，早晚来回。李运昌^①来了，大概有你的信。再谈。

匆草于开会前

新六、十四、（1947）

1947年6月19日

明：

李子光^②他们来，为什么没有你的信，你生气了吗？前几天给你一封短信，告诉你我留在哈市松江省委研究室工作，与苏镜两人，不打算往何伟处去了。你收到那封信没有？

搬到省委第二天就开县书联席会，现在快十天，还没有完。早去晚归，夜晚还整理材料，有时中午还赶回家看看苗儿，紧张疲乏。现在十点多了，还是想给你写封信。

前天休会一天，我去找富春同志了，和他谈了谈我的考虑。他允许我留此工作。他特别“审查”我们的感情问题，问我为什么要到牡丹江去，他说：“不要到牡丹江去，更引人误会。”真滑稽，原来邓力群在牡丹江，我事先一点不知道，还到处给人说我准备去那里。何伟大概也弄不清这些，只叫我去他那里。幸亏这次是我自己先提出到松江省委的。我不会是为了找谁，这点你总能相信吧？何伟的信给你一看，或可助你更多为我想想。

如果单从两人生活考虑，我们当然也应该在一起，从整风至今我们没有好好在一起过。至今仍存在的一些不了解与不通心之处，确也需要一番切实的解决。如果

① 李运昌：时任冀热辽军区副司令员。

② 李子光：时任热河省副主席。

你能来，那是最理想的了。因为在这边我有很好的工作条件，这对于搞好我们关系是个重要基础。我像在热河的情形，是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的。我想过我为什么不想你，主要是你在共同生活中给我帮助太少，这不仅是你对我，也是你对同级下级同志关系中最大的毛病。这样就对人无吸引力。

关于这次参加的会，详细内容完了后再谈。今天只想告诉你，我如何被每个发言所吸引。我非常非常想下乡去。明，你没有这种强烈的响往（我并非说你安心工作不对）是你没有那样迫切感到需要受真正的革命斗争锻炼的原故。我们的最基本弱点在这里，这是共同的。别的枝节，两人间的小差别，程度差别是不关大体的。我总想，我对于事物反应较快，你的工作精神好（我常常想起我们查户口那段），我们一同到下面去工作，是能互相帮助很快进步，也使得两人关系大大充实起来的。受一番群众的洗礼，可解决我们许多基本问题。我对于纸上谈兵的互相帮助，改改文章啦，出出小主意啦，没有你那样大的兴趣。我所羡慕的生活也不是你上次所描绘的。我幻想我们都深入到农民中去，每隔一时期相见，都能谈许多有意义的问题与有意义的事。苗儿又有好的保姆，这是完全做得到的。但是，你就没有这念头，这就使我的想法变成难以实现的空想。这也许就是我们的隔膜之处。你记得黄钢那种想下去的热情吗？

我当然远不如他，但我懂得他那心情。而你似乎不是这样的。

你是重情的人，但是你的感情中（对我对朋友）旧东西都很多。我不是扳着脸责备你，在这点上我们也不大容易相通。你老说“卅岁的人”，我也不喜欢这种话。你常常是“忍”而不是硬。

富春同志说程政委会来一次。今天胡凌说那边会调一批人过来，你不想来吗？我想你过来还不单纯是两人关系，你如想到“将来能做更多工作”（上次你写的）光在上面、纸上谈真是不行的。现在不锻炼一番，形势开展自己就更空了。我现在不是想着将来北平、武汉、长沙，而是想怎样学点本领将来能对南方的农民作点实在的事。你两次提到什么湖南、武汉，这又是我们不对头处了。

我认为你可以提提意见，他们不允许就罢，我决不勉强你。为什么不可以提意见呢？老朱、黄钢完全可以代替你，他们很多长处是你没有的。我已给程政委写过信，决不再要求组织调你来（为了尊重你的事业心），你自己倒可以考虑，考虑。

没有比较，对那边的领导也许意见还不多，换了环境回头一看意见就太多了。

苗几乎每天都在大，已吃干东西了。明天高岗[●]报告，我要睡去了。

祝你快乐。

新6月19日午夜（1947）

1947年6月20日—23日

Mei:

报纸已在十八日停刊，准备七一在赤峰出版。原先想用汽车全部载走，只停一两天。然而看到汽车不过是空话时，我便决心停刊，用大车搬了。分局要犹豫，我只好以行动不让其犹豫。承德撤退吃了亏，这次前进不再吃这亏。最后给我们两个汽车运电台及最后一批材料，可能两三天内即走。后方及生产科仍留林西，林西的历史任务是完成了。今早听说叶柏寿已拿下，我就决定全部书籍等物都搬走。赤峰很少可能再拉锯，形势是出乎预料的快。热河建军去年未做好，否则这次承德也可能拿回了，平津就更受威胁。将来恐非东北大军进关，拿不下平津。东北形势是真快，中央社说四平巷战，我已占省府。攻城战是很惨烈的，这次隆化城已毁了一半。赤峰如不退，不知将打成什么样子。蒋军自赤撤退时，造谣很厉害（如大鼻子又会来强奸妇女，八路军在围场大杀人，这次可不饶了之类）。二三千人随他们逃走，路上被我截回一些。女的弄走二三百，学生弄走2/3，还有部分人有变天思想。工作是长期的，特别是思想的真正换朝代。东北也许好些，老百姓真看到我们军事的威力，这一点很要紧。

林西这两天倾盆大雨，真没想到林西还有这么一手。这几天出《新闻简报》，就好象过暑假似的。老廖从赤峰来，大家情绪信心都好。老朱已到赤峰，野战台始终未通好，这次前去彻底想办法。已电黄钢来赤峰，准备让他跑前线。这次我想工作就绪后，下去一个时候。

● 高岗：陕甘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1945年11月任北满军区司令员，1946年6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1947年底任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副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解放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计划委员会主席。1954年以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而被揭露和批判。同年8月17日自杀身亡。其妻在90年代末期提出为其平反要求。

起义的韩梅村^①是湖南人。他下面有秘书，是党员^②。过去在湖南搞过国民党的报纸，很可能争取来报社，他自己也愿意。真是他乡遇故知了，人总是有乡情的。

找到本《结婚进行曲》，看完了。这些人物我们是极熟悉的，看到黄瑛的痛苦，自然也联想到你，你们有许多相似的东西（年青时之任性，强烈的上进心等）。但我们又是何等幸福！真是应该多做些工作。也找到本《集中营》，这真是今日中国青年之必读书，不了解这一部分东西，便不会懂得蒋介石何以必须消灭，必将灭亡。这种东西应搬上舞台，搬上银幕，作国际宣传。东北是有这条件的，似在东北报上无人提及。

最近因军区抽回马达，致电台停止联络两天。我事先已交涉好，仍发生此事，向赵发了顿牢骚，写信“不干了”。赵自己出马，最后解决了这问题。许多人口里重视报纸，实际又是一套（高级负责人也如此）。老廖来，牢骚也极多，他们行军都是自己背行李。而别的部份相形之下，自然有牢骚。吃这碗饭真要思想解决问题。

六、廿上午

这两天竟像南方的黄梅雨，连绵不断。不过时大时小，满街泥泞，院内如池塘。汽车走不了。看后天能否成行，原计划是廿一走的。

这几天就是为马达和汽车奔波，永远是马达问题！非常烦恼，谁也不可能了解这一年多来我为此事之烦恼到何程度。这次苑子纪去不知能否解决几个。不出报，下雨，就好象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似的，简直连书都不大想读。还是读完了《集中营》和《萍踪忆语》^③，后者现在读起来当然许多见解较浅，但事实知识还是不少。《集中营》全部读完后很受感动，尤其赖少其^④的《在铁笼一天》和两次暴动经过，在统治者占绝对优势的“集中营”都战胜不过这些“阶下囚”，甚至还让他们夺枪逃跑，蒋介石哪能对付得了“集中营”以外的人。只要思想一致，意志一致，团结起来就可战胜一切。钢铁可以熔化，共产党员的意志不可以熔化。阶级的感情有无穷的力量，精神战胜物质，肉体痛苦可转化为光荣与骄傲，只有在敌人监狱中才真正

① 韩梅村：原国民党东北保安第三支队司令，1947年起义。

② 这位秘书名邓钧洪，湖南来阳人。韩梅村起义后，即调来报社工作。1949年随李锐南下到新湖南报社工作，后任《新湖南报》副社长。1957年被打成《新湖南报》右派集团头子。

③ 《萍踪忆语》：邹韬奋著。写他国外游历的书。

④ 赖少其：木刻家，广东陆丰人。曾被囚于上饶集中营。解放后曾任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长。

见到。斗争一定要讲究艺术，要精密计算，估计各种情况——斗争就一定会胜利。两次暴动成功，主要是凭智慧而不是单凭勇敢，——这是我读后主要的零碎感想。施（奇）之惨应该为这一代青年永远记得，记得为他们复仇！宽大政策决不能用之于这一批刽子手，这些家伙将来归案法办，一个个要血祭，用刀砍。死的名单里面，只一个认识的——萧正岗^①，是一老军事干部，在重庆办事处见过，好象原在平江办事处工作的。记得你曾说想写些感想的，还愿写吗？写了敝报愿登。这本书的缺点就是不该用“长江等著”作号召，这是不对的。

又想起在和谈阶段大家都忘记了有个集中营，记得这些，幻想就少了。只有集中营才赤裸裸看得出蒋介石的全貌，那里没有一点伪装。

听说李聚奎同志为你去牡丹江事特致分局一电，不同意你留在东北。可能这边有人来东北后，会坚持要原去东北的人都回来。我的意见已如前信（十三日？托后勤部汽车带一信不知你收到没有）及电报（郭述申转）。我也不再为缺人向分局谈你回来的好。分局问我，我回答是尊重你的意见。

廿二日夜

明天去赤峰，好象离你又远了一点似的，其实如将来改走新惠，开鲁，离东北到近一些。不知你接到此信时是否在牡丹江已正式下去工作，盼将详情告我。带着苗方不方便？是否满周岁后即断奶？手豕大概可完全放心。东满的农村大概比热河要富足一点（热河与西满差不多），但封建统治不致有大差别（我有一本《东北农村调查》）。你的心得、札记要摘点告我。你好象没有“手册”的习惯，这是做任何工作都必须的。

清理了一天东西，又忙着交代后方的事情，还要去备纸，也定不下心来多写。

马洪（此信由他带）在东北可能有十天半月停留，你接此信后有回信记得快（探）交他（他会在哈尔滨中央局，随 Chen 前来）。

你是不是还是很不谅解这次我之催你回来呢？这件事情算过去了吧。但望蒋介石快崩溃，我们一起过黄河，苗儿大概也很会说话了。

寄来三张照片一个书签（这是我现在的机子照的，蔡伊司镜头）。这是我拍第二个胶卷，用自拍。我给别人照了八张，都很好。你查查你现在的机子镜头上有不有 Carl

^① 萧正岗：1940年在重庆时任十八集团军参谋处长。

Zeiss Lens 的字样，这就是蔡伊司镜头。你已会拍了吗？首先知道一些 ABC 规律，其次就是练习一两个胶卷。每拍四张（训练）光圈、速度，总结经验，特别重要的是距离要准。

以后报社有了汽车，我们通信可更固定一些。

后天我就到赤峰了，还记得在赤峰的一些事情吗？最后一夜你一个人抱着苗挤在汽车边上，我多么不放心！吵架也真厉害（你用剪刀剪头发记得吗？），又不懂得苗为何哭，好像只同去吃烧卖还是件快事。

到赤峰后，将老朱留在家中，我一定要争取下去一时，就是走马观花也好，总比坐在家中好，真变成井底蛙。将来你本钱充足，更会瞧不起我这“报匠”。

近来我的脾气又不好起来，这还是思想根源没解决：自己在上，可以脾气躁。对下面工作同志这样是更不对的。

你改了行，报纸就不想寄了。你还想不想看看我们的报？

苗儿满周岁那天我一定要想法买件礼物与他，你可先告诉他。

注意你自己身体（记得每天吃那维他命丸子）。你这次寄来的照片，充分看出你的疲劳，但望下次接到的精神好一些。你的头发好象很懒得拢一拢，你穿旗袍把长裤脚扎在袜子内，真太不考究了（不过似也没别的法子）。你穿军衣的像当然像你现在的样子，穿旗袍的像，特别是大侧面就像你小时在庐山照的那个样子，非常童气，不像母亲。

形势是越来越开展了，我们自己也应该跟着前进才行。

你了解我每次写信之不大想停笔的心情吗？

狠狠地亲你一下。

你的明果

六、廿三下午（1947）

1947年7月13日—15日

报纸你看过后如不想保留即交东北日报，他们也许尚未收到。（我写的东西看得出吗？）不多。

新：

上周刘致敏^⑥回，才看到你五月六日“没有牢骚”的信。昨天接到六月十四从哈尔滨寄的信。离开林西时由马洪带的信谅早已见到。我们都换了防，而你更换了工作，这次就看不到东北的报了。

关于“统一”的问题，我觉得再没有什么话要谈，理性的也好，感情的也好，为你着想的，为我，为俩人着想的，什么都已说过。要谈又重兜圈子，你听腻我也写腻。这次就不谈这个“永久的主题”吧。

我们最后一批是廿六日到赤峰的，七一如期复刊，一切还算顺利。但各地交通仍未很好解决，发行不好，通讯工作即大受影响。有的战役过去已一个多月，我们现在才报导。今后且望赤峰能稳住，工作就好一步步顺利开展。敌人离赤时，造谣很多，总计约逃走千户左右，除上层外，多中小教员，及赤中约 1/4 到 1/3 学生，都是加入了三青团的。许多造谣居然生效（见七月八日社论），足见我们过去工作之不深入。群众现尚有变天思想，赤峰是让出来的。群众没见到我们的力量，隆化未攻下，也有影响。但基本群众总是向我，还是好办。热河现到处扩军，新的清算，很有朝气。问题是领导赶不上去，下面情况不能及时了解。因之就想到报纸的作用，应该负的责任是很重的。这样大一个地区，无别的任何读物，大家每天就眼巴巴望着这张报，我怎能有多多的“遐想”，怎能老是“不安心”？怎能不兢兢业业埋头工作？多动脑筋？处境不同想法就不同，这一点我对你是很能了解的。最近我的情况可以概括告你的可归纳以下几点：

一、较好地运用了集体领导，大小事情和有关同志先商量，定期开各种会解决问题。主要干部是很团结的，因之精神也愉快。自己抓住主要关节，不再包揽许多工作。

二、对有的部门（如电务科），有的干部（电务科长）拖累的老问题，越来越严重的问题，经过长期酝酿与妥协过程后，加以彻底解决。最近老朱去代替电务科长，开党员民主大会，整风式地开几天大会解决对领导的问题。如对张维冷的做客作风，清高态度，开始了原则批评。但在生活中相处还是较融洽的，有意识地掌握政治与组织的原则。

⑥ 刘致敏：？

三、对分局领导继续主动争取，赵写了第一篇社论。一方面是不满，但不为此所恼，而是实事求是去设法解决问题。领导不强，下面干部也要负责，这不是什么冠冕堂皇的话。如大家都是空发牢骚，袖手旁观，甚或敬而远之，那还成为一个党！这一点我自己经过长期斗争与体验，现在比较算是思想上初步解决了这问题（这段话决不是对你而发！这里现在还很不少这样的人，如老杨便是）。

四、想大的问题较多。

最近这一时期主要仍存在毛病及做得很差者：

一、有些懒劲，写东西很少。对搞繁重材料无决心，提不起笔。读书少。

二、与下面群众接触还是很少，来赤后还没有找工人谈过一次话。生活圈子还是少数人。关心大家很不够，关心自己生活很多，如忙着弄书柜摆书。

三、对勤务员仍发脾气，仍不是很和蔼（思想上是尊重），对一切人。

来赤峰后因半夜或天明看付印的第一张报，大大影响睡眠。早晨又不能睡，午觉有时也被打搅，因之精神有时就很不够用。每天起码是十二点睡。好在冷水浴与睡前运动（早起不可能了）坚持了，因之out还不多。否则如林西有个时候，真不得了。每早吃一个生鸡蛋，三顿高粱，菜肉很不少，营养不能算坏。延安生活过惯了，这一点从无高的要求。

黄钢已动身来，准备好好好谈下今后工作。

你对我之甘作“报匠”，对实际无向往很不满，这点我自己有两个看法：就客观工作来说我应坚持岗位，就我本人来说应下去，到群众中去锻炼一时。所以问题只能求得妥协调和（文工团的同志有的演了八年剧，现在还要演，还被人看成“演戏的”，他们也还是坚持岗位，是应该受到尊重的。如果没有一个文工团，那是不得了的事）。一二周后，分局同志下去，我将力争跟着下去，大概不会有问题。不过要带电台，还是作记者（带电台之麻烦，老朱已告我）。下到村子中，呆一个时候是很少可能的，不过比在家中当然好多了。暂时大概就还只能这样取中庸之道。我这个人遐想不多，是缺点，也是优点。

陈伯达《有事和群众商量》是一篇极好的文章，我还是略读一遍，预备精读联系自己工作做番反省。最近的日记，因有点懒劲，总只补记点起居注。

对于你的情形似有许多话要说，但明早有人去林西，来不及多写，下次再谈。

我只觉得你对“西满鉴定很坏”那种忿忿心情（用你自己的话是“平静”）是不

好的。不管人家如何有偏见，但“闻者足戒”，而你的情况总是容易给人不好印象，或起初印象好，日久又不好了。这点你应从西满的鉴定深自检讨。你在《解放日报》那几个月是很好的，对我的严正态度也是很好的（不是承赤阶段之“厌恶”吵架）。说来说去还是对己宽，对人严，自己“特殊”、“优越”，思想作怪。真是，我们过去做过些什么呢！

我只希望你在党既已分配了的工作岗位上，安心埋头工作。你非常需要养成埋头工作的习惯，具体说就是要有美国人的办事精神。你的俄国人的革命气概是够的。除开读书、学习与整风外，你没有做过一件有两年历史的工作。你整风思想反省彻底，而实际做的却不多，盼你特别努力。当然苗儿的拖累原因极大，我似无资格多谈。别后八个月的生活，我不了解。

前几天听分局说，程走时带去组织部给你的信，不知他们怎样写的。听进程决带回所有留东北的人，你当然包括在内。我现在真是变成一个中间派，赞成你留，也不赞成你留；赞成你回，也不赞成你回。你常说“无主义”，就是无主义吧，我的心情也许真是你无法了解的。

想念当然依旧，苗儿就要满周岁了……

问候苏镜。

你的明

七、十三、夜（1947）

我们住处是赤峰最好院宅，四进、小宫廷式。我住上房，庭中有牡丹、芍药、樱桃、丁香、杏树等。房间极大，颐心养性之所。不久天秋凉，这些花明春大概无缘观赏了。

明天韩旅长等（凌源五一起义）去东北，就再写一些。来赤后，与韩过往甚多。他是黄埔三期生，华容人（与平江同郡），与杜聿明关系甚深。按理现应是蒋军师长级。大革命时受过叶、周影响，有高度正义感。自奉极薄，有思想，读书很多。湘桂战役期间愤而退伍，在桂林接触文化人很多。经过极惨烈的逃难（《解放日报》只反映了一点点），接触了西南最穷的农苗民生活（如热河穷人），思想准备甚久。初一接触便无旧军人印象，如我们最朴素的干部一样（我们现在许多干部已沾染国民党气息了）。他有六子一女，都好玩得很。有邓周二党员由湖南派去他的部队，因而

与我们接通，加上乡情，我对他很有好感。老杨[●]即哲和他在一起（名义是他的旅政治部主任）。你如有空，可见见这个人。他如留在东北总部，作用会更大。他对东北杜军内情知之极详。

十四日

韩今天还走不成。老杨这次下了最大决心要走，结果被压回来了。“组织就是要压”，他很懊气，亦无法。他自己也开始觉得自己之骄傲。我劝他选定一工作安心作下去。

昨夜欢迎前方回来同志的晚会，分局讲话使我增加了信心（在赤峰只我这一家最笨重），比过去精神大有不同，是向前看，赶上全国反攻局势，不是老爷步了。这是非常可喜的。你不知道在林西半年，特别今年二月后，大家多么着急，我虽未上过条陈，口头也讲过几次，还碰了钉子。

昨天偶听到一个好消息：从晋察冀回来的一个女同志说，灼姐[●]和白云[●]已到晋察冀，在党校学习。他们是从北平到张家口的。匆忙撤退到阜平，带着两个孩子。包裹上面写字之谜解了，那次也一定有信。我没见到那个女同志（陈伯林，马洪妻），是间接听说的。最近拟写一信转去。你把我们及苗的主要照片，挑洗几张寄来，转去好吗？苗儿有表哥、表姐在解放区了，你告诉他。

今年的局势总还会有大变动，至少进承德的可能性是很大的。目前对敌不能给以喘息之机，你设想过蒋介石垮台后会是怎样一个局面吗？怎样的情形下垮台？当然到达长江流域后，是不能再做新闻工作的。你将来到底想做一个什么较永久性的工作呢？怎样培养自己的专长呢？你对自己思想上毛病之不能认真克服，长期纠缠，非常痛苦，我希望你不管在怎样的一个工作岗位，和一些什么样的人在一起，都能下决心痛改自己毛病。你到一个新的工作岗位，每每开初很好，一久了就疲了。而且不管对什么人（你对王阑西同志也如此）都发脾气，这点是很成问题的，实质上这是在众人之上的一种思想。“人不能负我”，“我能负人”，想到这些地方，就觉得我应负很大责任。特别是我们过去在一起，我简直对你帮助太少，而且尽给不好影响。不知你现在相不相信我的决心，今后在一起至少我能保证自己这一面将关系处

● 老杨：杨作材。

● 灼姐：李锐二姐李英华，亦为老干部。去世前为中央党校青年干部训练班主任。

● 白云：即小白，李英华的丈夫，又名张铁铮。

好。任何一对夫妻，相信都有互不满意之处的，问题在如何寻求互助互让之道。我们之间的关系我并不把它看得很糟，尽管有时吵得很凶，裂痕似很大，但精神还是向上的，倒不怕磨擦，只怕消极。

形势开展，工作繁忙，个人问题就不如林西想得那样多。那时接你那儿封信确苦恼之至，现在也就不大多想了。倒也非麻痹，而是奈事实何！

近来睡眠很不够，一天混混顿顿。好在老朱在家，有些事情能躲过。我现在深感自己性情之“急”，还是思想不深之故。许多事，急亦无用，反出毛病。“操之过急”，“欲速则不达”，这些话现在有较多体验，可以举一件小事情。我借来一个蔡依司自动对光机（原主人可送给我），原来就有毛病，用一卷后毛病扩大，非修好不可。在林西交一外行拆都没拆开。已听别人警告，照机非常复杂，不敢轻易动。到赤峰后急着找一家照相兼表店去修，他没弄过，我硬鼓励他拆。结果拆后，原来毛病修好，新毛病出了，而且上不归原。（这机子现由韩梅村同志带来交你，毛病写在另纸，你一定找内行去修，修理费可问李季要。内行不好找，我想哈尔滨总会有办法，这任务你一定要完成。修好后你暂留用一时也可。你自己能回热河来时就带回来，否则要最可靠的人才能托。）

从希望上来说，当然希望你能回来（这“回”字你是否很不高兴？）。为了尊重你之“不给我困难”，我就只如此提提希望吧，这点自由你总要给我。

我现在倒想过这问题：我们是否会如此矛盾终身？也许上了四十岁，就分得开。当然你现在是分得开的，从我这方面你也许“生理的烦恼”估计得多，其实这是过得去的。问题我总觉就我们之具体情形需很打下一共同生活较好的基础，我们的回忆，特别在你岂不只剩下不满和灰色？当然你又会提出：“我这成什么东西”，“我的存在就是为了与丈夫把共同生活过好”。在这个问题上，你有很大的偏见，不理性也不人情，这些我也不愿多说，虽然知道你更不愿多想。

能接到你“没有牢骚的信”和你与苗的照片，以及你能生活工作得好的消息，这也许就是我在事实上最大的希求了。

当然不能分担一丝一点对苗的照拂，这是无法以安的。

形势开朗，工作还顺利，个人逐渐有进步，而感情问题却越来越低调……。

我决不再给你以“困难”，只希望你能认真工作，改正缺点，与周围人的关系搞好。特别不要再任性，我的好人，你要想到就决心做到。

林西到赤峰，一路照了几张片子，都没照好，很可惜。你的ABC什么时候能给我。

我们还是“大时代的小人物”，每次信中都要斤斤于个人的希求。一个人是不是能摆脱感情、两性的羁绊呢？贝多芬至死没结过婚，大概他的情爱等主要都升华到他的乐谱上去了。不过他的恋爱还是很可道的，也是爱得厉害。我对于工作很执着，在感情上也如此，不知你有没有完全了解这一点。工作，不管如何困难，如何不如意，我从不退却，也不想到退却。

十五日下午

晚饭后到分局参加韩梅村的人党典礼。现在已十二点，只能写几句了。韩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人。我今晚的感想是“天下好人归中共”，拟以此为题写一文章。今天晚饭我请韩等吃饭（大家赞成请），钱行。在坐有十个湖南人。有人从前线回来，送我六瓶北票的汽水，大家尽欢。

不知你接到此信时，工作生活情况如何。你知道我多么挂念！

大概一周后我即外出，此行当设法能接触最下面，让黄钢他们去前线支社。

让想念化成生活的力量吧。这样写写信就成了唯一“奢侈”与享受。

除睡眠不够外，生活能保持规律，晚上冷水澡与八段锦照旧。胡闹已绝矣，勿念。

见过苗儿的人都说长得好玩，我是一个无福份的人。小指还是要割掉，越大越难看。割前要给他留一两手完全照片。

绵语无尽。

你的明

十五深夜（1947.7.）

随寄照片六张

1947年7月16日

你老提离赤峰那晚的事，那晚汽车上给我的不好感觉我一直未对你谈过。那也是使我对热河领导无留恋的。不过是小事而已，不谈吧。

明：

我都没有心思来写信了，但是还必须要写信，否则也许会发生一些误会。到哈尔滨后只收到你三张报纸，是苑子纪拿去很久后给我的（我去取的）。据说没封口，也没有信。我有些不懂是什么意思。

六月廿三号起苗儿病了，昨天从医院搬回仍未好。起始是麻疹，引起了肺炎。麻疹并发肺炎据说是死亡率百分之七十的疾病，又一直拉肚子。到现在已瘦得很厉害，眼睛周围深陷一道黑圈，整日无力地伏在人身上。你是无法想像苗儿生病中我的情况的。出主意、找关系求人、商量判断，买药、雇车、作主跑腿、晚上熬夜，总之一切我自己吧。手冢因肚生条虫，久久不能让她住院，身体不好情绪也不好。我极不愿具体描述这种生活，因为我既不乞援也不要求同情或慰藉。生活就是这样磨我，我平静得像镜面一样，一点不要求分担，也不要求安慰，并且好像我经验中从无这些东西。以前告诉过你我的感情状况曾使你很不痛快，现在经过这次回不回热河的官司，经过江文他们那些事情，仿佛我的心更冷了。我自己也不了解这是一种什么心情以及如何造成的。不愉快的事或难过的事，想起来自己心往下沉沉就是啦，也并不要求向谁诉诉。比如西满日报一段，特别是苗儿拖坏了，以及临走时他们反对我那样。我的身体本不是无奶的，如非在西满日报那样不痛快，不致那样不能吃饭以致无奶。算了吧，这些事已经过去，孩子已经拖坏了，有什么说的，等他能吃饭后，今冬好好补一下。

现在的工作是松江省委。参加县书联席会议一半，苗就病倒。松江省的群运，据说是东北局在政策领导上“结合”的省份（用语不确，你懂得意思？）。书记张秀山^①同志，你当知道是陕北历史上正确路线方面的人，有着毛主席思想与作风。

李德仲同志现在是副书记，我对他还无特别明显的印象。我的工作是为省委会议作记录，整理些材料，短期到县上看看。这个任务对于带孩子的情况是合适的。只要自己抓得紧，主动些也可以多看些东西，写写东西。总之，只求苗儿不病才好。等苗这次好后，就得让手冢住院打虫子去。再后，我想下乡去看看。现在下面改造夹生饭的深入斗争比前期更是轰轰烈烈，对此罔见实是一个历史遗憾。

现在农民已不仅是分地，而是分东西，挖大元宝，挖金子，有的地主埋在地下

^① 张秀山：高岗旧部。后来被打成高岗集团成员。

的布匹都糟成粉了。所有财富全埋在土里，不用于再生产，如此阻滞着社会发展。许多学理上的问题，原来都是有着那样多的实际内容的。生活贫乏的我们多需要知道这些事啊。

在会议上听到许多同志报告，我羡慕极了。实际生活中那么充实，我不能一一写出我的感触。你没参加会，你是想不懂得这种跃跃欲试之情的。

报纸扩版，听说黄钢并未回去，你真是“够呛”。分局对于报馆干部并不关心解决，只拖我有什么用？《西满日报》编辑部一个副社长，一个编辑部长（李林），四个比沈毓柯强的老干部，两个很强的南满新干部，通联科四五个关里来的新老干部，报导科过去是三个，记者是殷三，章炼锋等四五个。热河如真重视报纸，为什么研究室的人不可以抽？

六月初离齐时寄了一包书给你（大瓶鱼肝油丸子——五百粒，及苑子纪带来的维他命丸子），内有《苏联内战史》及照片等，你收到没有？甚念。李老说你给他写了封信，说我上牡丹江去了。你还未收到我到哈后给你的信吗？（有一次寄了块肥皂，是胡凌托一个黄国三（？）带的）。

对你有些零碎意见，搁了很久本已不想写了。你所写的报馆工作总结我看后印象是太零碎，似未经过深思。而且主要在行政管理方面，关于办报的思想方针等大问题（城市农村，全党办报，报纸与工作的结合，武器作用，对伪编辑方针等等）似缺乏具体检讨，像一个事务主义者写的。一笑。给支社记者的几点指示倒是比较实在的经验，很好。是经常作吗？其中有一点，说记者应有交际手段接近各种人一项，看前后语意，意思是好的，但如提为“记者应有作群众工作的精神与作风”则更确切更明晰，你看呢？而且原来的提法很能代表你身上的一种特点，你常把新旧事物从现象上混淆分不清。我这话你能懂吗？我对你常有此感觉，你仔细想想看，记得我说过你用语不确切，词不达意吗？其实是思想上没搞清楚所致，人的语言决不是单纯技术问题。

明：以上这些大约是十多天前写的。苗从医院回来后，拉肚很快好了，两三天内肉又紧起来了。可是一个星期前忽然又发起烧来，烧到四十度多，经过哈市两个有名的小儿科大夫诊视，说内脏无病，仅只是扁桃腺有些发炎，真是又长我的见识。昨天已退烧，只是体虚盗汗，睡着了出豌豆大的汗。一夜换三次衣服，全湿透。昨天稍好，我已往卫生部交涉到一些葡萄糖，明天开始分五次给他注射。这次病后倒

不见瘦，只是黄得厉害。只要肠胃好，不再病，大约还能较快恢复。到哈月余，主要在苗病中渡过。我的疲劳至今不能恢复，每天睡不足七小时，从无午睡。许多人说我瘦了很多很多。我自己则感到竟日头昏，困极了就吃不多饭。

苗儿更懂事，也更坏了（等苗周岁照相给你）。经过这两次生病，他特别粘我，我在房里就吵着非抱不行。因为拉肚子不能吃别的东西，整日吃奶，他本已全不吃奶了，现在却坏得要吃奶。喂他稀饭，他生气双手直打，头往怀里栽，脚往上缩，弯成一支弓似的要吃奶。我不在家都往手冢怀里扑，使劲咬她的衣服，要吃奶。哭起来就往我床上找我，听见我的声音就到处找。我想休息一下就得用毯子盖住身子，报纸盖着头，他就无法了。

已经会自己坐着玩了，一边玩一边唱。而且会从玩具中选择一两样，玩一会又换一两样，还会拿开一件取另一件。一边玩一边嗯嗯啊啊唱，“爸爸，姆妈，妈妈……”，无意识地叫。生气时，就大声哭呀“奶奶奶奶”“阿达呀，哎呀。”逗人发笑。最像你的是唱歌皱眉头，越唱的高兴越皱的紧。现在哭法也不同了，饿了时哭得最凶，要抱没抱他时哭得委屈得不得了似的。有时自己“猫眼睛”，挺有趣。近一个月来开始会模仿了。会招手“来来”，手冢说“给”，他就把东西往她嘴里递，直到她表示吃了时才罢休。看见新鲜东西就要，不给就生气，要摸电灯泡。有天灯坏了，点蜡，他硬要抓火焰，不给就生气，给了他就看看大人笑笑。要什么东西就双手往前扑。有的不认识的人不知怎的他喜欢，给人笑，双手扑过去，有的人逗他他又哭。最喜欢红颜色。文书科挂了几张领袖像，红底的，他看见毛主席就高兴，双手扑过去。有时哭得厉害，跑到文书科看看挂像就好了。

始终没养成提尿的习惯，老是尿裤子。大便时懂得眼睛望着人，不自然的样子。拉的屎放的屁特别臭，又粗。他真能吃，一顿吃一碗稀饭，蒸一个鸡蛋一顿还不饱。最近给他吃牛肉汤了。今天买二两牛肉，煮成一小杯浓汤。两个山药旦吃一顿。每顿饭吃的不放手，吃完了要闹一阵，跑起来混混也就好了。饭后就总要打很响的嗝。最喜欢吃大米粥，什么菜没有，搞点精盐就行。吃东西性子急，嘴里不塞满就急得双手直打，吃奶时也是。奶没有了就生气双手打妈妈。每天给他吃一个西红柿的汁。这里西红柿五百元一斤，除了苗吃之外，我尝也不能尝了。把苗儿每月花销写你一看吧：每天一个鸡蛋三十一卅五元，一个柿子一百廿元，牛肉一百元，就这每月七千五百元。吃的大米是在齐市买存下的，糖也还存有点。还零碎给他买

点好饼干，玩具。现在公家每月奶费是三千多元，主要是自己花钱。现在还有八万元存在合作社，还是以前那钱。如果费些心思可以变成更大的数目，但我不愿那样。也许叫作“傻”，不过这样心安。在此常听些报告，确不愿用心思去长钱，够用就行了。并不算太拮据，你勿耽心，不要带钱给我。给我的布也还在未动。李季多次问我有困难否，我说没有。这次苗生病他送来两万元我收了。田绿萍找他要了四万元，文林要了五万，我本想不要钱，只因哈市东西贵也就留下了。

我的生活确变得异常不讲究了，这是由于过度疲乏实在顾不上。同时物质生活欲望很低。我穿的还是北平至今的破袜子，赤峰买的那双鞋，西满发我一套黄军装上身长过屁股，我就这样穿着倒也没什么。

十六日下午

“孬”种你写成“楞”。

没有午睡，真困啊（这里三点多天明，像郭沫若写的《列宁格拉》一样）。还必须挤时间来继续写。

前天当了一次唐·吉柯德。想去与程子华谈谈我不回热河的理由，刚刚开口，他说：“凡留东北干部都持这理由。”“热河的干事副职难道还有东北多么？”“你说组织生活不严密是光说报社，还是整个热河党？”“你自己一个共产党员尽了责任吗？”（我常如此自问，但他首先问我实则拒绝提意见）。“你的意见向谁提过？”“谁说过不让你提意见。”一连串。刚说到承德撤退的问题，他即说：“这个问题中央当时也不能决定。”松江省现在正检查工作，我在给检委会编报，天天听“放手民主”，“启发下面提意见”，跑到程那里却是如此精神。一种委曲失望，使我再也禁不住落泪。他就更厉害了：“你这是干什么？共产党员是干革命的，不是流眼泪的。难道你提意见只能说你对吗！好了好了，我再也不说什么了。”他接着又讲了许多“言者无罪”这类，但我的热情早被打下去了。啊，这就是热河的组织生活。我不够一个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在这种“锻炼”下我提不起劲。

应该说我不愿回热河的许多条件中主要是政治生活。你给李老的信似也如此。我之对你很生气是由于你用分局的力量压我，又与江文说什么你未同意我留东北。江文于是对我：“李锐不同意，你哪也去不了。”“他说没有同意你不回去。”仿佛我还需要伪造你的同意。又说是因为俩人感情不好，这些东西是使我断难忍受的。我觉得你出我所料的庸俗，发动些庸俗的空气来对付我。仿佛我与你的关系还不如你

与江文的关系。最近收到一个你署名的电报：“热河形势开展，你应（！）与孩子速归。”下起命令来了。我怀疑这不是你的语气。啊，程子华还说：“是不是硬叫你到李锐那里，你觉得面子过不去！”哈哈，我是如此肤浅呀！

张令彬的信在马洪信之后收到，这次我是受到感动的。明，我不愿意任何庸俗的东西冲淡爱情的光辉。这样也许会更想念，但是有什么办法呢？热河不愿成全，只好服从吧。来哈后曾经四次梦见你，最近两次都是梦见你不理我，我很难过。一次是说党调你往中原，叫另一个女同志（记得是你说过在湖南与你同路住过一宿的），与你同去住机关，硬不叫我去。你的态度也莫名其妙，我感到一种要失去你的难过。又一次是梦见你在当学生，我到学校到处找你不着，找到了（你穿一对襟上衣）你爱理不理我。四三年至今我们没在一起好好过些时，如此长别对两人关系说是不应该的。但现在无法统一，只有尽量利用这时间各人进步，——这也是共同生活的根本条件。苗儿已开始懂事，应该和爸爸在一起，有什么办法？我断定热河是决不放你的，他们已有些意气了。

这封信不想再拖长了，先结束一下，日内再写。要告诉你一些人的消息，也谈谈些问题。这封简直是家信了。

亲亲你！

高岗同志报告，我记的，给你一看。细读吧。我真舍不得离开东北呀！苑子纪叫我不寄报的，他说组织上解决。

新妹七月十六日晚（1947）

我准备把黄钢事叫穆青^①发表一下，他同意。今天已给穆。

1947年7月20日

明：

李季派人来等着取信，匆忙写吧。寄来苗儿照片四张，与我合照二张。这是他两次病后照的，瘦可以看得出，黄就看不见了。这几张相好处在表情不一。胶卷没

① 穆青：1942年曾在延安《解放日报》任记者。当时在哈尔滨《东北日报》任采访部主任。解放后担任过新华社社长。

洗好，弄得模糊，很可惜。

我的命运还未定，大概可以不回。看看你有希望来不？程政委回去就有确信了。

昨天揍了苗儿几下，是来东北后第一次。因手冢病倒，他日夜闹，我困极，又想起他多病，气不可遏。

再谈吧。

新

七、廿、(1947)

1947年7月23日

新：

连着几天都是开会至半夜，现很疲乏，仍力疾写一些，明天有人走。

睡午觉时接到你六月十九的信及一块肥皂（胡凌带回的）。自来赤峰后，对我们的统一问题，即非常平静，也不大去想了。因为想、希望、辩论都无益，徒损精神。前天见到胡凌（信她托别人先带回反而晚了几天），谈到你的一些情形，给我总的印象是：你为此事很呕气，离开西满很不愉快，工作很累，对苗无微不至——总之是：烦恼与不满。谅这种情形自松江会议后，已完全结束，真是为烦为慰。（刚写到这里，有人从组织部回，说有你给我的小包裹及信，忘了带回）。

上次李小光来，我曾托张令彬带信与你，胡凌告我那信被办事处扣下了。那封信基本内容是同意你留在东北（写得很长很啰嗦，当时我有感情的起伏），江文同志执行这边组织的命令：不留一个，考虑你当时的情绪，我这样的信对你是一种“鼓舞”，对于说服你回来没有好处。也许他们还听到一些不正确的风传（非来自你处），因之尽管我那样缠绵的信不愿人看，仍觉得他们这样做是煞费苦心，对这边组织负责，也是很关心你我。现在将此事告你，希望你切不要因此又生起气来，又去找人家争辩。千嘱万嘱！

因为打防疫针，下去行期又推迟一周。这次是分局同志组的巡视团，到热东辽西一带，时间两周，是好机会。我决带一电台，一新同志随他们下去。一面报导，一面自己学些东西。大概会深入到村的。夙愿得偿当然是高兴之事。这一年来，报

社的人除开我与黄华之外，谁都下去过短时或长时，这一条我们是坚决执行的。黄钢已来，过些日子他准备带一电台去前方。这几晚的会我们深入检讨了我们工作中的主要缺点，讨论了当前重要问题：新闻报导的广泛深入问题，如何彻底打破党八股，适当批评报导缺点问题，记者支社与党委关系问题，分局对报纸领导问题（及对分局领导其他意见），迎接新形势（承德等地收复后）的准备工作。要分局召开一次会议专门讨论报纸工作，他们已同意。明天即开始。我们几个人（我、朱、黄、鲁）已将上述问题分工准备发言。还有其他编辑记者及经理参加。我只讲本身工作缺点，别的都由他们讲。各人现正在拟提纲（几晚会议都谈到了）。这次的检讨及会议，在我自己思想上酝酿很久，许多意见也比较成熟。对报纸来说，将是有历史意义的。

黄钢大概现在在给你写信，你这次的信我给朱、黄看了，关于你的情形且交谈了一下。当然，你所提的我并不完全同意，你之如此热望下去，如此决心，是非常好的。但你能因此就觉得我无你之热望决心就很不好。我们俩人必须在一个县共同搞工作才是最上策？这不由我想起刚到延安你进马院后，因我未向青委“坚持”进马院，向我哭争，说我不重视学习那件事来。主观愿望之对与不对，合适与不合适，这是一面，主观愿望与客观可能这又是一面。这两面今天就你所提都值得考虑。这些问题过去信中记得也都谈过，现不愿赘复。简单说来，我的意思就是：（一）每个知识份子都应直接参加一个时候的群众工作。（二）但因工作的限制不可能大家都搁下原来工作都下去，于是就必然有一部份人只能间接下去及如何争取更接近下去一些。（三）报纸工作本身是实际工作。（四）报纸工作人更要尽可能参加群众工作，但不可能如作群众工作同志一样精通群众工作。就我自己来说，我没有放弃过一个机会多了解些群众工作的实际，而且在觅机会下去。不管你如何动摇我离开报纸工作的岗位，但我觉得我在这方面有些经验，这个工作今天非常重要，而事实上离不开。特别因感觉领导有许多缺点，我就应更好利用这个好武器来帮助领导，改进各方工作。对整个工作我的想法简单，无幻想。但对具体业务我有许多幻想，想得很多。关于来东北的问题，我想得也很简单，就是不管你怎样争取也是来不了（老杨曾决心“耍死狗”的），那又何必多此一举。所以我能安心工作。你不愿来，我去不了，结论是不来不去，我就从保持通信，俩人必须都快进步中去求得满足。这是一种老老实实的思想。

这一年工作中，我自己有些进步，报纸也在进步，虽迟缓，但能增人信心。特别是我们几个人（以及主要的干部）大家都很团结，很愉快，都是一心一意要办好这张报。在一起无话不谈，情绪健康，更使我不愿离开。人老只看着自己缺点，老为此唏嘘，也是不好的。我们是有缺点的布尔什维克，固不能丝毫骄傲，也不要太自恼，而是脚踏实地一步步做去。

人的改造，环境因素重要，主要还在自己决心，自己之实事求是，点滴做去。决不能说，一个人的改造非在某一种环境不行。其实你在延安也下过乡的。思想问题没基本解决，下乡有时也徒然。——我这些话也许伤了你，但我的想法确如是。

我现在倒是想：让我与保姆带着苗儿，你全心下去。这又不可能。就我的情形来说，当然我全下去是好事，但不能全下去，自己能安心工作，能进步（因之就没大的苦恼），也就不必强求。因此结论就不是我不看重下去，我的情形是与你有些不同的。当然不一定我比你高明多少。你有许多高明的地方，但问题就在你不能运用发挥它们，反而成了桎梏。

关于苗儿，我无权发言。只不过见过你的人都说：花时间太多了。那个向你写过通心长信的女同志说的话：不要太为苗苗所拖累，值得好好警惕。有了这样一个保姆，可以放心一些。

灼姐夫妇带着两个孩子是化装从西山去张垣，从张垣去阜平，仅带一手巾包，一切皆无。见过她的人说很狼狈。但他们精神很好。

一周前曾托韩梅村同志（凌源起义）带一待修相机及信与你，不知收到没有？程政委来时，由马洪带的信收到没有？

已到一点，我还要看明天副刊稿，还要准备发言提纲，不写了。

祝你安心工作。我这一路准备了药物甚周到，勿念。

明

七、廿三深夜（1947）

1947年7月25日

明天是苗儿周岁日，我买鸡请客。但寄不出任何一点东西与他（我还开过支

票），心中还是很难过的。你是否为我代买了一点礼物？

见过苗的人都说他白胖好玩，这真是一件太不近人情的事，我只能从别人嘴里知道他。胡凌说苗已会叫爸？

你的奶况如何？苗吃些什么干东西？听说他有一个小车，开始坐有些怕。怎么这都不告诉我。

研究室也是有机会下去的，你与苏镜是否能轮流下去？苏二姐能不能代替我？请向她致意又没和她写信。

(1947.7.25)

（此信没有日期，但是根据苗儿生于1946年7月26日，可确定此信为1947.7.25。——编者注）

██████████
1947年7月28日

新：

上面这封信因那天起迟了，没赶上送走，现在不知何日能到你手。黄钢也和我一样白开了夜车。

我明天随分局同志到热中热东一带去，时间约一个来月。大体也只能多知道一些情况。我带一电台，无其他记者。每天事务就会忙坏，这与下去工作迥然不同。但也就比呆在家中好些。

你带回的书包及六、四信均收到（六月份的几封信均收到）。《苏联内战史》过去读过一些，以后当好好读完。你封底、封面题签，大家看了说你“喜教训人”，我当知你期盼之深。不管黄所说那三个基本条件之提法尚待商量，但你之提议我是欣然接受的。这次行装中就有《两个策略》一书。

近日梦见几次你和苗，梦境都很亲热。只记得抱苗拉屎，拉出的竟比我拉的一次还多，还臭。我也学了美国人，将你们的照片带在身上。自然又忆起三九年夏去塘田时怀着你那张伏案相（在平又放大一张已模糊的）。昨日整理书物，装订齐哈来信，又翻了翻北平的信，看到你那晚在翠明庄失眠后写的信，心极沉重。苗儿那时还在肚子里。想必你现在心情已健康起来。在研究室是有机会下去的。苗儿准备何

时断奶？你是否放得下心让手冢一个人带？

廿五那天我用稿费买了鸡请客。可惜大司务不听指挥，不做清炖鸡，吃得不愉快。这就算是爸爸为苗儿做周岁了吧。你们是怎样过的呢？

今冬以前，形势会有更大开展，明年春天我们总该可能统一了吧。

真不高兴你将药物寄给我，这是不对的。

托韩梅村带的要修的蔡伊司相机收到没有？能不能修好？如赶得上李季带回，让他带回也好。如他已买到好机子，则暂留着你自己用。总之没修好就不要带回，你定设法将它修好。李季在东北已能买到制锌版机。

我打了两次防疫针，又带了些药。在这些方面已改变了过去的态度，连毛背心都带了。你不必挂念。这也许与要多管些人有关，过去只管自己就马虎一些。

还有许多杂事要处理，还要开会。

希望你安心工作，写东西。我们都不要辜负这一段离别，友谊地竞赛吧。吻吻苗。

你的明

七、廿八（1947）

你对我提的一些意见，尽管有的不甚客观（如“纸上谈兵”之类），我是能接受你之热心的，也为你的坦诚相待而深感动，而更多想到自己缺点。年来工作中使我深深感到，自己缺点不改正，受损失更大的是工作，不仅仅是个人。

这一路恐难给你写信，但你会在八月九日我们的报上，看到我写的许多新闻（热东一带）。每个人对他自己所从事的工作都应有神圣感，否则怎能安心，进步。这点记得与你谈过。

最近常与张维冷谈到美国人的办事精神（不管什么人每天总要紧张工作八小时以上）。我们因为经济落后，也自然影响到工作效率。这一点是我们队伍中一个很大的问题：不讲求工作效率。

你的工作效率是高的，比我高。你之要振发，重视了自己好条件，觉得过去太自弃，这真是好消息。果在几千里外为你祝福。

明又及

1947年7月29日—8月7日

明果：

今天是重感冒与例假的第二天，难过极了，当然也就有些想你。我说“有些”你又会不高兴。回忆在我脑子里之淡，确是一种不好的现象。你有次来信也说到。不过我又觉得我现在似乎一切皆淡。离《西满日报》时，一位于岩同志说我：“很难说，你到底是否有事业心的人？”我想，好久以来，我的生活是很不政治化了。每天不用脑子地做点工作，然后是孩子，剩下的是疲劳与偶尔泛起的一种淡淡的类乎有翅难展的感慨。带孩子的辛劳，这还只是可以看见的部分，工作的限制，精力的占据，这些是无法计算的。偏偏又是这样一个孱弱多病的孩子。我的不科学不规律的生活习惯是陷得更深了。惟一的改变是我睡得比从前少，也就是工作效率的更低。一间屋子，不及二方丈大，三张床，一个桌子，上面是电炉，锅盆碗盏，苗儿一天五顿。一个柜子，上面是苗的玩具蔬菜。屋里拉的绳子，晒着尿布。床下是苗的米面食粮，衣箱。地上还摆些土豆、洗衣盆、脸盆、水壶、尿盆。再加上苗的哭嚷要抱，这样的屋子里能作什么，能想什么？要求一间房子工作吧，人家早已嫌你尾巴长麻烦哩。黄瑛的生活是对于带孩子的集中写照。我们条件与之别有天壤，然而也仍然有相同之处。这也是我们党内女同志的惟一剩下的未解放之处了。这个问题不解决，永也不能真正彻底解放。

我很想能抽三五天（火车来往方便）往各县参加各种总结的会议（比如最近的砍〔挖〕深入斗争）。

以上是七月廿九晚伏在床上写的。半夜苗咳嗽，我怒不可遏，歇斯底里地向手冢发作了一顿，大骂“狗心”，“日本鬼子”（因想起第一次肺炎因她而来，这些详情我不愿写了），乃至去扯她的耳朵。卅一号她开小差了。从她走起苗病到今天，我什么也不能做，整日抱着，心似火烧。思前想后，只想把他勒死。我带他已至毫无乐趣的地步了。来哈两月病了五次，瘦的像鬼，把我也磨得不像样了。所有这些，在你笔下皆属“不过一次”的范围。因而也不想多费笔墨向你诉苦似的。

你的热情横溢与骨鲠在喉的信最近才收到，这些信难引起我持续的反应。我的

生活，完全不适于谈情说爱。至于我的思想分析，别人与我自己都做了太多，再分析也改造不了。而我现在却无法行动起来，真是枷镣在身呵。

你对我的了解都是事过后恍然。对我目前的生活也许又该是若干年后才得恍然。我只想告诉你，带孩子——带一个两月五病的孩子，不是任何抽象词句，而是非常具体、具体的折磨。能懂这句话就懂了一切，不懂就什么也不懂。

没什么可写，既无感情又无工作，生活毫无内容。

出延两年，张家口那情况下怀上孩子，一直到今天，哈哈“不过一次”也！

不必怀疑什么感情，我现在不可能有男女感情。我已失掉了生活的一切，我就是带孩子？

也许此后很难写信了。因为每天睡不够几小时，头晕骨痛，无心写亦无可写。

八月七日晚（1947）

1947年8月12日—14日

附你五千东北币给买鞋等物。我还有八万元存在合作社（如倒腾已变成几十万了，我不愿那样作），程政委给了三万元，我给苗买了最好的德国鱼肝油，助他发育。

明：

现在抱着苗给你写信。手冢走后，苗一直病到今天，还未好。日夜就是我一入抱着他，有一晚他整闹了通夜。当我困得实在无法睡着了一会时，他的嗓子已哭哑了。

十二日

现在苗睡了，半个月，人们看见我都以为我生病了。还不知到哪天为止。苗也瘦成尖脸了。你难以想像这种情况于万一，还喋喋不休地谈感情，计算感情，真是太不合时宜了。苗哭闹到不可开交时，我气得发抖。今早他又闹，我气哭了。他瞪着大眼睛看我仿佛懂得似的。

马洪和我谈了一次，叫我回热河。后我给东组^①写了一长信，今天接到通知：“程政委同意暂时不回，以后如何等回热河后商量再定。”商量不知何所指，大概不可能是考虑放你吧。你不便一提吗？

应该再明确地告诉你一次：我不来的主要原因是不满意热河的领导与政治生活，别的都是附带的，决不是为了躲开你。你不要自寻烦恼。我不知你给了人什么印象，我给东组的信上说到“如果必要我可给党保证”，我是很不愿这样写的，夫妻之间的事要别人耽心这关系也太可怜了。但形势逼我非说这句话不可，仿佛还生了效。也许你也需要这句话吧。

感情之淡是不正常的，如此下去当然会更淡。因为在我的困难上——苗儿你不能出任何力，而这本来是两人的事。这样会使我觉得在生活中没有你一样了。在最烦的时候我甚至想起了什么情况下怀的苗，这些心情都是不大好的。——告诉这些对你当然是引起刺激的，但你不是叫我说真心情吗？你的想念再持续些时得不到反应，大概也会起变化，变得狠，变成别的东西。七月中的信似已露此端了。是的，按我们的情况是不应久别的，但是有什么办法？

我是决不回热河的。你没到过这边没有比较，这里领导之及时，解决问题，工作一步一步向前，看得很清楚，决非热河旦夕可做到者。这次我曾想，分局如有人事调动（有有力的人去）我则回，结果是没有人去。在热河工作可以锻炼党性，但政治上进步是慢的。对于个人来说，是损失。

昨天我才细看了你寄来的报。第一版稿件质量似仍停滞在以前水平，零碎，指导性差。要克服这点，非报社光杆所能作好，必须全党办报。热河之不会利用报纸是反映了其领导方法上的缺点，不善集中起来，不会吸取经验，推广经验，就是说用群众中（下面工作中）已有的好东西来领导全盘。这是大事，光满足于说自己方针正确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当然错的方针更不能有对的方法），而热河领导人事不动，总难有大变化。

《东北日报》发展第一批基于通讯员全是县委，非此不能解决问题。热河县委工作总结研究性恐也不够。

松江群工比西满好，最大便宜是离东北局近，得益很多。县级干部似也普遍强。

^① 东组：指东北局组织部。

我的工作属民运部管，部长是原来一个地委书记，来自下面，很好。他同意我到市郊搞一个点的工作（一个区乃至一村），一边做一边研究，这是很理想的。苗可放在机关，也可带回来。在工作过程中又常与领导接触。现在问题就是没有一个好保姆，把手冢骂走了真是损失。现正加紧在县里找。

把俄国毯子交马洪带给你，我不用。还带一瓶甘油给你过冬。想送老朱一个自来火（他抽烟吧？），看这两天有功夫买去不？

你对我好是无须争辩的，特别是表现在那超乎寻常的忍耐上，这是真的。我决不会对不起你，不要怀疑根本问题好吗？不过以后你把忍耐改成积极的东西，尤其是我要把放任欺侮你改掉，好吗？我想再在一块时，我告诉你一些具体办法来处理我任性的时候，好吗？

你提起那块石头，那是非常非常该打的。给你深鞠三躬吧。我回忆了一下，当我拿起石头时是有点胆怯的，你的忍让使我把它掷出去了。当然，这更不对。不过你要不让，也许还能即时纠正我一些。这里并不是抹煞你的忍让之极其不易。

你的热忱横溢与骨鲠在胸的信在韩带信之后才收到，读时很感动，但我实写不出热烈的话来。你简直不懂得我现在的的生活！

别叫我去热河，等热河形势再好些时，你来吧。要回热河不但是这三两年的事，将来进关也得跟着那批领导人才倒霉哩。这当然说得远了。

寄来苗照片，是生日照的，共十四张。现在比相片更瘦了。

没有做工作，无内容可写。

文林带的一大包书，大瓶鱼肝油，维他命丸收到没有？此地棉花三千元一斤，赤峰如贱，则带五六斤棉花来吧。这里皮鞋一万以上，赤峰如贱，替我买双鞋吧，我还是穿的赤峰那双鞋，底已穿洞了。附上鞋样，大小照此。

八、十三、

刚才打电话，知马洪他们明后天走，苗今天已退烧，我实疲乏不堪，没有任何娱乐，安慰。你还发牢骚吧。

八、十四、(1947)

附毯子一床、甘油一瓶、《参考消息》，相片。

██████████
1947年8月18日—24日

李锐：

按着我的性子，我已不愿写只字来向你描述我带孩子的生活。但好像孩子还是因你而来。我理性地提起笔来，告诉你，我过着简直要死人的生活。孩子瘦成鬼，我也支持不住了。十八昼夜抱着走来走去，作五顿饭，洗大盆大盆东西，心如火焚。

我怎能感到还与你有什么关系，因为没有任何人能给一点帮助。也许这孩子是打游击来的？

还要写信谈什么爱情，不害羞？

这也许是最后一封信。

八月十八日晚十时（1947）

看看这封信或可助你想像我的生活与心情，今天又是六天了。

廿四日

██████████
1947年8月23日

明：

程他们大概明天走，实无话可写。

苗病今天第廿四天，尚不知何日能好，已瘦得不像样，脸色青黄！我亦空前瘦了，头疼病已发，子宫颈炎仍剧，亦顾不上了。

苗病尽是哈市一流医生看，但一日好一日坏，拖延至今。今天又换了个全市第一的大夫，看看是否能好。明天去验血，这里对孩子及孩子医药皆甚关心。已花好几万，我心实甚不安。这一点比西满日报好，使我精神负担稍好一点，领导人（李德仲及各部长）对孩子问题都很通情理。

程已同意我不去热，你是否可能来，孩子拖我一人实在太苦了。这点在两人关系上亦无好影响，简直像没有父亲的孩子。

保姆未找到合适的，动员的范围倒很广，松江全省，鲜、俄、华人。

这里有意思叫我办省的报纸，我还是不想办报。但如找不到好保姆下不去，恐也要考虑是否办报。但实太无兴趣。同时交通方便，《东北报》足矣。

似也好久未接你信，下去了吗？

我的八万元春天至今未用，物价涨了几十倍，太吃亏。你们那里如方便生产并有相当红利则想托人把这钱捎你。公家负担医药费，发苗粮，我别不太需钱。但你要保证勿似我把它放在那里等于丢了。

不写了。

新

八、廿三夜十二时（1947）

1947年9月2日

李锐：

今天抱苗出来看病，听说明天有人过热河，草草给你几字。苗病廿五天后，好了一周，昨天又病了。我实磨得不像样，见我的人都惊诧我之瘦了。日夜不能睡，关节炎也发了。整天头晕，你毫不为力，实在是太不公平了。没什么可写，你不能设法来帮帮忙？

何伟来哈开会，这里如找不到保姆我准备上牡丹江去。因那里可找到日本护士。不写了。

元甄

2/9（1947.9.2.）

1947年9月2日—7日晨

新妹，

今天接到马洪捎回的信物，心如铅重，整个下午只好去清理从“扫地出门”家

弄回的旧书。我全部的意念就是在投入你的情境：你的焦急忧焚和苗的久病孱弱，历历在目前。在未得到你新的信前，我将无法解除这块心铅。这不属于修养问题，这是人之至情，共产党员也许更重。整个下午脑中有各种各样萦思，甚至想到“珂狗”^①的情况……当然不敢想下去。

现在是写不下去，我能写些什么呢？只想到要打一电报探问苗的病况，想到和分局一谈，请假来哈一行。

九月二日下午

现在私事不能发电报了，几天来为此怅怅。苗儿现在是否已经好了？这次寄来的照片我全部摆在桌上，也是“卧薪尝胆”，让我时时不忘你的辛苦困难，不忘苗儿是怎样长大的——他剥夺了你的工作和精力。我真是无能为力，我什么也不能做……围绕这个问题想来想去，前天又拟好这样一电：“苗儿病况如何，极念。此间大批干部下乡，你如能回，苗交保姆与我，你可下乡，请再考虑。”这电报也未能发出，听说夏耘^②要走，昨晚饭后去找他，竟谈了许久，中心还是这件事情。他是了解你不愿回之心理的。想了许久许久，我作最后一次希望你回来的建议，你也再通盘想一次如何？情况如下：一、反攻长期、战争长期，我们决不应久离。二、苗儿多病，如此缠你，即在东北有保姆，你也很难完全自由工作。三、我来东北无望。四、程自东北归后（前天作了报告，后谈）领导将有大转变，已见端倪。五、你回后，苗儿可交我负责，找较好保姆。家中带子女同志极多，精神上我也有帮手（如王淑芸、安若、田绿萍等六、七个，也有日本人）。你则下乡、到县上去均可。六、唯一损失是脱离东北政治环境，但你从那边学了一些，到这边来也可应用。望你再思，均衡得失。我这样考虑，斗胆再提“拂逆”你意的希望，我的出发点决非从我个人，你当了解。我们究竟是能合作下去的，个人有些想法，就不再赘了。苗儿应两人共同负责，现在断奶后，我可负更多责任，这也非空话，也有前例，也不致有闲言说“妈妈不管”。总之，我也只提这一次了，倒不是怕碰钉子，而是这一过程中渴望——希望——奢望，久久纠缠，十分难耐。不知你能想像这一心情于万一否？当然比之你的处境，你的困苦，这种难耐又不足道。

程于前昨两天作了报告（昨天战术没去听），到底是东北留学一趟，带回新的思

① 珂狗：？

② 夏耘：延安时，在中央组织部工作。

想、作风与决心：严整党内生活、严饬纪律、反贪污、发扬正气、压倒邪气、雷厉风行、抓住典型、群众路线、干部事业第一、才能第一（德在其内）、机关部队不准作买卖、强迫干部下乡、空机关、一切为前线、一切为壮大力量、工作中要有突出压倒一切的思想（如东北消灭王生）……而且当场就开了刀。每个听了的人回来都非常兴奋。即夜我们开扩大编委会至夜二点，谈感想，中心在对领导核心形成，互相提意见，自我批评，对我提意见。大家对我的意见现摘录与你一看：（好的不写）

黄钢：不认真追根究底检查工作，帮助总结经验突破一点，推广下去作风未建立。对编采同志思想动态掌握不够，沈认为李瞧不起人，而事实上写信与我：“沈很好”。下面有嫡系（指黄朱等）的说法也值检讨。对干部生活关心不够细致，正式批评少。

老朱：编委会表面团结，实际不完全一致（与分局领导有关），如副刊（张维冷编）。人事关系（张与大家，朱与黄）与李常有斗争，因太熟，只正式谈过两次，其他以别扭形式出现，十之九五是李让步。对干部明确提出意见不够，太转弯抹角。情况了解差，知道不深。原则问题需指出没指出，怕得罪人。政治、生活关心干部都差。

沈毓珂：在承德时觉脾气太大，工作害怕小心翼翼（常倒版）。在围场时觉得把调皮的都留下了。借书不肯借。

鲁荻（现负责采通部）：把我看作小孩。东北回来后（去王爷庙开会）李作风转变，自己情绪好得多。

樊（经理）允行：大家基本上是团结的。

克真：过去在承德有意见，现在没有了。

张维冷：可能是管的事太多了，事务工作没做好也要自我检讨，其实这完全是总务科的事。应集中精力注意于大的报纸方针领导。

我自己所谈的要点：一、报社基本问题还是进一步团结。二、两年来有一坏的经验：少管些，少招怨，张一眼闭一眼，这是消极的个人得失出发的自由主义。三、过去很久时期认为自己工作主要是业务、写文章，作好了即完成十之七八，实际上这是个人劳动，我的任务是推动大家工作。四、基本缺点还是自高自大，思想上没看重群众力量，没解决“众人是圣人”的问题。所谓能力，只有能团结大家才是最高能力，离开群众就没有能力。五、领导核心是群众批准的，什么组织命令都无用。

六、自己与大家都要加强组织观念，不能随便讲怪话。

这个会是开得很好的，大家精神对头（虽有的人很不够），没有技术批评，都是着重思想。报社工作是有进步的，我自己也有些进步，主要是群众联系（还很不夠），倾听意见，多用脑，民主作风（多开会解决问题，共同负责）等方面。对自己进步的信心也比过去强一些。

当然这几天公私方面很有些斗争。原想与赵一提有机会让我去东北一趟，现在决定不提了（还没去找程一谈）。形势如此迫切，秋季攻势在即，不应把个人问题放在前面，且在机关内影响不好，以后对别人讲不起话。这是无可奈何之事，你当然会原谅我。

谈谈我的情形吧。我是七月廿九出外的，八月廿九又回到家，恰恰一月。随分局巡视团走马看花了一下，经叶柏寿到凌源再到建昌。在热东参加地委召开的县区主要干部的会议半月，抓了许多材料，现在还没消化。在路上发了些消息，八月前廿天报上你可找到。也没有写出什么东西，准备把土地改革材料好好研究一下，看是否能写几篇社论。这次外出，虽未到村中呆一短时，但总有些收获，了解了一些下面的情形，也看到“扫地出门”的地主。与东北相比，这里土改还差得远，报纸的责任更重大。记者节放了一天假，黄钢那天结婚，过得很热闹，很隆重。别人也请吃饭。这个节日似乎对我应坚持岗位加了点油。我有时也有动摇，本质上也还是《东北日报》社论所说的：有想“发号施令”的思想，想做“全面工作”，实际就是想“发号施令”。今天听说东北局关于干部等级的规定：工作技能、特长与历史占40%，思想意识40%，资历（党龄）才20%。这样是对的，也可附带解决干部安心的问题。我总还觉得你搞报纸工作是合适的。我下乡前寄的一封信收到没有？黄钢还特为此事写过一信与你。

回来在路上看到你交李季带回的长信，直到现在没去找程，因他太忙，只和马洪谈了一下。当然一般人是不能了解你为何不回的理理由的，因为大部分都回了。我出外见到人都要忙于回答为什么不回来，好像这是出乎常情的事。

这里天气已转凉，不能穿单裤了，已有人披棉衣。哈市当更不同了。西瓜很便宜，我们每天吃西瓜。这里物价比东北便宜多了。你的鞋在做。

明

九、七、上午（1947）

1947年9月7日晚

新：

晚上组织部将你给东组的两信（马洪带回）寄给我一看，我就觉得这个最后的建议是多余的了，也许真是有点“不知趣”。为存其真，仍不剪下，你看看算了。

你的具体生活我当然是能了解的，我也不致再蠢得去计较感情，自寻烦恼。不过我们的关系只剩下一个“人不如故”，这是非常不好的，对两人都无好处。现在似也无法求得改进。而我最担心的倒不在你之如何“淡”，而在苗拖得你无法安心工作，我又不能分担丝毫，只能这样写写信，说不定有时反惹起你反感。说真心话：我很为难。信写得感情重一点，生反感；压制一下，平淡一些，你又说“已露其端”。当然，我还是将不断将我的真实情况告你（如你一样）。李季带回长信，你估计：“再持续些得不到反应，大概也会起变化，变得狠，变的成别的东西”。大概“别的东西”唯一可能就是“麻木”加无限苦恼，加想念的无期徒刑。别的怀疑相信你也不会有。——在你的情况，那样的生活，现在来谈这些非常不合适。但我还想再提一点：外间的一些误会的传说，据说很久了（李参谋长为此打回过电报，不同意你去牡丹江），早已传到这边，所以许多人是真心好心的，你也不必再放在心上。是这样一个社会（记得重庆刘述洲之^②事吗？），这也包括人家对你易有错觉。这些事确有些无聊，但也引起你要写出来，说我也许希望这“保证”，这心中确有些难过。这种难过也非三言两语所能说尽，你以后不要再这样提。只望你有牢骚，有气恼，有不快，千分万分不要向别人发一分，全部向我发，让我了解你真实生活就行。我似乎也再无别的要求，这当然是一种不正常的生活。我最害怕的就是你再发生对手冢事件，这对我是一个很大阴影。我真害怕你会失手于苗！你怪我过去忍耐太多，不懂得用积极方法帮助你，这批评也许对。现在听到手冢之事，使我寒栗不已，你怎么能用对我的任性用之与第三人？不管如何引起你反感，我还是要严重批评你这种任性，无忍耐（尽管你为苗忍耐如泰山），一个真正做事业的人，是要能在任何困

^② 刘述洲：1939年重庆《新华日报》范元甄同事。当时两人被分在一间房内生活，因之引起谣言。

难、激动、刺激……情况下，保持理智平衡的。你的历史最缺乏这一点，这是你致命的弱点。（昨晚听夏耘说，夏淑贤对你印象很好），你是能做事的，有许多长处，整风后思想有进步，但这一弱点，可淹没你所有长处，使得人家看不见你的光明面。无忍耐，在思想上是自高自大，是高人一等，在性格上实际是示弱，是软弱，也是表示自己无能。那次在承德骂马占林^①是我终身不忘的丑事，我自信决不会再重犯。你向我作一次保证好吗？我只希望你向我保证不再如此任性，如果你尊重我是你的爱人的话。我真没想到你再会发生这样的事，这说明你过去写给我的信说了吹牛的话，我是不向你吹牛的。

给郭述申的信寄我是对的，这封信充分暴露了你气量之狭窄。人家对你作技术批评，人家气量狭窄，你就非以眼还眼不可，不还心中就不舒服。你当时之不发言，你思想上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特别是你将股票赔偿不对。你常对人而不对事。不知你现在思想上想通了没有？我与何伟的关系，将具体情形告你，似乎对你就不能起任何影响似的。你还好意思说和我“差不多”，在忍耐，能让步（不是两人关系，而是对所有同志关系）这一点上，你差我差得太远，你进步太慢（记得我劝你与大夏的关系吗？你连她的梳头姿势都不能忍耐）。这是一种非阶级的东西，非同志的东西。你需要痛下决心，快快抛弃。关于《论党内斗争》，必须懂得在非原则问题上的妥协。你好像也从来没读过，不知道有这一条。想想毛主席的十年忍耐（那是关系中国革命成败的事！）你不能从之吸取一点力量？你是一个懂得很多而做得很少的人！

这次带回的信给我一种恐惧之感。前述最后一次的建议，出发点也就在想如何能使你得到部分解放，帮助你医治这病。

我所能做的，也还是只能这样写写信，也许又引起你的反感，我也顾不了这些。我觉得这是大问题，严重的问题，应提起你警惕。

近来我精神不大好，睡眠也少。你看这信写得多么上气不接下气，字也写不正。今晚就此打止，如果夏耘快走，就不能再多写什么了。

九、七、夜（1947）

① 马占林：？

1947年9月8日

摘抄少奇同志《论党员修养》第三部份
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华中党校讲的）

▲ 党员与党关系

△ 党员与党关系，具体说就是党员与其他党员关系，党员与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关系，即是与上下级的关系，与中央、与支部、小组长关系，做一个好党员……要会领导人，又会被人家领导。

△ 每个党员都应成为党内积极活动的因素，应起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不应起消极作用。没有个别党员的努力，党就不能前进。

△ 党员相互间的监督和批评是为了帮助别人，为了党的团结和统一。因此方式应该诚恳、坦白光明，分别具体对象，采用具体办法，应是客观的、就事论事。

民主集中制之执行

△ 民主集中制许多基本原则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但有很多人认为是相对的，有条件的。

如第二种人以工作能力的强弱为服从的条件。

干部的强弱应在斗争中，尤其是艰苦环境中来考验。能在最艰苦的时候，仍能坚持斗争，就是最强干部。

即使领导者能力比你弱，你也应该服从组织，因为他代表组织。你能力强就去帮助领导机关。党员应该有互助精神，否则不但负责人领导不好，就是你的工作也做不好。整个革命事业都做不好。

如果你真能干，党一定会提拔你，决不会长久埋没人才的。但是自以为能干的人，在事实上，你是否真的能干是大成问题的。同样，你以为领导者能力弱，在事实上，是否真的弱，也是成问题的。

还有一种人以领导人的态度好不好作为服从的条件。

党的上级、党的负责人如何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 领导者的责任

1. 熟悉当地具体情况，或自己所担负一部份工作的情况，以及这一部份工作与其他各部份工作的关系。

2. 熟悉党在战略策略上的任务、方针和路线，并且要在自己所负责的工作部门中实行起来。

3. 适当的估计时间及情况，抓住中心一环，提出任务，定出计划，而且指出前途——如任务完成了则前途如何，失败了又如何？

4. 要能团结干部，教育干部，配备干部——首先使干部了解情况、工作方针及工作前途，……就是出主意用干部。

5. 要检查、督促，接受经验，倾听干部和群众的意见，改正缺点，修正计划。

6. 抓住情况之变化，工作之进度，恰当地转变组织及斗争方式，重新订立工作计划，重新配备干部。

△ 抓不住转变关头的领导者，不是好的领导者。

△ 为达到上述标准，应具备以下条件：

1. 必须有客观的深刻的调查研究。

2. 要在自己一部份工作中执行党的路线。

3. 必须具备关于社会发展和革命运动规律的知识——要在实践中去领略。

4. 必须完全站在党的立场上，做一切干部的模范。并且原则上说服干部，团结干部，认识干部，使干部从我这里得到帮助和方针。如果你对下面干部没有帮助，那领导者的职务就没有担负起来。要认识干部之思想意识、能力、优缺点等，要认识干部之本质，要用人得当就必须认识人。

5. 要具备不怕负责的精神，要不怕负责解决问题，不怕负责地提出任务、订出计划，工作要有胆量和魄力。

△ 如何团结干部

不能团结干部就不能巩固党的统一，就不能开展工作，不能胜利完成任务。

中国人民的民族性就喜欢宽大，而不喜欢对人刻薄。中国民族的传统，中国历史发展特殊性，不能不注意。

党的领导者不能对干部凶恶、挖苦、刻薄、这都是不好的，都是破坏干部团结的。应当对干部宽大，帮助他，不去妨害他。对他的态度要好，要能容纳各种各样的人材。不能拿一个框子去衡量各种干部，不能用一个公式去要求所有干部。中国

有句古话：“善与人同”，就是说要善于用人家的长处，善与不同人共事。

△ 党的领导者团结干部应注意以下几点：

1. 自己在各方面作模范，成为干部的表率——立场要正确，学习和工作要进步，行动要正派。
2. 在原则上在思想上要与干部取得一致，但在理论上、知识上、工作上要超过干部，比他们能干。
3. 要给干部以帮助，不妨害他们的工作，不要包办，要放手让干部去干。
4. 要爱护干部使用其长处，纠正其缺点，态度要坦白诚恳，要尊重他们。

△ 要尊重下级组织，尊重党员个人权利和职权，原则上多作说服工作，对同志的态度和方式要好。

△ 总之，应多实行民主，应多注意自己的态度、方式与生活问题。对自己态度应当小心，如果别人态度不好，则应该原谅。

黄钢今天上前方，临走时留下这本书与我，他的用意我当然知道。匆匆读了一遍，觉得有许多话好像就是专对我而说的。也有许多好像是专对你而说的。现在只来得及摘抄一些写与你。以后还要详读，还要好好自己反省，有心得以后再写给你。

希望你联系自己缺点，认真将上面这些读它十遍八遍。

明

九、八夜记（1947）

新：

你寄给东组的信，还有点感想，不管你高不高兴，还是写下：1、有一种个人英雄主义的情绪（信中具体的只是和我比高低）。你到一个地方，首先分析人，发现这个人有令你佩服之处，你才能安心服从。西满日报一段，你似乎没有痛切地反省。2、妨碍你的事业与进步的，是丈夫与孩子，一切归咎于丈夫与孩子，这是不完全合乎实际的。我觉得妨碍你的进步与事业的，主要是你没勇气没决心改正自己的缺点。甚至某种情况下放纵自己的缺点。你的革命历史中，每逢不如意即强调环境，要换环境，依靠外力。审于中裁跟斗，当然是顶点。而这次所提的，只有在强的政治环境，离开丈夫拖累而独立生活，才会不后退，才会进步（你又要求我去东北，这岂不矛盾？破坏了独立生活？），这也是不合实际的。你自己也承认我从来是尊重你的

独立性的，孩子的拖累在今天的条件下是可以设法解决的（这里王淑芸带两个孩子，一个喂奶，只一小鬼招扶，并无别的特别优待，丈夫也还不在一起工作，她每天工作五六小时，她的身体很坏）。作丈夫的应该分担一部分精神与实际的劳动（当然我写到这点，你会非常生气“李锐王八旦尽说漂亮话，苗儿交给你”。苗儿多病是特殊情形，不过我是来谈问题，还是要斗胆写出）。3、对冀热辽党态度不对。好像若大一个冀热辽党硬容纳不了一个范元甄（因为你原来是这个地区的。如果说你可以特殊不回来，那就是女同志可以特殊一些，迁就一些，实际是自己看轻自己。因为任何党员本来决不能说是非他在那个地区不可的）。4、照你信中所说的夫妇关系，仅成了一种历史的义务与李锐这个人对你好而已。因为你是对党写信，我当然应完全信任其全部真实情况。这样一种思想与关系当然不是我所希望的，也是损伤我的感情的（不管你如何生气，说我顾得上计较感情，也还是要说出我的真情，不然我就太麻木了）。

现在我所了解的你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1、决不回热河，如回热河等于葬送自己前途。

2、留在哈尔滨一个人带孩子，一切困苦自己背着，又非常烦恼气愤，非常不甘心，乃至暴躁无已，对我痛恨无已。

这样的矛盾就我有何力量解决？——当然你也并不希望从我得到解决。

我还是要将意见说得更明白一些：你是想做一个超脱现社会规律（并非迁就落后之意）的人，而实际超脱不出，因而烦恼无已！解除之道还是要你自己实事求是一些。

大概我的话是越说你越冒无烟火，也许会把这信纸撕掉。但我忍不住还是要说。我觉得我这是诚恳坦白的态度，为你着想的态度。夫妇关系来说，是深深爱你的态度，忠言逆耳，切请三思。

明九、八、深夜（1947）

1947年9月9日—14日

《组织与纪律修养》摘抄补遗

△ 人的个性、脾气、态度是由社会决定的，如动辄就打人骂人——这种脾气

是一个思想观念问题，是特权阶级思想的反映。有些同志平时脾气还好，一做负责工作，脾气就不好，这样态度显然是由于思想上的不正确。凡是不按客观规律去行动，凭着主观逞性去处理事情，那是不对的。这都是主观主义，党性不强的表现。凡是这样的同志就要切实修养一下。

△ 在下列情况与条件下，最好看出党员有无遵守纪律的精神：

第一、当领导者在政治上、文化上、能力上、资格上都不如你的时候，你能服从他，并且帮助他。第二、当领导者和多数党委发生错误时，你也服从他，服从多数，并能保留自己的意见，向上级提议。第三、当你和上级有原则上的分歧，意见上的争论时，你仍能服从组织，尊重上级。当党内发生各种严重的思想斗争，有各种错误思想来诱你时，你能坚持正派不为同化。第四、当你同曾经反对过你个人，对你个人有私怨的同志相处时，能在困难和危险时，保护他援助他，实行“以德报怨”。第五、当你在最困难、最危险、甚至威胁到自己生命时，也能严格遵守纪律，那就是好党员。

△ 当下级和其他同志批评你、反对你时（不论他们是否正确），你能谅解他们，尊重他们。当你所在地那部份党的组织散漫，纪律废弛时，你能去整理组织，建立纪律和秩序（如此情况下最能证明你能实现正确领导中之两条）。

自愿与强迫的统一

△ 一切革命工作都有领导作用。每个同志的工作，在政治上都可以求发展的。每个同志应切实负责担起自己的那一份工作。我希望每个同志应当如列宁所说的一样，“多作日常的、细小的、麻烦的工作，少说漂亮话”。

△ 技术工作是最有前途的，将来把敌人消灭掉了，不打仗了，就要以技术工作为中心。

△ 先进党员在分配工作时无所谓愿意不愿意，高兴不高兴，工作应由客观的需要来决定，不能由主观的愿望与兴趣来决定。应当说工作重要不重要，不应该说我愿意不愿意。愿意与强迫是相反相成的，是矛盾的统一（打仗冲锋陷阵流血牺牲是被迫的，但革命战士都自愿这样做）。人觉天冷要穿衣，肚饿要吃饭，这都是强迫的。但是因为人都自觉地去便成愿意的了。如果党员自觉到那工作的重要，革命的必需，他就努力去担负那工作，这样就变成自愿了。如果你没有这自觉性，就成为强迫的了。

读读少奇同志所谈的这些，看看自己，真是差得太远了。不过这两年来自己也在自觉照着这条路走。虽慢，但总在前进。从西满日报一段，我感觉你处于一种停滞状态。因不了解详情，这感觉也许不对。但望是一种错觉。你是一个对人严对自己宽的人，很少看人家的长处，多看人家的缺点，以致失掉与党（党员）关系应有的平衡，常常自寻烦恼。你对我又何尝不如此。在中国作一个革命战士，没有高度的宽容与忍耐，是不能有任何成就的。在你身上好像就根本找不到这一美德。在主观上觉得到处是刺猬，客观上自己又真是一个刺猬。你的身上充满了复角。诚恳坦白的对原则问题的顽强不屈，这是我们所需要的，而你却原则与非原则、个人愿望与客观实际常混淆不清，结果陷于烦恼深渊而不能自拔。

不知道你完全了解我对你这种感觉不？说老实话，我不是看重你的优点，认识你优点还是多于缺点，而且能够改造，我怎么能爱得起来？仅仅有一个“人不如其”的维系，那是非常危险的，那仅是一种义务而已。一个历史的义务，加上孩子生理的纽带，只剩下这两件东西，那又与旧阶级的夫妻关系何异？当然，你现在也许是一种不正常状态，这种不正常是你全部思想意识所有存在缺点中的一部分，当然不可能孤立求得解决。

昨夜老朱也看了你给东组的信，他也是有些感想的，特别和我谈到报社内部与外面流言极多（很久就已存在）。他已作了些解释，这些东西当然决不会影响我们的关系。但遇到这种东西（处在其中），总不能增加我的愉快。当然这是极次要的问题，任其流传也无大碍。——应该说人们还都是一种好心。你应该回想四四年有多少好心的人为我们操过心，而现在还有人在操心。我觉得也是一种不正常状态。

这次接你信后影响特大，前昨睡迟连两夜 out。现在写字一多，即头昏目眩。食欲极不振。冷水澡仍继续，可坚持下去，你可放心。

南下时，在凌源买了两大桶、四小桶奶粉（共费省钞八千元——即东北八千。现赤峰买需高十倍）。两月稿费及保健费，六千元买了满秤一斤三两旧毛线（洗后没晒好，颜色有些不匀），这都算作我给我天天想念不已的苗儿的周岁礼物吧。让他吃奶粉时记得有一个爸爸，这个爸爸不管如何被妈妈咒骂，他是溺爱弥坚的（一笑）。

回想我们这八九年的生活，好像基本上是生活在书信往返中。重庆、湖南如此，延安（大砭沟马院、杨家岭清凉山）如此，承平如此，热满如此。这到什么时候才

是一个休止!？我们写信的时间加起来，你说不够写一篇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吗？所耗费的精力真是没法计算。这一个“无期徒刑”也不知何日能获大赦?!（一笑）

九、九 午饭前

新：夏耘一直没车走，听说妇女代表月半走，还可写一些。几天来做事还是不多，不紧张。也许真是身体不济？刚才又翻了一遍你交李季带回的长信，苗的生活将你压得太喘不过气了。奶妈找得没有？恐怕难找到手豕那样的。你以后恐怕也只能半工作，如此情况也不能放心下乡。苗儿是否已好？这件事天天在脑中，放不下心来。一天吃两个西红柿是不是太多？这是热性，小孩的病总是从消化来得多（大人也如此）。你的科学办法太过了，恐也不好，还是要按小孩具体情况来。儿时的回忆没听说婴儿有这样多病的。我们姊妹少病，好像就没什么大病过。苗好像带了些你家的传统。五妹是维他命长大的，你小时身体大概也不好。我的先天给苗儿应该不会有特别弱的东西。大庙颠下当然是早产，苗儿只有八个月。这样多病，你是否已摸到一些规律，以后能加预防？我总怀疑你带的方法也许有毛病，这样说你又会不高兴。我真是只能讲些空话和胡话。在热东地委时，见到一小孩，比苗儿早廿天，满一岁就能稍稍走路了，会做各种学样。苗儿与之比，显然体弱。但那孩也是撤退阶段生的，所以我觉得不足月是主要原因。怀孕期间你的营养不能算坏，后来去北平后心情也好转。你现在的位置真是使我无日能安！

许多熟人当然关心此事，此次外出和杨雨民^①一路，同住了半月。他也很关心（他的老婆不生孩子，这次要来东北开会）。今天见了还问起，他也听到流言。人家还吞吐不好问。这次“建议”虽收回一下，还是想你过细考虑。主要是你自己这样并不能抽身工作，且战争长期，这种长期分离没必要。你虽能忍耐但事实上你会常觉苗儿是无爸孩，有点事情无人可分担一下。我是应该分担的，也可以分担的。你说没有热情要弃一切，回热河迁就我。实际是许多矛盾存在（你与工作、你与苗、你苗与我），问题还是要寻求解决之道，而不是任其存在或发展，矛盾总是可以统一的。这倒不是理论，而是符合任何实际的。前晚赵来参加编委会（他现常参加，也很关心我的政治生活），至夜深时，谈到你的事情。程将你和他谈话情形讲了（我没找到机会和程一谈，他已去前方），他问到你和他的意见，说想和你写一信。当然他

① 杨雨民：当时任热河省政府主席。

可能是怀疑我们关系的，也许还觉我太主观。李季带回信中你谈到许多使你不愉快之事，说我“庸俗”，这种事上我没玩两面手法（你知道我的为人没做过两面之事）。过去我是“坚持到底”，组织上当然是如此（从干部处理，从我们关系，这当然是对的），自那封信提出同意你留东北后，程走时我也只向他谈到“看你的本事好了”。也没有再打过电报。直到现在，我觉得我那时同意你留在东北多少还带些感情冲动，没有很多想到这样下去后的许多情况，特别对战争估计有点速胜思想。“高潮今年总可到来，就等形势大变一起解决吧”。同时对领导不满也没多想，这是会改变的，归东北局领导后，总不会长期落后，总是一个地区。因此我现在想法，明确地说是又变了：你还是回热河好，回来更合理些。你应承认你想问题是比较偏，片面一些的，你硬将你之“吃亏”全归咎于丈夫与孩子（整风审干阶段你犯错误时并没有丈夫与孩子的绊石），这就是一种偏，犹之你尽看我缺点（孤立、不从发展看），而郁郁不乐一样。

——十二日

从前夜起，面临两件大事：全国反攻开始（高潮已到），打败蒋介石乃一二年内之事（不是全盘革命胜利）；赤峰闹鼠疫，已死二人（是从疫区来的，封锁不严）。

反攻尽管是长期，但总不致长到四五年。“最光荣的位置”既在“长江北岸”，那我们南下之期也不太远了。明年也许可见分晓。于是我想到你不能带苗走，就设法将苗留在东北（甚至想到找到灼姐，是否可交她）。你说我是不是想得太远一些。鼠疫当然是可恨之事（我看过一副欧洲中世纪黑死病的画），不过此间实行紧急措施，当不致有大问题。我已打了三次针，也增加一点信心。

这次动员大批干部下乡，因家中主力太少（张维冷下去，我还要管副刊），我和朱都不能下去。黄华已肺病，全休养，朱代替他。准备抽几个新干部下去。你如在，这次是可下乡的。分局同志只留一人在家，这次是接受了东北精神。最近听了冀东、冀热察两区党委汇报，下面问题多，干部思想也极不一致，报纸报导土改极不够。当然有客观原因，今后准备用全力改进。

这次外出弄回几大箱旧书，有名贵之品。在建昌一蒙古上层家（李芳众议员，我父亲同事，后事敌，已死，家中无人）弄到的。还弄到一些字画。有民国三四年的《东方》、《妇女》等杂志，光绪年的《大公报》，光绪年的《日俄战记》四厚册，近代史书很多，最好版本的《红楼梦》，未删的半部《金瓶梅》，通史廿四种（即

《内忧外患丛书》），林琴南全部翻译书，有关妇女的书不少。珍贵的蒙古问题书……，我的图书规模很不小了。可惜你不在。

你各次寄来物件均收到，最感激的是书。当然不会“案头饰品”。昨天换到一部精装的晋察冀最近印的《毛泽东选集》，多《农村调查》一卷及文教篇，道林纸，比大连版好。东北为何不能大量印。很应该印些“豪华版”（如《海上述林》）。我们印书太不讲究样式，使人易生不爱惜之感，这是不好的。这点苏联也不及日本。鲁迅、巴金等都很考究样式。这也是游击作风之遗习。

药你不应寄我，你的消耗比我大，所以我固执将热河那瓶维他命丸仍寄还你，你如不吃，我会非常生气的，下次来信要告诉我。鱼肝油丸我已开始吃，分局养数乳牛，我每天可分到小瓶牛奶。这次木箱内所寄各物，开单如下：

奶粉二大桶（五磅的），四小桶。皮鞋一双（内力士一块——给苗洗澡的，手套一双），白糖一盒（热东时别人送的），红毛线一斤三两（白毛巾包），狐皮帽料一个（装牛皮纸袋内），棉花四捆（半斤一捆？），药丸一瓶。还有两捆棉花也许另带。徐之光（志贯）林西时给我一两土，可换些布将来也是你的。你的钱不必寄来，这边似不好兑。你买些东西（或黄物^⑨）存着好了。这边物价比东北便宜，你需物可写信来。但棉花之类不好带。

我虽然坚持建议，但也知你不会回来。这封信“计较”又多，你也许看后极烦。夏耘躲鼠疫走了，此信托张敬宽同志（杨妻）带来。

寄照片十一张。

明哥

九月十四日下午（1947）

免人麻烦，剩下棉花不带了。

似乎还要供给你一点情况，东北可能派些负责人来这边。

苗二照片我最喜欢的是“吃饼——甜”与“死劲咬面包”两张，特别是后者。田绿萍等都说苗长得好。有一天我看照片入神，想了四句：苗苗小苗苗，使劲咬面包，一天两洋柿，坐车还害怕。

八一五报上一版丹地介绍文，及九九副刊荷来文，你可看看。前一文对你是有

⑨ 黄物：指金银首饰。

好处的。后文当然与你无关。

气候来说，对苗哈不如这里。目前鼠疫你更不会想到来。以后的信我不会再提此事了。谈谈各自有什么心得吧。

高岗报告缺了二页，这些东西很有启发，大家都传看了。《参考消息》也都传看。盼以后能坚持寄。

《东北日报》前天才一总接到七八月份，如可能，不知你能不能随信寄报？

1947年9月1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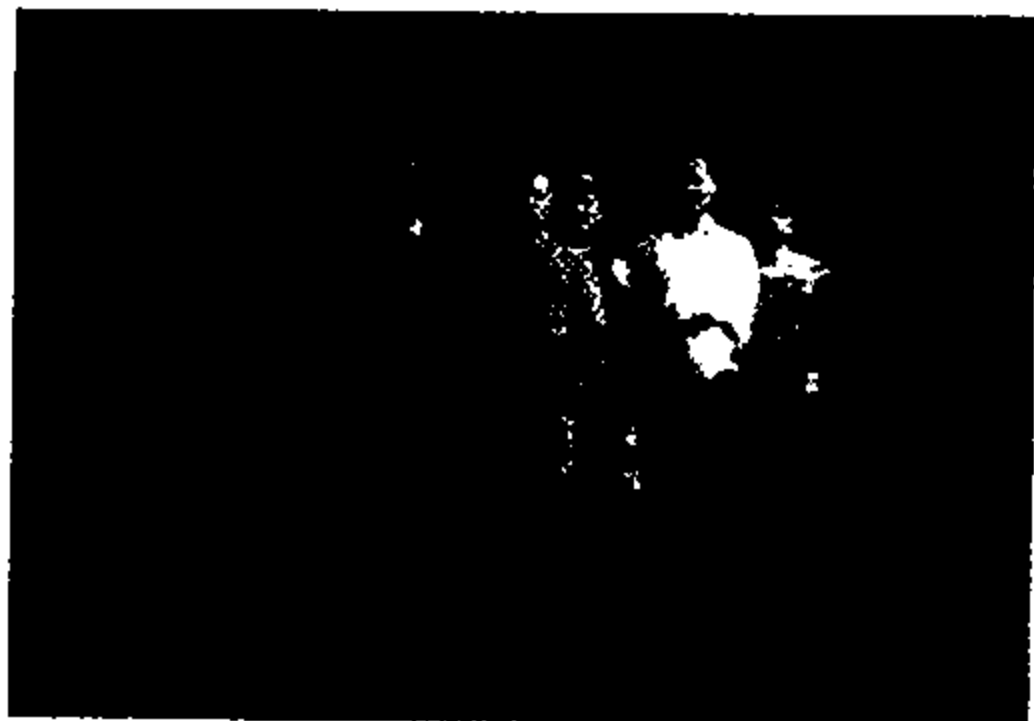
新：

除木箱外，还带一包（内有二扎棉花与报纸合订本）。报你看完后，如不想保存即转送东北日报亦可，也许他们收到较晚（或将九月份给他们，合订本已送有大批）。

赤峰鼠疫没有发展，据乌丹来人谈，打了三次针的较保险，我已打三次，你可放心。

全国反攻宣布后，不知东北有新的传达否。如有盼寄我。程回后总的精神似强调长期战争。我们几个人闲谈中，觉今天形势与程的强调似有出入。

苗儿情况如何？念念不已。奶妈找到没有？你现在工作没有？那次称呼“李锐”信是否坏情绪的顶点？抑或有更甚者？



1947年9月李锐与《群众日报》同事在赤峰报馆合影，左二起鲁蛮、李锐、朱九思、张维冷（前排）

这次外出情形信中写得较少，以后可补记些。你有没有坚持记日记，我每天记五分钟。晨操已荒废多日，冷水浴可能坚持至冬天。你们是否已棉衣上身？寄来皮鞋不知合脚否？

四厚本《日俄战记》很想送与林总（读了他几个报告五体投地），又恐人家无暇一翻。作为参谋部资料书是很好的，这里的参谋部用不了。（去冬我送过几本军事

书与程，后来在别的同志那里发现了这书，就不想再送了。有一本《东北边防形势概略》借他，在夏季攻势中他看完后转与彭真，这令我满意。）

《内战史》闲时在翻。少奇同志说：由于特殊的人可决定一个时代，无列宁可能没有一九一七的十月革命。《毛选》与《辞海》现同置案头。

你为苗所累所困顿，你知道我多么想看看你们吗？去年此时你正（候候）孟奎，大受惊慌。而我在（滦定）正紧时单车到半截塔过了一夜。好像过去很久了。而现在是我们追敌人了，追到长江去了。你想不想武汉？应该想！廿年前党在那里公开过，十一年前我们在那里偷偷摸摸过。还没写信与灼姐，好像马洪带你的信，问四妹是否已出来，我想没有出来。我真觉得你有在哈市准备一个放苗儿处的必要，形势发展有时出人意外的。蒋介石不可能有希特勒的本事，打到柏林还巷战而自焚。

我今年二月写给总社的汇报，总社给我回了一电，鼓励了一番（见九一报），七月广播，在东北是占第二位（第一辽东，西满第四）。我们电台仍不能畅通。

今天我出主意，炖了羊骨头吃，大家都赞好。你在哈市无法享受。我这里西瓜廿五元一斤。

很久没有写社论，最近要用功写东西了。你的信也发出（不发出，很有件心事）。

明哥

九、十五、下午（1947）

1947年9月20日

新：

原带信人张景宽^①不走了，托另外不认识的人带。

为避免鼠疫，首脑机关已搬下乡，我们现无法动（电台及无交通工具），暂搬文庙避难，断绝往来。我估计不致有大发展，你可放心。大批干部下乡，我现尚不能

① 张景宽：应与前信张敬宽为同一人，

下去，以后或下去一时，还是只能为了报导。工作烦杂如故，你是知道的。

这次的信很可能又使你不快，为存其真，就这样寄你。希望你不要为我一些不当字句而烦。

现住一后殿中，陪伴诸圣牌位，阴而冷，非久居之地也。赤市已封锁，最近东北有人回，也不能接到你的信了。

我生活很好，不好者就是过甚思念你与苗的情况而常不安！

亲苗和你。

明哥

匆匆九、廿、（1947）

1947年9月21日

明：

近况如何？看见一个孙元范报导后即无消息，我想你也许去冀热察了。从韩梅村带信后，也未收到你的来信。

手冢走后苗病了四十多天，我已瘦得不行了。最近何伟替我从牡丹江动员了一个日本护士，约期带三个月。苗很喜欢她，最近十天没病。青黄脸色中微有红意了。但天气已凉，整整病了一夏。

我想上牡丹江中，又怕移动对苗不好。去那里是有个人能经常给些关心与帮助。机关里不接近群众，女同志之间除了谈生活孩子，再无关系。男同志则多在乡下。

反攻到了，我的爱国保田阶段如此过去了，这当然不会引起你的什么怅怅，因为你仍照常工作，但我的损失是无法计量的啊。这几年真是好时光呀，许多在延安没做过什么工作的人都干得挺不错。我呢??

不知你为何不写信，我的信都收到没有？当然这样下去彼此可写的都会越来越少。

我现在的状况大概就是所谓落后吧。

祝好！

苗就十四个月了！

大概来春才能会走路了。

元甄

21/9 (1947)

1947年9月22日

今天忽然接到杨庚给你的信，还有以前老汤的信一并寄你一看。今天与李德仲老婆一块上道外买东西，水果山堆，中秋气氛甚浓。你在何处渡此佳节？想念我们吗？

天气已经很寒了，赤峰想必好些。鼠疫怎样了？这是对行政效率最好的考验。我见你们电讯上说“防范未周”，这边却大不然。

苗肠胃仍健，昨晚给他洗屁股发现长些点肉了。只要不病，能吃，他是易胖的。还有四天就十四个月了，尚不会爬，不会站，走路大概待明春了。整病了一夏，真糟。这几天叫日本护士带得很活泼了。嘴会做各方花样，会鼓泡，头发变得硬起来，简直和你的一模一样。头发、眉、手指头，这些是最像你的地方。满十四个月时再照像给你。你的近况如何？热河如何？刘邓进军真是令人兴奋之事。我现在唯有希望把孩子往家送了。

灼姐他们有信给你吗？为什么四妹没随他们出来？南君已到山东，有办法给他写信去，你写吗？

九、廿二、(1947)

1947年9月29日

附上《参考消息》，把你们的报寄我看看。

明：

今日中秋，你在哪里？

热河也打起大仗来，到底是反攻了。

很久未接你信，我给你带的书、鱼肝油（六月初）、香肥皂（六月中？）程政委带信，以后一次附糖信皆未见复，何故？

苗已好起来，我已奇瘦。

没什么话可写。告你一件事，前天邓力群给我来了一封信，说要来看我，我把信及回的短信交刘明夫^①了（他在富春同志处作秘书）。本想给你一看，因要给刘明夫。我的回信是：“邓力群同志：来信收到，谢谢。我现在带着孩子，我们的孩子像爸爸，只是身体不好，常生病。你们做群众工作的同志都是很忙的，匆匆过哈不必来我处了。谨复。敬礼！范元甄”。

告诉你当不会引起你什么吧？这封信证明他这个人的修养并不高明。

鼠疫是一大威胁，据说越冷越严重。热河怎样了？你要小心。

我今天喝了一碗半酒，这里有很好的葡萄酒，我常想你如能来，一定要以此相迎。

西满分局取消，郭述申来哈任东北局宣传部副部长。许保真也来了。老朱好吗？问候他。

给苗照了相，日内寄你。

元甄

九、廿九、（1947）

我的复信还很客气，因为他信中并无什么明显的意思。但这行动本身就不是普通的意思，则是明显的是吗？

羊耳已累垮下来，不能工作了。你要小心身体。

1947年10月6日

明：

前天找到了一个日本女人带苗。但是对孩子不好，今天把苗摔了一交，嘴肿得多高，我心里难过极了。在我自己日夜不睡觉地带他时，从来都没摔过他。

明后天我决定去阿城（哈市东南九十里，一天两趟车），到那里一个糖工厂去学

^① 刘明夫：湖南人。延安时为范元甄中央政治研究室同事。曾任国家计委副主任。文革中得过精神病。已去世。

学工厂管理和职工运动。那是一个很现代化的糖厂，中俄合办，有三四百工人，厂房建设很漂亮，生活条件对苗好。准备到那里找个俄国女人带苗，好好给他吃些鸡，保证了一冬不生病。明年春后的生活就不能像今年这样安定了，说不定会南去，你看秋季攻势刚开始，就如此淘淘。

对于我自己来说，我考虑到苗的情况，我今冬不可能下乡，在机关里就是搞材料，倒不如去搞个工厂比机关里总好些。经过自己亲手做件事，总比老是说空话好。工厂虽然会忙，但比农村规律。省委对女同志宽待，我的不紧张的毛病更发展。

你几次来信提到日记，我实在无可记，到那里后大概可记起来。

关于我们之间的事，不要再谈了。我对于你做的不同意处也不想写了。不正常是事实，但是有什么办法？

刚才发现苗儿摔破嘴流了许多血，心里难过极了。真气八啦，他这还是第一次摔跤哩。

关于反攻的事没有什么特别的报告。

苗满十四个月那两天照了一卷像，现寄你，准备再挑一两张放大给你。

你瘦了，我也许比你瘦得更甚。人们都说“瘦得不像样了。”整日头昏，四肢酸软。

哈市鼠疫已死十多人，空气甚可怕。

你买的毛线太旧了，我准备双线制织衣服去卖掉。奶粉可卖五万元以上一桶。皮鞋很好，可惜大了。去年赤峰那种棉鞋很暖很舒服，此地发皮的反不好。可能的话给我做一双吧。狐皮帽我用不着，等老朱回时带你，我有皮帽。

到阿城后再给你写信吧。再见。

邓力群来找过我一次，我听说他来避走了。后给刘明夫一信叫他严斥邓。附告你。邓的此举更说明他为人之不值得尊重。别人竟把我往这上想，真滑稽。这件事是我真正获得了教育的事。

给你些糖，以后我大概不会缺糖，而且会供给你吃糖。

握手！

你没想到送黄华奶粉是不对的。

甄

十、六、晚（1947）

从照片可看出他在复元中，有点肉了。

看看小苗的嘴睡得那可怜样。

我直抱了他一下晚。

照片共十一张。

附糖一包，参考消息。

报纸因李季说你们有，故未寄。以后当可寄。

1947年10月12日

新妹：

老朱来，大概你可以较详细了解我这边情形，写信总是只能反映一时情绪，有时还会引起一些无谓烦恼。写起来是信笔几个字，而予对方的，却是好久的不安或不快。这情形恐怕我们两人都有。这次回热河的问题又提到你面前，估计你的情形是非常气恼。加以这边还有困难存在，如战争与鼠疫，不过这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你自己如何能较安心较解放做工作，其次是我们统一问题。这两问题同时考虑也好，分开考虑也好，总之要解决，一定要解决。我们不要谈“迁就”，而考虑客观可能。所以我最后坚持你还是回热河。高岗同志于八日夜抵赤峰，是夜与翌晨我单独一人在他处谈了五六个钟头（分局下乡了），出乎意外地谈得痛快。对这边领导他所谈的比我们所感觉的要严重与尖锐。我们平时也常提意见，那是树木多，基本还是我们对党严肃负责态度不够（如从不好好研究分局指示文件，从中发现问题）。这次谈话增加了我的政治勇气，使我领会应如何大胆看问题。因你不了解具体情况，不便也无法多写。你来信曾说过“不去得力人我是不回的”。现在得力人来了，可能呆半年以上，这里情形是在好转中。你回来当然会比过去不同，报社环境也大大不同。不管在哪里，你都可以做番事情。

九、二短笺（你记得吗，蓝铅笔写的）增加不安。苗儿病根到底是什么呢？这里有一群孩子带得也都不考究，未见有病的。苗儿是不是先天太坏？主要恐是不足月之故。现在是否平复了？每天吃些什么东西？是不是饭食不调？小孩病主要是饭食上来的，不能让他吃得太多。我总怀疑你那时每天给他吃两个红柿又啃两块干面

包，那怎么消化得了。对苗思念无已，特为上街为他买一贴照簿（来赤后第一次自己买物）。大的改小，专贴他和妈的照片，共卅三张，置于案头。休息时翻翻自娱，别人要看也免得一张张弄坏。苗断奶后是应该由我多分担一些勤务的。现在我变得非常爱小孩子，田绿萍，安若的孩子我每天要抱和逗好几次。

付上一封信与你（几天前接到的），你定会很意外。王佩璋大概是在北平和你们洗衣服的，这人是祝志澄弄到张家口与老蔡结婚的。老蔡是上海老工人，原在中印厂，有流氓气。我已托这里樊经理向晋察冀写信，设法将她弄来（不过很困难，路上无伴不好走，又不知她具体情形如何）。你回来，则当尽力设法弄来。有这样一个（记得你在承德曾说过，有这样一个就好了。我没记错？）苗儿就可放心了。可惜我们现在与晋察冀不通电报，不然倒可向这位余丽娟去一电。

你的具体生活情形有时我很怕设想，吴博^⑨的情形很容易泛起，而你的性子又比她急躁，且还没一个人可以发泄发泄。

你应该想像得到我无法来东北，即请假也是不可能的。为我去年提过一次要走，赵在分局讨论报纸工作时，还提起此事来顶我（我现在与赵的关系比过去密切得多，还愿意向他提意见）。老朱之来当然是为公，就我私来说，也是代表我看你和苗，并劝驾。最近才知程政委很不满意我之写信同意你不回（因为他走时我曾表示最好劝你回来），好象我是两面。实际我也真是曾有过两面的矛盾。而现在当然就只是一面。我之私心非私，不知你能察谅否。

也说不出什么道理，我觉得我们俩人现在很隔膜，很生疏，这当然与一年来两人生活有关。尽管信上写的介绍的不少，那到底没有形象。各人生活不同，所想的就不能互相很细致了解，而夫妇似乎是需要日常细致了解的。特别有了孩子后，这种隔膜与生疏我觉得实不能再延长下去。你以为如何？尽管我们共同都是这样认识，你不应为我而转移，但问题在如何求得个人与两人（加上小孩）都能相安，都能求得一个统一。天下事不能尽如人愿，总是应寻求一个较好的解决。关于女同志结婚生孩子的问题，少奇同志在七大大专门讲了一次，说在中国革命中女同志表现都很好，很少叛变的。但因总要结婚，总要生孩子，那就还是应该安心带孩子……是要女同志在思想上减除不必要的负担。我不是来向你训大道理，更不是反说你不安心带苗，

^⑨ 吴博：叶剑英在重庆时的妻子。

不是的，而上说你思想上的负担（个人工作及其发展——自己的事业）与客观实际有矛盾。你要理智弄通这个客观实际而求得思想之平复，你是常常易为哪怕一些别人的琐事（乃至我吃饭口响）而致不平与厌烦的。对于西满的批评，人家有不公平之处（当然你自己有缺点）这是人家的事情，你何必为它负担愤懑呢？女同志带孩子会很大影响自己的工作，这是今天的社会问题，不是小范一个人的问题，自己就不要订一个超过客观的理想（如单人下乡），而自招许多烦恼。你之无奶是心境太坏所致，因吃不好奶，苗易病，你心境更不好，奶更差，苗更易病，以致坏到拧手冢而使之开了小差。结果苗更易病，自己更累（田绿萍等都极羡慕手冢会带孩子），心境更坏了。如此循环，螺旋形向上发展，于你自己，于苗均无好处。你是一个能理智的人，有思想的人，问题就在太不愿理智，太放任自己。然而归根到底吃亏的还是自己。我这样说，你能接受吗？我真不愿再溺爱你。也许这些话你躺在我怀里，我慢慢谈你会害臊起来而接受的。我这一生最不讲理就只离延与杨文别扭，你劝我仍固执那一次，那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那次事情给你很大反感，意冷，我至今不忘（我们一路行军生活之不调）。我对你当然不会发生你那时的心境，但“怎么得了”之感是常有的，担忧之心（如怕你失手于苗）无从放下。自己单独一个人，不管在如何困难环境（如保安处，如去冬刚到林西时之处境——当时没对你说，你也在不安中）总能想通问题，不会老苦恼自己。这是我的，也是一般男人的长处，你应在这方面多作些努力。你之无高热情想回来和我在一起，这一方面是带苗生活所致，一方面也是我调过去以后对你无所为。但以后总会慢慢进步的。我们俩人没有在一起共过生活的患难（承德撤退出来一段太短），这是很可惜的。

老朱走后，我之忙你可想像。黄华都休养了。我是社长兼编辑、兼最后校对、兼照顾广播还要兼编个别给分局看的小册子（他们下乡了）。而自己有许多文章想写，想写而提不动笔（譬如《热河地主分析》稿在心中快半年了）。我个人的志向，当然不是做一个报匠（我想搞建设，工程方面的建设，管理亦可），但现在是较安心做一个报匠，想做一个好报匠的，这是客观决定的，因之我思想弄通，不如你似的常寻烦恼。我这个人兴趣很杂，但战争告一结束后，将来的世界是科学的世界，笔杆子没有实验室和工厂吃得开。我在十七、八岁时有过这志愿，将来也还可回到这志愿内围来。余光生复员当然对，不过这是后话了，向你聊聊而已，向老朱都少谈过。

我现在唯一的生活调剂是睡觉前擦冷水澡（每天要动摇一次，但都坚持下来）。有时失眠，这就是你与苗的时间，简直是一种刑罚。食欲极不振，菜好也不行。最近是吃腐乳（奶牛送下乡了，牛奶早停）。上午几无大便时间。早晨按时醒，晚上非看书不能入眠，脾气仍有时躁。夜间做事腿即发凉。肚子很久没拉过。紧张写作了几天，便有几天非常想松弛。偶而照镜发觉自己是很老了，完全是中年人的面部筋肉。

苑子纪明天走，晚上还要开会，不想再多写什么了。

吻苗和你。

明哥

十、十二下午（1947）

给李毅，老汤匆匆写了几句，每人寄了张照片。林格就来不及写了。那照相机可交李季设法找人修，毛病单给他，他较内行。

1947年10月21日

明：

这两天很希望你能来看看我们。过新年来吧。今天买了些辣椒与白萝卜准备腌起来招待你，还要作些腊肉。我们现在是薪水制，自己作饭吃。

前天从哈尔滨趁晚车到了阿城，苗儿稍有感冒，今天已好。这个糖工厂是松江省政府的，内有白俄大资本的股子。在阿城郊外，阿什河畔（在哈是阿什河街）。厂址很漂亮，多树，洋楼，厂里养着牛群。牛奶与奶油皆很贱。我住一间房，一厨房，一厕所。大清早就晒到太阳。两个大窗户，烧炉子就热了火墙。苗儿过冬可不犯愁了。因为住的房子很漂亮，因此很想你能来看看我们，住个一两星期。

这个厂已创设四十年。起初是中东路的俄人资本，九一八后日本强迫合营，八一五后叫白俄廉价购去。现在用行政力量算是归松江省，省资百分之五十一，老巴笃（白俄香烟大资本家）百分之四十九。现在主要是和一些掌权的白俄份子作斗争。

全厂现有三百多职工，三分之一俄、波等外籍人。技师、工程师全是俄国人，掌握这些人是很困难。现在白俄上层份子正积极扩大民族隔离，以挟技术威胁我

们。省府方面对糖厂要求很高，明年须供给省府开支的百分之廿，今年要交十六万的任务。

机器设备是完全机械化的，自己用蒸汽发电。全厂分制糖厂、酒精厂（制糖剩下的不能熬糖的原料）、铁工厂（翻砂、钳工、铁炉，电焊等）。制糖原料是甜菜（看去像白萝卜一样），由政府分种子指定农民种交。从洗萝卜起至出糖全部过程都是机器，制作过程等你来参观时再给你介绍吧。

我的工作副政委。原有一个政委叫卜蔚，华侨，在张家口作过中学教员。厂长李洁民是延安俄文学校的助教。有个副厂长现在乡下收甜菜，叫作程垣力。根据他们所谈情况，大概是马列学院那个程海阔（你当记得他？评论部的群众）。这与别的工厂相较，还是“老干部”较多的。

我的工作范围还未谈及，现在是熟悉情况，大体是职工运动。不外主要是教育与工人福利事业。这下真是大改行了。如果搞得有兴趣，就一直搞下去也好。

我尚没有什么大计划，只想到努力做到两点：一个是稳重，现在是自己动手作事，再不能像以前那种信口开河乱发议论；一个是养成工作习惯，工厂环境上班制度皆有助于此。你还有什么“指示”吗？只可惜苗儿保姆尚未找着，现拟找一个俄国女人。

这次离开省委，只有一件值得告诉你的事，那就是同志关系都还处得好，尚无骄傲盛气等反应。我自觉（从别人反映）是较平易近人了。这与带孩子生活有关，不那么觉得自己与别人（特别是女同志）不一样了。在接近人时也不太那样选择有意义无意义了。当然省委那种环境，人们的水平较近似也是一个客观原因。不管怎样，“平易近人”这点我愿继续作去，主动去接近人。

准备记简单日记，如办不到，只有用给你写信的方式。请每隔一时期提醒我一下曾经写过的决心、计划或者心得等等。好吗？我真疲倦呀，每夜睡不足七小时，一下班就得与苗混，毫不能休息。支持八小时工作实在昏昏然，改善改善营养看看。

说到这里，薪水制还是个问题。我一个人供苗、供保姆，吃、穿、物价又高。同志，这会儿你该尽点责任了。按月从你处供给苗，保姆又不行，想个什么办法？我准备让老朱他们给我留点钱（离哈时给了五万，他们买了一床新毯子给我，我坚辞了）。

奶粉是好代金，因牛乳方便，苗又能吃饭了，可变钱给他吃鸡。最近卖掉一筒，

六万元。我买了一支旧的大号金星笔，很好使。你看这字。那两筒亦不难卖，我留下四小筒备不时之需。我们每月发糖，以后供你糖吃。等天冷了带批奶油给你。还可买到很香的蜂蜜，老朱回时，如凑巧就买些给你。

薪水制是整我的好办法，我要实行预决算计划经济了。以后将每月结算寄你一看吧。苗无水果吃，哈市苹果好的一千五百元一斤（往后当日涨）。赤峰如有好苹果而价在一千元以下的话，我很希望你能买些装箱，瞅报社自己汽车得便捎我。捎到哈尔滨送阿城亦可（火车一小时，一日两趟），送到办事处或省委，我派人取亦可。你看好吗？有水果苗就可以放心吃些脂肪之类的东西。

半个月以来苗有大发展，活泼顽皮多了。因为保姆常换，倒锻炼得他群众化了，不认生。只是走路还不行，但已比前爱动多了。有一次吃饭时忽然直着嗓子说了声“好吃”，我简直像听见云端中说话一样。可惜就此一次，但可证明大人说“好吃，好吃”（离哈前用一老太太带十来天，她很活泼，每饭连说“好吃，好吃”），他已记住，并已有学语的欲望了。教他“妈妈”时不会学，教一声他吐着嘴“啊啊”，自己猴子似地抓东西往口里送。有一天我抱着他清理桌上的糖，他居然随手（那种自然不拘束劲叫人好笑）抓了一块就填进嘴，然后才抬头看看我。这是他第一次如此。老太太教会了他斗虫虫。一说“吃饭咯”，他就闭着眼睛把舌头直舔。半夜醒了要妈妈搂着睡。会从一堆“姑娘”（一种带皮的野果子）皮中挑出几个带姑娘的往口里送，光剩皮的则拿着皮玩。总之，证明着孩子的智力与健康是密不可分的，健康是前提。苗就已满一岁零三个月了，其发育整比健康儿童慢五六个月。但愿今后不再病才好。现在屋子暖，水方便，有保姆后将恢复每天沐浴。

好久没有这样写信了。生活充实些，我们的关系也可正常点。年假（你们当然无假）中一定来一次吧。与工作有点冲突，“照顾”一下也非绝不应当，我早就设计好欢迎你。

现在住室漂亮了，墙上就像缺了饰品。我想把你那承德忠灵塔前的相放一张很大的挂起来。那相漂亮倒漂亮，只可惜既不像你的实况，表情又不如你的真性格，是吗？再画一张苗相的油画（本拟寄你的，现扣下吧）。想要你替我写幅立轴。如不贵的话，到对联铺买张立轴用好墨写点什么吧，挂在两窗之间的壁上。

可惜离哈前一天才碰到安林，匆忙间（天已黑）照了几张相，尚不知好否？相机托他修去了，无机子总不能照苗生活。搞到一二〇胶卷捎我吧。此地太贵。

我把派克笔交给老朱换了五钱金子。来东北时带的钱不久前托一位去大连的同志带去买笔了。那边便宜。

啊，去年赤峰的棉鞋结实、暖和，皮里的大不如它，还替我搞一双（捎来的鞋可惜大了）。买一块羊毛毯（好的，软，旧的亦可），我替苗儿作棉鞋（轻、暖，省得作鞋底）。

你的身体如何？我常想你来休息一次（特别这里工厂环境条件）一定可以把你吃的乐的（不乐吗？）胖胖的。是吗？来替我带几天孩子，让我睡几个整宿的觉吧。一年多了，我原是那样贪睡的人呢。我瘦得厉害。

用一斤棉花给苗铺了床新被，他盖着直出汗。

写太多了，也困得不行了。握手吧。

元甄十、廿一、午夜（1947）

明：过新年时一定来一次吧！阳历年来，可以看到这里制糖情形，那时开工了，我也可以较轻闲。

设法给苗买些鸬鹚菜^⑩来。越多越好。你们靠蒋区近，好买。或托热东人买。每天睡眠不足。白天眼睛都睁不开呀。

1947年11月1日

新：

给老朱的信写了许多情形，这里就不再重复。前后和高岗同志长谈了四五次，得益极多，这是非常幸运的事情。增加了自己看问题的方法，怎样才不是官僚主义领导。贯彻土改 A、B、C，特别增强了政治勇气。我较深刻检讨了自己过去之患得患失，对党真正负责不够，自己领导的官僚主义，群众作风差。这次下乡后，自觉又改进了一些，生活上更多和大家接近，更随便。只是急躁与好严厉批评人仍存在，这些都深自警惕。高岗来后，对你过去之坚不愿回，有较多感性了解。现在更希望你能回，能从你身上学得一些东北作风。工作信心现在是有的，主要是对

^⑩ 鸬鹚菜：当时一种儿童用的成药名。主要成分是三道宁与甘草，能驱蛔虫。解放后禁用。

自己能不断进步有了信心。现在乡下环境很好，你要直接全部参加工作团也没问题，我也想能全部下去一个时候，老朱回来就可做到。对于土地问题，发动群众的思想，理论上我在延安就一直重视的（过去重视“中国问题”），到热河后也是如此。去年四月底我就给赵写过一信要分地主土地，不要怕损害富农，但究竟应怎样做，却是不懂的，只有纸面上的经验。这次下乡后就不同了，心里稍有了点底。你过去的理想同搞一个县，这次我们可相当接近这理想。

当然还是要谈到生活的问题，感情的问题，我不讳言我有这要求。最近两晚连做两个不好的梦（好象是一九四四年六月至十月的情况，记不清了）。虽然是因吃得太多和被子盖厚的原因，但与平时情绪也有关。感情横溢的信现在不想写了，只告你一件事：我现在变得非常爱孩子，田绿萍和安若的孩子每天不知要抱和逗多少次。人总是人！

带此信的许之桢^①同志刚从中央后方来，谈到毛主席坚持在陕北不走感人极深。蒋贼派九个旅合击保安之夜，下大雨，毛主席和周、任、陆，二三十天在山道上摸着走。第二天老百姓说，敌人离他们只五里。曾有二十多天毛主席没吃到肉。中央印厂损失也很大，撤退也是非常狼狈。总社一摊子在太行（长江^②在陕北），余宗彦^③，黄乃^④在王明处搞宪法（陈瑾昆^⑤诸老人）。钱俊瑞检讨了（张（和）泰道路），（张已叛到蒋方，蒋报大吹）。阶级立场说来容易，做起来真不易，我们一辈子总要守住立场。

我现在当然是忙，每早还要看一部分电稿，但编写和写的东西比老朱走前反多。人也是一个贱东西，非逼不行，有时就是第二天硬没本地稿好发了才开夜车写。现下乡后，来源较好（赤峰转移影响一个多月）。我们分手已又整整一年，现在完全不

① 许之桢：当时在延安负责中央出版工作。

② 长江：范长江。

③ 余宗彦：李锐在延安《解放日报》的同事。解放后在全国总工会工作。文革后到国际广播电台工作。

④ 黄乃：黄兴遗腹子，李锐小学同学，一生的好朋友。曾留学日本。延安时，在总政做“敌情”工作，为日本友人冈野进（野坂参三）的助手。在延安即高度近视，解放后完全失明。曾任全国盲人协会副主席，发明新盲文。2004年2月去世。

⑤ 陈瑾昆：（1887—1959）湖南常德人。中国法学家，当时任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委员。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回国后曾任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司法官，同时在北京大学、朝阳大学等校任教。1946年去延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知道你的打算如何，你这次如仍坚不回热，我似觉前途就茫茫无期了。这恐是我现在精神上最大的一个负担，而且也影响到生理上。

很久不知道苗的情况了，我简直是怕想你和苗的情形的。我还是接到你九月二日那几句话：又抱着苗儿上医院，这样生活当然是可怕的。最近读夏丏尊^①的《平屋杂文》，上面有两篇写妇女问题的文章，他的论点还是很实在的，也不想多谈，徒引起你不快。不过你还是应多客观一些，这倒不是要你向现实“低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可算你之知己，你为何硬要与知己越来越疏远呢？生活的隔绝是不能增加了解的，只会增加许多无谓误解的。看到这里你也许又要说“我不是为你为丈夫而存在的”了。——你看，说是不谈，又谈了这么多。

我节省了今年棉衣，准备交上去年皮大衣及未领衬衣（及一表）等。要李季带一件好的皮衣及毯子回，是想到将来回南方也作长城外的纪念物之意。曾与老朱商量，也得经理同意，请你最后考虑一下，作最后决定。我自己是偏向于买的（表已交公家，棉衣也未领）。

这一年在我是过得很久的。这里气候比赤峰好，也不大刮风，对苗儿是好的。战争再变，将再往南。

现已夜深，今天已写文两篇，又和老朱写信，就不再写下去了。临时知道明天有人走。

一天多做了几件事情好象就是唯一的安慰了。人变得非常功利，一切从利害出发。这样条件每次洗冷水澡实在大苦事，但为身体咬牙坚持。前晚从王家^②骑马回来，大{擦}蹦，路上横亘一破车，马突惊，我来不及想就四脚朝天摔在沟内，后脑跌得很重，很久都起不来，由警卫员扶起（他也在后摔肿了屁股）。半晌又骑马回来，躺了不久还得看大样，昨天一早全身仍发痛。为了听完工作团汇报，支撑着坐大车去王家（十五里）。昨夜躺着时，就自然想起你如在时的情况来，在这样的時候，人似乎需要一点感情。当然你带着常闹重病的苗儿其情景是更需有人支持分担

^① 夏丏尊：（1886—1946）原名铸，字勉旃，文学家。浙江上虞人。留学日本，曾任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通译助教兼舍监和国文教员，提倡新文化运动。后因支持五四运动被迫离校。民国九年起先后在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暨南大学中文系任教。后任开明书店编辑所所长，曾创办《中学生》杂志。曾任中国文艺家协会主席，从事文化运动和民主运动。抗战胜利后，任中华全国文艺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

^② 王家：村名。分局所在地。

的。昨夜想到这些，就马上停止那涌起的“奢侈”了。写这么一点，可帮助你了解我现在生活情形。现在带子女同志很多，互相闹纠纷。在赤峰我曾找大家谈过一次，不过是自己一些感触，因为经理是一个光棍，住房分配问题我都要管一下，不然那两个蒙古女孩子又会哭起来。

下乡后无闲人来往，多做许多事情。不过交通不便，又少做许多事情。

明早要看电稿（小鬼一天亮就送到我炕上），不再写了。晚安，苗儿睡得正甜，轻轻地亲一亲他。你大概也睡得很熟。

你的明

十一、一、夜（1947）

蟒牛营子

保姆找到没有？

1947年11月12日

明：

日来初雪，气候似较去年为冷，你们今冬当比去年强多。苗儿半月前由哈来阿后，一直病到现在，在哈长的一点肉又丢了。脸复青黄，仅仅一小时火车就经不住了，怎能谈到去热河。天气又比半月前大不相同。

我自己近九天身体精神皆不好，近两月妹妹来前一天即感头奇晕，周身不适，不知曾告你否，医生说子宫后倒很厉害。想是生苗所致。

到工厂这三星期搞了一次工会改选，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如何打破工人对我们的客气“官”，而作到打成一片，说知心话，以及工人的主人翁思想，似乎不像农村那样能够一哄而起。虽然花了一个星期搞工会改选，自己也感到是包办代替，但大部分工人未起来以前不包办又不行。我下了决心致力于在作不到群众路线之前，就照可能的做吧。碰了钉子大概才能慢慢地摸索出来，避免因眼高手低而情绪苦恼。

月底大约能开工，准备要搞劳模运动。不懂技术，领导劳模运动是大困难。开机后当须紧张地学习一番，最多也只不过学个大概吧。你这个准机械学士如来，就比我好些了——一笑。

工厂环境很漂亮，有树，并环阿什河（我是由阿什河街到了阿什河畔哩），远处可望见不高的山。住的房子也很讲究，有浴室，每晚人睡前可以洗澡。室内经常能保持廿度室温，苗儿仅着单衣，对于他来说过冬是很舒服的。保姆问题也解决了。一个波兰小学教员，她有一个八岁的男孩（不调皮），还能与苗做作伴。苗儿已快十六个月了，因为中外保姆调换，大大影响他学话。不过已懂很多事，他吃东西时一定要从嘴里掏出一些给别人吃。喝水或牛奶时如已够了，就猛地把奶嘴拔出来塞到别人嘴里。举动之愣有时使人发笑。最近比以前活泼得多了，高兴起来，自己把衣服掀开双手在肚子上直摸。

三罐奶粉（去年带来一个）卖了十八万，目前尚不缺钱。苗近来吃得不太考究，因保姆（她的名字维奇）硬照她的办法喂，纠正很难。不过餐多量少了，消化比前好。

我们的关系实在是个尴尬的事，隔膜确已很深，且将与日俱深，感情当然谈不上生长。要我回热河是绝不可能的事，即使用强迫命令（如有，我已充分准备对抗之），也只是再划一道深痕。如果可能，年假前后你来一次吧。看看孩子，否则，连一点印象也逐渐淡下去是太危险了。

我现在似乎无所感觉，也许是把痛苦埋藏得很深了，仅仅有过一两个深夜，我曾经很难过而流泪。一到天明我又生活得异常平静了。我很难用言语笔墨（甚至我自己的思维）表达我的心情，也许正是很复杂，才会像没有事一样。老朱谈得很简单，并未增加我对你的了解（也许因为我已了解了全部的原故？）也没能给予我什么新的东西。

据说你对我给东组的那封信很不高兴，其实我给你的信应该比那更使你不高兴。也许主要不高兴是因为我给“旁人”写，但那是你嚷嚷得大家都觉不可终日以致逼得我非写不可。好在这“旁人”毕竟是组织。

也许越写下去越刺激你，对我也不是什么愉快的事，算了吧。回顾一下四月以来是一天隔膜一天，一天淡漠一天，其中苗的病，无保姆，你所加的组织压迫等等都是增加裂痕（正是在以上情况下不断{击}来的），生长淡漠的因素。如此以往伊于胡底呢？或者是某一方另有高就（我当然无此打算，你目前也不会如此打算，不过如有良机倒也不妨一试。因为你的工作是如此重要，我的“脾气”又如此蹩扭，统一实在渺茫）。或者是拖到长江相见，有了幸福的生活，当然是很幸福，没有幸福

也不过是不幸福而已。有什么呢！

如果重翻四月以来的信或者有助于客观点为我着想吧。

我的身体已很不如昔了。多危险，什么没做，身体却不行了！曾经想开始记日记，总也顾不上。

似乎还有必要告诉一下登尔同志^⑨自那两次后已无什么。其实这是无须多说的。难道事实不够说明一切？

老朱曾用“舆论”刺激我，老实说是增加了反感的。我偏偏是如此不怕所谓舆论的。——更确当说，是我无可被论。

都写了些什么无谓的话。再谈吧！

祝珍摄！

元甄

十一、十二、(1947)

1947年11月14日

李锐：

昨天省委通知我，赶乘汽车到了哈尔滨，在郭述申同志处住了一宿，谈关于去热河的事。结论是目前可以不去，以后再说。

苗从到阿城以后又开始了不间断地感冒，今天看了许云的孩子（比苗小两月）才知苗之不正常。要比普通小儿的进度慢半年。

说什么好？心情很坏。我们的关系从四月以来是越来越对立，我现在的想法是：多不上算呀，两人关系并无好处（你说吧，过去这样生活——不是说你，是说我们的生活），结果生了孩子，自己吃很大亏，身体很坏了。现在工作又受影响，维持这种关系为了什么呀。我丝毫不感到需要这个关系。

你自己想想吧，孩子这样单独害我是多么不应该的事（在今夏最困难的时候，你帮了什么忙？无非是用组织力量强迫我带着发烧的孩子来陪你）。想想是在什么情

^⑨ 登尔：指邓力群。

况下有的孩子吧。现在还说：“来吧，来迁就我是为了使得我能帮助你呀！”

昨天天奇冷，受冻了，身体不舒服。

范

十一、十四、（1947）

1947年11月20日，星期四，零下卅度

今天到大房子与工人谈话，得到的东西如下：开工时期工人的生活是极度紧张疲劳的。厂房内奇热——不穿什么汗流浹背，乃至满身痱子。热、吃不下饭（高粱米，大饼子干粮），下工回家不得休息（房子小，孩子闹）。做了三四月活以后，工人都像鸦片客了。从最基本来说，改善工作条件是很重要的工人福利。

关于劳模运动，工人都说，机器动起来是狗撵狗，不紧张不行。这一点是事实。产业工人的劳动习惯恐怕就是指的这。但是工作态度、效率、创造性等等，他们很难了解，我也无法说服他们。当然最好是能有个工人来解释解释这些问题。有时他们又说工作没什么不一样，有时又说个人考究不同。究竟是我没有听懂，还是他们没懂得我的话哩。

李智仁态度很坏，说冷话，对立情绪。应该与工人谈谈，他们对李的话作何反应。

楚登高很好，告我许多工作上的事（听了许多次的红纸红纸，今天才看见了）。关于如果开工时间长是否需要三个班轮换，他说：“做三两个月，两个工扛住了。即使三班也只是头引人（熟练技术）三班，不然洋棚子得多花费多少钱。”这一点证明他还是从厂方着想的。

配给制是一大工作，楚登高提到民主政府好处，劳动热情时都联系到配给制。将来的改变是大问题。

我差点作了“锄荞麦”的人了。关于流糖水与鱼醉酒的事。工人讲与听都是很具体的，很难从一个例子贯通别的问题，或者领会其精神。这点大致与农民相仿。

1947年11月22日

明：

今天如果不写信，恐怕就没有时间了。你摔马的伤想已好了，以后还须特别小心，如果摔坏了什么地方怎么办？记得你在延安摔马和磨破屁股的事么，说起来这都是“年青”时候的事了。你没有详细告诉我你们迁移的事，仅从信末蟒牛营子想来也许是下乡了。还有，高岗同志与你谈的什么，你就只想到给老朱写而不给我写（朱未告我），这也值得提醒一下。记得我是如何热心地把我生活中的政治上收获告诉你吧。而轮到这些事情你就不会想到给我写了。所以说了许多以后共同生活如何如何，眼前的事就是如斯。真可笑！

十二月一号工厂开始制糖，日夜不休，很紧张。我将抓紧学习，体验体验工人阶级的伟大与痛苦。

因为保姆好，我的睡眠好（每日七小时睡眠，但比起带孩子，就是好多了），身体已感到好些，气色也好些。在俱乐部搭饭，每天有两个鸡蛋，一点肉，黑面包，只是青菜太少，营养不算坏。

苗最近好些，但气管炎简直不能一时大意，每天还有些咳嗽，这几天颜色好些了。但与我一比，就显得他很黄。

我的腿关节炎很不好。

到这后政治生活差一些，每天读报很马虎，来信谈谈时事吧。

王佩璋事我不回信了，你设法捎信叫她来。不过从组织上打听一下是否有什么政治问题（她信上说别人怀疑她是特务），因她从北平出来的。免惹麻烦。她的地址是晋察冀日报电报部余（不是余）丽娟转。

不写了。要睡了。你身体如何？

元甄 十一、廿二倚床（1947）

1947年11月24日

明：

明天有人去哈，再写一点吧。

谈谈苗儿。保姆有个八岁的男孩住在这里（我住外屋，他们住里屋，再往里是洗澡间，洗澡间那边是厨房，很漂亮很舒适的房子），还算与苗作个伴。保姆有个留声机，开起来他的孩子跳舞，苗也乐得只跳。不过入夏以来似乎一点也没长个子，与别的孩子比起来，就更显得他小。消化上并无毛病，现在每天能吃三个小肉丸子（穿汤），吃小米粥，包米面粥（外国人与老百姓都说比大米好），一瓶牛奶，一个鸡蛋，一两奶油，一两葡萄糖，一些土豆与胡萝卜汁，一次肉菜汤。他的营养当然是好，大便也很好。

苗儿很感情，他常常亲着我的脸，至一两分钟不动，有时还闭着眼，像一个大人似的。除了饿以外很少哭，几乎不哭。还不会说话，挽着能迈步，比以前迈得稳些了。眼睛会出花样，会鼓掌——这是五个月以前就会的，后来忘了，后来又会了。刚想学话了，现在又从新听俄国话，学话还不知何时。

明天苗满十六个月，预备照相给你。

工作还未摸出头绪，我是很低能的。

今天见报载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真是羡慕不止。为什么这以前从未想到南斯拉夫可以立即走向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又成了圈子了。哦，你与高岗同志谈话的收获当然不能告之妇孺，这些东西是只能和别的同志谈的，或者朋友，老婆吗只是老婆而已。说得倒挺漂亮。

前几封信提到请你新年来一次，恐怕你的要公还是难以分身吧。——一笑。

我开始读英文了，不过脑子太坏。我与保姆说英国话，不过我说得极其恶劣，脑子不听使唤似的。

再谈吧，我们的信都越来越不精彩了。

元甄 十一、廿四 灯下（1947）

██████████

(1947) 十一月廿四日，星期一

劳模条件是订出来了，不过工人对此了解多少还大成问题。似乎拉杆的成了这一运动的基本群众。在我们的工作中，究竟是拉杆的（熟练工人）或临时工是主要对象？

劳模条件：

一、努力工作，自动完成工作任务。严守工作岗位，按时上下班，保证工作迅速，质量可靠。

二、节省人力物力，爱护工具，不浪费，不损坏。

三、研究自己的工作，对工作提出有益意见，发现问题随时报告。（监工有接受工人正确意见的责任，有耐心解释的责任，在监工改变命令以前，工人需照旧工作，想办法克服困难，改进工作。）

四、有特殊功劳或创造。

五、团结友爱、热心互助，不懂就问、懂的教人，积极帮助别人。

六、保卫工厂，防止偷盗，高度警惕国特破坏活动。

(1947) 十一月廿六日，星期三，雨后冷天

写什么呢？记日记的习惯抛得这样厉害了。

昨天下午工会开会，关于合作社的事，大家讨论得倒还热烈。决定裁减两个孙易新荐用的人。记得我刚来不几天，在斗委会开会那次，听说是铁路上清洗下来的，我就说过决不能用。忘了是谁说这人铁路上熟悉。今天邓长林说得好：“东西如果买到了，难道还不会从铁路上运回。”

要使工人活跃，必须从这些有实际利益的事着手。老讲抽象的东西，把他们弄得莫名其妙。今天也反映了几个外国人的情况。朱所信任的人多是不好的。如斯拉夫、如郭琴斯，如马其顿。

李美春的事一定要严肃处理。很奇怪 Pu 为什么不在那晚收回护照，特别是第二天早晨他的态度启我疑窦。可能他也经李手图过小便宜。他在生活与经济上是有弱点的。这点很难使他接受。

找 Viky 这样的保姆是不容易的。我应接受手冢的教训，不要日久就任起性来。头几天有点事追得太紧了，这两天好些了。

苗儿肠胃扩大很严重。她喂得太多。昨晚才把此事说通。

明天机器就能动了。

工作效率太低。

外国人工作是一件麻烦事。他们一切仍旧，坏习气很深。

1947年11月30日

D. 新：

今天到王家（离我们营子 15 里）来听工作团汇报，见刘家栋^①，他明天走。晚上特赶写这信。似乎有许多事情要谈，写着看吧。

将十一月份的报寄你一全份，你闲时可翻翻。高岗来后工作起质的变化，整个工作有起色，报纸也有了起色。我抓紧了土改，全部社论短评是我写的，还写了些新闻。可惜的就是我只听了一些，自己没亲身动过一样。老朱到家后，我准备至少离家一月，自己下到村子里，跟着人家做做，真正开始向农村学习，也锻炼下感情。赵毅敏，高岗都在这一带，他们也留我，这样也可写些较深入的东西，比坐在家好得多。我之长期纸上谈兵，自己没力争下来（不管客观有何困难），这是过去一大偏向。我现在能这样，你当然也会高兴。我过去有一不对思想（也是你极不满意处），非亲自到农村不行？这与自己一向较注意土地问题有关。但那是纸上谈兵，坐而论道，是搞不通的。现在之大悟，也从工作教训来。接到人家的稿子，每缺辨别力，看不出深刻的问题。再这样下去是不行了。

报社还准备撤回赤峰。因工厂困难太多，印刷力不能提高。我或者回赤峰一趟，

① 刘家栋：延安时在中央组织部工作。当时任高岗的秘书。

·或者就不回去了。看有无必要。你当相信，我不单是想把工作搞好，同时也决心把自己思想作风都整好。因为报社内，特别是留家中干部弱，更易助长自己之自以为是，自大，对人老是批评多（虽然人家现在比较不见怪了），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加上上面弱，具体帮助少，自己就更需警惕。

这一时期我是很累的，有时疲劳得没有办法。十天前中了炭毒（没生炉子，每天房内弄堆柴火烧），弄到找医生来打了两针（因多拖了几天，实在支撑不住了），躺了三四天才好。但工作还是没停止。老朱没回，我无法停，实在放心不下。最近展开查阶级查思想教育，报社内有些新同志是替家中藏东西，都整出来了。我自己也反省了在工作上的地主富农思想，过去报纸上的阶级路线是不够明确的，这与自己阶级立场不稳有关。我过去对小地主照顾思想，对富农也没搞通。这些不来详写。

整天工作，压得喘不过气，也很少读书了。现在遇到的一些困难比林西还过，工厂没灯，无法解决。我现在是半夜看大样，还要看付印样，醒来一般三次，脑中有事就睡不着，这是大苦恼。好在冬天，白天短，平均总还能睡七小时。好在大家都还团结，承德干部关系苦恼没有，这就没什么精神负担。这一年来在处理干部关系中得的深刻经验，即是有意见还是要正面提出，不要迁就了原则问题，善意而严肃负责的态度，对方是能接受的。当然必须的等待也还是需要。

没有一个固定的地址，交通不便，这是对报纸目前影响最大的两件事。我们甚至连制版机都有了，十三种钢模，但是用不上！平津来了一批学生，已参加土改一时，最近可弄来几个，这样对人力可得些解决。现在两个版（每版一万六千字）就两个新编辑，采通部两三个老干部，也都弱，并非我包办代替，实在是非大操心不可，放手是放得很可以的。

尽谈我的业务，你也许无兴趣。

这里工作是有了起色的，高来后当然是决定的。分局检讨了官僚主义，现在都分下去了。这半年要好好加一把力，我也有这自信。报纸和自己都要大进步。高特别关心报纸，分局同志下去，都嘱咐他们写东西。今天汇报，随时插言，哪些报纸要登。前几天写的一社论，找他看，他就谈了好多，这样是能提高的。近来报纸对工作起了些作用。你如愿知这里一些情形，可问问刘家栋，我不便多写，总之有大起色。到处在三查，我们也应放手做事情了。（记得过去关于批评和你发过牢骚吗？）干部的积极性最重要的，我过去长有波动，今后大致不会有了。

老朱来信说是月底到，也许汽车路上出毛病（有了汽车也是一麻烦）。不知你这次有信没有，他来电说“范暂不归，详情面谈”。我当然从他走后，就没奢望你归，心情当然是苦恼的。你最近两次信，竟连署名都改了：“甄”，“元甄”，“范”。我也不知我近来信给了你哪些不好刺激。过去长久没接到信并非我没写（好象我七月离赤前一信，你没收到）。当然你的生活非我所能完全体会，也许只能十之二三。苗之长病一项，就非我体会得出，所以我不怪你。当然刚接读信时是很波动的，很不安，也乱想。平静以后也就好了。在接这次寄照片信前不久，接黄乃（还有宗彦）八月底从临时来一信，向明在河那边同普金（记得吗？）恋爱，我们的黄牛可怜极了。工作又不紧张，无法排遣，几夜不睡，写新旧体情诗寄向明（向在动摇中）。诗写得很好（信诗都在蟒牛营，下次寄你一看）。新诗中有句：“你把我的心扉打开了，开了又关，关了又开，最后大大敞开了”。这件事给我紧张的生活撞击了一下，乃至也做了几句诗和他，而信却终于一字写不成，我们向他说些什么呢？

人在病中感情总弱一些，想起我们的情形，也颇有点伤感，竟弄到你写信来说“危险得很”。躺在床上我也想做诗了，但中炭毒的脑袋做不起来（却还是写了短评）。几天前，有夜写日记，一时感情大涌，一口气写了几句。原句记不清了，意思大体是这样：不管你夏天烈日，我松树儿常青；不管你冬季严寒，我松树儿常青；不管你冰雪交加，我松树儿常青；不管你疾风暴雨，我松树儿常青。鲁莽的采油人，剥开了我的皮，我敞开胸膛，忍受风吹，忍受雨打，忍受三伏的蒸晒，忍受我心中的干旱，我松树儿常青。长江之滨，黄河之滨，黑龙江之滨，垣山之巅，泰山之巅，兴安岭之巅，我矗立不动，我愈老愈坚。说是诗吧，名字就是“寄新”。

你为什么要寄那张丁香花影下坐着看报的放大呢？你知道我那时在承德的炽热感情，生下了苗儿，难道人就变了吗？

今天听汇报时，那张照片不知怎样（来）到纸上，一边笔记，一边就写了这么四句，一并寄给你，就叫“题照”吧：

丁香花影报和平 关里关外压战云

班机越过燕山岭 春风吹送滦水情（滦水流经承德）

你寄来羊耳的信，我告你黄牛的伤心，这不应该有什么意味。但总说明战争、离别对年青的夫妇一般是不利的。你看我们现在不是也“危险得很”吗？“说不定哪一天”，“真是滑稽得很”。你的警惕是对的，这情形需要改善。我也不知我的信曾给

你什么印象，竟使你这样警惕起来。

停止这种警惕吧，松树儿是永远属于你的。我为了人民、党、事业而生活，我也为了你而生活。我们相互的爱（这是在革命生活中，经过艰难曲折生长成熟的）增加我生活的活力。我们的低调需要停止歌唱了，唱我们的高音呵！没有什么可以值我们警惕的。你虽然“生活不正常”，而我是一心一意想着你和苗儿的。为什么不是这样呢？我是人嘛！

对你的信任也不应饶舌了。

我们好象有点“庸人自扰”。当然统一是个问题，我也并非不愿作努力，来看你们，我并非不争取，但总不能丢下这一摊子。我也像在邵阳想飞重庆一样，不过现在有一根绳子将我捆住了。这个绳子是可以解开的，过了这个紧张的土改冬季再说吧，好新。

从照片看，你是瘦得很了，给一些人看，那张皱纹多的，说是“不像”你了。这个冬天你也应好好养一下，不要光顾苗儿。苗儿看样子是在复元之中，去冬也是闹了几次。今冬条件是否好一些？你在工厂，管起事情来是会很忙的，找到了好保姆没有？现在是否完全吃饭，还吃不吃奶？

据说工会工作，延安主要经验是：工人福利、赵占魁运动、教育三大工作。工会工作真做好，工厂管理只剩下技术问题了。

不知道你换了环境以后心情如何？那里有熟人没有？

读了刘少奇土地会议报告及一些别的东西，更多领会了一些东西。报社三查运动，也是读文件后决心进行的。

我现在已完全复原，勿念。

《苏联介绍》上面有许多好东西，你读了没有？读苏联人的生活可增加我们的斗志和修养，那是崭新的一种人。我们这些人旧东西太多了，而且有些顽强得很。

照了一卷片子（自己只两三张），无法洗。下次或寄你洗。

用稿费（我稿费不少）叫刘占栓买了个狐，有便人捎你，这东西很好玩。

这个冬季将是一个不平凡的冬季，会有大战。我下了农村，你进了工厂。苗儿健康起来了。我们高音歌唱……

吻苗和你。

你的明

十一、卅夜（1947）

于王家烛光下

还告诉你一件事，有夜从王家骑马回去，大跑，碰到路上搁一破车，马一惊跳，我被摔在沟旁，昏迷半天（勤务员也摔了）。倒也没跌伤什么，以后就要更小心了。

1947年12月9日—11日

明：

老朱大概早已到了。你的近况如何？

工厂正开火制糖，日夜不停。我每天值半宿夜班，前半夜与后半夜间天调换，感到很吃不消。白天几乎就不能做什么事了。第一宿，我的嘴唇就开了花，昨夜整个感到肺部受压迫，到清晨五点半，再也不能支持了。工人真苦啊，一班十二小时，整个工房都是各种大小气管子，沸腾着的糖水，石灰或硫磺味，把糖水熬成糖的不断加热过程，实际也就是熬煎着工人。工人的态度比伪满大不相同，夜班打瞌睡的人不多，偷窃之风（伪满时成麻袋地往外偷糖）也改过来了。而我们的工作并不算好，主要是工人自发的“现在归中国了”的民族意识。阶级意识还很不够。

看看工人这样辛苦，再看看我们在厂里的生活条件（住屋设备等等），可以看到资产阶级多么舒服，而他的舒服又是怎么来的。

工作还是没有摸出头绪，就是与工人的关系打不通，太不了解他们，想和他们谈话总谈不下去。自己感到工作效率很低，精力也很来不及。怎么搞的，我已经是废料了？

因为有保姆，这一个多月来我有了适当的睡眠，自己觉得气色好多了，也胖了点。只是保姆很累，昨天她提出支持不下去了，大概搞不长久。这人对孩子倒很好，我对她照顾很差。不知怎么搞的，心里常莫名其妙地烦躁，看见她对孩子有点什么小毛病有时仍忍不住发态度。这样人家辛辛苦苦仿佛得不到什么鼓励安慰，当然更觉得累。但是我不知怎么，再也作不到像开始对手冢那种态度了。

我是一个很难为别人着想，很难委屈克制自己的人，而且也好像很难进步了。从延安出来后的这种孤独生活仿佛使我的性格也有变化，这种性格好像更不利于改

变自己的缺点。

这里比省委更不同，简直没有一个人可以谈谈问题（除了工作事务以外）。厂长退党份子，政委工作也很自信，作风还是老一套。我自己与群众的关系又还尚未打通，所以实际我是很寂寞的。最不好的是我对于这种寂寞已无所谓，也能这样生活下去。

你最近的两三封信给我印象很坏，无话可说到有两封信几乎完全重复的地步。而你与高岗同志的谈话竟一字不向我提起。我们的关系真是太无意义。我当然也就不再会有热情像从前似的把我听到想到的任何“心得”告你。当然，我好久——

明：以上这些是前夜值班时写的，写着写着就来气了，也不知怎么会子事。其实最近我的感情状况还不是生气的状态，我曾有意识地想你，想想我们在一块的日子，但是写起来就又蹩扭了。这大概就是生活隔绝的原故。

你摔马伤大概已复原了。你现在住的地方在哪里？离赤峰多远？什么情况等等一切我都不知道。前晚还想起，你的人党日期我都不知道，多滑稽。

忽然想起今天是一二·九，这个我们的日子总该写点什么似的。十三号是我们结婚的日子吧，我还记得重庆那个脏屋子。

“一二·九”以来实际上还是混在革命队伍，始终未经历真正的革命。这次听了土地会议传达更有此感觉。不过我现在的的环境似乎离这个真正革命仍然很远。

延安出来二年，我的思想确实暴露更多。有很多事现在回忆起来是很尖锐的，有些你也与我共同。不知你想到没有？如我们的和平幻想，是有很多形象的事实可供现在检讨的。

十二、九

晌午有人去哈，这封信无法继续写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托人去大连买的金帽派克笔不日就可捎来了。十一万元买支派克还另其他奶粉等物。如可能我再设法替你也搞一支。

请托分局想法把王佩璋搞来吧。只须注意一点：是否有政治嫌疑。因她有一个（周毅）表妹（北平中大学生）与原解放报一女职员秦健生（亦中大学生）相识，王佩璋即是经周找秦介绍来报社的。周的父亲是一寓公，生活腐化，周在社会上很活动，并非左倾，可谓政治上不清楚。不知晋冀察是否组织上正式怀疑王佩璋，或是老蔡诽谤她。只须搞清这点，就可把她搞来。我本拟另给赵大爷写封信托他，因来

不及了，请你办办吧。

还有一个好消息，Zeiss机修好了，并且已捎到东影去改赖卡。你如何谢安林？

苗儿近来很好，胖了，只是还咳嗽，有痰，懂事多了。如不生病，一两月后大概能走路了。外国保姆已正式告我她只作到十五号，你知道，确实太累，很明显的，她带了一个月，瘦了，我解放一个月，胖了。但是别人可提出不干，我是无法不干的。

还有些想谈的话下次谈吧。

买了些书捎你吧。连同发票，能报帐就报吧。不能就算了。

新

十二、十一、（1947）

每月可领十斤糖，这个月连前共领廿五斤，都送人了。等下月发糖时再捎给你。够供你吃时无问题的。

1947年12月17日，两封

松郎：

昨天上哈尔滨来，因为听说托人在大连买的金帽51Packer笔来了（十一万元，买一支笔，三桶奶粉，袜子、胶卷、手巾，童装等物）在省委打了一个多钟头电话才问到“东西在刘家栋处”。结果刘家栋给我送来的是你的信，报和狐皮。当然是一番失望与高兴。

那么开始唱高调吧。最近我故意往统一方面想，准备明春给苗割了六指后去热。昨天和刘家栋谈，我说：“如果东北去一批领导人与热河现有人调换一下，我就可回热河了。”刘家栋说我的希望有现实可能。那么我们的统一是无问题了。请你设法把王佩璋弄来把，千万千万。同时可托他们在乡下的人（如果你下乡当然更好）代为留心保姆吧。现在的外国人原说不干了，加几千块钱还能再干下去，请勿念。当然不可能跟我走。手冢搞走了是大可惜，她本已决心和我去热河的。我现在条件比在西满好，常常会想到手冢，她与我在一块时正是我的条件困难时。

我们的糖已做完了。今晚回阿城如赶得及刘家栋走时给你带点糖。又想你既无

牛奶复无豆汁可喝，还是给你作点好点心捎你，会不会影响不好？

还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最近几天（因为作糖值夜班正是例假）感到下面坠的厉害，白带多，今天到医院去看腿（关节）捎带一检查妇科，发现“子宫炎，卵巢炎”，难怪头晕持续几年之久。医生叫住院两个礼拜吃药，洗，然后刮子宫。我决心住院，但尽可能洗、吃药、甚至打针，不要动手术才好。蔡老在松江商场当经理，离医院不远（红十字会医院，俄国人的，厂里包的，有好大夫好药），叫我住在他这里，每天去洗，吃药，这倒最好。总之，要抓紧治，回热河后条件不好，再拖下去恐怕就麻烦了。你当然也会赞成我。本想连苗儿也住医院开刀一块，又怕天太冷搞病了。还是把他放在家里（条件好，保姆好，可放心）。

待会就上火车，心情紧张，不能多写。

你拿向明的事来说，我很不高兴。我觉得我在男女关系上本质还不是如她的人。在邓事上犯错误主要是两个思想弱点：1. 要求了解帮助，对爱人的帮助有幻想。2. 整风后感情脆弱，而邓无论如何也不是普金那样的人（我并不是说邓好）。总之，即从邓事来看，在当时各种条件下也不能如向明相比。至于这种比例，与我现在的情况则更不止十万八千里。给你羊耳的信没有什么寓意，你为什么还要这么样酸？诗我也不喜欢，也许咱们到底还是个小知识份子，不如你们这大知识份子清高——一笑。而且你的诗实在“写”得太不好，不像诗，我不喜欢。除非真正是像诗，好诗。我最喜欢的还是谈谈你的工作与修养上的心得，你当然知道。不过讨厌你的“诗”（哪像诗？我看着难为情呢），并不是不接受你的情。

这卷相是我在室内照的，成绩不好，寄你看看多少可知苗儿近况。等赖卡改装好，再摄苗儿生活寄你。无时间，不能多写苗事。他很好，满十六个月体重21斤。以后每月称。营养很好。照片中有一张是他伏肩睡觉，他最累人就是这，每夜醒后几回必须这样才行。有一张有病容是因为头发太长，近来他气色很正常。有两张是我们制糖机器。

如来哈看病，有时间再详写。

今天买了一床紫红俄国毯。我冷，同时见你想要毯。

我胖起来了，不过这张相还太胖。画了一张相，不像我，没着色时还有些像，现在更不像了。你胖了没有？告我，多少斤。

无心再写，哈市来了许多沪版好书，如《安娜卡列尼娜》下集，但二万三价。

我想看，你们报社能买吗？这样我可揩油看看，好吗？

我想放大张你的像挂起来，没好的。

不要伤心，还有半年时光吧。好好注意身体，最好能改行下乡，否则力争下乡一较长时期吧。

高岗同志在，我不必多提对报纸的意见了。

使劲亲亲吧！有天我洗澡后 Viky (保姆) 给我按摩，她说：“If your husband sees you now, he will be mad.” 哈哈。

再见！好好干吧。我为苗所累，你应该有两个人的进步速度才行呢！

否则何以补我所失？别写酸诗了吧。

你的新

12、17、灯下 (1947)

你的诗我给你改了一改：

注解：头两句写环境，第三句写我的情况（也寓意我们的新生的感情）第四句写你的情况。应题为：“忆平承间”。

丁香花影报和平，

故都孕育胎中苗，

长城内外（原句：关里关外）压战云，（或用抑战云更切）

班机载送滦水情（原句：班机越过燕山岭，春风吹送——这太庸俗， 滦水情）。

和平幻想丁香花 内战无情到松哈

山川不阻常青树 重聚苗当会叫爸

一打油诗一首以 {酬} 你之“酸”。

零下卅度阿什滨 做完砂糖制酒精（工厂现正制酒精）

夜班归来疲无力 日间起床头又晕

自己不知病已重 医生道出吃一惊

保姆相劝“须珍摄 为汝苗儿为汝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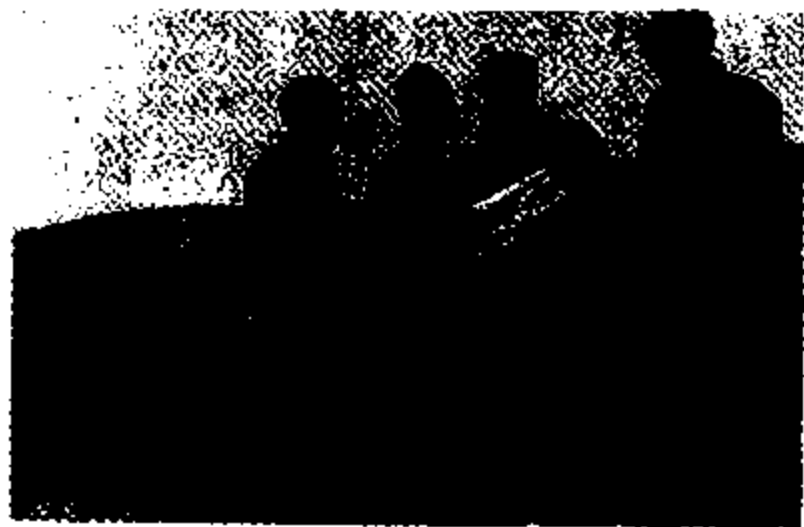
四七、十二、十七、日记仿律诗

Viky 说：“Don't forget you have a baby and a husband, so you must be very health and very strong. You must go to the hospitle (hospital) quickly.”

当然她的观点是单单作为一个主妇的角度。

1947年12月18日

明：



1947年12月李锐在热河李连窝铺参加分地，左一为《群众日报》总编辑朱九思

寄来苗儿给你的“信”一纸，这是他有生第一次握笔。

刘家栋带来信中提到你关于阶级立场问题的反省，我倒很想听听你检讨的“地主富农”思想的具体内容，这对于我的思想检查当能起些启发作用。反之如果你仅仅检讨出这个大帽子恐怕也是不好的。

读家栋捎信后才收到七月你出发前的信及黄钢信，其中提到我“喜教训人”。我确是很喜欢教训你，而且最近以来我已渐无教训你的热情了。不是吗？好久以来我都没提什么，这正是对我们关系不好之处。如果你竟也认为我对你的教训也只有“坦诚与热切”可取，而都是无的放矢，那倒是悲哀。我倒主观地认为我对你的意见都不止是表达我的坦诚而热切，还是很切合你的情况的。就说那书上写的字吧，叫你勿把书当作案头饰品（我还记得我写的什么，因为我不是把它当作饰品来写的），你大可想想，理论书及较系统的书你到底真正读过哪一本？你读不下去。你仅仅只能读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你恰恰是很喜欢抓书的。那么我叫你勿把那书当作案头饰品，难道是只发泄了我的“教训欲”吗？别人说是由于不了解，你居然加以引证，而且表示胸襟宽广不予计较地接受我的“坦诚与热切”岂不是天大的滑稽吗？

再说要你住马列学院及说你对学习的不重视吧。就算我要你入马列学院是我不对，难道你对学习不重视，无热情不是事实吗？你回复到一九四〇年的情况下仔细想想吧。我希望我们能一同下乡，是幻想（我有这幻想的时候仅仅因为你是我的爱人，当我觉得你并不那么是我的爱人时当然也就不会这样想的，放心）。但事实上，你对农村土地革命，小资产阶级如何改造难道不是认识不够，重视不够吗？无论如何报馆比农村差远了。像你现在自己一手出报似乎还是“本事”（你得意地给我写过：“硬是明天无稿可发了，自己就赶写”，其实正暴露你对于“全党办报”的组织

工作——报馆力所能及部分——作得太差。还是与你和万国瑞双双办《武汉学联》油印时的劲儿有点相似呢）。如果在农村中照这办法在制造农民斗争那就要碰钉子了。怎么样也不能否认，农村的实际革命是比报上的革命更激烈、更具体，更能改造我们的。如果如你们说的机关农村一样改造，那这次土地会议后东北局为什么要决定机关干部尽可能绝大部分到农村与前线去，而且还注上一句：“不是去工作，是去学习，去锻炼。”？当然如无争取下乡的可能，那也只好服从并尽可能在机关工作中改造。但你以前之消极安于现状，无论如何是有缺点的。显然高岗同志来后你已有改变。说老实话，你以前实在还不感到农村中的“有味”哩。你服这话不？我现在来说你，当然也惭愧，因为我到底没下了乡。——这也多少受你所赐。

从这些事我想到，我们将来到一块矛盾还是很多的，最大的矛盾是一到一块你就从不严肃谈什么问题了，嬉皮笑脸或者置若罔闻，或者“自尊”相拒。这些东西的实质就是你对老婆无尊重心，只有男女心。一分开或通讯，你又说你如何重视“政治”方面，你的感情是如何由“政治”条件出发了。

最近搞整编整队伍，我恐怕不可能放下这些去看病，得再拖一时期。现在先吃些药，洗。在工厂这条件下如何把整编搞成个群众行动，“贫雇农路线”（就是说什么人 是工厂的基本力量，工人中也很复杂）的体现是我现在所最思考的问题。你说的延安工运经验是对的，但延安环境与阶级政治关系都太简单，这里的主要一条：“发动工人，工人翻身”就与延安很不同，与你们工厂也有异。

多有趣，前天从哈回阿，在车站排队时遇到老汤，我高兴得跳起来了。而且小何在送他，原来他们十月就结婚了。大概林格闹到不可继续了。我对老汤主要是责备，因为他现在太高兴了，而林格呢，带着孩子。我准备给林一信。

详谈谈苗况吧：

离哈时他本已快学话了，但 VIKY 来后又从头听英语，结果仍是不会说话。“爸爸”，“妈妈”还是无意识地。胖了，胖多了。前一向 VIKY 给他吃得太多，最近已改正。来阿后，小车已不能用了（就是寄你照片上那小车）。用一个小床，四周栏杆，当中床板上挖一洞他立于其中，一玩很久。因洞旁全是板，上面可放玩具，他在里又能自由活动，下面是空的，撒尿不湿衣裤（有时站玩一阵，撒了一圈尿），我称之为“小芭篱子”（东北话芭篱子湿监牢）。最近从秋林买了一套小桌椅，他吃饭时都坐，平常也坐着玩。最有趣的是坐着桌上摊一本书看，可持续看很久。（他很

爱书，七个月起就开始玩图画书)，VIKY的母亲譬他为：Professor。神态很可笑。玩具中有两支小狗，一名“eye”（眼之谓），一名“MiMi”（耳之谓），一个小黑兔名“屁屁”（因其丑陋喻之屁股）。但是他最喜欢的还是小布人，哪怕是一个很丑的小布人。有一小床，当小人睡觉时，他就摇着床，皱起眉头（此点遗传自你）唱催眠曲。他对于玩具的喜好很专一，玩一种，持续几个月都喜爱这一种，哪怕旧了，还是喜欢。这是一个很好的性格，不像妈妈。记得母亲说我小时买玩具不等拿到家就又要去换。没法，只好和些玩具店订了“合同”，不损坏则退换。最近以前为止，苗所最爱的是几个木制蘑菇，价很贱，一百元五个。头一次五个玩了很久送给蔚蔚了，又买了五个给他，仍然喜欢。但最喜欢的还是书，特别是有人有色的书。

喜欢音乐，常常手指着留声机“嗯嗯”，放起来就乐的跳，有时保姆或我抱他跳舞则乐不可遏。

早晨醒来有时爬到保姆床上与她的儿子（名阿尔吉）亲玩一阵，有时睡到我被里，悄悄用手到我衬衣里抚摸一下，然后甜甜地笑起来。很喜欢笑（不易笑出声），见了人就笑。

他自己那张吐舌头的放大相，他很喜欢。拉着他能迈步了，但走得不稳。自己扶着桌能站，但很害怕，也不稳。最近给他作了一张很宽大的木床，白漆栏杆。

前晚叫他读你的信，他用手指着由上读到下，读完一张还换一张，最后还接吻，竟像他读懂了一样，可笑极了。

我住院时如须动手术，就准备把生苗时的破口也缝好，不过听说很受罪。明春一定争取把苗手指割去。

VIKY整天叫他Baby，“苗儿”他自己已忘了。前些时会鼓掌，现在又作“虫虫飞”，鼓掌又忘了。每一时期他只能记一样。

每当我回家时抱他，他就紧伏肩上两手直摸，很感情地。

够了，写得不少了吧。

再谈，我由哈回来又感冒了。

腿关节很不好，医生说我心脏不好。

晚安！

新

十二、十八、灯下（1947）

刚到糖厂时给你的长信收到没有？

带你砂糖三斤。

你应设法给二姐孩子们带点钱或布等用品去。他们刚到解放区关系少，一定困难极了。

1948年1月1日

新，M. D.:

一九四七年还剩下一个半钟头，这封信大概要写到一九四八年去了。

十一日下的乡，在外廿天，在王家开了五天会，今晚因赶发高岗报告回来。准备过过年也休息两天。在工作团地区实际呆了半个月，参加了一个农代会，参加了分地总结。分地时也去看了一下（住在平庄，这个行政村是打乱平分的，因中农一般地不好），到一个九次假农会的王家村（八月去热东曾路过）住



1947年12月李锐在热河林西附近农村

了一个礼拜，作了些实际调查，参加了全体贫雇农斗四五十个区村干部集体贪污的大会。围绕区村干的问题到许多赤贫家做了调查，把这个一贯认为做得好的村，好的区干，全部翻了案。对这个斗争（现尚未结束）我也出了点主意，这个材料准备写出来。过去的官僚主义真害死人，高岗这次不来，热河土改局面是很难大改观的，现在却有了一番新气象。干部积极性提高了，信心也增加了，办法应有了，一个人的作用如此大。而高还是坐汽车下乡的。经验和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即常年在乡下，也住穷人家，对低能的无经验的人，是小局面也扭转不过来的。当然过去的问题是官僚主义，党内也不纯。分局的人现在都下去了，也看到真情了。过去差不多都是假的，在反映下情上，这两三个月来，报纸是走在前面的。月初分局开了个会，高参加（他预示我要开的），讨论报纸工作，报社去参加的人都非常满意，都说这次真解决了问题。我也觉得是来热河二年第一次。我作了扼要的检讨，对立场思想不稳等作了自我批评（也批评了分局）。赵的发言将报纸的缺点，责任放在领导，说报社同志在林西那样局面也是安心的，工作不断进步。老朱把东北日报阵营

一谈，我插言一比较，力量悬殊如一个班对一个连，令人惊讶。高的鼓励也很多，当然我自己没有任何自满念头，不过心里是舒服一点就是。人是需要鼓励的，这是一种加油的作用。最近可来十个平津学生，大体不错，北大，清华的多，有的还可当记者，已进行过三个月土改。以后情况会好一些了。

这廿天在外，虽未自己动手做（当然不便插手），是学到了东西的。看到了贫雇农的力量、觉悟和感情。有个妇女分到棉衣后说：一辈子没穿过棉衣，现在才知道是这样一种味道，再要我脱下可不行。一个小孩第一次盖棉被，晚上醒来对爸爸说，怎么今天屋子里这样暖和。一个四十多岁的寡妇女代表说，她原先听了谣言把闺女送到婆家去了，后来工作团女同志（梳双辫的）住在她家几天，开了脑筋，又分了果实，女儿也接回来。“有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我也变成大姑娘，梳了两个小辫子，骑上马，挂了小包，也参加八路军。”她在台上说时，笑得天真之至，所有的农民都受了感动。有一个群众领袖纪老头，硬要参军，他村中公议拿十个年青小伙子换他。这人因愤世不平，当了几天道士，看见道士也有压迫，又不当了。在讨论分地时，他一个人（孤立）坚持主张给地主分一样的地，“地主要捣鬼，我们在负担上剋他。”我原先以为他人道主义，后来过细了解他是一种接受土地法大纲，彻底公平思想。农民的宽宏大量：过去人家对我们不公平（他主要是扛活），我们当了权，一律公平对待。在分地方法上，我也主观出了些主意，什么按产量按地亩，分比例。其实完全是多余的，他们自己完全可以分好，工作团只要掌握原则。

这封信到底写到今年了，现在是元旦晨八时。去年因校对稿子，及校毛主席文清样，一直搞到夜二点。

祝你和苗儿新年快乐！

这封信只能写到十点钟，就要送到王家去，林肖侠十二点走。在开会时实在抽不出一分钟来写。廿五那天高岗谈到要我代他写一文，谈了点“萌芽”。第二天四个人（赵毅敏，王孝慈）座谈了一天，眉目大致清楚。我白天开会，晚上开夜车写，廿八早写出。但廿九高作报告，他的内容又更进一步。只得等报告，报告后，索性将文章作废，以报告为主。卅日搞了一天（四个人住一房，人们来来往往，无法静心写），到昨天早晨全部弄好了，又和高一起逐句斟酌，才定稿。下午仍参加了最后的会，晚上回家发稿，你大概已读到此报告。廿多天来住在贫农家每夜参加会，疲惫之至，这几天这样一紧，简直疲倦不堪。高的思想极明确，魄力吸人。讲话是生

动而通俗的，变成文章就还需要加点工，稍条理化。这个报告对这里是解决思想问题的，我很用心整理，并没有以自己的文风改变其面貌。“驾起东风，兴波作浪”之类句子，我觉得是增加其文采的。与高接触很多，得益当然很多，你十一月廿四日的信责我“不告妇孺”，这是冤枉的，因为要写就要联系这里领导上具体问题，有些是不便写的。譬如这次，看完第一篇文章下乡，扯了几个钟头闲谈，也扯了他对富春同志等的评论，这都是不能写出的。高的作风是很勤快，仔细听人家意见（开会详记笔记），了解情况追根到底。放手让你讲话。开会随时插言，把问题深入，弄明确，或及时纠偏。提意见无丝毫摸棱两可，总是斩钉切铁的。对新事物敏锐，下面反映的生动材料，随时引用，加到自己的思想里去。他到赤峰，到那天晚上找我谈话时，就征求我对分局每个同志的意见，并说出自己的看法，引导对方放手谈。和他谈话是毫不拘束的，批评人很刺骨，是击中要害的批评。对这里一领导同志，他征求我意见时我谈不出中肯的来，他接触后告我，“此人作风庸俗，谈正经大问题时嘻嘻哈哈，冲淡过去。”他也避谈自己的优点，自己成功的地方。告我：“对待问题要有独到之处。”从与他接触中，我自己较突出的感想是：了解下情要一脚插下去，要如何能使被了解者迅速讲出真情。对时局对形势要密切注意其发展，这是关系一切工作的基本问题。过去自己对党的负责态度不够，从不仔细研究分局的文件（程在党代会报告，他仔细研究后找程谈了三次）。有时敏感抓得一点问题，就不加培养、酝酿、扩大、提高，因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到片面，见不到全面，不能掌握根本的东西。如今年三月分局讨论二一指示，对形势估计是有原则分歧的，我却不能系统分析，大胆尖锐提出意见，说高潮很快就会到来，而只提目前应以扩大解放区为主。在我今天的工作位置，是应该对形势认识多花些功夫的，对党自动多负责任。现在我的政治勇气是提高多了（我再不会如承德鲁莽发言，我现在一般会议上极少讲话，要讲是经过了深思的）。这次联席会，昨天我讲了七分钟的话，将自己在三家看到的区村干部集体贪污，阻碍群众发动的严重情形，来驳斥一个县委书记所说：“不要下去这也不好，那也不顺眼”（这个会结果大家意见一致，下面干部普遍贪污严重，必须抛开他们）。

刘家栋听说几天后就会回来，不知他告你我可能随高回东北之事否？高在此约再呆二月即回。赵已允我东北之行，只要高如时能走，我走是确定了的。走前或电告杨庚转你。如无意外变化，开春后总能受到你们招待了。当然我并无害怕别人

“这样远去看老婆”的议论，事情是需要不需要，合理不合理，我思考了很久，觉得不违情理，才提出来的。当然最好能附带办点什么事情，不过这机会很难。

老朱带回来的信，看过后闷闷了一夜，第二天也就好了。对于所谓“四月后的隔阂日深”，现在可以消除了吧。你的生活工作入了正轨，苗入了常态，大概“隔阂”就可能更快消灭了。我是无何因素影响的，哪怕你的笔再刺多一些，我大概也就是闷几个钟头，这倒不是麻木，而是爱得太深了吧。现在生活上唯一的奢侈，大概就是想想你和检出你们的照片看看。

这一年多来你的身体吃亏很大，现在条件允许，可营养好一点，身体到底还是一切之本。看到你瘦削的面孔，是很难过的。这几天太累，几个同房住的人都劝我注意身体（我现在瘦，脑子过度后即失眠）。这次下乡把哈力巴带去了（乡下只有酸菜吃）。你那瓶维他命丸吃了没有？牛奶还是好，你是否每天吃。苗儿恐怕主要还是不足月，我总觉得这样过于科学的带法，会减弱他的抵抗力。像你这样的条件解放区是找不到了。以后一变动，就不能习惯。我看见好多老百姓小孩两岁也不能走，小得可怕。你要设法逐渐锻炼苗的抵抗力。——我是理论家。

十月初在赤峰照的四张像寄上，有张半身放大可能好，我们的照相技术不知谁好？

黄乃的信准备将来带给你看。现在还无闲时给他回信。

时局今年春夏总要起更大变化，我估计不等完全消灭境内敌人，东北就会打出来。解放华北的责任落在东北身上。要快快壮大第二线兵力。毛主席报告^⑩尚未细看，一定要争取全国彻底胜利这是无疑的。高说打一二年可能解决，蒋一定时候是可能下野的。各方杂牌等，及蒋内部，也都在准备退兵之计。所以将来的问题是不要为一切“假象”麻痹，对一切人（包括冯玉祥等在内）都要提高警惕。我觉得我们的联合政府实质，应该以苏维埃为基础。军事发展是很快的，蒋的后备兵力再也赶不上了。他们开国防会议都悲观之至，都争说自己那里最危险。蒋结论说是长江最危险，决定的战场是长江北岸。刘伯承一过江，少奇同志说就是要大调干部了。今年总会开始大批人南下了。东北是我们的大后方，这个基地是非常重要的。少奇，康生等在土地会议上再三说到东北工人的重要，工人比农民聪明，能力强，阶级意

^⑩ 指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作的《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

识不同，东北方针应是发动大批工人下乡帮助农村，这比知识分子好。你的岗位是重要的，能训练一批工人积极分子下乡，当干部，这是伟大的成绩。

很久以来，就想提醒你心境放开阔一些，乐观一些，不要把自己孤立形势之外，不要为一点小事伤感备至。——这点，你整风时就觉悟很早。我们是长期的教条主义者。

时间不容许再写了，想写的大概遗漏很多，否则汽车人家开了。

你是不是不高兴我计较你的“签名”？

从田绿萍处很早抢到一个小象，给苗当新年礼物（另一个断了）。

你那里吃面包，我可吃不惯。准备点小米吧。

我的日记坚持下来了，四七年有一厚本。今年可惜没好本子。

拥抱你。

你的明哥
四八年元旦

梨等这里买都冻坏，看李季来时能不能带一些。

刘家栋带整狐皮收到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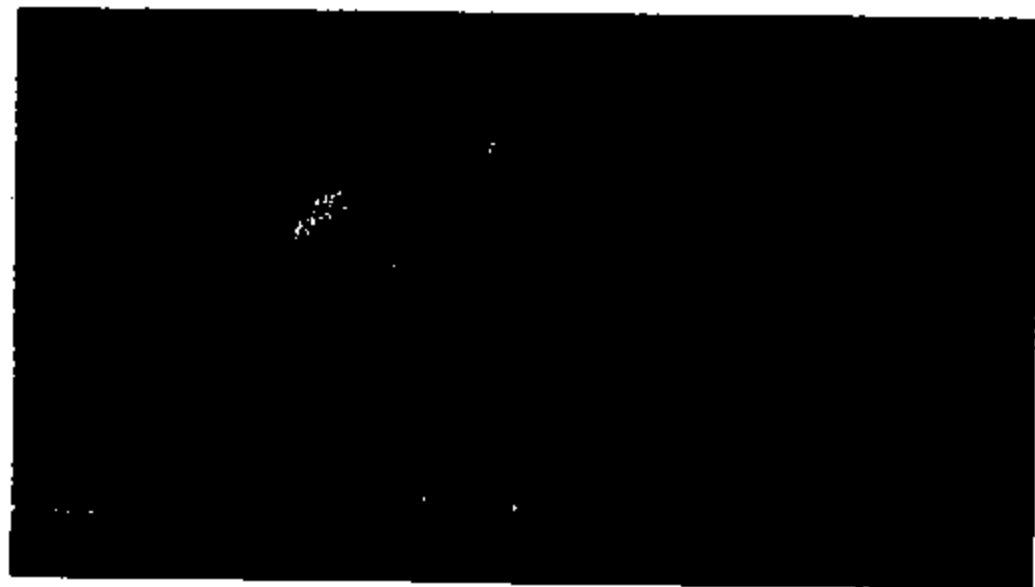
1948年1月4日

四张底片寄你，如愿放大，可选一张。

新，D：

元旦托肖侠捎的信等想已收到。写信时精神昏昏沉沉，好久疲劳未恢复，现在也记不得写了些什么。和高岗谈话情形大概写得很笼统，你一定仍有“不为妇孺道”之感。

李季又走得仓促，本想这几天再给你写一些，现又不行了，先简单谈谈我今年计划：想提高一点理论，好好读毛主席规



1947年范元甄的弟妹摄于武汉，托军调处同志带到北平交给范元甄。左起老五范元玳，老六范元乾，海弟范元吉，老四范元坤

定的五本书，常读毛选，配合热河实际材料研究下土地问题。理论是重要的，斯大林说的：“赋予实际工作者确定方针的能力，明白总（流）的前途，进行工作的把握，确信我们事业必胜的信心。”这两年在官僚主义领导下（现在在改正了），自己在苦闷中摸索前进，进步很慢。对许多问题接触到一点、一面，却不能系统或从根本提问题，因此就是提出了一些意见，也不能引起人家重视，甚或被认为是：“人云亦云”。去年四月林西党代表会，会前、会中，会后我都是越来越不满意的，但并未全盘想问题，只是一种不满情绪而已。这次高来谈到那些文件许多都错了，才完全打开了我的脑筋。同时也使我严重认识到自己对党负责不够，那些文件印出后我连页子都没裁。——这些感觉你过去也向我提过，但当自己尚未从实际经验中深刻体会到时，对人家意见也是难接受的。你过去恐怕也是一种感想，提得空泛一些。“对一个问题要有独到见解”，一方面是对实际情况非常清楚，能掌握住，同时要有理论，这样才能有极大的政治勇气。高是能掌舵的人。前年底一到东北就把握了东北形势特点，提出明确正确的方针，特别是去年初没有和平幻想。这是在长期的阶级斗争实践中，培养了理论修养，明白认识到时局发展前途。不论在胜利与退缩局面下都保持了清醒头脑。我们的出身，我们的学生运动，我们的延安生活，对必需经流血（血流成河）斗争和群众的大风暴才能取得革命胜利，过去认识是极不明确的。回忆日本投降时，我简直无一点欢乐，但到停战令时，那样相信，这就暴露了自己主观愿望，思想的根本一面——是很幻想和平的。那时我虽写了一篇《迎接和平保持清醒》的文章，但自己实际是并不很清醒的。对马歇尔开初有过很大幻想，这是因为自己既没有经过残酷的阶级斗争（一个边缘区的农民是不相信和平的），又没读通过马列斯及民主革命基本理论。现在再读，当然很不为晚，但也真该好好读了。

我预备写就一篇肃清官僚主义文章后即再下乡住一个月左右再回来。高岗来对报社帮助很大，到处对人讲要重视报纸，自己就这样做。《东北日报》两个社长一个礼拜找他三次。我们现和他联系很密切。这次开会我就抓紧要了两辆苏联新汽车。书店现在也归我们来办。

在乡下过年无处可走，骑了次马。我现在骑的马较好（是大车到去林西路上捡的），十五里廿分钟即小跑到。我的胆子还是大，但胆大心还细，大致以后不会再摔跤。骑马是好运动，我对这些运动事情总还是很喜欢。你们糖厂有网球吗？呵呀，快一年没跳舞了。

梨等大概李季过赤峰时会买点捎给你，但一定会完全冻坏。解冻要用冷水泡，不要用热水，泡好后可再用热水，不然苗吃太冰嘴。这里经理部已告李季，按月津贴苗儿一些吃用。数目你告李季好了，这是我来尽点责吧。带回苗的画像是不佳的，神态不象婴儿（至少有两三岁），颜色调配不好，面部无婴儿肌肉感觉，骨骼更似成人。不知是什么人所画，如是商场卖画的，那就难怪了。还是等我来给苗画吧，不过我不会油画。

一月三日晚

关于时局，伦敦外长会议的破裂恐最后标志民主与反民主两大阵营之鸿沟无可逾越了。美国军国主义势力的抬头是应该警惕的，他们是想以武力渡过经济危机的。毛主席的报告读了一遍，最初感觉深的有这样几点：把牌摊开了，你是输定了。团结中农之明确任务，对中等资产阶级之奋力争取，解放一切被束缚生产力。农业经济主要向合作发展（土地会议精神是发展中农经济，但毛主席所提必然发生新的富农经济，还是不甚了解，党的政策似应明确为防止富农经济）。提到东方问题，气魄空前。没提困难，一切空前有利。主力已到蒋区（是拖着蒋军走），斩断第三条路的幻想。苏联力量现已超过美国（经济、政治、等综合），充分认识现在有利形势与人民力量。

我们一切工作都要快，为胜利努力。我们快些胜利对世界局面影响很大，对东方是决定的。这样美国就更孤立了，新民、社会主义在世界胜利就决定了。你如能训练一些工人下乡，那就是大成绩。但不知东北的情形乡村中是否还需要工人去。

你做事情需要培养坚持性，培养办事能力。看人看事不要从表面，一时的现象，困难多估计一些，少轻易下断语。总之还更多虚心一些（松江省委情形有大进步——刘家栋亦告我，传令嘉奖）。工人的规律不知是否与农村规律一样，积极分子是否如割韭菜，最后出现的才是韭黄，最先涌出能说会道的十之九不好。我这是信口开河，我没接触过工人。

苗儿的相片和画像挂在墙上，和你的照片都夹在日记本内，我多么挂念他的健康。你一定要训练他的抵抗力。用蛮一点方法带，不要太纤细。你这人上层家庭的生活习惯知道太多，这对今天带孩子基本不适合。当然现在的条件是好的，你一定要记得条件是会随时起变化的，你把他搞得太科学，以后会不得了。

苗的生活费由我来负责，你自己补养一些，余钱都吃了吧。吃鱼肝油和牛奶。

我希望你能听我的话。

刚才给杨庚写了封长信，略述这两年来主要经历，过去存在主要问题（领导官僚主义，不懂利用报纸，与自己实际经验，理论修养差情况下之长期苦闷），以及高岗来之扭转局面，现在情形转好（高到处有机会就传播重视报纸的影响。有次在他房内，有热中地书地委几人在坐，他即把地书给他一封长信交我，使那同志连忙告我：“我本准备给你们寄一份的”）。信末我提到两月后来东北看你们之事，希望他随便一问，那时是否可把各分社人集合一起谈谈（他们原有此议），以便“公私两利”。当然说明这纯是私人信，随便谈，不足为外人告。

总之，现在是确定两月后随高一行了。

我现在已变得一个晚上只要睡六七个钟头，十二点后睡觉已不觉其有何关系。以后还是要注意。

没有别的“精彩”话可说，是很想念你们的。

你好像并不训练苗叫爸爸。

明佬

一、四、（1948）

写完给杨庚的信，特把主要部分抄给你一看，以取消“不可为妇孺言”的冤枉：

“这次想如你所约，谈点正经事情。现在工作情况好了一些，心情也愉快一些，可以谈谈了。当然这只是私人谈谈。

这两年来，我们的处境是很苦的，这主要原因是在官僚主义领导下，不懂得利用报纸的领导下，而自己实际工作经验少，理论水平低，同时不愿混日子（这里过去混日子的人不少），又经过延安中央领导的报纸生活，因之是长期苦闷的。过去的问题是：（一）长期对领导不满，也看到官僚主义，但还只能看到一些个别的，某一面的东西，不能看到全盘和根本的东西（自己也没有这样去努力），因而只能提些零碎意见，当然不可能遭人重视。（二）各级，整个的工作没做好，报纸就无法办好，无法建立威信（我们登过许多客里空的指示、文件、和综合报道。——主要来自负责方面），只能空着急，裸体跳舞。（三）我们自己没有更好更有意识努力，给这种不健康的局面一些积极的帮助，如派人下去（这包括我自己）专门作问题调查。我们的人力虽大部在下面，但因能力所限，也没有意识地领导，所以不能及时发现许多严重的问题（如普遍假农会直到去年八九月才开始知道）。必须大胆对坏现象揭发

的思想，去年二三月我们即已确立，但遇到领导的阻力很大，我们后来甚至把《晋绥日报》拿去看，也无效。实际上过去是讳疾忌医的。这两年来对我个人最大的教训也还是在一方面：对党的负责的严肃的态度还不够，不懂得掌握真实情况的重要，没决心下去。理论修养差，因而政治勇气很差。去年四月林西党代表会，我在会前、会中、会后都是抱着不满情绪的，然而只是发发牢骚，不能做到系统、正面，大胆提问题。高岗到赤峰第一夜就找了我，曾问到对那些党代表，会议文件有何意见。我只能红着脸回答：还没裁开，还没看。

高岗来扭转了这里的局面，他立即接触下面，让下面大胆讲意见（加以启发），立即到农村和农民见面，跑了许多地方。问题肯定，有了发言根据，把意见明确提出，分局就能接受了（对这里过去的意见，从高在热中县书会报告中可看到一些）。现在这里有了新气象，干部的情绪也高了，办法也有了。高对报纸也起了很大作用，以自己的行动传布对如何利用，重视报纸的影响。”

鸭绒枕头很好，但好像不如我们过去用的软。我曾想给你和苗弄床（美国）鸭绒被，通知刘克太晚。他答应下次打就注意（刘任骑师政治部主任）。

1948年1月3日—11日

明：

元旦日给你写的两页信叫苗儿给撕了。

首先告诉你一个极不好的消息，苗儿前晚半夜哭闹，我一时任性拍了他的屁股两下，把他放在小床上气哭了大约不到五分钟，结果哭出了小肠疝气（你知此病否？一哭时小鸡蛋的一边就胀大起来）。我素来是很注意这件事的，不知怎么睡到半夜心烦得很，一边放他哭时还想到“别哭出疝气”，结果尽这样巧。这是关系他一辈子的事，现正设法打听，据说有一种好的膀胱带，用上三两个月可以复原。

第二件事是我把他的左眼窝烫坏了一大块。原因是那天在我屋开小组会（保姆生病，休息了好几天，不然这些事就都不会发生），苗哭闹，我发现他眼红了，就煮个鸡蛋给他滚眼睛。因等我传达土地会议报告心急，没试冷热放到他眼上，事后才

看出已汤掉一块皮。现已快好。这倒是小事，也不致留痕迹，就是膀胱糟糕。

带苗一个星期，简直关禁闭一样，房门也出不了，加上这里环境极静，几乎没有人来往，真是寂寞得要死。因此这几天也就很想你。

一、三、

明：现在清晨三时，给苗换了尿布就睡不着了（近两天他夜间不大闹了，想起小肠疝气的事，简直懊恼万分），给你写信吧。现在不知怎的，动笔的习惯竟擦了。想了很多，拖拖拖，仍是没有写出。

说你爱听的题目吧：最近我的思路曾偏重于明春回热河，现在把这个思索过程原样地写给你。

大约十天以前，卜蔚同志（厂里的政委，我的工作副职）对我说：有人反映，说我对于孩子的生活太铺张，玩的东西太多。当时我口头回答，“要看买东西的钱是哪来的呀，我是上哈尔滨连车都不坐，节省下钱给孩子买点玩艺的。”但立即就自觉到这说法太肤浅，特别想到自己对别人缺点作分析之“深刻透剔”。回来后连续几天思想上盘旋起这个问题。

提到原则上来说，我把孩子的生活弄得太贵族化，按照我的儿时及我所见到过的幸福的儿时来布置他的生活，以此与当前社会条件及人民生活水平，战争形势来说，确实是“向资产阶级看齐了”。这不光是对孩子的“爱”，也正是反映我自己的思想。

由而我联想起我一贯自认为：“我对大城市并无特别兴趣，我是经历过大城市生活的”（记得夏天争吵回热事时我还写过），现在看来，这种说法也不完全，而且有点“一手遮天”的意味。是的，从我自己的衣食住，玩乐来看，确也没有什么异样，思想上也没有那种对大城市离不开的情况，当然，更没有工农干部那种头昏眼花惊喜若狂（我过去之自以为不错，主要是只从这点来想）。但当自己生活在大城市里时，却极自然（这就与出身有大关系）地就很熟悉地与城市生活（具体说，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那样协调，处若泰然。具体地表现在苗儿的生活上。再就是自己整个花钱习惯上。

这里给你报报十月份以来的帐吧，我自己一算确也吃惊起来。

共收入：卖派克二三九，三五〇元（老朱给我金子代钱卖了）

老朱给 五〇,〇〇〇元；棉裤钱 四六,〇〇〇；来阿路费 五,〇〇〇；

苗十月奶费 一六,000; 十一月奶费 一九,五00; 十月薪金 七,七00;
十一月薪金 二0,四00; 新年双薪半月 一二,000元;
卖奶粉 一六,八00; 大衣费 七五,000;
一共是六十五万三千九百元。

开支如下:

买床俄国毯 一五0,000 金星笔 六八,000 墨水 三,五00
线毯毛巾毯共 二三,000 毛线苗鞋帽 四一,000 白毛线三斤 三六,000
苗花布 一0,四五0 洗衣胰子 一二,三00 面粉 四五,000
保姆薪金 三三,九00 蛋肉鸡鱼 三三,六五0 奶油奶豆腐 五,九00

青菜水果 二七,三一0 修表置 二0,四六0 茶叶 三,五00

油盐酱醋 备用具钱

(包括苗吃苹酱)

照相 六,四00 苗点心糖果 一四,三00 苗玩具 一八,一00 藕粉等
买书 一0,000 捐赠别人 八,五00 火车马车 一0,二00 汽车费
去哈吃饭 八,五九0 新年劳军 八,000 圣诞树 二,五00
共花去五七二,四七0元

明: 以上写了大约有三四天了, 那晚因算帐算得头胀起来, 通夜失眠了。到底收支似乎仍不相抵。从以上数目看, 主要的数目是花在有用的必需品上了, 而且有些东西还够用几个月。不过也有浪费, 而最主要的是我的大手花钱的习惯, 似乎手头越有钱可花就越花的厉害。其次也有浪费, 如圣诞树是保姆硬敲竹杠(最近我想不用老毛子, 正在乡下找, 因为老毛子生活与思想太资化, 很讨厌, 与我们应过的生活差太远, 感情亦不通)。另外八千多元肉囤坏了(还能吃)…。总之, 一回顾若大的数目是很可惊的。

因此, 自己觉得即使光从生活上来说, 我也是应该到农村去的。

关于经济上有一点差堪自慰的是, 我决没有光精力去倒腾发财。我带的那二两烟土, 当我交给办事处时, 其折价可买一支派克和一个最好赖卡照相机。等他们给我钱时, 光赖卡就涨过了我的钱四倍。我未用这钱去做什么活动, 一直到最后我仍只八万元。后来再凑一点, 趁有人去大连托买东西了。这一点与在西满听富春同志

报告有大关系，他说：“何必为钱去伤脑筋，共产党干的伟大事业，钱算得什么？”另外，北平一段的教训也很深，你告我可照出勤费花（五万元），而我又将这五万元折成法币来花。另外又买毯子另报“出勤”费无细帐，尽买自己要用东西。事后自己惭愧万分，我没有写任何东西，怎能算出勤？一直回到承德撤退想起此事都很不安。没作什么事，钱花得太多。在这点上你对我无帮助反有坏影响，如你一再写信叫一定给你买支好笔，起初我是万分犹豫的，觉得应与林采他们笔一样才对。你又叫我代买厚胶底鞋……，告诉我可照出勤费花。我想今后须要彼此多督促而不是互相助长。在这个问题上我常常开始是谨慎犹豫，一花开了就不大约束了。特别是总有钱的时候。

由保姆的问题我想起我对手冢的情形很为不安。从思想上来检讨，也就是从家庭带出来的剥削阶级意识的流露（所谓任性，就是对自知坏的东西未约束，任性不是本质），只能要求别人照顾自己，自己丝毫不为别人着想。手冢的情况是在齐齐哈尔就要去医病了，她之随我离齐两个原因：一是李林（敌伪室的）挖墙脚，她觉得不走也还得带孩子，那就不如跟我。一是你的信（内容关于我对你谈到我对她发脾气事）使她情绪大为平复，并感我们还是讲情义的。我答应她到了牡丹江先让她治病，结果既未去牡，留哈又苗病不断。后来她病日重，没让她住医院，在家里打了虫子，躺了一天仍然工作。晚上苗闹我就大火，丝毫未照顾她的病，使她还支持起来抱苗，第二宿就发生骂她情形。结果她走时连行李都未拿。最近我已决心给她去信道歉，并设法捎她的行李去和给她捎钱，否则使她对八路军印象不好。我们在一块时，我在你面前暴露得最赤裸，现在只有保姆是生活最近的人，于是就发泄在保姆身上，手冢事是极峰。记得小时在家对祖母就是这样，早晨上学她喊我，我自己醒来已经晚了，就对她发脾气，气得她没有办法说：“我死了算了。”我就从她手里拿过剪刀递给她：“你死就死吧。”再如，一件衣服作坏了，或者一次理发不如意就得无缘无故发两三天脾气。今天仍然有很多事上几乎没有改多少，我的工作无坚持、坚韧性也由此来。稍于个人不惬意事，就只有放下工作来发泄自己的气闷。我感觉八一五以来这两年在这方面不断无进步反而更退步了。

如果两人不到一起，我独个带着苗，总不可能到最紧张的工作岗位，如此磋砣下去对我是很不好的。热河领导上虽有缺点，但我所短者最根本还在自己意识锻炼上，这方面环境政治生活有大关系，但我如能照自己所已知已觉的作去，也就会大

改观。在热河亦尚非不可。

此外，这种思想上孤寂的生活也不好，越发展我的孤傲放任。我们之间，你如能贯彻坚持林西话别的精神，大概也能作到互相帮助。同时我现在也不再觉得我一切比你强了，你有些长处我没有，这两年你的进步也比我多，而你的缺点我看得仍是对的。那么只要大家都严肃起来，生活大概能搞好。过去是大家都缺乏进步与朝气，生活也就无从好起。

再一个是现在这工厂生活条件太舒服，斗争比乡下差得太远，似我这种人久呆此地益处不大。

现在剩下的就是一种莫名其妙硬是不愿去热河的情绪和怕生孩子（许云又怀孕了），后者哈市多少可找点办法。我很希望你无论如何来一次，在阴历新年后，因为春暖时必须给苗割手指（如必要，小肠疝气也须开刀），我很怕会有意外。你来吧，万一有什么危险，两个人主意总多些。另外，我们须要好好谈通一切。如果你希望我去，就无论如何来一次，看看东北对你亦无坏处。否则那就僵下去吧。

我与卜蔚的关系处得还好，只要有意见就谈通。工人现在搞斗争，完了就搞整编。自己动手作点，比在机关好得多多。

苗儿简直一天一个变，现已会用杯子喝水（过去是由奶头而一匙一匙），也喜欢下地走走。圣诞节到保姆家赴宴，他坐在桌上从头吃到尾，还喝了点酒（舔舔），小眼睛醉得水汪汪的。现在懂很多事，也很结实。你设法找王佩璋吧，这是交给你的任务。否则何必要你这爸爸，屁也不顶。

安林给我照了些相片，因恐赶不及带信人（黎波涛），我托安林送办事处，如未收到请查查。下次谈吧。来信谈谈你在乡下情形，具体些，别把我当作个只谈感情的对象。

最近我想给你带点吃的东西，因为我这里条件比你好得多，什么最简便有益？我想炒点油茶给你，因厂里可买到很好的奶油（光带奶油怕坏）。另外你爱挂面，我想打个洋铁箱装些油茶同挂面给你。另外需要刮胡子家俱不？我买了些毛线（老朱嘱代买一斤三两亦捎上），准备织条毛裤给你。你那条承德买毛裤太坏了。

我在打钙针，为了妇科，但对全身亦有益。

下次谈吧，写不少了。以前的信、照片、书、糖等皆收到否？读十一月末信似很多信未收到？抑是你未提及？

最近托人买蜂蜜准备捎你一些及送黄华等同志。

再谈，来信吧。最近想起我们在延一些生活镜头，很添相思。我们的生活缺乏有大意义的事，却也有很多平凡的记忆。再谈吧。苗正站在小笆篱子里玩。

一九四八年了，一九三八年竟如眼前。

新妹

一、十一、(1948)

1948年3月3日

卅六棚铁工厂宋金声报告

坦白运动：

反动组织五种：警特、建军、国民党、三青团

恶霸性：反动地主（化形 58 人）、伪满组长、国兵 19、维持会。

交出国民党反动书、委任状、书籍 206 件，枪四支，子弹 1060 发。

坦白的迷信封建组织：家理、一贯道、清理、居士林、同善社、道德会等十九种，共 1760 人。占全厂人数 73.1%。家理交出二千七百多份海底，其中一千多份有人带的。一百 0 三件佛教会、龙华会、居士林的经卷。

这个运动的办法是一炮打响，四面开花。

方式：家理——从师到徒，从徒到师，集体开斋，集体坦白。

政策掌握：对待所有对象分别对待，如被骗者孙洪平，对这种人宽。仅向群众坦白、说明，不处罚，令之戴罪立功。他去整理货车场，由十多车增至廿多车。

如对家理头子，经过大家斗争后清洗掉。

不能把封建团体看成政治问题，工人是在无出路情况下以此来保护自己。

开始时政策是很宽的，否则工人恐慌，技术工人都会跑掉。开头主要是搞政治问题。

劳模大会：

选出四百多劳模，是经过坦白教育两大运动之后，才选出的真正英雄。去年七一至今是深入发动群众的阶段，收获如下：

1、提高了党的威信，从盼国民党转到认为共产党有办法。

2、发现了一部分坏人。

3、消灭了偷盗，改造了雇佣观念。

4、学习情绪与文娱活动大大提高。

经济上收获：产量质量提高，解决一部材料问题（废铁翻身）。估价约值一万万六千万元。机车过去每月五台，十月份出了十台。货车场一个小组过去每天七扇，现增至三四十扇。

献纳运动：共一千多件。改良了领导，改变了旧制度，改善了职工之间的关系，互相尊重，互相学习。结合改造，培养提拔干部，十八个工人厂长、三个科长、廿一个工长。

工会：过去是国民党掌握。这次十七个委员，只一个职员。有二百多党员、廿支部，六个分支，培养了相当多的积极分子。

中苏关系调整：缺点：

1、工人还有互相包庇。

2、没有发动落后（一批旧北铁老工人，技术好）

3、发展不平衡，大厂动起来，几个小厂还未发动。

4、没有组织苏联工人。

八月以后，强调企业化，就是政治与技术结合的问题。进行了土改教育，这是发扬了自由思想的精神。工人提出了许多问题。工人提出了二千七百多个问题。分四类：1、中长路中苏关系。2、土改政策。3、关于自卫战争。4、工商业问题。

训练班：其中有一个落后分子训练班（五十多人，不进步的九个。其余拉过来后都很积极）。

审查党员：在工会小组中进行审查（不公开提出党员）。

行政支持工会，给工会解决些问题。大的会议吸收工会干部参加讨论。从工人长远利益着想，不是单纯搞福利。家属被服厂，解决了四百户家属的生产。每月每人收入一万元。合作社办了烟卷工厂，工人集体结婚五次。

支援前线。

群众的要求：开始是经济要求，以老巴夺为例，要求提高待遇。现在只要求供给及时，要求解决穿衣问题。

△ 工人要求胜利，要求中苏平等待遇，反对白毛子特殊化。

要求表扬——文字表扬，名誉表扬。

要求学文化、学政治。要求娱乐、卫生保健。

要求领导上在政治、技术上解决问题迅速。

对政府有意见（办户口）。

挖堵防空洞（八、九、十月）

起先有个别厂发现有藏东西的。领导上因准备稳扎稳打，赶不上工人的要求，后遂改为突击。动员大会当天，各厂小组会检举出廿多个地主，高潮仅三天即形成。由此转入整顿内部，比工作、比思想，不是强调斗争，而是强调自我检讨互相批评。

检讨：

1、本厂群运进行平稳，是由启发思想到坦白，没有掀起过斗争的大风暴。因为不存在两个敌对的阶级（虽然清出一部分政治问题）。

2、对于什么时候发动什么运动估计不足。如在群众觉悟尚不高时，发动劳模运动，结果不成。

3、节约分红在公营厂是不适合的。没有管“工人当家”的影响（材料计划）。

今后：不是发动时期，应该是很正规、很有制度地生产，学技术。立功运动必须两个条件：1、工人高度觉悟。2、充分物质条件，否则影响情绪。

积极分子也有少数脱离群众的。一种是急于完成任务，产生包办。一种是假积极分子。对积极分子是多鼓励，少批评，出主意、想办法让他们出头，大胆放手使用。

提问：

1、如何改造领导的？是在群众发动起来敢于大胆讲话之后。如电灯厂厂长。斗了他，揭出其政治问题，叫他当运搬工。后看他技术好，应该留他，现当技术员。

有的行政上压住群众，不能起来时，则先用行政力量将他撤职。工人中如选不出，则由行政选拔，经工会讨论后委派下去。

牡丹江铁路总工会孙光同志：

一、工作开始时的情况。

二、方针的改变。

三、运动过程中的情况。

四、几个问题

一、工作开始时的情况

1946年六月成立总工会

工人思想，百分之九十盼望中央，才10%的人不盼中央。去年七月，不盼中央的增至70%。

坦白运动：最初是有线索、有对象的坦白。后来自动自愿报告，共搞了一星期。牡丹江当地32人坦白，（科长5，段长4，大部分是职员）。经过坦白大会，公开揭露了一下国民党的罪恶。但群众对我们认识并未发生变化，与我们关系也无变化。

二、工运方针确定

开始对发动群众重视不够，做工会工作不如做行政工作吃得开。去年二七决定开始，准备全面搞工人工作。行政负责人主张搞劳模运动，工运干部主张搞清算斗争。当时遂决定以劳模运动为主，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斗争。

三、工作概况

大约分三个阶段：

1、劳模运动，提高工作效率，增加动力，突击机车。

这时劳模的动力不基于思想自觉，只是一种不服气与图得奖的动机。发现有人破坏，斗争是从“搬开劳模运动绊脚石”开始的。

展开节约献纳收集废物运动。

“五一”大会对劳模运动起了些作用。

这个时期收获：打破正统观念，打破雇佣观念，转变了对旅客、对伤兵的态度，提高了工作效率，消灭了偷煤。员工家属参加工作，推动劳模（不做饭，哭一场，搬道叉），工作重量不重质，形式主义。

被斗对象555人，挨打366吊死一个。

被斗对象中免职551人，只留下34人。

政治问题119，特务问题一百多。其他。

这个东西起了不好影响，使很多人惶恐不安。

原因：1、领导上缺乏明确的政策，同时对问题轻重大小不分，一个单子吃药。每斗必打，打了就撤。打人的动机很不纯，很复杂：迎合、看领导在鼓气，有的为

掩饰自己，不问皂白打两耳光。

份子路线：

青年小伙子，对积极份子光有撑腰，没有及时教育，犯了错误不纠正。

2、第二阶段，七一九月，中心是冬运的准备工作。巩固组织工作，要求重质不重量。这时群众情绪有些消沉。

为实行新工资标准，进行评定工资。其中又斗争了一些人，免职了一些人。收获是：改变了过去平均主义的工资制度，刺激了前进心，学习技术。清洗的人比较多，后证明新提的人还有赶不上原被清洗者。

去年一年免职者 5273 人，后因人手不够，遂又复职 226 个。主任以上的干部复职了三个，现在全员 14443。

回忆运动之初，工人对其意义不了解，怕被免职。后经解释回忆运动意义，动员保证回忆出问题不斗、不打、不免职，运动才开展起来。

3、第三阶段（十月至今）保证冬运任务，立功运动

消灭封建，肃清铁路中残存的封建残余。

斗争了一百八十二人。其中斗错的 45 个，过火的 12 个。

收获如下：过去大家对斗敌伪残余兴趣高，现在对于地主认识增加，改善了工农之间的关系。

缺点是：干部中思想酝酿准备不够，对地主子弟，防空洞未分别对待。有的大扫荡，连饭锅子也拿走了。经济观点，斗肥不斗瘦，不从阶级分析出发，而从有无出发！

四、几个问题

1、改造领导问题。股长以上的干部 312 人，其中 209 人是非党员。党员老干部 14 人，新党员 89 个。工长以上干部一千四百多人，免职了五百多。降级、调动、改造、新提拔工长以上干部 58 个。

一种技术观点，以为离了这些人不行，甚至不叫群众斗。

一种以为职员都是小资级，只要苦口婆心，都可教育改造。

一种以为职员都是封建势力，一个也不能要。有的强调培养工人干部，对旧职员教育就不够。

旧职员可以改造，就是坦白了的国民党，也还是可以改造的。就是争取改

造的办法问题。对于坏人要严，如此有助于次要及中立之争取。但对准备争取的对象应当宽。

2、立功、劳模、清算

在群众开始或未发动时，立功运动比劳模来得好。立功政治条件宽些，群众基础广泛。立功带经常性，不似劳模，带突击性。劳模运动在突击某个具体任务或提高质量时可以用，确定“以提高工作，立功运动来号召，由此发现问题进行斗争”是可以的。

3、政治与技术结合问题。积极分子光是打人积极，对老技术工人争取教育不够。这批人在政治上不活跃，在工作上面是好的。群众情绪起来了，行政上的计划制度差，撵不上。

4、群众路线、群众观点和阶级立场问题

有些同志以为自己群众观点强，特别是做工运和工人福利的人是这样。群众路线表现成群众说了就算，无条件满足群众要求，就是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线，因定自己是正确的。

很多同志都觉得左比右好，特别是有军当政的党，更应慎重。同时在工人中做坏一次，影响就很难收回。

群众观点的标准：最大多数人的最高要求，共产党领导工人革命应该视伪为和。经过四月学习，检讨了份子路线，立功运动，也给份子路线一些改变。

5、工会工作

从劳模运动提出改选工会，现在地区以上的工会还是委派的。福利工作，合作社经营方针七月以前主要是赚钱分红，最近以来有转变。

6、党的建设，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群众未发动之前；第二阶段是劳模运动以前；第三阶段是劳模运动时期。

第一阶段偏向：容易发展了坏人。把工人一般看待，工人都是好的，“发展一个职员，能顶一百个工人”。

意见：必须在群众发动之后，经过斗争及工作的考验之后发展才好，宁晚勿滥，不要追求数字，要看具体情况。个别吸收，严格审查。

7、领导上的主要缺点：急、粗，急于求成，粗枝大叶，对问题没有分别对待处理，没有政策观点。运动起来了，做群众尾巴。对上级指示研究不够，工作只有布

置（也不仔细、具体），没有总结，教育工作不够深入。

8、两点经验和两个意见：第一：对工人要说老实话。无论在生活上，政策上都要说到做到。如因情况变化办不了，也应把情况说清楚。第二：工人只要把道理说清，是很容易接受道理的。

意见：第一，今后不能再拿斗争来做工作内容，应该是提高生产。工人光热情技术差，所能发挥的效力还是有限。第二，工会工作重点应放在教育与福利工作上。

1948年3月20日—24日

李立三同志报告

一、争论是为了将来如何做。将接收许多大工厂、大城市、私企工业。工运方针从经济政策出发。

新民主主义经济三个组成部分：国营企业、农业经济、独立小工商业者及中小资本。

私营企业生产客观上是供给战争与人民日需，今天要发展还不是缩小，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大部分。其特点是数目多与散漫，生产的自发性与无政府状态。独立的生产者及家庭手工业者则更多、更散漫。

这四种企业都为国计民生服务。资本家为赚钱，客观上是仍为国计民生服务。这是解区工运总出发点。不论从长远利益或目前利益看，工运都应该是发展生产，这是一切职运对不对的标准。

职员成份改造问题：

中苏两套，职员很多，共107人。

分厂长——工人：15，商人：1，职员：4，科员——教员：5，职员：17，学生：14，小公务员：3，工人：5，商人：5

科长——工人：5，职员：3

事务员——教员：2，学生：8，职员：6，工人：7，职员：4，商人：2，其他：3

总括情况：地主子弟：2，职员：30，工人：29，其他：46

1948年哈尔滨三月廿一日（日），晴

整有半个月没记日记了。环境彻底换了。就改用这个本子吧。也是取面目一新之意。

十二日开始参加听东北局的会议，真是“胜读十年书”。从十三日开始到现在，是总结讨论这两个月的平分运动。虽是个别人的意见，但对整个估计有根本分歧。G^①嘱向 Ct.^②拟一电报。昨夜拟好，将每人发言摘出领导思想的五点教训：1、崇拜自发性，放弃领导，作了群众的尾巴。助长农民均产思想，片面强调贫雇。2、对东北阶级情况了解差，划阶级有错误，没记住毛主席团结90%的基本方针。3、对过去工作未很好总结，对下情了解不具体、不及时，没分清石河地区情况。左倾情绪，笼统反右，追求运动规模，运动解决一切。既未提出防左，发现偏向又没决心及时纠正。上面怕泼冷水，下面怕地富思想。4、干部的政策策略观念模糊，教育研究差，盲目性片面性，摇摆不敢坚持，又无纪律束缚，乃至修改政策。5、干部思想追浮重于分地。两个月主要时间与努力用在追浮，无限度，以此作为斗争彻底标准。一切偏向：打击面宽，地富不分，工商学，打杀等，均与此密切有关。

十天来，每天开完会后即看戏，或与新度过，没有整理研究纪录。连过去那批材料也没动。这种情况必须停止了。

参加会的感想：

- 1、对情况必须及时具体掌握，必须有冷静客观分析。在任何轰轰烈烈运动下，一定要保持冷静分析的头脑。
- 2、一时被大家认为最好的东西，往往事后发现错了。这是盲目附合群众，不加批判之故。
- 3、凡总结检讨工作，必须是对事而不是对人。从对人的负责，吸取教训出发，决不能有其他杂念。否则本来正确的或有些正确的意见，也为人所弃，所不重视。
- 4、全面领导的人必须做到最大宽容，尽量启发大家发表各种不同意见，让任何

① G：指高岗。

② Ct：指中央。

意见都发表出来，不要怕绝对相反的意见出现，不要怕刺伤领导。只有争论，才能出现真理。

1948年4月1日

新 M，

田美林^②回来帮你一时，我也没多少事情，不比在报社。你可教他作饭，并给他一些教育。

林的结论，强调今天大转变，强调城市工作，今后将调大批干部搞城市。这一行你应肯定下去，真钻点经验，把这次会的一些东西从自己工作中体会一下。生产技术你虽不能钻，常识还是应有一点。这次也强调专心业务。

我这几天不能来，不仅只整理总结，还有些打杂，高说不定有什么事。

老太太还是要快点好才好，告诉她我的关心。

给你捎来一万元，怕你缺用。

我今天去书店买书，弄到许多书。共存款十万在银行（实物）准备以后买书回去。

你要的浅士林布，在何处？我能代买否？

这次文艺会，工人创作根本没有一篇。你如能深入，是可以写点东西的，你对工作和学习需要专心。

我现在想到这样下去有很好的一面，工作单纯得多，再无行政杂事，可真正多用思想。当然必须时刻警惕自己是没有底子的人。

苗儿乖，你能好好睡吧。

很怕你今晚等我来。

Excuseense 吧。

我今早六点即起，昨夜看《石头花》到十二点。这是一个寓意很深的好寓言片——事业与爱情的坚定，专心与狂热，加上葛林克，对我有些人生的鼓舞。这样

② 田美林：当时的公务员。

说也合适吧，你是被苗儿弄得长期疲劳了。

明佬子

四、一、晚（1948）

（编者注：此信的信笺用的是“中共中央东北局便笺”，应该是父亲已随高岗到了东北，并开始任他的政治秘书，因之与母亲又开始了共同生活。两人通信，暂告一段落。）

1948年×月×日

一、工人为什么是先进的阶级，最革命的阶级？

1、工人是无产阶级，除了力气与手艺一无所有。工人最能接受共产主义，一切归国家，大量发展生产力。农业集体化还困难。

2、工人使用机器，是最进步的生产方式，与发展生产力不矛盾，爱护工厂。彻底翻身要有物资，坐吃山空。脑子灵活，知道事多。

3、因为使用机器，工人最有集体性、组织性、坚韧性（机器撑着不干不行）。

二、工人应该吃得苦做得多。

1、什么叫人民翻身：翻身勿把本（劳动）翻掉了，向地主资级看齐不是解放，是堕落（吃穿、老婆）。衣食住、文化、政治，吃鸡还是吃蛋（目前利益，长远利益）个人利益，国家社会阶级利益。翻身要看有无主人气魄，爱惜工厂不，爱惜材料不？不是光要酒就要酒，败家子，溜须。

2、平均主义，勤惰不分，技术不分。

“各尽所能，各取所值”。

不是每天能提小酒壶光荣。

3、民主，管理工厂。

（这些是写在范元甄所整理的信件封面的背面的，是她的笔迹。想来是当年她为工人作报告或讲课打的腹稿。收录在此，也是共产党接管工业初期行为的一个真实记录——编者注。）

██████████
(1948年)四月一日(四),晴

会昨天开完了。接着前面记下去。

5、要能全面是件极不易的事,此即必须照顾绝对相反的两种情况:好坏、易难、左右……。这必须有实际切身经验与一定理论修养,并时刻保持虚心态度,才能济事。

6、小资产阶级的急性、片面、疯狂、迎合、投机,等等这次会体验很深。严肃的对人的负责,去掉个人一切杂念,这是克服的前提。

7、想通一件事、一个问题,三思三思之后,就应有坚持精神,不怕孤立。错也错的有个道理。真错了,再慢慢想通改。当然不要坚持错误到底(我过去既不三思问题,也没坚持过什么争论,保安处一段是一辈子教训)。Hang K. Z.^⑤的精神,其明确肯定硬追是值得学习的。

8、掌握材料是基本的,否则就无一切,无以总结、判断,也无从提新任务。之后就要全面系统想问题。

暂写到这里吧。以后随习随记。这一个月没能逐日作日记很可惜。

昨天林总总结,特别印象深刻的是全面转变问题。去掉不合时宜的旧的一套,对新事物敏感,建立新的一套。党员干部要各有专长,科学知识、政治理论都要学,提倡实干精神,迅速与准确,健全的事务主义。

G要我四五天内将总结弄出。今早商量乃报告形势,至于肯定中农,一律不动,去电GT。

东北书店挑书,上商场一次,存款十万石银行。

新想我今晚去。老{公}^⑥生病了,苗由她带,累人得很。我一个人是没办法的。带孩子是疲劳神经的。过去对新的生活体会太少,这一个月我们过得不坏 more sex。好象是honeymoon吧。在一起有在一起的好处。但还是分开对新好。这样她能独立工作,否则总有依赖性。

⑤ 指黄克诚。

⑥ 这大概是看小孩的保姆的名字。

（1948年）四月二日（五），晴

今天起得特别早。约五点半，G约一起坐车看松花江。这是第一次。江还没全开冻，沿江休息处及水上俱乐部，这都是汉口江边所没有的。但其宽阔雄伟，那就远赶不上了。对面的太阳岛倒有点像长沙的水陆洲。据说夏天这里人山人海，是哈尔滨最好的游息区。随又驱车经道外到江边，那就脏多了。但岸上也有游艇。

动手写G的总结。因为提纲搞了几次，他讲是没增添什么新的思想。材料要自己来补，很写不下去。只写成第一部分，倒是把《升官图》看完了。讽刺是很深刻的。当然群众没写好，两个主角出身不清，尾声似也欠妥。但这都不损其价值。戏剧性一如《结婚进行曲》，手法轻巧。这个人很有前途。又引起写官僚主义的轮廓，我有写剧本的本事多好。有些人们应该搬到舞台上出出丑，对全党当然是大教育。

（1948年）四月三日（六），晴

继续写完第二部分：根源开了一个头。脑子贫乏而疲倦。下午找G下了三盘围棋。他告我让刘导生^①同志参加分局。“应该提拔这些有朝气的新人才，提拔这些年青有为的人。CY^②同志与我的意见是一致的。”

安林照的和我专拍苗和新的片子都洗好了，神情都不错。这是我们结婚以来认真地在一起照的像。

新来电话问我何日去，要我邀客人。奇怪，好像隔了好久似的，想念得很，也想亲密。这时如还在热河，真不得了！

晚上本拟赶写，被邀去看电影《爱迪生传》。英语简直听不懂一句完整的，只能就画面猜。这是多么伟大的人。电灯泡试验了一万次，终于成功。留声机是他的试

^① 刘导生：1937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生，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山东《大众日报》社长。解放后曾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等职。

^② CY：指陈云。

验场一个工人无意转动一个盘子发出声音，他马上追究，终于发明录音。第一个成功的灯泡亮了四十小时，他一直守在旁边没睡觉。他的妻子常常通宵等他不归。无限的毅力，辛勤的工作，日以继夜的工作，对新鲜事物的感觉。

竟如来谈，不赞成新放弃新闻岗位。她是从新的交际特长出发。她说有一个白毛子验了廿多年的大便和血，很安心工作。外国人的业务精神真值得我们学。

(1948年) 四月四日 (日)，晴

现在已过十一点，今天大概是写了一天吧，终于写完。自己添了最后领导作风一段，糊里糊涂写了四十页，约一万二千字。架子是会议和 G 的，肉是我接上去的。主要根源是我自己解决的。现在脑子发胀，明天再修改。

刮了胡子，很想亲亲什么。刮出了血也无人管。写起东西来时，特别想要人帮忙。似乎又很希望能每天在一起过的样子。

(1948年) 四月五日 (一)，晴

上午仔细看了一遍，无暇多做推敲，交了上去。

晚车去阿城。看到 CY 关于城市问题电报。过去清算斗争与工人增资分红，实际破坏工商业，对工人亦不利，是彻底错了。

(1948年) 四月六日 (二)，晴

昨晚新开鉴定会，到一点多才回来。又招抚苗，怕他踢被，整夜没睡好。

新被调离糖厂，开会与人吵了一架。自傲思想终不能忍，不懂得退一步，不从效果出发。

参观糖厂整个机器生产过程，由一老工人讲解。机器组成是庞大的，过滤过程

过于繁杂。四十多年前的机器很老式了，还需手工加工，很耽误生产。一定的生活水准和安定的生活，工人是很难革命的。见到一波兰技术工人，看凝糖的，在厂已三十多年。他的全部思想就是安于工作，很少想到其他似的。欧美贵族工人当然更难革命。

帮新清清东西，和苗混了一天。他对我已很熟。

晚仍到十一点才睡。

（1948年）四月七日（三），晴

晨四点即起，忙着打行李。苗儿在这两间很舒服的房子过了一个对他很有意义的冬天——没有病过。

现在我住的地方成了一个家了。以后每天总将有个把钟头消磨在苗儿身上。他很惹人。

G等着我写一份给CT的电报，即总结这次运动。二千字写完，明上午十时交卷。我疲倦之至。冒然答应下来。

整天杂事与人客不断。到晚上才请新帮忙速记。刚搞了个把钟头，她已困得不行。

（1948年）四月八日（四），阴

晨六时起，到十点总算念写完毕。匆匆改了一下。这大概是得重写的，为的是按时交卷而已。

上楼G与光生正在研讨总结，我即参加。他们已经搞了一部分，今天谈到去年十一月会议缺点为止，谈得很细致。主要在能真抓住辫子，又能使人信服。G非常谨慎，一字一句推敲。我写时还是很草率的。

(1948年)四月九日(五),晴

今天谈完。G介绍CY这次之左,他是十分谨慎仔细的人。这次有中农问题,放手问题,贫雇{满足}片面问题。左得很,不下于王鹤寿^①。原因是上面的土地会议,晋绥告农民书,以及下层群众情绪,战争形势。C在常会检讨很深刻:soults. M. 的错主要由我负责,中农问题有的同志是对的,是我错了。工商业问题来电报问是否有材料调研,这是违反组织与政治原则。G说,都像他这样精神,问题就好解决。

富春同志也来谈了一阵。他检讨主要在富农问题,以为廿多年政策变了。十一月会最主要问题在对过去情况没总结。关于发展党自报公议办法他觉得应考虑。

最后几节与光生同志单独搞完。这两天工作有两点较明确感想:如何把现象问题最后归结到思想根源(这次最后归到思想方法的片面性,以及急性病和盲目性)以及提出问题作检讨,如何使人心服,就是要全面周到。为什么左?领导精神还有好东西没有?讲了坏的,必须提到好的(想起在《解放日报》检讨日本投降后的报导工作,我硬说只应谈缺点。当然那还夹杂个人不满情绪)。

昨天下午谈完后,光生来座谈很久。主要谈《解放日报》旧事,人物浮沉。邓左星^②到底回家后离开党了。吴敏^③办学校,克寒^④随刘邓南下。关于过去情形,他检讨很多:最主要是干部问题没搞好,其次是政策思想教育差,审干丧了元气。他也承认那样提拔扬文影响干部情绪,不妥当。张映吾^⑤政治不开展。对干部使用有

^① 王鹤寿:1945年后历任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东北局副秘书长,东北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1953年后,历任中央重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国家建委主任,冶金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中纪委副书记,常务书记,第二书记等职。

^② 邓左星:?

^③ 吴敏:延安时在《解放日报》任第三版主编。

^④ 克寒:陈克寒。1937年在延安参与创办《解放》周刊。历任《新华日报》、华北出版社长兼总编辑、新华总社第一副社长兼副总编辑、新华社中原总分社社长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新华社总社长兼总编辑,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

^⑤ 张映吾:原延安《解放日报》的编辑。解放初期任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出版处处长。后任过驻苏联大使馆参赞。文革后负责过《世界知识》的复刊工作。

不适当处，未能都发挥积极性。新闻事业上将莫艾^②葬送，老艾是用思想很深的人，过去估计不足。克寒业务很精，不妥越权，妨碍他的工作范围。他去年离开时总结了几条经验，如群众路线，主动自动性，解放区与面向全国，报纸与通讯社（最终还是报纸为主）。

（1948年）四月廿三日（星期五），晴

两个星期没记日记了。两人在一起的规律生活还没建立起来。又加上小儿子，是三个人的生活。

上星期五才写完，一连不断气写了五天。这对自己是一个思想周密的锻炼。哪一些问题能公开写，哪些不能；问题的深度，语气的分寸，G个人的地位与需照顾的问题。主要当然还是真抓到问题核心与系统的思想。这种高度的要求之下，我的力量是很不够的，不能完成任务的。关于“自发论”，记取了一下《思想方法论》。这本书收集得很有用处，真用到时，读起来才有深刻感。好好读些理论书，现在是非常需要的。也较能读懂的。

光生同志将全文压缩调整，我还没有全部看。按照过去经验，他不一定压整得很好的。这次与G讨论，也可能压好。总比我自己要搞得好。

今天G谈到研究室问题。L.f夫妇来，我提到新，（他说她愿意吗？）是搞全面问题。我看也只能如党务室性质。大概是研究情况，提出问题，帮助决定政策以及一些日常政务。我也不再想异议。自己应着手选定一个重点，工商业吧。日常工作当然离不开写文章。

读完《旅顺口》，这是两周中第二件大事。前后读了整三天（这是写完那总结后的休息）。这本书写得好极了。写俄罗斯民族坚贞、英勇不屈的精神，写当时帝俄腐败统治在海陆军中的表现，写那些卑污的叛国将领，写那些聪明、忠诚、勇敢的将领与士兵。张罗科、茨芬纳列夫、康特拉琴科等人身上有多少可学习的东西。这些人的魂灵一直遗留到现代苏联儿女的身上。欧格涅夫就像康特纳琴珂似的。

^② 莫艾：延安《解放日报》记者。吴满有事迹的发现者。解放后一直在新华总社工作。

读了这本书，又燃起我想写历史东西的欲望。昨天读了范文澜的《太平天国》（过去没读过），写得并不好，无重点中心思想。G之一生，过去的廿年是很值得一写的。这倒可列为工作的附计划。新在一起是愿意参加的。

第三件大事是几天前新和我大吵了三次。因我顶了一下，或谈不投机，而爆发。我当然是高度理智忍耐，事后提醒。从阿城回后，不慎而孕，所以发言权很低（主要当然是自己还有基本弱点，不能为人表率）。她情绪很不好，常有 xisidili^⑤。但必须耐心彻底谈谈，不能这样任其自流下去。

生活上的事是杨庚来谈过一天。对工作条件很不满，牢骚很多。这些我是能了解的。星期日打过一次网球。

工作还无头绪。现在恐怕是首先有计划读书。手边握着《德国农民战争》。苗儿习惯一般很好，不难带。但妈妈有时惹多了些。

（1948年）六月二日（三），阴、雨

一个多月没记日记了。是不想记。生活失掉平衡！

处理与 taa^⑥ 的关系，终感觉自己的无能，信心也很差了。常常由主动转入被动，自觉到精神有萎靡之处。譬如今天就干脆睡了几个钟头。这对于我是稀有之事。头昏之病比热河易来得多。那时多半是工作真的累得不行，而现在工作是并不累的。

谢文耀^⑦竟也死了。对我的损失恐怕是失去一个将十年经历彻心而谈的人。在武大几年，他是了解我最多的、最深的。好人总是容易死去。我是很悲痛的。见报的晚上我哭了一场，现在提起笔似乎还想哭一场。

对热河工作的怀念大概将是无已的。我不是一个轻易换工作、对环境不满到呆不下去的人。我形容自己现在是“自投罗网”。

⑤ XISIDILI：歇斯底里。

⑥ taa：范元甄 1942年7月14日和21日在延安时的日记，也曾四次使用了“taa：”。猜想应该是“她”的意思，暗指某一不愿直写其名的女性。李锐在这里指的应该是范元甄。

⑦ 谢文耀：李锐武大同学，1937年2月武大自发党支部在谢家成立。抗战时在新四军五师从事新闻工作。历任《七七报》总编辑，副社长，新华社华中总分社负责人。1948年2月在汝南李楼被俘牺牲。

在任何情况下，都可受到锻炼，还是受下去吧。也有好处。环境总是人来适应（和改造）的。

承担别人的错是最蠢不过。

工作也不能老被动，或再全盘想想。去搞一个县，或参加一个市。

1948年8月22日，星期日 晴

四月六日离开糖厂，整整四个月光景没有做工作。思想心情是直线形地下坠，实在是可怕的事。似乎至今仍无什么改变趋势的力量。

李之来东北结束了我一两年来独居的生活。我对他没有什么衷情的热烈，他对我也渐渐这样。吵了无数次啦，看样子不可能有什么好转。我自己与这一两年来所不同的是，有时会为这种感情状况苦恼。这点倒不如干脆独居为好。

孩子琐事常有麻烦，摆不脱这些苦恼。有时又有强烈的想挣脱的念头，结果仍是苦恼而已。我现在的苦恼、波动，只仅是有时发现自己的麻木而已。力量已很微弱，这是异常危险的。病后恢复工作，前后拖了三四星期，结果安插在这里。事实上从工作到生活都是附属。再加上有时为李对我之“若无其人”苦恼，真是很不值得。

近四天去旁听城工部会议。将近一年以来，我实在对于光听东西没有兴趣了。糖厂几个月，偏偏又太无领导，结果乱摸了一阵，碰壁而返。今天午间回家，想起自己现在的处境很不好，对自己很不利，度之我与李之间的感情状况，也无必要我这种迁就。时间越蹉跎，自己越牺牲，将越引不起重视。连吵架都刺激不起对方的警觉了。我还是需要重新扶持自己的朝气，走向独立的岗位，回复这一二年来平静的感情状况，也免得继续付出代价（起码如刮子宫）。这倒是最要紧的。

理性起来，既然两人之间感情关系有限，自己还纵任感情不自排之，岂不更加吃亏了。

在这种心情之下，把久积凌乱的桌子收拾了一下。

再不要去向李锐乞讨什么增加了解，改善关系吧。振作起自己来，然后两个前途：或者“管自己生活”，或者另作高就。只有自己是最重要的。向李锐学习“办

法”吧。我为什么不能寻求自己的“钢球”与“弹子”!?

尽可能把生活规律一点，我的无规律的习惯太深了。

坚持把日记记下去。

(1948) 八月二十九日，午夜

今夜痛哭。决心走吧。

(1948) 十月三十一日，秋季攻势现势

济南之役

王耀武济南守军十万，蒋计划再以徐州周围三个兵团 23 个师（旅）约十七万人增援，共廿七万人。

现山东除青岛及鲁南边沿地带少数据点外，已全部为我解放。

锦州之役

九月以前，长、沈、锦三地，国、共有正规军 43 个师，连非正规军共四十余万人。

锦州及其周围地区共有十二万人，十五个师，由义县摆到山海关（沿北宁路），其中锦西四万人。关里尚有傅作义四万人相策应，合共二十个师，约十六万人。

九月三十日，蒋急飞平，又抽傅五个师运锦西。烟台撤退的两万人亦赶运至葫芦岛。抽调沈五个军十二个师，又三个骑兵旅约十二万人出新民、彰武、新立屯，及布置长春突围。

由沈西进至北山黑镇大虎山地区的廖耀湘兵团五个军，十二个师全部被歼。

(1948) 十一月十日

再翻起这页日记时，已经又刮了一次子宫了。这次在保养身体上做到了理性：

保证营养，心情平静。其结果，健康状况比上回好得多。健康还是最重要的资本。

明已走半月，无信。我有时竟想到似乎见不到他了。这回分开前感情状况好了一些。

这个环境真寂寞，太太、小姐，我居然在这里如此呆了几个月。唯一的好处是自己始终还没有从思想上习惯这环境。这次去沈当迅速进入工作。苗儿决心交给父亲带。

真是寂寞，每届黄昏，这种心情油然而起。将近一年没有工作的生活！严格算起将近三年了。

（1948）十一月十九日

妹妹来，24日完

（1948）十一月二十五日，昨天下雪

近来从思想到生活都振作起来了。

满月以来，恢复了每天读报和《参考消息》。关于战况作简单摘记。已记东北战役及淮海战役记录，帮助自己的记忆而已。深深感到精力不集中之苦，想事务时比大事容易集中。记忆力减退，不会思考，谅皆由于不集中而来。我本来有此病，加上带孩子，今年的生活，则更甚矣。这需要自己更大的努力。

今天读陈伯达《重要的在善于学习》，及关于米丘林学说，很有兴趣。列宁反复告诫要认识自己文化之低，要从ABC学起，不要依恃政治资本。它只能使人学得快些，但必须要觉悟到需要学习。还有关于要善于从头做起，追求错误的来源，承认错。列宁说，这是件不愉快的事。这是真的。我每当回忆起糖厂一段时，自己在思想上就有一种逃避的力量。无数次想到要具体检讨一下。我的思想方法教条主义影响太深。

美国反动派说：“中国的警钟响遍了世界”，反动派的恐慌可见。我应在这次高

潮中决心从事真正有效的自我改造，其第一步（也是其最后目标）就是坚持做一件工作。

总务科允许给做两件衣，去裁缝处有点感想。但愿我逐渐对这些事变得不生感觉才好。

从三月以后，那位妹妹忽对我表示亲近，并流露她对人与人关系的不满。但也未具体谈。此人的伪恐是真的。我应少谈这些事。事实上我也对这些无大意见。

在意识里对于太太是有一种“优越感”，无法抑制。

（1948）十二月二十七日，星期一

已经到沈阳。决定到东总工会工作。我这次是下了决心，不管什么工作，先做起来再说。无论如何不能到49年了。

准备去本溪。昨与张力克^①谈，此人似在工会是较强的。他说这第一阶段主要总结出几点经验：1、如何与群众见面——广泛训练班。人数宜多不宜少，时间宜短不宜长。讲几个主要的扼要的问题。2、如何发动群众自下而上配合接受问题。3、职工代表大会。用什么形式组织群众最合适。4、职工关系，职员改造问题。5、新劳动态度，组织生产问题。去本溪目的是搞出第3、4两问题的初步经验。

严格说起来，我应从头开始学做工作。我的教条主义方法是很重的。

前天开会，关于大量提拔干部，真正放手问题似有点具体体会。

① 张力克：解放后曾任沈阳市副市长，国家建委监察组长。

第六部 / 1949年5月至1949年11月南下后通信

1949年5月26日

新新：

今天赵大爷^①到，见到信，不安之至。我们医药常识太差，沈阳的医院也太糟，这样病情也看不出。刚才问到贾琏^②，他们三女与你情况几乎一样，甚至脾气也是因之不好。曾在张家口开刀，因休息不够，现在身体仍弱（在大连学习）。石磊^③爱人说，林立^④脖子曾在上海开过两次刀，现仍有拉肚病。她自己脖子也肿，现每天吃碘质，还不到开刀程度。他们的意见是开刀为好，否则长期休养也不易治疗。好的外科医生据说开这类刀是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把握的。杨第甫^⑤爱人陈素^⑥也是这病，在哈开刀，两三周后出院。我现在提出几个方案，你再和大家商量考虑：

① 赵大爷：赵毅敏，原热河省委领导，时任中南局宣传部长。李与范在热河报社的老上级。

② 贾琏：高文华夫人。

③ 石磊：即曹瑛，湖南平江人。曾任长沙市委书记，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

④ 林立：？

⑤ 杨第甫：湖南湘潭人。解放后曾任湖南省委秘书长。其子杨小凯文革后成为著名经济学家。因肺癌，2004年7月在澳大利亚去世，年仅56岁。

⑥ 陈素：湖南湘乡人，杨第甫之妻。文革中自杀。

一、留在北平开刀^④，找最可靠医生，花钱多可以，能行动后回湖南休养。

二、在北平休养一短时，回长沙湘雅开刀（估计湘雅有好医生）。

三、如医生同意，索性立即随黄克诚^⑤同志回湖南后作决定，或开刀或长期休息。从北平带一些路上吃的药。刚听说长沙解放可能推迟，此案即不宜用。

总之，不留平或大连休养，那样很不便，你我大家都不安。此种病回南方要好些。

问组织上要了一笔钱，连你们俩人及我剩余路费共由此地银行汇上五万元，寄《天津日报》樊允行^⑥转云天^⑦转你。钱再不够用，如北平不易弄到，你可写信与《天津日报》樊允行或天津税局王南秋^⑧，将来我设法还。我已写信告他们。

我们到开封后即暂停下，中原局在此配备干部。经过王、高^⑨等力争，我算是摆脱了青委（已再电北平调小白）。但报社摆不脱，只好暂作再说。华中局将来极可能设湖南。你恼火的人现在武汉搞军管会，已属部队系统。回湖南后工作问题好说，但你目前是治病第一。我对此应负很大责任。过去警惕性差，没有促你将身体彻底检查，单纯强调你因脱离工作之故，愈想愈不安。回湖南后无论治病，休养，条件都无大问题。据说湘雅比战前还好。琬姐夫^⑩又是医生，妈妈会招拂你。

四、五、六^⑪，我当然待之如自己弟妹，如一时不易北上，或暂带回湖南读书。你来后再作决定。北平学校情形你可先打听清楚，先拜托下吴老^⑫也可。汉口家中如似王家困难，我当先作一两月生活的帮助，定能办到。明天有人先打前站，我先去一简信。我们月底如不动身，下月初动身，最迟下月十号总可到达武汉。长沙估

④ 范元甄时患严重的甲状腺机能亢进，留在北平协和医院开刀。

⑤ 黄克诚：建国初期任湖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52年10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政委，授大将军衔。1954年后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第八届中共中央书记书记。1959年庐山会议上被定为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调任山西省副省长。文革后任中央军委顾问。

⑥ 樊允行：原冀热辽日报社经理。此时在《天津日报》工作。

⑦ 云天：张云天，原在延安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1949年南下福建时，死于车祸。留有两个女儿。其妻后与周太和结婚。

⑧ 王南秋：原在湖南地下党工作。在旧政府税务局任过事。此时任天津税务局长。

⑨ 王、高：王首道，高文华。

⑩ 婉姐夫：李锐大姐李婉华丈夫唐家桢，湘雅医院的外科大夫。

⑪ 四、五、六：四为范元甄的大妹范元坤，五为二妹范元玳，六为二弟范元乾。范还有一大弟范元吉，即后面提到的吉弟，或海弟，其为三。范元甄与老三之间的老二早夭。

⑫ 吴老：？

计总也在下月内可解放。回长休养，额外需用钱，我家总可想办法。母亲，大姐会非常疼你的。灼姐就很关心你。你不要着急，只是自己饮食多注意。一路行军小心，不要另外添病就好。六月底郑汉火车可直通，现在也只要起早，一两天汽车。

你最后的决定，还可经新华社告我，或经组织部电报亦可。

苗儿就决定暂留北平托儿所，决不要自己带，秋凉后再来接。那时天津报社还有别的人要接的。刘金善^①注意稳定情绪，给一些生活照顾和必要零钱花。我给他另外一信。

这信也不知哪天你能收到。先设法给你一电报。

千万不要着急，精神愉快一些，病一定可以治好的。

明果

五、廿六夜（1949）

用钱该用的不节省，吃些补品，用得有计划些。过去对你身体注意不够，现在很难过。你对自己也注意很不够，只管苗去了。

1949年5月31日

新新：

晚上回来看到你的电报，心稍定。但你住什么医院？如何治法？什么情况下开刀和不开刀？住院多久？拉肚情况如何？…这些我都无从知道。此时心境，极似当年得悉你离孟奎，而我却无法再骑车赶来。奈何！奈何！

前天和老朱^②到银行、邮电局跑了几个钟头（银行汇票邮局寄），寄出五万元与老樊。同时打一电报，要他先寄云天转你，是用老朱名义，谅他会照办。你发电时未接到钱，大概没这样快。问病的电报是昨天发。平津间汇款总要天把时间。他如不马上汇，一周后总能将汇票邮到。接此信时，你总能收到款了。你住医院的用费等，组部是否负责。我寄的钱还是留着补助用。

① 刘金善：范元甄从东北带到北平的警卫员。

② 老朱：朱九思。

苗儿寄住叶家^①是暂时抑较长期？保育院如此困难始非初料。邹夫人^②处也不能送是彼方还是苗方原因？苗儿检查结果大致无严重问题吧。这些也都是放不下心的。苗儿保姆住叶家经费解决未？是否对叶家很不方便？大概你经过多方考虑决定的。总之，苗儿过得去即行，你现在以治病第一。医院医生还是挑好的，宁可多花点钱。我已给老樊，王南秋去信，如你钱不够用，可向他们暂借。我回湘后再设法还。他们两人谅能帮忙。

你现在的情况是必须专心一致治病，其他一概不管。病治好了，才有一切。切不可烦躁，切不可自作主张不听医生嘱咐，保持精神平静。

前天有人先去武汉，我已托捎信，告伯父母你的简况，说北平一切条件均好，不要挂念。先给一精神准备，免得只看见我时徒然不安。四、五、六读书等问题也提到待我到后再谈。你的所有这几年相片预备去时都带去，也可稍予慰安。家中情形，到武汉后再给你详信。

我们最先一批大概后天从此地动身，报社先去十人。今天与老朱等谈了一下干部配备，班子是弱了，开初会非常吃力。对开报要求又高，好在他们有天津四个月的经验^③，在武汉可能住一个相当时间，也许一个月还多。邮递一通，就可写信，不然你将病情有结果时发一极简单电报（开封汉口已通电报，平汉谅已通）交廖井丹（《长江日报》）转我。电报太贵，暂不打也可。

准备到武汉后，作些具体准备工作，湖南情况大家一点也不知道。

从报上得到刘玉柱^④在开封作市长，刚才去找他，托他转信。如平汉间暂不通信电，你可写信要他转或将病情简告他，他会与我打电报（汴汉通电），由长江日报廖井丹转。我们也许明天还走不成。

只望你安心治病，家中事也不要念。苗儿过得去即成，当然最好还是进托儿所。

明哥

五、卅一日（1949）

① 叶家：李锐父亲好友叶筱松。民国成立后曾在交通部任职。后在北平做寓公。

② 邹夫人：？

③ 原《冀热辽日报》（后改名为《群众日报》）的班底，随黄克诚接管天津，现又随黄南下到湖南。新成立的湖南省委决定李锐仍主管报社工作。

④ 刘玉柱：范元甄在武汉青年救国团的同事。解放后曾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刘金善住处如困难，是否可暂住老周^①处？我的雨衣丢在你处。

1949年6月2日

路上要坐四天汽车，火车只通到螺河（郾城）。你们将来也许可从南京坐船。

新新：明天中午从开封起身，路上要坐一大截汽车。汽车路坏，桥被水冲，还要上下车，不知要几天才能到汉口。

这几天可说是心神不宁的。你的病情不知，苗还住叶家，寄的钱也不知收到否，你的困难一定很多…。住在这旅馆里也无聊，大家只有打打扑克，盼到动身才好一些，至少可到汉口家中告知你的情况。原来说是要半月后桥修好才走，因不知你的家书还有别的急事否，拆开看了。你关于一些人事方面写的左了一些，你父亲也不一定接受得了，对海弟说法也不妥，你怎么能肯定他现在对你不满？

惟一的希望就是你完全安心治病，一两月后能先回武汉，苗儿暂放平。再者用钱有计划一些，一下用不完，是否放银行“实物活期”？此病需买些什么经常药，写信告我，汉口也许能买到。

以后我又带报社一摊子了，干部都还好。

明哥

六、二、开封（1949）

你自己考虑是否买一毛巾被，记得你处除毛毯外，再无别物可晚上盖的。中央机关是很紧的，不要让人家觉东北来的过特殊。

1949年6月13日

新：

九日下午五点到汉口。坐了六天汽车，食宿甚为困难。下雨时更狼狈，且有车

① 老周：周太和，时任陈云秘书。

翻到河中，幸未死人（有个银行的车翻到河中压死八人）。进汉口，沿江边过，B29^①弄得认不出旧景了，仅江汉关一带还未遭大损坏。市内则熙攘吵杂如故，双人三轮增加不少，行人似比战前更多。闻说解放军来，女人徒然将口红妖艳收起，因此还稍减少点恶心。但吵架声，骂人声一到街头就不绝于耳，使人不能对这城市改变旧的印象。我们住在中山路六都桥的中南饭店（卅多年老店），据说这一带是汉口最流氓的地区，女人以善吵架出名。住房临大街，每天只有深夜二点到四点稍安静一点。额外的时间，充满汉口最高骚音。今年蚊子之多为多年所未有。第一晚两人睡阳台共一帐，咬得整夜未睡着。前天公家才发了蚊帐。计算一下，十天以来，平均每天睡四小时左右，难怪昨晚妈妈说我：“眼睛无神，没睡够的样子。”

九日晚八时找到云樵路，去前洗了澡，刮了胡，打扮了一番。四妹下来开门，他们等了我几天（曾托打前站的先带一信，怕只接到我一人而令老人难过）。是夜谈到十一点。昨天十二日中午去，直谈到近十一点，睡在家中（十天来睡得最好一次）。今早赶回开会。家中情况综合报告如下：

1. 伯伯仍在邮汇局，这两年收入较好，有配给。五、六学费还代缴，每月生活还够开销。对于新东西完全能接受。就是眼稍不好，腰有点痛，不能一坐三点钟听讲话。局中有学习组也参加，积极看书（我已送去毛选等），对于文件中论知识分子的作用处体会较深。觉得主席之必须留用原人，用其业务技术，极赞佩。昨夜留我长谈是要“自我介绍”其生平，特别说到大革命时他之组“买办公会”是想与帝国主义做些业务范围内的斗争，不幸随大革命而失败。说“我是亲身尝到帝义压迫痛苦的人”，内心对这社会不满有了几十年，“不发不义之财”，“现在我也不怕人家说我机会主义份子”。再三说到过去看过你的日记，对你行动的默许，说他在你母亲想念你时，内心是更为痛苦的，因为还必须保持外表的镇静。你给吴^②的介绍信，他说不去找的原因，怕人家误会为旧社会的一套求栽培关照。“人家当了市长更不便去。”“范某不能因女儿而受到什么光荣。”伯伯是一个具资本主义好精神的人，一定要自食其力，这点印象现在深刻得多。十日我去找到何伟（军管会秘书长），介绍去见了交通接管部的刘惠龙^③同志。邮局人员一般不动，因伯伯职务是“人寿专员”，

① B29：指日本轰炸机。

② 吴：吴德峰，时任武汉市长。

③ 刘惠龙：？

今后可能无事做。他已允予照顾，大概职业不会有问题。我想再给吴去一信，将你信附内，说明老人不去见他之顾虑，要吴以后能予关心。

2. 妈妈还无一根白头发，面容当然是老年人了。吃饭牙齿都好，近年无甚病，能散步二三里路。谈到你的情况只红了一次眼睛。昨天吃饭陪我喝了半杯白干。每天都看报，对新东西是附和的。老人极喜欢小孩，灼姐的小胖子在全家受到极大欢迎。我带去全部照片，将苗儿照片一张张细看。对“新姑爷”（可惜我是已有白头发的“老姑爷”）招拂之至，昨天上街买来皮鞋一双，衬衣、袜、背心、手巾之类。而且要花一点的，我如不接受则“心中过不下去”，且用红纸包一物交我，说“不要嫌俗气”。打开一看，原来是金戒一枚。我动员了四妹作说项，伯伯也帮我说情，才算解决了这一难题。昨天买了汪玉霞的月饼，今早用剩下鸡汤煮了四个蛋，我是确实确实当了一次“新姑爷”。妈妈说“按过去是要做袍褂的。”伯伯说“她这旧脑筋我也没办法。”大概是我再三问到经济情况，昨天是便饭，也无一个外客。伯父似也不愿请什么亲戚见我。第一天去时，我就申明：“不懂旧礼节，不懂事，莫要见怪。”大概除开白头发，脸上皱纹等等之外，“新姑爷”总还算差强人意。

3. 吉弟比我稍矮。第一晚不在家，第二天早晨来找我谈了约二小时，稍露劝其受训之意。昨晚谈了很久，他的兴趣是“古”的：学中画，给我看他画的桃竹、美女（完全是市面画扇页匠工）。喜读史记，钻研旧剧，直到造词造句，写一笔好小楷……，身上的穿着则还有西气。日本占领时不得已读了两年古书，对他今日当有影响。上海两年并未染到什么恶习，交往朋友都是称赞其聪明的，喜欢唱戏者不少。最近一年已失业，对婚姻尚不关心（过去的已解除婚约）。新东西没去要求，现在只是想找到一职业。昨晚谈话，伯伯结论说：“完全倒过来了，六十二岁的人应像他，他应像我六十二岁的人”。满脑袋唯心观念，觉共产党不应宣传，应让人自然领会“那是最高的境界”，“凡事应听其自然发展，不应强制”。四妹说他喜欢抬杠，我看人是纯朴的，不喜迎合还是好品性。如果将来能接受新东西了，还是有用之材。但目前不宜过于勉强。我试了为他找个职业，但无把握。

4. 四妹长得像你，不算高，较单薄，贫血，易伤风，扁桃腺有毛病。已停学一年多，学会中文打字，在一朋友律师家打了短期字。平常在家里帮助家事。我在时，看见她倒痰盂，收拾饭桌，很有劳动习惯。说话大方，很后悔你没带她走。新的书籍还喜看，对我们当然有青年的热情。不满海弟，尤不满其唱戏朋友。在同学中是

较奇特的人，因为不用口红，不接受人家介绍朋友。平日也不大出门，一分钱也不用。“过去改大姐的衣服穿，一季总是穿一两件衣服，顶不爱花草衣料”。说到学医，昨晚考虑后她回答，理科无基础，“愿学一专门，学三五年也可。”想学会计，无线电或托儿所之类工作，学产科也可以。我要她写信和你商量，我告诉她将来可进财经干部学校之类，现在暂在家中读些书。如果宋一平^⑥处有短期训练的，哲学短时政治也可，她也愿意。今早我拿十五元带她去买钢笔，买一工雪佛，一支七号金星。金星给海弟，她说她的“太好了”。四妹是极易进步的，是可塑之材，纯朴，淑慧而懂人情世故。她觉你对那些亲戚的批语太苛，“他们在那个社会上也没办法，变成这样子。”

5. 五妹和四妹差不多高，患心脏病两年，现已痊愈。她最胖，不大说话，但用心听人家说话。读书都要读得能背，但对数学理科无兴趣。现在高二下。乡下躲警报时，她最能劳作。老六瘦长，和海弟差不多高，也不喜理科，英文似还可以。说起学医倒有兴趣。现在高一下（尚志）？最仔细（五妹用东西易损坏）。将来读完正规中学也好。四、五、六我看将来都到长沙去读书好，伯伯也难负担了。我们都在南方，把他们送到北平去不一定好。你回来后，可作最后决定，或者我走时作一初步决定。

6. 家中住的房子是二等房，共有三间（连客堂）。夏天晚上还要盖点东西，因

前面都是低房，风大。房间都很宽敞，老人住正房，四、五住后房，海、六住客堂。家具都还中上。雇一老妈，每三天用一元光洋菜金，每月开销约五六十元光洋（这就比战前我家大多了）。问四妹如伯伯失业“还能维持两三月”，但现在收入当比过去大减。因此弟妹读书问题我们必须负责解决。海弟能找到一职业更好（当然最好是他也受训）。以后准备隔一两天有空即



1949年李锐家人合影（右一哲姑、右二李锐母亲、后排打领带者李锐大姐夫唐家楨、其左侧为李锐大姐李琬华

^⑥ 宋一平：抗战时在华北局负责青委工作，后到延安。时任华中局青委书记。已去世。

去家中多谈。他们还准备汇钱与你，我已拒之，再不要用家中钱了。

汉口现因缺粮，挤人太多，物价飞涨，银元黑市已到一個八百。现在老百姓均以银元为单位（兑一百个分子，战前铜币）。钢笔换成东北情况也还是较便宜的。吃食太贵，我们现在自己起伙，吃得很不好。将来去湖南也许还要更困难。大军云集，青黄不接，要作足够精神准备。我们现在已开始具体准备工作，编好七号报。我明天要写社论了。前天去武大一次，树木苍苍，几如海边胜地。见到赵师梅^⑥教授，此是一好人。今晚与老朱去见到曾昭正^⑦，大做生意，但热情如故。又在编一原本《大家唱》，到上海去印，也许真能又风行的。这是一个有办法的湖南人（住大智饭店——已炸旧址）。

我们约有十天停留，也许还要长。可惜住的地方太不好。

你的病情不知如何，到后即给你一电报，因见你电家中说一个月后回。你无论如何要等病治疗告一段落，铁路完全通了才能回来。你还是先回长沙休养一时再说。工作不忙，这次非把病彻底治好不要工作。到长沙对四、五、六读书问题也好解决。你给我的信就寄家中转好了。长沙一解放，总快通邮的。

苗儿仍住叶家？是否可再设法放托儿所？没有什么病吧？他之不说话弄清楚原因没有？苗儿用费中组部给的够不够？

我在开封发的信、钱都收到没有？你现住哪个医院？用费如何？用一些什么办法治疗？据说是非开刀不可。将来到长沙再开也好。北平物价是否续涨？饮食中你另外吃些什么东西？北平晚上不太热，但有白冷子，你买了蚊帐没有？苗儿蚊帐能不能用？昨晚谈起你当“毛 to”^⑧时的顽皮，买了玩具要放在街当中。现在也真该让家中人看了你如何被训练得懂事了。你信中对亲戚那样态度还是属于不懂事的，也不合乎今天的策略。今天应让人家看到我们的宽宏大度而又原则坚定。

听说后天有船去上海，此信明晨投邮。

明果六、十三、夜（1949）

⑥ 赵师梅：李锐在武大读书时的电工学教授。参加过辛亥革命。在湖北学界有名望。已去世。

⑦ 曾昭正：李锐武大同班同学。“一二·九”运动时，组织全校歌咏队。已去世。其父是汉口著名饮食店“老通城”的老板。

⑧ 毛 to：长沙土话，即小孩儿。

1949年6月22日

新新：

大前晚接到总社转来电报，大家都比较放了心。当然开刀的情况是担心着的，但对协和技术也都较有信心。听说开这种刀的时间要长些，有到一两个钟头的，你这次不知怎样。是全麻抑局麻？总之，你一切要听医生的话，囑照医院规矩，住院时间宁长勿短。

来此已近二周，几乎有一半（至少1/3）时间是在家中耽过。陪老人家和弟妹们谈谈，代表你亲近亲近（这是伯母提出要求），对你挂念好多了。现在觉得你秋凉后返好一些。在家歇过三晚，正式做菜吃了两次饭（第二次是请老朱和另一苏辛涛^①同志——廖申之^②爱人，过去在新华认识你的）。其他每顿吃饭总要添菜，简直无法制止。这几天打击银元，人券较稳定，发的薪水也可作用了一些，不然情况会很快成问题的。伯伯现每天按时上下班，还要参加学习，当然觉累，身体似尚能支持。他自己也无要特殊打算。每天起得都早，吃饭爸妈均是两碗。牙都好。妈还能走路，前晨同去中山公园拍照，还走了一大截。对我能拍照，颇为高兴。搜集过去存的柯达杂志及一些材料与我看，并说其经验。前天照时阴天，又是早七点，毫无把握。有好的当寄你。你回时谁有来卡卷，要些回来（电影厂熟人）。弟妹问题现准备如下：

吉弟原谈一次随我去长沙，或随银行同志参加接收，或随别的机关以改造思想并解决职业，因在汉解决职业较难。后四妹偷告我（她睡在床上听见他们议论），吉弟无决心，觉对他不合适。于是由妈出面和我谈，说一下走两个嫌寂寞（伯伯对此当然不满），我就只能顺其意。现在找职业确有困难，进行看。这几天与老四关系尖锐（老四比过去硬了一些），常拌嘴。昨天为老四对他态度不好而大发脾气，说

① 苏辛涛：抗战时在重庆工作。时任筹建中的《新湖南报》副总编。1957年被打成右派。

② 廖申之：即廖意林。苏辛涛的夫人。李锐1936年暑假在长沙从事救亡活动时，一同编辑《湘流》三日刊。是李锐二姐李英华教小学时的同事。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文革时自杀，尸首不明。

“好，我不行，你们把我吊起来清算好了。”很瞧不起老四，谓其幼稚无知，喜谈闲话，看书不用功，无长处。五、六对他也是不满，谓其一向专横，有当哥权利而无义务。我昨天又将海弟找到住处长谈一次，他的“清静无为”的哲学思想很厉害，颇不易一下转过来。我说话语气有的也较重，说他有现成饭吃，所以还能一切“听其自然”。老四还说他不能吃苦，无荤菜不能下箸，午睡时谁也不能吵动一下。每天大部时间在朋友家，而朋友是无所谓人多。对我们除无热情外，似有不满，如说彭福臣^⑧现失业，不能解决职业。伯伯每天上下班太累，他看得过不去，生活苦之类。吉弟人是聪明还质朴的，但思想毒素多，生活还是较舒服惯了（与老百姓比，当然是大大舒服）。也无一定志向决心，是较难办的一种青年。准备拜托人照顾一下，将来愿进中原大学倒好，就怕他不愿进，看不起。现督促他读几本书。今早送去一本《大众哲学》，想找一本批判古代诸子思想的书与他读。他的古文根底不坏，字比我们识得多。大概英文还可以。对于他的长处，我是足够和他谈了的。但此人自信与傲大非一下能变。你来信不可太责备他，主要是鼓励。

与考虑吉弟同时，老四也去长沙，因武汉一时无训班及学校可进。长沙可先在报社呆呆，闻点空气也好。有一廖申之（现名廖意林）已调报社搞社会服务，是灼姐同学。一九三六我们在长沙一起办《湘流》。抗战后在马院学习过，后来一直在育才，去冬才来解放区。人很好，很仔细，有教育经验。将老四拜托与她，是极可靠的。将来长沙办了别的学校再进去。此外因考虑华中局搬长，你回来后也近一些，故准备吉、四都去。老四东西预备好，现在指定读几本书。你的兰衣已交她改小，预备在公家再发一套。据吉弟谈，老四在家喜与三姨说东家女人怎样，西家又怎样，他很不满意她。我来后，也许已变。在家中是颇显能干的。劳动习惯不如老五，但也非小姐式。遇事都做，衣着朴素，思想是一张白纸，比吉弟好办得多。主要还在对新事物有热情，对我们绝对信任。那天看了四野歌舞，非常兴奋，而吉弟则无。《白毛女》演时，要他们都去看。她的同学朋友也无不正派的。

与潘琪^⑨商量结果（他接管学校），五、六有三办法：1. 仍进私校，以军属津

⑧ 彭福臣：范元甄父亲在做英国洋行买办时的贴身跟班。抗战期间到重庆人印刷厂工作。抗战后随厂迁回武汉，后又随厂迁北京。在抗战期间范家最困难时，曾给予慷慨经济帮助。

⑨ 潘琪：潘乃斌。李锐在武大时同学，一起搞救亡运动。抗战时在华中区工作。解放后曾任交通部副部长，已去世。

贴。2. 进公校，全部费用解决。3. 中原大学来时介绍进去（现尚不公开招生，怕把各校搞垮）。老六在解放前已退学（此事吉弟很不满），他是愿进中大的。他们俩人是否都愿学，能学医等类，还不清楚（都表示过数理无兴趣，学医也好）。进中原学一短时，将来转医、农等院也好。先学一下政治，生活上磨练一下也好。不知你意如何。第二办法是不会采取的，因汉口公立学校习性不好，父母不同意，现尚无具体谈。我倾向第三办法，但主要看他们自己及伯伯意见。

生活上几天接触，他们已知道一点我们的节省观点。说到毛主席吃的饭并不比招待我吃的好时，也很惊异（他们觉得毛主席应特别吃得好些）。他们衣着都还保持城市水平。这次一定为新姑爷买了皮鞋、衬衣，真是毫无办法。你回来时记得不要妈再特为买什么。经济不好，为何定要如此呢？

前天见到那位大哥^⑩（我不预备去回看），大概是白嫩如故。西安解放前，飞回武汉赶上解放。现在是“失业一天就不好过日子”。雇辆三轮，一分钱要争半天。那天我略为动掸几句，说今天如有人仍觉共产党管理不了城市，而将在国民党时代一套故计搬弄出来，就会吃大亏的。并说只要老实有一技之长的人，都是会有用的。我的泛泛之谈，他当然敏感到，曾声明：“我们是安分守己的人。”这种人是忘本的小东西，也是一般警戒待之。你回汉见到，也不必故意挑起，显得我们小气。天下已在握，应有融化一切的气概。

特与伯伯去见到陈三叔^⑪，寒暄数语。他的正手已跑，职业可能保住。据弟妹谈，三叔母是个专爱谈金钢钻戒指的人，女儿们专爱跳舞。三叔也是同样吝啬得女儿不满，也（常）不多花钱组跳舞会（武汉此风极盛，为男女交友媒介，高等社交），挤入最上层社会生活。这种人的另一面，你过去大概还不大了解。但总不失为社会上较正派的人，今天易于团结，随我们做事。据说汉口现在的生活风气大改了。

长沙听说现在是半解放状态，到处扭秧歌，地下同志跃跃欲试。现在军队不能快前进是粮食困难。我们在此恐怕还要住半月光景。

你开刀后情形盼由电报局来一极简单电告家中，何时回来决定休养情况，总要

^⑩ 大哥：屈谷白，范元甄的姨表哥，范元甄父亲做英国洋行买办时，随其做事，很受范元甄母亲的私下照顾。抗战开始在重庆经商，与时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的范元甄有较多接触。范家在最困难时，曾向其借贷，不但拒绝帮助还挖苦讽刺。与彭福臣这一外人形成鲜明对照。

^⑪ 陈三叔：名陈耕吝，其祖母和范元甄的父亲范子枢的祖母是亲姊妹。解放前曾任中央信托局接收局长，比范子枢小十几岁。

完全复原，行动毫无影响时才能走。下月平汉可能通，决不可坐汽车，最好跟随谁一起走，不要单独走。休息时多吃好一些，钱不够可暂借一些，到湘后再设法还。

苗儿好吗？想他得很。琢良^①岳母住何处？已搬北沟沿？

如住海甸定不很方便？他讲话有进步否？要他不要忘记叫爸爸。如你回时近秋凉，就带苗一起走好了。

长沙一时不能通信，信托寄家中转。我们报叫《新湖南报》。

住得地方太坏，每天做事不多，看书也不是环境。写得眼有点花了。

吻你。

明哥六、廿二（1949）

██████████
1949年7月5日—6日

新，D：

好多天以来就想写信，因热，住地太吵，静不下来。这几天也忙一点，因十号前要将准备工作做完，大概十号后可成行。估计只要部队进去，很快全省就大都解放。我们大体跟着走，公路被破坏，行动条件是很困难的。后面的人已到齐，他们经南京来，长江飞机扰乱很厉害，有的船还投了弹。汉口也常来飞机，好在高射炮打得厉害，不敢低飞。物价这两天又有点波动，光洋换人民卷又在二千以上，主要受上海影响。全国财经，稳定金融现在是大问题。汉口坐车起码到一百元，吃碗面三四百，衬衣好点的三千左右。这样也就不用钱了。

家里每隔一天去吃顿饭，坐一阵。请全家看了《白毛女》（热河班子，演得不算好）。吉弟职业已解决，找的吴自立^②（他是航政处长兼招商局经理），在航政处任会计，已上任九天，干得还很有劲。大概他能胜任。事情也较多，可以穿背心短裤办公，觉得也是解放。前天拿油纸扇上班（过去必摺页）。姆妈说：“在变了。”这几

^① 琢良：叶筱松的儿子。西南联大毕业，参加进步活动。解放后在军工系统工作。

^② 吴自立：平江人，老红军。解放后曾任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授少将军衔。后因其创作的电影《怒潮》被定为“反党影片”而遭到批判，并被扒去领章帽徽，隔离审查。1975年郁郁以终。

天婆婆有病，大家分工做饭洗衣，他的衣也自己洗。自从那次与四妹吵架，我与他长谈一次后，回去即大不同，凡事也自己动手做了。对五、六说：“你们说我专横，以后我也不惹你们。”人是随环境变的，吉弟并未沾上都市恶习，只是普通的穿着较注意，吃饭要合口味要点荤菜等等，另外没有什么求进步的友人。看情况他有业务能力，做事认真负责，将来有前途的。他说他那部主管人对他态度很好。邮汇局人事尚未公布，伯伯将来职位等，准备走时再去找找有关人。

中原大学已在此招生。四妹想学会计等专门东西，不想进去，主要还是不愿留武汉。我曾和她谈，暂留武汉，等你回再说，并非我怕麻烦，不愿带去湖南（当然可能有些麻烦）。前天伯伯又和我提到，还是带她去，因她一心想走。现在就最后决定老四同我走，办法还是前信所谈。今晚预备与廖意林同到家中去坐坐，已经去坐过，请廖吃饭看了电影，加深她照顾的责任心。到长沙及一路上我如有过多的特殊照顾，也不方便。五、六经几次谈后，仍读完高中，或改进武昌省立学校，这样便于取得公费。仍进私校，取公费就困难。我鼓励他们努力理科，将来考理工农医四院均可。准备介绍他们读一些开明出的自然科学类书，增加兴趣与视野（中学生学几何、代数一般就不知到底有何用处）。老五是浑厚的，只知读功课，母亲说她“憨，心里木得很。”意谓不聪明，笨。我看她做的练习本极工整，与我小时的一样。英文发音不大好（老六也不好，吉弟不错，老四根本不会），但造句等还可以。交的朋友多喜看电影的，谈不上思想，这大概也是汉口的风气。老六也很老实，样子比老五跳皮（湖南话“调皮”的发音—编者注）。理科不好不坏，原想进文组（高三），现决心学理科。他们的课本还不算浅。但武汉的学生现在极少考取武大的，武大多湖南与下江学生。如可能，他们下期到长沙转学也好，低一班也行。这等你回后再说，也要看长沙条件。吉弟有了职业，老四离家，家里负担也就减少多多。妈对我过于周到，现在才知己将那要送我的戒指换掉，要买东西给我吃完。我再三制止，但每次吃饭总要添不少菜。有时煨汤，鸭、肉等，非常过意不去。你回时如尚有钱，为老人带点口蘑之类（没有钱就不要勉强，他们知道我们没钱）。两位老人身体都还好，看完《白毛女》还不觉太倦。对我们的一切是衷心拥护的。我已将党内的《入城手册》与伯伯看，他能领会一些，但因此对他们的军事代表就越来越不满。我已加解释，只要不出大乱子，小处应加原谅，这些老同志多是经过多年残酷斗争的。家中已有读新书风气，我送去不少，他们也买一些。我一共为家中拍了两个胶卷，

大都是天气很不好和室内拍的。很意外，都照得不错，有的简直像画面和艺术品。这大概也使他们意外地高兴。“李同志”（我未来前的统一称呼）还不是土包子。

——七月五日

他们兄弟姊妹间常有小磨擦，大概四妹多舌些，易逞能。吉弟讨厌其喜道人家长短。五妹只看重同学，不显得灵巧。六弟争吵起来时，也不示弱。做事慢，说话有点点俗，但别人提不得“俗”字。他们都懂旧戏，都能唱几句。

我们大概快走了，走时天气正热，而且交通会极困难，说不定还要走路。而我们一路要工作，收报，油印新闻。我身体还是不错，能顶得下来。但进长沙一太紧张就难说了，主要恐怕会睡不够，也许比沈阳还紧张。我当尽量注意身体，不让垮下来。大概母亲会给我改善伙食，可惜你吃不到（当然要留一半与你和苗）。此地平江会馆见到一个亲戚（还见到我父亲过去的一个听差），他今年二月在长沙见到母亲，是做了一栋有三四间房的小房子，还精致。“准备儿子和媳妇回来住”。因大姐割盲肠（到底是外科医生，开过两次刀）未经过她知道，大发女婿的脾气。在地下材料中，见到湘雅外科主任唐家桢^⑥下面注：“思想进步”。我们的家庭都很庆幸，没有政治与思想的顾虑。

关于华中局今后方针，林总^⑦做了报告：三四年内以农村工作为主，干部大部下乡，不准留恋城市。说无一定条件提“城市领导乡村”是资产阶级的观点。今天的华中情况与东北、华北根本不同，城市也远比不上。工业很少，湖南全部新区，还要剿匪（河南尚有四万土匪），更非以农村为重点不可。林总是实际又理论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听了后痛快之至。因这个思想我在沈阳时就有，和陈云同志提过（自觉地看了些南方农村材料）。来武汉后，和不少人谈过，和领导上也谈过（他们那时只提城乡并重）。在报社内部我报告过一次“南方农村”，强调了解湖南农村。当然我只是从现实情况出发，没有从理论上，根本关键（无农村即无城市真理）上去看问题。林总是了不起的英明政治家。他报告时说，大家不要怀疑，这个方针已经过中央批准。回湖南后报社也要像热河一样，至少一半力量下乡，我自己也要下乡。对于湖南农村我是有感情的。

⑥ 唐家桢：李锐的大姐夫，长沙湘雅医院的外科大夫。

⑦ 林总：林彪，时任第四野战军司令员，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

华中局大体不搬湖南了。钱大姐^①任组织部副部长，住杨森花园附近（刘祖春^②，郭小川^③等都在宣传部，离钱处不远）。我见过她，谈了下你的情形。潘琪以后可能在湖北省农林厅等，何伟可能任华中政府公营企业部长。我们住的都是临时设的招待所，将来也许会有固定招待所。

大前晚给你一电报问开刀情形并要你秋凉回来。开刀情形全家都在念着。协和手术我估计不会有问题，但不知开的时间长短，全麻醉或局部麻，这样身体影响便大。这次病后，你无论如何要好好长休养一时，真正好彻底再开始工作。今年闰月，现在还没入伏，汉口已热得很。如果在阳七月末，八月初回来，则正是热时，你考虑是否索性等到入秋较凉时带苗一起回？如果有专车，车厢好，早回也可。但那机会不易有，你不必急着回。伯伯妈妈意思也是要你凉快再回。路上全坐火车也得五六天（一般火车恐不止），热起来受不了。黄克诚同志现在平治病，不知是否在乎，要三四月后才能去湖南。你打听一下他何时走，能同他一起走倒好。原来留天津报社一摊人有一留守处，他们恐怕也是到秋凉才走。你可写信与老樊接个头，与他们一起走也好。我们这里与老樊去一信，你动身前可由电报局给家中来电，家中再通知廖井丹转我。

今天又与伯伯谈了很久，主要他详谈他一生的职业，思想经过，说明过去恨外国人，不同流合污，清白其身。特别是抗战八年，无论如何困难坚不事敌之根源（当时附逆旧友已下委任状），以及对你行动的心中矛盾。说“一生有革命性而无革命行动。”他过去买办生活时内心极为痛苦的情形，似为你所不知。伯伯为人过去生活上虽较挥霍（他说这是为当时事业，也有原因），政治上无何大认识，但在那样阴恶污浊环境中，独善其身，保持气节是极不易的。现在“朝闻道，夕死可矣”，更属难能。你回来后，要耐心听他述说一生经过，听其“过去不能容者”，也许觉其稍有夸张处，但大体是真情。多给老人一些鼓励，他对你当然会比我谈得更深。他以女儿为光荣，更以女儿能知其非庸俗父亲为荣。我对伯母印象也是很好的。会治家，不染恶习，对人也真诚。脾气真好，对谁都轻言轻语，从不责骂谁。我过去有一预

① 钱大姐：钱瑛。1927年的老女党员。新中国成立后，曾出任国家监察部和内务部部长。

② 刘祖春：湖南凤凰人。解放后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③ 郭小川：诗人，即那位“粉碎四人帮，大快人心事”诗的作者。因躺在床上吸烟，烟头慢慢点燃被褥，在睡眠中窒息死亡。李锐离开热河后，即调入《群众日报》社任副总编辑。解放后担任过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

存估计（为人很厉害）是无甚根据的。两位老人身上有许多优点为我们所应学习！伯父之轻视钱财，正直、不计小处、团结人、厚道…。伯母之精明，善与人相处，逆来顺受（伯伯过去脾气特大）等，都是美德。在那样的社会中是不容易的。我们的家庭中都闻不到世俗气。来汉将近一月，简直没做什么事，好在也没有多少事必须办。一周前，恢复了记日记。大概与你分开后，就想记一点什么。有两天下雨，整整在家中呆了两天，将我们与苗儿的照片全部清理，补印了一些，分开两个簿子贴好，以免回长沙后被人乱翻遗失。你以后也不要再让苗拆坏了。苗儿说话不知有无进步？有晚做梦，梦见他突然说了一句什么话，接着就滔滔不绝说起来了。我的梦是否有点道理？你如决定先回，苗儿恐仍设法放托儿所好，到底科学些。无论如何不让他乱吃东西，从小养成不接别人吃物的习惯。有些防疫针打了没有？刘祖春的大孩子在太行死了，与保姆梅毒有关。现在苗的保姆大概没有什么问题吧？刘金善现住在哪里，安心否？今天间接听说从北平来说，黄牛^⑩眼睛无望，他已疯了。给我意外震动。这怎么得了！还有一线希望没有？能不能送苏联去？你能回信时千万告我。此信断断续续写了两天，动身前大概会要忙几天，在汉口大致就不再写信了。

明哥

七、六、（1949）

出院后照个相吧。抱苗一起照。

梅姐不另写信了，灼姐也不再写信。

1949年7月15日

新，

我们的老章程：出发的日期总是要往后拖几天的，因此还有机会在汉口再发一次信。我来汉已一个月另七天，家中都切盼接到你的信。大概进医院前后你已不便动笔了。长沙通邮后，我希望第一批去长沙的信中会转来你的信。昨天读完《史迪威日记》（在此唯一读完的一本书，这是一本有珍贵抗战史料的书，一般人都应读

^⑩ 黄牛：即黄乃。

读)。人家不管跑到缅甸丛林或来往印度、重庆，总能接到家信。我们简直不能有此奢望。

昨天请四、五、六看《夜店》话剧（改编有电影，很好）。高尔基所写下层人物不管外形如何肮脏都有其美丽善良的灵魂。然而武汉的观众只是看笑料。《政府委员》（我请四、五看了），只演三天，买不满票。政治上南方远远落后于北方了，学生在街上游行宣传差北平太远。不过武大也还有八十党员。这次我们要来四个党、团员。

今天是十五，这几天你大概快出院。出院后住何处休养？上次信忘记问你妹妹来没有？是否还拉肚？我不在旁边大概脾气也好了。你这人是很不会注意自己身体的，对苗对我都照顾得好。从今以后可得加倍小心了。我对你只是损坏的根源，想起这些，无法平静。不管怎样，不管如何有矛盾，我是一个很自私的人。来此第一天记日记中，自己作了一个两人关系的简单总检讨。

廿六苗儿整三岁，希望这天你过得愉快。我大概在路上，我当为你们做一个祝祷：我的好半和我的孩子，永远却病除灾。太庙情景一点点我都记得。

邮汇局的陈三叔仍任原职，伯伯职务大概无问题（吴自立已谈过，如邮汇局如有变动即到他处工作）。吴德峰曾去过长清里。昨天开邮局会时曾托陈转告伯伯去看他（我给吴信可能未收到）。伯伯每天学习很积极，似看得太多，也不能都消化。你回来时记得对谷白等人不要存有另眼，显得我们小气，亲戚还是亲戚，不要使老人为难。周旋敷衍之余，略加教训数句，也并不失我们的身份，不要再是十年前那股劲头。

平汉路尚未正式通。通了以后，你急着想回，身体可以，就一人先回也好，苗儿以后去接。回来后调养方面总比北平要好。姆妈意思，汉口住一时再回长沙，家中房子很宽敞，也凉快，妈给你煨汤。长沙房子大概也可以，妈也是给你做好吃的。你就如此休养几个月再正式工作。湖南总工会是宋新怀^②（辽南），工会干部很缺^③。湖南工业极有前途，我们就在湖南安心搞几年，以后再看发展。我们也需要俩人很好在一起生活一个时候，都已经是中年人。五、六读书问题也等你作最后决定。

前几天托人带北平一信，不知是否快收到？四妹嘱咐你不要买东西回来。那次

② 宋新怀：早年参加过安源罢工。时任湖南省总工会负责人。早已去世。

③ 在沈阳时，范元甄曾在辽宁省工会工作过。

口蘑不好吃，不要再买（我曾写了要你买）。他们要几个那次带过的藤包，别的都不要。你短期不回，则写较详细信回。

狐狸毛姆妈还欢迎，你方便时就先带这件东西回来，看她喜欢小的还是大的（大的需再熟一次）。

伯伯一天老看书，你回来劝他少看些。吴自立曾给我写信，如果邮汇局工作继续困难则去他处。你回来后，去看吴一次。

这大概真是在汉口最后一信了。这一个多月收支完全不平衡，只有支出，而无收入。

没时间与梅姐写信，特别致意一下。

明

七、十五、（1949）

我那个老挂表是否在你的箱子内？我处没有。我的纸箱留在家中与你用。

托人带的信中已告四妹不跟我走了。等你回再说。

1949年8月8日

苗苗已完全懂事，十分活泼，说话也多了。想爸爸得厉害，常半夜梦醒大哭“找爸爸”。见了男同志，都亲热地叫伯伯。常自己与妈妈“再见”，出门就走，口说“找爸爸。”苗性格很像你。

明佬：

五号听到长沙解放消息，你定已进去了。见到妈妈没有？路上辛苦，你身体情况怎样？最好抽时去湘雅检查一下。我这次治病才懂得我们原来对身体太不注意。

我已出院半月，找参谋长^②处想的办法，现在哈德门里德国饭店十八号，条件比招待所好些。我现在是极疲弱，稍一累即发烧，胖倒是胖了。医生说我的病是毒性甲状腺分泌亢进，病因是极度身心疲劳与精神刺激结果，交感神经失去平衡。甲状腺割下时已比正常体积大了三倍多，新陈代谢比常人高出60%。心跳、发抖、出

^② 参谋长：同后边所提参座，即叶剑英。

汗、消化快、烦躁不安，都是新陈代谢快的结果。医生所说病源与我这三四年的生活情况很相符。我这次开刀后真可说百感交集，纸上无法详谈。你如有功夫倒也可回想回想，这几年的情况。

我收到你七月十五日自汉发出的信，信中所提托人带了一信至今未见，不知是否李普^①带的？我准备一二天内即寄照片给你。

老周随陈云同志去上海解决金融问题，至今还未回平。张云天随参座去广东，数日后动身。此信是托林坚^②带的，他也随参座去广东。

匆匆不尽。

注意身体。

新

八月八日（1949）

1949年8月21日

新，D：

六日晚进长沙，至现在已半月，才提笔和你写信，实在是忙与精神不济。每天想写每天没写成。报纸十五日才正式出版，这以前是筹备。特殊方式的先接收（统战方式）及帮代表团一点忙，还有应酬，一天也是昏头昏脑。报纸出版后，则套上了架子，每晚搞通夜，白天顶多能睡四小时，现在是疲惫不堪。省委不看大样，我最后负责，因此每天沉重得很（共六万字）。幸好还没出什么大乱子。从明天起，想与老朱每晚轮流来上班，但大样还是得看。改行目前是不可能了，



1949年冬李锐
摄于长沙

① 李普：湖南湘乡人。1938年在长沙与李锐相识。抗战时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后于1946年3月任《新华日报》特派员，在北平采访和谈，住翠明庄，因而和范元甄也相识了。解放后一直从事新闻工作，一度担任北京大学教授。离休前任新华社副社长。晚年和李锐成为近邻，密友。李普80寿李锐赠诗：相交60年，几度史无前，德赛先生事，岂能飘渺间。

② 林坚：？

几次向省委透露过，碰了钉子。以后就是如何设法将生活调剂一下，城市办报，真吃不消。

湖南群众觉悟真高，一过湖北界进入湖南境（平江），大家观感就大变。湖北的县城与农村都是破烂不堪，而湖南虽同样或更厉害遭受日寇蒋匪破坏，然而恢复快，群众对我态度也极好。因此北方同志对南方的坏印象，待进入长沙后，就完全变过来了。长沙群众情绪比北平尤有过之。直到现在，我们在街上走还是很被人注意。工人和学生大都与白匪军作过许多斗争。大家也觉得在此地办报比在武汉有味道。新闻界地下同志有卅多人，已有十个较强的参加我们报纸工作。我现在每天还要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时间花在应酬方面。每天平均总有十多人来找：老同学（小、中、大）、亲戚朋友、同乡，大都是由于热情想靠拢。邀座谈者极多，只与老朱应约过两次。昨天少数主要的武大校友找我们聚会。人心是大变了。“风刮得大”，什么人都刮起来了。湖南到底不愧为革命故乡。湖南的形势现在上层还完全是统战形势，陈明仁^①还是省府主席。上层的统战将继续相当长的时间，我们必须主动争取一般中上层。环境之复杂出乎意料，《中央日报》的接收是很有意思的，将来面谈吧。家中人都还好，母亲现一人独居，小新房子（共有六间小平房），我只能隔一两天去看看，坐一两个钟头。共在家吃过两次晚饭（我到的那晚，邻居们还特放鞭炮欢迎我，现在还有许多熟人去向妈道贺）。琬姐住湘雅，家桢兄是极好人，手术也极好，他专长甲状腺与胸腔手术，并开过脑子的刀。你回来后，可找他过细检查。湘雅设备，各方面比过去还强。琬姐现有两个小孩，这期没教书。家桢收入每日不过三十元（比私人医生少得多），也困难。妈妈的生活过去靠租谷，今后恐只能靠租出两三间房子维持。现一人带大胖子（灼姐小孩），自己做饭洗衣，没请人（请不起）。又爱干净，一天也不得闲，还要上街买菜。脾气大，我回来后，当可慢慢好些。我的老同学，老朋友，以及琬姐的老同学、朋友，政治上都还好，都还是正派人，与我们现很亲热。黄牛的大哥黄一欧来找我长谈，他们很想去平看他。黄牛的情形请写信告我。四妹托后来长的人带来一信，说你准备搬中南海过夏，中秋后回。你现在体力恢复情形如何，很想收到你一信。说苗儿抽条，能说话了吗？家桢看了苗的照片说不像“呆孩子”，很正常。你们现在生活情形如何？公家给的够用否？你自己是否

^① 陈明仁：原为国民党军长，曾在田平与第四野战军作战。1949年8月在长沙起义，后为人民解放军军长。《辞海》有其介绍，三卷本第1247页。

能吃到些滋养品？四妹信上说，你无力写信，想必体虚得厉害。

四妹是否来平进保育学校之类？五、六仍在汉读完中学为好，到长沙来转学有困难，总得考，武昌也还是有较好的中学。我已写信告他们。这边搞教育干部最弱，简直无人，将来学校方面只能大体仍旧。

现在一天就是疲倦，有些昏头昏脑，难静下来想点问题。住的地方还未定，一切未就绪，而报纸每天要出。

物价现在还平稳，新粮上市后，总算有饭吃了。我们这次一路行军是很苦的，你如在一定会病倒。

南返时先电告我。中央有什么报告记得抄些回。

明哥

八、廿一夜四时（1949）

1949年8月28日

新：

刚才收到元坤信并你们照片九张，及太和信，高兴之至。盼你的信甚久（此间早已接到平津信），总算见到照片。元坤说周末几天每天收到你的信，你精神谅已渐复元。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脖子上刀口有点印子，局部麻醉你吃得消？现在各方面是否都已正常？拉肚、妹妹、头痛……？现在每夜三点后才能睡，疲劳之至，但每天总有几次念到你们。无法知道你的情况，总是过这种日子。苗儿似更会顽皮了，更晓事的样子，多么想抱抱他亲亲他，听听他叫“爸”！你们吃得如何？有牛奶？还有钱用否？需不需要再寄点钱？（回时记得为姆妈、琬姐随便买点便宜东西，老人家很重视这些，是个意思）。或者借了以后再寄还。你要像我那次伤寒以后样，专心养病吃好。南回后，再好好休养一时。我们准备搬的宿舍房子还可以，长沙吃的还是比武汉便宜得多。我现在精力还可以，可能瘦一些。到湘雅打过次网球。饭量中平，白天两顿，晚十二点一顿，消化还好。原在汉时，眼睛很不好，易花，现在如此累，反没出什么毛病，以后仍当小心。琬姐的眼睛远视，简直不能看书。这学期拟再教课。母亲一人带大胖子（灼姐大儿子），独居。我有时两三天不能回去，因此仍是寂

寞，脾气仍大（已比我回前好多了，以后会慢慢好起来）。她也无法和我们住在一起，以后常回家看看，这是应尽义务。感情上也说不过去，社会上以此来看我们对家庭态度（谣言多），对我印象还好。最近许多老同学，故旧来找者甚多，都是衷心靠拢，见面第一句话无不“要重新学起”。也有要谋事的，实无法应付。你回汉恐也有此情形。

大家对长沙印象都好，干部都安心，且不愿再南下。我们的报比《长江日报》印刷要好。下月起，就要集中力量搞农村了，派许多人下乡，我拟十月间再下去。报纸在群众中威信高，现到一万（交通未打开），出二万我们即可自给自足。我与老朱顶全局，老廖在负责一百多人训练班（动员进步分子，未公开招生）。长沙青年有北平的可爱，觉悟水平都高。读者服务现每天收四五十封信，大家都忙得要死。编、采两部拟增至七八十人。我已渐渐安心下来，不如此公私均受损失。

回长再无机会拍照，一个胶卷空放着。

这次到长，在干部分配宿舍等等方面，我们还受照顾。现地下同志有十多人参加，都还强。经济情况等比热河好得多，《天津日报》来的人并没有留恋天津情绪，主要是湖南群众好。我的社会关系还不少，现尚顾不上与外界接触。湖南现在上层与长沙还是统战形势，环境很复杂，农村尚未占领，真正的阶级斗争还没开始，现在是准备力量阶段。今后三月是征粮支前，剿匪整顿杂牌武装。报纸刚办时，长沙还有十多家报，我们还像做客，许多问题应付甚费心机，但尚未出大错，还没有右或左，这点可向你告慰。无产阶级思想立场多了一些。当然我还是常有自满处，也还知警惕，有时仍不免流露。

现在是十一点半，抽空潦草写这么一点。吻你和苗，你们睡了吗？

明

八、廿八、夜（1949）

1949年9月2日

前询你的那支老表，我记得你去大连参观走时告我是连表与笔都放在那个旧的手提包里的，找到没有。我的51笔仍在你处，请注意一下。你处是否有银筷及匙各

一？我所用的照120胶卷之相机，请勿轻易给别人，我需要用的。

明：昨天云天送来电报（他数日内即去广东）。你离汉前托人带的信至今未见。长沙解放后一直不见阁下消息，令姊跑到我处噉叨咄拉一大阵，说你不该去平江，一定是牺牲在敌机扫射下。而我当时身体还很疲弱，弄得失眠更厉害。后接元坤信，梅姐又接她丈夫信，才知你已平安抵住。想是因为要公羁身才无时间赐书的原故。至于我，因见你离汉之最后一信提到美国人之随处可接家信，想来你是在公余希望见到温柔甜蜜的夫人来信，而我自己因数年来生活，特别是自己有病的这一两年生活，早已不知人间温柔甜蜜是何滋味，也就无法给阁下写出温柔甜蜜的信。与其写杀风景的信，还不如留出你读信的宝贵时间多做工作。我很同意你在沈阳动身前，谈到小苗时冷笑所说：“当然工作第一。”工作第一，这是没有问题的，我很佩服你。从延安出来，一直都做到“工作第一”，由而都进步得快够一个“首长”，可以对我这样的老婆说一声：“我对你已无感情，只是道义罢了。”

我至今尚不了解你对我有何道义行为，想来是指的我在一连两次刮宫，以及大病至月经都停止了，在这种情形下，我不愿意再和你睡觉，而你竟未“出”我！？这确是了不起的道义，只可惜我尚未至没有丈夫就会缺衣少食的地步，因此这个道义也就是看错了对象了。在与之者为道义，在受之者不但不觉领情鸣谢，倒觉得是个狂人说梦哩。

说到道义，党对我倒是真太道义。我这次大病，病源是：“极度身心疲劳与精神刺激之后，交感神经失去平衡，由而甲状腺功能失去节制，而呈毒性亢进。”（简直万分感谢北平的大夫，他们确是科学工作者，我十分心服这一个诊断，它是如此道出了我这几年的生活啊！）我的身心疲劳当然不是工作中积劳成疾，而是带孩子，特别是在带孩子的最艰难阶段（一九四七年小苗之大病，这是松江省委同志们所眼见的），受到你和你所利用的热河党的逼迫，这就是大夫所说的精神刺激，再加之你到东北后的一切不问先睡觉再说。睡出孩子之后（再睡一个！连橡皮套都不能戴，因为你已经是个“首长”了，当然不能再像在延安时那样避孕），刮子宫一次，两次，党一句话没说地批准了两次。小李告诉我，高岗同志在考虑批准我刮宫时说：“让她刮吧，是个可以做工作的女同志。”这是我去年一年病中生活里唯一的安慰，这是党对我的态度。很抱歉是子宫刮完了还是不能工作（这是受过阁下奚落的：“你工作去呀，为什么你不工作呢？”），一天拉十几次，拉完就想吃（这简直是受过你辱骂的，

当然应该辱骂，一个共产党员堕落得什么不干光好吃！这点要谢谢周太和同志，他说过一句：“你的拉肚得先治好。”他看出了拉肚子是病，不是思想堕落。整天发抖，整天出汗（你也批评过：这是我太不安静的原故。谢谢吴连^①夫妇，他们一直注意我的发抖与出汗，真正关心我的治疗）。总的来说，应该谢谢你，你是在这个时期中对我最从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帮助的人。无情的批评，批评无效不惜辱骂以激将，可惜我的“思想”堕落太甚，连激都激不起来了。于是乎你就一点感情也没有了，只有道义了（幸亏我做得你没有了感情，否则在病中又得加上刮子宫哩）。哈哈哈哈哈，谢谢北平的大夫，原来我是病了，而且是生了大病，确实是病，所有这些思想堕落的症状，都是这个病的病状，而且许多别的患者也都有，而且我在这些患者中病情还是重的。不是思想堕落，谢谢党，花钱为我治病（附带告诉一声，住协和花了廿万元，其中三万是谢谢你寄来的钱，其余中组部花的。曾错听了你的话，去向樊经理借钱，结果回信说：“我还是供给制，无钱可借，报社同志都不是热河的，无法借。”）谢谢吴大夫，他的手术平安无事（另一个大夫作的同样手术，当天下午病人就死了），使我能活下去，将来终有机会给人家看见范元甄总是范元甄，没有白受党十几年教育，也还确实有一定的文化政治水平，是个可以做工作的女同志。

谢谢同志们对我的关心与具体照顾：云天、老周、大于^②，周副主席^③、薛子正^④同志（我出院后，住在德国饭店），老蒋^⑤、老何^⑥帮助我想开了许多问题。李英华^⑦同志在我手术后最危险的两天中陪伴了我，给我极大帮助。谢谢吴三婶，一位陌生的老太太，替我带了五十天孩子。也谢谢我的家庭，他们仍然是那样的重感情，使我在大病之后，常常接到他们的来信，得到感情上的慰安。一句话吧，感谢党和众人，使我治了病，不致再陷在绝望的、莫名其妙的、受奚落与侮辱的病苦中。

承来电询及“已否复原”，简告如下：七月四日手术后，七月廿日出院，出院后

① 吴连：？

② 大于：陈云夫人于若木。

③ 周副主席：周恩来。范元甄在协和医院住院时，周恩来曾到病房看望。

④ 薛子正：解放后曾任北京市人民政府秘书长。

⑤ 老蒋：蒋南翔。延安时中央青委李锐的熟人。后任清华大学校长。

⑥ 老何：何维登。一二·九运动时清华大学学生。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初期云南省青委负责人。1939年曾和李锐同在重庆参加中央青委召开的会议。

⑦ 李英华：即灼姐，李锐的二姐。

极度疲弱，大夫说是因手术前此病拖延太久，身体消耗太甚的原故。出院后因孩子回到一块，经常失眠，不得好休息（又记得你说过的：“带孩子有什么了不起！？我带！”等到要南下时又说：（冷笑）“当然工作第一。”你在说“极想苗儿”的时候，怎么不害羞啊，李社长。现在好了，孩子可以交给我的母亲了，不要再想来捡便宜了，不要在这个时候再来说你替我带孩子，或者你的母亲替我带孩子。小苗是没有父亲的，不过借用了你一颗精虫。任何最粗鲁恶毒的话也不足以报应你的恶毒的自私！

接着说下去吧，我的病经手术后仍未根除，已于八月廿九日再度入院服药治疗，现住北平东交民巷北平医院内科病房43号。我的孩子因本夏仍然每日发烧，（按照伟大的“工作第一”原则，本是应该随便放之托儿所而不问的），也已向侯大夫交涉好，日内入院详细检查。

很抱歉，信写得很不客气。因为大夫嘱咐我今后应特别保持愉快心境，才有益我的身体（这个身体已经受党养了十几年，应该好好作点事了），所以我不能再压抑自己了。本来也不准备向你发泄，免得影响你的工作。不过冤有头债有主，由你而生的事，就不能不仍向你一提。至于我们的全部关系，倒也实在需要加以清算。当然，我也不说你是个坏人（特别要承认你的道义的忍受。我此次病中烦躁，受你言语刺激，曾举手打过你，谨此道歉）。但在我与你十年夫妇生活中，我在政治上，感情上都是对得起你的。以上这句话经过千百遍思考，不是信口说的。特别是你所认为我最对不起你的时候与事情，我认为也没有对不起你处。至于你自己，那是你自己的事。我想我们都准备一个详细提纲，彼此对对方的意见，对俩人关系的认识，——牵涉到各人自己的缺点，应该丢掉假面子，不怕痛，为了弄清问题，也不必顾忌对方痛，真正彻底谈一次。

为了有益我的健康（健康恢复才能工作），我计划出院后回汉口，在华中局或在家中好好休养几个月。我的组织关系你代我交给谁了？我曾给李之涟^⑤同志去过信，报告我在平情形，希望你勿再操热河故技，那种手法，对于夫妇感情的损伤是不可弥补的，同时也证明过是不能压服得了谁的。

林坚同志去广东时曾托带两信，一给你，一给你母姊。关于你的母亲，你如觉

^⑤ 李之涟：时在华中局组织部工作。

需要，我是可以按着需要去做的。这是因为：1、你的母亲从革命者看来，在旧社会是可怜的，应该给她些安慰。2、感谢你此次过汉时对我家的照顾，及我病中李英华同志对我的帮助。至于我要去当媳妇，由于我与你关系的不好，我是没有那个情绪的。尤其是老太太的歇斯地里和任意打骂（听说唐家桢忍受过，我想那是因为他真爱他的妻子），我目前的精神经不住那种负担，那种环境对于苗苗也很不好。

电报很贵，动身时不拟去电。我不需钱，因我家中给寄来了钱。

多么不幸啊，你需要的是安慰、温柔，而只能接得这样的信。而我在一切需要感情的时候所得到的是什么也是很明显的，这种不幸应该结束了。这三四年来，我变态地生活在没有感情的生活中，结果大病一场。人是需要正常感情的，除去为了革命事业所忍受的无法挽救的牺牲之外，连社会主义苏联人也是这样。不多写了。

范元甄

九月二日（1949）

刘金善来取信去发，请看了此信不必情绪不宁。你近来身体如何？应去湘雅一查你的肠子情况。回湖南人事问题上应站稳立场，你是很容易右的。梅姐说她丈夫见你，你说似他那岁数的人不会去受训，不知何所据？

我认为你关于“容人气量”的了解还不够深刻，照你屡信所说，把气量看作一种唯心的东西，而不是根据社会与阶级分析。

昨天听说黄乃眼与神经都在东北治好，不久回平。

1949年9月10日

云天明日动身去广东，以后来信寄“北平北长街七十一号于若木^②转”。

明：寄来的报纸和八月里云天转交太和转交二信三天前才收到。我在你电报后曾有一信，你看了也许觉泼冷水，但让你知道一下我的情绪也很必要，免得再一次重复痛苦的生活。你之不去了解别人和不能关心人，连对老婆尚如此，确是可佩的。

我还住在医院，拟等政协开完后搭黄克诚同志车走。不愿意多给你写，我这生

② 于若木：陈云的爱人。

病的两年你对我太坏，我无论如何理智，也不能不追究这一段，也鼓不起对你的热情。你来信说“总是过这种生活，总是无法知道你的情况”，这是不真实的。两年生活在一起，住一间房，你仍是不知道我的情况，那又怪什么呢？

范

九月十日（1949）

1949年9月11日

新：

前两天收到你给首道^①同志信及托林坚转寄信，昨天回家又见到你给妈妈和琬姐信。这是离开封后见到你的笔迹，安慰之至。到长沙十天后才给你写信，当时真是忙乱之至。没有办法，一共只写过两次信。一寄云天处，一寄老周处，是否你会收不到呢？又曾发一电由云天转，因始终未接你信，想念得很。殊不料，你也有一个多月未知我的消息了。这一个多月来，实在疲劳之至，睡眠平均至少三分之一，现在已逐渐好些了，可以和老朱轮班，大体一周我顶三天夜班（到二点），他顶四天。但四点左右大样还得我看（省委交我负责）。我的身体还算好，一直没有病。从汉口到长沙经通城平江一段，实在有些苦（我还坐了一半汽车），雨夜泥里，烈日行军，盐水泡饭，露天睡。甚至在雨后马路上半夜只填盖一雨衣也没伤风，肚子也没拉成，确实还受得起一些锻炼。你八月八日信（林带）给家桢看了，他是专搞甲状腺的，他说胖了是很正常现象。“一累即发烧”与开刀无关，要你到内科检查看，是否还有别的病。他要你好好休息，不要做累的事，饮食保持正常。从一九四三年到现在，你精神上比较愉快的是北平几个月，其他则大都是在逆境中渡过。这种情形我过去想也想过，有时也很为你思前思后，但很系统而周密地为你设身处地着想是没有过的，相反，往往以自己处境作比，以自己尺度来要求你应如何如何。“为什么要这样”……我很笨拙，很主观，特别是两人起冲突时，我不能很客观设身处地为你着想，有时表面冷静是一种对抗或者只是自以为是的冷静；有时硬是心窍不通，

^① 首道：王首道。1946年时任东北行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主任、工业部部长。1949年随第四野战军南下，任长沙市军管会副主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副书记，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

作出些蠢笨无比的动作。而这一切不仅不能使你平衡，反而激起反感，而我又更觉不平。如此互起作用，终至无法通心，距离愈远，感情损伤更大。你难过之至，我也难过之至。人总是事后诸葛亮，现在很能想通，但望以后能保持永远如此。哈沈一年来，我倒是感觉到你生理上确有些变异，因为有时的情况过于无法理解，特别离沈前一段时间，这种看法比较明确。因为医理知识不知属于何部分，只以为是刮宫过多，而此事是我心中最难过的，最负内疚的。不论情况如何，起因在我，这总是使你几年来磋砣的基本原因之一，所以也不敢如何明确提出此看法。有一次略略提了一下，惹起你的大火，自己也不敢再深追。好新，我们以后至少还有二三十年可以好好为人民做些事情，我们应该生活得愉快而互相得到慰安。

黄克诚同志要开政协，他回是否还要很久时间？

上信是两天前写的，因忙，琐事太多，一直搁下。刚才接梅姐八月廿八日信，说你因新陈代谢未断根再住市立医院两周，心中极为不安。特发一电，问此次经过情形。《天津日报》的人员，这个月底动身来长，你届时是否可随来？这里湘雅条件甚好，又有家桢，我们现在住处（新一军军长潘裕昆房子）很宽敞，比沈阳房子好得多。空气也好，你

（此处丢掉一页——编者注）

吴自立同志要他想办法。凡事要私人关系，正式办反不行。你回汉后可向吴市长发发牢骚，老人愿进步，愿做事，为何一定要派去坐板凳受训。吉弟来信有些牢骚，我尚未回信。

我回来后，最恼火的是应酬。老同学、老朋友（都是思想较好，正派人）、以及一些同乡来了，实不能不理睬。然而时间就这样磨过去了，至少三分之一。代人写各种各样信也不知写了多少。满以为最近可好一点，每天平均还有三五起。有的人简直想来“长谈一下”，只好拒绝。好在现还有一代步吉普，可节省不少时间。如精简下去，花在跑路更不得了。没有这些琐事当能给你多写几次信。我的毛病又在一次多写，不能短写随发。

我现在的分工是：每周轮三天夜班（到晚二三点），其他天还要去一下。看大样（晨四点左右），管社论，审查读者服务（最烦），管对北平，汉口广播稿，对外关系，省委开会，还有军管新闻处工作照顾等。一天实在不可开交，真是疲乏要死。有一“审查证”，没看过一次戏。去湘雅打过两次网球。食欲不高，稍有失眠，但

精神还算好。每天还写点日记（让你看看）。脾气有时还有点，还能抑制。最可向你告慰者（前信说过），进长沙后形势如此复杂，没有过左或右的思想行动，还稳重，报纸也没出过什么乱子。老朱有时比我还易冲动点（老廖专管新闻干训班，有一五〇人，他将去广西）。最近较安心下来，作过些活动未被允许调工作。现在颇有些想法，你索兴也来一起搞吧。当然只是想想而已。增加新人很多，湖南知识分子太可爱，比武汉不知好多少倍，完全可与北平相比。我们已派十五人下乡。

看到苗儿照片。你们谈苗儿如何进步，想爸爸，真是难挨之至。现只易想起他小便后翘大拇指的举动，偶然也爬在地下撒赖（现爬地不？）。回来后，我要亲他一下午，不做工作。看到你脖子上的刀痕，你精神似还好。再住两周医院是否能断根？我看回长沙后再长期计较，只要现在不重发就好。待再去问问家桢。准备再设法为你寄点钱去。此信不再压了，即寄出。

明

九、十一、午（1949）

1949年9月12日

新：

前天发了一信及一电（均寄德国饭店），不知收到否。今天收到九月二日信，你们是否已搬出德国饭店？以后信仍拟直寄梅姐处。看情形上月发老周与云天处各一信，你直到九月二日还没收到。在汉口托总分社去平的谢冰严（办新训班的）带的信也没收到。天下事有如此为难的。

在汉口托带的一封长信，我很粗浅地总结了一下我们的关系，作了自我批评，承认我的自私和对你处于困难情形时体贴照顾很不够，大概是写了好几条。当然粗浅，但确是认真想了后写的。自从接赵大爷带信知你病状后，直到现在，感情上处于一种很内仄而深深不安的情况。这回你的信当然更是增加这种感情。你需要静养，不要有别的新的精神负担。而刚入医院又不能平静至此，我如何能安！如何能“不要引起情绪上的不宁”！前天的信承认我蠢笨，但我是一真诚的人；我有自私，但还不是一市侩式的自私。新，我们不要去算一些不必要再算的旧帐，好不？当然我一定好好检讨

（是痛快坦白的）。我对你的不对处，在党的会议上，朋友面前谈均可，但你无论如何不要把我当成南斯拉夫一样提照会。我全部错了，也还要像对哥穆尔卡一样才好。——就是在对俩人关系上，我还有前途，很光明的前途。你当然也如此。并不只是为了要你现在平静，也不是一分开我又讲漂亮话，我诚恳地接受你的责备。在沈阳时你已拉肚厉害时，我的态度看法是彻底错了的。虽然我已看到一点生理现象，但没有重视你的病情，错误地强调你的思想状况，我很主观，损害了你，特别是“道义”的思想与在气愤时说出它。但所谓“道义”的思想并不是经常占统治的，只是在不愉快和受你反应时，一种一时涌出的思想，主要是一种感情不愉快时的反应。此事记得武汉托带信中曾分析过。我经常正常的思想感情状况：没有你我是经受不了的。你应该记得延安的情况，我无病源（无伤寒菌）而倒下了，就是失掉了你我会支持不了的（现在是在夜班办公室写这封信，感情有些激动，很想一个人跑到一个无人的地方站一会或躺一会。但人与稿子往来，要一边处理，这样也好，使我的激动能有收缩，我受不了这种激动）。我相信你知道我需要与爱你之深，我决不再为自己争辩，因为你的病情作了结论。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力争尽快复原，而你的平静与保持精神较愉快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在北平长期休养不便，如在汉口住为宜，你愿意暂留汉，条件还不错，我决无异议。组织关系转去。当然我希望你回长沙休息，这里条件还好，我总还可以有点用处。这个问题你到了汉口再说好不？这次“照会”的情绪，我希望你不要向家中流露，那样于事情没有好处，徒增两老和弟妹的不安。因为问题我们自己可以解决，我有此信心，你当也有此信心。我决不再为自己辩护，我百分之九十求诸己，决不吹牛皮。我的母亲是应予同情的人，脾气坏均由我而来。现在渐渐好，我在做工作，你可以放心。我能保证你不会受到什么难堪之举，在我精神上这都是痛苦。琬姐如此过了十年，母亲不原谅她（口头上如此，心里是明白的）。我现要做母亲精神上的医生，但又不能每天回家去。你的家庭是幸福的，伯母脾气太好，很体贴人。

一边工作，看稿、标题、谈话、会客，一边写这信，思路很乱。现在已夜一点半，要快结束。总之，我现在的“情绪不宁”在想到你这十多天住院情况，精神不好，对病情影响很大。又怕前天电报“可随天津人员南来”一语又引起你的不快。“好家伙，又催回了，同热河一样”！但望我这想法落空。

下午接信后即设法快寄钱你（昨天向组织部写信请款），现已筹好十万元，明天总可电汇出（或由长直汇，多半还需经汉转汇，因长——平还不通汇）。你需要吃好

点，身旁多留点钱，总好些。

苗儿怎么又发烧？侯大夫检查有结果吗？是否还是疟疾之故？去年也是这时候，梅姐来信也说他成天找爸爸。这孩子记性不错，现在能否讲连句的话？我很想念他。

我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人比热河弱，工作重一倍还多。这两天有点失眠（前向不），特别是看大样后难睡着。检查身体并非不想去，无具体病痕，检查不出什么明堂，以后再说。睡不好，食欲也不好。前这两天妈、姐硬接去吃了两次炖鸡。每早现可弄到半磅牛奶，营养还不坏。主要是需要劳动和较多睡眠。没有办法，工作太多，我不管不行，并非包办。我自己当然不会让自己垮下来。

大概说过几次，来长沙后可告慰于你者，在复杂环境中还站得稳，没有右或左过，报纸没出过什么毛病（连大样都自己管）。梅姐夫已回平江乡居去了，我不好介绍职业。应酬现在还是多，也是没办法之事。

过两天再写信，短一点就发。希望你愉快，我接受你一切处分，只不要用“范元甄”签名。

你的明佬

九、十二夜二点（1949）

1949年9月14日

明：

前天接到你的长电报。因计算我入院后第一封信（复你月初电报的）就在这一、二日可到，同时也为省点钱给苗吃水果，就没有电复。昨给元坤一信，请她看后转你。关于我与苗身体情况就如该信所述。

不想给你写信，因为太多年我总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特别是一个人面对困难（当然不是说工作困难，而是由两人生活所来的一切困难，到必要时就总成了我一个人的事）——不写了，写起来太多，你不一定看得入脑子，而我的无法压制的激忿又要起来，这对于我的身体太有害。这不是你所说的“我不在旁边，脾气大概也就好了。”不是这么甜蜜，不是什么撒娇卖俏的脾气，硬是许多生活的折磨，许多由你而来的，而你却看而不能见。我能和你写什么？你对俩人生活的认识远远落后

于实际生活七、八年（刚才大夫来量血压，高到一三〇，而每天不超过一一〇的。可见你对我的健康是多么有益！）算了吧，别写了。李社长工作那样忙，还抽空关心我们，已经是道义难却了。“工作第一”，扰乱工作情绪的罪名可担不起。而我自己也真该切实保重，以便开始工作啦。

谢谢关心，我很好，虽然病体，思想却很振奋。自己在一九四五年六月作错了，马马虎虎没弄清楚就又和你睡觉，而且太封建，觉得睡了就一直得睡下去，以致连身体都搞垮了（我决心不以细菌传染的伤寒病来赖人），这是马虎从事应受的教训。^⑨以后还有三十年，再不能马虎了。贵家属队本与他们联络了一下，樊经理来信说“来时将关系转给天津市委，否则家属队负责人高珍说，他不负责路费。”哈哈，我尚不致无人给路费的。自己也还走过些许路，不到家属队也能走到工作岗位上去的。

对不起，又触犯一次！

布礼！

范元甄

九、十四、（1949）

世界上没有那么好的事，困难来时溜之乎也，困难过去了，幸福甜蜜又属于你！已给樊去信，告以不同他们一起走，请千万勿再给他们去信，或去电，使我生气。

十七日

1949年9月17日

明：

^⑨ 李锐、范元甄 1945年在延安曾离过一次婚。原因是李锐于抢救运动中被关在保安处期间（1943年4月—1944年6月），范元甄与党指定帮助她的邓力群同居，并因此受到批判。李锐在保安处对此并不知情。李锐从保安处放出当夜，范元甄违反组织对她的要求“不要对李锐提及与邓力群发生的事情”（因李锐尚年青，又刚从冤狱放出，怕精神一下受不了，出事情），告诉李锐她与邓力群是真感情。李锐即起身离去，两人离婚。后在蔡畅和其他一些人的说合下，范元甄主动向李锐表示希望复婚。并以工整小楷书写下杨尚昆代表组织对范邓事所做结论，以示真诚反悔。范元甄这里所说“自己在一九四五年六月作错了”，应即指1945年6月的复婚。

寄来的钱前天已到叶家，因打一封短电报就够为苗织条毛裤，故未电复。寄来钱使我很为难，因为不知是借的还是如何弄来的，不便动用。放着又怕走时已贬值一些，因为贸然用了，将来偿还麻烦。决定用一部为你母亲与琬姐买些东西，其余仍不知如何处理才好。

我从八月卅号起服用特效药 Thiouracil，第一周效果很显著，近几天来似又不好。我自己也觉得心情有关。我是无法快活的，几年的窝囊生活弄成一场这个病，而这种病即使完全好了以后，总也不能疲累，这将给我工作极大限制。一百遍思考，错在不该与你恢复关系！而这个病，就需要心情开朗愉快。这几年生活总如石梗在胸，而且别人看起来是夫妇之间小事，无处可谈。有一次，曾误以为英华同志是个可谈的对象，结果她生气地扯出：“张云天有汽车，当然可以帮助你！”我的天，原来汽车还有什么关系！不禁令我想起阁下在沈因无汽车而不能去车站接一下我们。原来这种思想是府上所共有的。而敝人别的毛病不少，在这个问题上倒是确不在乎，而从此也就重新采取老办法：闷在自己心中吧。和谁谈？老实说，思想水平不一样，东扯西拉白给人添气。

因为确无话可向你谈，实在写不下去。尤其是接我信后复以十万元则更妙。

得啦，一会弄得血压与体温都高起来了不上算。

再见。

祝好！

范元甄

九月十七日（1949）

1949年9月23日

（此信丢掉前面的页——编者注）

同志也在北平开会，跟他一起走也行。

几天前有一老同学张之毅去北平，托他带瓶多种丸与你及一短筒不知收到没有？政协开会，总社要各省会派记者去，有一电与你商量，大概你身体是不能作此活动的。你走时记得去老周或别的地方，听听中央有何重要报告，带些新消息回来。我

只求你买一件东西与我：冬天半晚起来看大样，为防脚冷，你带双北平毡窝与我（同热河差不多，短腰的）。如太贵，即罢。我的大衣就原样带回，冬夜披着是很顶用的。我们现在住的房子是高大二层，楼上顶着北风，还是会相当冷的。

四妹来信，伯伯现在家闭门读书，什么客人不见。大概是这次调训离职很受了影响（这也出我意外，我是尽力布置了的）。原拟给吴德峰同志去一信说说这种情形很不好，老人想做事，想进步而家庭仍需负担，如此不照顾很不当。又觉与吴太不认识，还是你写信或回汉再谈吧。如果写得不生效率，还是不写为好。何伟原说在华中政府工作的，报上无名，不知调什么工作了。

你离平时，和灼姐、铁铮^②等合照一相片回来吧。我的照机中装有一胶卷，始终还没照一张，实在没有机会，不像在汉口整天无事。

汉口带的长信有没去问过？（前不久给德国饭店去过信，你现住何处？）

（北平到此信十一天）

明佬

九、廿三、（1949）

1949年9月26日

新：

昨天回家，姆妈对你的“杰作”显然非常高兴（没有太表露，但看得出来），谈到恐来不及等你回，她大概中秋左右拟回长寿一次，乡中有些事情必须去料理一下。关于带“东西”她只嘱：“硬要带就莫超过一块钱，买些针底和挑头发用红棍子（实应叫‘签’）。”此外或买几两口蘑，尝尝味。你瞧着办吧，以节省第一。灼姐没有信来长沙，家中记挂，就便告她。你这次信提到琬姐开刀两次，第二次开刀更危险，是瞒了姆妈的，回来后切记不要提起。

政协的忙劲过来了，但接着是征粮。我仍准备收集湖南农村材料写点东西，社论总是应景的。昨天翻日记，六月廿六日（第一天恢复）记着我对两人关系

② 铁铮：张铁铮，李英华的爱人。

的反省（大概就是那封带信的底子），不想再抄，等你回来再看吧。我一定严肃作自我检讨。

昨天下雨，毯子被人家借了，自己盖了那桌单，几次冷醒。北平大概已很凉了吧，北平十一月就可烤火的。你和苗儿记得不要受了凉，你容易伤风的。几天前武大一老同学钟伟（刘克、均平好友，进步的），胃出血突死，给我很大震动。他找我谈几次，好容易盼到解放可作番事业。另一武大土木系同学，为此事特别亲切地关心我的身体，因为有天早晨他正骑车上班，看见我坐车回家，他很有感动，看见我们伙食也不好。前次告你每早可订到半磅牛奶了，因太贵而取消了（二百元半磅）。现在仍如热河多一菜，还好。只是一睡得少就不想吃饭。一回家吃饭，妈妈总要弄菜弄一天，鸡鱼肉都有，还留有腊肉等你回来吧。

陈云同志听说已回北平，他身体好吧？非常想念。跟随他的这几个月，这是我一生受用不尽的。我在想着湖南搞几年后，自己主动在财经方面学一点东西，将来有机会再在陈底下得到工作和学习机会。老周好吗？

廿五夜

刚才收到你廿三、四、五三个报，都与总社重复了。即发一报与你。接此信时你是否已准备动身回了。回前可由总社发一电来，免得我再写信。我又有点后悔，要你刚出院即参加此繁重工作，一定很累，整天忙着。回来再好好慰劳。

我的筷子在，匙不在，带个匙回吧。

明哥

九、廿六、（1949）

1949年10月14日

政协像片均收到。

新：政协闭会后即未与你去信，因估计你不久即会动身。前四天接谈苗病情信后即由总社转一电不知收到否。与家桢交换意见，他觉得如医生可靠，则正在治疗时以不隔断为好。故电中提到由医生决定语。这几天估计你的情况回汉的可能性大。一是思家心切，一是苗病亦非短期可治，只要中途停几天无妨，当然回来亦好。现

在很难估计你的行止，姑且写这一信试试看。这几天忙着搞征粮文等，又要开市代表会，派了点差事，应酬仍不断，一天就是混混沌沌过去，完全是事务主义。姆妈已回平江，大概要住一个月到两个月，老人喜走动，对一人仍独住此很不满。此事甚为难，看将来她老是否愿到托儿所之类地方去做点事情。现在琬姐搬回家住，看房子与带大胖子（我是他的保证人，填的“父亲”，因他姓李），这样可少回几趟家。

给吉弟信要五、六来长沙转学，因打听一下有熟人可照顾，公费也无大问题。但本期所余时日有限，来了只能借读。四妹还是等你回后再作决定。

苗儿治疗必须用链霉素，如在五十瓶以上则费用相当大，北平不知如何解决。这边医院中没有，市面可买到，家中想一部分办法还可能。将来看公家能否想一部分办法。这次寄你十万元是公家一半，我设法一半。苗蛋这次能一次医好就要尽一切办法来医。想到你现在情况自然是很难过，我愿受你一切责罚。蔡元晖[●]小姐回来谈到你住院情况，即如目见。几天来晚上当班时也念着你们情形。写信提不起笔来，我能说些什么，…。

好像从未如此不安，心乱过。

这封信不知你能否看到。

妈回去时再三嘱咐要你不要急，她似乎并不很担心苗的病情，说长得胖。大概家桢告她的。妈当然希望回长沙时能看见你和苗。朱氏姊妹（仲丽）[●]回来将你宣传了一番，如何如何不错之类。

明

十、十四夜（1949）

1949年10月18日

新：

刚才接到你到汉的电报，挂念稍定。几天前还往北长街发了一信。你们一路好不？走了几天？苗儿现在是否继续打针？你自己还服药不？已托人打听链霉素价钱，

● 蔡元晖：？

● 朱仲丽：王稼祥夫人

你将汉口价告我，设法在此间买药还是寄钱到汉？好作定夺。母亲已回长寿，恐弄不到什么钱。我可在此设法借。关于苗儿病，家桢和你写了一信，恐未收到，要他再写一信告你他的意见。

你的组织关系在这边省组，如需转汉即告，或直找华中局转也行。我当然希望你来长工作。如果你不住太久，则刘金善仍留着回来也好。走水路恐时日要多几天，路上安全情形不知如何。许多干部都是坐汽车来，快的两三天即到，因公路好。你多方打听一下，总以安全第一。汽车是威宁、崇阳、通城、平江、长沙。铁路还不直通。

五妹、六弟事如何决定？这边第一师范（现在岳麓山，办得好，有历史）新教务主任即秦本立^①（记得吗？我的中学最好友），副校长我也认识，均进步分子，进去后可公费。湖南中学确比武汉好。学习方面他会更多照顾，这期还可设法插（但要带转学证件），太晚了就不方便。六弟可进“一中”等校，公费不致有问题。本期时日已不多，此事宜快作决定。四妹会计学得如何？此间要为她找适当工作也不困难，特别是学了些会计的话。长沙保育院、托儿所办得不少，这类工作也好找。

琬姐本期仍未教书，拟下期再教。现在通泰街家中。

这几天开市代表会，分配了一点工作，两头忙，睡得更少。但饮食还好。天气早晚已很凉。云樵路风大，你们要小心受凉。

现在正当夜班，抢着写这信，明早好投邮。不多写。

来长沙可直到经武路 221 号（靠北门的环城马路）。

伯伯

伯妈 福安。

明

十、十八、夜二点（1949）

^① 秦本立：李锐中学同班好友。1938年北京大学教育系毕业后即从事教育工作。后在北京教师进修学院任教。文革中不幸去世。

██████████
1949年10月20日

新：

代表会今天开完。昨夜因等政府名单，晨五点才睡，八点半起来。白天竟无法睡着一下。我现在已不能有点响动，一醒就再不能睡。特诉苦一番。

今接吉弟、四妹信，得知五、六已入学，伯伯在做保险，甚慰。这两件事是一直挂念着的。

你现在是否住在妈对面那间大房？和苗一房住？已大吃了几顿？（这里还留有小半桶腊肉与你。）告诉你一点我回来的经验：关系深的亲戚故旧家，一定要去看看（包括你不满讨厌的人），客气一番。老同学来找，大小事能帮忙者帮之，只要不是反动分子，一律热情对待，而且周到。母校一定要去看看，总给人印象，共产党不忘旧，不忘本（长沙过去“不要家庭”宣传厉害）。对过去老师仍以老师待之。不知你以为如何。

苗病是否在续打针？药价如何？得需我准备多少数目？如来长住湘雅诊，公家就好负责些。不尽。

明

十、廿、（1949）

██████████
1949年10月22日

新：

刘金善昨晨到长。刘暂留作帮管理员的忙，以后或作管理员的工作。很多天以来，长沙天气不好，昨天晴快之至，我的心情也如天气一样好起来。谨此致谢。石榴长沙人没见过，拿回去与琬姐她们赞不绝口。可惜妈已回平江，吃不到。老人都是喜欢远地来的东西。刘对苗儿讲话等之进步，大大介绍，不胜雀跃。说你也很见胖了。爸妈是何等高兴，大概大家都睡不着。这几天睡得如何？不要太贪谈了。链

霉素在药房问了一下，约四千八百元一瓶，此地卫生部不知有没有，恐需买。不知汉口价钱如何，请交给我具体任务，约需酬多少钱，或在长买多少瓶。

家庭计划你可全盘筹划一下，对伯伯来说，汉口关系多，就业等较易。对妈和弟妹说，则迁长为好，我们好就便多照顾。以后变动也不会太大，合住在一起利多弊少，老人也都有个伴。我母亲也曾谈过此事。现或不作最后决定，或者你来时与妈、四妹同来，或单与妈一起来，做作客住住看（四妹会计学完来长好找事）。通泰街的房子共有大小七间（一般都小，没有云樵路宽敞），现租出三间，原先就是妈与大胖子住。现在琬姐回来住，他们原在湘雅宿舍住。热天潮热，周围不大透风，冬天则较暖和。此事你多作考虑，或者信中商量一两次，衡权一下利弊。

前晚因早五点才回来睡，先洗了个澡，这两天喉哑，咳嗽，大概过两天就会好。

吉弟事颇使我担心，这孩子个性较强，做事有点闷着头干，女的对方到底如何？本质是否还好？如可改造，则设法进干部学校受训最好（如不能拆散），否则弄到长沙来受训也可。消极不行则采积极，不能自流。

老廖大概要调往广东，势在必行。你的工作是否先在华中局谈谈？

希望你在汉不要超过一月，不然路上走也冷。刘还是届时来接你们吧。如何？现在写信已只三四天就可到，先告我一下，好作准备。先到经武路。

弟妹不另。

明

十、廿二、午（1949）

1949年11月20日

李锐：

十八平快刚收到（此信丢失——编者注）。这几天一直闹到交通厅才解决邮汇局腾房子问题。昨天帮助搬了家，原住的一边租出去即可减去每月两石米的固定支出。爸回邮汇局事交通部、邮管局、省交通厅都批叫回去，就是邮汇局军事代表留难，因此连房子事一并弄到交通厅去了。如以上面压力硬回去，又怕他将来给爸为难。你是做客，当然不懂得什么叫头痛。

前天与之涟同志谈了，他认为只要于健康有益，可以延长休养时间。长沙工作，如能当个市劳动局副局长倒不错，那就在工作前好好休息个把月。

保姆可将那个理想的肯定下来。按华中局规定，最高保姆工资可到57分一个月。今日每分之值已至1,619元，只要保姆得力自己再设法加他点钱都行。请预为查体：注意严格查结核、性病。

本拟去武大医院查新陈代谢率，该处机器坏了，湘雅有此器械设备没有？苗仍每日发烧，你母亲事与鲲仙^①等人所谈对照，你与李英华的作法是欠磊落的。

不多写，工作事情具体打听下速复我。如决定去长，则定乘廿五日下午的车。不再函告。

李英华带给你的大棉絮，我作主送给我母亲了，因她一定要送你些东西。对英华很抱歉，她一再嘱咐叫交给你的。特告。

范

十一、廿、晚（1949）

1949年11月23日

爸爸的职业问题解决妥当没有？我在时当然没料到以后过程。我与廖井丹一起去找交通部长的，交通部与吴自立处我都关照好了的，也是怕有意外。吴德峰处我还写过一信。

新：廿信昨天收到，昨晚与今晨即在具体进行。报告如下：

（一）与曹瑛^②（石磊）、闫子祥^③商谈，他们感觉劳动局目前事情不太多，主要是失业与调解纠纷。已有一副局长，不强（正局长中央指定市常委兼，现由闫兼），再派一副局长恐省委不同意。他们极想你负责搞自来水公司，现在正开始筹建，部分工程已动工，是这次市代会主要议案。相当多商股，需有一人在政治与行政上负责，团结各方关系，组织技术干部（工程由市建局负责，局长是我武大同班）。闫名

① 鲲仙：李锐的表妹。曾与方南君一起参加过新安旅行团。

② 曹瑛：时任长沙市委书记。

③ 闫子祥：时任长沙市长，范所在的自来水公司归他领导。

义兼筹备主任，他们要你任副主任。两人感觉这是一事业，可从头搞起，整个过程，觉你很合适，要我努力动员，说你来后再具体商量。贾琏在此搞电灯公司，搞得不错。这比之更有意味，所有的人都关心这一工程（全体市民，黄老很关心）。困难当然将来会有很多。你先考虑一下，我也觉这是一事业，独立搞，你能做。来后再具体谈。你的身体情况已告他们。

（二）前谈理想保姆，因谈后一两天她不知你们何时能来（不能久等），此地育幼院要她去（吃饭在外，一石米，报社雇多三四斗），她小女又在该院，就去育幼院了。琬姐现另找到一个，据她说外表还好，拟先在家做一两天看，行不行。如觉行，再去湘雅检查。琬姐说此事她负全责找到一个较满意的，要你放心。她关系多，人缘好。

（三）唐医生已去湘潭野战医院服务一月，约周后才回，你来后几天大概他就可回了。如你和苗一到长即去湘雅，可由琬姐先陪去（唐是专门甲状腺）找别的医生看。湘雅是否有该项机械待去打听。

同时接六弟信，写得异常客气，本期不拟来，下期再来转学。这样当然也可以。进长师与找专人（我的两个老同学）补习都已谈好，他可以再考虑。

希望你星六准到，琬姐是准备了好久。她的几个朋友也准备了好久接“明嫂子”。

老周来信，云天去粤途中，在赣南翻车死了，真是太痛心之事。信附上。南君[●]给你的信也附上。他们是不是即回上海？这个孩子是很有前途的，他比我们好。

棉絮送给妈妈当然好。我在长沙只接到灼姐、铁铮各一回信。他们功课很紧，现在都很安心学习。

关于我母亲问题，其基本特点，我过去都告诉过你，灼姐估计经过一个时候会逐渐好起来。这次她回平江时，和我提到要我不要担心元甄回来让你觉难处。她对琬姐成见过深，我回来后已好了一些。母亲是一个极端好强、好面子，极端要精神虚荣的人，物质生活要求很低。自己爱劳动（她纺的三股线如最细的机器线，可以上展览会），对外人厚道。就是对琬姐失掉所有人的同情。你来后，我们详细和你谈，琬姐几位朋友也可告诉你她们的看法。之所以过去未写，是因写不清楚，告诉

● 南君：方南君，李锐的姑表弟。

你一面，徒引起你不解。难道我们还想为母亲包庇不成？想隐瞒这些不成？我母亲的情况是遐尔驰名的，但因为为人正直，自己刻苦，所以大家都还是尊敬她的。

已经很冷了，路上多穿些衣。汉口的四野办事处是否能交涉将来有人便带送杜子荣[●]回去？

我上回叫你买的什么胶卷等不要买了。不要花钱买什么，琬姐知道我们穷。你有余钱即留在家中。宋新田[●]带去的十万元路费，你如能领到路费仍让宋带回报帐。

弟妹们不再写信了。

明

十一、廿三、（1949）

● 杜子荣：范元甄从东北所带保姆。

● 宋新田：李锐南下时所带警卫员。

李锐、范元甄通信大事年表

日期	李锐	范元甄
1938. 12	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兼青委负责人	政治部三厅抗敌演出九队负责人
1939. 2	重庆《新华日报》记者
1939. 7. 25	赴重庆参加南方局青年工作会议
1939. 10. 05	离重庆返回湖南
1939. 11. 22	再次赴重庆与范结婚
1939. 12. 31	<u>二人共赴延安</u>	
1941. 1	中央青委宣传部宣传科长	马列学院学习
1941. 9	调延安《解放日报》任国内版编辑	调中央政治研究室任国际组研究员
1942. 11	<u>抢救运动开始</u>	
1943. 4. 3	被捕入狱
1944. 6	获释回《解放日报》
1945. 6	调《解放日报》
1945. 10	<u>二人同随杨家岭大队离延安赴热河办报</u>	
1945. 11	<u>二人同抵承德</u>	
	任《冀热辽日报》社长	任报社副总编辑
1946. 2. 5	赴北平参加《解放三日刊》创刊
1946. 5	返承德
1946. 7	<u>国民党攻占承德，报社仓促撤离，长子生于撤退途中</u>
1946. 11	经赤峰至林西继续办报	撤至齐齐哈尔入《西满日报》
1947. 6	解放军反攻夺回赤峰，报社迁赤峰	拒绝返赤峰，转哈尔滨松江省委

	报纸改为《群众日报》任副社长、社长	研究室工作
1947. 10	转阿城糖厂任副政委
1948. 3	调东北局任高岗政治秘书
1948. 4	调离阿城糖厂, 无工作
1948. 10	调任陈云政治秘书
1948. 12	调东总工会
1949. 5	<u>离东北南下</u>	
	天津停留, 调新建湖南省委办报	留北平治病
1949. 6. 9	随报社经武汉, 见范家人
1949. 8. 6	入长沙, 任《新湖南报》社长
1949. 10. 18	进武汉
1949. 12	进长沙, 任自来水厂军代表
1950. 12	调任省委宣传部长
1951. 4	因婆媳不和, 转汉口砖瓦厂
1951. 12	转汉口纸厂
1952. 10	转业, 调北京燃料部水电建设总局任局长
1952. 12	调北京石景山发电厂任副厂长
1954. 1	调二机部四局 (航空部前身)
1958. 2	水电部副部长、毛泽东兼职秘书
1959. 1	调青云仪器厂任总工程师
1959. 8	自庐山会议返水电部开始被批斗开除党籍	受留党察看处分, 下车间劳动
1960. 4. 23	北大荒劳改
1961. 11. 20	返京
1961. 11. 30	<u>二人正式离婚</u>	

本书涉及人物简介

1. **艾青**：(1910—1996)，现、当代诗人。原名蒋海澄，笔名莪加、克阿、林壁等。浙江金华人。1928年入杭州国立西湖艺术学院绘画系。翌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32年初回国，在上海加入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从事革命文艺活动，不久被捕，在狱中写了不少诗，其中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发表后引起轰动，一举成名。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汉口、重庆等地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任《文艺阵地》编委、育才学校文学系主任等职。1941年赴延安，任《诗刊》主编。抗战胜利后任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副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人民文学》副主编、全国文联委员等职。1957年被划为右派。曾赴黑龙江、新疆生活和劳动，创作中断了20年。直到1976年重又执笔，出现了创作的另一个高潮。1979年平反后，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国际笔会中心副会长等职。创作有诗集《彩色的诗》、《域外集》，出版了《艾青叙事诗选》、《艾青抒情诗选》，以及多种版本的《艾青诗选》和《艾青全集》。诗集《归来的歌》和《雪莲》曾获中国作家协会全国优秀新诗奖。1985年，法国授予艾青文学艺术最高勋章。

2. **艾思奇**：(1910—1966)，原名李生萱，云南省腾冲县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1933年写成第一篇哲学论文《抽象作用和辩证法》。1935年经周扬、周立波的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9月与周扬等人被调往延安。1938年任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教员，同年底调任马列学院教员，后兼任哲学研究室主任。1941年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后改为中央研究院，任该院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

1943年调任《解放日报》副刊部主任，1945年任该报副总编，1946年被任命为总编。1947年任华北大学四部（即研究部）副主任，同年10月，调至重新开办的马克思列宁学院任教，讲授社会发展史。1949年北平解放，随马列学院迁入北平，被聘为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1950年当选为中国哲学学会副会长。1953年马列学院成立教研室，任哲学教研室主任。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同年马列学院改名为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任校党委常委，哲学教研室主任。1959年被任命为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兼哲学教研室主任。1966年3月22日因病去世。主编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等；有《艾思奇文集》（两卷）。

3. 安林：画家，徐瑞璋的丈夫，在延安鲁艺任教员。解放后在中央戏剧学院任教。

4. 白薇：（1894—1987），湖南资兴人。原名黄彰，黄鹂，别名黄素如。中国女作家。青年时代曾入衡阳第三女子师范，因反对校长被除名。又入长沙第一女子师范。毕业后，为反抗婚姻，只身出走，留学日本，考入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过理科及历史、心理学。1922年开始创作，写了处女作三幕话剧《苏斐》。1925年回国在武昌中山大学任教。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创造社。1928年在鲁迅主编的《奔流》上发表成名作《打出幽灵塔》而与郁达夫、柔石、冯雪峰等大手笔齐名，成为当时“文坛上的第一流人物”。1931年加入“左联”。1938年去桂林任《新华日报》特派记者。解放后，在北京青年艺术剧院工作。后主动去北大荒生活七年，写出不少反映北大荒生活的作品。

5. 毕朔望：江苏扬州人，诗人，1930年开始发表作品。1938年后历任汉口、重庆《新华日报》主编。解放后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外委会负责人。

6. 边章五：老红军，抗战初在重庆与叶剑英一起工作。抗美援朝战争中曾担任过中方谈判代表。

7. 博古：本名秦邦宪，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江苏无锡人。1925年入上海大学学习，参加五卅运动，同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5月回国，任全国总工会宣传干事、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1931年4月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之后又任中共临时中央局成员、临时中央政治局书记和负责人，这期间曾犯过“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1933年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又与李德

推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在遵义会议上被解除中共最高领导职务。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红军野战部队政治部主任。1936年任中共中央代表，协助周恩来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1938年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组织部部长和南方局组织部部长。1941年后，在延安创办和主持《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工作，任新华通讯社社长。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1946年2月以中共代表身份赴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和宪法草案审议委员会会议。同年4月8日由重庆返延安汇报工作，因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遇难。同时遇难的还有王若飞、叶挺、邓发等人。译有《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卡尔·马克思》等。

8. 蔡畅：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家蔡和森的妹妹，李富春的夫人。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解放后任中国妇联主席。

9. 曹振五：延安时期劳动模范。

10. 柴沫：延安中央政治研究室成员，并当过毛泽东的秘书。解放后曾任中央政治研究室秘书长。因为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参加田家英率领的湖南调查组，反映湖南农村在大跃进中大饥荒大死亡的实情，受到毛的冷落。“文革”初期自杀。

11. 陈伯达：延安时期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主任是任弼时。解放后曾长期任毛泽东的秘书。代表作有《中国四大家族》，《人民公敌蒋介石》。“文革”初期任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文革”结束时被公审判刑。刑满释放后因病去世。去世前著有回忆录。

12. 陈纪滢：《大公报》著名记者，作家。1949年随国民党撤退到台湾。

13. 陈季瑜：何锡林的夫人。

14. 陈家康：（1913—1970），湖北广济人。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外事委员会委员等职。1945年4月曾随同董必武赴旧金山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1955年1月至1956年7月任外交部部长助理。1956年7月至1965年12月任首任驻埃及大使兼驻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大使，1966年任外交部副部长。

15. 陈颖宇、博咸：两姐妹，范元甄的中学同学。同是何伟的学生，受何的思想影响参加了革命活动。后来去了山西，在薄一波领导下工作。

16. 陈克寒：（1917—1980），新闻记者，报刊、通讯社主编。1937年在延安参与创办《解放》周刊。历任《新华日报》、华北出版社长兼总编辑、新华总社第一副社长兼副总编辑、新华社中原总分社社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新华社总社长兼总编辑，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

17. 陈企霞：（1913—1988），浙江鄞县人。又名陈民。延安时在《解放日报》副刊部任编辑。解放后曾任《文艺报》主编。1955年被打成丁（玲）陈反党集团成员。著有《光荣的任务》等。

18. 陈坦：1943年任延安解放日报社党总支副书记。文革后曾担任过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19. 陈云：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之一。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人。1919年小学毕业后，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店员。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到延安后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解放后，“文革”前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经济工作。“文革”后曾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顾委主任。

20. 陈因：陕西西乡县。1938年就读于西乡县立师范学校，同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9年1月赴“安吴堡中国青年干部训练班”学习、工作。同年秋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学习，毕业后留校工作。1945年后历任晋、冀、鲁、豫边区文联研究员、石家庄市文联主任党委书记；天津市文化局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天津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天津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天津美术学院院长。现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天津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天津市文联名誉委员。

21. 成庆生：当年武昌一教会大学华中大学中学部的负责人（校长），思想进步，参加救亡活动，是何伟华中大学的同班同学。

22. 成全：本名陈传纲，妻子王汝琪，延安时同是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员。整风“抢救”时，被打成“王实味集团”成员。

23. 程子华：（1905—1991），山西解县人。1922年考入太原国民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2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入武汉黄埔分校，同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之后随部编入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在海陆丰地区坚持斗争。1934年9月调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同年11月率部参加长征，

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指挥所部冲破国民党军的重兵围堵，转战 900 多公里进入陕南，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抗战胜利后任冀察热辽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创建冀察热辽解放区。1948 年率部参加辽沈战役，同年 11 月率部入关参加平津战役。北平和平解放后任北平警备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调任山西省委书记、山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山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4. 邓发：(1906—1946)，生于云浮市（今云城区）附城乡石塘村。只受过初小教育。十五岁随五哥邓芳外出广州、香港等地谋生，1925 年参加领导省港大罢工，并当选为工人代表。1926 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北伐军出征中原。广州起义失败后转赴香港搞地下工作，成为中国工运领袖之一。1931 年夏任中央局委员、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保卫局局长，并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结束后，在陕北任粮食部长。1937 年抗战爆发，任八路军新疆办事处主任。1939 年，赴延安任中央党校校长。1946 年 4 月 8 日，与王若飞、秦邦宪、叶挺等同志从重庆乘飞机返延安途中，在晋西北兴县黑茶山不幸失事遇难。

25. 邓拓：(1912—1966)，原名邓子健、邓云特，1912 年出生于福建闽侯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1930 年参加了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从事革命活动。1937 年秋到达解放区后，历任《晋察冀日报》社长，晋察冀新华总分社社长等。解放后先后任《人民日报》社长、总编辑和北京市委文教书记等职。1961 年应《北京晚报》的要求，以马南屯为笔名开设了《燕山夜话》专栏。“文革”初期《燕山夜话》变成了“反党黑文”，被打成“三家村反党集团”成员，因此而含冤自尽，成为“四人帮”1966 年大兴文字狱的第一个牺牲者。

26. 丁冬放：延安时期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

27. 丁九：当年山东《大众日报》记者。

28. 丁明：毕业于武汉大学，延安时在新华社做英文翻译。

29. 段苏权：(1916—1993)，湖南茶陵县人。14 岁入团，同年入党。先后任中共湘赣省委宣传部部长，红六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红二方面军长征到贵州后，奉命留下和国民党追剿部队周旋，任黔东独立师政委兼黔东特委书记。解放战争时先后任热河军区司令员，冀热察军区司令员，四野 12 纵司令员。1953 年底被审查 1935 年黔东独立师被强敌打散到 1937 年重新归队的历史。1955 年 9 月全军授衔，因“有历史遗留问题”被“暂授少将”。去世时，在所有的人民解放军将帅中，是唯一

——一个穿中山装人殁，骨灰盒上没有覆盖军旗的将军。

30. 董必武：（1896—1975），前清举人，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五老之一。曾与周恩来、邓小平同赴法勤工俭学。去世前任国家主席。

31. 范长江：（1909—1970），原名范希天，四川内江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起从事新闻工作，曾任《大公报》记者。解放后历任上海《解放日报》社长、新华通讯社总编辑、新华社副社长、《人民日报》社社长、政务院新闻总署副署长、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全国科协党委书记兼副主席等职。“文革”中从1967年起被长期关押，受尽折磨和摧残。1970年10月23日在河南确山跳井自杀。八年以后（1978年12月27日）才获得平反。

32. 范文澜：（1893—1969），浙江绍兴人，历史学家。1917年北京大学毕业。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后失掉组织关系，1939年重新入党。曾在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辅仁大学等校任教。1940年到延安，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边区北方大学校长、华北大学副校长，并兼这两所大学的历史研究室主任。建国后，历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主编《中国通史简编》，并长期从事该书的修订工作。还著有：《中国近代史》（上册）、《历史考略》、《群经概论》、《水滸注写景文钞》、《文心雕龙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范文澜史学论文集》等。

33. 范元吉：范元甄大弟，解放后在武汉长航局工作。因解放初期被范元甄揭发帮助其岳父逃往台湾和窝藏钱财而被处分降职。一生生活艰辛，50岁即去世。

34. 范元坤：范元甄的大妹。武汉解放时由范元甄介绍参加工作，离休前是商业部干部。

35. 范政：抗战时孩子剧团负责人，解放后曾被打成右派。

36. 范筑先：（1881—1939），河北馆陶人。抗日将领。1937年“七七”事变后，任山东省第六区游击司令员。同年10月下旬，日军进犯黄河北岸，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电令撤退，为其断然拒绝。为坚持抗战，在共产党的帮助下，领导建立了鲁西北抗日根据地，成立了20多个县的抗日政权。1939年8月，其次子，青年抗日挺进大队长范树民在济南战役中光荣殉国。随即将年仅20岁的二女儿范树琨任命为挺进大队队长，并先后将长子、长女、三女儿都送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1月，日

军调集大批部队从济南出发进犯聊城。14日，日军将其所部六七百人包围在聊城。范率部应战，打退了日军多次进攻。15日，他手臂负重伤，裹伤再战，终因敌众我寡，城门被日军攻破。亲率余部与日军展开激烈的巷战，身受重伤，壮烈殉国。牺牲后，国共两党都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37. 方铭：原名丁珍，胡乔木的妹妹。

38. 方南君：李锐的表弟，哲姑的儿子，抗战时参加新安旅行团。解放后在外经委工作。

39. 冯牧：当代作家，文学评论家。原名冯先植。1919年生，北京人。解放后曾任作家协会、戏曲家协会负责人。主要代表作品有：文学评论集《繁花与草叶》、《激流小集》；通讯特写集《新战士时来亮》；游记《滇云揽胜记》等。

40. 冯文彬：延安时期任中央青委副书记。解放后曾任团中央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等职。

41. 傅于琛：左翼记者，民盟盟员。

42. 高文华：抗战时任湖南地下党省委书记。南下时任湖南省委副书记兼省工业厅厅长。后调北京曾任水产部部长。

43. 高文晋：1946年时任《冀热辽日报》采通科科长。

44. 高扬文：1917年出生于山东省蓬莱县。193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任沁县县委书记。1940年任太岳一区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委员。1944年调延安《解放日报》任评论组组长、评论部和国内部主编。1949年任团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部长。解放后历任团中央候补书记、重工业部部长助理、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国家经委副主任、煤炭部部长、党组书记等职。在延安时与范元甄的朋友夏英喆结婚，解放后离婚。

45. 戈宝权：翻译家。1939年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最著名的译著是《普希金诗选》、《玛雅可夫斯基诗选》。1987年获得俄罗斯最高文学奖——普希金文学奖；1988年获得俄罗斯政府颁发的各国人民友谊勋章。

46. 华山：曾在延安鲁艺学习，后到《冀察热辽日报》、《东北日报》任记者。流传很广的少儿读物《鸡毛信》就是他写的。“文革”后（1976年底左右）到文化部工作，1980年调《人民日报》工作。1985年去世。

47. 龚澎：抗战后任北平军调部中共翻译。解放后任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

的原夫人，“文革”前病逝。

48. 龚啸岚：戏剧家。1939年元月与田汉和音乐家任光一道在长沙组织湘剧和京剧艺人战时歌剧演员训练班。解放后曾任湖北省戏剧家协会主席。

49. 龚映璩：后改名严青，范元甄的中学朋友。解放后任《剧本》杂志编辑。爱人田冲是人民艺术剧院著名演员。

50. 勾适生：1933年曾与王昆仑、孙晓村、曹孟君、胡济邦、王枫等发起组织南京读书会，该会活动内容为学习马列主义，讨论时局。

51. 顾一凡：当年汉口生活书店的经理，书店是武汉救亡活动的联络点。顾亦由何伟介绍入党。

52. 光未然：又名张光年。黄河大合唱词作者。解放后任《人民文学》总编辑。1936年冬武汉秘密学联时期，曾为范元甄组织的抗日宣传独幕剧作过导演。

53. 郭光洲：抗战初期任湖南省委组织部长，延安时在马列学院学习。解放后曾任南昌市委书记。

54. 郭小川：（1919—1976），诗人，原名郭恩大。因躺在床上吸烟，烟头慢慢点燃被褥，在睡眠中窒息死亡。1941年到延安。解放后担任过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诗刊》编委。代表作有抒情诗《投入火热的斗争》、《致青年公民》，叙事诗《将军三部曲》等。

55. 韩乐然：（1898—1947），吉林省延边朝鲜族人。原名韩光宇，画家。1920考入刘海粟主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旅欧学习，1931年秋进入巴黎美术学院学习。1937年秋抗战爆发后回国，在武汉参加了东北抗日救亡总会的宣传和联络工作。1939年随周恩来、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组织的一批作家、艺术家访问延安，在女大作过抗日战争时期民族文化艺术的讲演。是年10月转回重庆。1939年4月经阎宝航介绍，到李济深领导的战地党政委员会任少将指导员，到山西、陕西国共两军驻地临界地带进行宣传团结抗日和统战工作。其作品《尼斯一角》、《高昌古城遗址》、《位乐飞天》等属主要作品，现多藏于中国美术馆。1947年从乌鲁木齐乘飞机返回兰州时失事罹难，时年49岁。

56. 韩幽桐：女，抗战初期任从上海迁到重庆的《妇女生活》杂志的编委。解放后任历届政协委员。

57. 何斌：原名何功伟，湖北恩施人，“一二·九”时武汉秘密学联的创始人之一。1939年李锐与其在重庆相会，时在鄂南家乡开辟抗日游击战争根据地，任鄂西地委书记。1941年被国民党杀害。其《狱中之歌》收入50年代出版的《革命烈士诗抄》。是许葆真的前夫。

58. 何凯丰：即凯丰。延安时中央宣传部负责人。解放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沈阳市委书记，1952年任中宣部副部长。1955年病逝。

59. 何礼：又名何维登，“一二·九”运动时清华大学学生。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初期云南省青委负责人。

60. 何穆：延安中央医院院长。

61. 何其芳：(1912—1977)，诗人，文学评论家。四川万县人。北京大学毕业。1938年夏到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鲁艺文学系主任。1944—1947年两次被派到重庆，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历任中共四川省委委员、宣传部副部长，《新华日报》社副社长等职。建国后，历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和书记处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等职。著有诗《我们最伟大的节日》，诗集《预言》、《夜歌和白天的歌》，散文集《画梦录》，文艺论文集《关于现实主义》、《论〈红楼梦〉》、《关于写诗和读诗》、《文学艺术的春天》等。

62. 何伟：汉口圣罗以中学国文教师，地下党员，范元甄的革命启蒙人。解放后曾任驻越南大使，河南省委副书记，教育部长等职。文革中病逝。

63. 何锡麟：延安中央政治研究室国际组成员。

64. 洪深：(1894—1955)，江苏省常州人，学名洪达，字浅哉，又字伯骏，中国电影戏剧理论家、剧作家、导演。1916年于清华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先攻陶瓷，后进哈佛大学，改修文学和戏剧。1922年回国执教于复旦、暨南等大学。1924年，发表了中国第一个比较完整的电影剧本《申屠氏》。后为中国第一部蜡盘发音有声片《歌女红牡丹》撰写电影剧本。30年代初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左翼戏剧家联盟。1932年与夏衍等在明星影片公司组成编剧委员会。抗日战争期间，担任救亡演剧队的组织领导工作，进行抗敌宣传和进步的戏剧活动。抗战胜利后，仍在大学任教，并主编《大公报》的“戏剧与电影”副刊。1946年受聘于国泰影业公司，任特约编剧，导演了名重一时的舞台剧《丽人行》。中国最早的电影辞典《电影术语词

典》的编写者。该书收录编剧、导演、摄影、制片、洗印、录音、广告等二十五类电影词目近六百条，并注有英文或法文。1935年在上海出版。建国后历任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政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局局长、对外文协副会长等职。

65. 胡凌：杨作材夫人。

66. 胡乔木：（1912—1992），本名胡鼎新，“乔木”是笔名。江苏盐城人。清华大学、浙江大学肄业。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北平西郊区委书记，共青团北平市委宣传部部长。参与领导北平学生和工人的抗日爱国运动。1935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书记，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书记，中共江苏省临时工委委员。1937年后，任安吴堡青训班副主任，中共中央青委委员，中国青年联合会办事处宣传部部长。1941年任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1948年后任新华通讯社社长。建国后，历任新华社社长，新闻总署署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顾问、名誉院长，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职。

67. 胡锡奎：抗战时任冀热辽特委书记。解放后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68. 胡小丁：即胡绩伟。新闻记者、报刊主编。原名德恕。四川威远人。1916年生。1936年参加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都队部，担任队部领导成员。是成都《大声》周刊等刊物的编辑、主编。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成都《星芒》周刊、《蜀话报》、陕甘宁边区《边区群众报》主编。1946年后任延安《解放日报》采访通讯部主任，《群众日报》总编辑、副社长兼新华通讯社西北总分社和西北人民广播电台总编辑。1952年10月调人民日报社，历任副总编辑、总编辑、社长。1990年3月15日被免去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职务。

69. 黄钢：1938年进入延安鲁艺。1942年调到延安《解放日报》当记者。抗战后曾到热河李锐领导的报社工作。解放后从事电影创作与评论。

70. 黄华：1946年任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团成员，解放后曾任驻法国大使和外交部长。

71. 黄乃：辛亥革命领导人之一黄兴的遗腹子，李锐的小学同学、终生的好友。

曾留学日本。延安时，在总政做“敌情”工作，为日本友人野冈进（野坂参三）的助手。1949年双目失明。解放后曾任盲人协会主席，发明有一种新盲文。文革后与李锐同住一公寓楼。于2004年2月去世。

72. 黄尧：（1914—1987），浙江嘉善人，漫画家。1932年在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进入《新闻报》做专栏和新闻的编辑工作，第二年因报馆要求刊登漫画便自告奋勇地画出了“牛鼻子”幽默故事并发表于《新闻报》，与叶浅予的“王先生”、张乐平的“三毛”和梁白波的“蜜蜂小姐”一样，均是那些年里市民们喜闻乐见的滑稽形象和系列幽默故事。抗日战争开始后，随《新闻报》机构去了重庆，既没有参加抗敌漫画宣传队，也没有再与上海逃出来的那帮漫画朋友来往，独自经商，间或也有卖画稿度生活的时候，在云桂川黔浪迹谋生。1945年后辗转到了越南、泰国，后定居马来西亚，在那里去世。1999年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了他30年代的作品《牛鼻子全集》。

73. 姜君辰：经济学家。1943年在延安时曾任延安大学财经系副主任。东北和全国解放后，历任东北供应合作总社副主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1957年起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副秘书长、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副主任等职。

74. 蒋南翔：（1913—1988）。1932年9月入国立清华大学中文系学习，翌年参加共产党。曾任清华地下党支部书记，“一二·九”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延安时在中央青委工作。解放后1952年至1966年任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和高教部长。

75. 金刚：延安出来干部，1945年随李锐在热河报社做总务工作。范元甄在热河撤退路上产前发作，当地老乡因风俗不允入室生产，金刚以枪相逼，范得以进老乡家门。刚进屋，孩子即落地。解放后，金刚在冶金部做行政工作。

76. 金玲：延安时在马列学院学习的女同志。解放后在杭州市或浙江省委作领导工作。“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其夫宣侠父奉周恩来电召到西安，协助周恩来工作，并任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专门从事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1938年7月31日被国民党军统局特务徐一觉秘密绑架，杀害于西安，牺牲时年仅39岁。

77. 康克清：朱德的夫人。

78. 柯伯年：延安马列学院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1953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制定前夕，在新法学和新政治学研究会筹备会的基础上，合并成立中国政治法律学会。董必武任会长，柯是副会长之一。

79. 柯仲平：(1902—1964)，原名柯维翰，曾用笔名仲平、仲屏、平、南云。云南省广南县人。1920年2月10日创作自由诗《白马与宝剑》。1926年4月肄业于北平法政大学法律系后赴上海加入郭沫若领导的创造社。1930年3月任中共党报《红旗报》采访记者，后任上海工人纠察队总部及上海总工会联合会纠察部秘书，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东渡日本留学。1937年8月秘密回到武汉，11月赴延安。历任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救亡协会文协副主任、“战歌社”社长。1938年创作了两部歌颂工农斗争生活的长篇叙事诗——《边区自卫军》和《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1941年9月6日发起筹备延安诗会，至12月11日诗会成立，当选为首任理事，主持研究股工作。1942年3月任边区地方艺术学校校长。1943年4月担任延安平剧院副院长。1949年5月被选为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和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全国解放后一直在西北和陕西工作。先后担任西北文联主席及西北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作协西安分会主席、西北艺术学院院长、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理事、对外主旋律理事等职。

80. 赖际发：(1910—1982)，福建省永定县人。1928年参加闽西地区的农民暴动，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闽西大暴动以后，任乡苏维埃主席、中共永定县委委员、地方部队营党代表。1930年以后，任中央红军团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师政治部民运科长等职。参加中央革命根据地历次反“围剿”斗争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晋中区军政委员会书记、八路军独立支队政委、第一二九师后方政治部主任、晋冀豫边区游击队纵队政治部主任、旅政委、地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十八集团军总部军工部政委、华北人民政府企业部副部长、太原工业接管组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重工业部办公厅主任、副部长，建筑工程部副部长，建筑材料部部长，国家建委副主任等职。

81. 黎平：延安医务所的医生。

82. 李凤齐：湖北省女中毕业后，做小学教员。抗战初期在武汉，曾同叶剑英结婚。延安时在《解放日报》工作。

83. 李富春：(1900—1975)，湖南长沙人。新中国计划工作和财经工作的重要奠基人。1919年到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是中共旅欧总支部领导成员之一。1925年初赴苏联学习，同年7月回国参加北伐战争。1934年长征开始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红三军

团政治委员，后代理红军总政治部主任。1936年7月任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抗日战争爆发后，历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共中央秘书长、财政经济部部长、中央办公厅主任等职。抗日战争结束后，被派到东北，历任中共中央西满分局书记，东北局常委、副书记，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东北军区副政委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重工业部部长。1953年4月任国家计委副主任。1954年9月起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文革”中是所谓“二月逆流”的“黑干将”。

84. **李庚**：(1916—1997)，祖籍福建省福州市。1935年参与发动、领导南京的“一二·九”学生运动。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此前后活动于南京、武汉、重庆、桂林等地，致力于抗日救亡工作。1942年转赴苏北开辟敌后根据地，参加武装斗争。1944年受延安“抢救运动”的波及，被诬为“特嫌”，入狱半年后得释；随后任教于解放区的多所中学、专科学校和山东大学。1947年随军北撤，至大连任光华书店编辑部主任，创办《学习生活》杂志。解放后在团中央工作。负责筹建了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为中国青年出版社首任副社长兼总编辑。1957年被划为右派，开除党籍。1977年在胡耀邦过问下摘去右派帽子，1979年得到改正，继续从事出版工作。1983年创办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任总编辑。

85. **李积芸**：李锐父亲的叔伯七表兄，排行最小。1919年去法国留学，1938年回国，在成都空军工厂做技术工作，后去台湾。

86. **李建平**：在延安医院工作。为时在中央青委工作的韩天石的夫人。

87. **李聚奎**：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生于湖南安化。参加过北伐战争。1928年参加平江起义，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10月参加长征，率所部担任全军左前锋，参加抢渡乌江、攻克遵义、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等战役战斗。抗战胜利后历任冀察热辽军区参谋长、西满军区参谋长等职。1947年秋起任东北民主联军后勤司令部参谋长、东北野战军后勤部副部长、第四野战军后勤部第二部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等职，参与领导组织抗美援朝战争的后勤保障工作。1952年受命组建解放军后勤学院并出任院长。1955年任国家石油工业部部长。1958年任总后勤部政治委员。同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后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后勤学院政治委员等职。

88. **李克农**：(1899—1962)，安徽省巢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

到上海，从事党的秘书工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上海沪中区委宣传委员，中央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红军工作部部长，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参加了长征。西安事变时，任中共赴西安谈判代表团秘书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驻上海、南京、桂林办事处处长，八路军总部秘书长，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长，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情报部副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秘书长，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军委情报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中央军委总情报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89. 李六如：湖南平江人，李锐父亲的朋友。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前热忱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驱人物，也是我国现代知识分子中，由爱国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典型。延安时任毛泽东秘书。解放后任最高检察院副院长。著有自传体小说《六十年的变迁》。全书分为三卷，第一卷从清末变法维新前后写到辛亥革命失败；第二卷从北洋军阀统治写到大革命失败；第三卷从十年内战写到全国解放。全书解释了这六十年来中国政治、社会变革中的各种矛盾，反映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斗争过程。再版七次，印数达31万册，并译成英、俄、日文等几个版本，在国外发行。

90. 李密林：原名聘周，密林、栓盔是他的笔名。《新华日报》社记者，中共党员。在1938年10月汉口沦陷前的撤退途中牺牲。

91. 李普：原名李风展，李锐湖南同乡，1938年在长沙与李锐相识。抗战时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解放后一直从事新闻工作，离休前任新华社副社长。晚年和李锐成为近邻，密友。李普80寿李锐赠诗：相交60年，几度史无前，德赛先生事，岂能飘渺间。

92. 李昇震：李锐在湖南岳云中学、武汉大学的同学。战争年代一直在国民党区做党的工作。解放后曾任福州大学副校长。

93. 李行夫：李锐武汉大学同班同学。

94. 李毅：原名李均平，武大1936年土木系学生，党员。抗战时与李范同在延安，负责公路工程。解放后曾任哈尔滨铁路局总工程师。

95. 梁春阳：高舍辛的丈夫，解放后在湖南任工业厅长。“文革”中一度很得

意，不久被打成群众组织“省无联”后台。

96. 廖盖隆：(1918—2001)，出生于广东省信宜县白石镇扶龙蔗坪村的一个贫农家庭。1938年8月，带领部分进步同学奔赴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1940年初在马列学院中国问题研究室工作，研究并讲授中国现代革命史。1941年调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任经济组财政小组组长。1944年调《解放日报》社，先后任国民党统治区新闻部副主任、主任，国内新闻部副主任、主任。1946年调新华社，先后任国内部组长、副主任、主任、新华社副总编辑等职务。“文革”后担任过担任中共党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并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

97. 廖似光：参加过长征的女干部。凯丰的夫人。解放后曾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

98. 廖经天：广东人，南洋华侨。在延安时担任过日共领导人冈野进的秘书。1949年与李锐一同南下任《新湖南报》编委。后来担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中苏友协副总干事，总干事为钱俊瑞。1957年被打成右派，1979年获改正，程子华安排他在民政部工作。

99. 林伯渠：(1886—1960)，原名祖涵，号伯渠，字邃园，前清举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五老之一。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和长征。延安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解放后担任过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职。

100. 林采：1946年时的《冀热辽日报》副社长。

101. 林格：即李震勋，李锐岳云中学同班同学，湘雅医学院毕业，延安卫生学校教师。解放后任大连医学院院长。“文革”中不幸去世。

102. 林朗：延安《解放日报》记者。

103. 林肖侠：1939年任重庆《新华日报》印刷厂厂长，烈士张浩的儿子。其弟林汉雄曾任建设部部长。

104. 刘白羽：北京通州人。作家。193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党支部书记、重庆《新华日报》副刊部主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记者、新华社总社军事特派记者、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作协副主席、作协书记处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顾问、《人民文学》主编等职。长篇小说《第二个太阳》荣获第三届(1991

年）茅盾文学奖和 1986—1994 年度炎黄杯人民文学奖；长篇传记文学《心录的历程》获首届（1990—1994 年）中国优秀传记文学作品奖。

105. 刘斐章：贵州兴义人，抗战时任救亡演剧八队队长。解放后曾任湘江文工团团长。“文革”后任湖南省政协常委。

106. 刘克：又名刘相尧，武汉大学土木系 1939 年毕业。抗战初期到延安后，即去华北敌后，一直在部队工作。抗美援朝时，任铁道兵副司令员。后因脑病开刀，成植物人。

107. 刘式焜：1938 年时与范元甄同在抗敌演出九队工作。解放后曾任浙江民间歌舞团首任团长。

108. 刘述洲：1939 年时《新华日报》编辑。解放后曾任统战部副部长。

109. 刘祖春：湖南凤凰人。解放后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110. 卢竟如：吴克坚的夫人。曾任延安军事学院俄文科（前抗大三分校俄文大队）科主任。解放后曾任广播事业局主任。

111. 鲁蛮：1946 年李锐在冀热辽报社的同事。

112. 鲁民：1946 年在北平担任新华社的特派记者。

113. 鲁森：1946 年曾任《冀热辽报》总编辑。

114. 陆瑾：清华大学“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1936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青团，同年 10 月转为中共党员。解放后曾任全国妇联常委、国际工作部部长。离休前任中美人民友好协会副会长。写下《西行漫记》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一二·九”时在北平任《伦敦每日先驱报》的驻远东记者，曾将对陆瑾的采访以《中国的贞德被捕了》为题，在美国报纸上刊出，使国际上广泛关注到发生在北平的学生救亡运动。斯诺这篇报道的影响延续到 1936 年秋天，陆瑾被派作全国学联的代表到日内瓦出席第一次世界青年大会，并被党派往西方各国宣传中国的抗日救国。在法国募集救亡捐款时，被吴玉章留下参加华文巴黎《救国时报》的工作。适逢饶漱石从第三国际的莫斯科绕道巴黎回国，俩人结识，并结为夫妇。1954 年饶漱石出事后，与作家朱子奇结婚。

115. 路林：陈云夫人于若木的妹妹。

116. 吕光：抗战后从山西转到延安，在延安一个学校上学。后来因不耐延安的

艰苦生活，同妻子琼华一起回到大后方。

117. 吕贤斌：抗战初期博学中学的学生，参加过武汉秘密学联的活动。

118. 吕振羽：(1901—1980)，原名柳岗，湖南邵阳人，历史学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26年参加北伐军。1936年加入共产党，1938年回长沙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组织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和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后任塘田战时讲学院副院长。1942年赴延安，曾任刘少奇秘书。解放后历任中共辽东省委常委、大连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东北人民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等职。1962年蒙冤入狱，1978年后予以平反。是我国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研究历史的学者之一。著有《中国政治思想史》、《简明中国通史》和《中国民族简史》等。

119. 罗迈：(1896—1984)，即李维汉。湖南长沙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1918年和毛泽东、蔡和森等组织新民学会。1919年10月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长征。延安时曾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央研究院新闻研究室和教育研究室主任。1948年底至1964年，任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晚年著有《回忆与研究》。

120. 洛甫：(1900—1976)，即张闻天。1920年—1924年先后留学日本和美国。1925年去苏联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工作。1931年回国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1934年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1935年遵义会议后在中共中央负总责，成为中国共产党在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1938年兼任马列学院院长。1945年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先后出任中共合江省委书记、东北局组织部长、东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和辽东省委书记等职。1950年1月被任命为中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未赴任）。1951年4月任驻苏联大使，1955年1月回外交部任常务副部长。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文革”期间受到残酷迫害，1976年在流放地无锡逝世。

121. 茅盾：(1896—1981)，本名沈雁冰。浙江人，作家。代表作有《子夜》、《林家铺子》，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等。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但1927年失去组织关系。解放前一直在香港、上海从事进步文化运动。解放后任第一任文化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122. 孟英：“一二九”运动时辅仁大学学生，延安时在马列学院学习。解放后曾任驻外大使。

123. 莫艾：延安《解放日报》的记者，最先报道劳动模范吴满有的事迹。建国以后，担任过几个省市的新华分社社长，“文革”时曾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文革”后受到过审查和批评。但1992年《光明日报》编委会报请国务院批准，仍授予他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表彰他在全部新闻生涯中所作的贡献。

124. 慕琳：曾在延安“女大”学习，《解放日报》记者杨永直的夫人。

125. 潘开茨：湖南地下党员，1938年湖南著名报纸《观察日报》经理，延安时在马列学院学习。解放后在农垦部工作。

126. 彭国英：延安医院的医生或护士。

127. 彭雄：江西永新人。1929年15岁时参加了红军。历任战士、通讯员、班长、排长、连长。长征途中任团参谋长，在攻占腊子口、遵义城、金沙江的战斗中曾7次负伤。抗战后，任旅长参加平型关作战，后率部南下华中。1940年夏任鲁西南黄河支队司令。1943年3月17日任新四军三师参谋长一职时，由江苏转山东赴延安学习，行至小沙东海域与日寇快艇遭遇，激战中壮烈殉国，时年仅29岁。

128. 彭子冈：(1914—1988)，原名彭雪珍，北京人。解放前《大公报》记者，地下党员。与另两位女记者杨刚、浦熙修一起被誉为“三剑客”。其1945年8月29日载于《大公报》的特写《毛泽东先生到重庆》被称颂一时。1949年后历任《进步日报》、《人民日报》记者，《旅行家》主编。1957年和丈夫徐盈一起被打成右派分子。拒不出席批判她的会议，要求辞职回家做家庭妇女。因而被宣布为“对抗运动”，是极右分子，须送往边疆劳改。周恩来审查劳改名单时将其名字删除，才幸运地就近去了河北农村。去世前瘫痪在床八年。杨刚则在反右运动中自杀，死因多有猜测。浦熙修则也被打成右派分子。

129. 漆树葵：(1892—1927)，字南薰，四川江津人。四川早期学人，经济学家。曾留学日本，与郭沫若同过学，1925年与郭沫若住邻居。1926年任《新蜀报》主笔。在1927年重庆“三三一”惨案中被杀（为抗议英帝1927年3月24日炮击南京、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3月31日在中共重庆地委的直接领导下，由反英大同盟发起，在重庆打枪坝召开“重庆各界反对英帝炮击南京市民大会”。各中小学校均全体参加。到会学生、工人和其他各界群众约两万人。大会尚未开始，军、团阀即对

与会群众进行血腥镇压。漆树菜、陈达三等当场牺牲，死伤近千人，是为震惊全国的重庆“三三一”惨案)。著有《经济侵略下之中国》。原书名为郭沫若所定《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中国》。但在那个时代敢于直呼“帝国主义”的人，往往被当作共产党，后被马寅初改成《经济侵略下之中国》。

130. 祁式潜：南京金陵大学的“一二·九”运动积极分子。1939年初任中共苏皖省委委员并兼任和江中心县委书记。1947年同吴克坚一起在社会部工作。解放后在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文革”初期被打成近代史所“小三家村”成员，于1966年8月4日在被批斗后服“敌敌畏”自杀。

131. 钱俊瑞：(1908—1985)，江苏无锡人。1928年起在无锡进行工人教育和农村调查工作。1933年任塔斯社上海分社记者，并组织建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同时从事国际经济研究，任《世界知识》杂志主编。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宣传委员、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党团书记、《永生》周刊主编。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新四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新四军军部战地文化服务处处长、《江淮日报》社长、中共中央华中局文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在北平参加军调处执行部工作，曾任新华社北平分社社长兼总编辑。1946年去延安，任中共中央秘书，《解放日报》、新华社社论委员会主任。上海解放后，曾任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兼文化接管委员会副主任和上海高等教育处处长。建国后，历任教育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政务院文教委员会秘书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著有《怎样研究中国经济》、《中国国防经济建设》、《世界经济与世界经济学》、《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等。

132. 钱韵玲：延安时期在鲁艺工作，作曲家冼星海的夫人。

133. 秦本立：李锐高中同班同学，北京大学毕业。解放后任北京教师进修学院教授。听说“文革”中自杀。

134. 琼华：范元甄中学同学，去过延安，后和男友吕光一同离开延安回到大后方。

135. 秋浦：江苏人，在晋察冀受过伤，腿留有残疾。曾任内蒙日报社社长。60年代初调北京任社科院民族所所长。2005年去世。

136. 屈谷白：范元甄的娘家表哥。

137. 屈绥仲：范元甄二姨的儿子，屈谷白的弟弟。范元甄称其为小哥。抗战时

在成都做事，给予在延安的范元甄很多物质上的援助。解放后曾为何事找过范元甄，未果。很快病故。

138. 饶漱石：（1903—1975），曾用名梁朴。江西临川人。1923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秘密工作。1929年任共青团北满省委书记，代理中共满洲省委书记。1932年任上海工会联合会党团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1935年赴苏联，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抗日战争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中共中央华中局副书记和代理书记，新四军政委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政委兼华东军区政委。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1952年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1954年被打成“高饶反党联盟”成员。1955年3月被开除出党。1975年3月2日病死。

139. 任光：（1900—1941），浙江嵊州人。从小喜爱民间音乐，会拉琴、吹号、弹风琴。1919年到法国勤工俭学，当过钢琴修理工人，同时学习音乐。1927年回国后，参加左翼剧联音乐小组及歌曲作者协会。1934年创作了著名的《渔光曲》而一举成名。以后还创作了《月光光》、《新莲花落》、《大地行军曲》等电影插曲和一些救亡歌曲，如《打回老家去》（署名前发）、《高粱红了》等著名歌曲。此外，还创作过歌剧《台儿庄》（《洪波曲》）的音乐。1940年起在新四军军部工作，皖南事变时不幸牺牲。

140. 任作民：（1899—1942），湖南湘阴人。中共早期党员，任弼时的堂兄。1921年8月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2转为中共党员。1925年离苏回国。1927年在武汉负责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办公室工作。1933年任山东省委书记时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后转武汉关押。抗战爆发后，经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董必武的营救出狱。1937年底湖南成立中共湖南省特别委员会时是特委成员。1940年到延安，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秘书长。由于长期监狱生活的折磨，于1942年在延安病逝。

141. 沙洪：（1920—2004），原名王敦和，诗人，安徽省萧县人。是1940年山东沂蒙山抗日根据地流传出的《跟着共产党走》一歌的词作者，当时唱遍全国。1936年10月参加徐州秘密学联进行抗日救国活动。1937年12月在安吴堡西北青年训练班、延安抗大学习，193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到1954年一直在山

东从事新闻报刊工作。曾担任《大众日报》副刊主编、新华社济南分社主任及《青岛日报》社长、总编辑等职。后调中宣部任体育卫生处副处长。“文革”后先后任中组部宣教干部局局长、副秘书长、中央干部教育领导小组和中央知识分子联系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创办并担任北京现代管理学院院长。是《民主与法制》以及《老年天地》杂志的创办人之一。

142. 沙可夫：(1903—1961)，原名陈维敏，又名微明，字树人，号有圭，笔名克夫、萨柯等，剧作家。浙江海宁人。1926年春赴法国学习音乐，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离巴黎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使用俄文名字：亚历山大·阿列克赛·沙可夫，后便用此译音为中文名字。1931年夏回国到上海，因接头地点遭破坏，被捕入狱，遭受酷刑，后经营救保释，回乡养病。1932年春，进入中央苏区，任苏维埃中央政府教育部副部长、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主编。1937年抗战爆发，奉召于10月到延安，任新华通讯社主任。后致力于戏剧活动，连续创作出《广州暴动》、《血祭上海》、《团圆》等大型话剧，在延安演出。1938年筹建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副院长兼党组书记。1939年秋调至华北解放区。1949年初担任北平市文化接管委员会副主任，当选全国文联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后任文化部办公厅主任。1953年担任中央戏剧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143. 邵宇：(1919—1992年)，原东沟县（今东港市）孤山镇人。1935年考入北京美术专科学校。1938年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抗敌报》、《战士报》上发表《反动派的滔天罪行》等木刻作品。皖南事变被囚于上饶集中营，后越狱回到革命根据地，在《苏中报》社工作。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在沈阳《东北日报》社任记者和通讯采访部长。解放后，任新闻摄影局副秘书长兼美术创作室主任。1951年冬赴抗美援朝前线，创作了一系列战地素描。自1955年起先后任《人民画报》总编辑，《人民日报》美术组组长，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总编辑，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书记处书记。1984年兼任《中国美术全集》编委会主任，主持《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出版工作，1988年任《中国美术分类全集》总编辑。1990年起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党组书记。

144. 申长林：陕甘宁边区的劳动英雄。其事迹曾刊登在延安《解放日报》上。陈荒煤写有《模范党员申长林同志》一文，收录在东北书店1946年10月出版的《英雄传第一集》内。

145. 沈以文：后改名胡斌。范元甄在武汉青救时的朋友，曾与范有过短暂的恋爱关系。1938年7月到延安，后被派到昆明、四川、上海做地下工作。解放后任上海交通局副局长。

146. 沈逸千：（1908—1944），上海嘉宝县人。最早为中共领导人画像的画家，享有“写生第一”的声誉。“九·一八”事变后，在上海创作了第一幅抗日宣传画。抗战爆发后，出入各大战场和敌后游击战场做战地写生。先后为毛泽东、周恩来、邓颖超、朱德、贺龙等画像，并得到他们的亲笔签名认可。茅盾将这些画像称为“抗战史料”。1944年中秋节前夜在重庆遇难，年仅36岁。

147. 沈毓珂：1946年在李锐领导的冀热辽日报任编辑。解放后长期任朱德的秘书。去世前任湖北十堰市市委书记。

148. 沈兹九：（1898—1991），浙江德清人。早年就读于杭州师范、日本东京女子高等师范。1925年回国。曾在杭州和江苏松江当过教员。1934年应邀主笔《申报》副刊《妇女园地》。不久，又与杜君慧在上海创办《妇女生活》杂志，鼓动妇女界，宣传抗日。著有《从活埋小孤孀说起》、《今年怎样纪念“三八”？》、《我们为什么要纪念秋瑾》等文。1937年与罗琼合译出版柯化泰名著《新妇女论》。“七君子事件”后和宋庆龄、何香凝等16人发表了震惊中外的《救国人狱宣言》，又赴苏州高等法院与当局展开面对面的斗争。抗战爆发后赴武汉、重庆，任新生活妇女指导委员会文化组长。1939年经邓颖超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赴皖南新四军军部工作。“皖南事变”后辗转至新加坡，与胡愈之结为伉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与胡愈之、郁达夫等返国受阻，在当地华侨掩护下，为躲避日本特务和汉奸搜捕，隐姓埋名，迁徙流亡达3年8个月。抗战胜利后，与胡愈之在新加坡创办南洋出版社，编辑《风下》杂志。1946年又创办主编《新妇女》月刊。翌年，主持新加坡“中国民主同盟马来亚支部”妇女工作。1949年夏与胡愈之相继经香港、东北解放区，于次年初至西柏坡，着手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全国妇联常委和书记处书记、兼《中国妇女》杂志社社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等职。

149. 石西民：（1912—1987），浙江浦江人。曾用名士耕。1928年参加反帝大同盟，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上海《申报》编辑、采访部主任，武汉《新华日报》编辑部主任、采访部主任、编委、社委，延安

《解放日报》、新华通讯社副总编辑。建国后，历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中宣部副秘书长、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部长、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文化部副部长、国家出版局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名誉所长。著有《时代鸿爪》等。

150. 石岩：1942年到延安的一个“小弟弟”，在学校学习。解放后在海军工作。李锐武汉大学同班同学刘清（石秀夫，曾任六机部副部长）的弟弟。

151. 石英：此人在延安时叫石英，大概是在青干校学习，较年轻，会跳舞，说话没遮拦，似是一个烈士后代。不知是否是解放后在《人民日报》文艺部工作的，写有人性三部曲（《人性伏击》、《公开潜伏》和《寻觅真情》）的那个作家和诗人。

152. 舒群：（1913—1989），满族，原名李书堂，曾用名李春阳、李旭东，李村哲。笔名黑人、舒群。作家。出生于黑龙江省阿城县一个贫苦工人家庭。“九一八”事变第三天，于哈尔滨参加了抗日义勇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第一篇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刊于傅东华主编的《文学》杂志1936年五月号上，引起很大震动。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跟随周扬等十多人前往延安，至西安办事处，林伯渠和周扬派他和周立波以随军记者的名义，去山西东南前线的八路军总司令部工作。在总部，舒群给朱总司令做过四个月临时秘书。1940年回到延安，任延安鲁艺文学系教员，后调《解放日报》接任丁玲任副刊部主编。1945年“八一五”光复后，党中央以鲁艺为中心成立了东北文工团，舒群任团长，率团徒步横跨陕西、山西、河北、热河、辽宁五省于1945年10月抵达沈阳。后接收“满映”，任东北电影制片厂厂长、东北文协副主席等职。建国后调京任全国文联副秘书长和全国作协秘书长。1953年到鞍山深入生活，任鞍山大型厂工地党委书记，本溪合金厂副厂长等职。“文革”后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曾任文学期刊《中国》主编。主要代表作品有：小说集《没有祖国的孩子》、《战地》、《海的彼岸》；中篇小说《老兵》、《秘密的故事》、《雪》；长篇小说《这一代人》等。

153. 帅孟奇：（1897—1998），湖南汉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内被尊称为帅大姐。1932年在上海领导工人罢工时被捕，受尽酷刑，被压断腿骨，被灌煤油七窍流血，视死如归，始终保守党的机密。解放后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顾

委委员等职。

154. 苏镜：北师大学生，抗战初期任湘乡县委书记。1939年至1940年间，曾在南方局工作。后赴延安在马列学院学习，同郭光洲结婚。去世前任纺织工业部办公厅主任。

155. 孙及民：曾在晋察冀边区银行总行工作，后参与了中国人民银行的筹建工作。“文革”后曾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

156. 孙雪苇：（1912—1998），又名刘雪苇，贵州郎岱人（今属六盘水市）。1932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0月转为中共党员。1937年到延安，在《解放日报》副刊部任编辑，兼中央研究院的特别研究员。解放后曾先后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华东行政委员会文化局副局长、党组书记，中央文化部社会文化管理局副局长。1955年被打成胡风分子。1980年方获平反，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副总编辑，1982年离休。

157. 孙伟：湖南人，从事教育工作。

158. 谭壮：（1916—1992），湖南省新化县人，李锐楚怡小学同班同学。1934年考入湖南湘雅医学院。抗日战争爆发后，离开学校投奔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并于1939年5月到达延安，历任八路军军医院外科医生、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外科主任兼延安中国医科大学教员。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曾任北京协和医院院长，北京市卫生局局长等职。

159. 汤钦训：李锐在岳云中学与武汉大学的同学，也是“一二·九”后学校救亡运动的战友。抗战开始时即入党，并于1938年到延安。在延安一直任农具工厂即兵工厂的厂长。解放后从事飞机制造工作，在哈尔滨一二〇厂任厂长，后在机械工业部，航空工业部负责技术工作。一直与范元甄同事。

160. 唐克：女，抗战初期在山东工作过，曾同陆平结婚。

161. 唐亮：1939年时在重庆，后来去延安。曾任林伯渠的秘书。解放后在中联部工作。

162. 陶明仪：李锐武汉大学同学，比李锐低两班。

163. 陶乃夫：延安时政治研究室的成员。

164. 滕代远：（1904—1974），湖南麻阳人。早年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1924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月转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7月与

彭德怀、黄公略等领导平江起义，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党代表兼第13师党代表。参加过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战斗。1934年夏赴苏联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并入列宁学院学习。1937年春回到新疆，与陈云接应西路军余部进入迪化（今乌鲁木齐）。抗日战争爆发后，历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兼副政委，八路军总部参谋长，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抗战胜利后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1945年12月，去北平参加军事调停处执行部工作。后被派往重庆、南京协助周恩来与国民党代表进行停战谈判。1946年秋回到晋冀鲁豫军区。1948年5月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11月任中央军委铁道部部长，后兼任铁道兵团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铁道部部长。

165. 田工：延安时曾任《解放日报》编辑。

166. 田汉：（1898—1968），湖南长沙人，字寿昌，曾用笔名伯鸿、陈瑜、漱人、汉仙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歌词的作者。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诗人、剧作家。早年留学日本，20年代开始戏剧活动，1927年在上海艺术大学任教并被选为校长，同年冬成立南国社及南园艺术学院，1928至1929年率南国社先后在上海、杭州、南京、广州、无锡各地举行话剧公演和其他艺术活动，同时期也创作了大量剧本。1930年加入“左联”，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左翼戏剧家联盟党团书记等职。与聂耳、冼星海、张曙等合作创作了大量歌曲。同时与夏衍、阳翰笙等参加艺华影片公司，编写拍摄了许多电影。抗战开始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后到武汉参加抗战宣传工作。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1948年转入华北解放区。解放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艺术事业管理局局长，中国剧协主席和党组书记，全国文联副主席等职，创作了话剧《关汉卿》、《文成公主》、《十三陵水库畅想曲》及整理戏曲《白蛇传》、《谢瑶环》等。“文革”中遭残害，病死狱中。

167. 田家英：（1922—1966），别名曾正昌，四川成都人。出身于一个药店小老板之家。3岁丧父后，家境开始衰落。读到初中一年级因母亡被迫离开学堂到药铺当学徒，以“走遍天下路，读尽世上书”的誓言走上半工半读之路。13岁便向报刊投稿并连连被采用，“田家英”成了他最常用的笔名。1937年15岁奔赴延安，首先入陕北公学，1938年加入共产党，同年毕业留校成为最年轻的近代史教员。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国，中文基础较差，毛泽东让他在工作之余来当儿子的文史教员。

1948年经毛的老秘书胡乔木推荐任毛泽东秘书直至去世。并兼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文革初期在被通知停职反省的第二天自杀。李锐的挚友。李锐著有专文纪念（参见李锐《怀念廿篇》）。

168. 田守尧：安徽六安人。1943年3月17日，与新四军三师参谋长彭雄等人乘船由江苏转山东去延安学习，行至小沙东海域与日寇快艇遭遇，血战一天，最后跳海殉国。牺牲时年仅二十九岁，任三师八旅旅长。同时牺牲的还有其夫人陈洛涟。

169. 田蔚：女，范元甄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时的同学。解放后曾任广东广播电台台长、广东省广播事业局局长。王匡的夫人。

170. 田雨：女，延安鲁艺学员。解放后曾任东方歌舞团领导。

171. 万国瑞：后改名杨纯。李锐武汉大学同学，第一个恋人。抗战初期在山东参加了抗日游击队。解放后曾任卫生部副部长。

172. 万籁天：戏剧家。1929年编导《热血男儿》。解放后在辽宁人民艺术剧院担任领导工作和导演。

173. 王惠德：延安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员。解放后曾任中宣部副部长。

174. 王里：王汝琪在延安的名字，当时在政治研究室工作。建国后在司法部工作。抢救运动中和丈夫陈传纲一起被打成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成员。当时中央研究院的整风是由李维汉领导的。尽管王实味的定案是由康生作出，但李还是感到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责任。1981年李首先向中组部提出对王案进行复查。直到临终之际，李还要当年在中央研究院工作的温济泽把王的问题弄清楚。1982年2月中央组织部作出《关于潘芳、宗铮、陈传纲、王汝琪等四同志所谓“五人反党集团”问题的平反决定》，但“五人”中的王实味还是没有平反。

175. 王立言：女，抗战初期在山东工作过，后来到延安学习。

176. 王明：（1904—1974），原名陈绍禹，安徽金寨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得到校长米夫的赏识。1930年回国后的第二年米夫以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身份来华。在米夫支持下，在1931年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实际主持中央工作。同年10月去苏联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1937年11月回国，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1938年在六届六中全会上被撤销职务。建国后任中央法律委员会主任、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

1956年去苏联治病，仍被选为八届中共中央委员。但至病逝再未回国。去世后被安葬在莫斯科郊外列宁山下的新圣母公墓里，墓碑上刻着一行用俄文书写的名字。妻子孟庆树1983年9月去世后合葬在一起。

177. 王若林：女，武汉大学学生，同余明等一起，从重庆撤退到延安学习的。

178. 王若望：上海工人，1941年时在延安中央青委工作。解放后在上海，专业作家。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1987年“反自由化”运动时再次被开除党籍。1992年与妻子一同流亡美国。2002年病逝于美国。

179. 王实味：(1906—1947)，河南省潢川人。1923考取河南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一年后因为经济所迫考取邮务，又一年后(1925年)考入北京大学文院预科，在那里参加了党组织活动，但很快因为热恋李芬而离开了党组织。1927年再次因为经济所迫辍学，并且因为政治的原因无处安身。1930年在上海跟李芬的战友刘莹结婚。多年流徙奔走，不满当局，忧虑时事。1937年10月只身抵达延安，在延安和自己以前在开封女中的学生薄平有一次短暂的婚姻。在延安专门从事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原著的工作。四年间单独或与人合作共译出近二百万字的理论书稿，津贴是四块半，比当时边区主席林伯渠多半块，比毛泽东少半块。在工作中跟陈伯达意见不合颇有嫌隙，对于自己看不惯的人事直言指责，得罪人很多。1942年3月连续推出《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两篇文章，与延安热烈的时代氛围形成极不和谐的冲撞。1942年6月起中央研究院展开了对托派王实味的批判并且不断升级扩大，后康生插手，使这件事演变为政治事件。1943年4月1日康生下令将王逮捕，1946年重新审查结论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1947年3月延安保卫战开始，王被转移押往兴县城郊晋绥公安总局的一个看守所。不久此地遭到国民党轰炸，看守所需要转移，行前请示处置办法，批复指示就地秘密处死。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于7月1日夜将王提出，砍杀后置于一眼枯井掩埋。时年四十一岁。1991年2月公安部作出《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宣布对王的平反。

180. 王若飞：(1896—1946)，贵州安顺人，中共早期活动家。1922年6月参与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4月赴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转为中共党员。1925年3月回国后任中共北方区委巡视员、中共中央训练部主任。1925年10月至1926年3月任中共豫陕区委书记。1926年调上海任中共中央秘书部主任(即秘书长)，参与处理中央日常工作。1926年下半年到1927年初，参与领导了上

海工人第一、第三次武装暴动。1927年起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农民部部长和宣传部部长。1928年6月赴苏联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1931年回国，任中共西北特委特派员，后在内蒙古包头因叛徒出卖被捕。在长达5年零7个月的监狱生活中，他坚贞不屈。1937年获释后，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抗战爆发后，1938年起任中共中央华中工作委员会兼中共中央华北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兼任八路军副参谋长。1940年春至1941年9月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41年至1943年3月任中共中央党务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调查研究室党务研究室秘书。1945年6月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8月与毛泽东、周恩来一起作为中共代表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1946年1月代表中共方面出席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同年4月8日在由重庆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于山西兴县黑茶山遇难。

181. 王铁铮：李锐二姐李英华的丈夫，1939年在湖南地下党工作，解放后曾在辽宁科委工作。离休前在中央党校任职。

182. 王孝慈：1946年任热中地委书记。解放后曾任甘肃省副省长。

183. 魏泽同：李锐武汉大学同级同学。进延安前任成都地下市委书记，进延安后在中央党校学习。抢救运动一开始即承认自己是特务，并“咬”出李锐是他的上级。80年代曾给李锐写过信就此事道歉。解放后曾任民政部办公厅主任。

184. 文立征：李锐中学同学，后考入辅仁大学。为小说《铁道游击队》中政委李正的原形。抗战后一直留在山东坚持游击战。后被叛徒出卖，在山东牺牲。

185. 吴博：1939年时叶剑英的夫人，在重庆办事处做速记工作。

186. 吴德：抗战时冀东负责人。文革前任吉林省委书记。文革开始调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

187. 吴华：1939年任广东青委书记。

188. 吴克坚：湖南平江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期间，曾组织农民武装参加北伐，并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独立团政治部主任。1932年6月到1936年春，赴苏联莫斯科国际列宁学校研究班进修。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1936年4月，赴巴黎任中共创办的《救国时报》（巴黎版）总经理，同时兼顾旅欧华侨的统战工作。七七事变后，回国参加抗战。历任中共长江局副秘书长、《新华日报》总编辑、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抗战胜利后，随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重

庆、南京、上海等地参加国共和平谈判工作。1946年夏负责京、沪、杭地区中共情报工作。上海解放后，历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兼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部长，中共上海联络局局长、华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第六办公室主任等职。1955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1980年当选为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委员。

189. 吴克真：1946年任冀热辽日报社工厂厂长。

190. 吴亮平：(1908—1986)，又名吴黎平，浙江奉化人。1925年5月参加五卅运动，9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1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翻译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还与张闻天等人合译了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1927年转为中共党员。1929年7月从苏联回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任职，参与筹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0年11月，在上海被捕，被判刑两年。1932年10月出狱后即赴中央苏区，先后任红军学校宣传部部长、政治总教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民经济部部长。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后，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解放》周刊编辑、中共中央晋绥分局调研室主任等。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任中共抚顺市委书记、东安地委书记等职。上海解放后调上海，任中共沪西区委书记、普陀区委书记。1951年2月，调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企业管理委员会副书记。1953年调北京，先后任化学工业部副部长、国家经委委员。

191. 吴满有：陕西横山人。1928年逃荒到延安务农，开始穷得卖女儿，通过辛勤劳动致富。1943年1月11日李锐写的《解放日报》社论《开展吴满有运动》发表后，起到了纠正打击“新富农”的左的倾向，对推动陕甘宁边区的生产运动起了很好的作用。

192. 吴敏：本名杨放之。从苏联回来的干部。延安《解放日报》第三版主编，原在《新华日报》工作。解放后任国务院专家事务管理局局长。

193. 吴平：湖南人，1942年时在马列学院学习。是著名工程师、我国第一台万吨水压机总设计师后任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沈鸿的夫人。

194. 吴滋：徐炜的丈夫，范元甄武汉演抗敌出九队的好朋友，抗战初期党员，留在白区工作。后与党失去联系。解放后在上海从事广播电视工作。

195. 吴一镗：女。延安《解放日报》资料室干部，戏剧家。解放后曾任《中国青年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原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院长吴雪的夫人。

196. 吴新稼：抗战时的抗敌演出团体“孩子剧团”的团长。

197. 吴瑛：（1915—1961），女作家，艾思奇原夫人。著有《浮沉的心语》、《满洲女性文学的人与作品》。后艾与其离婚和王丹一结婚。

198. 吴玉章：（1878—1966），自贡市荣县双石乡蔡家堰人，字永珊，号树人，是中共“五老”之一。1903年留学日本并加入同盟会，1911年受命回川发动起义，与同乡龙鸣剑、王天杰共同举事，于9月25日宣布荣县独立，建立荣县军政府而开起义之先河。后又组建内江军政府，再赴重庆举事。辛亥革命后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而遭通缉被迫流亡法国，与蔡元培等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会，1924年初回川在成都与杨闇公秘密成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留任在国民党中央工作而成为国民党中央九大核心人物之一。1927年国共合作失败后，参与南昌起义的谋划，后被选为中央革命委员会兼秘书长。之后去苏联任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部主任，其间钻研中国语言文字学和中国历史学，颇有建树。抗战爆发后，回国宣传抗日救亡。在延安时任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建国后，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直到88岁还登台为师生讲授党史。

199. 吴志坚：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汉口沦陷后撤退到重庆）的武装副官。1939年10月5日因手枪走火牺牲。

200. 吴自立：湖南平江人，1929年加入红军，不久即加入共产党，跟随彭德怀、滕代远指挥的红三军团转战湘、鄂、赣诸省，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过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上书被定为反党问题之后，吴写出了《怒潮》剧本的初稿，有着正面赞颂彭德怀的立意。诗人未央和剧作家郑洪对剧本作了几次大修改。1962年1月中央工作扩大会议上，刘少奇指出造成三年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并说“和彭德怀相同观点的人，只要不里通外国，就可以翻案”。在这一背景下，电影《怒潮》在全国公开上映。1966年2月在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全军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怒潮》被江青定为“反党影片”遭到批判。吴被扒去领章帽徽，隔离审查，失去人身自由，家里被抄，亲属也受到牵连，妻儿无一幸免。他坦然承认自己创作《怒潮》确实是想为彭德怀翻案，但坚决否认存在什么“反党翻案小集团”。1975年，吴郁郁以终。

201. 武衡：（1914—1999），清华大学毕业，“一二·九”运动积极参加者。延

安时期在延安自然科学学院工作。解放后中国科学院第一批院士（当时称学部委员）。1956年国家制定1956—1967年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时是十人小组的成员。1957年这个规划国务院原则批准后，成立了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武衡是副秘书长之一。“文革”后曾任科委副主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

202. 夏格飞：延安时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

203. 夏衍：（1900—1995），原名沈乃熙，浙江杭州人。1919年在家乡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赴日本留学，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4年经孙中山先生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担任国民党驻日总支部常委兼组织部部长。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工人运动及翻译工作，译有高尔基的《母亲》等。1929年参加筹备左翼作家联盟，次年当选“左联”执行委员。1933年以后担任中共上海文委成员、电影组组长，是我国进步电影的开拓者、领导者。先后创作了电影剧本《狂流》、《春蚕》、《风云儿女》、《压岁钱》，话剧《秋瑾传》、《上海屋檐下》及报告文学《包身工》等。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上海、广州、桂林、香港主办《救亡日报》、《华商报》，后辗转到重庆，任中共南方局文化组副组长。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主持大后方的文化运动，特别是戏剧运动，同时从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曾任《新华日报》代总编辑，创作了《一年间》、《法西斯细菌》、《芳草天涯》等多部话剧。抗战胜利后，先后在上海、南京和香港等地领导党的文化工作。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先后任上海军管会文管会副主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上海市文化局局长、上海市文联主席等职。1955年后历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等职，曾改编创作《祝福》、《林家铺子》、《革命家庭》和《烈火中永生》等电影剧本，撰写了《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等理论专著。文革后先后担任对外友协副会长、中日友协会长、中国文联副主席、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等职。1982年当选为中顾委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对外友协顾问、中日友协顾问、中国作协顾问。

204. 夏英喆：延安时与范元甄同窑洞住。在延安《解放日报》工作时，同高扬文结婚，解放后离婚。解放后曾任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

205. 向明：在延安时是日本共产党主席野坂参三的夫人。后与黄乃结婚，不久又离婚。

206. 萧三：（1896—1983），湖南湘乡人，以诗著称。毛泽东的同乡老关系。哥

哥萧子昇，是毛在第一师范时的同学，“新民学会”创始人之一。1922年经胡志明介绍和王若飞等五位加入法国共产党，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4年夏回国。曾任共青团湖南省委书记、中共湖南省委委员、中共张家口地委书记、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部长和代理书记等职。全国解放后历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书记、顾问、作协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和国际笔会中心副会长等职。主要诗集有：《和平之歌》、《友谊之路》、《萧三诗选》、《伏枥集》等，俄文诗集《湘笛集》、《我们的命运是这样的》、《埃弥·萧诗集》、《萧三诗选》等。

207. 肖克：（1908—），湖南省嘉禾县人。1926年参加国民革命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〇师副师长，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华北军政大学副校长，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兼华中军区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军委军训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部长，国防部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农垦部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军政大学校长，国防部副部长兼军事学院院长和第一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208. 肖平：1940年及1941年上半年在中央青委工作，后调华北太行区。“轻骑队”的积极分子。《龙生龙、凤生凤》杂文作者。该文批评延安高级干部的特殊。如托儿所只有首长的孩子有牛奶喝。

209. 肖英：柯伯年的夫人。

210. 谢景屏：谢文耀的姐姐，1938年同李涛将军结婚。

211. 谢觉哉：（1884—1971），湖南省宁乡县人，又名焕南，中共“五老”之一。1921年参加新民学会，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春到上海，负责编辑《红旗报》和《上海报》。1931年秋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先后任中共湘鄂省委政治秘书长、《工农日报》主编、省委党校教务长。1933年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毛泽东秘书、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秘书长、内务部长。1934年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七七”事变后，任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代表。1939年后，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西北局副书记、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法律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华北人民政府司法部长。建国后，历任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212. 谢文耀：李锐武大同学，1937年2月武大自发党支部在谢家成立。抗战时在新四军五师从事新闻工作。历任《七七报》总编辑，副社长，新华社华中总分社负责人。1948年2月在汝南李楼被俘牺牲。

213. 辛汉文：化妆师，舞台美术家。三十年代初上海左翼剧联成员，地下党员。

214. 徐冰：(1903—1972)，本名邢西萍，又名邢萍舟，河北南宫人。1923年赴德国留学，1924年3月在德国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回国后，在上海、北平、太原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曾任中共中央翻译、上海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中共中央职工部干事等职。1937年初到延安，任《解放周刊》编辑，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时与成仿吾合译《共产党宣言》。1939年到重庆，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文化界和爱国民主党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化宣传委员会秘书兼文化组组长，中共中央重庆工作委员会委员。1946年在北平任军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顾问。1948年任中共山东潍坊市委书记，济南市副市长。北平解放前夕，参加了和平解放北平的接管谈判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部长，政务院人事部副部长等职。

215. 徐方略：外号胖子。延安时期开始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后调《解放日报》工作。

216. 徐克立：陈家康夫人。抗战时在设在重庆的南方局妇女组工作，解放后在全国妇联任职。陈家康解放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

217. 徐瑞璋：武汉青救时期范元甄的朋友，由范元甄介绍去延安，延安广播电台第一个播音员，又名麦风。解放后在卫生部工作。

218. 徐特立：(1877—1968)，湖南长沙人。中共“五老”之一，曾任毛泽东的老师。42岁赴法勤工俭学。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以50高龄参加中国共产党。54岁参加长征。抗战爆发后先到国民党统治区做中共代表，1940年回到延安任自然科学学院院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后因年老记忆力减退，自动申请免职。

219. 徐炜：范元甄在抗敌演剧九队的朋友，后留在白区工作。上海解放时，为当时最大广播电台宣布解放消息的播音员。解放后曾任北京广播文工团合唱团副团

长，上海广播文工团副团长。离休前任上海师大声乐副教授。

220. 徐盈：30年代起即为《大公报》著名记者，是《大公报》著名女记者彭子冈的丈夫。1957年与彭一起被打成右派。1996年去世，去世前也与夫人一样瘫痪在床约5年。

221. 许葆真：本名许云，许纯，汉口女中学生，“一二·九”秘密学联成员。前夫为何功伟（又名何斌），结婚仅一年被国民党杀害。在延安同原湖北省委书记郭述申结婚。

222. 许立群：李锐、范元甄的信中称他为羊二或羊耳。延安时与范同在政策研究室工作。解放后曾任中央编译局局长，中宣部副部长、社会科学院顾问和哲学研究所名誉所长等职。

223. 续范亭：（1893—1947），山西定襄人。原为阎锡山部暂编第一师师长。1939年与阎决裂，与共产党合作。任晋绥边区行署主任，晋绥军区副司令员。病逝后被追认为中共正式党员。

224. 薛岳：（1896—1998），字伯陵，广东乐昌人，原名薛仰岳，后因崇敬岳飞改名薛岳。1910年加入同盟会，1914年又加入中国革命党，参加反袁护国斗争。1921年任孙中山警卫团第一营长，在同年6月陈炯明叛变时与叶挺一起率部保护孙夫人宋庆龄突围脱险。参加过北伐战争，1933年5月被蒋介石征召，参加了对中共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红军撤出苏区开始长征后，参加了对红军的追击。1939年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代司令长官职，在抗战中立有战功。解放战争中任徐州绥靖公署主任，与解放军作战。1949年12月1日任海南防卫总司令，统一指挥海南陆、海、空三军，阻止解放军解放海南。5月1日撤退到台湾。到台后被蒋介石任命为总统府一级上将战略顾问。1958年8月出任行政院政务委员。1966年5月任“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1998年5月3日以102岁高龄去世。

225. 严良堃：1923年生于武汉。1938参加抗日救亡演出队。1942年考入国立音乐学院理论作曲系，1947年毕业后到香港中华音乐学院从事理论作曲、指挥教学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并担任该校青年工作团合唱指挥。1952年任中央歌舞团合唱指挥。1954年赴苏联深造，为柴科夫斯基音乐（Tchaikovsky）学院指挥系研究生。1958回国后历任中国中央合唱团指挥、中央乐团指挥、中国音

乐家协会副主席、合唱指挥学会理事长。

226. 阎戈南：于刚在北师大的同学，“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1939年从延安调到湖南工作。

227. 扬作材：1936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法律系，当时在延安负责杨家岭中央大礼堂的修建（他家庭开建筑公司，他懂得建筑设计）。解放后曾任国家计委副主任。

228. 杨庚：（1915—1957），原名隆誉，号爱吾，长沙县福临西冲人。1934年年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同年考入北平大学新闻系。1935年参加“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同年秋回长沙，与唐文燮、黎澍等创办《火线下》季刊。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成立后，经黎澍、张生力介绍于193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火线下》、《民族呼声》与《大众报》合并改出《观察日报》，成为该报骨干。同年夏，任中共湖南省委青委委员，负责宣传工作。1940年皖南事变后赴重庆，参加《新华日报》编辑工作直至1945年。1946年1月，调北平《解放报》和新华社工作。同年7月调东北工作，先后任新华东北分社社长，《东北日报》通讯采访部部长，新华社东北野战军分社和四野总分社副社长等职。1950年6月调北京，任《新观察》主编。12月，调沈阳任新华社东北总分社社长兼东北人民政府新闻局局长。1953年7月又调回北京，任通俗读物出版社副社长。1957年被划为右派而含愤自杀。1979年平反恢复名誉。

229. 杨尚昆：（1907—1998），四川省潼南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年底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回国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职。1933年1月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第三军团政治委员等职。后参加长征到陕北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1936年2月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总部政治部主任，参加了东征和山城堡战斗。1941年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1945年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秘书长。1947年春，兼任中央警卫司令员。1948年3月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副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副秘书长。“文革”后1978年起，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共广州市委第一书记等职。1981年7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务委员兼秘书长，1982年9月任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1983年6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88年4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

230. 杨松：（1907—1942），原名吴绍镒，湖北黄安人。莫斯科回来的，延安《解放日报》第一任总编辑。病逝于延安。

231. 杨维哲：周建南的夫人。

232. 杨永直：（1917—1994），本名方璞德，安徽桐城人。1936年参加革命，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延安时在《解放日报》任采访科长。解放后曾任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一、二、三届委员会委员，上海《解放日报》社社长、总编辑，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

233. 叶剑英：（1897—1986），原名叶宜伟，字沧白，广梅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时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主任。解放后十大元帅之一。毛泽东去世参与打倒“四人帮”行动。去世前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234. 叶筱松：本名叶瑞棻，号筱松，李锐父亲的朋友，同李一起在日本留过学。曾在民国政府交通部做官。后闲居北平做寓公。

235. 于炳然：范元甄有时称他于大哥。山东人，1938年从设在重庆的东北抗日救亡总会撤退到的延安。延安整风时有名的大特务案的当事人。

236. 于刚：本名陈泽云，1939年时任湘乡中心县委书记。解放后曾任周恩来秘书、统战部秘书长。是李锐一生的好友。

237. 于光远：经济学家、中科院院士、教授。上海人。1934年由上海大同大学转入清华大学，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兼任延安中山图书馆主任。历任中共中央图书馆主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系教授，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宣传处副处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常委，科学规划委员会副秘书长，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科委副主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顾问，北京民族大学名誉校长，中顾委委员，中国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促进会顾问。著有《我的教育思想》、《碎思录》、《文革中的我》、《古稀手迹》等。

238. 于若木：陈云的夫人，晚年曾任中国营养协会会长。

239. 于毅夫：（1903—1982），黑龙江肇东人。原名于成泽。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任东北抗日救亡总会常委兼宣传部长。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后，历任中共中央华中局调研室主任，嫩江省政府主席。新中国成立后，任黑龙江

省政府主席，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吉林省委书记处书记、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等职。

240. 余光生：(1906—1978)，原名余宰杨，曾用名余辛白，浙江镇江人，生于日本东京，6岁时随父母返回祖国。1942年杨松去世后继任延安《解放日报》总编辑。解放后曾任铁道部副部长。

241. 余梅清：汉口女中学生，“一二·九”时武汉秘密学联成员。

242. 余明：大概是1941年从重庆撤退到延安的。解放后在浙江工作，已去世。

243. 余宗彦：延安《解放日报》国内版、评论部编辑，解放后曾任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部长。

244. 袁汝镛：抗战初期武汉青年救国团负责人，后脱党。

245. 岳鸿：于炳然的夫人。

246. 恽逸群：(1905—1978)，原名钥勋，字长安，江苏武进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武进、宜兴、萧山县委书记。1932年开始了以笔为刀枪的生涯，曾任《立报》主笔、香港国新社负责人，《新华日报》(华中版)社长兼总编辑、《解放日报》社社长等职。1955年因“潘杨”事件被逮捕，1984年平反。著作有《蒋党真相》、《新闻学讲话》等，后人编有《恽逸群文集》。

247. 詹武：1920年12月生于浙江省温岭市。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1938年起就读于延安陕北公学、马列学院，后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商业小组长、中央党务研究室研究员兼任任弼时、李富春同志经济秘书；解放战争时任晋察冀边区银行冀中分行行长。天津解放后任接管天津中国银行军代表兼行长。上海解放后任接管中国银行总行军代表，后任中国银行总行常务副行长、国外业务管理局局长、山东省财政金融局局长；1978年后任中国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所长；1981年后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干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专职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常务理事、顾问。出版专著有《金融调节与金融改革》、《詹武经济论文选》，合著有《中国的农业》，主编有《中国畜牧经济学》、《农产品买难卖难剖析与对策》、《中国农产品流通》、《中国农村小康之路》，合编有《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经验》。

248. 张蓓：延安时在《解放日报》当记者。

249. 张谔：漫画家，1939年时在《新华日报》副刊部工作。后到延安《解放日

报》工作。

250. 张恨水：（1895—1967），作家。原名张心远，笔名愁花恨水生、恨水。祖籍安徽潜山，生于江西广信。1918年任芜湖《皖江日报》编辑，开始写作生涯。1919年发表第一篇小说《南国相思谱》。同年赴北京，任《益报》校对、上海《申报》驻京办事处编辑、北京世界通讯社编辑。1924年主编《世界晚报》副刊《夜光》，此后创作大量社会言情小说。1935年举家迁至上海，编辑《立报》副刊《花果山》。次年往南京与张友鸾创办《南京人报》，编辑副刊《南华经》。抗日战争爆发后到重庆，任《新民报》主笔，并主编副刊。1946年任北平《新民报》总经理，编辑副刊《北海》。1948年辞去《新民报》职务，结束了40年的新闻生涯。1949年初发表他的回忆自己生活和创作的《写作生涯回忆》。此后任文化部顾问、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所写长篇小说《秋江》、《孔雀东南飞》、《凤求凰》等发表于香港、上海等地的报刊上。

251. 张企程：世界语学者，国际问题专家。国际世界语协会荣誉会员。1939年在郭沫若领导的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出版的世界语对外宣传半月刊《中国报道》任总编辑，同时在《新华日报》任职。1941年受聘于胡愈之，就职于新加坡《南洋商报》。解放后曾任外交部专员，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名誉会长。

252. 张庆荃：由李锐介绍加入新安旅行团的一位女同志。

253. 张如心：（1908—1976），广东兴宁人。曾任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国政治研究室主任。著有《毛泽东的人生观和作风》。解放后曾任东北师范大学校长。

254. 张维冷：在热河冀热辽日报与李锐同事。没有到过延安，去过印度，英文很好。解放后在中联部工作。

255. 张行言：不知此人是否是后来做了安徽大学党组书记的那个张行言。

256. 张以藩：1926年创建于长沙的长沙市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参加了1938年11月12日长沙大火十天后成立的“长沙市火灾善后救济委员会”，任常务委员，执行救济事宜。抗战胜利后，青年会在张领导下成为掩护部分进步人士活动地点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青年会成为基督教人士开会学习及爱国活动的场所。张被选为省市人大政协常委等职。青年会原有活动逐渐停止。

257. 张友良：男，1938年与范元甄同在抗敌演出九队。解放后曾任上海电影制片厂海燕厂副厂长，“文革”中遭逼供和殴打，于1968年3月19日跳楼身亡。

258. 张云天：曾在延安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1949年南下福建时死于车祸。其妻后与周太和结婚。

259. 张仲实：延安时，先后在马列学院和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解放后任马列编译局局长。

260. 赵超构：（1910—1992），老报人，记者、杂文家，笔名林放，浙江瑞安人。30年代进入报界，先后在南京《朝报》和重庆《新民报》工作。他的《可惊的贪污案统计》、《土匪的公道》、《人品的高下》、《抗租》、《定海大惨剧》、《六百人之死》等文章在当时引起广泛影响。1944年参加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写出长篇通讯《延安一月》，受到毛泽东的好评。1946年以副总主笔的名义兼任刚创刊的《上海新民晚报》的总编辑。同年7月正式改名为《新民晚报》至1967年停刊，再至1982年复刊，赵一直任社长。

261. 赵冬垠：1915年出生，原籍江苏镇江。1940年曾在重庆编辑过《学习生活》月刊。后到延安，曾在马列学院学习。解放后担任过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广州日报》社社长、广东省社科院副院长等职。

262. 赵启海：歌唱家，著名抗战歌曲《到敌人后方去》的词作者。1938年王洛宾随西北抗战剧团在兰州演出时创作了歌曲《达坂城的姑娘》。赵是王的北师大同班同学，在王处获得曲词后，从兰州带到了战时的陪都重庆，一唱便轰动山城。

263. 赵毅敏：信中又称赵大爷。1904年出生，河南省滑县人。1917年考取设在开封的留学欧美预备学校，1924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年后转为中共党员。1925年11月到1928年11月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毕业后，先后被派往哈尔滨、绥芬河、上海、奉天工作。1938年赴延安曾出任鲁艺副院长。抗战后任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宣传部长，解放初期任中南局宣传部长。晚年担任过中顾委委员、中纪委副书记等职。

264. 赵占魁：抗战时陕甘宁边区工厂的劳动模范。1942年9月穆青与张铁夫采写的《人们在谈说着赵占魁》、《恭喜赵占魁同志》刊登在《解放日报》头版头条。

265. 郑代巩：“一二·九”运动时北平法商学院学生，北平学联负责人，后全国学联负责人。到延安后，在抢救运动中自杀。

266. 郑琳：万国瑞中学同班同学，抗战初期同在山东游击队。与文立征有过恋爱关系。后与金明结婚。

267. 郑重：陈企霞的妻子。

268. 周恩来：（1899—1976），浙江绍兴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之一。南昌起义领导人，黄埔军校政委。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外交部部长和国务院总理，直至去世一直担任总理一职。1976年2月去世。

269. 周而复：（1914—2004），作家，安徽旌德人。1938年赴延安。193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文学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香港中共华南分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副书记等职。解放后曾任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文革”后曾任文化部副部长、对外友协副会长等职。代表作有《白求恩大夫》，《上海的早晨》等。

270. 周纪发：李锐武汉大学同级同学，经李锐介绍入党。1939年时在湖南地下党工作，英年早逝。

271. 周建南：（1917—1995），江苏宜兴宜城镇人。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1937年底到延安，1939年8月由中组部派往重庆做地下统战工作。建国后先后担任东北工业部电工局局长、一机部副部长、机械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等职。

272. 周立波：（1908—1979），湖南益阳人，作家、翻译家。原名周绍仪，笔名张一柯、张尚斌等。笔名立波取自英语 Liberty（自由）的汉语音译。1934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作为战地记者赴晋察冀边区和抗日战争前线采访，创作了有影响的报告文学集《晋察冀印象记》、《战地日记》。1939年赴延安，任教于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1946年任北平军调部英文翻译，同年赴东北参加土改，于1948年写成长篇小说《暴风骤雨》。此书是他的代表作，获1951年斯大林文学奖金3等奖，曾出版多种文字译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人民文学》编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湖南省文联主席等职。曾到北京石景山钢铁厂深入生活，创作了反映钢铁工人生活的长篇《铁水奔流》。1955年回故乡安家落户，写出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集《禾场上》，描写农业合作化的长篇《山乡巨变》及其续篇等著作。晚年创作的《湘江一夜》被评为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273. 周太和：1914年12月生于江苏省淮阴市。1938年至1942年先后在延安抗大（四大队）、延安中组部办的行政人员训练班、延安马列学院、延安马列研究院

学习；之后在延安中央政治研究室任研究员、支部书记。抗战胜利后赴东北，任冀东行署财贸工作组成员、黑龙江省拜泉县委副书记兼县长、黑龙江省青岗县委书记等职。1949年至1963年一直担任陈云秘书。“文革”前调化工部工作。“文革”后曾任石油化工部副部长、国家体改委顾问等职。

274. 周扬：(1907—1989)，字运宜，湖南益阳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是在左翼剧联，后到左翼文联工作，任左联常委和中央文委委员。1932年接手主编左联机关刊物《文艺月报》，1933年至1936年底，先后任左联党团书记和上海中央文委书记职务，一直负责领导上海左翼文化运动。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件以后，奉调回陕北延安，出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1940年春调到鲁迅艺术学院任院长。解放战争中，先后任晋察冀中央局、华北局宣传部长。解放后，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文革”后出任社科院副院长，中国文联主席等职。

275. 周裕农：北师大学生，“一二·九”积极分子。

276. 朱德：(1886—1976)，四川仪陇人。原名朱代珍，后曾改名朱建德，字玉阶。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之一。1909年参加中国同盟会，1911年10月在云南参加辛亥革命，1915年起参加反袁护国战争。1922年9月赴德国留学，11月由张申府、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转赴苏联学习军事。1926年夏回国，被派往川军，争取杨森部协助国民革命军北伐。1927年8月参与领导南昌起义，同年4月同陈毅率起义部队和农军转移到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成立工农革命军（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任军长。1934年10月参加长征。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后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指挥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对日作战。1940年5月返回延安后，直接参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后参与组织和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并继续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1954年9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连续被选为第二、第三、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277. 朱风熙：延安《解放日报》编辑。

278. 朱惠：延安时在《解放日报》总务科工作的女同志。三十年代初在上海地下党工作。

279. 朱璉：延安中央医院妇科医生。

280. 朱琳：女，又名朱云芳，灌云县板浦人。卢沟桥事变后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长虹剧社”，从事抗日救亡宣传。1938年参加由周恩来、郭沫若创建的抗日演出队，辗转汉口、南昌、桂林，演出进步话剧，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团结抗日的主张。抗战胜利后，在上海、无锡等地继续从事戏剧工作。全国解放后加入青年艺术剧院，担任主演。1955年转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参加多部中外名剧的演出，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281. 祝印燿：李锐武汉大学同学，比李锐低两班。

282. 祝志澧：（1902—1968），中国共产党印刷事业的开创者。1931年带领商务印书馆工人和印刷设备到中央苏区瑞金组建印刷厂。1937年任中央印刷厂厂长。1941年参加筹备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的出版发行工作，任该报社经理。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5月至9月任上海市军管会新闻出版处副处长，后任中央出版委员会副主任、出版总署出版局副局长等职。

283. 庄静：延安时在延安女大读书，是李昌的前夫人。

新史學

叢書

向继东
主编

从“一二·九”运动中的学生领袖到一个职业革命家，从延安《解放日报》的工作人员到“抢救”运动中的囚犯，从共和国水力发电事业的奠基人到三峡工程的反对派，从毛泽东的兼职秘书到“彭黄张周反党集团”中受处分最重的成员，秦城监狱囚禁八年后又成了中共中央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李锐这几十年间的行藏用舍，荣辱升沉，可说是这一页历史的缩影。

而范元甄的不幸，就是成了一场思想改造或曰精神污染的牺牲品。现在她的女儿把她的这些文件发表出来，让世人看到，她后来变成了一个那样让人厌恶的人，比起她个人的责任来，时代、环境、制度这些要负更大得多的责任。

对于后世史家来说，这本书是一份极为难得的史料。从这个相当典型的个案的原始材料中，人们可以具体地了解到当年整风运动怎样进行，人怎样被改造……这些历史的奥秘。

——朱正

上架建议：历史类

ISBN 978-7-218-06073-6



9 787218 060736 >

定价：98.00元(全二册)